



Wari Heziora

獵魔士 [長篇]

Vol. 5 湖之主 上

Andrzej Sapkowski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 著 葉社君 —— 譯

Pani Jeziora



長篇

Vol. 5 湖之主 [上]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 著 葉祉君 —— 譯

獵魔士長篇5

湖之主 (完結篇)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蓋亞文化

CONTENTS

【上】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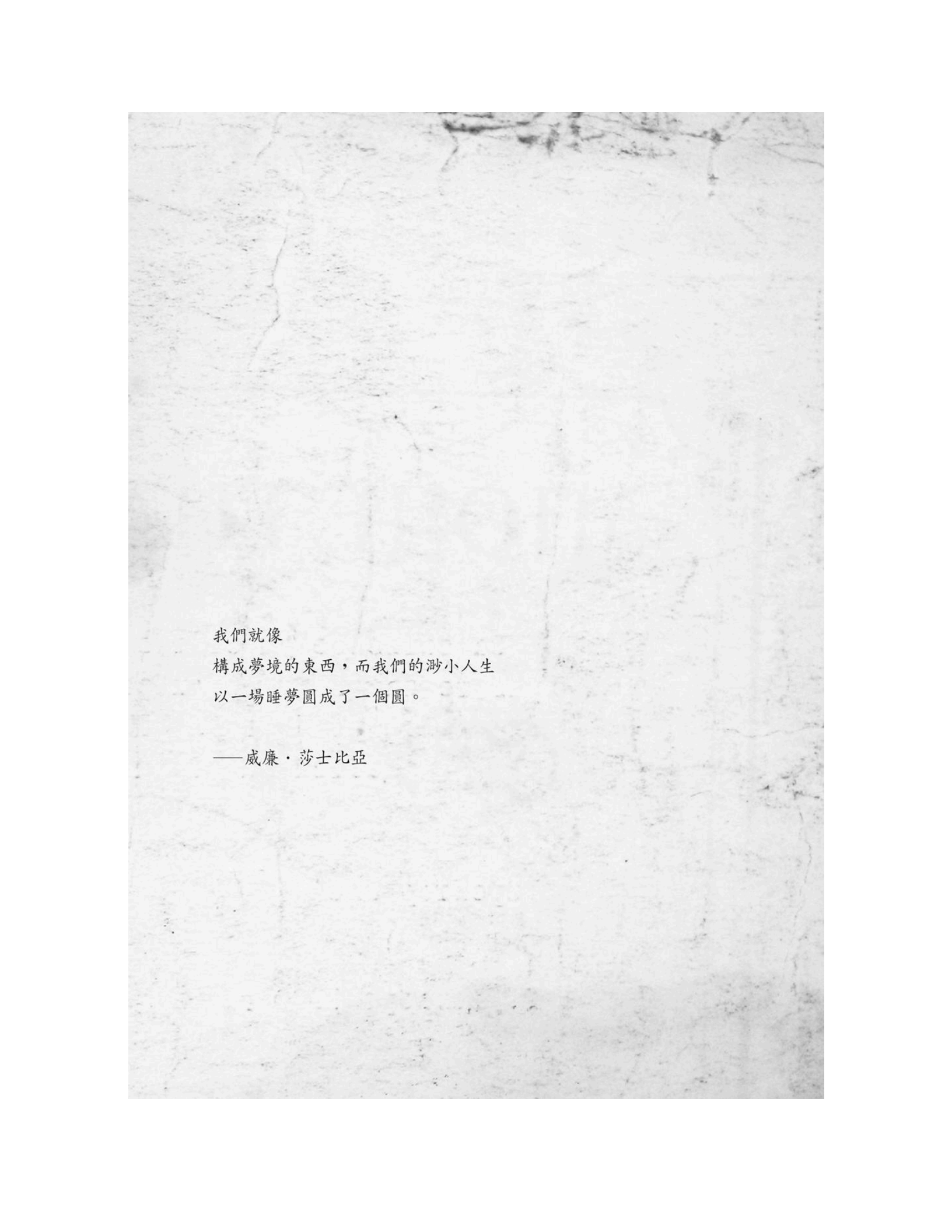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尼夫加爾德帝國地圖



我們就像
構成夢境的東西，而我們的渺小人生
以一場睡夢圓成了一個圓。

——威廉·莎士比亞

他們繼續前進，一直來到了一座寬廣美麗的湖邊。就在那座湖的正中央，亞瑟看見了一隻罩著白緞的手臂，而那隻手拿了把巧奪天工的寶劍。然後，他注意到在這水鏡之上，有位大膽舞動的少女。

「這名如此有魅力的女子是誰？」亞瑟問。
「人們都叫她湖之主。」梅林說。

《亞瑟之死》

——
湯瑪士·馬洛禮



第一章

這座湖被施了魔法。這一點，相信絕對不會有人懷疑。

首先，這座湖就挨在庫姆普卡谷的咽喉旁。那是座受到詛咒的谷，十分神祕，終年隱於霧中，以魔法和神奇現象聞名。

再者，只要往那湖水瞧上一眼，一切便清清楚楚。

湖水很深，清澈蔚藍，宛如一塊拋磨過的藍寶石，光滑如鏡，就連映在上頭的厄為得法山，峰巒看起來都要比實際漂亮。寒涼的冷風自湖面吹來，令人精神一振。這份寧靜是如此莊嚴，沒有任何事物打擾，就連魚隻都不曾濺出一朵水花，水鳥也未曾出聲啼啾。

騎士從驚嘆中回神，卻沒有繼續策馬沿山脊前進，而是掉頭往下，朝湖水走，就好像是受到了底下那沉睡於深淵之中的魔力吸引。馬兒怯怯踏著步伐走在破碎的岩石間，發出嘶啞但輕微的氣息，讓人知道就連牠都能感受到這股魔力。

來到最底下的沙灘後，騎士下馬，拉著牠的轡頭往水岸靠近。涓細的水波在色彩繽紛的鵝卵石間嬉遊迴繞。

他跪了下來，身上的鎖子甲跟著發出聲響。他合攏雙掌，掬起一抔水，驚動了細如尖針的活潑魚苗。他小心而緩慢地啜飲，冰冷的寒水讓他唇舌發麻、齒間生刺。

就在他二度掬水時，湖面上傳來一道聲響，於是他抬起頭。馬兒噴了口氣，好似在附和自己也聽見了。

他豎起耳朵。不，那不是錯覺。他聽到的，是一陣歌聲。那是一個女人在唱歌，或者該說，是一個女孩。

就像所有騎士一樣，這名騎士從小聽著吟遊詩人的詩歌，和以騎士為主題的故事長大。在這些歌謠裡的女孩，有九成都是誘餌，跟著她們聲音走的騎士通常會落入陷阱，而這種陷阱讓人喪命的例子可不少。

不過，好奇心戰勝了一切。說到底，這名騎士也不過十九歲。他很勇敢，也很不理智。他以前者聞名，但大家都知道，後者才是他的本性。

他檢查劍鞘裡的劍是否收拔自如，然後拉過馬，往傳出歌聲的灘頭走去，而他無須走得太遠。

岸邊有一整片拋得十分光亮的黑色巨大漂礫，就像是被巨人隨意丟下，或遊戲之後落下的玩具。有些巨石躺在湖中，透明水色下巨石所在處轉成黝黑。有些巨石突出水面，在水波盪漾時，看來就像一隻隻露出背脊的利維坦【註一】。不過，巨石最多的地方要數岸邊，從沙灘一路綿延至森林，有些埋於沙中，僅露出部分，卻也足以讓人想像它們的巨大。

騎士聽到的歌聲，正是從岸邊這一片巨石後頭傳來，但視線可及之處，卻不見那唱歌的少女。他拉過馬匹，揪住牠的嘴銜和鼻唇，免得牠出聲或噴氣。

女孩的衣服摺在水中一塊平坦如桌的巨石上，自己則是裸著身軀，腰部以下都浸在水中，一邊潑著水花沐浴身子，一邊斷斷續續哼著歌。那歌詞，騎士聽不明白。

這也不奇怪。

他敢打賭，那女孩不是有血有肉的人類，這從她纖細的身軀及古怪的髮色、聲音就可以看出來。他很確定，要是她轉過身來，他會見到一雙杏圓大眼；要是她撥開灰色秀髮，他會瞧見一對尖長耳朵。

她是住在妖精之國的子民，是個妖精，特爾維什泰格【註二】的一分子。皮克特人與愛爾蘭人稱她作「都伊內西」，亦即山丘之民的一分子。薩克遜人稱她作精靈的一分子。

女孩的歌聲中斷了一會兒。她把頸部以下的身子都沉入水中，濺出銀花，接著竟如常人一樣，出聲咒罵。然而，騎士並沒有被矇騙。大家都知道，妖精會用人類的語言咒罵，有時那字眼比馬夫用的還難聽。妖精是出了名的愛惡作劇，很多時候，這種咒罵都是惡意捉弄的前奏，比如把人的鼻子變得像留種用的小黃瓜那麼大，或是把人的男性象徵縮得像蠶豆種子一樣小。

不管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可能性，騎士都沒興趣。他已經準備好悄悄回頭，但馬兒卻突然出賣了他。不，出賣他的，不是被他拉住嘴銜、像老鼠般靜靜待著的坐騎，而是妖精的馬——那匹躲在

巨石之間的黑色母馬——騎士一開始並沒有注意到牠。現在黑如焦油的雌馬用腳蹄掘了下石礫，並歡迎似地嘶鳴了聲。騎士的公馬甩了下頭，也有禮地回應，回音甚至沿水面漫了開來。

妖精倏然起身，濺落水花，有那麼片刻，將一身美好全展露在騎士眼前。她往衣物所在的岩石衝去，卻不是隨手抓件內衫遮住身子，而是抄起劍，「唰」一聲拔出鞘，萬分靈活地舞動，而這一切都只發生在短短的片刻間。之後，妖精不知是蹲或跪，躲入水中，只露出鼻子以上，並直直伸出單手，將劍高舉水面之上。

騎士回過神，甩了甩頭，放開韁繩，單膝跪在潮濕的沙地上，因為他當下便意識到，自己面前是何方神聖。

「請接受我的問候。」他從嘴裡擠出這麼一句，並伸出雙手。「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榮耀……天大的榮幸，哦，湖之主。我接受這把劍……」

「你可以就這麼起來、轉過身去嗎？」妖精將嘴露出水面。「可以別再這麼盯著我看嗎？可以讓我穿衣服嗎？」

他依言照做。

他聽見她離開湖水的濺水聲、拾起衣物的窸窣聲、把衣物穿在濕淋身體時的小小咒罵聲。他仔細瞧了瞧毛色亮如鼯鼠皮的黑母馬。那絕對是一匹血統高貴的馬，絕對會像風一樣地奔馳，絕對是匹被施了魔法的馬。牠肯定也是妖精國度裡的居民，就像牠的主人一樣。

「你可以轉過來了。」

「湖之主……」

「然後介紹你自己。」

「我是加拉哈德，來自卡爾貝尼克，是亞瑟王的騎士。亞瑟王是卡美洛城堡的主人、夏之國的當權者，也是杜姆諾尼亞、狄弗內因特、德維達……」

「那特馬利亞呢？」她打斷他。「雷達尼亞、利維亞、亞丁呢？尼夫加爾德呢？這些字眼有讓你想到什麼嗎？」

「沒有，我從沒聽過這些字眼。」

她聳了聳肩，手裡除了劍，還拿著一雙鞋子和一件已經洗過、擰過的襯衫。

「我想也是。那今天是哪一年的哪一天？」

他張大嘴，驚訝不已，說：「是……貝爾坦節後的第二個滿月……湖之主……」

「奇莉。」她一邊心不在焉地說，一邊轉動雙肩，好讓衣服更加貼服逐漸乾燥的肌膚。她說話的方式很奇怪，眼睛又綠色又大……

她無意識地將濕髮攏到一旁，騎士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呼，這不單單是因為她那隻耳朵就和人類一樣，沒有任何不尋常，一點也不像妖精的耳朵。她的臉頰上還有一道形狀醜陋的巨大傷疤。她受傷了，可是有人傷得了妖精嗎？她注意到他的目光，眯起雙眼，皺起鼻子。

「疤痕，對！」她用她那特別的口音說：「你的眼神為什麼像被嚇到一樣？疤痕對騎士來說，是這麼奇怪的東西嗎？還是這疤痕有那麼醜嗎？」

緩緩地，他用雙手拿掉鎖子甲的鍊帽，攏了攏頭髮。

「這對騎士來說確實不奇怪。」他一邊說，一邊展示自己才剛癒合的傷疤，話音裡有著屬於年輕人的驕傲。那道傷口從他的太陽穴一直延伸到下頷。「而醜陋的疤痕是榮譽的象徵。我是加拉哈德，湖之騎士蘭斯洛特與卡爾貝尼克的主人——佩萊斯王之女伊蓮之子。這傷是冷血伯尼斯【註二】那卑鄙的少女迫害者留下的，但我還是堂堂正正在對決中贏了他。我真的很榮幸，能從妳手中收到這把劍，哦，湖之主……」

「什麼？」

「劍，我準備好接受這把劍了。」

「這是我的劍，我不會讓任何人碰它。」

「可是……」

「可是什麼？」

「湖之主都會……都會從水裡浮出來把劍送人啊。」

她沉默了一段時間後，總算開口：

「我明白了。好吧，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風俗。加拉哈德什麼的，我很遺憾，不過很顯然你不是遇到什麼湖之主。我先把話說清楚，我什麼都不會給，也不會讓人從我這裡拿走任何東西。」

「可是，」他壯起膽子說：「您是從妖精國度來的啊，湖之主，不是嗎？」

她隔了一會兒才出聲，一雙綠眼看起來像在望著時空的深淵：「我……我是從利維亞來的，從一座同樣叫這名字的城市，一座叫洛克艾斯克洛特的湖來的。我是搭船來的。那時有霧，看不見岸，只聽得見凱爾佩的嘶鳴……那是我的母馬，跟著我的腳步追來。」

她把濕漉漉的上衣攤平在石頭上，騎士再度驚呼了聲。那上衣已經洗過，但沒洗乾淨，依舊可看見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河水把我帶來這裡。」女孩說。他注意到血衣的事，她若不是沒看見，就是裝作沒看見。

「河水與獨角獸的魔力把我帶來這裡……這座湖叫什麼？」

「我不知道。」他老實說：「我只知道這座湖在圭內斯裡……」

「圭內斯？」

「是啊。那邊就是厄為得法山，從那片山的右邊，走森林的話，兩天時間可以到狄納斯丁羅，再過去就是卡爾達薩，至於河……最近的河是……」

「最近的河叫什麼不重要。加拉哈德，你有吃的東西嗎？我要餓死了。」

「你幹嘛這樣盯著我？怕我會不見嗎？怕我會帶著你的乾糧和杜松子香腸【註四】一起飛走嗎？別怕，我在自己的世界裡惹了一些事，把人生搞得亂七八糟，所以暫時應該不會在那邊露臉。我會

在你的世界，在這個夜晚的天空中找不到天龍座和七羊座的世界，在這個正好是貝爾坦節過後的第二次滿月，而五朔節叫貝爾坦節的世界裡待一段時間。請問你，幹嘛這麼盯著我？」

「我不知道妖精也會吃東西。」

「妖精、女巫和精靈都會吃、會喝，還有其他那些事也都會做。」

「什麼？」

「算了。」

他越看越覺得她身上沒有那麼神祕，越覺得她像人類，而且還是普通、正常的人類，但他知道她不是，也不可能是。正常女孩不會跑到厄為得法山的山腳下，不會跑到庫姆普卡這一帶，不會光溜溜地在山上的湖裡洗身子、洗血衣。這女孩長什麼樣子不重要，她不可能是這世間的一分子。儘管如此，他也已不再誠惶誠恐，可以自自在在地看著她那頭鼠色頭髮。她那頭灰色髮絲乾了之後，竟閃著一道道銀白霜色。他可以自自在在地看著她纖細的雙手、小巧的鼻子與蒼白的唇瓣；看著她那身用針腳異常麻密的布料製成、剪裁有些怪異的男裝；看著她那把構造與裝飾都古古怪怪，卻一點也不像華麗綴飾的劍；看著她那雙已經乾燥且黏滿沙子的光裸腳丫。

「我先把話說清楚，」她用一隻腳搓著另一隻，說：「我不是精靈。我是女巫，我是說，魔法師……但和典型的又有一點不一樣，哎，我看我根本就不算是吧。」

「我很遺憾，真的。」

「你在遺憾什麼？」

「聽人說……」他紅了臉，頓了一下，說：「聽人說，妖精要是碰到了年輕的男子，就會帶他們去精靈仙境，然後在那裡……在榛樹叢下的青苔毯上，要他們體驗……」

「我懂了。」她飛快看了他一眼，然後大力咬了一口香腸吞下去，說：「提到精靈國嘛，我前陣子才從那裡逃出來，一點都不急著回去。至於青苔毯上的體驗呢……說真的，加拉哈德，我不是湖之主，不過我非常感謝你的抬舉。」

「湖之主！我無意冒犯……」

「不用解釋了。」

「這都是因為您太美麗了。」他急急擠出這麼一句。

「再次謝謝你，不過還是沒用。」

他們沉默了一段時間。氣候很暖和，太陽高掛天空，煦煦照耀石塊。微風徐徐吹皺了湖面。

「尖端流血的矛……」加拉哈德突然用一種慷慨激昂的聲音說：「什麼是尖端流血的矛？什麼是大腿被刺穿的國王」會遭受苦難？為什麼？什麼是拿著酒杯與銀盤的白衣少女……」

「我說，」她打斷他：「你沒事吧？」

「我只是問問。」

「我不懂你的問題。這是某種密語嗎？是用來辨識雙方的暗號嗎？拜託你說清楚吧。」

「可是我沒辦法。」

「那你為什麼還問？」

「因為……」他結巴了起來。「呃，簡單來說……我們騎士當中有個人在之前有機會的時候沒問，他當時不是被貓吃掉了舌頭，就是女方害羞了……結果沒問的下場，就是發生不幸，所以我現在都會問，以防萬一。」

「這個世界有巫師嗎？你知道的，就是那些會用魔法的人。魔法師，智者。」

「這裡有梅林，還有摩根娜。不過摩根娜很邪惡。」

「那梅林呢？」

「還好。」

「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他嗎？」

「怎麼不知道！他在卡美洛，亞瑟王的宮殿裡。我就是打算要去那邊。」

「很遠嗎？」

「從這裡到波厄斯，去哈浮倫河，然後順著哈浮倫的水流，去莎賓娜海的格雷姆，那裡離夏之國平原就很近了。這全部加起來，騎馬大概要十天……」

「太遠了。」

「那妳可以，」他的聲音哽了一下。「抄點近路，走庫姆普卡。不過那是座被詛咒的山谷。那邊很可怕，有厄地南巴提——邪惡的侏儒……」

「你是怎樣？這把劍是佩好看的嗎？」

「拿劍對付得了魔法嗎？」

「對付得了、對付得了，別怕。我是獵魔士。你聽過嗎？哎，你當然沒聽過。不過我不怕你說的侏儒，我認識不少矮人。」

最好是，他心想。

「湖之主？」

「我叫奇莉，別叫我湖之主，那讓我聽起來不舒服，也不喜歡。他們都是這麼叫我的，在那個什麼國……你說那叫什麼國？」

「妖精之國，又或者按德魯伊的說法是『安溫』，而薩克遜人管那邊叫精靈仙境。」

「精靈仙境……」她從他手中接過一條皮克特格子毯，圍到肩上。「你知道嗎？我去過那裡。

我進到燕之塔，然後『砰』，我就在精靈堆中了，而他們就是這樣叫我的。湖之主。一開始，我還

挺喜歡這個稱呼，感到受寵若驚，直到我明白自己在那個國度裡、那座塔裡，還有那座湖的湖畔上，不是什麼湖之主，而是個囚犯為止。」

「妳就是在那裡把衣服染上血的？」他忍不住問道。

她沉默了許久。

「不是。」她總算開口，而他覺得她的聲音微微顫抖。「不是在那裡，你的眼睛很利。哎，人不能逃避事實。把頭埋進沙子裡沒有任何意義……對，加拉哈德，最近這段日子裡，我常常染上血。那是被我殺掉的敵人的血，還有我身邊的那些人，那些我努力想拯救……卻死在我懷裡的人的血……你幹嘛這樣看著我？」

「我不知道妳是天上的神靈，還是普通的女孩……或者是女神的一分子……但如果妳是居住在這世間上的人……」

「如果你是個好心人，就說重點吧。」

「我渴望能聽聽妳的故事。」加拉哈德的目光燃燒了起來。「喔，湖之主，妳願意告訴我嗎？」

「那故事很長。」

「我們有得是時間。」

「而且結局也不太好。」

「我不信。」

「為什麼？」

「妳在湖裡沐浴時，唱了歌。」

「你真是敏銳。」她轉過頭，咬住雙唇，而她的臉突然扭曲變醜。「對，你真是敏銳，但非常天真。」

「告訴我妳的故事，拜託。」

「哎，」她嘆了口氣。「好吧，要是你想聽……我說。」

她調整坐姿，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也同樣調整了個舒服些的姿勢。兩匹馬兒在林邊漫步，嚼食青草。

「從頭開始講。」加拉哈德提出了請求。「從最開始講起……」

她把皮克特格毯裹得更緊，過了一會兒才開始說：「這個故事我越來越覺得它沒有起頭，也不確定它是不是已經結束。你要知道，過去和未來都混成一團了。有個精靈甚至告訴我，這就像那條咬住了自己尾巴的蛇一樣。要知道，那條銜尾蛇的名字叫巫洛伯洛斯。牠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表示這是個封閉的循環。每個時刻都藏著過去、現在與未來，每個時刻都藏著永恆，你懂嗎？」

「不懂。」

「沒關係。」

【註一】：利維坦（Liwiatan／英：Leviathan），出自《聖經》〈約伯章〉的海怪，形體有鯨魚及鱷魚兩種說法。

【註二】：特爾維什泰格（Tylwyth Teg），威爾斯語，指金髮一族的妖精，通常居於地底或水中。

【註三】：冷血伯尼斯（Breunis Sans Pite），亞瑟王傳說中的殘忍騎士。

【註四】：杜松子香腸是以豬肉混杜松子製成，並經過杜松木煙燻過的香腸，是道古波蘭菜餚。

實話告訴你們，相信夢境的人，就像是想要把風網住、把影子抓住。他們靠著虛假的景象和扭曲的鏡面來編織謊言，或是像個分娩的婦人胡言亂語，好自我欺騙。相信夢境、行於虛假之路的人，實在是愚蠢至極。

然而輕視夢境，或壓根一點也不相信夢境的人，同樣行事不經大腦。因為夢境如果一點意義都沒有，那麼創造我們的眾神又何必給我們作夢的能力呢？

——《先知列布達語錄》第三十四章第一節

我們所看見或以為的，不過是夢境中的夢境罷了

——埃德加·愛倫·坡



第二章

微風吹皺了如沸騰大鍋冒著蒸氣的湖面，打散這片白濛，教霧氣殘縷在上頭飄蕩。槳架上發出刺耳的聲響，敲打出富有韻律的節奏，浮出水面的船槳撒下一陣晶瑩珠電。

康薇拉慕絲將一隻手伸到船舷外。船隻龜速行進，湖水幾乎波瀾不掀，僅微微攀上她的掌心。

「喔！喔！」她用著極盡嘲諷的聲調說：「這船走得還真快啊！我們這會兒可是乘波破浪，教我都要頭暈了！」

槳手是名身材粗短、厚實的男子，聽到她這麼說，老大不高興地在嘴裡唸了幾句，甚至沒抬起那顆像卡拉庫爾綿羊般，長了一頭灰色鬚髮的腦袋。學院院生康薇拉慕絲已經受夠了。這個老粗從她上船起，就一直用嘀咕、清嗓和發出吃力聲音的方式來搪塞她的問題。

「小心點。」她強裝平靜，咬牙切齒地說：「划船划得這麼用力，可能會虛脫呦。」

這回，男子抬起頭，一張臉飽經風霜、黑得像鞣製過的皮革。他嘀咕了一番，清了清嗓子，用長著灰色短鬚的下巴指向裝在船舷上的木製捲軸，以及被船速拖引而逐漸消失水中的釣線。很明

顯，他以為自己已經解釋得夠清楚，又開始搖起船槳，節奏一如早先——船槳起，休息；槳面入水一半，又休息好一大段；搖槳，再休息更大一段。

「嗯。」康薇拉慕絲看著天空，隨性地說：「我懂。重點是拖在船後頭的假餌，船得用適當的速度與相對的深度移動。重點是捕魚，其他不重要。」

這點是如此理所當然，男子甚至沒有費事嘀咕或清嗓子。

「哎，誰會管我上路已經整整一個晚上？」康薇拉慕絲繼續她的獨角戲。「誰會管我餓肚子？屁股坐在這濕硬的板凳上又痛又癢？誰管我想尿尿？不，只有拖餌才重要。話說回來，你這樣一點用都沒有。假餌拖在湖中央，沉在二十呎深的水裡，沒有東西會去吃。」

男子抬起頭，十分厭煩地看著她，然後很粗魯、非常粗魯地哼了一聲。康薇拉慕絲亮出了小巧貝齒，很是開心。魯男子依舊緩緩搖著槳，一肚子火。

她在船尾板凳上擺出了大方的坐姿，將一條腿疊到了另一條腿上，好讓連身裙的開衩處能大大展露。

男子哼了一聲，長滿繭的雙手緊緊抓住船槳，假裝自己只是在看拖餌的釣線。當然，他壓根也沒想過要加快搖槳速度。院生灰心地嘆了口氣，開始觀察起天色。

槳架發出聲響，晶瑩的水珠紛紛自槳面落下。

在快速升起的輕霧中，出現了一座島嶼的輪廓及矗立其上的黑暗高塔。那塔外觀粗厚，有如一根向上縮窄的圓柱。魯男子儘管背向前方、目不斜視，卻沒來由地知道目的地就要到了，不疾不徐

將船槳放在兩側船舷，然後起身將釣線緩緩捲回木軸。康薇拉慕絲依舊蹣跚著腳，吹著口哨看天空。

男子把線捲到底，檢查了下假餌，那是根銅製湯匙，上頭綁了三錨鉤和紅色毛線做的鉤毛。

「天啊，天啊。」康薇拉慕絲用甜膩膩的聲音說：「什麼都沒釣到，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真不知道為什麼會走這種霉運？說不定是船走太快了？」

男子瞥向她，眼神中有許多不堪入耳的訊息。他坐了下來，往船外清出一口濃痰，接著把槳抓在粗糙的手中，用力挺直背脊。船槳撲通落水，在槳架上敲出聲聲重響。船隻像箭一般划過湖面，湖水在船首大聲激起泡沫，在船尾盪出道道旋流。離島四分之一箭程的這段距離他們一下子便走完，連嘀咕兩聲的時間都不到，而船隻划上礫灘的衝勁之大，讓康薇拉慕絲從板凳上跌了下來。

男子嘀咕幾聲，清清嗓子，啐了一口。院生知道把這轉換成人類文明的語言就是：「滾出我的船，妳這個自以為聰明的妖女。」她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讓人抱下船，便脫掉漂亮的平底鞋，挑釁意味十足地將裙子高高撩起，下了船。貝殼扎得她腳底板直發疼，但她只能把咒罵吞下肚。

「謝謝你送我一程。」她咬著牙說。

不等對方哼聲回應，也沒有四處張望，她便光著腳丫往石階走去。所有不適與不愉快都消失無蹤，讓不斷高升的興奮抹得一乾二淨。她就在這座伊尼斯維特瑞島上，這座位於洛克布雷斯特湖上的島。這裡幾乎可以說是個傳奇的地方，只有少數被選中的人來過。

晨霧已經完全升離地面，紅球般的朝陽開始用更強烈的光線穿透霧色蒼穹。塔的堞口四周有鷗群大叫、樓燕穿梭。

那道階梯從沙灘通向露台，頂端有座突出的喀邁拉雕像，而妮穆耶就倚在雕像旁。
湖之主。

她的骨架小、個頭矮，身長不到五呎。康薇拉慕絲曾聽說她從小就被叫作「小肘子」，現在看來，這個綽號取得倒是貼切。不過她很確定至少從這半個世紀以來，就沒有人敢這麼叫這位小個子女巫。

「我是康薇拉慕絲。提麗。」她自我介紹，並行了個禮，有點尷尬手裡還拎著那雙鞋。「很高興能到妳的島上作客，湖之主。」

「妮穆耶。」小個子魔法師口氣輕鬆地糾正對方：「叫我妮穆耶就好。提麗小姐，我們就別管那些頭銜和稱號了。」

「這樣的話，那我也不是什麼提麗小姐，叫我康薇拉慕絲就好。」

「那我就不客氣，叫妳康薇拉慕絲囉。我們邊吃早餐邊聊吧，我猜妳已經餓了。」
「妳猜對了。」

早餐的菜色有白乾酪、青蔥、蛋、牛奶與全麥麵包，由兩個年紀很小、手腳輕快、身上飄著麵粉香的侍女端來。康薇拉慕絲在用餐的同時，不斷感到受小個子女巫的視線。

「這座塔，」妮穆耶觀察著她的每個動作及放入嘴中的每一口食物，緩緩說道：「包含地下一層，總共有六層。妳住的地方在地上第二層，裡頭應有盡有，能讓妳過得舒適。一樓，如妳所見，是交誼空間，侍僕的房間也都在這裡。地下室與一、二樓一樣，是實驗室、圖書館和畫廊。剛剛提到的這些樓層和裡頭的房間，妳都可以自由進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利用這些空間和裡頭的東西。」

「我明白了，謝謝。」

「最上面兩層是我的私人空間及私人工作室，絕對禁止他人出入。我先把話說在前頭，我對這種事情非常敏感。」

「我會尊重妳的私人領域。」

妮穆耶把頭轉向窗戶，透過那扇窗可以看見那個粗魯的搖槳人。他已經將康薇拉慕絲的行李都安置好，現在正把木軸、魚網、抄網和其他漁業用具搬上漁船。

「我這個人有點老派。」她接著說：「不過，有些東西我不習慣與人分享，比如牙刷、私人空間、圖書館、廁所，還有漁人王。請別試圖去勾引漁人王。」

康薇拉慕絲差點沒被牛奶噎到。妮穆耶臉上沒有透露任何情緒。

「要是……」不等女孩順過氣，她接著說：「要是他想勾引妳，拒絕他。」

康薇拉慕絲好不容易順過氣，連忙點頭，雖然話都已經到了嘴邊，她還是把所有的評論都憋回去。她對漁夫沒興趣，尤其是那些粗手粗腳，而且頭上還像白乾酪一樣，一片白花花的漁夫。

「好——」妮穆耶拉長聲音說：「這樣前言就說完了，現在該講正事了。妳難道不好奇在這麼多人選中，怎麼我偏偏就挑到妳？」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康薇拉慕絲要是有任何遲疑，那也只會是因為要讓自己看起來別那麼自負。不過她很快就歸納出，在妮穆耶面前，就算只有稍稍假意謙遜，這點做作對對方來說，還是冒犯。

「我是學院裡最頂尖的夢視師。」她淡淡答道，口氣務實，沒有誇耀。「而三年級的時候，我在全解夢士裡排名第二。」

「我大可以挑排第一的那個。」妮穆耶這話說得直白，甚至傷人。「順帶一提，他們推薦給我的就是這個第一名。話說回來，這個推薦還帶了點壓力，因為這個第一名好像是某個重要人士的寶貝女兒。不過妳也知道，親愛的康薇拉慕絲，說到夢視、解夢，這是種很飄渺的天賦，就算是最厲害的解夢人，也有可能碰壁。」

康薇拉慕絲把反駁含在嘴中，她失敗的次數可是用一隻手就能數完，但她此時是在和大師說話，就像學院裡其中一個非常博學的教授常說的：「親愛的先生，要知道分寸啊。」

妮穆耶微微領首，讚賞她的沉默。隔了一會，妮穆耶接著說：

「我去學校打聽過了，所以我知道妳不用靠任何麻醉品就能夢視，這讓我很高興，因為我不能容忍毒品。」

「我不用靠任何藥粉就能夢視。」康薇拉慕絲肯定地說，語氣中有著微微的驕傲。「我只要有個引子就能解夢了。」

「什麼？」

「呃，引子。」院生清了清嗓子。「就是與我要夢的事物有關的東西。隨便一件東西，又或者是一個畫面……」

「畫面？」

「嗯，用畫面夢視我還挺行的。」

「哦。」妮穆耶笑了笑。「哦，既然畫面能幫到妳，那就沒問題了。要是妳已經解決完早餐，我們就走吧，最厲害的夢視師兼第二名的解夢士。我之所以會選妳當助手，還有其他理由，我想直接都向妳說明白，應該會比較好。」

寒冷的氣息從牆面透了進來，不管是上頭的厚重掛毯，或顏色已經轉黑的飾板，都絲毫無法減弱這股寒氣。石板地透過鞋底，凍著了她的雙足。

「那道門後頭，」妮穆耶隨手指了一下。「就是實驗室。正如之前所說，妳可以隨意使用。當然，請小心，尤其是在實驗用掃帚把水盛走的時候。」

這笑話雖然已經是個老梗，康薇拉慕絲還是禮貌性地輕笑幾聲。所有導師都會和自己學徒講這一類笑話，內容不外乎是一名傳說中的巫師碰上了傳說中的麻煩。

樓梯像條海蛇往上盤旋，好似沒有盡頭，而且很陡。她們才走到一半，康薇拉慕絲便已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妮穆耶則是完全不吃力的樣子。

「走這邊，請。」她打開一道橡木門。「小心門檻。」

康薇拉慕絲進到裡面，不覺發出一聲驚嘆。

這個房間是個畫廊，牆面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掛滿了畫作，有斑駁古老的巨幅油畫、袖珍畫、泛黃的版畫和木刻畫，有褪色的水彩畫和墨水畫，另外也有色彩鮮艷的現代膠彩畫及蛋彩畫，還有線條乾淨的金屬蝕刻及細點蝕刻凹版畫，以及採用平版印刷及並置對比的網線銅版，那上頭一塊塊鮮明的黑斑，很是引人注目。

妮穆耶在離門最近的那幅畫前停下，上頭畫的是一群人聚在一棵巨樹底下。她先看了看畫布，然後將目光轉向康薇拉慕絲，那沉默的眼神顯然意有所指。

「亞斯克爾。」院生當下便了解是什麼意思，沒教她多等。「他在布羅黑利斯橡樹底下唱歌謠。」

妮穆耶露出笑容，點了點頭，然後邁開一步，停在下一幅畫前。那是一幅水彩畫。一幅象徵畫。山丘頂端有兩名女子的身影，她們頭上有群海鷗盤繞，腳下，也就是山坡處，有一支長長的影子隊伍。

「奇莉和特瑞絲。梅莉戈德，這是在卡爾默罕的預言場景。」

妮穆耶臉上露出笑容，點了點頭，繼續走向下一幅畫。一名騎士策馬狂奔，穿梭在一條枝幹朝他伸出臂膀的畸形赤楊道上。康薇拉慕絲感到一陣戰慄朝她襲來。

「奇莉……嗯……這畫的大概是她騎馬去半身人賀夫梅耶爾的農場見傑洛特。」

接下來的一幅圖，是顏色已經轉黑的油畫，戰爭畫。

「傑洛特和卡希在保衛亞魯加河上的一座橋。」

接下來的一切進行得很快。

「葉妮芙和奇莉，這是她們在梅莉特列神殿的第一次見面。亞斯克爾和德律阿得艾思娜，在布洛奇隆之森。傑洛特一行人在暴風雪中前往馬勒海伍隘口……」

「非常好，很完美。」妮穆耶打斷了她。「妳對傳說知道得很清楚。現在妳已經知道我不找別人，而是找妳來這裡的第二個原因了。」

在她們坐的那張烏木茶几上方，掛著一幅巨大的戰爭畫，似乎是布倫納之戰的某個關鍵時刻，也就是某人庸俗的英雄式死亡。這幅畫無疑是米可瓦伊。冊爾透薩的作品，這從上頭的畫作表現、完美細節，以及這名藝術家慣用的透視手法，足以驗證。

「獵魔士和獵魔士女孩的傳奇，我當然知道。」康薇拉慕絲答道：「而且還可以很篤定地說，倒著背都行。在我還是青少女的時候，很愛這個故事，讀了一遍又一遍，而且還幻想自己是葉妮芙。不過我要老實說，這份愛縱使是一見鍾情，縱使是激情萬分……卻不是永恆。」

妮穆耶挑起眉。

「這個故事我是從一般常見的精華版，」康薇拉慕絲說：「還有青少年版，也就是經過刪節和潤飾的修訂版小書看來的。然後，我很自然就去找了所謂的未經修訂版。當中的篇幅近乎冗長，有時甚至是過於冗長。當時，我對這個故事的熱情被冷靜取代，原本的狂野激情也換成了婚姻責任之類的東西，如果妳知道我指的是什麼的話。」

妮穆耶用幾乎難以察覺的方式微微頷首，表示自己清楚對方所指為何。

「總結來說，我比較偏好不會把現實與故事摻在一起，不會試著把簡單直白的道德故事與極度不道德的史實整合在一起，純粹以傳說寫成的傳說。我比較偏好沒加上百科全書派學者、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格言的那種，不用經過實驗的那種。我比較偏好王子爬上玻璃山【註】，親吻睡著的公主，公主醒來後，兩個人就一起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那種。傳說的結局就該是這樣，而不是有別種版本……這幅奇莉的肖像是出自誰的手筆？這幅全身畫？」

「這裡沒有奇莉的肖像。」小個子女巫的聲音裡完全不帶一絲情感。「不管是這裡，還是這世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這世上沒有留下任何一幅肖像，也沒有任何一個知道、認識或至少記得奇莉的人，畫下任何一幅袖珍畫。這幅全身畫畫的是芭維塔——奇莉的母親，而下筆的是琴特拉

御用宮廷畫師矮人魯茲。多利特。據信，多利特在奇莉十歲時也幫她畫了一幅全身畫，不過很遺憾，那幅叫作『公主與灰狗』的畫已經遺失了。我們還是回到傳說本身和妳對傳說的看法，還有按照妳的看法，傳說該有怎樣結局這些事情上。」

「傳說應該要有好的結局。」康薇拉慕絲一臉堅定地說：「善良與正義要獲得最終的勝利，邪惡要獲得具代表性的懲罰，愛情要把相愛的兩個人連結在一起，直到生命終點。還有，正義的一方該死地不能有任何一個人物喪命！而奇莉的傳說呢？結局是怎樣？」

「是啊，是怎樣呢？」

康薇拉慕絲沉默了一會兒，沒料到會被問到這種問題，但她聞到了一股測驗、考試和陷阱的氣味。她保持沉默，不想上鉤。

「關於傑洛特和奇莉的傳說，結局是怎樣的？這個人人都知道啊。」

她看著色調黑暗的水彩畫，上頭有艘模糊的駁船在水氣裊裊的湖中航行。駁船由一名女子以長篙撐動，但那名女子只以一道黑色剪影呈現。

那個傳說的結局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妮穆耶讀了她的思緒。

「這點沒有那麼一定，康薇拉慕絲。這點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定。」

「這個傳說，我是從一個流浪說書人嘴裡聽來的。」妮穆耶起了頭。「我是個鄉下孩子，車匠家的第四個女兒。喜歡浪跡天涯的老乞丐說書人波格維茲德在我們村子裡作客的那些時光，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時刻。可以讓我從粗活兒裡喘口氣，在腦海裡想像這些童話般的神奇故事，看看這遙遠的世界……這美麗而神奇的世界……比九哩外那座小鎮裡的市集還要遠、還要神奇的世界……」

「我那時大概六、七歲。最大的姊姊是十四歲，但已經因為成天彎著腰做活而駝背，這就是鄉下女人的命運！我們那兒的女孩，從小就準備要面對這樣的未來！駝背的未來！這一輩子就是要駝背再駝背，彎著腰做活、帶孩子，生完的身子才剛恢復，漢子就又讓人再挺上一個肚子……」

「是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讓我開始渴望駝背和彎腰做活之外的事，讓我開始夢想生產、丈夫和孩子之外的事。我買的第一本書是關於奇莉的傳說，那是我跑去林子裡，用自己的雙手採下一顆又一顆的野莓，然後拿去跟書販換來的。那個版本就像妳巧妙稱呼的，是適合小孩的改寫版，是修訂版的小書，那剛好是很適合我的版本。我當時的閱讀能力不太好，不過我在那個時候，已經知道自己要什麼。我想像菲莉帕。愛哈特那樣，像夕樂。德唐卡維勒那樣，像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那樣……」

兩人看向一幅膠彩畫，上頭用微妙的明暗手法，畫出隱晦的城堡大廳，以及一張有女子圍坐的桌子。那些女子都是傳說中的人物。

「我在學院裡——話說我考了兩次才考上——研究的是神話，但只和魔法歷史課教的『大會』有關。」妮穆耶說：「一開始，我沒有時間好好享受閱讀的樂趣，只能死背，好……好跟上伯爵千金、銀行家小姐的腳步。這一切對她們來說是那麼簡單，鄉下來的村姑成了她們嘲笑的對象……」她沉默下來，將指頭折出聲響，然後說：

「最後，我找到時間閱讀，但那時的我認為，傑洛特和奇莉的命運有了巨大改變，已經不如童年時來得吸引人。我出現了和妳一樣的症狀。妳之前是怎麼說的？婚姻責任？不過一直到……」

她停下來，抹了抹臉。康薇拉慕絲驚訝地發現，湖之主的手在顫抖。

「事情……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大概十八歲。那件事讓奇莉的傳說在我身上活了起來，讓我開始用科學的方式嚴肅對待這個傳說，讓我為它付出了一生。」

院生縱使好奇得想要大叫，卻沒有出聲。

「別裝出一副妳不知道的樣子。」妮穆耶尖酸地說：「反正大家都知道，湖之主就是患了一種以奇莉傳說為主的病態偏執。大家都在傳，這一開始是無傷大雅的狂熱，到後來卻膨脹成某種像毒癮之類的東西，或是根本就成了瘋子。這些謠言裡有許多部分都是真的，我親愛的康薇拉慕絲，許多部分都是真的！而妳既然被我選為助手，也會發瘋、會上癮的。因為我會要求妳變成那樣，至少在妳實習的這段時間裡，妳懂嗎？」

院生點頭表示了解。

「妳以為妳懂，」妮穆耶鎮靜下來，冷冷地說：「不過我要向妳說清楚，一步一步地說。等到時機成熟，我會把一切都告訴妳。現在……」

她停了下來，看向窗外。湖上，漁人王的船成了一道黑色線條，與金光閃閃的水面形成明顯落差。

「現在先去休息吧。看看畫廊，櫃子裡和展示櫃上有成箱成冊的圖像，都跟那個傳說有關。圖書館裡，有所有關於這個傳說的版本和謬論，大部分的學術研究資料也都在裡頭。花點時間瞧瞧吧。多去翻一翻、看一看，把精力集中在那裡。我想要妳有作夢的題材，就像妳說的，引子。」

「我會的。妮穆耶小姐？」

「說吧。」

「那兩幅肖像……掛在一起的那兩幅……也都不是奇莉嗎？」

「奇莉的肖像根本不存在。」她尖酸地重複了先前的話。「是後來的藝術家憑自己的想像，把她畫到各種場景裡。至於那些肖像，左邊那幅也是根據主題自由創作，畫的是精靈拉拉。多倫。阿波。夏得哈兒，作畫人不可能認識。因為這個作畫人是莉迪雅。凡。布雷德佛特，透過傳說，妳一定也知道她。她其中一幅被保存下來的油畫中，還掛在學院裡。」

「我知道。那第二幅肖像呢？」

妮穆耶看了那幅畫許久。畫中呈現的是一名身材纖細的淺髮女孩，她的神情憂鬱，身著綠袖連身白裙裝。

「這是羅賓。安德里達畫的。至於畫的是誰……要由妳來告訴我，夢視師兼解夢士，由妳來解釋，並把妳的夢告訴我。」

羅賓。安德里達大師首先注意到朝他們走近的大帝，並朝他鞠躬行禮。里德塔爾伯爵夫人史黛拉。康格瑞夫站起身，微微屈膝，同時用手勢快速示意坐在花雕扶椅上的女孩做同樣的動作。

「兩位女士好。」恩菲爾。法。恩瑞斯微微頷首。「羅賓大師，您也好。畫作進展如何？」

羅賓大師尷尬地清了清嗓子，再度鞠了個躬，手指不斷緊張地在作畫服上揉蹭。恩菲爾知道這個藝術家一直為嚴重的廣場恐懼症所苦，是個害羞到病態的人。不過這又妨礙到誰了？他會不會作畫才是重點。

大帝就像平常旅行時那樣，穿著禁衛軍「治」的軍官制服——黑盔甲、黑披風，上頭繡了隻銀色火蜥蜴。他走近些，盯著肖像看。他是先看肖像，然後才看模特兒。女孩的身材纖細、髮色淺淡、神情憂鬱，穿著件綠袖連身白裙，領口保守，有一小串翠綠橄欖石項鍊裝飾。

「很好。」他故意說得模糊，好讓人不知道他稱讚的是什麼。「很好，大師。請繼續，不用管我的存在。伯爵夫人，請借一步說話。」

他走開了些，往窗戶的方向去，要伯爵夫人跟著他。

「我要走了，是國事。」他小聲地說。「謝謝妳招待我，還有她，公主。史黛拉，這份差事妳真的做得不錯。真的很值得讚賞。不管是妳或她，都是。」

史黛拉。康格瑞夫深深行了一個屈膝禮，姿態優雅。

「陛下對我們太好了。」

「話別說得太早。」

「哎……」她微微咬了下嘴唇。「是這樣嗎？」

「是這樣。」

「恩菲爾，她會怎樣？」

「我不知道。」他答道。「十天後我要再次攻打北方。據報這會是場硬仗，很硬的仗。瓦鐵。德里多在監控反對我的謀反勢力。國家利益可能會迫使我做很多事，非常多的事。」

「這孩子是無辜的。」

「我說過了，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和公平一點關係都沒有。話說回來……」

他大手一揮。

「我想和她聊聊，單獨聊聊。公主，請過來。來、來，動作快點。這是帝王的命令。」

女孩深深行了一個屈膝禮。恩菲爾用目光掃視她，記憶回到了洛克格林宮那場決定性的接見。

他對她滿心認同，呵，甚至對在那次接見後的六個月內，就把小醜鴨變成一個小貴族的史黛拉。

康格瑞夫，感到激賞。

「請讓我們獨處。」他下了令。「停一會兒吧，大師，就當作洗畫筆的時間到了。至於妳呢，伯爵夫人，請妳到前廳去等一等。而妳，公主，請跟我去露台。」

夜裡下的濕雪在一早的曙光中消融，但達倫羅旺堡的座座高樓和尖塔依舊一片濕漉，光芒閃爍的程度讓人以為著了火。

恩菲爾走近露台欄杆。女孩按照禮數，跟在他後頭一步之遙。他不耐煩地以手勢要她靠近些。帝王沉默了許久，兩隻手掌都按在欄杆上，看著一座座的山丘及生長其上的永恆靜綠，與嶙峋斷崖的石灰白形成明顯差異。河水粼粼，像條熔銀絲帶在谷底蜿蜒。空氣中可以感受到春的氣息。

「我太少到這裡走動了。」恩菲爾出聲道。女孩沒有回應。

「我太少到這裡來了。」他重複道，並把身子轉了過來。「而這裡是個漂亮、充滿平靜的地方。這一帶很漂亮……妳同意我說的嗎？」

「是的，陛下。」

「空氣中已經可以感受到春的氣息。我說的對嗎？」

「是的，陛下。」

下方庭院裡傳來歌聲，夾雜著金屬的敲擊聲及馬蹄鐵的脆響。護軍收到帝王下令出發，正快速準備上路。恩菲爾記得禁衛軍中有個人會唱歌，常常唱，而且不看場合。

仁慈地看看我吧

湛藍的雙眼

憐憫地賞賜我吧

自身的魅力

憐憫地想起我吧

這夜半時分

別仁慈地拒絕呀

彼此的吸引

「這首歌謠寫得挺好的。」他若有所思地說，同時用指頭觸摸著又沉又甸、以黃金打造的帝王頸飾。

「的確很好，陛下。」

瓦鐵給了保證，說他已經追到維列佛茲的行蹤。說找到他只是時間的問題，最多一個禮拜，叛徒的腦袋都會落地，而真正的奇莉拉——琴特拉的女王也會被帶來。

在正牌奇莉來到尼夫加爾德前，得先處理、處理這個替身。

「把頭抬起來。」

她乖乖地照辦。

「妳有什麼願望嗎？控訴？請求？」他突然尖銳地問。

「沒有，陛下。沒有。」

「真的？這倒有趣了。嗯，不過我也不能命令妳有。把頭抬起來，像個高貴的公主。史黛拉應該有教妳禮數吧？」

「是，陛下。」

就是這樣，他們把她教得很好，他心想。先是黎恩斯，然後是史黛拉。他們把她的角色與台詞教得很好，肯定是用酷刑和死亡，來威脅她不能搞混或出錯。他們事先警告過她，得在嚴苛、不容犯錯的觀眾面前演出；得在可怕的恩菲爾。法。恩瑞斯——尼夫加爾德大帝面前演出。

「妳叫什麼名字？」他銳利地問。

「奇莉拉。費歐娜。愛蓮。黎安弄。」

「妳真正的名字。」

「奇莉拉。費歐娜……」

「不要考驗我的耐性。妳的名字！」

「奇莉拉……」女孩的聲音如折斷的棍子：「費歐娜……」

「偉大的太陽啊，真是夠了。」他咬牙切齒地說：「夠了！」

她大聲吸了下鼻子，這不合乎禮數。她的雙唇不停顫抖，不過這點不在禮數禁止的行列之內。

「冷靜下來。」他命令道，但聲音輕微，幾近溫和。「妳在怕什麼？妳對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恥嗎？妳怕承認自己的名字嗎？這和某種讓人不愉快的事有關嗎？如果我問了，那也只是因為我想要可以用妳真正的名字來喊妳，不過我得知道那個名字叫什麼。」

「不怎麼樣。」她答道，一雙大眼突然現出光彩，就像透了光的祖母綠一樣。「因為那是個不怎麼樣的名字，陛下。是一個剛好適合無名小卒的名字。只要我是奇莉拉。費歐娜的一天，我指的是……只要還是……」

她的聲音突然被鎖在喉頭，讓她反射性地將雙手伸向脖子，就好像那上頭有什麼，但不是項鍊，而是令她無法呼吸的絞刑鐵環。恩菲爾依舊打量著她，依舊對史黛拉。康格瑞夫有滿心的贊同，但同時也感到一股怒意。那是一股沒來由的怒意，所以更顯得令人生氣。

我想從這孩子身上得到什麼？他一邊想著，一邊覺得體內充滿怒氣，就像鍋裡的湯，不斷翻滾、冒泡。我想從這孩子身上得到什麼？從這樣一個……

「妳要知道，小姑娘，我和妳被綁架一事沒有關係。」他口氣激烈地說。「我和妳被抓一事沒有關係，我沒有下過這種命令。我是被人欺騙……」

他氣死自己了，知道自己犯了錯。他早該結束這場談話，用傲慢、專橫、屬於帝王的方式結束。他早該忘掉這個女孩與她那雙碧綠的眼睛。這女孩不存在，她是個替身。她甚至沒有名字，是個無名小卒，而皇帝不會和無名小卒說話。皇帝不會在無名小卒面前承認錯誤，請求原諒、懺悔這種事，皇帝不會向……

「原諒我。」他說。這些字眼是那麼陌生，黏在他的唇上，令人不適。「我犯了錯。對，就是這樣，妳會碰上那些事是我的錯。責任在我。不過我向妳保證，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威脅妳。妳不會再碰到任何壞事，不會再碰到任何傷害、任何輕蔑、任何不快。妳不用害怕。」

「我沒有害怕。」她抬起頭，違背禮數直接看著他的雙眼。恩菲爾微微震了一下，被那誠懇而信任的視線刺傷。他立即挺直身軀，帝王派頭十足，傲慢得令人作嘔。

「向我要求妳想要的東西。」

她再度看向他，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就是用這種方式陷害他人，買下無數次心安，在心深處不道德地竊喜自己付出的代價有多低廉。

「向我請求妳想要的東西。」他又說了一次，由於疲憊，聲音突然有了人性。「我會實現妳的每個願望。」

讓她別盯著我看，他心想。我承受不了她的目光。

人們應該都是怕盯著我看，他心想。那我現在是在怕什麼呢？

我才不管瓦鐵。德里多和他的國家利益。要是她向我開口，我會叫人把她送回她原本的地方。我會叫人用六頭金馬車送她，只要她開口要求。

「向我要求妳想要的東西。」他又說了一次。

「謝謝，陛下。」女孩垂下眼睛說。「陛下是很高貴大方的。要是我可以要求的話……」
「說。」

「我想留在這裡。留在達倫羅旺堡這裡，跟史黛拉夫人一起。」

他並不訝異，隱約早有感覺。

他的世故阻止了他提出疑問，那會讓他們兩人都感到尷尬。

「我說話算話。就照妳的意思辦吧。」他冷冷地說。

「謝謝，陛下。」

「我說話算話。」他重複道，努力避開她的目光。「我也會遵守自己說出的這些話。不過，我想妳這選擇下得不好，妳沒選妳該選的。要是妳改變主意……」

「我不會改變主意。」大帝顯然不會把話說完，於是她說：「我為什麼要改變主意？我選了史黛拉夫人，選了我這輩子這麼少碰到的東西……房子、溫暖、善意……真摯。選擇這樣的東西不可能會有錯。」

真是一個可憐又天真的存在，恩菲爾。法。恩瑞斯大帝——代以溫阿丹引卡倫阿波摩爾伏得、舞動於敵軍墓上的白色之焰如是想著。選擇這樣的東西，真是犯了一連串可怕至極的錯誤。

不過某個東西——或許是遙遠的記憶——阻擋帝王將這些說出口。

「有趣。」妮穆耶聽完她的報告後，說：「的確是場有趣的夢。還有其他的嗎？」

「嗯！」康薇拉慕絲以快速而扎實的動作，把蛋從頂端切開。「經過那一連串場景，我腦袋還暈乎乎的呢！不過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到新地方的第一晚總是會讓我作些瘋狂的夢。妳知道嗎，妮穆耶，人家說我們夢視師的天賦不是會作夢，如果略掉我們在恍惚或催眠狀態下看見的景象，那麼我們的夢境不管是強烈的程度、豐富的程度或感知的程度，都和其他人沒有兩樣。人們認為我們的過人之處與天賦，是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能記住夢的內容，很少會忘記。」

「因為你們的內分泌腺，能從事非典型而適當的運作。」湖之主打斷她：「你們的夢就和——我用比較沒那麼好聽的說法——分泌進器官中的內分泌物沒兩樣。就像大多數的原始魔法天賦，你們的也是平凡無奇的有機現象。不過這些事妳自己就一清二楚，不用我來向妳解釋。妳來說吧，還有什麼夢是妳記得的嗎？」

「有個年輕的男孩子。」康薇拉慕絲皺起了眉頭。「他肩上揹了一個包袱，走在空蕩的田野間。早春的田地還是一片空白。柳樹……在路旁和田埂上。柳樹，歪斜、中空、開散……光禿禿的，還沒染上綠意。男孩不斷走著，左顧右盼。黑夜降臨。天空繁星浮現。其中一顆是會動的。那是彗星。紅紅、閃閃的，冒著火花斜斜劃過蒼穹……」

「很好。」妮穆耶露出一抹微笑。「雖然我不知道妳夢見誰，但我可以更精確地指出這個事件發生的日期。可以清楚看見紅色彗星的，有六個日子，那是在簽訂琴特拉和平協議的那年春天。更確切地說，是三月的頭幾天。其他夢裡也有出現時間指標嗎？」

康薇拉慕絲哼了一聲，把鹽灑在蛋上，說：「我的夢不是農民曆，裡頭沒有日期表！不過，為了表示得精確一點，我夢到了布倫納之戰，這一定是因為我在妳的畫廊裡，看米可瓦伊·冊爾透薩的畫看太久的關係。而布倫納之戰的日期也很清楚，和彗星是同一年，我沒說錯吧？」

「對，妳沒說錯。在那場夢裡有什麼跟那場戰役特別有關的東西嗎？」

「沒有。夢裡又是馬，又是人，又是武器的，亂成一團。那些人打來打去、又吼又叫。有人喊：『雄鷹！雄鷹！』那個人一定精神不正常。」

「還有嗎？妳說一整晚都在作夢。」

「我不記得了……」康薇拉慕絲一時語塞。

妮穆耶露出了一抹微笑。

「嗯，好啦。」院生一臉傲氣地揚起下巴，不讓湖之主有機會挖苦她。「我當然有時候也會忘記夢的內容，沒有人是完美的。我再重複一次，我的夢只是些片斷，不是圖書館裡的縮影資料……」

「這我知道。」妮穆耶打斷她。「這不是在考妳的夢視能力，而是在分析傳說，傳說中未知的部分和空白的地方。再說，我們的進展一點也不差，妳在頭幾場夢裡已經解開肖像女孩的謎題，知道她是奇莉的替身，是維列佛茲想要欺騙恩菲爾大帝的打算。」

她們停下來，因為漁人王進到了廚房。他行過禮、碎唸幾句後，便從櫥櫃裡拿了麵包、連體鍋和一個小布包走了出去，同時沒忘了行禮和碎唸。

「他腳跛得嚴重。」妮穆耶一臉不情願地說。「他受了很重的傷。他的腳在打獵的時候，讓野豬給撕傷，所以他才會在船上待這麼多時間。划船和捕魚的時候，那傷不會妨礙到他。在船上可以讓他忘記身上的殘疾。這是一個非常正派又好的人，而我……」

康薇拉慕絲有禮地保持沉默。

「我需要男人。」小個子女巫務實地解釋道。

我也是，院生在心裡想著。該死，只要我一回到學院，馬上就去勾一個。單身生活是好，但不能超過一個學期。

妮穆耶清了清嗓子。

「要是妳已經結束妳的早餐和白日夢，我們就去圖書館吧。」

「我們回到妳的夢吧。」

妮穆耶打開文件夾，快速翻過幾張墨水畫，然後抽出一張畫作。康薇拉慕絲馬上認出那是什麼。

「洛克格林宮的覲見典禮。」

「沒錯。替身讓人引薦到帝王的宮裡。恩菲爾假裝自己上了當，在那場整腳戲裡露出了開心的表情。瞧，這就是北方諸國的使臣，這劇本就是演給他們看的。這一邊我們則可以看到，尼夫加爾德的眾家公爵受到羞辱，他們的女兒全給帝王甩到了一邊，結盟的建議也全被忽視。他們打算報復，竊竊私語，交頭接耳，陰謀、暗殺之計已然成行。扮演替身的女孩低頭站著，畫師為了要強調那份神秘感，甚至為她加上一塊帕子，遮去臉部線條。」

女巫過了一會兒，才又接著說：「就這麼多，我們對假奇莉一無所知。不管是哪個版本的傳說，都沒有提到這個替身後來怎樣了。」

「不過有一點要強調的是，」康薇拉慕絲幽幽地說：「這女孩的命運不會讓人羨慕。恩菲爾奪到本尊後，就會把假貨給甩開，而我們也知道他奪到了。我作夢的時候，並沒有悲劇的感覺，而理論上我應該要有所感覺，如果……另一方面，我在夢裡看見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事實。就像每個人一樣，我所夢的，反映我的渴望，慾望……和恐懼。」

「我知道。」

她們翻閱著文件夾與籍冊，一直討論到午餐時間。漁人王這回捕魚的收穫顯然不錯，因為午餐是烤鮭魚。晚餐也是。

是夜，康薇拉慕絲睡得很不安穩。她吃太多了。

她什麼也沒夢到，覺得有點苦悶和丟臉，但妮穆耶一點也不在意。我們有得是時間，她說。還有很多個夜晚在等著我們。

伊尼斯維特瑞塔中有幾間浴室，裡頭著實奢華，讓大理石和黃銅照得一片白亮閃耀，讓地下室的火炕烤得溫暖烘熱。康薇拉慕絲大搖大擺占據了浴缸好幾個小時，即便如此，她還是每隔一段時間便和妮穆耶在蒸氣室碰面，那是間小小的木屋，有條棧道直通湖畔。兩人分坐在長凳上，渾身濕漉漉，吸著水淋在石頭上冒出的蒸氣，隨意用樺樹枝做的小掃帚甩打身子，帶著鹹味的汗水滲進了她們的眼睛。

「要是我沒理解錯誤，」康薇拉慕絲抹過臉龐。「在伊尼斯維特瑞實習的時候，我要做的是把獵魔士與獵魔士女孩傳說裡的空白都釐清？」

「妳沒理解錯誤。」

「我要在白天瀏覽圖像、進行討論，為睡眠做準備，好在夜裡能夢到某個未知事件的真實版本？」

這一回，妮穆耶甚至不覺得有給予肯定答覆的必要，只是用小掃帚甩了自己幾下，然後起身將水潑在燒紅的石頭上。蒸氣瞬間冒出，那熱度讓人頓時感到窒悶。

妮穆耶把小木桶裡餘下的水都倒到自己身上。她的身材讓康薇拉慕絲讚嘆不已。女巫的個頭雖小，比例卻格外勻稱。那身形與緊緻的肌膚，教二十歲的女孩看了都會嫉妒。不講遠的，康薇拉慕絲二十四歲，她很嫉妒。

「就算我釐清了某些東西，」她擦拭著汗濕的臉龐道：「我們要怎麼確定我夢到的就是真正的版本？說真的，我不知道……」

「這等會兒再說。」妮穆耶打斷她。「到外面說，我已經在這滾燙的大鍋裡坐夠了。我們去乘涼，然後再聊吧。」

這也是例行公事之一。她們跑出蒸氣室，光著腳丫大聲踏過棧道木板，然後狂野大叫著跳進湖裡，待玩過水後，便擰著頭髮回到棧道上。

水聲與尖叫驚動了漁人王，他在自己的船上轉過身，單手蓋在眼睛上方看了看，但隨即又轉回去，繼續處理漁具。康薇拉慕絲認為這種舉動是種羞辱，令人難看。她注意到漁人王不捕魚的時候，會把時間花在閱讀上，對他的評價也因而提高許多。他甚至帶書去廁間，而那也「不過」就是《黃金鏡》——一本嚴肅而艱澀的作品。所以，就算在伊尼斯維特瑞的頭幾天，康薇拉慕絲對妮穆耶的態度有些許訝異，現在也早就不以為意。如今一切都很清楚，漁人王鄙俗、粗魯的樣子只不過是表象，好作為一張安全的面具。

然而，康薇慕拉絲心想，把身體轉向釣竿和假餌，真是一種侮辱人又不可原諒的冒犯。棧道上有兩名赤裸裸、身材媲美女神的女子晃來晃去，照理說他不可能移得開眼睛才對。

「要是我解開了什麼，」她一邊用毛巾擦拭胸房，一邊回到正題：「要怎麼保證我夢到的就是真正的版本？從亞斯克爾的《詩的半世紀》，到安德烈·拉維克斯的《湖之主》，這個傳說的文學版本我全知道。我知道教士亞瑞的著作和所有學術論文，我甚至還沒提到那些坊間流行的大眾版本。這些文獻全都留下了軌跡，造成影響，我沒辦法把這些從夢裡剔除。我有機會打破虛構的故事，夢到真正的事實嗎？」

「有。」

「這種機會有多大？」

「和漁人王釣魚……」妮穆耶用頭指向湖中的船隻。「一樣大。妳自己也看到了，他孜孜不倦地拋著魚鉤，不斷地勾到雜草、樹根、沉在水裡的樹樁、樹幹、舊鞋、浮屍，鬼才知道還有什麼，不過有時候他也會釣到東西。」

「那就祝我滿載而歸。」康薇慕拉絲邊穿衣服，邊嘆了口氣。「我們就把餌拋出去，開始釣魚吧。我們就來找傳說真正的版本，把箱子的表布和襯裡都拆掉，敲一敲，看看有沒有暗格。那要是沒有暗格呢？妮穆耶，我對妳是十二萬分的敬重，但我們不是頭一群這樣找的人。在我們之前就有一大票人展開調查，有哪個線索或細節能逃過他們的法眼？這種機會有多大？我們連條小魚都逮不到吧？」

「一定有的。」妮穆耶一面梳著濕髮，一面肯定地說：「那是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被他們抹上了虛談和美言，再不然，就是用沉默給包住了。」

「比方說？」

「不說遠的，就說獵魔士在投散特過冬的那段時間。所有版本都把這個章節用一句短短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一行人，在投散特度過了冬天』帶過。就連花了兩章篇幅描述自身壯舉的亞斯克爾，在獵魔士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也令人費解。所以，在逃離貝爾哈文，在和精靈阿瓦拉賀在地底空間——提爾納貝亞阿辣因說過話之後，在卡耶米可微地的衝突與德魯伊的歷險之後，從十月到一月的這段時間，獵魔士在投散特做了什麼，那個冬天發生了什麼事，難道不值得去了解嗎？」

「他做了什麼？過冬啊！」院生粗聲說：「只要雪沒融化，他就不可能穿過隘口，所以他在那裡過冬、發呆。也難怪後來的作家都用『冬天過去了』這幾個字，來簡單帶過這段枯燥的情節。」

嗯，不過既然有這個必要，我們就試著去釐清吧。有畫作或圖稿什麼的嗎？」

妮穆耶露出一抹微笑。

「我們有很多圖稿。」

岩石上的濕壁畫是幅打獵的景象。畫筆隨意畫出的小巧人形削瘦線條，拿著弓、矛追趕奔命的巨大紫色野牛。野牛身側有虎紋，頭上的角像黑松雞的尾巴般向外岔開，並掛著某個像蜻蜓的東西。

「所以，」雷吉斯點了點頭。「這就是那幅畫。精靈阿瓦拉賀，那個知道許多事情的精靈，所畫的畫。」

「對。」傑洛特平淡地給了肯定的答案：「這就是那幅畫。」

「問題在於我們已經徹底搜過這些洞穴，而裡面沒有半點精靈的蹤跡，也沒有你暗示的那些生物。」

「他們之前就在這裡，現在不是躲起來，就是搬走了。」

「這的確是個不容置喙的事實。別忘了，他們只是因為有司祭替你說情，才會聽你說話，顯然他們認為你的話只要聽一次就夠了。在司祭以頗為堅決的方式拒絕與我們合作後，我真的不知道你還能做什麼。在這些洞穴裡繞了一整天，我不得不這麼想，我們這樣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也是這麼覺得。」獵魔士苦澀地說。「我永遠都搞不懂精靈，不過至少我已經知道，為什麼大部分人不喜歡他們，因為很難不去聯想他們是在嘲笑我們。他們不管做什麼、說什麼、想什麼，都在嘲笑我們，在愚弄、譏諷我們。」

「你這是一種擬人化的說法。」

「也許有一點吧，不過他們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怎麼辦？」

「回卡耶米可微地找卡希，德魯伊一定已經把他那被抓了皮的腦袋瓜治好了。接著我們上馬，去接受安娜。痕莉夜塔公爵夫人的邀請。吸血鬼，別露出這種表情。米爾娃的肋骨斷了，卡希的腦袋破了，稍稍在投散特休息一下，對他們兩人有好處。我們也該幫亞斯克爾脫身，看來他這次惹的麻煩不小。」

「好吧，」雷吉斯嘆了口氣。「就這樣吧。我得離那些動物和狗群遠遠的、留意巫師和讀心士……如果這樣還是被拆穿身分，那我就指望你了。」

「你可以放心指望我。」傑洛特慎重地回答：「我不會在你需要的時候，袖手旁觀，夥伴。」

吸血鬼微微一笑，因為只有他們兩人，他把獠牙整個露了出來。

「夥伴？」

「我是在用擬人法。來吧，我們從洞穴裡出去吧，夥伴。因為我們在這裡什麼都找不到，只會得風濕。」

「沒錯，除非……傑洛特？提爾納貝亞阿辣因——精靈的死亡之城，照你所看到的，是在這片岩畫之後，就在這片石牆之後……如果我們……可以進去裡面，你知道的，如果我們把牆打破，你沒這樣想過嗎？」

「沒有，我沒想過。」

漁人王再度豐收，因為晚餐是煙燻突吻紅點鮭。那魚是如此美味，讓康薇拉慕絲把研究一事拋到九霄雲外，又一次吃撐了肚子。

康維拉慕絲打了個飽嗝，口中盡是燻鮭魚的氣味。在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對書本內容一無所知，只是機械式地翻動頁面時，心裡便想，該睡覺了，是時候進入夢鄉了。

她打了個呵欠，將書本擱到一旁，把原本疊在一起以便閱讀的枕頭擺開，調成就寢的樣子，然後用咒語滅掉燈火。頃刻間，房內陷入一片無法打破、濃稠如焦糖的黑暗。沉重的絲絨簾幕已緊緊拉上——黑暗中的睡夢品質較好，這一點，院生在很久以前便體悟到了。要選什麼呢？她一邊伸著懶腰，一邊在床單上翻身，心裡如是想著。要直接看看能不能夢到什麼，還是落錨下去鉤鉤看？

夢視師其實並不像她們誇口的那樣厲害，對於自己所作的感知夢，她們甚至有一大半都記不起來，而且有好一部分會像混亂的圖像，存在解夢士的記憶中，就像萬花筒那種用鏡子與玻璃做成的小孩玩具，會改變顏色和形狀。不過情況其實也沒那麼糟，要是那些圖像根本就是一團混亂，甚至

看起來一點意義也沒有，就可以放心跳過，回到白日的常規生活。這種時候，她們的說法就是：「我不記得了，我是說，那不值得我記。」用行話來說，夢視師把這種夢叫作「空包彈」。

比較糟糕，而且有些丟臉的是「惡夢」，指的是夢視師只記得一些片段和零碎意義的夢；一早醒來，只會模糊感覺有收到訊息的那種夢。不過要是「惡夢」一再重複，那就可以確定那夢境裡的事，與具有解夢意義的夢有所關聯。這時，夢視師就會透過集中注意力和自我暗示，強迫自己再一次，而且是確實地夢見特定的「惡夢」。而效果最好的做法，是強迫自己在醒來後，馬上又入夢，這種方式叫「鉤夢」。要是夢不「上鉤」，那就只剩下在之後的某場夢裡，再度嘗試叫出另一個夢中場景，但要在睡前先集中精神和打坐。這種刻意規劃的入夢法叫「落錨」。

在島上待了十二夜後，康薇拉慕絲已經有三份清單、三組夢境。有一份很成功，令她自豪，那是「惡夢」清單，也就是夢視師成功「下鉤」或「落錨」的成果。屬於這份清單的夢境有塔奈島上的叛變；有獵魔士同夥伴在暴風雪中，穿過馬勒海伍隘口的情景；有他們在傾盆春雨中踏著濕軟道路，行進於蘇度士山谷的情景。有一份清單，她不管怎麼努力嘗試，仍舊難以捉摸，這份清單她沒讓妮穆耶知道。還有一份，是等著她一一去夢的工作清單。

另外還有個夢，很奇怪，卻是個好夢，以破碎而零星的方式不斷重現，那是無法捕捉的聲音與絲一般的觸感。

是個很舒服、親暱的夢。

好了，康薇拉慕絲在閉上眼睛的同時，心裡想道，來吧。

「看來我知道獵魔士在投散特過冬的時候做了什麼。」

「哎呀呀。」正在瀏覽皮革魔法書的妮穆耶抬起視線，透過眼鏡看著她說：「所以妳終究還是夢到了東西？」

「當然！」康拉薇慕斯誇耀地說：「我夢到了！夢到獵魔士傑洛特和一個黑短髮、綠眼睛的女人。我不知道那可能是誰，說不定就是亞斯克爾在回憶錄裡寫到的那位公爵夫人？」

「妳大概沒有讀得很仔細。」女巫稍稍給她澆了點冷水：「亞斯克爾把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描寫得很清楚，而根據其他來源，她的頭髮是——我引述一下：『栗子色、透著黃金般的光澤。』」

「那麼那就不是她。」院生表示不同意。「我夢到的女人是黑髮，就和這塊炭一樣黑。而那場夢……嗯……很有趣。」

「洗耳恭聽。」

「他們在說話，但那可不是普通的對話。」

「怎樣不普通？」

「大部分時間，她都把兩條腿擱在他的肩膀上。」

「告訴我，傑洛特，你相信一見鍾情嗎？」

「那妳相信嗎？」

「我相信。」

「現在我知道是什麼把我們倆連一起了——互相吸引的反差。」

「別這麼愛挖苦人。」

「為什麼？挖苦的功力可以證明一個人的才智。」

「才不是這樣。挖苦加上所謂的假才智，真是虛偽得噁心，而我不能忍受半點虛假。既然我們說到這裡……獵魔士，告訴我你最愛我的哪一點。」

「這一點。」

「現在你從挖苦降格成了平凡和庸俗，再試一次。」

「我最愛的是妳的理智、妳的才智和妳的心靈深處。是妳的獨立、自由，妳的……」

「我不懂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愛諷刺……」

「這不是諷刺，是玩笑。」

「我受不了這種玩笑，尤其是不看時機的玩笑。親愛的，所有事情都有時機，而天底下的每一件事也都有其既定的時刻。有沉默的時機和說話的時機，有哭泣的時機和發笑的時機，有播種和收

種，抱歉，是收穫的時機，有玩笑和認真的時機……」

「也有愛撫和克制的時機？」

「哎呦，你不要這麼認真啦！我們就說，現在是讚美的時機，做愛少了讚美，就會變成是一種生理行為，而生理行為是很膚淺的。對我說些讚美的話。」

「從亞魯加河到布宜那河，沒有人有像妳這麼漂亮的小屁股。」

「真是夠了，現在換成把我拿去跟野蠻北方的什麼小河比。先不管這個隱喻有多糟，你就不能說是從阿爾巴河到薇兒塔河？或是從阿爾巴河到三斯雷托爾河？」

「我這輩子從沒去過阿爾巴河。如果沒有實際經驗作為基礎，我都盡量不去評斷。」

「哦！真的？畢竟我們現在說的是臀部，我還以為你已經看得夠多、摸得夠多，可以让你鐵口直斷？怎樣，白頭髮的先生，在我之前有過幾個女人？嗯？獵魔士，我在問你問題！不，不，別弄，手拿開，別以為來這招就可以不用回答。在我之前有過幾個女人？」

「一個都沒有，妳是我的第一個。」

「算你識相！」

妮穆耶已經盯著一幅畫看了好長一段時間，上頭以精湛的明暗對比手法，畫出十名坐在圓桌前的女子。

「可惜我們不知道她們真正的樣貌是怎樣。」她總算出聲。

「這些偉大的導師？」康薇拉慕絲不客氣地說：「她們的肖像到處都是，光是在阿瑞圖沙就有……」

「我說了，『真正的』樣貌。」妮穆耶打斷她。「我指的不是拿一堆諂媚肖像當範本畫出來的另一堆諂媚肖像。別忘了，女巫的圖像有段時期曾被毀滅，而且就只有女巫的圖像。在那之後，女巫又有段時期受到廣大宣傳，眾導師必須用自己的相貌來喚起他人的尊敬、欽佩與敬畏。所有的女巫會、密謀與集會——這些呈現十名出眾而迷人的女巫齊坐桌前的畫作與圖像，都是出自這個時期。但她們真正的肖像卻沒有半幅，除了兩個例外。掛在塔奈島的阿瑞圖沙，從大火中奇蹟保存下來的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肖像是真的，蘭埃克塞特的恩瑟納德宮裡的夕樂。德唐卡維勒肖像也是真的。」

「那掛在凡格爾堡的『藝廊』裡，由精靈所畫的法蘭西絲。芬妲芭兒像呢？」

「假的。當年『異界之門』開啟，精靈在離開的時候，所有的藝術品不是被帶走，就是被銷毀，沒有留下半幅畫作。我們不知道『來自山谷的雛菊』是不是真如傳言般那麼美麗。我們完全不知道依達。艾曼的長相。而尼夫加爾德女巫的圖像，被人刻意而急切地銷毀，我們不了解阿西蕾。法。阿娜西得與芙琳吉拉。薇果的長相。」

「不過，」康薇拉慕絲嘆了口氣。「我們還是當作她們所有人的長相，都與肖像畫裡的一樣吧。高雅、莊嚴、聰明又善良，正義、高貴又有遠見，而且還很美麗，美得懾人心魄……我們就姑且當作是這樣吧，這樣做事情會簡單點。」

在伊尼斯維特瑞的每日課題，變成一種枯燥的例行公事。康薇拉慕絲在早餐便會開始分析夢境，但這通常要拖到正午。從正午到午餐的這段時間，院生會去散步——而這很快也變成乏味的例行公事。這也難怪，因為這座島一個鐘頭可以繞完兩圈，把花崗岩、矮松、礫石、河蚌、水及海鷗這類引人入勝的景物看個夠。

在午餐及長長的午睡過後登場的，是討論、瀏覽書卷手稿、翻看畫作圖像及地圖，還有以傳說和事實之間的關係為題、持續到半夜的冗長辯論……

在那之後，是入睡與作夢，各式各樣的夢。康薇拉慕絲常常冷不防意識到自己目前單身，本來該解開獵魔士傳說之謎的她，卻夢到了與漁人王有關的各種場景——從不帶半點緋色，到飽含情慾的都有。在不帶半點緋色的夢裡，她被漁人王用魚線拖在船後，他的槳划得又緩又慢，因此她漸漸沉到了湖裡，溺在水中，無法呼吸，而且還有一股駭人的恐懼不斷拉扯著她——她覺得湖底有某個恐怖的東西慢慢現身，游向水面；那是某種想把拖在船後的誘餌吞掉的東西，而那個誘餌就是她。

而在情色鮮明的夢境裡，她身子掛在船舷，跪在不斷搖晃的船底，漁人王抓著她的頸項，一邊發出低沉的聲音，一邊清喉嚨、吐痰，不斷勇猛地抽動。除了生理上的快感，康薇拉慕絲還感到一股令她五臟六腑全絞在一塊的恐懼——要是妮穆耶逮到他們怎麼辦？倏地，她在湖水中看見了小個子女巫搖曳的可怕臉孔……然後她就醒了，滿身大汗。

醒來的她，起身開窗，感受夜裡的空氣與月光，還有湖面盪來的霧氣，然後再度入睡。

伊尼斯維特瑞塔上有座靠著圓柱支撐，懸掛湖面之上的露台。康薇拉慕絲起初並沒有特別留心，但到頭來，她還是對那地方起了興趣。那座露台並不尋常，因為那裡過不去。從塔中她知道的地方裡，不管哪邊，都沒有辦法去到那座露台。

只要是女巫的住所，少不了會有這種神祕的異常現象，這點康薇拉慕絲很清楚，所以沒有提問。就連在湖邊散步，看到妮穆耶從那座露台觀察自己的時候，她也沒有提問。後來，她發現這座露台只有對不速之客和庸俗之人來說，才是到不了的地方。

她有點氣自己被當成庸俗之人，卻隱忍下來，粉飾太平，可是沒過多久，祕密便揭曉了。

那是在看過葳瑪·微瑟利的水彩畫後，在一連串夢境造訪她之後。畫家筆下的畫作，清一色全是燕之塔中的奇莉，顯然她對這一段傳說很著迷。

「看過那些畫後，我作了一些奇怪的夢。」隔天早上，院生抱怨說：「我夢到……很多畫，一直夢到那些畫。我夢到的不是情況，也不是場景，而是畫作。奇莉在一座高塔的城垛上，那是幅靜止的畫作。」

「只有這樣？除了視覺上，妳沒有其他任何感應嗎？」

妮穆耶的心裡當然很清楚，像康薇拉慕絲這般有能力的夢視師，會使用各種感官去體驗夢境——除了大多數人會用到的視覺，她還會用到聽覺、觸覺、嗅覺，甚至是味覺。

「什麼都沒有。」康薇拉慕絲搖了搖頭。「只是……」

「說吧、說吧。」

「只是一個想法，一個不斷縈繞在我腦中的想法。在那座湖上，在那座塔裡，我根本就不是主人，而是囚犯。」

「請跟我來。」

正如康薇拉慕絲所想的一樣，那座露台只有從女巫私人使用的幾間房間才能過去。那些房間全都乾乾淨淨，沒有絲毫紊亂，充滿檀木、沒藥、薰衣草和蔡等味道，通過裡頭的祕密小門，順著螺旋梯往下走，便是通往她未去過的祕密房間。

那間房和其他的不同，牆上沒有鑲板和壁毯裝飾，只有空白一片，也因此顯得十分明亮。再加上房裡有面巨大的三片窗——應該說，是可以直接通往臨湖露台的玻璃門——房裡便顯得更加明亮了。

裡頭唯一的家具是兩張扶椅、一面桃花心木框的巨大橢圓鏡及一個橫臂立架。架子上頭掛了張繡帷掛毯，寬約五呎，高約七呎，流蘇垂地。

繡帷所呈現的，是道俯瞰山湖的石崖，有座城堡嵌在其中，看來好似石壁的一部分。康薇拉慕絲在很多圖像中都見過那座城堡，很清楚它的來頭。

「維列佛茲的城塞，是葉妮芙被關的地方，也是傳說結束的地方。」

「沒錯。」妮穆耶漫不經心地表示同意。「傳說就是在那裡結束，至少在已知的各個版本中是這樣。我們知道那些版本，所以會覺得自己知道結局。奇莉逃出了燕之塔——照妳先前的解釋——也就是囚禁她的地方。當她明白他們想對她做什麼，便逃出了那裡。根據傳說，那場逃亡有許多版本……」

「我最喜歡的版本，」康薇拉慕絲插嘴道：「是她一邊逃，一邊往身後丟東西。梳子、蘋果，還有手帕。不過……」

「康薇拉慕絲。」

「抱歉。」

「就像我說的，她的脫逃有很多個版本，但奇莉是用什麼方法直接從燕之塔去了維列佛茲的城堡，這一點依舊不是很明朗。妳夢不到燕之塔，那就夢夢看維列佛茲的城堡吧。仔細看看這張掛毯……妳有在聽我說嗎？」

「那面鏡子……有魔力，對吧？」

「沒有，那是我拿來擠痘痘用的。」

「對不起。」

「這是哈特曼之鏡。」妮穆耶見到院生皺起鼻子、繃著臉，遂解釋道：「妳要是有興趣的話，就瞧一瞧吧，不過請小心。」

「那個是真的嗎？」康薇拉慕絲用興奮到發抖的聲音問：「從這面哈特曼之鏡可以去到別的……」

「別的世界？當然，但不是妳想過去就能過去，沒有任何準備，沒有經過冥想、精神專注等訓練，和其他許許多多的東西，是過不去的。不過我叫妳小心的時候，心裡想到的是另一件事。」

「什麼？」

「這面鏡子的作用是雙向的，也可能會有東西從哈特曼之鏡裡出來。」

「妮穆耶，妳知道嗎……我在看這張掛毯的時候……」

「妳夢到了？」

「夢到了，不過很奇怪，是用鳥瞰的方式。我變成了一隻鳥……從外面看到了那座城堡。我沒辦法進到裡面，某個東西把那裡封鎖住了。」

「看著這張掛毯。」妮穆耶命令道：「看著這座城塞，仔細看，留意每個細節。好好專心看著它，小心地把它刻到腦子裡。我要妳能在夢中去那邊，進到裡面。妳得進去裡面，這很重要。」

隔著城牆的外頭必是狂風大作，因為壁爐裡的火光發出轟然聲響，快速吞食柴塊。葉妮芙很享受這份暖意。事實上，現在這間溫暖的囚室，與她先前待了約兩個月的潮濕地牢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即便如此，她還是冷到牙齒打顫。她在地牢裡徹底失去了時間感，之後也沒有人急著告訴她今夕何夕，然而她很肯定現在是冬天，十二月，甚至是一月。

「吃吧，葉妮芙。」維列佛茲說：「吃吧，請用，別客氣。」

女巫根本沒想要客氣，所以要是她以極緩慢又笨拙的動作食用雞肉，只是因為她那傷口才剛癒合的手指，依舊還很僵硬、不太靈活，很難拿好刀叉。而她渴望向維列佛茲，以及受巫師邀請而來的其他同桌賓客，展現自己的優越，不想徒手用餐。那些人她一個也不認識。

「我真的感到萬分遺憾要通知妳，」維列佛茲用手指撫摸高腳杯的杯腳說：「奇莉——妳保護的對象，已經與這個世界訣別了。而這一切，葉妮芙，妳只能怪妳自己，還有妳那毫無道理的固執。」

賓客中，一名個頭不高的黑髮男子大聲打了個噴嚏，然後用麻紗手帕大力擤了擤鼻子。他的鼻子又腫又紅，而且一看就知道塞住了。

「請保重。」葉妮芙說，完全不在意維列佛茲不懷好意的那番話。「親愛的先生，您怎麼會染上這麼嚴重的感冒，是洗澡後吹到風了嗎？」

第二名賓客年紀較長，身材高大枯瘦、雙眼慘淡發白，突然咯咯笑了出聲。感冒的那人儘管氣到臉都皺成一團，還是恭敬有禮地對女巫行禮，並用極重的鼻音簡短道謝。那句話顯然還不夠短，還是聽得出屬於尼夫加爾德的口音。

維列佛茲把臉轉向她。他頭上已經沒戴金框，眼窩裡也沒了水晶鏡片，看起來卻比她在夏天頭一回見到毀容的他時，還要可怕。經過重建的左眼球已經可以正常運作，卻比右邊的小了許多。如此樣貌，著實教人屏息。

「妳，葉妮芙，」他咬牙切齒地說：「一定認為我在說謊，想請君入甕、攻破妳的心防。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我對奇莉的死訊，絕望的反應就和妳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說到底，我對這女孩抱了十分確切的希望，訂了能決定我未來的計畫。現在那女孩不在了，我的計畫也毀了。」

「那很好。」葉妮芙以僵硬的手指吃力握住刀，切起李子鑲豬排。

「至於妳與奇莉之間唯一的聯繫，」巫師毫不理會她的評論，接著說：「就只有愚蠢的感情，而這感情，一半是因為妳自己的不育而產生的遺憾，另一半則是罪惡感。對，葉妮芙，沒錯，罪惡感！畢竟妳當年積極參與配對與培育的計畫，也多虧了那個計畫，奇莉才得以來到這個人世。而

妳，把感情一股腦都投注在這顆基因實驗的果實上。而且，因為當年的實驗者沒有足夠的知識，這還是個失敗品。」

葉妮芙默默舉起酒杯朝他致敬，心裡暗暗祈禱杯子別從她的指頭掉下去。她漸漸明白，這些手指裡，至少有兩根會好長一段時間都這麼僵硬，也許會僵一輩子。

對於她的敬酒，維列佛茲以哼聲回應。

「現在已經太晚了，事情已經發生了。」他說得咬牙切齒。「不過，葉妮芙，妳要知道，我有足夠的知識，要是那女孩是在我手中，我就能把這股知識化成實際用途。說真的，妳應該感到後悔，我原可為妳那母性本能做一個殘缺的替代品。即使妳又乾涸、又像石頭一樣不孕，但在我的巧手下，妳原可有個女兒，甚至孫女，不然至少也是個孫女的替代品。」

葉妮芙輕蔑地哼了一聲，心裡其實已經氣得冒煙。

「親愛的，我實在感到萬分抱歉，得壞了妳這份大好心情。」巫師冷冷地說。「因為這消息大概會傷了妳的心——來自利維亞的獵魔士傑洛特也同樣已經不在人世。對，沒錯，就是那個獵魔士傑洛特，那個像奇莉那樣，與妳有虛假感情聯繫的人，那種可笑、愚蠢又甜到令人作嘔的感情。要知道，葉妮芙，我們親愛的獵魔士與這世界告別的方式，著實火熱又壯觀呢。不過在這件事上，妳不用給自己安上任何罪名。獵魔士的死，妳一點罪過都沒有。一切都是我的錯。嚐嚐醃梨子，味道真的很不錯呢。」

葉妮芙的紫眸中燃起憎恨的火焰。維列佛茲見狀，大聲發笑。

「這就是妳的意志。」他說：「說真的，要不是有敵魔力特做的手環，我會被妳燒成灰。不過敵魔力特還是起了效用，所以妳只能用眼神燒我。」

鼻塞的那人打了個噴嚏，然後又是擤鼻子，又是猛咳嗽，連眼淚都掉了出來。高個子的那人則用他那雙讓人不舒服的魚眼看著女巫。

「黎恩斯先生在哪呢？」葉妮芙慢條斯理地問。「黎恩斯先生給我一堆保證，說會讓我見識一下。從不放過任何可以推我、踹我的機會的希斯路先生在哪呢？為什麼不久前還凶殘蠻橫的守衛，現在一個個都開始抱著滿滿的敬意？不，維列佛茲，你不用回答。我知道答案。你剛才說的那些，是天大的謊言。奇莉從你的眼皮子底下溜開了，傑洛特也從你的眼皮子底下溜開了，而且還順便讓你的打手洗了一場血淋淋的鮮血澡。所以現在呢？你的計畫全毀、化成灰了，這可是你親口承認的。你的春秋大夢落了個煙消雲散，而各方巫師和戴斯特拉已經把矛頭指向你了。你會停止刑求我、逼我掃描不是沒來由的，更不是出於慈悲，恩菲爾大帝已經把網收緊，而且他一定是滿腹光火、非常光火。艾思阿特阿而施，沒提阿恩？阿普雷伊內阿擦雷斯，也雷阿？」

「我的溝通語言是共通語。」鼻塞那人把目光停在她身上，說：「我叫史帝芬·斯凱蘭，而且我一點、一點都不害怕。哈，葉妮芙小姐，我老是覺得我目前的情況，比小姐妳要好多了。」

這段發言讓他感到疲憊，又開始猛烈咳嗽，並拿起已經濕透了的帕子擤鼻涕。維列佛茲一掌拍在桌上。

「玩笑開夠了。」他轉動那顆可怕的袖珍眼珠說：「要知道，葉妮芙，妳對我來說已經沒有用處。基本上，我應該要叫人把妳塞進袋子，丟到湖裡去，可是這種手段是我最不願意用的。在情況允許或逼我做出其他決定前，妳會先被隔離起來。不過我要把話先說在前頭，我不會允許妳給我製造麻煩。要是妳打算再次絕食，我不會再像十月那樣，浪費時間用管子餵妳，這點妳給我搞清楚。如果妳試圖逃跑，守衛會得到的指令只有一個。現在，道別的時候到了，當然，我是指，如果妳已經滿足了……」

「還沒。」葉妮芙站起身，一把將餐巾扔在桌上。「我或許還可以再吃點什麼，不過同桌的人讓我失去胃口。再見，各位先生。」

史帝芬·斯凱蘭打出一個噴嚏，劇烈咳了起來。雙眼蒼白的那人不懷好意地掃視她，露出一個十分邪惡的笑容。維列佛茲將目光轉向一旁。

就像先前那樣，葉妮芙在被人帶出或帶回牢籠時，都會試著弄清楚自己在哪裡，好計畫逃亡路線，就算是只有一點點情報也好，但結果回回讓她沮喪。這座小型城堡連一扇窗戶也沒有，沒辦法讓她看到外頭，就算想靠太陽來辨別方位都不行。心電感應行不通，手上那兩只敵魔力特做的沉重手環與項圈，也讓嘗試使用魔法的她次次失敗。

他們監禁她的那個房又冷又破，像間空蕩蕩的囚室。然而，葉妮芙想起自己從地牢被帶到這個房間的那天，有多開心。那個地下室的地板上，永遠有著消不退的臭水窪，牆上滿是鹽與硝石。在那個地下室裡，他們餵給她吃的是肉渣，但鼠輩輕而易舉便將食物從她傷殘的手指中搶走。過了約

莫兩個月，當他們替她解開枷鎖，把她從那裡放出來，讓她換裝梳洗的時候，葉妮芙好不開心。他們幫她換的小房間似乎成了寢宮，而他們端給她的稀濃湯則是帝王餐桌上該有的燕窩。當然，過了一段時間，她才看清這湯品竟只是餒水般的稀湯，硬床板也只是硬床板，而囚室依舊是囚室，又冷又靜的囚室，走四步便會碰壁。

葉妮芙咒罵出聲，嘆了口氣，在一張三彎腿的扶椅上坐了下來——這是除了床板之外，她所擁有的唯一一件家具。

「我叫邦哈特。」這人走進來時無聲無息，她幾乎沒有察覺到任何動靜。「妳最好把這個名字記起來，巫婆，妳最好把這名字深深刻在腦海裡。」他說。

「去你的，自大狂！」

「我，」他一字一句地說：「是名獵人，專門獵殺人類的獵人。對，沒錯，把耳朵豎直了，女巫。九月，也就是三個月前，我在艾冰格抓到了妳的小雜種，就是奇莉，大家在這裡一直提到的那個人。」

葉妮芙豎直了耳朵。九月，艾冰格，被他抓到了，但是她不在這裡，說不定他在說謊。

「在卡爾默罕受過訓練的灰髮獵魔士，我要她在競技場上戰鬥，要她在觀眾的嘶吼中殺人。我把她一點一點變成一頭野獸，我用馬鞭、拳頭和鞋跟教會她怎麼扮演這個角色。我教了她很久，不過她給我跑了，那條綠色眼睛的蝰蛇。」

聞言，葉妮芙不著痕跡地鬆了口氣。

「她給我逃到了地獄去，不過我們總有一天會再見。我很確定，我們總有一天會再見。對，女巫。如果要說我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妳的獵魔士愛人，那個傑洛特，被人丟到了火裡烤。我可是很樂意讓那個該死的變種人嚐嚐劍刃的滋味。」

葉妮芙發出一聲不屑。

「你給我聽好了，邦哈特還什麼的，別笑死我了，是你連獵魔士的一根腳趾頭都比不上才對。你根本就比不上他，不管比什麼都一樣。你就像你自己承認的一樣，是捕狗的，專門抓流浪狗的，可是你只會抓小隻的，很小很小隻的小小狗。」

「瞧瞧這個吧，女巫。」

他條地扯開外套和襯衫，拉出一串鏈子，上頭有二枚徽章。一個是貓頭的形狀，另一個是老鷹或獅鷲的腦袋。第三個她沒看清楚，不過大概是狼。

「這種東西，」她再度發出一聲不屑，故作漠然地說：「在市集裡多得是。」

「這些不是從市集買來的。」

「隨便你怎麼說。」

「曾經，」邦哈特一字一句地說：「和怪物相比，循規蹈矩的人們更怕的是獵魔士。怪物橫豎都是待在森林和樹叢裡，獵魔士卻大刺刺地逛大街、上酒館，在神殿、官衙、學校和小孩玩耍的公園附近晃。循規蹈矩的人們認為這是樁醜事，於是去找可以收拾這些無恥獵魔士的人，他們這麼做很對，而且也的確找到人了。這費了他們一番工夫，花了他們一些時間，不過他們找到了。如妳所

見，我解決了三個，之後，那附近就再也沒有任何一個變種人出現，也不會有守規矩的老百姓被他們的樣子給嚇到。要是再有一個出現，我也一定會把他解決掉，就像對付之前那幾個一樣。」

「在夢裡解決嗎？」葉妮芙一臉不屑地說：「是要躲在牆角放暗箭？還是要先下毒？」

邦哈特將徽章收進襯衫裡，朝她邁了兩步。

「妳這是在惹我，巫婆。」

「我打的就是這個算盤。」

「哦，是嗎？那我等等就讓妳瞧瞧，我和妳的獵魔士情人不管在哪方面都有得比，婊子。呵，我甚至比他還要厲害。」

聽到囚室裡傳來悶響、嘶吼、重擊、慘叫和嗚咽，站在門前的守衛甚至都跳了起來。如果他們這輩子有聽過被陷阱逮住的豹子是怎麼叫的，肯定會發誓說那囚室裡就有頭豹子。

接著，守衛聽見囚室裡傳來一道駭人的怒吼，那可是貨真價實的獅吼，而且還是頭受了傷的獅子，只不過那群守衛這輩子也同樣沒聽過就是了，他們只在盾牌的紋章上看過獅子。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互相點點頭，然後衝了進去。

葉妮芙坐在房間的角落，身旁盡是床板的殘骸。她的頭髮凌亂，連身裙與襯衫從頭破到了腳，少女般的小巧胸房不斷地激烈起伏。一道血涓從她的鼻子流出，臉上迅速腫了一塊，右手臂上有好幾道指甲印子。

邦哈特坐在房間另一端，身旁是凳子碎片，兩手抓著胯下。他同樣也流著鼻血，把灰白的鬍子都染成了胭脂色。他的臉上有著血紅的交叉抓痕。葉妮芙的指頭才剛好，起不了多大的攻擊效力，但敵魔力特做成的手銬上，卻有著十分完美的尖刺。

邦哈特一邊臉頰發腫，插了把叉子，兩個銳利的尖齒牢牢嵌入肉中，位置恰恰就在顴骨的地方，那是葉妮芙在晚餐桌上摸來的。

「你只夠格去找些小狗兒，狗雜碎。」女巫一邊試圖用剩餘的裙裝碎布遮蓋胸部，重重喘著氣說：「遇到母狗就別靠得太近，你還不夠格碰，廢物。」

她無法原諒自己沒有命中原本瞄準的地方——他的眼睛。不過她又該怎樣呢？畢竟這是會動的目標，而沒有人是完美的。

邦哈特發出怒吼，起身拔掉叉子，卻痛得大叫，甚至縮成一團，連帶吐出一串難聽的髒話。

同一時間，又有兩名守衛進到囚房。

「喂！你們！」邦哈特一邊擦著臉上不停流出的鮮血，一邊大叫：「我是自己人！給我把她子拖到地板正中央，把她的手腳拉開，按好了！」

守衛紛紛看著彼此，然後把目光轉向天花板。

「先生，您還是離開這裡比較好吧。」其中一人說：「這裡不會有人把她的手腳拉開，也不會有人把她按住。這不是我們的職責。」

「再說，」另一個人咕囔道：「我們不想和黎恩斯或希斯路有一樣的下場。」

康薇拉慕絲將一張紙板放回檔案夾上，那上頭畫著一間囚室，而囚室裡有名垂著頭、被銬在石牆上的女子。

「他們把她關起來，而獵魔士卻和黑髮尤物在投散特快活。」她嘀咕道。

「妳這是在譴責他嗎？」妮穆耶尖銳地問。「在妳其實什麼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

「不，我不是在譴責他，不過……」

「沒有『不過』，請妳不要再說了。」

她們把一張張的圖像與水彩畫拿起來看過又放下，沉默地坐了一段時間。

「所有傳說的版本，」康薇拉慕絲指著其中一張圖像說：「都把萊斯盧恩堡當作是結局、劇終的地方；是善惡最終之爭，也就是世界末日大決戰的地方，除了一個版本。」

「沒錯。」妮穆耶點了點頭。「除了比較少人知道、被稱作艾蘭德《暗黑書》的佚名版本。」

「《暗黑書》把傳說的結局定在城塞斯地加。」

「當然，就連傳說裡其他事件的發生順序，《暗黑書》的記載也跟主流相去甚遠。」

「我在想，」康薇拉慕絲抬起頭。「這些畫裡的城堡，哪一座是想像出來的？哪一座是妳掛毯上織的？哪一座的樣子是真的？」

「這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目睹傳說結局的城堡已經不在，被摧毀了，沒有留下半點遺跡。這一點，傳說的所有版本都一樣，就算是艾蘭德《暗黑書》裡的記載也一樣。文獻裡提到的地點沒一個有公信力，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座城堡當年的樣子和座落的地方。」

「可是事實……」

「這一點對事實來說，」妮穆耶強勢打斷她：「剛好沒有任何意義。別忘了，我們不知道奇莉真正的樣子。不過這裡，這兒，在這張蕨瑪·微瑟利所畫的圖裡，以一尊尊大理石刻成的孩童雕像為背景，激動地和精靈阿拉瓦賀說話的人，分明就是她呀。這一點，無庸置疑。」

「可是，」康薇拉慕絲不願退讓。「妳的掛毯……」

「呈現的是傳說結尾所在的那座城堡。」

她們沉默了許久，只聽聞紙板翻動的聲音。

「我不喜歡《暗黑書》版本的傳說。」康薇拉慕絲出了聲。「那太……太……」

「太過醜陋而寫實。」妮穆耶一邊點頭，一邊把話接完。

康薇拉慕絲打了個呵欠，放下《詩的半世紀》，那是由艾韋瑞特·丹侯夫二世教授補充並寫上後記的版本。她把原本為方便閱讀而疊好的枕頭扔散，準備就寢，在打了個呵欠，伸了下懶腰後，

把燈熄滅。房內沉入一片黑暗，唯一的照明是一線線從窗簾縫隙擠進的針細月光。今晚要挑甚麼呢？在床上輾轉的院生心裡想道。碰運氣嗎？還是落錨？

過了一段時間後，她決定採用後者。

那是一場如此不鮮明、不斷回現的夢境，從不讓她夢到最後，總是飛散、消失在其他夢裡，就像一根線的線頭，會在彩色布料的圖案中消失不見。那是一場雖然會在記憶中消失，卻依舊頑固存在的夢境。

才剛閉上眼，她便立刻入睡，夢境也在瞬間滑入她的夢鄉。

一片夜空，清朗無雲，星月熠熠。座座山丘，坡面盡是雪花覆蓋的葡萄園。又黑又方的建物輪廓——砌有垛口的城牆、主樓與獨居一隅的鐘樓。

兩名騎士。兩人都騎進內外牆間的空地，都下了馬，都進了大門，但進入地板上大嘴洞開的地牢的，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的髮色是全然的白。

床上的康薇拉慕絲在夢中發出一聲輕咽，身子抽了一下。

白髮男子踏著階梯往下，進入幽幽深深的地窖。他穿過一條條黑暗的走道，每隔一段時間便點亮鐵把上的火炬。火炬的亮光以鬼魅的暗影之姿，在牆面與拱型的地道頂端起舞。

一條接著一條的走道，一階接著一階的樓梯，然後又是一條接著一條的走道。地牢、巨大的墓室、擺在各個牆下的木桶。廢石、磚堆。接下來是一條岔岔的走道，兩邊岔路都是一片黑暗。白髮

男子點燃另一根火炬，他從背上的劍鞘抽出了劍。他猶豫著，不知該走哪一邊。最後，他決定走右邊。那端的走道十分漆黑、左彎右拐、廢石滿布。康薇拉慕絲在夢中發出一聲輕咽，一股恐懼籠罩了她。她知道白髮男子所選的那條路，通往危機。

她也清楚白髮男子找的就是危機。

因為那就是他的職業。

院生在床單上不斷輾轉、嗚咽。她是個夢視師，正在作夢，處於夢境預知的恍惚狀態，倏地，她預知即將發生的事。小心。雖然明知道叫不出聲，她還是想大叫。小心，注意左右！

獵魔士，提高警覺！

潛伏黑暗之中的怪物發動攻擊，無聲無息，來勢洶洶。牠在黑暗中突然現形，猶如一道爆焰，好似一條火舌。

【註】：《玻璃山》是波蘭童話。故事描述三兄弟中最為愚笨的小弟，在與兩名兄長輪流看守家中牧地時，因緣際會救了二位

被囚禁在牧地橡樹下的公主，因而娶了她們住在玻璃山的小妹四公主為妻。

松雞在清晨高唱求偶調，
遵循牠們的渴望與高貴的習俗，
展翼振翅，喜眉笑眼，
殷殷成雙，彼此相珍，
可愛的小姐呀，我想與妳分享的東西；
是對情人來說很神聖的歡愉，
要知道，是愛情造了這些遊戲，
而這也是我們會在這裡相見的原因。

——法蘭西斯·維永

獵魔士的心裡雖然又急又氣，拚了命地又催又趕，卻還是在投散特待了將近整個冬天。這當中是何緣由？我不會寫下來，事情發生就是發生了，沒什麼好追究。我要提醒那些想譴責獵魔士的人，愛的名字並非只有一個，你們也別以為自己不會受到批判。

《詩的半世紀》

——亞斯克爾

那是一段能好好打獵、好好睡覺的日子。

——魯德亞德·吉卜林



第三章

潛伏黑暗之中的怪物發動攻擊，無聲無息，來勢洶洶。牠在漆黑中突然現形，猶如一道爆焰，宛若一條火舌。

即使這在意料之外，傑洛特仍能即刻反應，一個迴身，擦過地窖牆面，閃了開來。那怪物從他身旁掠過，像顆球般從黃土地面反彈，揮動雙翅再次跳起，嘶聲張開駭人尖喙，不過這一回獵魔士已經有了準備。

他一個拐子撞過去，又快又猛，瞄準的目標是對方喉頭底下的胭紅肉垂，那些肉垂十分巨大，是火雞的兩倍。他一擊中的，感受到劍尖刺進肉體。攻擊的力道把怪物撞到牆腳下。斯可芬大吼一聲，聽來頗有人味。牠在碎磚堆中打滾，大力拍振翅膀，將鮮血濺得到處都是，狼牙棒般的尾巴在周圍掃了一圈。獵魔士很確定這場打鬥已經結束，但那怪物卻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而且用的是很不親切的方式，出其不意撞向他的喉嚨，同時發出刺耳叫聲、露出利爪，尖喙也不斷張閤。傑洛特跳閃開來，以肩抵牆反彈回身，借力使力從左方痛下殺手。目標被擊中，斯可芬再度摔進磚堆，腥

血濺上地窖牆面，緩緩流下，形成特異圖案。在起跳間遭受重擊的怪物已不再掃動尾巴，只是微微抽搐，不斷發出刺耳叫聲，伸出長長脖子，鼓起喉頭，抖動肉垂。鮮血自牠身下的磚堆急速流出。

傑洛特大可再下一擊，卻不想讓牠的皮受太多損傷，選擇靜靜等待斯可芬的血流乾。他往一旁走了幾步，轉向牆面，鬆開褲子解手，一邊還吹著口哨，吹出懷舊曲調。

斯可芬不再發出刺耳聲音，不再有任何動靜。獵魔士走過去，以劍尖輕輕推了推牠。看來一切已經結束，他抓住怪物的尾巴，拉起牠。被揪住尾巴根部的怪物，將禿鷹般的尖喙拖在地上，攤開的雙翼寬過四呎。

「雞蛇，你還真是輕啊。」傑洛特晃了晃那怪獸。事實上，牠的確不會比一隻肥養的火雞要重多少。「你還真是輕啊，幸好他們是按隻付，不是按磅數。」

「這可是頭一回啊。」列那·德布瓦·弗倫透過齒間輕輕吹了聲口哨，傑洛特知道那是他內心驚訝至極的表現。「這是我頭一回親眼看到這種東西。真是隻怪胎，我以名譽起誓，這是怪胎中的怪胎。所以說，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翼蜥？」

「不是。」傑洛特把怪物拉高了些，好讓騎士能看得更清楚。「這不是翼蜥，是雞蛇。」

「有什麼不一樣嗎？」

「根本上就不一樣。翼蜥也叫巴西利斯克，是爬蟲類；而雞蛇又叫作斯可芬或蛇尾雞，是爬鳥類，意思是牠既不是爬蟲類，也不是鳥類，是這類物種裡唯一已知的生物。學者把這類物種稱作爬鳥類，因為在漫長的爭辯過後，他們認為……」

「那這兩種裡的哪一種，可以用目光殺人，或把人石化？」列那。德布瓦，弗倫打斷他，顯然對學者的命名動機不感興趣。

「兩種都不行，那是訛傳。」

「那為什麼人們這麼懼怕這兩種東西？在這裡的這隻根本一點都不大，真的有威脅性嗎？」

「在這裡的這隻，」獵魔士晃了晃獵物。「通常從背後攻擊，而牠瞄準的地方一定是椎骨之間，或左腎下的大動脈，通常只要用尖喙刺一下就夠了。至於翼蜥，無論攻擊什麼部位都一樣，其毒液在已知的神經毒中具有最強毒性，能在數秒內取人性命。」

騎士聞言，作勢打了個冷顫後，說：「那你說這兩種怪物裡，哪一種是可以用鏡子殺死？」

「哪一個都行，要是牠們直接一頭撞過去的話。」

列那。德布瓦，弗倫聽了，咯咯發笑。傑洛特並沒有發笑，關於翼蜥與鏡子的笑話他早在卡爾默罕就已經聽膩了，那裡的導師成天把這老梗掛在嘴上，有關處女與獨角獸的那些玩笑，同樣也令人乏味。然而，在卡爾默罕裡最常被提起的玩笑和蠢話，當屬母龍的笑話。版本有很多種，內容主要是某個年輕獵魔士打賭要和一頭母龍握手的事。

思及過往，他微微一笑。

「我比較喜歡你笑的樣子。」列那看著他說，臉上的表情再認真不過。「十月在德魯伊之森的那場打鬥後，我們騎馬去了博克勒，和當時的你比起來，我比較喜歡你現在這個樣子。我這麼說吧，那時候你老是拉長一張臉，成天皺眉，像個被全天下欠了錢卻要不回來的高利貸，而且還敏感得要命，像個整晚都沒搞頭，就連約會也沒有的傢伙。」

「我真的是那樣？」

「真的，所以我會比較喜歡你現在的樣子也不奇怪啊。改頭換面。」

「這叫開工療法。」傑洛特又晃了晃被他揪著尾巴的雞蛇。「也就是職場活躍度對心理健康的正面影響。因此，為了要繼續療程，我們改來談談生意吧。靠這隻斯可芬能賺到的錢，或許可以比原先說好的斷氣價再多一些。牠身上沒有什麼大傷，如果你有客戶想要全屍來做標本或解剖，那就最少向他收兩百。如果要把牠拆開賣，尾羽的部分最值錢，記住了，尤其是，喏，中央這些撥風羽，可以削得比鵝羽細很多，寫起字來比較好看、乾淨，也比較硬。一根賣五塊，識貨的抄寫員會掏錢買，不會有半點猶豫。」

「我有些客戶會要標本。」騎士微微一笑。「是桶匠公會。他們在拉維洛堡看到一個標本，就是那隻噁心的東西、那個怪物，叫什麼來著的……你知道是哪個，就是撒奧溫隔天被打死在舊城堡地窖牆腳下的那隻……」

「我記得。」

「就是囉，所以桶匠看到那隻野獸標本，就要我幫他們找類似的稀有東西，好去裝飾公會，這隻雞蛇剛好合適。你也知道，投散特的桶匠從來不缺訂單，所以公會有錢得很，隨隨便便能付個兩百二，說不定還更多，我會試著和他們講價錢。至於羽毛嘛……要是我們從雞蛇的屁股拔幾根毛賣給公會的辦公室，那些做木桶的不會發現。公爵辦公室的人不會用他們自己的錢付，而是拿公爵的，所以不會講價，一根羽毛會付十塊，不是五塊。」

「你的狡詐真是令我佩服。」

「所謂人如其名，」列那·德布瓦·弗倫一張嘴笑得更開了。「我媽媽一定早料到會這樣，才會在我受洗的時候，用大家都知道的狡猾童話角色——列那狐【註一】來給我取名字。」

「你應該去當商人而不是騎士。」

「我是應該。」騎士同意道。「不過我又能怎樣呢？要是你生來就是伯爵大人的兒子，那你也會成為伯爵大人，死了以後也還是伯爵大人，不過呢，嘿嘿，在那之前要先生下一堆伯爵大人。這是你就算想破頭，也改變不了什麼的事。話說回來，傑洛特，你的帳也算得挺好的，可你不是經商的呀。」

「我是不經商，原因和你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我什麼也生不出來。我們從這地窖出去吧。」

外頭的城牆下，從山丘吹來的冷風與寒氣將他們團團圍住。這夜很亮，星光熠熠，沒有半片雲朵。一座座寬廣的葡萄園上覆滿白淨新雪，照映出亮閃閃的月光。

被拴住的馬兒紛紛噴氣歡迎他們。

「我們應該要馬上和客戶碰頭、收錢。」列那意有所指地看著獵魔士說：「不過你一定急著去博克勒，對吧？趕著去找某個祕密情人？」

傑洛特沒有回答，因為這種問題原則上他是不回答的。他把斯可芬的龐然身軀綁到空馬上後，便坐上小魚兒。

「我們去跟客戶碰面吧。」坐在鞍上的他轉頭道出決定。「才剛入夜，我餓了，也想喝點東西，我們進城吧，去『養雉場』。」

列那。德布瓦，弗倫朗聲一笑，調整好掛在鞍頭的紅金棋盤盾牌，攀上了高鞍。

「悉聽尊便，先生，就往『養雉場』出發吧。布切伐，駕！」

他們緩緩騎著馬兒走下披雪的山坡，往底下的商道而去，道路兩旁種植的稀疏楊樹清楚可見。

「列那，你知道嗎？」傑洛特突然出聲。「我也比較喜歡你現在的樣子，用正常方式說話的你。十月那時候，你的言行真是蠢得令人討厭。」

「我以我的名譽起誓，獵魔士，我是遊俠騎士。」列那。德布瓦，弗倫咯咯發笑。「你忘了嗎？騎士說話都像蠢蛋，這是一種象徵，就像這張盾牌一樣。靠這個就可以知道對方是不是自己人，就像盾牌上的紋章一樣。」

「我以我的名譽起誓，」棋盤騎士說：「您的擔憂是多餘的，傑洛特先生。您那位女性同伴一定已經康復，早就忘了虛弱是何物。公爵夫人的宮殿裡有許多高明醫師，任何疾病都有辦法醫治。我以我的名譽起誓，您無須掛心。」

「我也這麼認為。」雷吉思說：「傑洛特，開心點。德魯伊不也在幫著醫治米爾娃……」

「而德魯伊懂得治病。」卡希插嘴道：「我這顆讓礦坑斧頭砍得血肉模糊的腦袋，就是最好的證明。來啊，你看看，現在整顆幾乎像新的。米爾娃一定也沒問題，沒什麼好擔心的。」

「是這樣就好了。」

「她已經康復了。」騎士重申：「您的米爾娃健康得像一條活龍，我用我的人頭打賭，她一定已經跑去派對上跳舞！還能跳側夾步【註二】呢！可以大肆朵頤！在博克勒堡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的宮殿裡，一天到晚不是舞會就是宴席。呵，我以名譽起誓，現在，在我完成誓言以後，我也要……」

「您已經完成誓言了？」

「這是命運女神的眷顧！因為，你們要知道，我發過誓，而且不是隨隨便便發的誓，是蒼鷺之誓。以春天為期，我發誓要在尤冽節前斬殺十五名惡徒。幸運的是，我現在已經從這些誓言中解脫，可以大口喝酒、大啖牛肉了。喔，對了，我現在也不用再隱瞞自己的名字。請容我自我介紹，我叫列那·德布瓦·弗倫。」

「幸會。」

「說到舞會，」安古蘭趕著馬兒追上他們，說：「希望那些吃吃喝喝的也有我們一分？至於舞蹈嘛，我也很樂意跳上一曲！」

「我以名譽起誓，博克勒裡什麼都有。」列那·德布瓦·弗倫向他們保證：「舞會、宴席、宴會、酒席和詩人晚宴。說到底，你們是亞斯克爾……我是說，尤里安子爵的朋友，而公爵夫人很欣賞他。」

「他可是吹噓了一堆呢。」安古蘭說：「這個愛情故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騎士先生，您知道這件事嗎？和我們說吧！」

「安古蘭，」獵魔士出聲道：「妳一定要知道嗎？」

「我不一定要知道，不過我想知道！傑洛特，你別老愛找碴。還有，別再一直嫌東嫌西的，因為看到你那副嘴臉，就連路邊野菇都要自己爛掉了。至於您，就告訴我們吧，騎士。」

騎馬走在隊伍前端的其他遊俠騎士，唱著副歌不斷重複的騎士之歌，而歌詞卻蠢得不可思議。

「曾有那麼一次，」騎士開始述說：「大概是六年前左右……詩人先生在我們那裡作客，待了一整個冬天和春天，彈奏魯特琴、吟唱傳奇歌謠、朗誦詩句。萊蒙德公爵剛好去琴特拉參加聚會，不急著回家。他在琴特拉有個情人也不是祕密，而安娜莉夜塔夫人和亞斯克爾先生……呵，博克勒還真是個奇怪的地方，但也很迷人，有著滿滿的愛情魔力……你們自己也能想見。公爵夫人和亞斯

克爾就是那個時候認識了彼此。他們根本沒意識到會發生什麼事，但一首首詩歌、一句句話語、一次次讚美、鮮花、眼神、嘆息……簡單說，兩人變得很親近。」

「而且是很近、很近。」安古蘭咯咯笑了起來。

「沒人親眼見過，」騎士冷硬地說：「而道聽塗說也不是應為之事。再說，以妳一個未出嫁的小姐，一定很清楚愛的名字不只一個，相形之下，距離是非常近，還是不太近，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卡希輕輕發出一聲不悅，安古蘭不再補充意見。

「他們兩人悄悄走到了一塊兒，」列那·德布瓦·弗倫說：「從五朔節到夏至，在一起大概兩個月。不過他們做事不小心，消息傳了出去，蜚短流長。外來的亞斯克爾上馬走人，而這顯然是個理智的舉動，因為萊蒙德公爵一從琴特拉回來，某個殷勤的侍童便把一切都告訴了他。當公爵得知自己面臨了怎樣的羞辱，被人戴了一頂多大的綠帽，你們一定不難想見他的內心會有多麼憤怒。他揮翻桌上的紅甜菜湯，用斧頭把告狀的侍童大卸八塊，還說了些不雅的話。然後，他當著其他人的面賞了元帥一巴掌，還打破一面巨大的科維爾鏡。至於公爵夫人，則被他關到房間，威脅她吐出一切，對她刑求。之後，他又派人去追亞斯克爾先生，要他們毫不留情地把人殺了，開膛取心。他聽過某首古歌謠，歌詞裡有類似場景，所以他打算把那顆心煎了，逼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當著全宮殿人的面前吃下去。唔，真是噁心，呸、呸！幸好亞斯克爾先生及時逃走。」

「的確很幸好。那麼，公爵死了？」

「死了。我會說，那是場意外。當時他氣瘋了，頭頂幾乎要冒煙，結果中風癱瘓，像塊木頭躺了半年。不過後來他康復了，甚至能夠走路，只是有一隻眼睛老眨個不停，像這樣。」

騎士在鞍上轉過身，眨著一隻眼睛，怪模怪樣，像隻猴子。

過了一會兒，他接著說：「雖然公爵一直以來都被人叫作淫蟲和種馬，那隻眨不停的眼睛卻讓他的男性魅力變得更有殺傷力，因為年輕女子都以為他這樣眨眼，是出自於對她們的好感，是愛的表現，而年輕女子對這樣的寵幸總是很殷切。我一點都不怪她們的風騷淫蕩，但是就像我說的，公爵老是眨眼，幾乎沒有半刻停歇，所謂有利就有弊，他放縱過度，一天夜裡又再度中風，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就在床上。」

「在娘兒們身上？」安古蘭咯咯發笑。

「是的。」到目前為止都嚴肅得要命的騎士彎起鬍子一笑，說：「事實上，是在她身下。這種枝微末節不是重點。」

「當然不是。」卡希嚴肅地表示同意。「不過萊蒙德死後大概並沒有一場浩大的喪禮，對吧？這一路聽下來，我有種感覺……」

「覺得和出軌的丈夫相比，您比較站在不貞的妻子那邊。」吸血鬼按照他一貫的作風，插了話：「難道是因為現在這裡是由她統治？」

「這也是原因，但不單單因為這樣。」列那·德布瓦·弗倫回答得開誠布公，沒有戒備。「萊蒙德公爵——願他能得到安息——是個道德低下的混蛋，是個——請原諒我的用字——混帳王八蛋。只

要半年，就連魔鬼都會被他搞到胃潰瘍，而他統治了投散特七年之久。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則受到所有人愛戴，至今都是。」

「所以我可以放心，」獵魔士挖苦地說：「萊蒙德公爵沒有留下太多心懷怨恨的朋友，會想在亡者的忌日時，在亞斯克爾身上插幾把短劍來悼念？」

「您可以放心。」騎士看著他說，眼中閃著精明與睿智。「而且，我以我的名譽起誓，不會有人找你們算帳。我之前也說了，安娜莉夜塔夫人很高興見到詩人，而為了安娜莉夜塔夫人，這裡的每個人都甘願殺頭。」

正義騎士返鄉來

從那戰爭遊戲中

愛人早已不守候

先行嫁作他人婦

嘿呦、嘿呦、嘿呦，哈

騎士註定命這般！

路旁的樹叢裡，鴉群受到騎士的歌聲驚嚇，紛紛扯著嗓子飛散。

不久，他們走出森林，筆直朝丘陵間的山谷而去。那些丘陵頂端因一座座小巧城堡裡的塔樓，成了一片白色，在有著一道道靛色條紋的青天襯托下，清晰可見。視線所及，平緩山坡上的樹叢成行排列，修剪得整整齊齊，宛若一支懲戒部隊，紅黃落葉遍地滿布。

「這是什麼？」安古蘭問：「葡萄？」

「當然是釀酒用的葡萄。」列那·德布瓦·弗倫證實道：「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三斯雷托爾谷，世界上最上等的葡萄酒就是用長在這裡的葡萄釀的。」

「不錯。」雷吉思一如往常無所不知，認同地道：「重點在於這裡的火山土壤與地區氣候，能直接確保每一年的晴雨日數維持在理想比例。如果我們再加上傳統、知識，以及葡萄園工人的關懷照顧，所得的結果，就會以最高等級與品牌產品的形式出現。」

「您說得真好。」騎士笑了一笑。「就是品牌。喔，就算是看那邊也可以，那座小城堡底下的坡地。在我們這裡，城堡代表的就是深埋地下的酒窖及葡萄園的品牌。在那邊的那座叫拉維洛堡，其葡萄園裡產的酒有愛維露、飛奧拉諾、波米諾，還有著名的艾斯艾斯，你們一定聽過。一桶艾斯艾斯的價錢，相當於十桶奇達利斯的葡萄酒，或是阿爾巴河畔產的尼夫加爾德葡萄酒。而那邊呢，喏，你們看，現在看到的其他城堡和那裡的葡萄園名號，對你們來說一定也不陌生——維爾門提諾、投里奇拉、卡斯特勒達恰、圖佛、三切瑞、努拉古斯、科蘿娜塔，最後還有克爾沃比安可，用精靈語說就是格文凱賓。我想，這些酒名對你們來說都不陌生吧。」

「不陌生，哼——」安古蘭皺起鼻子說：「尤其是我們常常得檢查奸詐的酒館老闆倒的是不是名酒，而不是普通的蘋果酒，因為碰到像那種情況，有時候隔天早上還得把馬留在繫馬橫木旁，那個卡斯特還艾斯艾斯就是這麼貴。呸，我不懂，大老爺都喜歡那種名酒，可是我們這些普通人，靠便宜貨也還是能喝個爛醉。我告訴你們，因為這是我的親身經歷——管他是艾斯艾斯還蘋果酒，吐出來都一樣。」

「安古蘭在十月裡說的那些低級笑話，我一點都沒放在心上。」坐在桌前的列那寬了寬腰帶，輕鬆攤坐，說：「我們今天就找瓶年分久一點的名酒來痛飲一番吧，獵魔士。我們賺了錢，荷包滿滿，可以痛快喝一場。」

「當然。」傑洛特朝酒館主人頷首。「畢竟就像亞斯克爾常說的，別人賺錢或許是有其他動機，不過我的動機只有一個。廚房裡傳出來的味道這麼香，我們就來吃點東西吧。順帶一提，雖然已經很晚了，不過今天的『養雉場』人還真多。」

「今天是尤冽節前夕啊。」酒館主人聞言道：「大家都在慶祝、狂歡、算命，這是傳統，而我們這裡的傳統……」

「我知道。」獵魔士打斷他：「那按照傳統，今天廚房準備什麼？」

「有冷盤牛舌佐辣根、閹雞熬成的肉丸湯，還有牛肉捲配馬鈴薯蹄【註二】和捲心菜……」

「那就快端上來吧，老闆，再加上……列那，還要點什麼？」

騎士想了一會兒後，說：「如果是吃牛肉，就要配紅酒柯特布萊瑟，年分就老公爵夫人卡蘿貝爾塔兩腿伸直的那年。」

「選得好。」酒館主人點了點頭。「我馬上替兩位先生送來。」

鄰桌，一名女孩笨手笨腳將一個槲寄生圈往身後拋，幾乎落在傑洛特膝上，她的同伴見狀，紛紛笑出聲音。女孩整個人像著了火，很是迷人。

「枉費啊！」騎士撿起槲寄生圈，丟了回去。「親愛的小姐，這人不曾是您的未來，名草有主了。他已經是名奴隸，屬於一位綠眼……」

「閉嘴，列那。」

酒館主人把東西端上桌，他們吃吃喝喝，沒有交談，聽著旁人歡喜作樂。

「尤冽。」傑洛特放下酒杯說：「密低溫。冬至。我卡在這裡兩個月，浪費了兩個月！」

「一個月。」神智清醒的列那冷冷糾正他：「要是你有什麼損失，那也只是一個月，後來就下起大雪，把山裡的隘口全堵住，諒你再怎麼急，也出不了投散特。既然你已經在這裡等到了尤冽，一定也能等到春天，所以這件事你無能為力，再怎麼遺憾和悲傷也沒用。至於你在遺憾什麼，也別裝得太逼真，橫豎我都不相信你有這麼遺憾。」

「唉，你又知道什麼？列那，你又知道什麼？」

「不多。」騎士一邊倒酒，一邊同意道：「除了我看到的，不多。而我看過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樣子，你和她，在博克勒。你記得酒桶節嗎？白色內褲？」

傑洛特沒有應聲，這一切都記得。

「博克勒宮是個迷人的地方，充滿愛情魔力。」列那享受著葡萄酒的香氣，喃喃說道：「光是景致便能引人入勝。我記得你們所有人看見這裡的景色時，有多麼震懾，就是十月那時候。讓我想，卡希他那時是怎麼形容的？」

「真是結構比例完美的小巧城堡。」卡希讚嘆道：「我的天啊，真的就是比例完美、賞心悅目的小巧城堡。」

「我得承認，公爵夫人住的地方真是不錯。」吸血鬼說。

「這間小屋子還真是他媽的好看啊。」安古蘭也添上一句。

「這是博克勒宮。」列那。德布瓦，弗倫又重複一次，語氣裡不乏驕傲。「這是精靈造的，只有稍稍改建過，當初似乎是出自法拉蒙德之手。」

「不是似乎，而是毫無疑問。」雷吉思提出異議。「這一看就知道是法拉蒙德的風格，只要瞧一眼這些玲瓏塔樓就夠了。」

吸血鬼所說的塔樓冠有紅頂，就像一座座纖細的白色方尖碑，從結構精緻、上窄下寬的城堡本體射向天際。這景象讓人不由自主聯想到一根根蠟燭，上頭的裝飾蠟花流到了雕刻精美的燭台底座。

「城市從博克勒宮開始往下擴展。」騎士列那解釋道：「當然，城牆是後來才打造的，畢竟你們也知道，精靈沒有築牆圍城的習慣。各位貴客，請你們催著馬兒走快點吧，前面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博克勒只是看起來很近，山群會讓人產生錯覺。」

「我們走。」

他們輕快前進，超越路上的旅人與篷車，超越馬車與雙輪車，那上頭載滿了黑如生苔的葡萄。接著，是一條條喧囂嘈雜、飄散葡萄發酵氣味的城市小道。接著，是一座長滿楊樹、紅豆杉和小槲的漆黑公園。接著，是一座座以薔薇和千葉玫瑰的變種為主的玫瑰花壇。接著，是宮殿裡雕工精細的圓柱、入口與拱邊飾，還有穿著制服的僕從與管家。

其中，有個人向他們打招呼，那是頭髮經過打理、穿得像王子的亞斯克爾。

「米爾娃在哪裡？」

「她已經恢復健康了，別擔心。她整天坐在為你們備好的房間裡，不想踏出一步。」

「為什麼？」

「這晚點再說，現在先走吧，公爵夫人在等了。」

「就這樣風塵僕僕去見她？」

「她是這麼要求。」

他們進入的那間大廳滿滿是人，個個衣著繽紛得像天堂鳥。傑洛特沒有時間細看，便被亞斯克爾推往一道大理石階，上頭有兩名與旁人十分不同的女子，由侍童及僕從攙扶著。

原本就安靜的大廳變得更加靜謐。

兩名女子中的一人，有著又尖又翹的鼻子，一雙眼睛水藍清透，微微帶有狂熱意味。她的栗色頭髮用多條絲絨帶精心盤起，活脫脫像件藝術品，連枝微末節都仔細打理，包括額前那一小綑比例準確的半月形髻髮。她的開襟連身裙上半部，有成千的湛藍與粉紫條紋，在黑色底布的襯托下閃閃發亮；裙裝下半部也是黑色，種著一朵朵玲瓏金菊，排成密密麻麻的整齊圖案。她的頸子與領口縛著一條做工精細的項鍊——好似複雜的鷹架或格柵——由漆珠、黑曜石、祖母綠、青金石串成華麗的花藤圖案，再以一個玉製十字收尾。那玉十字幾乎嵌進一對收緊托高的小巧胸乳間。這件連身裙的方形領口開得又大又深，露出女人纖細的肩頭，看似難以支撐整件裙裝。傑洛特分分秒秒都在等那裙裝自從她胸口滑下，卻無法如願以償——裙裝靠著祕密的裁縫技巧與蓬袖的緩衝，一直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

第二名女子的身高與第一位相當，唇上的色彩如出一轍，但兩人的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她留著一頭黑色短髮，戴著一頂紗帽，帽上面紗垂至小巧的鼻尖。花朵狀的面紗並沒有遮去她上了強烈綠色眼影的晶亮美眸，而微微開襟的領口上也罩著同樣的花紗。整件的長袖連身黑裙上，只有幾處隨意以小顆藍寶石、海藍寶石、水晶和金色鏤空星飾點綴。

「那是開明的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您得跪下，先生。」某個人在傑洛特身後說。

不知道是這兩個裡的哪一個，傑洛特一邊在心想著，一邊吃力彎下發疼的膝蓋，鄭重地行了個禮。要命，兩個看起來都像公爵夫人，哈，都很皇室。

「傑洛特先生，請起。」那位栗髮精心梳理過的尖鼻女子趕走了他的疑問。「歡迎您和您的友人到投散特公國，到這博克勒宮。我們很高興能招待肩負如此神聖任務，而且還和我們貼心的尤里安子爵交好的人物。」

亞斯克爾快手快腳，深深鞠了一個躬。

「子爵把您的名字和咱們說了，」公爵夫人說：「也透露了您此番遠行的性質與目的，說明了您來到投散特的緣由。傑洛特先生，您的事深深打動了咱們的心，咱們很樂意在私人接見場合裡與您聊聊，然而國事在身，這事只能暫且按下。葡萄已經採收完畢，依照傳統，我們得參加酒桶節。」

第二名女子，也就是罩著面紗的那位，將身子俯向公爵夫人，低聲快速說了幾句。安娜·痕莉夜塔看著獵魔士，微微露出一笑，舔了舔雙唇。

「咱們希望，」她拉高了音量：「來自利維亞的傑洛特先生，在酒桶節上，能待在尤里安子爵的身旁服侍我們。」

在場的那一小群臣子與騎士間傳出了低語，聽來好像風吹打著松樹的沙沙聲。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再度深深看了獵魔士一眼後，便帶著自己的女伴和一行侍僕離開大廳。

「哎呀呀！」棋盤騎士低語道：「真是意想不到啊！您碰上的可是天大的榮幸，獵魔士先生。」

「我不是很清楚現在是什麼情況。」傑洛特誠實說道：「我要怎麼服侍公爵夫人殿下？」

「是親愛的公爵夫人殿下。」一名貌似糕點師的人糾正道，同時朝他們快步走來。「請原諒我出聲指正，先生，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必須這麼做。我們投散特這裡很注重傳統和禮節。我是賽巴斯丁·樂高夫，宮廷內侍兼總管。」

「幸會。」

內侍不只看起來像糕點師，甚至連聞起來都像糖霜。

「按照禮節，安娜·痕莉夜塔夫人的正式頭銜，是『開明的公爵夫人殿下』，非正式是『仁慈的公爵夫人殿下』。宮廷外，一般百姓暱稱殿下為『公爵夫人』，不過對她說話的時候，一定都是用『仁慈的殿下』。」

「謝謝，我會記住的。那第二位女子呢？我該怎麼稱呼她？」

「她的正式頭銜是『可敬的小姐』，」內侍總管正經地開示道：「不過也可以稱她為『小姐』。她是公爵夫人的親戚，名喚芙琳吉拉。薇果，而依照芙琳吉拉小姐的要求，您將在酒桶節上服侍她。」

「這所謂的服侍指的是什麼？」

「那不是什麼難事，我馬上就為您說明。您瞧，我們以機械方式榨取葡萄酒已經好多年，然而傳統……」

庭院裡傳出嘈雜聲、尖銳的瘋狂直笛聲、狂野的排笛聲，以及暴躁的鈴鼓聲。戴著花圈的滑稽樂師與雜耍技班，在一個架高的酒桶四周跳躍、空翻。庭院裡、迴廊上，滿滿都是人——騎士、貴婦、大臣和衣著高貴的城民。

內侍總管賽巴斯丁。樂高夫舉起一根經過裝飾的葡萄樹樹枝，朝平台敲了三下。

「呵！呵！」他大聲叫道：「各位高貴的女士、先生和騎士！」

「呵！呵！」眾人答道。

「呵！呵！現在舉行古禮！讓葡萄樹結實纍纍吧！呵！呵！讓太陽下的果實成熟飽滿吧！」

「呵！呵！成熟飽滿吧！」

「呵！呵！讓搗爛的果實發酵吧！在酒桶裡越釀越烈、越釀越香吧！香香醇醇地流進酒杯裡吧，在榮光中傳達到美麗女士、高貴騎士和酒園工人的腦海裡吧！」

「呵！呵！發酵吧！」

「美麗的女士請進場吧！」

從隔著庭院相對的兩頂花緞帳篷裡各出現一名女性，那是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及她的黑髮女伴。兩人身上都嚴實裹著猩紅披風。

「呵！呵！」內侍敲了下樹枝。「年輕人出列吧！」

「年輕人」已事先收到指示，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亞斯克爾走向公爵夫人，傑洛特則朝女巫走去。他已經知道她是眾人口中可敬的芙琳吉拉。薇果小姐。

兩個女人同時脫下披風，群眾間響起如雷掌聲，傑洛特嚥了口唾沫。

女人們身上穿的是白色、薄如蟬翼，長度甚至不到臍部的細肩帶上衣，還有荷葉邊緊身內褲。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甚至沒有首飾。她們的雙腳也同樣赤裸。

傑洛特將芙琳吉拉攔腰抱起，而後者則十分情願地將雙手圈上他的頸項。她身上散發著龍涎香與玫瑰的香味，還有屬於女性的氣味。她的身子很暖，而這股暖意像箭矢一樣穿透他的皮膚。她的身子很軟，而這柔軟的觸感讓他的指頭燒燙、發麻。

他們把她們抱到了酒桶前——傑洛特抱著芙琳吉拉，亞斯克爾則抱著公爵夫人。酒桶裡的葡萄漸漸萎縮，濺出漿液。他們幫助她們進到裡面，在場的群眾放聲高喊：

「呵！呵！」

公爵夫人與芙琳吉拉雙雙把手放在對方肩上，因為有了彼此的支撐，在及膝的葡萄堆中也較容易維持平衡。葡萄漿液不斷噴濺。兩個女人一邊轉向，一邊踩踐葡萄，像小姑娘般又叫又笑。芙琳吉拉無視禮節規範，朝獵魔士拋了個眼神。

「呵！呵！」群眾叫道：「呵！呵！發酵吧！」

遭到踩踏的葡萄不斷噴出果汁，混濁的漿液在兩個踩果女郎的膝蓋四周不斷起泡生沫。

內侍用樹枝敲了下平台。傑洛特與亞斯克爾兩人站了出來，協助兩名女子從酒桶裡出來。傑洛特看到被亞斯克爾抱在手上的安娜莉夜塔咬了他的耳朵一口，而她眼中閃爍的是危險的光芒。他自己則感覺臉頰讓芙琳吉拉的嘴唇輕輕劃過，但他不敢斷言那是刻意或無心。葡萄的漿液散發出濃郁香氣，撲鼻而來。

他把芙琳吉拉放到平台上，用猩紅披風裹住她。芙琳吉拉又快又重地握住他的手。

「這些歷史悠久的傳統，」她輕輕吐著氣息說：「讓人感到興奮，對吧？」

「對。」

「謝謝你，獵魔士。」

「這一切都是我的榮幸。」

「不全然是。我向你保證，不全然是。」

「列那，倒酒。」

隔桌的人又開始新一輪算命遊戲，把一條削得老長的蘋果皮丟到桌上，猜測果皮呈現出來的形狀像哪個字母，而這代表的是算命者未來另一半的名字開頭。果皮每一回都落成「S」狀，但歡樂的氣氛依舊持續不減。

列那倒了酒。

「米爾娃的肋骨雖然一直纏著繃帶，」獵魔士若有所思地說：「但我發現她其實已經好了。然而她一整天都坐在房裡，不願意出去，也天殺地不願意穿上旁人給她準備的裙裝。這事原本要鬧成宮儀醜聞了，卻讓萬事通雷吉思給平息了。他引用了一堆先例，逼著內侍替弓箭手拿來男裝。相反地，安古蘭則是高高興興把褲子、馬靴和裏腳布給丟了，而裙裝、香皂和梳子把她變成一個挺漂亮的女孩。這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澡堂和乾淨的衣服讓我們所有人的心情都變好了，甚至是我。我們一行人去觀見的時候，心情都挺不錯的……」

「暫停一下。」列那用腦袋比了比。「生意上門了。呵、呵，而且還不只一座，是兩座葡萄園呢！那是瑪拉特斯塔——我們的客戶，還帶了伴來……而且這個伴還是他的競爭對手。這可怪了，真是怪了！」

「第二個人是誰？」

「波美若葡萄園的。我們現在喝的就是他們的酒——柯特布萊瑟。」

瑪拉特斯塔——維爾門提諾葡萄園的管理人瞧見他們，舉起單手打招呼，並領著與他同行的人靠了過去。那是名蓄著黑色八字鬍和濃密黑色落腮鬍的人，看起來不像在葡萄園做事的人，反倒像是打手。

「兩位男士請容我介紹，」瑪拉特斯塔介紹著蓄著落腮鬍的人：「這是波美若葡萄園的管理人——阿席德斯·費拉布拉斯先生。」

「請坐。」

「我們只是過來一下，要找獵魔士先生談我們地窖裡的怪物。既然兩位在這裡，想必那怪物已經被打倒了？」

「死得一乾二淨。」

「那麼，先前談好的價錢，」瑪拉特斯塔保證，「會在後天匯到您在奇安法內利的戶頭。噢，獵魔士先生，感謝您，萬分感謝。這麼一座地窖，漂漂亮亮，砌成圓的，而且還朝北，不會太乾也不會太濕，正好就是儲存葡萄酒該有的環境，卻因為那頭噁心的怪物而不能用。您自己也瞧見了，我們當初不得不把那間地下儲藏室整個砌起來，但那怪物還是有辦法進到裡面……吓、吓，天曉得牠是從哪兒來的……搞不好就是從地獄來的……」

「由凝灰岩沖刷出來的洞穴裡，就是會有一堆怪物。」列那·德布瓦·弗倫一臉聰明地開示。他和獵魔士在一起已經一個多月，而這已經夠讓他這樣一個好聽眾學到許多東西。「這很簡單，有

凝灰岩的地方就有怪物。」

「是啦，不管這凝灰岩是什麼，」瑪拉特斯塔刮了他一眼。「可能是有關係啦，不過大家都說是因為我們的地下儲藏室和一些很深、很深的地洞連在一起，直通地心。我們那裡有很多這種地窖與洞穴……」

「遠的不說，在我們的地底儲藏室下面就有。」黑色落腮鬚的波美若葡萄園管理人搭了腔：「那些地窖有幾哩長，沒人知道會通到哪，想一探究竟的人都是有去無回，而且也有人在那底下見過可怕的怪物。事情好像就是這樣，所以我想向您提樁買賣……」

「我知道您想向我提的是什麼買賣。」獵魔士不帶感情地說：「我接受。我會去您的地下儲藏室好好檢查一番，看我在哪裡找到什麼，我們再來談費用。」

「您不會吃虧的。」大鬍子向他保證著。「呃……呃……還有一件事……」

「您說吧，我在聽。」

「是有關那個魅魔的事，就是每天晚上都來找男人、折磨他們的那個……開明的公爵夫人託您殺掉的那個……我想，根本沒有必要把她給殺了。這夢魘又不會妨礙到誰……對，她有時候是會來……稍微嚇嚇人……」

「不過她只會找成年人。」瑪拉特斯塔快速插話。

「對，您說到了我心坎裡的話，兄弟。就是這樣，魅魔不會礙到人，而且最近好像根本沒聽到有人提她的事，好像獵魔士先生您真的嚇到她了。所以說，去找她有什麼意義呢？再說，先生，您

又不是為了錢才做事。要是您有缺什麼的話……」

「我在奇安法內利的銀行戶頭裡，」傑洛特端著一張棺材臉說：「是可以有點東西匯進去，作為獵魔士的退休基金之用。」

「就這麼辦。」

「那麼魅魔那顆金髮腦袋上一根毛都不會少。」

「那我們就告辭了。」兩名葡萄園管理人起了身。「您好好用餐吧，我們不妨礙您了。今天過節，是我們這邊的傳統，而在我們投散特這裡，傳統是……」

「神聖不可侵的，我知道。」傑洛特說。

隔桌又開始算命，喧譁吵鬧了起來。這次他們算的叫「尤列」，用的是幾顆由麻花圈麵包裡鬆軟的部分，和著吃完的鯉魚刺揉成的小球。他們在算命的時候猛灌酒，讓酒館主人和一千女侍像滾水裡冒的泡泡一樣，不停端著酒壺來回跑。

「這大名鼎鼎的魅魔，」列那一邊說著，一邊為自己又加了些捲心菜：「替你開了頭，讓你在投散特接了一整串令人難忘的契約。那次之後，你的生意進展也就快多了，而你也沒辦法把客戶趕走。不過有趣的是，我想不起來頭一個給你案子的是哪個葡萄園管理人……」

「那時候你不在場，是覲見公爵夫人後的兩天。話說回來，覲見公爵夫人的時候你也不在。」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那次是私下接見。」

「最好是私下接見。」傑洛特不屑地說：「當時在場的至少有二十人，而且還沒算上那票和雕像一樣不會動的宮廷侍從、還沒成年的侍童，以及讓人悶得慌的小丑。聞起來和看起來都像個糖果師傅的內侍樂高夫也在那二十個人裡面，還有幾個被金鏈子壓到直不起身的權貴，以及幾個看起來像參事又或者是法官的黑衣人。我們在卡耶米可微地認識、家徽是公牛的那個男爵也在。當然，還有芙琳吉拉。薇果，她和公爵夫人的關係顯然很好。」

「還有我們這一票人，包括穿男裝的米爾娃。哈，我說我們這票人，這說法不對，亞斯克爾不和我們一起。亞斯克爾，或者又叫什麼子爵的他，大刺刺坐在仁慈的尖鼻子安娜。痕莉夜塔殿下右邊，花枝招展得像隻孔雀似的，就像個真正的男寵。」

「安娜莉夜塔、芙琳吉拉和亞斯克爾是唯一坐著的人，其他人都只准站著。不過我還是很慶幸，至少沒有人要我跪。」

「還好，公爵夫人耐心地把我的故事聽完，很少打斷我。當我向她報告完與德魯伊的對話後，她緊緊握住雙手，看起來十分擔心，十分真誠到一種誇張的地步。我知道這聽起來矛盾到不行，但相信我，列那，她就是這樣。」

「天哪！天哪！」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緊握住雙手，說：「傑洛特先生，您這話讓人好擔心呀。咱們說這話是認真的，咱們現在心裡好難過。」

她吸了下尖鼻子，伸出了一隻手，而亞斯克爾馬上把一條繡了縮寫字母的細薄麻絹帕子放上去。公爵夫人用帕子輕輕擦過兩頰，避免碰花妝容。

「天哪！天哪！」她又說了一次。「所以德魯伊對奇莉的事一無所知？他們沒辦法幫助您？難道您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這趟路走的全是枉然？」

「絕對不會白費。」他篤定地答道：「我承認自己確實指望能從德魯伊那裡得到明確的訊息或指引，就算是用最籠統的方式也行，好讓我明白奇莉為什麼會成為他人如此迫切捕捉的對象。然而，德魯伊沒辦法，又或者不想幫助我，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確實什麼訊息也沒得到。不過……」

他頓了一下，不是為了要營造氣氛，而是思忖自己可以在這場覲見上掏出多少真心。最後，他冷冰冰地說：

「我知道奇莉還活著。她應該是受了傷，而且一直都沒有脫離險境，但是還活著。」安娜。痕莉夜塔嘆了一聲，再度拿起帕子拭臉，並緊緊按住亞斯克爾的上臂。

「咱們發誓會幫助您、支持您。」她說：「您想在投散特留多久就留多久。因為您要知道，咱們以前常去琴特拉，與芭維塔是朋友，咱們認識、也喜歡當時的小奇莉。傑洛特先生，咱們全心全意支持您。如果有需要，咱們的學者和天文學家都會幫您，咱們的圖書館和文件室都會為您敞開。」

您一定得找到點蛛絲馬跡，找到某種指引或線索，好讓您能往正確的道路去，而咱們相信，您一定可以找到。您不要匆忙，不要急就章。您想的話，可以留在這裡。咱們很歡迎您在這裡作客。」

「謝謝您的愛護與憐憫，殿下。」傑洛特鞠了個躬。「不過我們稍事休息後，便會繼續上路。奇莉始終身處險境，而我們也是。要是同一個地方停留太久，那麼危險不只會擴大，還會開始危及愛護我們的人，就連尋常的局外人也會遭受威脅，這是我絕對不能允許的事。」

公爵夫人沉默了一段時間，像在撫摸貓兒一樣，摸著亞斯克爾的前臂。最後，她終於開口：

「您這番話非常高尚，也很有道理，不過您沒有必要擔心。追殺你們的那群歹人已經把事情都說給咱們聽了。要是有人有誰膽敢讓您心煩，也會有同樣的下場。您有咱們保護、照顧。」

「您的好意我銘記在心。」傑洛特又一次鞠躬，犯疼的膝蓋讓他在心裡咒罵，但咒罵的理由並不完全是因為這樣。「只是，尤里安子爵有些事忘了向您說，而我不能允許自己就這樣保持沉默。沒錯，從貝爾哈文一路追殺我，最後在卡耶米可微地讓您的英勇騎士團擊敗的那群歹人，是貨真價實的惡徒集團，但他們的衣著顏色屬於尼夫加爾德。」

「那又怎樣呢？」

就是如果尼夫加爾德人可以用二十天拿下亞丁，那妳的這個小公國只要花他們二十分的時間就夠了。傑洛特心裡如是想著，但說出口的卻是：

「現在還在打仗，在貝爾哈文和卡耶米可微地發生的事，可能會被解讀成後方叛變，而這通常會導致大軍壓境。在戰爭的時候……」

「戰爭顯然已經結束。」她截斷他的話：「針對這個問題，咱們給咱們的表親恩菲爾。法。恩瑞斯寫過信，交給他一份備忘錄，要他立刻為這場毫無意義的流血事件畫下休止符。戰爭一定已經結束了，局勢也一定已經平靜了。」

「現實的情況似乎不太像。」傑洛特冷聲應道：「亞魯加河對岸依舊刀光劍影，烽火連天，血流成河。目前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戰事已進入尾聲。是我的話，會說情況恰好相反。」有一瞬間，他後悔說了這些。

「怎麼會？」公爵夫人的鼻子似乎又更尖了，而她的聲調也轉為凶惡嚴厲：「我沒聽錯吧？戰爭還在持續？這件事為什麼沒人告訴咱們？特倫伯萊部長？」

「殿下，我……」身上戴金鏈的那群人中，有名男子跪地結巴說：「我不想……讓您擔心……煩惱……殿下……」

「侍衛！」公爵夫人大叫：「把他帶去塔裡！特倫伯萊先生，您已經玩完了！玩完了！內侍總管！祕書長！」

「遵命，開明的……」

「叫咱們的辦公室馬上發一封嚴正的抗議信給咱們的表親尼夫加爾德大帝。咱們要求他馬上、立刻放棄動武的念頭並恢復和平，因為戰爭與紛爭都是不好的東西。紛爭會導致毀滅，而和諧能帶

來助益！」

「仁慈的殿下，您所言極是。」整個人像糖霜一樣白乎乎、貌似糕點師的內侍總管瑟瑟說道。

「各位男士，你們還在這裡做什麼？咱們已經下了命令！快點，快去做！」

傑洛特暗暗看了下四周，在場大臣個個面如硬石。由此可見，像今天這種事在這座宮殿裡並非什麼新鮮事。他在心裡做了決定，從這一刻起，不管公爵夫人說什麼，自己都絕對要同聲應和。

安娜莉夜塔用帕子輕輕擦過鼻尖，然後朝傑洛特笑了笑，說：

「誠如您所見，您的顧慮已煙消雲散。您沒什麼好擔心的，可以在咱們這裡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是的，仁慈的殿下。」

在這一片沉默中，可以清楚聽見樹皮甲蟲在某個歷史悠久的家具裡發出的聲音，以及遠處庭院裡馬夫對馬兒的高聲咒罵。

「傑洛特先生，咱們對您有一個請求。」安娜莉夜塔打破了這片沉默：「這是對獵魔士的請求。」

「是的，殿下。」

「這是投散特裡眾多貴族女士的請求，也是咱們的請求。這裡的居民一直飽受黑夜怪物的折磨。有個惡魔——幽靈、魅魔——會化身成舉止不知羞恥到咱們都不敢形容的女子形態，在這裡不斷

騷擾大家守德而忠貞的丈夫。她會在夜裡找上門，做出無恥荒淫、噁心變態之舉。這些事咱們礙於禮教，實在說不出口。您是行家，一定知道咱們在說什麼。」

「是的，殿下。」

「所以投散特的女性向您請求，希望您為這噁心之事畫下句號。咱們也代她們向您請求，並向您保證會讓您見識到咱們的慷慨。」

「是的，殿下。」

安古蘭在宮殿的花園裡找到獵魔士與吸血鬼，兩人正一邊散步，一邊低調交談。

「你們不會相信，」她喘著氣說：「你們不會相信我要說的事……不過這都是真的……」

「說吧。」

「列那。德布瓦，弗倫，就是那個棋盤遊俠騎士，正跟其他遊俠騎士排隊去找公爵夫人的總管。你們知道為什麼嗎？他要領這個月的月薪！我和你們講，那個隊伍排到有弓箭射程一半那麼長，而且他們身上各種紋章都有，看得我眼睛都花了。我問列那這是在做什麼，他說就算是遊俠騎士，也會有肚子餓的時候。」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你在開玩笑嗎？遊俠騎士出任務是為了高貴的使命！不是月俸！」

「這兩樣並不衝突。」吸血鬼雷吉思十分認真地說：「我是說真的，相信我，安古蘭。」

「相信他，安古蘭。」傑洛特不帶感情地說：「別再在宮殿裡亂跑，沒事找事。去陪米爾娃。她現在心情很糟，不該獨處。」

「這倒是真的。阿嬪大概那個來了，因為她的脾氣壞得和什麼一樣。我想……」

「安古蘭！」

「我在走了啦。」

傑洛特與雷吉思在一座花壇前停了下來，上頭的千葉玫瑰已微微枯萎，然而他們沒能聊得太久，一名穿著赭色高雅大衣的男子便從溫室後頭現身。

「兩位好。」來人點了點頭，用尖頂貂皮帽拍了拍膝蓋。「能不能請兩位好心地告訴我，你們當中哪位是名喚傑洛特的獵魔士？在業界赫赫有名的那位？」

「我就是。」

「我是簡恩。卡提隆，投里奇拉堡葡萄園的管理人。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的葡萄園很需要一名獵魔士。我想確定的是，好心的您會不會想……」

「什麼事？」

「是這樣的，」卡提隆開始述說：「因為這場天殺的戰爭，來我們葡萄園的買家少了很多，我們存貨變多，酒桶也開始不夠放。我們本來想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畢竟在城堡底下還有一大片相通

的地窖，而且一個比一個深，大概可以直通地心。我們在投里奇拉底下也找到一些比較小的地窖，裡頭漂漂亮亮，而且好心的老天爺啊，還砌得圓圓的，不會太乾也不會太濕，拿來儲酒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

「然後呢？」獵魔士按捺不住道。

「結果有隻不知道是哪門子的怪物在那些地窖裡晃來晃去，好心的老天爺啊，一定是從地心深處跑出來的。兩個人被牠燒到見骨，還有一個被牠弄瞎；因為牠，就是那隻怪物，先生，會吐一種腐蝕液……」

「蝕骨毒蛛。」傑洛特一語道出：「也叫作毒液蛛。」

「哎呀呀。」雷吉思笑道：「卡提隆先生，您瞧瞧，您可是遇上了行家呢。這麼一個行家，可以說是天上掉下來給您的。您已經去找過本地那些鼎鼎有名的遊俠騎士了嗎？公爵夫人手下有一大票這樣的騎士，而這種任務不就正是他們的專長，也是他們之所以會在這裡的原因啊。」

「不是這樣的。」葡萄園管理人卡提隆搖了搖頭。「他們會在這裡的原因，是保護商道、林道跟隘口，因為要是商人進不來這裡，那我們大家都會拎起包袱離開這裡。再說，那些大無畏的騎士是很強悍，但只在馬上。要他們進到地底下，門兒都沒有！還有就是，他們的價……」

他突然打住，閉上了嘴，臉上的表情就像是有個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嘴很大——不過他的嘴事實上沒那麼大就是了。

「價碼都很高。」傑洛特幫他把話說完，語氣甚至沒有特別毒辣。「好心人，你要知道啊，我的價碼更高。這是自由市場，也是自由競爭，是我的話，訂了契約，就會下馬進地底下去。您好好考慮吧，不過別花太多時間，因為我不會在投散特逗留太久。」

「你真是讓我意外。你體內的獵魔士突然覺醒了嗎？你要接契約？要去殺怪物？」葡萄園管理人才一離開，雷吉思如此說。

「我自己也吃了一驚。」傑洛特坦白回應：「一股無法解釋的衝動就這麼驅使著我，讓我想也不想就反射性地回答了。我會想辦法脫身，不管他開價多少，我永遠都可以嫌不夠，就算他開再高也一樣。我們回到剛才的話題吧……」

「先等一下。」吸血鬼用眼神示意他。「我覺得，你好像又有客人上門了。」

傑洛特喃喃咒罵了聲。兩名騎士沿著條柏樹小徑朝他走來，前頭的那個他一眼便認了出來，因為不可能會有人把那雪白罩衫上的一大顆公牛頭和其他紋章搞錯。第二名騎士是個高個子，灰髮，一張高貴的方臉像是從花崗岩上挖下來的，湛藍的長衫上有兩個半的鳶尾金十字。

兩名騎士停了下來，與他們保持規定該有的距離，並鞠躬行禮。傑洛特與雷吉思也鞠躬回禮，然後四人都按禮俗要求的那樣保持沉默，直到心臟跳動了十次。

「兩位先生請容我引薦，」公牛頭介紹著：「這是帕爾梅林·德勞恩法男爵。而我呢，兩位先生或許記得，人稱……」

「德沛拉克·裴蘭男爵，我們怎麼可能忘記。」

「我們有事找獵魔士先生。」德沛拉克，裴蘭道出來意：「是有關……這麼說好了，專業的事。」

「請說。」

「我們想私下談。」

「我和雷吉思先生之間沒有任何祕密。」

「但是兩位先生肯定有。」吸血鬼笑道：「因此，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去瞧瞧那邊那座可愛的小亭子，那想必是座沉思亭。德沛拉克，裴蘭先生……德勞恩法先生……」

三人互相行了禮。

「兩位請說吧。」傑洛特打破沉默，壓根不想等心臟跳到第十下。

「是和魅魔有關……」德沛拉克，裴蘭壓低聲音，面有懼色地看向四周。「呃，就是在這種暴雪之夜會來的東西，公爵夫人和各家夫人小姐託您消滅的那個。她們答應給您很多錢去殺那鬼魅嗎？」

「抱歉，這是商業機密。」

「當然。」鳶尾十字騎士帕爾梅林。德勞恩法搭了腔：「您的態度確實有理。的確，我很擔心我要提的事會侮辱了您，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提。獵魔士先生，您推掉這個委託吧。您別去暗算魅魔，放過她吧。別和那些女士說，也別和公爵夫人說。我以名譽起誓，我們投散特的男士所出的價碼，一定會高過那些女士。我們慷慨的程度絕對會讓您吃驚。」

「這個提議，」獵魔士冷冷地說：「跟『侮辱』確實相去不遠。」

「傑洛特先生。」帕爾梅林。德勞恩法一臉堅定而認真。「我會告訴您，為什麼我們敢提出這樣的建議。有這麼一個謠傳，說您只殺有威脅性的怪物。是真正具有威脅性，而不是憑空想像或防患未然的那種。因此，請容許我這麼說，魅魔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威脅，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是，她是會進入人類的夢境……但也只是偶爾……也有那麼一丁點磨人……」

「不過只對成年人。」德沛拉克，裴蘭補充道。

「要是投散特的女士們得知這場談話，」傑洛特一邊看著四周，一邊說道：「她們不會開心的，相信公爵夫人也一樣。」

「我們完全同意您的說法。」帕爾梅林。德勞恩法低聲說：「絕對不能走漏半點風聲，沒有必要喚醒沉睡的獅子。」

「你們在這邊找矮人銀行替我開戶頭，然後讓我看你們的慷慨有多令人吃驚。」傑洛特的話說得又輕又慢：「話先說在前頭，要讓我吃驚可不是件簡單的事。」

「我們會盡力而為。」德沛拉克，裴蘭驕傲地說。

雷吉思在雙方行禮道別後便回來。想當然耳，這一切全都進了他那吸血鬼耳朵裡。

「現在，想必你也會拿『反射性的應答』和『無法解釋的衝動』來解釋剛才的事，不過銀行開戶這件事要脫身可就難了。」他說，臉上沒有笑容。

傑洛特的視線飄向上方，飄過了，呃，那些柏樹的頂端。

「天曉得，我們說不定會在這裡待上幾天。」他說：「如果考慮到米爾娃的肋骨，說不定不只要待上幾天，也許是幾個禮拜？所以，要是我們在這段時間裡可以有獨立的經濟能力，也不是壞事。」

「所以奇安法內利的戶頭是這麼來的。」列那·德布瓦·弗倫點頭說道：「哎呀呀，要是公爵夫人知道這件事，少不了要來一場職位變動，換張新的人事版圖。哈，說不定我也能升職。說真的，這人生來呢，就不是當抓耙子的料，還真是可惜了。現在跟我說說那場鼎鼎大名的盛宴吧，我本來巴望著能好好去吃一頓、喝一場的！他們卻派我去邊境看守，去那邊吹冷風，淋雨淋個不停。哎，算了、算了，騎士的命就是這樣……」

「在參加那場眾所矚目的盛大宴會之前，」傑洛特開始述說：「先是一連串艱難的準備工作。米爾娃躲到了馬廄裡，我得把她找出來，得說服她奇莉和幾乎整個世界的命運都取決於她的出席，還得強迫她穿上裙裝。然後，我要逼安古蘭發誓，說她的舉止會像個高貴的仕女，尤其不能說『操你媽』和『狗屁』。等我們終於都準備好，打算喝杯葡萄酒休息一下的時候，那個渾身散發糖衣味、狗眼看人低的內侍總管樂高夫卻出現了。」

「我必須點出一件事。」樂高夫開始用鼻子說話：「根據古禮，公爵夫人殿下的餐桌上不能容許身分卑微之人占有任何席位，不能有人因為自己被分配到的位子而感到羞辱。然而，我們投散特這裡對古時的傳統與習俗遵守得更加嚴謹，而根據這些習俗……」

「請您直接說重點吧，先生。」

「明天的宴席我得根據賓客的頭銜和身分安排座位。」

「當然。」獵魔士嚴肅地說：「我這就和您說明。我們當中，頭銜、身分最尊貴的，就是亞斯克爾。」

「尤里安子爵大人的身分尊貴非凡，」內侍總管把下巴抬得老高地說：「而此等身分之人，會坐在公爵夫人殿下的右邊。」

「當然。」獵魔士給了同樣的回應，表情嚴肅得像尊雕像。「那麼，他沒向您說明我們的身分地位嗎？」

「他只說，」內侍總管清了清嗓子。「幾位先生小姐正在進行一項匿名騎士任務，至於各位真正的名字、家徽與頭銜之類的細節，因為各位都立了誓言，他便不敢透露了。」

「正是如此，所以還有什麼問題呢？」

「但我終究得為各位安排席次啊！各位在這裡做客，而且還是子爵大人的同伴，所以我幫各位安排的位子也會比較靠近主位……和諸位男爵一起。不過諸位男士及小姐的身分地位不可能全都一樣，大家平起平坐這種事從來就沒發生過。要是諸位當中有人中的地位或出身較高，那就該坐得靠近主位一點，離公爵夫人近一些……」

「他是伯爵。」獵魔士聞言，馬上指向一旁的吸血鬼，而後者正專心欣賞占了幾乎整個牆面的掛毯。「不過請您別張揚，這是祕密。」

「我明白。」內侍總管震驚得差點站不住腳。「根據古禮……我會讓他坐在諾兒爾娜伯爵夫人的右邊。她的出身高貴，是公爵夫人的孀孀。」

「這樣的安排，不管是您還是公爵夫人的孀孀，必當不會後悔。」傑洛特的表情有如石像。「不論是他的舉止或談吐，都無人能出其右。」

「我很高興聽到您這麼說。至於您，來自利維亞的先生，就坐在可敬的芙琳吉拉小姐旁邊。傳統的規定是這樣，您在酒桶節上抬了她，您就是……呃……她的騎士，意思差不多是這樣……」

「我明白了。」

「那就好。哦，伯爵大人……」

「什麼？」剛從繡了巨人與獨眼巨人打鬥場景的織錦前轉回身的吸血鬼，有些訝異。

「沒什麼、沒什麼。」傑洛特笑了笑。「我們不過在聊天。」

「這樣啊。」吸血鬼點了點頭。「不知道兩位有沒有注意到……掛毯上的這個獨眼龍，帶著大頭棒的，請看一下他的兩隻腳板。我想不用諱言，這兩隻都是左腳。」

「確實如此。」內侍總管樂高夫毫不訝異地表示同意。「博克勒城堡裡有更多這種掛毯，而繡這些畫的名家是位真正的大師，不過也非常愛喝酒。藝術家就是這樣。」

「時間差不多了。」獵魔士如是宣布，避開幾名女孩的目光，她們手裡端著葡萄酒，正從算命那桌走來。「我們走吧，列那。把帳算一算，上馬去博克勒吧。」

「我知道你急著去哪。」騎士露出了一口白牙。「別擔心，你的綠眼小姑娘正等著你呢。現在才剛過半夜，講講那場宴會的事吧。」

「我會講給你聽，我們上路吧。」

「那就出發吧。」

桌子排成了巨大的馬蹄型，這畫面讓人直想到秋天已近尾聲，冬季即將到來。在一碗又一碗、一盤又一盤堆疊成山的菜餚中，就屬用各種名堂烹煮而成的野味最引人注目。有大豬腿、鹿大腿及鹿小里肌，用肉醬片、肉凍片及粉色肉片做成的各式冷盤，並以野菇、小紅莓、李子抹醬與山楂汁裝飾出濃濃秋味。餐桌上還有當令秋禽——裝盤精美、翅尾皆具的黑琴雞，松雞與雉雞，燒烤而成的珠雞、鵪鶉、鷓鴣、野鴨、鸛鳥、榛雞與鵝鶉。另有田鵝這般貨真價實的精緻美味，不經分切，整隻燒烤，因為這些個小鳥兒的肚子裡，可都塞滿了杜松子這味天然佐料。餐桌上看得見的還有從山湖捕來的鱒魚、梭鱸、江鱈肝和狗魚肝，而綠色的點綴則有萵苣及晚秋生菜，這種生菜在必要之時，甚至可以自霜雪之中採掘。

朵朵花卉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槲寄生。

坐在這張尊爵宴桌的正中央，也就是馬蹄彎曲處，是公爵夫人安娜莉夜塔及她最為尊貴的賓客，而巨大銀盤上放的則是晚宴裝飾。由胡蘿蔔花、對剖的檸檬與朝鮮薊心組成了一個二葉草圖形，中央有條小體鱒長眠，而魚背上則有隻單腳站立的蒼鷺，其高揚的長喙上還銜著一枚金環。

「我以蒼鷺起誓。」德沛拉克，裴蘭高聲喊道，並起身舉起酒杯。這人獵魔士很清楚是誰——他就是紋章上有個公牛頭的男爵。「我以蒼鷺起誓，會捍衛騎士的榮譽，並用名譽擔保，發誓不管在任何人面前，絕對不會、永遠不會退讓一步！」

這段宣誓贏得了熱烈歡呼，之後眾人便開始用餐。

「我以蒼鷺起誓！」另一名騎士出聲喊道，兩撇上翹的鬍子宛如掃帚，自信盡顯。「我發誓，直到流盡身體裡的最後一滴血，都會捍衛邊境與仁慈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我發誓會在盾牌畫上蒼鷺，並且隱姓埋名，以白鷺騎士之稱號，匿名出戰一年！祝仁慈的公爵夫人殿下身體安康！」

「祝公爵夫人身體安康！事事順心！萬歲！公爵夫人長命百歲！」

安娜莉夜塔微微點了點頂著鑽冠的螭首，向眾人道謝。她身上的鑽石多到光是走過，就能將玻璃刮花。她身旁坐的是一臉蠢笑的亞斯克爾，再過去一點，是坐在兩名貴婦中間的艾墨。雷吉思。他身上穿著黑長衫，看起來像個吸血鬼。他為兩名貴婦服務，陪她們談天，而她們則一臉痴迷地聽他述說。

橢圓形大盤上盛著一片片白梭吻鱸排，上頭還有香芹裝飾。傑洛特端起大盤，為坐在他左手邊的芙琳吉拉。薇果布菜。芙琳吉拉穿了紫緞裙裝，襟口搭配一條做工完美的紫水晶項鍊，她一邊透過兩簾黑色睫毛觀察他，一邊舉起酒杯，露出一個謎樣的笑容。

「傑洛特，敬你的健康。我很高興我們兩人的位子被安排在一起。」

「話別說得太早。」他也報以一抹微笑，因為他的心情基本上也還不錯。「宴會才剛開始。」

「正好相反。宴會已經開始夠久了，所以你可以讚美我了。我還要等多久呢？」

「妳真是美得讓人心花怒放。」

「等等、等等，說話別那麼露骨！」她笑著他，但他卻誓自己所言不假。「照這種速度，我都不敢想像到了宴會結束的時候，我們會成了什麼樣呢。你還是從……嗯……和我說我的裙裝很有品味，還有我很適合紫色開始吧。」

「妳很適合紫色。但我得坦言，我最喜歡妳穿白色衣裳。」

他看見她祖母綠眼中的挑戰，但他不敢接受。他的心情還沒好到那種地步。

卡希和米爾娃兩人被安排到相對的席次。卡希坐在兩名似是男爵千金的貴族女子中間，她們年紀很輕，不斷高聲喳呼。陪伴弓箭手的則是一名年紀較長的騎士，那人渾身散發陰霾的氣息，沉默得像塊石頭，臉上有著明顯的水痘疤痕。

至於安古蘭則坐得又再過去了些，在一群年輕的遊俠騎士中間帶頭喧鬧。

「這是什麼？」她舉起一把尖端導圓的銀刀，扯開嗓門嚷道：「刀尖是鈍的？他們是怕我們拿刀開始互捅還怎樣？」

「這種刀子，」芙琳吉拉解釋道：「在博克勒這裡從卡蘿莉娜。羅貝爾塔，也就是安娜莉夜塔的祖母時代起就開始用了。當年的宴席上，賓客總用刀子剔牙，這動作讓羅貝爾塔幾乎要瘋了，可是尖端導了圓的刀子就沒辦法拿來剔牙了。」

「是沒辦法。」安古蘭表示認同，並調皮地擠眉弄眼。「幸好，他們還給了叉子！」

她假裝把叉子放進嘴裡，卻在傑洛特凶惡的目光下打住，坐在她右邊的騎士用假音咯咯大笑。傑洛特端起一盤鴨肉凍為芙琳吉拉添菜。他看見卡希分身乏術，忙著滿足兩位男爵千金的需求，而

她們則一臉夢幻地看著卡希。他看見那票年輕騎士爭著對安古蘭獻殷勤，搶著為她布菜，對她說的每個蠢笑話都笑得一個比一個大聲。

他看見米爾娃盯著桌巾，有一下沒一下地剝著麵包。

芙琳吉拉似乎一直在讀取他的思緒。

「你那個不多話的同伴運氣不太好。」她把身子傾向他，壓低音量說：「不過呢，宴會桌上就是這樣。德塔斯大馬男爵不來宮廷禮儀那一套，也沒有舌燦蓮花。」

「這樣說不定還比較好。」傑洛特小聲回應：「要是對方老把宮廷禮儀掛嘴上就糟了。我很了解米爾娃。」

「你確定？」她快速看了他一眼。「說不定你只是把自己的標準套在她身上？而且還是殘忍的標準？」

他沒有回應，反倒是為她斟起酒來，認為是時候釐清某些事情了。

「妳是名女巫，對吧？」

「對。」她承認，把心中的訝異掩飾得極好。「你怎麼看出來的？」

「我可以感覺得到妳的氣場。」他沒有解釋得太多：「再說，我是行家。」

過了一會兒，她說：「我先把事情說清楚，我可沒有打算要欺騙任何人。不過，我也沒有義務到處宣傳我的職業，或是戴上尖帽子、穿上黑斗篷。何必讓孩子們被我嚇到呢？我有隱藏身分的權利。」

「我完全同意。」

「我之所以會在博克勒，是因為這裡有一座不是全世界最大，就是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我是指，除了大學圖書館以外。不過各大學都不太願意讓人碰他們的書架，而在這裡，我是安娜莉夜塔的親戚兼好友，想做什麼都可以。」

「真是令人羨慕。」

「接見典禮上，安娜莉夜塔提出書冊裡也許會有對你有用的情報。別因為她那戲劇性的強烈情緒表達而放棄，她這人就是這樣。至於你會在書裡有新發現這點，這樣的可能性確實不能排除。哈，的確非常有可能，只要知道在找什麼、去哪邊找就夠了。」

「的確，就這麼簡單。」

「你所述說的故事的確很令人感動，讓人打從心裡想和你說說話。這當中的原因我可以想見。」她微微眯起了眼睛，說：「你不信任我，對吧？」

「要不要再來點松雞？」

「我以蒼鷺起誓！」馬蹄形桌末端的一名年輕騎士站了起來，並用對桌一名女賓遞來的飾帶綁住一眼。「我發誓，一天不把來自切爾彎特薩隘口的掠奪者殺個精光，就不把這個帶子拿掉！」

公爵夫人氣派非凡地點了點頭，表示認同，而她頭上的那頂寶冠也因鑽石的碰撞而發出聲響。

傑洛特本來指望芙琳吉拉不會再挑起話題，但他錯了。

「你不相信我，也不信任我，」她說：「這等於是狠狠刺了我兩刀。你不只懷疑我會真心幫你，也不相信我能幫得上你。哦，傑洛特！你可真是把我的驕傲與高昂的鬥志完完全全踐踏在腳底下了。」

「妳聽我說……」

「不！」她舉起刀叉，看似藉此恫嚇他。「不要狡辯了，我受不了愛狡辯的男人。」

「那哪種男人妳才受得了？」

她眯起雙眼，手上的刀叉依舊當匕首拿，蓄勢待發。

「那我得列好長一張清單，」她緩緩說道：「而我不想拿這些瑣事煩你。我只說一樣——排在清單前幾名的，就是那種隨時準備為所愛之人去世界盡頭，無所畏懼，無視風險與危險的男人，而且就算看似成功無望，也絕不放棄。」

「那清單上剩下的還有哪些？」他忍不住問道：「妳中意的男人還有哪些？該不會也都是瘋狂的人吧？」

「要是沒有混合得恰到好處的修養與瘋狂，」她慧黠地將頭一偏。「怎麼稱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氣概呢？」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男爵、騎士！」宮廷總管樂高夫站了起來，雙手高舉一個巨大的酒杯，朗聲說道：「依古禮，請容我舉杯祝賀，願開明的公爵夫人安娜。痕莉夜塔殿下身體健康！」

「祝公爵夫人健康、幸福！」

「萬歲！」

「公爵夫人長命百歲！萬歲！」

「現在呢，各位女士、先生，」總管將酒杯放下，以宮廷禮儀的手勢朝僕從揮了揮手，說：「現在……大怪物！」

一道烤製而成的菜餚被送了進來，廳內頓時香味四溢。這盤美饌巨大無比，得要四名僕人用一種類似轎子的東西來扛。

「大怪物！」列席的賓客皆高聲歡呼：「萬歲！大怪物！」

「該死的，怎麼又是怪物？」安古蘭大聲道出不安：「我一定要先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不然絕對不吃。」

「那是駝鹿。」傑洛特解釋道：「烤駝鹿。」

「而且不是什麼普通的駝鹿。」米爾娃清著嗓子搭話：「這頭公鹿有七策那爾【註四】重。」

「是駝鹿，七策那爾又四十五磅。」坐在她旁邊的麻臉陰鬱男爵啞聲說道，這是從宴會開始以來，頭一次從他口中吐出字句。

這或許是今夜交談的開端，但弓箭手卻紅了臉，將目光死盯在桌巾上，再度剝起麵包。

然而，傑洛特把芙琳吉拉剛才的話放在心上。

「莫非是男爵大人您讓這頭公鹿倒地的？」他問。

「不是我。」麻子臉出聲否定。「是我的姪子。他是個射擊好手，不過我得說，這是男人的話題……請見諒，沒有必要讓女士感到乏味……」

「他用的是哪種弓？」米爾娃問道，目光依舊釘在桌巾上。「想必不會是七十吋那種不中用的弓。」

「複合弓，用的是紅豆杉、金合歡與柁木，並以肌腱貼合。」男爵緩緩答道，看得出心中頗為訝異。「弦耳有兩彎，拉力七十五磅。」

「那拉距呢？」

「二十二吋。」男爵說話的速度越來越慢，似乎是將字一個一個吐出來。

「的確是張好弓。」米爾娃平靜地說：「用這種弓，就算距離百步，也能讓公鹿倒下。前提是射箭的人得是真正的好手。」

「我，」男爵的聲音粗啞，聽來似乎有些受傷：「能在二十五步之距，射中野雞。」

「二十五步的距離，」米爾娃抬起了頭，說：「我連松鼠都能射中。」

男爵清了清嗓子，趕忙為弓箭手添上食物和飲料。

「拿到一張好弓，」他喃喃道：「就是成功了一半，不過我這麼說吧，箭的品質也同樣重要。也就是說，請您姑且聽聽，高貴的小姐，照我的看法，這箭呢……」

「祝仁慈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身體健康！祝尤里安。德萊騰霍子爵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萬歲！」

「……而她把屁股湊給他。」安古蘭又為另一樁愚蠢趣聞做了結尾，年輕的騎士皆哄堂大笑。

奎林男爵與尼庫男爵張著大嘴聽卡希敘述，他們的眼睛閃耀異彩，兩頰也漲成紅色。坐在桌子中央處的一票貴族，全都在聆聽雷吉思高談闊論。就算是擁有獵魔士等級聽力的傑洛特，也只能在一片喧囂中聽見隻字片語，不過他還是聽出是與幽靈、斯奇嘉、魅魔和吸血鬼有關的事。雷吉思拿著一支銀叉比畫，表示對付吸血鬼最有效的工具是銀和十字弓，就算是輕輕一碰，都能對吸血鬼造成致命傷害。那大蒜呢？仕女們問道。大蒜也很有效，卻是個令人傷腦筋的道具，雷吉思坦言道，因為太臭了。

小廳裡的樂隊用古斯列琴與笛子奏出輕柔旋律，特技表演人員使出精湛功力表演耍雜技、拋球與吞火。弄臣努力插科打諢，但與安古蘭比起來卻是天壤之別。之後，來了一位馴熊師和一隻大熊，但大熊只顧自己開心，在地板上留下「黃金」。安古蘭頓時情緒低落，失了興致——要和這樣的對手比，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尖鼻子的公爵夫人突然因男爵中的某一人而暴怒，而那人也為了自己一句不可饒恕的話語失了寵，被押送到高塔。這事似乎沒多少人關心——除了會因此受益升官的人。

「有疑心病的先生，別那麼快離開這裡。」晃著酒杯的芙琳吉拉。薇果出了聲：「雖然你恨不得馬上離開，卻是白費心機。」

「請別讀取我的思緒。」

「抱歉，那些思緒太過強烈，我不自覺就讀了。」

「妳一定不知道這句話我聽過幾次了。」

「你一定不知道我知道多少。來吧，把朝鮮薊吃完，這是好東西，對心臟有益。心臟對男人來說，可是重要的器官。以重要性來說，排名第二呢。」

「我以為修養和瘋狂是最重要的。」

「心靈品質應當伴隨身體的狀態，這樣可以達到完美的境界。」

「沒有人是完美的。」

「這不能當作理由，應該要努力嘗試才對。你知道嗎？我可能要請你拿那些松雞給我。」

她把盤中的鳥兒切割成塊，動作又快又猛，讓獵魔士不禁抖了起來。

「別那麼快離開這裡。」她說：「第一，因為根本沒有這個必要。第二，這裡沒有任何東西會威脅你……」

「當然，妳說的對極了。」他忍不住回了話：「尼夫加爾德人會因為公爵夫人辦公室所發出的嚴厲聲明而膽怯，就算他們敢冒險，那些以蒼鷺起誓、眼睛綁了帶子的遊俠騎士，也會把他們從這裡趕出去。」

「這裡沒有任何東西會威脅你。」她又說了一次，不理會他的諷刺。「投散特一般被認為是童話裡的王國，既可笑又不真實。而且作為一個葡萄酒產地，這裡永遠都處在興奮、發酒瘋的狀態。這樣一個地方，沒人會認真看待，卻能擁有特權。畢竟這裡產的是葡萄酒，而大家都知道，少了葡萄酒，生命就沒了意義。所以，投散特裡沒有任何一個特務、間諜或特勤探員來去，也不需要軍

隊，只要有一票遮掉一隻眼睛的遊俠騎士就夠了。沒有人會攻打投散特。從你的表情看來，我好像沒有取信於你？」

「完全沒有。」

「那就遺憾了。」芙琳吉拉眯起雙眼。「我喜歡凡事做到底。我受不了留下事尾或不上不下，輕描淡寫也不行。正因如此，我要告訴你，富勒可。阿爾特維勒得，也就是列得布魯內的執政以為你已經死了。一群逃犯向他密告你們所有人都被德魯伊活活燒死。富勒可只能把這整件事壓下來，免得爆發醜聞。話說回來，這和他也有利害關係，會牽涉到他自己的職場生涯。就算你還活著的消息傳到了他那裡，一切也已經太晚了。他在報告裡提交的那個版本，到那時候已經生效。」

「妳知道得挺多的。」

「我從來未曾隱瞞。所以，關於尼夫加爾德會追來的理由已不成立，而其他能說服你盡快離開的理由並不存在。」

「有趣。」

「卻真實。從投散特有四道隘口能出去，分別通往四海。你會選哪一邊？那群德魯伊女子什麼都沒告訴你，也不想和你合作，而山裡的那個精靈又消失無蹤……」

「妳知道的確實很多。」

「這我們剛剛已經確認過了。」

「而妳很想幫助我。」

「而你拒絕我的幫助。你不相信我動機純正，你不信任我。」

「聽著，我……」

「別解釋了，再吃點朝鮮薊吧。」

一旁又有人拿蒼鷺起誓。卡希不斷讚美兩個男爵千金。安古蘭已經微醺，嗓門大到整個宴會廳都聽得見。關於弓與箭的話題讓麻臉男爵活了起來，直直對米爾娃大獻殷勤。

「來，高貴的小姐，請用點野豬肉做的火腿。呃，我這麼說吧……牠們在我的那些莊園裡，把田搞得亂七八糟，我這麼說吧，簡直把那裡當成窩了。」

「喔。」

「那裡時不時會有野豬一對一相鬥，重量大概都在三策那爾左右……隨時都是打獵的好季節……要是高貴的小姐妳希望的話……我們可以，我這麼說吧，一起去打獵……」

「我們不會在這裡待那麼久。」米爾娃有點怪異地用請求的眼光看向傑洛特。「尊貴的先生請見諒，因為我們還有比打獵更重要的事要做。」

瞧見男爵的臉色轉為陰霾，她又趕緊補上：「不過我真的很想跟先生您一起去打那黑畜生。」

這話讓男爵的臉上立刻綻放出光彩。

「要是不打獵，」他興致勃勃地說：「那至少讓我請妳到我那兒坐坐吧。到我的住所來。我給妳看鹿角，有掌型和樹枝型的，我這麼說吧，野豬的獠牙與利齒……」

米爾娃把目光釘在了桌巾上。

男爵拿起盛有田鵝的盤子，為她添了一些，然後倒了杯葡萄酒。

「請您見諒。」他說：「我不是宮廷裡的人，不知道怎麼討好人，這種宮廷的場面話我不太會說。」

「我，」米爾娃咳了一聲。「是在森林裡長大的，懂得欣賞沉默。」

芙琳吉拉在桌下找到傑洛特的手掌，並用力握住。傑洛特看向她的眼睛，無法猜出她眼中想掩蓋的是什麼。

「我相信妳。」他說：「我相信妳的出發點是真心的。」

「你沒說謊？」

「我以蒼鷺起誓。」

城裡的守衛一定是趁尤冽節這個機會，好好大醉了番，因為他走路的樣子搖搖擺擺，斧槍不斷撞到路邊的招牌。他扯開嗓門宣告已經十點，還因此打了個嗝，不過其實早就已經過了午夜。

「你自己去博克勒吧。」當他們走出酒館後，列那·德布瓦·弗倫無預警地說：「我要留在城裡。明天見，再會啦，獵魔士。」

傑洛特知道騎士在城裡有相好的女子，而那女子的丈夫時常會到外地做生意。他們從來沒有談過這件事，因為男人跟男人不談這種事。

「再會了，列那。把斯可芬顧好，免得發臭了。」

「現在很冷。」

確實很冷。巷道皆空蕩而黑暗。月光灑在屋頂上，將掛在屋簷的冰柱照得晶亮，卻照不進窄巷深處。小魚兒的馬蹄在路磚上響亮敲著。

小魚兒，獵魔士一邊驅著馬兒往博克勒去，一邊在心裡想著。這匹勁瘦的栗色母馬是來自安娜。痕莉夜塔的禮物，也是來自亞斯克爾。

他趕著馬兒加快腳步，開始馳騁。

晚宴過後，他們再度在早餐桌上碰面。獵魔士一行人通常在城堡的廚房裡用早餐，不知為何，他們在那裡總是很受歡迎。那裡的湯鍋、煎鍋或烤架上，總是有現成的熱食給他們吃，總是有麵包、豬油、培根、起士和醋漬紅菇，也少不了一、兩壺當地知名酒莊的紅酒或白酒。

他們總是去那裡，從他們待在博克勒的這兩個禮拜以來都是這樣。傑洛特、雷吉思、卡希、安吉蘭和米爾娃，只有亞斯克爾在別的地方用早餐。

「他是人家幫他把和了渣的豬油直接端到床上！」安古蘭評論道：「而且還要向他深深一鞠躬！」

傑洛特很相信這個說法，認為實情就是這樣，而他今天就打算去驗證一下。

他在騎士之廳找到亞斯克爾。詩人頭上戴了胭脂紅貝雷帽，大得像一整塊發酵麵包，身上穿的也是同色系的緊身上衣，上頭還用金線繡了華麗圖樣。他坐在一張三彎腿的扶椅上，膝上放著魯特琴，不經心地點著頭，回應周遭的仕女、宮臣對他的讚美。

所幸，放眼望去，未見安娜。痕莉夜塔的身影。於是，傑洛特毫不遲疑地打破禮節，大步往前邁去。亞斯克爾立刻瞧見了他。

「各位尊貴的先生、女士，請讓我們兩人獨處。」他出聲發言，以十足的皇家派頭揮了揮手。「侍僕也一樣請離開！」

他拍了拍手，掌聲未盡，騎士之廳裡便只剩下他們兩人、盔甲、壁畫，還有仕女留下的濃濃粉味。

「就這樣把他們趕走，這遊戲真不錯，對吧？」傑洛特評論道，口氣中並未帶有誇張的惡意。「只要像統治者那樣給個手勢，像攬權者那樣皺一下眉頭，就能下達命令，這感覺一定很好。看著

他們像龍蝦一樣往後退，在你面前哈腰，這遊戲真不錯，對吧？當寵的先生？」

亞斯克爾皺起眉頭。

「你有什麼具體的事要說嗎？」他酸酸地問：「還是只想要嘴皮？」

「我有非常具體的事要說，具體到不能再具體了。」

「那就說吧，我聽著呢。」

「我們需要三匹馬，給我、卡希和安古蘭，另外還要兩匹馬。全部加起來就是三匹駿馬和兩匹備騎。這備騎嘛，嗯，就算是兩頭騾子也行，上頭要裝滿乾糧和飼料。對你的公爵夫人來說，你應該值得了這些吧，嗯？但願你對她的服侍有這個價值？」

「這一點問題都沒有。」亞斯克爾沒有看著傑洛特，而是為魯特琴調起了音。「唯一讓我訝異的就只有你的迫切。我會說，你那愚蠢的嘲諷也讓我同等訝異。」

「你很訝異我這麼迫切？」

「我就跟你說個明白。十月即將結束，天候明顯轉差。沒兩天，隘口那邊就會下起雪來。」

「而你很訝異我這麼迫切。」獵魔士點了點頭。「不過你說得好，這提醒了我一件事——再幫我們準備保暖的衣物，要皮草。」

「我以為，」亞斯克爾緩緩地說：「我們會在這裡等冬天過去，會留在這裡……」

「你想要的話，就留下。」傑洛特不假思索地打斷他的話。

「我是想要。」亞斯克爾突然站了起來，將魯特琴擱到一旁。「而且我會留下。」

獵魔士抽了口氣，聲音清晰可聞。他沒有開口，只盯著掛毯，那上頭呈現的是巨人與龍對戰的情景。巨人穩穩站開兩隻左腳，奮力想折斷龍的下頷，而那龍看來也非善類。

「我要留下來。」亞斯克爾重複道。「我愛安娜莉夜塔，而她也愛我。」

傑洛特依舊保持沉默。

「你們會有你們的馬。」詩人說：「我會命人為你準備純種的母馬，當然，名字會取作小魚兒。你們會得到裝備、糧食和溫暖的衣物。不過，我誠心建議你等到春天，安娜莉夜塔……」

「我沒聽錯吧？」獵魔士總算找回聲音。「我的耳朵沒騙我吧？」

「其他方面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的耳朵好得很。」亞斯克爾粗聲粗氣地說：「我再說一次，我們是相愛的，我和安娜莉夜塔。我要留在投散特，跟她在一起。」

「以什麼身分？情人？男寵？還是公爵夫人的配偶？」

「正式的法定地位對我來說基本上可有可無，但我不能排除任何一種可能，就算是婚姻也一樣。」亞斯克爾坦承道。

傑洛特再度沉默，專注研究著巨人與龍的對戰。最後，他終於開口：

「亞斯克爾，要是你喝醉了，那就醒一醒。要是你沒喝，那就喝個夠。到那時候，我們再來談。」

「我不太懂你為什麼這麼說。」亞斯克爾皺起了眉頭。

「你好好想一下吧。」

「要想什麼？我和安娜莉夜塔的關係讓你這麼惱怒嗎？又或者，你想對我的理智喊話？省省吧，這件事我已經想清楚了。安娜莉夜塔愛我……」

「那你聽過這樣一句話嗎？」傑洛特打斷他：「皇家的恩寵是騎在七彩馬上。就算你的那個安娜莉夜塔不是蕩婦，不過別怪我直話直說，在我眼裡她就是個蕩婦，看起來……」

「看起來怎樣？」

「只有在童話故事裡，公主才會跟樂師在一起。」

「第一，」亞斯克爾開口道：「就算是像你這樣的鄉巴佬，一定也聽過貴賤通婚這種事。要我把歷史上，從古至今的例子都說給你聽嗎？第二，你可能會感到驚訝，我再怎樣都不會是貴賤通婚裡的後者。我的家族德萊騰霍是源自……」

「我在這邊聽你說，卻是越聽越不可置信。」傑洛特再度打斷他，心裡起了氣憤。「這在裡胡說八道的人，真是我的朋友亞斯克爾嗎？我所知道的那個現實主義者亞斯克爾，突然開始活在幻想世界裡？張開你的雙眼吧，白痴。」

「喔，是嗎？」亞斯克爾一字一字地迸出：「這種角色互換多有趣啊。我是個瞎子，而你則是突然成了細心敏銳的觀察者。通常，這情況是反過來的。有趣了，是什麼東西我沒注意到，但你卻看到了，嗯？根據你的說法，我應該張開眼睛看什麼呢？」

「最起碼看看你的公爵夫人。」獵魔士咬牙切齒地說：「她從小是個被寵壞的孩子，長大以後變成被寵壞的女人，傲慢、愛唱反調。看著吧，現在的你身上有新鮮事讓她著迷，她才會對你拋媚

眼，一旦來了新樂師，帶來更新、更讓人著迷的新故事，她馬上就會把你扔到一邊。」

「你所說的話很沒水準，也很粗魯。我希望，你自己也清楚這點？」

「我很清楚你一點也不明白。你瘋了，亞斯克爾。」

詩人沉默了下來，撫摸著魯特琴的琴頸。等他再度開口，已過了一小段時間。

「我們從布洛奇隆出發，」他緩緩說起：「踏上漂泊的任務，承擔瘋狂的風險。我們投身一點成功機會也沒有的癲狂旅程，去追尋海市蜃樓。但是我，傑洛特，沒埋怨過任何一句。我從來沒有說過你是瘋子，沒有嘲笑過你，因為你的心裡有愛和希望，它們引領你走向這場瘋狂的任務。話說回來，我也是。但是我已經追到了海市蜃樓，我很幸運，我的夢境成真，我的夢想實現。我的任務已經結束。我找到那難以尋找的東西，而我打算保存它，這樣叫作瘋狂嗎？要是我放開手，捨棄這樣東西，那才叫作瘋狂。」

傑洛特也如亞斯克爾先前那樣，沉默了許久。最後，他終於開口：

「這的確很有詩意，很難有人能與你匹敵。我已經無話可說，你的論述打敗了我。我得說，那些論述個個鏗鏘有力。再會了，亞斯克爾。」

「再會了，傑洛特。」

宮殿裡的圖書館確實很大，至少比騎士之廳大上兩倍，而且屋頂是玻璃做的，所以十分明亮。然而，傑洛特懷疑這也是這裡會讓人在夏天熱得發瘋的緣故。

書架與層櫃之間的走道又窄又狹，他走得十分小心，以免把哪本書給碰掉，也得隨時跨過疊在地上的書落。

「我在這裡。」一道聲音傳入耳中。

圖書館的中央部分消失在成堆成落的書海之中，其中有好一部分只是單本、單本躺在地上，或堆成一座又一座的小丘，沒有絲毫秩序。

「傑洛特，這裡。」

他走進書本堆成的峽谷與溝壑間，找到了她。

地上滿是散落的各家典籍搖籃本，她就跪在其中，將書本一一整理歸類。她身上穿的是件低調且輕便的連身灰裙，為了方便做事，裙襬微微拉高。傑洛特認為這一幕異常誘人。

「別被這裡的一團亂給嚇著了。」她一邊說著，一邊用前臂抹去額上的汗珠，因為她戴著薄絲手套的兩隻手上都沾滿了灰塵。「現在這裡正在進行盤點分類，不過我要求他們暫停一下，好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圖書館裡。我受不了工作的時候有陌生人在背後盯著看。」

「抱歉，我該離開嗎？」

「你不是陌生人。」她微微眯起眼睛。「你的視線……會讓我感到舒服。別這樣站著，來這邊吧，坐在這堆書上。」

他在一本對開的《世界大觀》上坐了下來。

「出乎意料的是，」芙琳吉拉用手快速比了一圈。「這團亂七八糟竟讓我的工作變簡單了些。我本來可能會一頭埋進平常都擱在最底下，讓不動如山的書堆給牢牢壓住的厚重套書裡。多虧公爵夫人的圖書館員千辛萬苦移開書堆，某些寥若晨星的珍貴書稿才能重見天日。瞧，你有看過這種東西嗎？」

「《黃金鏡》？我看過。」

「抱歉，我忘了，你看過的可多了。我這是在誇獎你，不是貶損。那你再看看這個，這邊，這套是《諸王錄》。我們就從這套開始，好讓你能了解你的奇莉究竟是誰，她的身體裡流的究竟是誰的血……你知道嗎？你的臉比平常還要臭，為什麼？」

「亞斯克爾。」

「說吧。」

他開始述說事情始末，芙琳吉拉則蹣跚坐在書堆上聆聽。

「唉，」等他說完後，她嘆了口氣道：「我承認自己看過這類的事。安娜莉夜塔老早就表露出陷入愛河的樣子。」

「陷入愛河？」他不屑道：「這該不會是小姐您的想像吧？」

「看來，」她用犀利的眼光看著他：「你不相信真誠而純淨的愛？」

「我的信仰正好不是我們討論的主題，」他打斷道：「也和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重點是亞斯克爾跟他那愚蠢……」

他突然打住，不再那麼肯定。

「愛情就像是腎絞痛。」芙琳吉拉緩緩地說：「只要一天不發作，你根本想像不到那是怎麼回事。就算有人跟你說了，你也不信。」

「的確好像是這麼回事。」獵魔士同意著。「不過，這當中還是有分別。理智擋不了腎絞痛，也治不了腎絞痛。」

「愛情會嘲笑理智，而這也是其魅力與美麗所在。」

「該說是愚蠢所在。」

她站起身，一面脫下手套，一面朝他走近。她的雙瞳在睫毛的遮掩下，又黑又深。她身上散發的味道是龍涎香、玫瑰、圖書館裡的灰塵、殘破不堪的古紙、紅色防腐染料、印刷用的顏料與墨水，以及用來殺鼠的殺鼠劑。這股綜合氣味跟春藥幾乎無關，所以能發揮功用才更顯奇怪。

「你不相信衝動這種事？」她的話音變了：「不相信有猛烈的吸引力存在？不相信兩顆依循軌道前進的火球會對撞在一起？不相信事情的變化能急轉直下？」

她伸出雙手觸碰他的肩膀，而他也做出同樣的回應。兩張臉孔彼此受到吸引，漸漸靠近，氣氛曖昧，充滿張力。兩張嘴唇的結合也同樣小心而謹慎，好似深怕會嚇著某個十分、十分容易受驚的物體。

之後，兩副身軀撞在了一起，事情的發展急轉直下。

他們跌進一堆對開本大小的書籍中，而那些大型書本在他們的體重衝擊下，散落滿地。傑洛特將鼻子埋進芙琳吉拉的領口中，緊緊將她抱住，並抓著她的一邊膝蓋。他把她的裙子推到腰上，但周遭的各式書本卻不斷礙事，當中也包括了充滿複雜精細的華麗首字母與袖珍插畫的《先知的生活》，以及《痔瘡》這本有趣但具爭議性的醫療書籍。獵魔士把書本推到一旁，急切扯開她的裙裝，芙琳吉拉配合地拱起臀部。

她的上臂被某個東西扎到，回頭一看，是《給女性看的生產技巧研究》，遂趕緊看往反方向，免得觸了楣頭。《硫磺溫泉》，的確，越來越熱了。接著，她的眼角瞥見被其枕在腦後的一本敞開的書本扉頁。《論必然之死》。這本更好，她想。

獵魔士極力與她的內褲奮戰。她再次抬高臀部，但這回只有微微地，好讓這動作看似不經意，而不是為了邀請對方才給的幫助。她不認識他，不知道他對女人會怎麼反應；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假裝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女人，優於坦蕩表現自己喜好的那些；不知道如果那內褲得費他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脫下，會不會讓他因此失了興致。

然而，獵魔士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情願的跡象。可以說，恰好相反。芙琳吉拉見時機已經成熟，熱情如火地將兩腿一分，撞倒了一落書本和籍冊，書籍頓時如雪崩般向他們湧來。封面採用拓印書皮的《抵押權法》抵住她的臀部，而有黃銅裝飾的《史料彙編》則壓在傑洛特的手腕旁。傑洛特轉

瞬評估了下形勢，並加以利用，把一小本厚重的書籍擺到了適當的位置，芙琳吉拉頓時尖叫出聲，因為抵住她的那東西又冰又冷，但她很快適應。

她大大嘆了口氣，鬆開獵魔士的頭髮，攤開雙臂，左手抓了本《投影幾何》，右手則是《爬行動物與兩棲動物圖鑑》。傑洛特按著她的髖部，無意識地踢倒另一堆書，但他太忙了，沒時間理會一本本慢慢往他掉的精裝大書。芙琳吉拉一邊斷斷續續地吟叫，一邊把頭埋入書頁中。論必然……

書本窸窣窸窣地移動，濃濃的積塵味撲鼻而來。

芙琳吉拉尖叫一聲，但獵魔士沒有聽見，因為她的兩條大腿緊緊夾住了他的雙耳。他把身上礙事的《戰爭史》和《擁有幸福生活所需的科學》扔開，急切地與她裙裝上半部的精巧鈕釦及鉤釦奮戰，從下到上，不由自主地讀著每本書的封面、書背、封面內頁插畫和標題頁。芙琳吉拉的腰下是《完美農夫》。在她脅下，離一對小巧迷人的挺立乳房不遠的，是《論無用而剛愎的領主》，而枕在她肘下的，則是《是經濟還是簡單分析——財富的創造、分配和使用》。

當他嘴唇來到她的頸上時，他見看了《論必然之死》，而兩手則來到了《領主誌》的附近……芙琳吉拉發出了一個難以歸類的聲音——不是尖叫，不是嗚咽，也不是嘆息。

書架紛紛晃動，一落落的書本也搖擺、倒塌，像是大地震後殘餘的石堆。芙琳吉拉尖叫一聲。一隻白渡鴉從架上砰然掉落，那是《場景面具與喜劇人物》，接著掉下來的是《騎乘基本口令合集》，連帶把阿特瑞的洋所寫的那本有美麗圖案裝飾的《紋章學》也給拖了下去。獵魔士呻吟一聲，大腳一伸，踢倒好幾堆書。芙琳吉拉再度尖叫，聲音又響又長，一只鞋跟撞掉了《全年所有日

子中的沉思或冥想》。那是一本有趣的無名氏著作，不知為何到了傑洛特背上。傑洛特不斷抖著身軀，讀著她肩頭上方的那本書，而不管他不想，都知道了《論必然之死》這本書的作者是阿爾貝圖斯。里吾司博士，出版人是琴特拉學院，而負責印刷的是印刷大師約翰。孚羅奔二世，那年是柯爾貝特國王陛下統治的第二年。

在這一片良久的寂靜中，只有時不時傳出的移書聲與翻頁聲。

怎麼辦？芙琳吉拉在心裡想著，同時用手掌懶懶碰著傑洛特的身側，以及《思索事物的本質》的堅硬書角。要向他提議嗎？還是等他開口？免得他以為我是個隨便、不害臊的人……但要是他不開口怎麼辦？

「我們走吧，去找張床。」獵魔士提議，口氣有些嘶啞。「如此對待書籍可是天地不容。」

當時我們找到了床。任憑小魚兒在公園小道上奔馳的傑洛特心裡如是想著。我們在她的房裡，在她的內室裡找到了床。我們像瘋子一樣地做愛，不能自己，飢渴難耐，無法餍足。就像行了多年的獨身主義一般，就像要防範獨身主義再度找上門來，所以預先把情慾都宣洩個夠一般。

我們聊了許多事，聊了一些平凡至極的事實，聊了一些非常美麗的謊言。不過這些謊言雖然是謊言，卻不是以欺騙為目的而羅織出來的謊言。

他快速奔馳，將小魚兒直接驅往覆蓋著白雪的玫瑰花壇，並逼母馬起步飛越。

我們做愛，也聊天。而我們的那些謊言也越來越美麗，越來越虛假。

兩個月，從十月到尤列節。

兩個月，瘋狂、痴迷、猛烈的愛戀。

小魚兒的馬蹄在博克勒宮殿庭園裡的地磚上敲出了悶響。

他快速走過一條又一條的走廊，無聲無息，沒被人聽見，也沒被人看見。不管是崗位上手持斧槍、聊著閒話好殺時間的守衛，或是打著瞌睡的僕人與侍童，都沒有察覺。當他經過一座又一座燭台時，上頭的燭火也沒有絲毫晃動。

他離宮殿的廚房頗近，卻沒有進到裡面，沒有加入裡頭正在享用一小桶酒與熱食的同伴。他站在暗處，聽著他們的談話。

說話的人是安古蘭。

「這他媽的真是個著了魔的地方，這一整個投散特，這一整座山谷都被一種魔力給罩住了，尤其是那座宮殿。亞斯克爾讓我意外，獵魔士讓我意外，現在可能也輪到我了，我覺得有東西壓著肚

子……吓，我也中招了……哎，我和你們講這些幹嘛？我跟你們說，我們離開這裡吧，越快越好。」

「去跟傑洛特說。」米爾娃說：「去跟他說。」

「是啊，去跟他談。」卡希說，語氣頗為諷刺。「他老在女巫的床第和獵殺怪物間來來去去。他這兩個月來就一直在這兩件事之間穿梭，好忘記一切，妳要在這中間抓住一絲空檔，才能逮到他的人。」

「你自己才是，」安古蘭不屑道：「只有在公園跟各家男爵千金玩套圈圈的時候，才找得到人。哎，沒什麼好說的，這地方著了魔，這一整個投散特都著了魔。雷吉思晚上都不知道跑去哪，阿嬈有她的麻臉男爵……」

「死丫頭，閉上妳的嘴！還有，別再叫我阿嬈！」

「好了，好了！」雷吉思調停道：「兩個丫頭，妳們別吵了。米爾娃、安古蘭，妳們就和好吧。團結才是力量，內鬨只會壞事。就像公爵夫人殿下，也就是這個國家、宮殿、麵包、豬油和小黃瓜的主人對亞斯克爾說的那樣。誰還要酒？」

米爾娃重重嘆了口氣。

「我們已經窩在這裡太久、太久了！跟你們說，我們每天閒閒沒事待在這，快變廢人了。」

「說得好。」卡希說：「說得非常好。」

傑洛特小心翼翼地後退，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像隻蝙蝠一樣。

他快速走過一條又一條走廊，無聲無息，沒被人聽見，也沒被人看見。不管是守衛、僕人或侍童，都沒有察覺。當他經過一座又一座燭台時，上頭的燭火也沒有絲毫晃動。一旁的鼠輩聽見他的動靜，紛紛揚起長著鬚鬚的嘴巴，舉起前腳，不過牠們沒有被嚇跑，牠們知道他是誰。

他常常走這邊。

內室之中，充滿魅力、魔力、龍涎香、玫瑰與女子之夢的氣息，但芙琳吉拉並未就寢。

她在偌大的床上坐下，把被子扔到一邊，那模樣令他著迷，也令他著魔。

「你終於來了。」她緩緩地說：「你一點都不關心我，獵魔士。把衣服脫了，快過來這裡。快點，動作快點。」

她快速走過一條又一條走廊，無聲無息，沒被人聽見，也沒被人看見。不管是在崗位懶懶聊著閒話的守衛、打著瞌睡的僕人或侍童，都沒有察覺。當她經過一座又一座燭台時，上頭的燭火也沒

有絲毫晃動。一旁的鼠輩聽見她的動靜，紛紛揚起長著鬚鬚的嘴巴，高舉前腳，用一團團的黑眼珠觀察著她。牠們沒有被嚇跑，牠們知道她是誰。

她常常走這邊。

博克勒宮裡有一條走道，走道盡頭有個房間，而這房間的存在，沒有任何人知道。不管是當前的城堡統治者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或是城堡的第一位主人，也就是她的曾曾祖母阿德瑪兒塔公爵夫人，甚至是將這座建築大肆翻修的建築師——鼎鼎大名的彼得·法拉蒙達，以及根據法拉蒙達的設計和指示動工的那群磚匠師傅，都不知道。是啊，就連眾人以為對博克勒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宮廷內侍樂高夫，也不曉得有這麼一條走道和房間。

那條走道和房間有一道十分強大的幻影掩飾，知道的只有這座宮殿的最初建造者——精靈。後來，當精靈離去，投散特成了公國之後，知道的就只有一群與公爵一家有所關聯的少數巫師。其中，有幻術十分高強的明暗術大師阿勒托里吾斯·薇果，以及他那對幻術特別有天分的年輕姪女——芙琳吉拉。

芙琳吉拉·薇果快速走過博克勒宮裡一條又一條的走廊，無聲無息。她來到兩根飾有爵床葉的圓柱之間，在一面牆前停了下來。一道低聲唸出的咒語與快速比出的手勢，讓這道原是幻影的牆面

快速消失，露出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走道。在這條走道的底端有扇讓幻影遮蔽的門，而在那扇門後面，是一個黑暗的房間。

房裡，芙琳吉拉沒有浪費時間，立刻啟動隔空交談器。橢圓形鏡面轉為霧白，然後射出光線，照亮了她的所在，也照出黑暗中一張張掛在牆面上、積了厚重灰塵的古老織毯。鏡裡出現了一間沉浸在微妙明暗對比之中的巨型大廳、一張圓桌，以及坐在桌前的一群女子。她們總共有九個人。

「薇果小姐，我們洗耳恭聽。」菲莉帕。愛哈特說：「有什麼新消息？」

「很不幸的，」芙琳吉拉清了清嗓子後說：「沒有。從我們上次隔空交談到現在，沒有，甚至連對方一丁點掃描的企圖都沒發現。」

「真是不妙。」菲莉帕說：「老實說，我們原本指望薇果小姐能有什麼發現。那麼，至少告訴我們……獵魔士已經平靜下來了嗎？薇果小姐有辦法把他留在投散特，至少讓他待到五月嗎？」

芙琳吉拉。薇果沉默了一會兒。她一點都不打算向女巫會提起在最近的兩週裡，獵魔士兩次把她叫成葉妮芙，而且是在她想盡辦法從他口中聽到自己名字的時候。不過，女巫會有權向她要求真相。坦白。和有根有據的結論。

「不。」她總算回答：「到五月大概沒辦法，不過我會盡可能把他留住。」

【註一】：這是一系列以一隻個性狡詐的狐狸（Reynard）為角，流傳於法、荷、英、德等國的寓言故事，較為知名的著作有《Roman de Renart》、《Reynard the Fox》等。

【註二】：側夾步（Hotubiec），波蘭的傳統舞步之一。舞者跳躍時，在空中直腿夾擊雙腳腳跟，通常為連續的橫向跳躍。第一次起跳時，舞者多會舉起與跳躍方向相反的手，逆時針向上畫半圓停在耳側，一直維持到跳躍結束。

【註三】：波蘭主食之一，係以雞蛋、麵粉、水煮馬鈴薯揉成麵團後切塊水煮，常搭配主菜食用，口感近似麵疙瘩。

【註四】：策那爾（cetnar），重量單位，約為一百公斤。

換形怪，隸屬數量眾多的史崔吉佛美斯家族^(註)，在不同地區有不同名稱，例如變形怪、千貌妖、化形魔物、旋體魔或幻面妖。關於牠就只有一件事好說——其邪惡程度簡直令人無法置信。不管外表或習性，我們皆不予以記錄，因為我實話告訴你們，沒有必要把筆墨浪費在雜碎身上。



第四章

孟特卡佛堡的圓柱廳裡飄著一股混合的氣味，那是老舊的木鑲板、融化的蠟燭及十種香水。那是坐在橡木圓桌前，扶手雕有獅鷲頭像的椅子上，十位女性所使用的十種特選香水。

芙琳吉拉。薇果看見自己的正對面坐了特瑞絲。梅莉戈德，她穿著一件天藍色連身裙，領口高高扣至鎖骨。坐在特瑞絲身旁，籠罩在陰影中的是凱拉。梅茲，其耳上兩只由黃水晶多面切割而成的大耳環，在她的每個動作下都反射出千道光芒，煞是引人注目。

「薇果小姐，請繼續說下去。」菲莉帕。愛哈特催促道。「我們想快點知道事情的結果，好盡快訂定接下來的步驟。」

這次的菲莉帕異於往常，沒有佩戴任何珠寶，硃砂色裙裝上只別了塊大型浮雕纏絲瑪瑙。然而光是這樣，就足以讓芙琳吉拉猜出端倪，知道這塊寶石浮雕是來自何人的餽贈，而那人的相貌又是如何。

夕樂。德唐卡維勒坐在菲莉帕隔壁，她穿了一身黑，只靠閃爍微光的鑽石點綴。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身穿栗色緞面服裝，戴了沒有任何寶石裝飾的厚實金飾；而莎賓娜。葛雷維席格則戴了

她最愛的縞瑪瑙項鍊、耳環及戒指，和她眼珠、服裝的顏色十分搭配。

與芙琳吉拉靠最近的，是比鄰而坐的兩名精靈女子——法蘭西絲。芬妲芭兒與依達。艾曼。阿波。希芙內。雖然來自山谷的雛菊今天的髮型與胭脂紅裙裝不像以往那樣華麗炫目，頭冠與項鍊上也少了紅寶石，卻仍然保有她一貫的王家氣勢。依達。艾曼則是穿著帶有秋天氣息的薄紗與棉紗，如此輕柔飄逸，就連中央暖氣的輕微流動，也能讓那衣料如海葵般舞動。

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一如近來給人的印象，散發著低調卻出眾的優雅氣質。在領口頗為保守的合身墨綠裙裝上，這名尼夫加爾德女巫只用一條金鍊子，以及單顆單顆的鑲金祖母綠原石點綴。精心修護過的指甲上，擦著色調很深的綠，讓她的整體造型非常諧調，完完全全就是女巫特立獨行的寫照。

「我們在等著呢，薇果小姐。」夕樂。德唐卡維勒提醒道。「時間不等人。」

芙琳吉拉清了清嗓子。

「那時到了十二月。」她開始訴說。「先是尤冽節，然後是新年。獵魔士的心情也平靜許多，不再每次開口就提到奇莉。獵殺怪物成了他的例行公事，似乎也占去了他的全部心神。嗯，或許不是全部……」

她突然打住，覺得好像在特瑞絲。梅莉戈德那雙湛藍的眼睛裡看見了嫉妒，不過這或許只是反射在她眼裡的搖曳燭光。正在把玩寶石浮雕的菲莉帕發出了冷哼。

「薇果小姐，請不必如此謙虛。我們都是自己人，都是女人，知道性愛除了給人帶來歡愉外，還有怎樣的作用。如果有必要，我們這裡所有人也都會使用這種手段。請繼續。」

「即使他白天維持驕傲、自大、不漏半點口風的表象，但夜裡卻是由我搓圓捏扁。他對我毫無保留，完全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我得說，以他的年紀，可算是鞠躬盡瘁了。在那之後，他會入睡，枕在我肩上，把雙唇留在我的胸房當成是種替代，尋找他從未體驗過的母愛。」

這一回，她很確信那不是燭火反射。好，來吧，妳們嫉妒吧，她心想。妳們就好好嫉妒我吧，因為我的確有讓妳們嫉妒的地方。

「他完完全全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她又說了一次。

「傑洛特，回床上來。該死，現在天還沒亮啊！」

「我和人有約，得去波美若。」

「我不想你去波美若。」

「我和人約好了，給了承諾。那邊的葡萄園管理人會在大門等我。」

「你那些打怪生意全都又蠢又沒有意義。你想靠殺溶洞裡的噁心怪物證明什麼？你的男子氣概？我知道有更好的辦法。來吧，回床上來。別去什麼波美若，至少別那麼急著走。葡萄園管理人

可以等，說到底，那個什麼管理人是哪根蔥？我想跟你做愛。」

「抱歉，我沒空。我和人約好了。」

「我想跟你做愛！」

「要是妳想陪我用早餐，最好現在就開始穿衣服。」

「你大概已經不愛我了，傑洛特。你已經不愛我了嗎？回答我！」

「穿這件珍珠灰的洋裝，鑲了水貂皮的這件，跟妳很相配。」

「他徹底臣服在我的魅力之下，達成我的每個要求。」芙琳吉拉重複道。「我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當然相信。」夕樂。德唐卡維勒的聲音聽來格外沒有溫度。「請繼續。」

芙琳吉拉將掄起的拳頭湊到唇邊，咳了兩下。

「問題在於他的那些同伴，」她說。「那個叫作隊伍的烏合之眾。卡希。馬芙。狄福林。阿波。凱羅一直盯著我看，希望想起我是誰。不過任他想到漲紅臉，也不可能想起來，因為我待在達倫狄福林，也就是他祖先的家傳城堡時，他大概才六、七歲。米爾娃是個看起來十分傲氣、無所畏

懼的女孩，卻被我兩次撞見躲在馬廐角落裡哭。安古蘭是個沒定性的孩子。還有雷吉思。特契高佛，這個人我看不透。他們這一整群人對他的影響力，是我沒辦法消除的。」

好啦，好啦，她心想，妳們別把眉挑得那麼高，也不用撇嘴。等著吧，我還沒說完呢，妳們馬上就會聽到我成功的地方。

「每天早上，」她說：「這群人都會在博克勒堡地下層的廚房碰面。不知道為什麼，大廚很喜歡他們，總會為他們準備吃的，而且東西之豐富、味道之好，讓他們早餐常常吃上兩、三個小時。我和他們吃過很多次，傑洛特也一起，所以我知道他們談的事通常有多荒謬。」

廚房裡有兩隻母雞踩著細瘦雞爪四處走逛，一隻黑的，一隻有著老鷹般的花斑。牠們盯著用餐的一行人，啄食掉在地板上的碎屑。

這些人一如每日早晨，在宮殿的廚房裡碰面。不知為何，大廚很喜歡他們，總是為他們準備美食。今天是炒蛋、裸麥濃湯【註一】、燉茄子、兔肉抹醬、燻半鵝【註二】、白香腸配甜菜泥，再加上好幾塊扁輪狀的羊酪。所有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猛嚼舌根的安古蘭。

「我跟你們說，我們在這裡開間妓院。等我們把該辦的事都辦完了，就回到這裡開妓女戶。我已經打探過了，這裡什麼都有，光是做頭髮的就有九間，藥舖有八間，但勾欄院只有一間，而且還

破破爛爛的。我告訴你們，那只能叫廁間，不是勾欄院，根本不是對手。我們來開間豪華的妓院，就買間有幾層樓的房子，帶院子的……」

「安古蘭，拜託妳行行好。」

「……只接待尊貴的客人。我來當老鴇。我告訴你們，我們會賺大錢，可以過得像貴婦一樣。到最後，我會被選為城裡的議會成員，到那時候，我一定不會少了你們的好處，因為要是他們選我，我就會選你們，你們都還來不及搞清楚狀況時，就會……」

「安古蘭，我們剛剛已經拜託過妳了。這塊麵包抹肉醬拿去，快吃吧。」

現場維持了短暫的寧靜。

「傑洛特，你今天要去打什麼？會很棘手嗎？」

「目擊者的描述互相矛盾，」獵魔士將腦袋從盤子上方抬起。「所以，要嘛是蜘蛛腳普利斯，會很棘手。要嘛是毛腳燕，中等難度，也可能是馬蠅蟲，普通難度。又或者，這會是非常簡單的工作，因為怪物最近一次被目擊的時間，已經是去年收穫節的事了。那怪物可能已經離開波美若，搬到太老遠去了。」

「希望如此。」芙琳吉拉啃著鵝骨頭說。

「亞斯克爾最近怎樣？」獵魔士突然問道。「我太久沒見到他了，都只靠城裡傳唱的諷刺詩才知道他的消息。」

「我們知道的和你差不多。」雷吉思抿著嘴笑。「只知道我們的詩人和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殿下的關係，已經好到甚至能縱容自己在外人面前，大膽用綽號稱呼她。他叫她是『小伶鼬』。」

「這綽號取得好！」塞了滿嘴食物的安古蘭說。「那個公爵夫人殿下的鼻子確實像伶鼬，而且我還沒提到牙齒呢。」

「沒有人是完美的。」芙琳吉拉眯起了眼睛。

「亙古不變的真理。」

黑母雞與花母雞壯大了膽，竟啄起米爾娃的鞋子。弓箭手一腳將牠們趕開，咒罵了聲。

傑洛特已經盯著她好一陣子，在這一刻，他做出了決定。

「瑪麗亞。」他的聲調認真，甚至嚴肅。「我知道我們聊天的內容很難算得上是什麼正經事，開的玩笑也很難笑，不過妳用不著擺出一張臭臉。發生什麼事了嗎？」

「對啊，一定有事發生了。」安古蘭說。傑洛特用嚴厲的眼神示意她閉嘴，但來不及了。

「你們又知道什麼？」米爾娃猛然站起，差點沒撞倒椅子。「你們又知道什麼了，啊？你們全都下地獄算了！你們所有人、所有人都不關我的屁事，懂不懂？」

她抄起桌上的馬克杯一飲而盡，然後毫不遲疑地砸到地上，摔門跑了出去。

「事情很嚴重……」安古蘭過了一會兒才開口，但這回是吸血鬼讓她噤了聲。

「事情非常嚴重，」他說：「但我沒想到我們的弓箭手會有如此極端的反應。通常是被拒絕的一方才有這種反應，而不是拒絕的那一方。」

「該死，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傑洛特上了火氣。「嗯？有沒有人願意透露給我聽，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阿馬地斯。德塔斯大馬男爵。」

「那個麻臉獵人？」

「就是他。他向米爾娃求婚了，在三天前打獵的時候。他從一個月前就一直邀她去打獵……」

「打一場獵，」安古蘭大咧咧地亮出兩排牙齒。「花了兩天時間，而且晚上是在他的打獵小城

堡裡度過，你們懂吧？我敢用我的人頭擔保……」

「閉嘴，小丫頭。雷吉思，你說。」

「他誠心誠意、正正式式向她求了婚。米爾娃拒絕了，而且似乎是用挺激烈的方式。男爵雖然看起來很理性，像個無所謂的毛小子接受了對方的拒絕，卻馬上負氣離開博克勒，而米爾娃從那時起便一直悶悶不樂。」

「我們在這裡待太久了。」獵魔士喃喃道：「太久了。」

「瞧瞧這話是誰說的？」一直到此刻都沒開過口的卡希說。「瞧瞧這話是誰說的？」

「抱歉。」獵魔士站了起來。「這件事等我回來再說。波美若葡萄園的管理人在等我，而準時是獵魔士應有的禮節。」

在米爾娃大動作離去、獵魔士退場後，餘下的人在一片靜默中繼續用著早餐。兩隻母雞——一隻有著老鷹般的花斑——怯怯踩著細爪在廚房裡走動。

最後，拿麵包皮沾抹盤子表面剩餘醬汁的安古蘭，抬眼看向芙琳吉拉，說：「我有個麻煩……」

「我明白。」女巫點了點頭。「這沒什麼好怕的。妳上一次月事是什麼時候？」

「妳在說什麼啊？」安古蘭猛然跳了起來，嚇跑了兩隻母雞。「我講的麻煩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是跟這完全不一樣的事！」

「那就繼續說吧。」

「傑洛特想把我留在這裡，自己繼續上路。」

「噢。」

「他說不能讓我碰到危險，」安古蘭哼道：「還講了一堆類似的廢話。可是我想跟他走……」

「噢。」

「不要打斷我好嗎？我想跟傑洛特走，跟他一起，因為我只有跟他在一起，才不用怕自己又會被那個獨眼富勒逮到，可是在這投散特裡……」

「安古蘭，妳說再多也是無謂。」雷吉思打斷了她。「薇果小姐雖然聽著，卻是心不在焉，她的心神全讓獵魔士要走這件事給震懾住了。」

「噢。」芙琳吉拉又發出同樣的嘆息，眯起眼睛，將頭轉向他。「特契高佛先生，您這麼大發慈悲所說的是什麼事呢？獵魔士要離開？那他什麼時候要離開？我能否知曉呢？」

「或許不是今天，或許不是明天，但這一天一定會到來，而且不會冒犯到任何人。」吸血鬼用和煦的聲音答道。

「我並不覺得被冒犯。」芙琳吉拉冷冷答道。「當然，如果您指的是我的話。說回你的事吧，安古蘭，我一定會跟傑洛特好好談談離開投散特的事。我向妳保證，獵魔士會知道我在這件事上的看法如何。」

「是啊，當然。」卡希嗤笑。「我怎麼早就知道芙琳吉拉小姐您會這麼說呢？」
女巫盯著他看了許久，最後終於開口：

「獵魔士不該離開投散特。只要是為他好的人，都不該慫恿他這麼做。還有哪個地方能像這裡讓他過得這麼舒適？他在這裡的生活極其奢華，有怪物要打，而且還靠此賺了不少錢。他的夥伴與戰友受到統治這裡的公爵夫人喜愛，而公爵夫人本身對他也青睞有加，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個會在人房裡作怪的魅魔。就和所有生在投散特裡的小姐一樣，安娜莉夜塔對獵魔士的存在感到無比欣喜，因為魅魔就這麼突然地不再作怪。所以，投散特的小姐們籌了一筆特別獎金給獵魔士，不日就會匯進他在奇安法內利銀行的戶頭，讓裡頭積攢的財富更加可觀。」

「各家女士確實出手大方，而這筆獎金獵魔士也受之無愧。」雷吉思並未逃避她的視線。「芙琳吉拉小姐，您可以相信在下，要讓魅魔不再作亂，不是簡單的事。」

「我相信。不過趁這個機會，宮殿裡有名守衛說在卡羅貝爾塔的城垛上看到了魅魔，當時魅魔還有另一個鬼魅作伴，似乎是個吸血鬼。那守衛發誓，當時那兩道幽魂走在一塊，看來似乎頗有交情。雷吉思先生，您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能否為我解釋為何會有此情況？」

「我沒辦法。」雷吉思的眼皮甚至沒有動過。「咱們無法解釋。天地之間，總是有出乎哲學家料想的事物存在。」

「確實是有這種事物存在。」芙琳吉拉點了點黑髮腦袋。「那麼，獵魔士打算離開的這件事，您可知道更多細節？因為，您瞧，他一點也沒有向我提過這樣的打算，而他對我通常毫無保留。」

「是啊，當然。」卡希嘀咕了聲，芙琳吉拉沒有理會。

「雷吉思先生？」

吸血鬼沉默了一會兒後，說：「不，芙琳吉拉小姐，不是這樣，請別擔心。獵魔士對我們表現出的情感，絕對不會多於對您。他不會在我們耳邊悄悄說出任何祕密，卻對您有所隱瞞。」

「那麼，」芙琳吉拉的神情一如花崗岩般平靜。「獵魔士要走的消息，又是從何而來呢？」

「因為事情是這樣的，」吸血鬼的眼睛這回也沒有絲毫眨動。「用我們親愛的安古蘭那種充滿年輕人魅力的說法——要嘛拉屎，要嘛把茅坑讓出來，這一天總會來的。換句話說……」

「請您就不必換句話說了，這些所謂充滿魅力的話已經夠多了。」芙琳吉拉條地打斷他。

好一段時間都沒有任何人開口，兩隻母雞——一隻黑的，一隻有著老鷹般的花斑——四處走動，把掉在地上的一切都啄食起來。安古蘭用袖子擦了擦沾有甜菜泥的鼻子，吸血鬼若有所思地把玩一

圈香腸。最後，芙琳吉拉打破沉默：

「多虧有我，獵魔士知道了奇莉的家譜，明白了那其中沒有多少人了解的複雜性，以及她家史中的祕密。多虧了我，他知道了自己一年前所不明白的事。多虧了我，他得到了相關資訊，而資訊便是武器。多虧了我，我和我的魔法結界，讓他躲開敵人的掃描，也避開了刺客。多虧了我，我和我的魔法，他的膝蓋不再發疼，可以彎曲。他頸上戴的是我用法術製成的徽章，那或許比不上他原本的那枚獵魔士徽章，但聊勝於無。多虧了我，也只因為有我，有了完善資訊與保護的他，身體健康、準備充分、裝備齊全的他，才能在春天或夏天挺身與敵人對抗。要是在場有任何一個人能為傑洛特做得更多、給得更多，就請那個人出聲吧，我很樂意將這份榮耀讓予那人。」

在場沒有任何人應聲。兩隻母雞啄著卡希的鞋子，但年輕的尼夫加爾德人卻不予理會。

「與小姐相比，我們之中確實沒有任何人能給傑洛特更多。」他口氣頗酸地說。

「我怎麼早就料到你會這麼說呢？」

「重點不在這，芙琳吉拉小姐。」吸血鬼開了頭，但女巫不讓他有機會說完。

「那在哪裡呢？」她挑釁地問。「是他跟我在一起這點？是我們對彼此有感覺這點？是我不想他現在就走這點？是他不想被罪惡感毀滅這點？這份同樣推著你們上路的罪惡感和贖罪的想法？」

雷吉思默不應答，卡希也沒出聲。安古蘭左看右看，顯然不太明白目前的情況。

過了一會兒，女巫說：「要是命運之卷裡記著傑洛特要找回奇莉這件事，那麼這件事就必然會發生，無論獵魔士是動身往山裡走，抑或是留在投散特，結果都會一樣。命運會自己來找人，我們

不該反其道而行。你們明白嗎？雷吉思。洛何雷克。特契高佛先生，您明白嗎？」

「比您以為的還要明白，薇果小姐。」吸血鬼手指一轉，將香腸圈翻了面。「不過，請小姐見諒，對我來說，命運不是偉大的造物主所寫下的卷軸，不是上天的旨意，也不是哪個神祇不可違抗的判決，而是許多看來互不相干的事實、事件與行為締造出來的結果。我贊同您所說的，命運會自己來找人……但找的不只有人。然而，不該反其道而行這種說法，不太能說服我，因為這種說法是便宜行事的宿命論，是頌揚麻木與怠惰、羽絨與子宮誘人溫暖的歡歌。簡言之，就是沉浸在夢裡的人生，而人生呢，薇果小姐，或許是一場夢，又或許到頭來就是夢一場……不過，這是場該積極參與的夢。因此，薇果小姐，我們是時候上路了。」

「大門隨時都是開著的。」芙琳吉拉站起身，動作幾乎如同早先的米爾娃般粗猛。「請啊！隘口那兒等著你們的是酷雪、嚴寒和命運。要是你們這麼想贖罪，大門隨時都是開著的！不過獵魔士要留在這裡，留在投散特！跟我一起！」

「我想，」吸血鬼平靜地答道：「您錯了，薇果小姐。獵魔士所作的，是場很令人著魔而美麗的夢，這點我衷心承認。不過，無論是什麼夢，只要作得太久，就會變成一場惡夢，而我們會用大叫把人從惡夢裡喚醒。」

在孟特卡佛堡，坐在圓桌前的九名女子皆把目光釘在芙琳吉拉。薇果身上，釘在突然開始哽咽的芙琳吉拉身上。

「傑洛特在一月八日的早晨動身前往波美若葡萄園，而他回來的時候……大概是八日的夜晚……或者是九日的晌午之前……這點我不清楚……沒辦法確定……」

「請說得簡明扼要點。」夕樂。德唐卡維勒溫和地提出請求：「請說得簡明扼要點，薇果小姐。要是有個片段令您難以啟齒，那就請像以往那樣，省略吧。」

有著老鷹花斑的母雞踩著尖細爪子，在廚房裡小心翼翼地走動。空氣中瀰漫著雞湯的氣味。門扉轟然開啟，傑洛特闖進廚房。他的臉被風刮得發紅，上頭還有瘀青與凝固的紫紅血痂。

「走吧，夥伴們，該打包了。」他宣布，沒有半點累贅的引言。「我們要上路了！一個鐘頭後，我要在城外山丘的那根木樁下，看到你們整裝上騎，做好長途跋涉的準備，晚一分鐘都不行。」

這樣就夠了。好似他們已經等這個消息等了許久，好似他們早就已經準備就緒。

「我一下就好了！」米爾娃跳起身，扯開嗓門說：「我只要半個鐘頭就能準備好！」

「我也是。」卡希站了起來，丟下湯匙，緊緊瞅著獵魔士問：「不過我想知道這算什麼，恣意而為？情人間的口角？還是我們真的要上路了？」

「我們真的要上路了。安古蘭，妳幹什麼端著一張臉？」

「傑洛特，我……」

「別怕，我不會把妳留下來。我改變主意了。妳這小鬼也得有人看著，不能放著不管。我剛說了，上路，把東西收一收，行囊綁好。我們分頭走，免得引人注意。我們在城外那座山丘上的木樁下會合。一個鐘頭後，在那兒碰面。」

「是，傑洛特。」安古蘭大聲嚷著：「他媽的，終於！」

一眨眼，廚房裡只剩下傑洛特與有著老鷹花斑的母雞，還有吸血鬼。後者不疾不徐地啜著雞湯麵疙瘩。

「你在等特別的邀請函嗎？」獵魔士冷冷問道：「為什麼你還坐著？沒去給得拉庫那頭驢子上行囊？還有向魅魔道別？」

「傑洛特，」雷吉思一邊從鍋裡添著湯，一邊平和地說：「我向魅魔道別所需的時間，就如同你向你的黑髮女伴道別所需的一樣，前提是你有向你的黑髮女伴道別的打算。接下來這話就我們兩個知道就好——你可以用喊的、罵的、吼的趕那票年輕人去打包，但對我得多下點工夫，就算是看在我比你年長這點就好，請簡單向我說明幾句。」

「雷吉思……」

「請說明，傑洛特。你越快開始越好，我會幫你的。昨天早上，你按照約定去城門見了波美若葡萄園的管理人……」

阿席德斯。費拉布拉斯是尤冽節前夕，獵魔士在「養雉場」裡認識的。這名長著一臉黑鬍子的波美若葡萄園管理人，正牽著騾子在城門下等獵魔士，而那人身上的打扮與裝備，就好似他們打算遠行，呵呵，走得遠遠的，去這世界上某個要過了索維基城門與阿斯卡德隘口才到得了的國度。

「您這話可說得不對，甚至連邊也沒構著太多。」對傑洛特挖苦人的意見，他如是回應著。

「先生，您是從大千世界來的人，我們投散特在您眼裡不過是個鳥不生蛋的小地方。您以為只要把帽子一扔，就能從這頭城門飛到另一頭城門，而且用的還是頂乾帽子。您這可是大錯特錯啊，因為從這裡到我們要去的波美若葡萄園，可有一段路好走，要是我們能在正午抵達，那已經算是件了不起的事了。」

「那我們這麼晚才出發，倒是錯了。」獵魔士冷冷說道。

「是啊，也許是錯了，」阿席德斯。費拉布拉斯朝他吹鬍子瞪眼地說：「不過，要您一大清早就起來準備，我以為不太行，因為高貴的大爺可不常做這種事。」

「我不是高貴的大爺。上路吧，管理人先生，我們就別浪費時間在無意義的談天上。」

「您這話可說到我心坎裡了。」

為了縮短路程，他們穿城而行。起初，傑洛特想要抗議，他知道大街小巷裡都是滿滿的人，怕會被卡在裡頭。然而，事實證明，葡萄園管理人費拉布拉斯對這城市的了解更勝於他，知道什麼時候街道會是空的。兩個人就這麼一路暢行。

他們穿出市集，經過斷頭台，還有那絞刑架。

「這事可危險了，」管理人用頭一指。「疊韻腳、唱曲兒，尤其是在公共場所。」

「你們這裡的法官可真嚴厲。」傑洛特馬上便了解對方所指為何。「在其他地方，寫諷刺詩，頂多就是被綁在木樁上示眾。」

「這要看諷刺的對象是誰，」阿席德斯·費拉布拉斯冷靜論道。「還有押的是怎樣的韻。我們的好公爵夫人殿下著實受人愛戴，但要是受了誰的刺激……」

「歌曲，正如我的某個熟識所說，是禁不了的。」

「歌曲不行，但唱歌的人當然可以。」

他們從城中央切過，出了貝得娜城門，筆直朝向淙淙琤琤、水流湍急、白沫堆疊的布雷斯爾河所鑿出的河谷去。原野上，只有田壑與低窪處才見積雪，但天候頗為凍人。

一支騎士隊伍與他們擦身而過，想必是往切爾彎特薩隘口，去戍守邊境崗樓韋得塔。獅鷲、雄獅、心、百合、星、十字、箭頭，以及其他一些不見經傳的紋章，畫在那行人的盾牌上，繡在他們

的披風和馬衣上，交織成一片五顏六色。馬蹄達達，旗幟飄飄，歌聲隆隆，那愚蠢曲子裡說的，是騎士的宿命與一名原該等待，卻提前變卦的美麗女子。

傑洛特目送隊伍遠去。這行遊俠騎士令他想起了剛從勤務歸來，甫在城中一名女子懷裡恢復元氣的列那。德布瓦，弗倫。那女子的丈夫已經幾天幾夜沒回家，想必是在路上某處被暴漲的河水，或滿是動物與失常天象的密林給困住。獵魔士壓根沒想過把列那從愛人的懷裡拉出來，卻著實後悔沒把跟波美若葡萄園管理人的約往後延。他與騎士交上了心，想念起對方的陪伴。

「我們走吧，獵魔士先生。」

「走吧，費拉布拉斯先生。」

他們沿著商道往小河的上游騎去。布雷斯爾河蜿蜒輾轉，但上頭布滿橋梁，因此無需繞路。小魚兒與騾子不斷噴著霧白鼻息。

「您覺得如何，費拉布拉斯先生，這冬天會很長嗎？」

「撒奧溫那晚結了霜，而俗話說：『撒奧溫寒酷，得穿暖褲。』」

「我明白了。那你們的葡萄藤呢？不會給酷寒傷著嗎？」

「以前還有過更冷的天呢。」

兩人一路前行，不再有人說話。

「那個，您瞧。」費拉布拉斯出了聲，並用手比著。「那邊，在那山谷裡的村子叫『狐狸洞』。那邊田裡長的東西可是出奇的妙，是鍋子呢。」

「什麼？」

「鍋子，從大地的子宮裡長出來，野生的，十成十的自然傑作，沒有任何人為介入。別的地方長的是馬鈴薯或白蘿蔔，狐狸洞裡長的是鍋子，各種形狀、樣式都有。」

「真的？」

「我敢拍胸脯保證。就是因為這樣，狐狸洞跟邁阿赫特的度德諾村訂了夥伴協議，因為呀，聽說那邊地上長的全是鍋蓋。」

「各種形狀、樣式都有？」

「您這是一猜就中啊，獵魔士先生。」

他們繼續前行，沒有交談。布雷斯爾河的流水鳴濺濺，在石間沖出了白沫。

「而那邊呢，獵魔士先生您瞧，是古時候的敦泰內堡。要是您相信童話，那敦泰內堡可是一幕幕恐怖場景的見證者。人稱大塊頭的瓦格伍斯【註二】，在那座城裡用殘酷血腥、百般折磨的手段殺掉不貞妻子，還有妻子的情人，還有母親，還有兄妹。然後，他坐了下來，開始大哭，沒人猜得到為什麼……」

「這我聽說過。」

「您來過這裡？」

「沒有。」

「呵，也就是說，這故事傳得可真遠。」

「您說的有理啊，管理人先生。」

「那邊那座小塔樓，」獵魔士指著。「在那座可怕之堡後頭的那個。那是什麼？」

「那邊？那是座神殿。」

「拜的是什麼神？」

「誰記得住啊。」

「的確，這年頭誰記得住。」

時近晌午，他們看見了朝布雷斯爾河緩緩漫下山坡的葡萄園。齊頭修剪的葡萄藤，像刺蝟般密密麻麻地排了滿山，光禿的景象看來頗為淒涼。而在最高的那座山頭上，不畏風兒頂天立地的，是

波美若城堡裡的座座塔樓、雄壯主樓，還有甕城。

傑洛特充滿興味地注意到，通往城堡的道路飽受碾壓，馬蹄與車輪所壓出的印子不會少於主要商道，顯然常有人從商道轉往波美若堡。他在心裡攢著問題，一直等到在城堡腳下看見了十幾輛卸了馬、蓋著帆布、供遠行用的堅固馬車才提出。

「這些是買家。」被問及的葡萄園管理人解釋著。「販賣葡萄酒的商人。」

「商人？」傑洛特吃了一驚。「怎麼會？我以為山裡隘口都積滿雪，把投散特和外頭的世界隔了開來。這些商人是怎麼進來的？」

「對商人而言，」管理人費拉布拉斯正經地說：「從來沒有不好走的路，至少對那些認真看待交易的商人來說是這樣。對這些人來說，獵魔士先生，原則只有一個——只要有目標，就一定有達成的辦法。」

「的確，」傑洛特緩緩說道。「這原則很實際，值得仿效，適用於各種情況。」

「確實如此。不過，老實說，有些商人從秋天就被困在這裡了，可是他們沒有因此氣餒，反倒說：『呔，有什麼關係，這樣一來，等春天到了，其他對手還沒到，我們就已經先在這裡了。』他們管這叫『正面思考』。」

「而且也很難說那原則不妥當。」傑洛特點了點頭。「管理人先生，還有一件事讓我頗為好奇。為什麼那些商人都待在這裡，遠離人群，而不去博克勒呢？公爵夫人不會吝於對他們展現慷慨吧？莫非她瞧不起商人？」

「哪有這種事。」費拉布拉斯答道：「公爵夫人殿下每次都邀請他們，但他們都禮貌地謝絕，全住到了葡萄園旁。」

「為什麼？」

「人家說，博克勒就是個大吃大喝、尋歡作樂、醉生夢死的地方；說是人到了那裡，只會頹廢放縱、虛度光陰，不會去思考生意上的事。而人就該思考些真正重要的事，想想眼前的目標，不斷思考，不分散心神去想什麼瑣事。這樣一來，也只有這樣，才能抵達瞄準的目標。」

「確實如此，費拉布拉斯先生。」獵魔士緩緩地說。「我很高興能與您同行。從跟您的交談裡，我學到了很多，真的很多。」

與獵魔士的預期相反，他們沒有進入波美若堡，卻是往前再走了些，來到山谷後方的小丘。那兒立著另一座城堡，小了些，而且顯然疏於照料。那座城堡叫祖巴蘭。傑洛特很開心上工的地方就在眼前，烏漆墨黑、有著鋸齒狀斑駁城垛的祖巴蘭，看起來十足十就像受了詛咒，裡頭肯定有魔物鬼怪盪來晃去。

等他到了裡頭的庭院，見到的卻不是魔物鬼怪，而是十來個人專心做著像是滾木桶、刨木板，並把那些木板用釘子釘在一起……諸如此類的迷人工作。空氣中可以聞到新創的木頭味、剛撒的石

灰味、貓兒的騷臭味、發酸的葡萄味，以及豆子湯的氣味。沒多久，「豆子湯就上桌了。」

一路飽經風霜的兩人早已飢腸轆轆，快手快腳便吃了起來，沒有多加交談。陪著他們用餐的還有管理人費拉布拉斯手下，一名喚作西蒙。幾勒卡的男子。為他們服務的則是兩名紮著兩肘長辮子的金髮女子，兩人拋向獵魔士的眼光露骨至極，讓他當下決定要盡快開工。

關於怪物的長相，西蒙。幾勒卡是一手消息聽來的，他自己沒親眼見過。

「牠渾身烏漆墨黑，」他作勢打了個哆嗦。「像焦油一樣，不過在牆上爬的時候，身子底下的磚頭又看得一清二楚，好像牠是果凍做的一樣，又或者，不好意思，我這麼說，那看起來像鼻涕一樣，您懂的，獵魔士先生。牠的腳掌啊，又長又細，有力得不得了。那勇特克就這麼站著、站著，看著那怪物。最後，他終於大喝一聲：『去死吧！死一死吧！』還加了句驅魔的話：『受死吧，魔物！』然後那怪物就咚、咚、咚地跳走了。大家看到的就這麼多，怪物躲進了大地洞。後來工人們就說：『我們可是在有害健康的環境下工作，既然有怪物，哼，那你們就把工餉拉高，要不然我們就告到工會去。』我向他們說：『你們工會可以給我去……』」

「那怪物最近一次被人看到是什麼時候？」傑洛特截斷了他的話。

「差不多三個星期前，大概是快到尤冽節的時候。」

「您說是在收穫節前。」獵魔士看向管理人道。

阿席德斯。費拉布拉斯臉上沒被落腮鬍遮住的地方全紅了，幾勒卡哼了一聲。

「啊，是啊，管理人先生，要是您打算管理我們，就得常到這裡走動些，而不是只待在博克勒的店舖裡，用屁股把凳子磨到發亮。我是這麼想的……」

「您怎麼想，」費拉布拉斯打斷他：「我沒興趣知道，說怪物的事就好。」

「不過我已經把話說完了啊。原原本本，全都說了。」

「沒有出現犧牲者嗎？沒有任何人遭受攻擊嗎？」

「沒有，不過去年莫名其妙少了一個工人。有人說，他是被那怪物拖到深淵裡殺了。有人說，這不是什麼怪物害的，是因為那工人欠了賭債跟贍養費，自己捲鋪蓋跑了。您聽仔細了，聽說他玩骰子玩得可兇了，而且還把磨坊家的女兒給搞大了肚子，而磨坊家女兒告到了法官那裡，所以法官就要他付贍養費……」

「那怪物沒有再襲擊任何人？」傑洛特生生打斷了他的話。「沒有其他人看到牠嗎？」

「沒有。」

其中一名女子在為傑洛特倒當地特產的葡萄酒時，用胸部滑過了他的一只耳朵，然後朝他眨了眼，暗示意味十足。

「我們走吧。」傑洛特飛快地說。「沒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浪費口舌，您帶我去地窖吧。」

很遺憾地，芙琳吉拉的護身符並沒有發揮預期的功效。對於這塊鑲銀拋光的綠瑪瑙，可以代替他的狼頭獵魔士徽章這件事，傑洛特一刻也沒相信過。話說回來，芙琳吉拉從來也沒這麼保證過。然而，她說過——而且是信誓旦旦地說——當護身符與他的心智合一，就可以發揮各種功能，包括危險警示。

因此，不是芙琳吉拉的咒術失敗，就是傑洛特與護身符在什麼是危險、什麼不是這個問題上，有所分歧。在往地窖的路上，他們擋住庭院裡一隻高舉尾巴、四處走動的大紅貓去路，綠瑪瑙以幾乎難以察覺的程度震了一下。話說回來，那貓想必收到了護身符發出的某種訊號，因為牠尖叫著逃竄而去。

等獵魔士下到了地窖，那徽章又惱人地不斷震動，就算是在那些乾燥、整齊又乾淨的地下室裡也一樣，裡頭唯一的威脅只有裝在大木桶裡的葡萄酒。只有自暴自棄，把嘴湊到酒桶塞下張得老開的人，才有酩酊大醉的危險。僅此而已。

不過，當傑洛特離開仍在使用的地下室，沿著階梯與平坑繼續往下走時，徽章並沒有震動。獵魔士很久以前便已察覺，投散特大部分的葡萄園下方都有年代久遠的礦坑。這一定是因為當地人們種植的葡萄樹結了果後，開始帶來更高的利潤，便停止採礦了，礦坑也隨之荒廢，只有部分的礦坑走廊與通道被拿來當作葡萄酒舖與酒窖。波美若與祖巴蘭這兩座城堡的底下是板岩礦，裡頭平坑、洞穴縱橫交錯，只稍一不留神，就得守著複雜性骨折，在某個深底裡等待長眠。部分洞穴上頭蓋著

腐爛的木板，而木板上頭覆滿石板灰，與地面幾乎沒有兩樣。遇上這種木板，哪怕只是輕輕一踏，便馬上身陷險境，因此徽章理當發出警示。但是，徽章沒有發出警示。

一個模糊的灰色身形從傑洛特前方約十步的板岩殘堆裡竄出，以爪子抓耙坑道底板，接著在空中一個大迴旋，發出一聲刺耳長嚎後，便尖笑著沿走道衝去，潛入牆上其中一處壁龕。這一回，徽章也沒有發出警示。

獵魔士咒罵了聲。這個魔法玩意兒對紅貓有反應，對小妖精卻沒有反應。這個問題得和芙琳吉拉好好談談，他一邊往妖精消失的洞穴走去，一邊心裡如是想著。

徽章猛烈震了起來。

馬後炮，他心裡這麼想著，但隨即決定繼續往裡頭走。說到底，這徽章或許也沒那麼蠢。小妖精最常、也最喜歡玩的把戲，就是先逃跑再埋伏，然後出其不意地用鐮刀似的爪子攻擊追趕牠的人。小妖精可能就等在那片黑暗之中，而徽章正警告著這一點。

他屏息傾聽，等了許久。護身符靜靜躺在他的胸口，動也不動。洞裡傳出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但仍舊死寂一片。沒有一個小妖精能忍耐這麼久，而沒有絲毫動靜。

於是，他不假思索便鑽進洞裡，背頂粗糙岩石，手腳並用地往前爬，不過並沒有爬得太久。

脆裂聲響起，接著一陣窸窣，地板破了開來，獵魔士與好幾策那爾的沙土與石礫一起掉了下去。所幸，掉落的時間不是太長，在他下方的也不是無底深淵，而是普通的地窖。他像污水管裡的屎糞一樣衝了出去，砰一聲摔在一堆腐木上。他甩開臉上的頭髮、吐掉嘴裡的沙土，非常難聽地咒

罵了聲。護身符不斷震動，一直拍打著他的胸口，好似裡頭塞了隻麻雀一樣。獵魔士忍住想把護身符扯下來捏個粉碎的衝動，一來是因為芙琳吉拉知道後肯定會氣瘋，二來則是因為這塊綠瑪瑙似乎還有別的力量。傑洛特希望那些力量不會又教人失望。

就在他打算起身之際，摸到了一個圓形顱骨。當下，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是躺在木堆上。

他站了起來，隨即看見一座堆成小山的骨頭。全都是人骨。那些人在斷氣的那一刻全都上著枷鎖，而且很有可能都裸著身子。骨頭全是碎的，有啃咬痕跡。骨頭受到啃咬的時候，那些人可能已經死亡，不過無法斷定。一條筆直如飛箭的走道將他帶出平坑。板岩壁面被磨得頗為平滑，此處看來已不似礦坑。

突然，他走出了狹隘的空間，來到一個上方不見洞頂，只有漆黑一片的大溶洞。洞穴中央是深不見底的巨大黑洞，而黑洞上方懸著一條看來不甚安全的細窄石橋。

水珠從牆面落下，聲響不斷迴盪。寒涼而惡臭的風自黑洞吹出。護身符沒有絲毫動靜。傑洛特踏上窄橋，小心翼翼，屏氣凝神，盡量與搖搖欲墜的扶欄保持距離。

橋的另一端，又是一條走道。他注意到在拋光的牆面上都有生鏽的火把架。這裡也有壁龕，有些裡頭站著小型砂岩雕像，然而上方經年累月落下的水滴將它們溶洗為一個個不成形的雪人。牆面上也嵌著一片片浮雕，用的是比較耐久的材料，因此上頭的形狀較為清晰可辨。傑洛特可以看得出一名頭上有著不只一支月形彎角的女子、一座塔、一隻燕子、一隻山豬、一隻海豚，以及一隻獨角獸。

他聽見聲響。

他屏息佇立。

護身符震動了起來。

不，那不是錯覺，不是板岩移動的聲音，也不是滴水的回音。那是人的聲音。傑洛特閉上眼，將注意力全放到耳朵上，辨出了方位。

獵魔士敢用人頭擔保，那聲音來自前頭的壁龕，來自一尊小型雕像後方。那雕像雖也受滴水溶洗，但還不至於失了原本圓滾滾的女性樣貌。這一回，護身符是克盡職責了。一道亮光發出，傑洛特突然瞧見牆面上有金屬反光。他緊緊抱住那尊女性雕像，大力一轉。巨大聲音響起，整個壁龕在鋼製鉸鏈上旋轉，露出一道螺旋階梯。

聲音再度從階梯上方傳來。傑洛特沒有多加思索，便拾級而上。

他在上方找到一扇門，而且一推就開，甚至沒有發出任何聲響。門後是個小巧的拱形空間。牆上凸著四根大型銅柱，柱子末端逐漸寬闊，看來宛如喇叭。這些喇叭的正中間擺著一張扶椅，上頭坐著一副骷髏。骷髏的頭顱上有垂至齒間的貝雷帽遺骸，身上有著曾經華麗的殘縷，頸上掛著一條金鍊，腳上則套著被鼠群咬過、頭部已經磨損的山羊革鞋。

一道響亮的噴嚏聲倏地從其中一個喇叭傳出，把獵魔士嚇得跳了起來。接著，有人擤了鼻子，那聲音透過銅管傳來，反倒化作一圈又一圈的磨人回音。

「保重。」聲音從銅管中傳出。「您的鼻涕還真多啊，斯凱蘭。」

傑洛特把骷髏推下椅子，還不忘拿下那條金項鍊收進口袋裡，然後自己坐上了竊聽的位置，也就是喇叭的開口處。

他所竊聽的對象中，有一人的聲音低沉有力，說話時，連銅管都會震動。

「您的鼻涕還真多啊，斯凱蘭。您是在哪染上的風寒？又是什麼時候染上的？」

「說了也是白說。」擤鼻者頂著濃濃的鼻音答道。「這該死的風邪染上了我，纏著不放。每次病剛好，就立刻又染上，就連魔法也幫不了我。」

「所以也許您該換個魔法師？」另一道聲音響起，又緊又破，宛如生了鏽的舊鉸鏈。「到目前為止，這個維列佛茲沒有辦成幾件能讓他自豪的事，對。要我說……」

「這件事我們暫且按下吧。」某人插了話，這人說話時會特別拉長音節。「我們到這裡，到這投散特，到這世界的盡頭碰面，不是為了這件事。」

「是盡頭的盡頭！」

「這世界的盡頭，」鼻音濃厚的那人說：「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沒有自家情報人員的國家，是帝國裡唯一沒有被瓦鐵。德里多的特務竊聽的角落。這個無時無刻都狂歡縱飲的公國，被所有人當成笑話，沒人認真看待。」

「像這樣的國度，」習慣拖長音節的那人說：「對間諜來說，永遠都是天堂，是他們最喜歡的聚會場所。所以，反間諜組織和間諜，以及其他進行監視、監聽的行家也會到這裡來。」

「以前或許是這樣，不過自從這裡由婆娘當家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而投散特由婆娘當家已經近一百年。我再重申一次，我們在這裡很安全。這裡沒有人會跟蹤我們，也沒有人會監聽。我們可以扮成商人，放心去談一些特別是對公爵殿下你們，對你們的私人財富與領地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

「我管他什麼私人財產，對！」聲音又緊又破的人不認同道。「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自己！我關心就只有帝國的前途。各位先生，帝國要好，首先王朝要強盛！要是王位上坐的是個雜種，是劣等血緣的後代，是北方那些身心都有病的小王、小侯子孫，那對帝國來說就是災難、大禍害。不，各位先生！我，來自戴維特公國的戴維特，以偉大的太陽起誓，絕對不會眼睜睜看這種事發生！而且我的女兒已經差不多要得到……」

「你的女兒？」聲音低沉有力的那人大吼。「戴維特，那我又該怎麼說？這個當年支持恩菲爾那小鬼，與篡位者敵對的我？那票浩浩蕩蕩往宮殿去的軍校學生，可是從我府邸出發的啊！還有再之前呢？嗯？他可是一直躲在我這裡啊！那時候，那小滑頭可是眼巴巴地盯著我的艾依蘭看，對著她傻笑，說盡甜言蜜語，而且我知道，他躲在窗帷後捏過她的奶子。結果現在咧……帝后換人當？如此羞辱？如此蔑視？萬世帝國的帝王把一個從琴特拉流浪來的小孤女，給擺到了古老家族出身的女子們頭上！嗯？他靠我的施捨坐上了王位，卻不把我的艾依蘭當一回事？不，這我無法忍受！」

「我也是！」一個高而情緒化的聲音接著嚷道。「他也不把我當一回事！為了那個琴特拉的小孤女，把我妻子給拋棄了！」

「幸好，」習慣拖長音節的那人說：「小孤女已經讓人送到另一個世界了——這是按斯凱蘭先生的報告得出的結論。」

「那報告我聽得可仔細了，」聲音又緊又破的人說。「而我得出的結論是，那報告除了提到小孤女消失外，其他什麼也沒有。既然她消失了，那就有可能再度出現。從去年到現在，她消失又出現了好幾次！說實話，斯凱蘭先生，您真是太讓我們失望了。您和您的那個巫師維列佛茲都太讓人失望了！」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尤阿希姆！不是互相指責、怪罪，分化彼此的時候。我們必須堅強團結，而且要有堅定的決心，因為那琴特拉女是死、是活，都不重要。大帝既然已肆無忌憚地蔑視古老家族一次，就會再有第二次！琴特拉女消失了又怎樣？幾個月後，他又會介紹澤利堪尼亞或扎格維巴來的帝后給我們！不，我以偉大的太陽起誓，我們絕不讓這種事發生！」

「絕不讓這種事發生，對！阿爾達，你說得對！恩瑞斯家族辜負了我們的期待，只要恩菲爾在王位上多坐一天，對帝國的傷害也多添一分，對。帝王寶座可不乏人選，年輕的伍爾西斯……」

一道噴嚏聲響起，接著是響亮的擤鼻聲。

「君主立憲。」打噴嚏的那人說。「是時候行君主立憲了，改成較為先進的體制。然後是民主……人民掌權……」

「伍爾西斯大帝。」聲音低沉的那人用力地重申一次。「伍爾西斯大帝，史帝芬。斯凱蘭。他會和我的艾依蘭或尤阿希姆的哪個女兒結婚，而到那時候，我會是皇家大首相，戴維特是陸軍元帥。而您呢，斯凱蘭，會是伯爵兼內政大臣。又或者您會以那個什麼人民任命的信徒自居，宣布放棄這些頭銜和地位，如何？」

「我們姑且別去叨擾歷史的進程吧。」鼻音濃厚的那人妥協道。「反正該來的，擋不了。至於今天，皇家大首相阿波。達西大人，要說我對伍爾西斯王子本人有任何意見，主要因為他是個性格如鋼的人，驕傲而不屈，要影響這種人，不是易事。」

「請容我說句話。」習慣拉長音說話的那人出了聲。「伍爾西斯王子有個年紀還很小的兒子莫夫蘭，絕對會是更好的人選。第一，不管是看他的父族或母族，他的繼位血統都要名正言順得多。第二，他還是個孩子，所以攝政委員會，也就是我們，會代他掌權。」

「說什麼蠢話！就算是他父親，我們也應付得來！我們會找到辦法！」聲音低沉的人道。

「我們可以送他，」情緒化的那人提議道：「我的妻子。」

「您就別出聲了，布洛伊內伯爵，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各位先生，我們還有別的事該討論一下，對。我想指出的是，現在當家的還是恩菲爾。法。恩瑞斯。」

「不然呢？」鼻音濃厚的那人大聲擤著鼻子表示同意。「他人活得好端端的，國家也在他手裡管，不管身子還是腦子，一切都好得很，尤其是後者。在他把兩位，和可能對兩位效忠的軍隊都趕出尼夫加爾德後，這點更是無庸置疑。那麼，阿爾達公爵殿下，您打算如何發動政變呢？畢竟，您

馬上就要帶領東軍上戰場。而尤阿希姆公爵大概也應當待在自己的軍隊裡，和維爾登特殊行動部隊在一起。」

「史帝芬。斯凱蘭，不要這麼張牙舞爪，也不要露出那種表情，除了你，不會有人覺得這樣讓你看起來像你的新主子——巫師維列佛茲。還有一點你也要知道，夜梟，既然連恩菲爾也起了疑心，那麼過錯就是由你們——你和維列佛茲來承擔。承認吧，你們本來想抓住琴特拉女去交易，要用她去換恩菲爾的恩寵？現在那女孩死了，你們也就沒東西好換了，對吧？恩菲爾會把你們五馬分屍。不管是你，還是你勾結來與我們作對的魔法師，都再也抬不起頭！」

「我們之中沒有人抬得起頭，尤阿希姆。」聲音低沉的人插話。「我們得面對現實。我們的情況與斯凱蘭比起來，壓根沒有好到哪裡去。當前的情勢走向，讓我們所有人都搭上了同一條船。」

「可是，是夜梟把我們所有人都放到了這條船上！我們本來該暗中行事，結果現在呢？恩菲爾全都知道！整個帝國裡都有瓦鐵。德里多的特務在找夜梟！而我們，為了要擺脫我們，就把我們趕去打仗，對！」

「這一點，」習慣拉長音節的人說：「我倒是覺得慶幸，很樂意利用這個機會。我向各位先生保證，現在正在持續的這場戰爭，已經讓大家都受夠了。軍隊、老百姓，尤其是商人和企業家。不管最後結果如何，光是戰爭要結束這個事實，就已經夠讓整個帝國上下歡天喜地去接受。再說，各位先生身為軍隊的領袖，對於戰爭結果的影響力，我這麼說吧，一直都成竹在胸。有什麼比終結武

裝衝突，戴上勝利的桂冠還要簡單？就算是輸了，不也還可以成為挺身談判，不再讓山河喋血的救世英雄嗎？」

「的確。」聲音緊破的人隔了一會兒後說。「我以偉大的太陽起誓，情況的確如此。雷伍瓦登先生，您說得很對。」

「恩菲爾，」聲音低沉的人說：「派我們上戰場，等於是把絞索套到了自己脖子上。」

「恩菲爾，」情緒化的那人說：「還活著，公爵殿下。他還活著，活得好好的。熊都還沒倒下，我們先別急著瓜分熊皮吧。」

「不。」聲音低沉的人說。「我們要提早把熊殺了。」

好一段時間，在場沒有任何人出聲。

「所以我們要行刺他，殺了他。」

「殺了他。」

「殺了他！」

「殺了他，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只要恩菲爾活著的一天，就會有他的信徒存在。要是恩菲爾死了，所有人都會支持我們。貴族會站在我們這邊，貴族就是我們，而貴族的力量就在於團結。大

多數軍隊也會站在我們這邊，尤其是軍官團。索登敗仗之後，恩菲爾對他們的清算，他們可是記得一清二楚。還有人民也會站在我們這邊……」

「因為人民都是盲目、愚蠢又容易受人煽動的。」剛擤完鼻子的斯凱蘭把話接完。「只要大喊：『萬歲！』找上議院層級的人發表聲明、開監獄、降稅金，就足以應付。」

「伯爵大人，您說得一點也沒錯。」說話的是習慣拉長音節的那人。「現在我知道您為什麼老是把民主掛在嘴邊了。」

「我先提醒大家，」名喚尤阿希姆的那人用又緊又破的聲音說：「事情不會那麼順利，各位先生。我們這一整個計畫是建立在恩菲爾會死的基礎上，但恩菲爾有許多支持者、有內部軍隊、禁衛軍，我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要突破禁衛軍『治』不是簡單的事，而這支軍隊，你們也別自欺欺人，絕對會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所以在這一點上，」史帝芬。斯凱蘭出了聲：「維列佛茲會為我們提供幫助。我們不用包圍宮殿，也不用突破『治』軍。這件事會由一名有魔法結界保護的刺客解決，就像塔奈島的魔法師叛變爆發前夕，在特雷托格裡發生的那樣。」

「拉多維達。雷達尼亞國王。」

「正是。」

「維列佛茲手底下有這種刺客嗎？」

「有。各位男士，為了取信於各位，我就告訴你們，這名刺客是誰——目前被我們囚禁的女巫葉妮芙。」

「被你們囚禁？我聽說葉妮芙是維列佛茲的同夥。」

「她是他的囚犯。她會被下咒、催眠、改造成一名刺客，然後在事成之後，自我了結。」

「什麼被下咒的巫婆，我想這不太合適。」習慣拉長音節的人如是說著。由於他不甚喜歡這計畫，話音便拖得更長了。「要是有個英雄，會比較好，一個燃燒自己去照亮他人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復仇者……」

「女性復仇者。」斯凱蘭更正道。「這計畫再合適不過了。葉妮芙會向對她造成傷害的暴君復仇。恩菲爾迫害、殺害她看護的對象——一個無辜的孩子。這個殘忍的獨權者，這個變態，不去關心帝國與人民，卻去迫害、殘殺孩童。復仇之手為此找上他……」

「對我來說，這計畫非常好。」阿爾達。阿波。達西用低沉的嗓音宣告著。

「對我來說也是。」聲音又緊又破的尤阿希姆。戴維特說。

「棒極了！」情緒化的布洛伊內伯爵大叫著。「復仇之手會以強暴他人妻子的罪名，找上暴君與變態。棒極了！」

「不過，還有一件事。」雷伍瓦登拖著語調說。「為了證明您的可信度，斯凱蘭伯爵，請向我們透露維列佛茲先生目前的所在處。」

「各位男士，我……我不能……」

「這不過是一種保證，證明你的坦承與決心。」

「史帝芬，你不用怕告訴我們。」達西也跟著說。「在場不會有人把事情洩露出去。這確實是個矛盾的情況。在別的情況下，我們之中或許會有人想靠出賣他人來換取性命，但是我們所有人都再清楚不過，背信棄義沒辦法為我們換來任何東西。恩菲爾。法。恩瑞斯從來不會手下留情，不懂饒恕是何物。裝在他胸膛裡的不是一顆心，而是塊冰。也因為這樣，他必須死。」

史帝芬。斯凱蘭不再躊躇。

「那好吧。」他說。「就讓我展現誠心吧。維列佛茲是躲在……」

坐在喇叭口的獵魔士將拳頭握得死緊，甚至發痛。他加強聽力，也加強了記憶力。

對於芙琳吉拉給的護身符，獵魔士的質疑並不正確，而且轉瞬間便煙消雲散。當他進到大洞穴，靠近掛在黑色深淵上的窄石橋時，徽章大力扯了他一下，在他頸上不斷拍動，那程度已不似麻雀，而是隻好戰且強壯的鳥兒，姑且就說，是隻禿鼻鴉吧。

傑洛特定住了腳步，將護身符安撫下來。他動也不動，免得有任何聲響，甚至是大一點的吐息，亂了他的聽覺。他靜靜等著，知道在深淵的另一頭、石橋的另一端，有某個東西存在，那東西正窺視著他，隱在黑暗之中。他也不排除可能有東西躲在他背後，而石橋彼端是個陷阱。他不打算讓自己被陷阱抓住。他就這麼等著，也讓他等到了。

「你好啊，獵魔士。」一道聲音傳來。「我們早就在這裡等你了。」

這黑暗中傳來的聲音，聽來頗為怪異。然而，傑洛特已經聽過這樣的聲音，知道這聲音為何如此。這是不習慣以言語對話的生物所發出的聲音。儘管這些生物會使用肺葉、橫隔膜、氣管和喉頭，卻無法完全掌控發音部位，即使牠們的嘴唇——還有舌頭大概也是——形狀與人類近乎相同也一樣。這種生物說出來的話語，除了腔調怪異，還充滿了人耳聽來極不舒服的聲音——從僵硬且十分難聽的吠叫，到軟而黏滑的嘶聲都有。

「我們早就在這裡等你了。」那聲音又重複了一次。「我們知道只要放出傳言，你就會來，會來到這裡，到地底下來，好追捕、迫害和謀殺我們。你已經出不去了，再也看不到你那麼喜愛的太陽了。」

「現身吧。」

窄橋彼端的黑暗中，有某個東西動了一下，慢慢在某處聚成一團黑影，貌似人形。看起來，那生物沒有一刻維持同一個姿勢與位置，而是藉由快速、緊湊且飄忽的動作不斷改變。獵魔士早已見識過這種生命體。

「換形怪。」他冷冷地說。「我早該猜到在這裡的，是像你這種人物。我甚至感到奇怪，直到現在才碰見你。」

「了不起，了不起。」變動生物的聲音中帶著冷嘲。「這裡烏漆墨黑，你卻能認出來。那這個你認得嗎？還有這個呢？這個呢？」

黑暗中又出現了三個生物，無聲無息，宛如鬼魅。其中一個鬼祟祟地從換形怪背後探視，形體、樣貌大致看來也像人類，但矮了些、佝僂了些，與猴子較為相似。傑洛特知道，那是奇姆力斯。

再過去的兩隻怪物，正如他所想的一樣，躲在橋頭，打算等他上橋後，截斷他的退路。第一隻怪物，也就是靠左邊的那隻，先是像巨型蜘蛛般揮了揮爪子，然後停在原地，輪番磨起為數眾多的腳。那是蜘蛛腳普利斯。第二隻生物模樣大致像燭台，看來好似直接從碎裂的板岩礦中探出一樣。傑洛特無法猜出那是什麼，不管是哪本獵魔士書籍，都沒有記載這樣的怪物。

「我不想動手。」他說，對眼前的形勢抱有一絲希望，畢竟這些生物是以談話作為開場，而不是像平常那樣，直接從黑暗中跳出來攻擊他的背頸。「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但如果有必要，我會保護自己。」

「這點我們已經料到了，」換形怪嘶聲坦言。「所以我們有四個，所以我們把你引到這裡。不要臉的獵魔士，你毒害了我們的生活。這裡的洞穴都是世界這頭最美的，是理想的過冬地點，我們

從歷史曙光乍現之初，就在這裡過冬，而現在你爬進這裡來狩獵，這很不道德。你為了錢追捕我們、獵殺我們，一切到此為止了，你也是。」

「聽我說，換形怪……」

「禮貌點。」那生物低吼道。「我無法忍受無禮的態度。」

「那我該叫你……」

「史衛札先生。」

「那麼，史衛札先生，」傑洛特說，一臉順從與謙遜。「事情是這樣的，我不會掩飾自己之所以進到這裡來，是以獵魔士的身分，來執行獵魔士的任務。這件事，我提議我們就靜靜帶過吧，因為在這地底世界發生了一件事，讓目前的情況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折。我得知一件對我來說異常重要的事，那是足以改變我整個人生的事。」

「而這件事會導致某種結果？」

「我必須馬上回到地面，」獵魔士一派平和而耐心地說。「是馬上，一刻也不能拖延，我必須踏上一段遙遠的旅途。這趟旅途可能是條不歸路，我很懷疑自己會不會再往這邊回來……」

「你想用這種方式贖回性命嗎？獵魔士。」史衛札先生嘶嘶說道。「沒有用的，你再怎麼哀求都沒有用。你中了我們的圈套，我們不會讓你脫身的。我們會殺了你，不光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一族，為了——我這麼說吧，我們和他們的自由。」

「我不只會再回到這裡，」傑洛特耐心地說：「而是再也不會以獵魔士的身分繼續這種工作。我不會再殺你們任何一個……」

「你說謊！你是怕了才說這種謊話！」

「不過，」傑洛特這回不讓人插話。「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必須盡快離開這裡。所以，你們有兩條路可選。一，是相信我的坦誠，然後我離開這裡。二，是我踏著你們的屍體離開這裡。」

「三，」換形怪粗嘎地說：「會變成屍體的只有你。」

獵魔士唰地一聲，抽出了收在背上劍鞘裡的劍。

「不只一個。」他不帶感情地說。「一定不會只有一個，史衛札先生。」

換形怪沉默了一段時間。待在他背後的奇姆力斯左右搖擺、發出低吼，蜘蛛腳普利斯則是把腳又伸又縮。燭台怪也不斷變換形體，現在看起來像棵歪七扭八的聖誕樹，上頭掛著兩顆磷光似的大眼睛。

「拿出證據證明你的坦誠與善意。」換形怪終於開口。

「怎樣的證據？」

「你的劍。你說你不會再當獵魔士，而獵魔士的劍就是他的命。把劍丟進深淵，不然就折斷，這樣我們就會讓你離開。」

傑洛特一動也不動地站了一會兒，現場一片寂靜，只聽得見水珠從岩洞頂端及壁面滴落的聲音。接著，他緩緩、沒有絲毫急躁地，筆直將劍插進岩縫深處。然後，他大腳用力一踹，踢斷了劍

身。長劍應聲腰斬，清脆的聲音在各個岩洞中不斷迴盪。

牆面上的水珠不斷滴落，好似那上頭流的是眼淚。

「我真是無法相信，」換形怪緩緩地說：「我真是無法相信，竟然會有人笨成這樣。」

頃刻間，牠們全都往他攻去，沒有大喝、口號或命令。史衛札先生頭一個發難，張開利爪，露出與狼相比也毫不遜色的獠牙，跳過窄橋。

傑洛特讓牠近身，然後腰部一轉，斬斷牠的下頷與喉嚨。下一刻，他已人在橋上，反手一揮，將奇姆力斯劈開。接著他身子一縮，趴向地面，時間抓得剛剛好，朝他跳過來的燭台怪從上方飛過，利爪微微抓破他的外套。獵魔士從蜘蛛腳普利斯面前跳開，從牠如風扇葉片擺動的細腳前跳開。其中一隻腳踢中他的頭側，傑洛特一個舞動，同時做出假動作，並用大幅度的揮斬包圍自己。蜘蛛腳普利斯再度跳起，但沒有命中。牠撞向橋欄，與破裂的欄杆及石礫一起跌入深淵。到目前為止都沒出過聲的牠，如今，在掉落深淵的這個當口，牠尖叫了起來。那尖叫過了許久才止息。

牠們從兩頭攻向他——一邊是燭台怪，另一邊是淌血的奇姆力斯，後者雖受了傷，卻還是能站起身。獵魔士跳上窄橋欄杆，感到腳下的石塊不太穩定，而整座石橋也在晃動。他一邊保持平衡，一邊閃出燭台怪的尖爪攻擊範圍，來到奇姆力斯背後。奇姆力斯沒有脖子，傑洛特砍向牠的太陽穴。不過那怪物的頭骨和鐵板一樣硬，讓他得再砍下第二劍。這有點浪費了太多時間。

他被打中頭部，痛楚馬上蔓延整個頭骨與眼睛。一個旋身，他在周遭劃出寬闊的防禦空間，同時也感覺鮮血從頭髮底下急遽滲出，試著理清眼前的情況。他奇蹟似地閃過第二波尖刺攻擊，同時

理出了頭緒。燭台怪改變了形態，改用長得令人難以置信的爪子攻擊。

這種形態自有其缺點，中心笨重，不易平衡。獵魔士壓低身子，潛到長爪下方，縮短了雙方距離。燭台怪知道對方的意圖，便以背著地，舉起與前爪同樣尖銳的後爪。傑洛特跳到牠的上方重重一擊。他感覺到劍身切過怪物身體，隨即一個後空翻，再下一擊，單膝落地。怪物發出淒厲的吼聲，猛力將頭往前甩去，尖牙不斷粗暴地張咬，與獵魔士的胸口僅有咫尺。牠的大眼在黑暗中發光。傑洛特用劍首大力一撞，將牠撞開，近距離再砍一劍，把牠的頭顱掀了個半開。即使少了那一半頭顱，這不管是任何一本獵魔士書籍都沒有記載的奇怪魔物，還是不斷開閤利牙，張咬了十幾秒之久。之後，牠發出嚇人卻似人的可怕嘆息後，斷了氣。

換形怪躺在血泊中不斷痙攣抽搐。

獵魔士來到牠身邊。

「我無法相信，」他說：「有人會笨成這樣，被折劍這種簡單障眼法給騙過。」他不確定換形怪的意識是否還夠清楚，能了解自己在說什麼。不過，這對他其實沒有任何分別。

「我警告過你們。」他一邊抹掉流滿一側頰面的鮮血，一邊說著：「我說過了，我得離開這裡。」

史衛札先生劇烈地抖著身子，喉頭不斷哽咽，抽了口氣，發出刺耳聲音。之後，牠靜了下來，動也不動。

水珠依舊從岩洞的頂端與壁面不斷滴落。

「現在你滿意了嗎？雷吉思。」

「對，現在滿意了。」

「那麼，」獵魔士站了起來。「來吧，趕快去打包，動作快。」

「這不會花我太多時間。歐姆尼呀沒阿摩粗姆波爾頭。」

「什麼？」

「我沒有太多行囊。」

「那更好，半個鐘頭後城外見。」

「我會到的。」

他低估了她，被她逮到，而這只能怪他自己。他原可不要那麼匆忙，而是騎馬繞到宮殿後方，把小魚兒留在那間較大的馬廄裡。那裡是給遊俠騎士及宮殿裡的人員、侍僕專用，而他的隊友也將

坐騎擱在裡頭。然而，他並沒有這麼做，因為趕時間，也因為習慣，他用了公爵夫人的馬廐。而他早該想到公爵夫人的馬廐裡，一定會有人去打小報告。

她踢著腳下的稻草，走過一道又一道的隔間。她身上穿著狐狸皮短裘、白色緞面上衣、騎馬用的黑短裙及高筒靴。馬群感受到她身上散發的怒氣，紛紛噴起鼻息。

「哎呀呀，瞧瞧。」一見到他，她便彎著手中的馬鞭說：「要走了呀！沒有任何道別。只在桌上留封信，這算得上是哪門子道別。在我們之間發生了這樣的事後，我無法接受這種做法。我想，你這舉動，一定有異常重大的理由來說明和解釋吧。」

「那些理由確實是能說明和解釋。抱歉，芙琳吉拉。」

「抱歉，芙琳吉拉。」她複述他的話，氣得嘴都歪了。「還真是簡短，還真是扼要，還真是直白啊，連文體都注意到了。我敢拿人頭擔保，你留給我的那封信，在編排上一定也同樣優美。至於墨水，一定也沒有多餘的污漬。」

「我得走了。」他困難地說。「為什麼？為了誰？原因妳應該能想見。原諒我，拜託。我本來打算要快速、靜悄悄地走，因為……我不想妳有跟我們走的打算。」

「你這顧慮是多餘的。」她說得咬牙切齒，手上的馬鞭都彎成了拱形。「我不會跟你走，就算你趴在腳邊求我也一樣。不可能的，獵魔士。要走你自己走，自己去找死，去凍死在隘口。我對奇莉沒有任何義務，而對你呢？你知道你所擁有的，是多少人求也求不來的？還有你現在隨隨便便就想拋掉、塞進角落的東西？」

「我永遠不會忘記妳。」

「哦。」她從牙縫裡擠出了單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麼想讓這情況真的發生。就算不是用魔法，用這條鞭子也行！」

「妳不會這麼做的。」

「你說的對，我不會。我做不來。我會乖乖的，像個被忽視、拋棄的情婦該有的樣子。經典的樣子。我會抬起頭，轉身離開，帶著驕傲與自尊，把眼淚吞下肚。然後，我會把頭埋在枕頭裡大哭。然後，我會再去找下一個！」

說到最後，她幾乎是用吼的。

他什麼也沒說，她也不發一語。

「傑洛特。」她總算開口，聲音卻變了。「留下來跟我一起。」

「我想，我是愛你的。」見他躊躇，她如是說著。「留下來跟我一起。求你。我從來沒有求過任何人，也不認為自己會有求人的一天。求你。」

「芙琳吉拉，」他隔了一會兒才出聲回應：「妳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女人，但我沒有夢想家的天性，錯的人是我，都是我的錯。」

「你就像一彎魚鉤，」她咬著唇，隔了片刻才開口。「一旦被你勾上了，非得血肉模糊才拿得下來。唉，這都要怪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在玩一場危險遊戲。所幸，我也知道該怎麼面對後果。這一點，我比其他女性強多了。」

他沒有給予任何評論。

「反正，」她接著說：「心碎掉，雖然很痛，比手碎掉還要痛得多，卻也很快能長回來，快多了。」

這一回，他也沒有給予任何評論。芙琳吉拉看了看他臉上的瘀青。

「我的護身符怎樣？有好好發揮功用嗎？」

「那是個再棒不過的東西了，謝謝妳。」

她點了點頭。

「你要去哪裡？」她問道，聲音和語調完全變了樣。「你知道瞭什麼？你知道維列佛茲躲在哪裡，對吧？」

「對。別要求我告訴妳他在哪裡，我不會說的。」

「我會用買的。一物換一物。」

「喔，是嗎？」

「我有一則消息，」她說：「很寶貴。而對你來說，這消息根本無價。我會把它賣給你，來換取……」

「良心的平靜。」他看著她的眼睛，替她把話接完。「換取我交付在妳身上的信任。剛剛才講到愛，而現在我們開始說起買賣了？」

她先是沉默了許久，然後突然將馬鞭用力打在鞋筒上。

「葉妮芙，」她一股腦飛快說著：「這個你在夜裡，在歡愉到忘我的時刻，幾次對我喊出的名字，她從來沒有背叛過你，也沒有背叛過奇莉。她從來就不是維列佛茲的同夥。為了救奇莉拉，她勇敢走向了前所未聞的險境，但失敗了，落入了維列佛茲手裡。去年秋天，他們為了進行掃描，想必用了酷刑好逼她就範。現在，她生死未卜。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我發誓。」

「謝謝妳，芙琳吉拉。」

「走吧。」

「我相信妳。」他說，沒有轉身離開。「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之間發生的事。我相信妳，芙琳吉拉。我不會留下來跟妳一起，但我大概也是愛妳的……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請求妳將等一下會聽到的事，藏到祕密的最深處。維列佛茲躲藏的地點是……」

「等等。」她打斷他的話。「你晚一點再告訴我，晚一點再說給我聽。現在，在你離開之前，向我道別吧。用你該用的方式。不是用書信，不是用含糊不清的道歉，而是用我渴望的方式向我道別吧。」

她把狐裘褪下，丟進稻草堆，然後將上衣猛力扯開，裡頭一絲不掛。她拉著他一同倒向裘皮，讓他壓向自己。傑洛特扣住她的後頸，拉高她的裙襬，霎時意識到自己沒時間拖下手套。所幸，芙琳吉拉沒戴手套。她甚至連內褲也沒穿。更令人慶幸的是，她沒套上馬刺，因為不一會兒，她的馬靴鞋跟便到處亂揮，一點都不誇張。要是她套上了馬刺，光是想像那後果就教人害怕。

在她高喊出聲時，他吻住了她，蓋掉尖叫。

馬群感受到他們之間的瘋狂激情，紛紛嘶鳴踏蹄碰撞隔間，把天花板上的灰塵與乾草都震了下來。

「城塞萊斯盧恩，位在納澤爾，慕瑞達湖湖畔。」芙琳吉拉。薇果得意地說。「那是維列佛茲的躲藏地。這是在獵魔士離開前，從他身上挖出來的。我們有足夠時間超越他，他不可能有辦法在四月前抵達那裡。」

聚在孟特卡佛堡圓柱大廳中的九名女子紛紛點頭，給予芙琳吉拉十分認同的眼神。

「萊斯盧恩。」菲莉帕。愛哈特重複了一次，露出一個看得見牙齒的陰鷙笑容。「萊斯盧恩在納澤爾。那麼，我們很快會見面了，維列佛茲先生……很快就要見面了！」

「等獵魔士到達那裡，」凱拉。梅茲咬牙切齒地說：「只會看到一堆廢墟，甚至已經聞不到燒焦的味道了。」

「也聞不到屍體的味道。」莎賓娜。葛雷維席格笑得很是迷人。

「了不起，薇果小姐。」夕樂。德唐卡維勒點了點頭。芙琳吉拉從來沒想過會受到這位知名女巫的讚賞。「做得非常好。」

芙琳吉拉點了點頭。

「了不起。」夕樂又說了一次。「在投散特待了三個多月……不過應該算值得了。」

芙琳吉拉。薇果掃視了坐在桌前的女巫一圈。她看向夕樂、菲莉帕、莎賓娜。葛雷維席格，看向凱拉。梅茲、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和特瑞絲。梅莉戈德。她看向法蘭西絲。芬妲芭兒，以及畫了濃烈的精靈彩妝，但一雙眼看不出任何情緒的依達。艾曼。最後，她的目光來到眼中透露不安與擔憂的阿西蕾。法。阿娜西得。

「確實值得。」她坦承道。

她的語氣很真誠。

天色由深藍慢慢轉黑，凍人的寒風在葡萄園間流竄。傑洛特扣好狼裘，並用毛料圍巾圍住脖子。他覺得自己當前的狀態好極了。一如以往，性愛讓他不管在生理上、心理上或道德上都氣力全滿，讓他抹去一切懷疑，思緒清明活絡。他唯一遺憾的只有一點，就是他將有好一段時間，不會再有這樣美好的萬靈丹。

列那。德布瓦，弗倫的聲音將他從思緒中拉回。

「看來天色要變了。」遊俠騎士看著狂風吹來的東方說。「你們動作得快點。要是這陣風挾帶霜雪，又在馬赫烏隘口趕上你們，你們就會被困住了。到那時候，你們就得求神，請所有你們聽過

或沒聽過的神明保佑，讓你們有解凍的一天。」

「我們明白了。」

「頭幾天，三斯雷托爾河會為你們帶路，你們就跟著這條河走。過了獵人市集，你們會到達三斯雷托爾河右邊支流的匯流處。別忘了，是右邊的支流。那條支流會替你們指出通往馬赫烏隘口的路。就算天意讓你們成功越過馬赫烏，也別高興得太早，因為前頭還有二斯麥齊和莫布朗克兩個隘口在等著你們。等你們成功通過那兩個隘口後，就會抵達蘇度士谷。蘇度士當地的氣候自成一格，較為溫暖，跟投散特差不多。要不是那邊的土地太貧脊，他們也會種葡萄……」

一雙雙責難的眼神讓他打住了原本要說的話。

「對，」他清了清嗓子。「說重點。蘇度士谷的谷口有座小鎮叫卡拉維斯塔，我的表親古伊·德布瓦·弗倫住在那裡。你們去找他，報上我的名字。要是他已經死了，或是痴呆了，記住，你們接下來的方向是瑪格戴拉平原，也就是西勒特河的河谷。接下來，傑洛特，就跟你找當地繪圖師畫出來的那張地圖一樣。既然說到地圖，我不是很明白，你當時跟他問的那些城堡……」

「列那，忘了那件事。根本就沒有那件事。你什麼都沒聽到，也沒看到，就算有人拷問你也一樣，明白了嗎？」

「明白。」

「有人來了。」卡希一面穩住騷動的公馬，一面出聲警告。「有一個人騎馬從宮殿那頭朝我們衝過來了。」

「如果只有一個，」安古蘭露出整排牙齒，摸著掛在鞍旁的斧頭說：「那問題就不大。」

結果，那名騎士是馬不停蹄趕來的亞斯克爾。詭異的是，他騎的是飛馬，也就是詩人的坐騎，那匹不愛，也不習慣馳騁的馬。

「呼。」吟遊詩人上氣不接下氣，好像是馬騎他，而不是他騎馬似的。「呼，趕上了。我本來還怕趕不上你們。」

「你可別說你決定跟我們一起走了。」

「不，傑洛特。」亞斯克爾垂下了腦袋。「我不走。我要留在這裡，留在投散特，和小伶鼬一起。我是說，和安娜莉夜塔一起。可是，我不能不向你們道別呀。祝你們一路順風。」

「幫我們向公爵夫人道謝，謝這裡所有的一切。還有，幫我們和她解釋，說事出突然，所以來不及向她道別，反正你想個說辭就是了。」

「我就說你們發過騎士之誓就好了。投散特裡的每一個人，包括小伶鼬，都會理解這種事的。這個……給你們，當作是我的心意。」

「亞斯克爾，」傑洛特從詩人那裡接過一個沉甸甸的小袋子。「我們不缺錢，你不用……」

「就當作是我的心意。」吟遊詩人重申了一次。「錢總是不嫌多。再說，這不是我的，這些錢幣是我從小伶鼬的私人寶箱裡拿的。你們做什麼這樣看我？女人不需要錢，她們拿錢做什麼？她們不喝酒、不玩骰子，反正女人就是這樣。好了，再會了！你們走吧，不然我要哭了。等一切都結束了，你們要再回來投散特，把一切都說給我聽。還有，我想抱抱奇莉。就這麼說定囉，傑洛特？」

「就這麼說定了。」

「那麼，再會了。」

「等等，」傑洛特將馬掉頭，往飛馬靠近了些，暗暗從懷裡拿出一封信。「想辦法把這封信送到……」

「芙琳吉拉。薇果手裡？」

「不，戴斯特拉。」

「搞什麼呀，傑洛特？依你看，我要怎麼把信送到？」

「你想辦法，我知道你行的。現在，再會了。把臉湊過來道別吻吧，老兄。」

「把臉湊過來吧，兄弟。我等你們回來。」

他們目送他騎著馬兒，小踱步往博克勒宮殿去。

天色已然轉暗。

「列那，」坐在鞍上的獵魔士轉過身。「跟我們一起走。」

「不，傑洛特。」列那。德布瓦，弗倫在過了一會兒後，才如是答道。「我雖然四處漂泊，卻不是瘋子。」

孟特卡佛堡的圓柱大廳裡充斥著一股異常的興奮情緒。這裡通常由燭台聚成的柔和照明，今天卻讓一個巨型魔法光幕所發出的乳白光亮給取代。光幕上的影像不斷閃爍，時有時無，不斷加重現場的興奮情緒與張力，還有緊張感。

「哈。」菲莉帕。愛哈特帶著陰鷙的微笑說：「可惜我不能親自到那邊，稍微活動一下筋骨，還有分泌一些腎上腺素，那對我有益。」

夕樂。德唐卡維勒厲眼看向她，什麼也沒說。法蘭西絲。芬坦芭兒及依達。艾曼用咒語穩住了影像，並把它放大到整個牆面。她們看到了藏青天幕襯托下的清晰峰巒，湖面上倒映的點點繁星，以及一個黑黑、方方的小型城堡輪廓。

「我還是不太確定，」夕樂出了聲。「讓莎賓娜和年紀尚輕的梅茲帶領攻擊人馬的這個決定正不正確。凱拉在塔奈島上讓人打斷了肋骨，可能會想要復仇。而莎賓娜……唉，這女人對攻擊與腎上腺素的喜好有些太過了，不是嗎？菲莉帕。」

「這件事我們已經談過了。」菲莉帕為討論畫下句點，而她口氣中的酸味比之梅子釀，可謂不相上下。「該安排的我們都已經安排好了，沒有人會平白送命。莎賓娜和凱拉那組會像老鼠一樣，踮著腳尖，悄悄進入萊斯盧恩，三兩下把維列佛茲拿下，不會有一絲掛彩，不會有一絲抓傷。我們們已經都計畫好了。雖然我還是覺得該給個示範，好讓那城堡裡能在這夜存活下來的少數人，這一輩子，只要夢到這一夜，都會尖叫著驚醒。」

「只有對平庸、軟弱又渺小的心靈來說，」來自科維爾的女巫說：「報復才是一種歡愉。」

「或許是這樣沒錯。」菲莉帕掛著一抹無所謂的微笑，贊同道。「不過，這股歡愉卻永不止息。」

「我們先別管這個吧。」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舉起了酒杯，裡頭的葡萄酒不斷冒泡。「我提議向芙琳吉拉。薇果小姐敬一杯，多虧有她的努力，才能找出維列佛茲的躲藏地點。說真的，芙琳吉拉小姐，這件事妳辦得太好了，堪稱典範。」

芙琳吉拉以鞠躬回應敬酒。她在菲莉帕的一雙黑眸中，看見了某種像是嘲諷的東西，而在特瑞絲。梅莉戈德的湛藍雙眼中則寫著不情願，但她解讀不出法蘭西絲與夕樂笑容中的含義。

「她們開始了。」阿西蕾。法。阿娜西得指著靠魔法映出的影像說。

她們舒舒服服地坐了下來。為了能看得更清楚，菲莉帕施展咒語，將照明變暗了些。

她們看見磐石上出現幾道快速的黑色形影，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宛如蝙蝠般靈巧，然後俯衝飛行，降落在萊斯盧恩堡的城垛與堞口。

「我大概已經有一世紀，」菲莉帕喃喃道：「都沒有把掃帚夾在腿間。再過不久，我都要忘了怎麼飛行。」

夕樂緊盯著影像，不耐煩地噓了聲，要她安靜。

城堡的黑色建築群窗內，短暫亮起了火光。一次、兩次、三次。她們知道那是什麼。一道道上了栓的門扉與內鎖，被電光球打了個粉碎，飛散四地。

「她們在裡面了。」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靜靜出了聲。她是唯一沒有盯著光幕，而是看著桌上水晶球的人。「攻擊隊已經在裡面了。不過，事情有點不對勁，不應該是這樣……」

芙琳吉拉感覺血液從心臟流到下腹，她已經知道是哪裡不對勁了。

「葛雷席維格小姐開啟了直接通話。」阿西蕾再度報告著。

大廳的圓柱之間突然發出亮光，形成一個橢圓，她們在那當中看到了莎賓娜。葛雷席維格。她身著男裝，額前綁了條薄紗巾固定頭髮，臉上用黑顏料畫了好幾道線條偽裝。女巫的背後看得出是一面面污黑石牆，上頭掛著殘縷破布，看得出那曾經是一條條掛毯。

莎賓娜往她們伸出一隻手，而手套上還纏著一串長長的蜘蛛絲。

「這裡只有這個東西！」她揮著激動的手勢說：「只有這個！該死的，真是有夠愚蠢……真是有夠丟臉……」

「把話說清楚些，莎賓娜！」

「什麼？說清楚些？」來自喀艾德的女術士大吼。「這裡還有什麼好說清楚的？妳們沒看到嗎？這裡就是萊斯盧恩！空的！空蕩蕩又髒兮兮！是個該死的廢墟！這裡什麼都沒有！沒有！」

凱拉。梅茲自莎賓娜肩後現身，臉上的偽彩讓她看起來活生生像剛從地獄裡爬出來。

「這座城堡裡什麼都沒有，」她冷靜地確認道。「也沒有人來過的痕跡。大概空了有五十年。如果不算蜘蛛、老鼠和蝙蝠的話，這裡差不多五十年來，都沒有任何會動的東西出現過。我們完全突襲錯地方了。」

「那邊是不是有幻象，妳們查過了沒？」

「妳把我們當三歲小孩嗎？菲莉帕。」

「妳們兩個聽著，」菲莉帕。愛哈特焦躁地用手扒過髮絲。「跟傭兵和學徒說這只是演習。妳們付錢給她們，然後回來。要馬上回來，臉上表情也別露了餡，聽到了嗎？妳們要把神色穩住！」通信橢圓消失，牆面的光幕上只留下一個景象——以繁星閃爍的黑暗夜空為背景的萊斯盧恩堡，還有一座倒映繁星的湖泊。

芙琳吉拉。薇果看著桌面，覺得不斷脈動的血液等等就會充斥她的雙頰。

「我……真的……我……真的不明白……」她終於開口，再也無法忍受籠罩在孟特卡佛圓柱廳裡的那片沉默。

「而我明白。」特瑞絲。梅莉戈德說。

「這座城堡……」浸淫在沉思之中，完全沒有理會同伴的菲莉帕說：「這座城堡……萊斯盧恩……得把它毀掉。要毀得乾乾淨淨。如果這件事開始變成神話和傳說，就得仔仔細細地審查一番。妳們明白我在想什麼嗎？」

「非常明白。」到目前為止都保持沉默的法蘭西絲。芬妲芭兒點了點頭，一直默默無語的依達。艾曼則是哼了一聲，其中的意涵頗多。

「我……」芙琳吉拉。薇果依舊一臉呆滯，「我真的不明白……怎麼會這樣……」

「唉。」夕樂。德唐卡維勒在沉默了許久後，說：「這沒什麼，薇果小姐。沒有人是完美的。」

菲莉帕低低哼了一聲。阿西蕾。法。阿娜西嘆了口氣，抬眼看向天花板。

「說到底，」夕樂吹了下雙唇，補充道：「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都碰過這種事。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曾經讓某個男人欺騙、利用和愚弄過。」

【註一】：裸麥濃湯（Żurek）是以發酵裸麥為基底所製的波蘭家常湯品，呈白色濃稠狀，味道帶酸。通常會加入波蘭香腸與水煮蛋一起食用。

【註二】：燻半鵝（Półgęsek, half-geese），以去骨帶皮的半邊鵝胸肉，先醃後燻而成的波蘭傳統菜餚，為古時貴族美饌。

【註三】：借自海坤姐與瓦格斯·夫大偉（Helguda i Walgierz Wdary）的波蘭傳說。瓦格斯為堤涅次（Tyńiec）的一方之主，是名孔武有力、身形偉岸的勇猛騎士。他愛上了心有所屬的法國公主，在公主窗下連唱了三天歌，求得公主的歡心。然而瓦格斯費盡心機娶回家的公主，卻耐不住寂寞，在瓦格斯外出踐行騎士使命時，與關在地牢中的囚犯維斯瓦私奔。瓦格斯返家後發現妻子不忠，遂前往維斯瓦的領地維希利查（Wislica）欲奪回妻子，卻被兩人設計關入牢籠，每晚被迫觀看兩人燕好。維斯瓦之妹以嫁與瓦格斯為條件，暗地解開他的枷鎖。重獲自由的瓦格斯趁兩人歡好時，將之斬殺。

「我愛你，你美麗的身形誘惑著我；
若你不心甘情願，我會逼你就範。」
「父親啊，父親啊，現在我被他抓住，
赤楊王讓我萬分痛苦！」

——約翰·沃夫岡·歌德

這一切早已存在，這一切早已有過，而這一切也早已記載於文獻之中。

——來自克爾沃的維索戈塔



第五章

正午將燠熱漫進林中。不久前還暗如玉石的平滑湖面，燃起了金色火焰，搖曳出無數道光影。水面反射出的亮光讓人無法視物，瞳孔與太陽穴都發起疼來，奇莉不得不舉起一隻手遮在眉梢。

她策馬穿過湖畔樹叢，要凱爾佩進到湖裡，入水之深，甚至超過了母馬膝頭。湖水是如此清澈，高高坐在馬鞍上的奇莉，甚至可以透過投射在水面上的馬兒倒影，看見色彩繽紛的河底、河蚌，以及不斷搖曳的羽毛水草；看見一隻小龍蝦，昂首闊步地在小石子間行走。

凱爾佩發出一聲嘶鳴。奇莉扯過韁繩，回到淺水處，但還不到湖岸，因為那是砂岸，而且布滿石礫，無法快速奔馳。她駕著馬兒慢步在水線上，好讓牠能踏在水底的堅硬礫石上，但她幾乎又馬上轉為快步，因為凱爾佩快得就像是一匹真正的快步馬。牠不是被訓練來配馬鞍的，而是要拉雙輪車或四輪車。然而，她很快便覺得快步的速度還是不夠，腳跟一敲，大喝一聲，促使母馬拔腿起跑。她們一路馳騁，周遭濺起的水花在陽光照射下，有如一顆顆融化的銀珠。

即使看見那座高塔，她也沒有慢下速度。她一路飛奔，速度之快，尋常的馬兒大概會累倒在地。可是，凱爾佩的吐息甚至沒有透出一絲紊亂，馳騁的速度也依舊輕快自如。

她以全速之姿，挾帶隆隆蹄聲，闖入內庭，而她扯住母馬的力道之猛，讓馬蹄在地磚上尖聲滑行了一小段，一直到等在塔下的一群精靈女子跟前，才停了下來，恰恰就在她們的鼻子底下。她打從心底感到滿意，因為她們當中，有兩個平常總是一副不動如山又事不關己的態度，此刻卻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

「不用怕。」她輕蔑地說。「我不會從妳們身上踏過去！不過要是我想，那就另當別論了。」兩名精靈女子很快穩住心神，臉上再度恢復一派平靜，眼神中又是那毫無所謂的冷淡。

奇莉跳下馬，或者該說是用飛的。她的眼神中有著挑戰意味。

「好極了。」一名三角臉的淺髮精靈從拱廊中現身。「挺不錯的出場，洛克萊絲。」

那時候他也是這樣和她打招呼。在她進到燕子塔，發現自己置身繁花盛開的春天時。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奇莉不再會為這種事大驚小怪。

「我不是什麼湖之主。」她粗著嗓子吼：「我是這裡的囚犯！而你們在這裡就只是看守者！不用這麼拐彎抹角！」

「來！」她把韁繩丟給其中一名精靈女子。「這馬要洗乾淨，等牠身上的熱氣散了，餵牠吃東西，總之要好好照顧牠！」

淺髮精靈勾起了一抹極淺的微笑。

「就是啊。」他說，並看著那群精靈女子不發一語地將母馬牽到馬廄。「妳在這裡是個受到迫害的囚犯，而她們是嚴厲的看守者。這情形真是一目了然。」

「所謂一報還一報！」她雙手叉腰、揚起下巴，毫無畏懼地看著他那雙有如海藍寶石，且頗為柔和的淡藍眼睛。「我只是用她們對待我的方式，對待她們！監獄就是監獄！」

「妳真是令我吃驚啊，洛克萊絲。」

「而你則把我當成了笨蛋，甚至沒有自我介紹。」

「抱歉。我是克雷凡·艾斯帕內·阿波·卡歐姆罕。馬哈，是阿恩瑟分，不曉得妳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她看著他，眼中有來不及隱藏的欽佩。「是智者，精靈巫師。」

「也可以這麼說。為了方便起見，我都用別名阿瓦拉賀，妳也可以這麼叫我。」

「誰告訴你，」她一臉的老大不高興。「我有和你說話的興致？管你是不是智者，都是個看守者，而我……」

「是個囚犯。」他嘲諷地替她把話說完。「妳已經說過很多次了，而且還是個受到差勁待遇的囚犯。妳騎馬到這附近繞了那麼多次，一定也是受到逼迫。妳背上揹的劍，是對妳的懲罰。同樣地，妳那一身高雅且看似昂貴的服飾，也是對妳的懲罰，不過這些比妳當初來這裡時，身上所穿的要有品味了些、乾淨了些。妳用尖刻的語言來報復妳所謂的傷害，也用無比的勇氣與衝勁，打破了一面面藝術品等級的鏡子。」

她紅了臉，氣極了自己。

「哦。」他飛快開口。「妳想打破幾個，就打破幾個，說到底，這些不過是物品，就算是七百年前做的又怎樣。妳想隨我到湖畔散步嗎？」

一陣風吹起，稍稍緩和了炙熱的天候。此外，巨大的樹群與那座高塔，也提供了遮蔭。湖水混綠，一片片萍蓬草葉子鋪在上頭，加上零散立於葉片之上的黃色花苞，看來就像是片草原。紅冠水雞一邊點著短喙，嘖嘖叫著，一邊活潑地在葉間迴游。

「那面鏡子……」奇莉咕囁道，並把鞋跟不斷地往潮濕的礫石裡鑽。「抱歉，我那時心情不好，就這樣。」

「噢。」

「她們都不把我當一回事。那些精靈。我跟她們說話的時候，她們都假裝聽不懂；她們對我說話的時候，又故意說得讓我聽不懂。她們故意羞辱我。」

「我們的語言妳說得很好。」他心平氣和地解釋：「不過這對妳來說畢竟是外來語言。再說，妳用的是恆林格，而她們是艾里隆。這兩者雖差異不大，終究有別。」

「你說的話我就懂，每個字都懂。」

「我跟妳說話的時候，用的是恆林格，也就是妳那個世界的精靈語。」

「那你呢？」她轉過身。「你是從哪個世界來的？我不是小孩，只要在夜裡往上看就知道了，這裡沒有任何一個星座是我認得的。這裡不是我的世界，這裡不是我本來的地方。我意外闖進了這裡……我想從這裡出去，我想離開。」

她彎下身，拾起一顆石子，然後身形一動，似是想隨意將它往湖中的紅冠水鴨扔，卻在他的注視下打消了主意。

「我每次都騎不到一頃地，」她毫不掩飾心中的苦澀。「就又到了湖邊，又看到這座塔。不管走哪一邊，轉哪個方向，每次都是這座湖跟這座塔，每次都是，根本沒有辦法離開。所以，這是一座監獄，比地牢還糟，比黑牢還糟，比只有一扇上了鐵窗的房間還要糟的監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這樣更加羞辱人。不管什麼艾里隆不艾里隆，只要有人嘲笑我，不把我當一回事，就讓我生氣。對，對，你不用露出這種眼神。你也不把我當一回事，也一樣嘲笑我，然後你覺得我這樣抓狂很奇怪？」

「就是這點讓我覺得奇怪。」他張大了眼睛。「非常奇怪。」

她嘆了口氣，聳了聳肩。

「我是一個多禮拜前進到這座塔的。」她說道，並努力穩住情緒。「我闖進了另一個世界。你早就坐在那裡，一邊吹著排笛，一邊等著我。你甚至覺得奇怪，為什麼我拖了那麼久才來。你開口就喊出我的名字，然後才開始『湖之主』這整件蠢事。之後，你沒有半句說明就消失了，把我留在監獄裡。隨便你叫這什麼，不過依我說，這是嘲笑人又可惡的蔑視。」

「奇來亞，這只不過是八天的光景。」

「喔。」她皺起眉頭。「也就是說，我很幸運囉？因為一個弄不好，也可能是八個禮拜？或是八個月？或八……」

她沉默了下來。

「妳和拉拉。多倫離得太遠了。」他輕聲說。「妳遺落了自己的童年，失去了與自己血緣的連繫。那些女子不懂妳，而妳也不懂她們，這一點也不奇怪。不光是妳的語言，就連妳的思考方式也不一樣，截然不同。八天或八個禮拜是什麼？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好！」她怒吼道。「我同意，我不是聰明的精靈，我是愚蠢的人類。對我來說，時間有意義，我會數日子，甚至數每個鐘頭。而我數出來的結果是不管哪一種，都已經過了很久。我已經不想從你們身上得到什麼，我要就這麼不明不白地離開，不管為什麼這裡是春天，為什麼這裡有獨角獸，為什麼夜裡的星座和我那個世界的都不一樣。我一點都不想知道你從哪裡得知我的名字，又是用什麼方法知道我會在這裡出現。我想要的只有一個。我要做回自己，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人類那裡！回到思考方式和我一樣的那些人那裡！和我一模一樣的人那裡！」

「妳會回到他們那裡，不過要等一段時間。」

「我現在就要！」她大叫了起來。「不要等一段時間！因為這裡的時間永無止盡！你們憑什麼把我關在這裡？為什麼我不能離開這裡？我是自己進來這裡的！是憑我自己的意志！你們沒有權力對我做任何事！」

「妳是自己進來這裡的，」他心平氣和地說：「不過不是憑妳自己的意志。是命運把妳帶來這裡，我們不過是幫了一點忙。因為，大家已經等妳很久了——太久了，就算是按我們的算法，也太久了。」

「我一點都不明白。」

「我們等了很久，」他沒有理會她。「擔心的就只有一件事——妳是否有辦法進來這裡。妳辦到了，妳證明了自己的血緣、自己的出身。意思就是，這裡，才是妳應該待的地方，不是跟都因在一起。妳是拉拉。多倫。阿波。夏得哈兒的女兒。」

「我是芭維塔的女兒！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拉拉是誰！」

他嘆了口氣，很輕，幾乎難以察覺。

「既然如此，」他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我跟妳解釋我的拉拉是誰。因為時間不多，我希望可以在路上說，不過呢，妳為了那不明智的意氣用事，差點將馬累壞了……」

「我把馬累壞了？哈！你還不知道那匹母馬的能耐呢。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這一點，如果妳允許，我一樣在路上解釋給妳聽。」

奇莉停下了不斷喘息的凱爾佩，知道狂奔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任何幫助。

阿瓦拉賀沒有說謊。在這裡，這一片開闊的土地上，在這些到處立著石柱的草原和石楠原上，有一股與托爾奇來亞底下一樣的力量。她可以隨便挑個方向不要命地一路狂奔，但不用跑到一頃地，某種無形的力量就會讓她兜起圈子。

凱爾佩不停喘氣，奇莉一邊拍著牠的脖子，一邊看著平靜騎在馬上前進的那群精靈。不久前，當阿瓦拉賀總算告訴她，他們想從她那裡得到什麼後，她便拽著馬飛奔而去，好逃離他們，把他們丟在身後，把他們和他們那令人難以置信的要求，都拋得越遠越好。

現在，他們又跑到了她的前頭，距離大概一頃地。

阿拉瓦賀沒有說謊。她確實沒辦法逃走。

這場馳騁唯一帶來的好處，就是讓她的腦子冷了下來，讓她的滿腔怒火冷了下來。她已經冷靜多了，不過身子依舊氣得發抖。

看我做的好事，她心想。我幹嘛跑到這座燕之塔裡？

回想到一半，她打起了冷顫。她想起了邦哈特，想起他在冰上騎著口冒白沫的棗馬，往她的方向追過來。

她的身子抖得更加厲害，但她冷靜了下來。

我還活著，她對著自己左瞧右看，心裡這麼想著。這還不是戰鬥的結束。只有死亡才能結束戰鬥，其他東西都只會打斷戰鬥。在卡爾默罕裡，他們是這樣教我的。

她趕著凱爾佩溜蹄起走，見母馬仍游刃有餘地高揚馬首，便要牠轉為快步。她沿著成排林立的石柱前進，一路上的綠草、石楠高達馬鐙。

沒多久，她便趕上了阿瓦拉賀和三名精靈女子。智者掛著淺淺微笑，將他那雙帶有詢問的海藍寶石眼睛轉向了她的。

「拜託，阿瓦拉賀。」她清了下喉嚨。「告訴我，這只是個不好笑的笑話。」

他臉上閃過了某種像是陰影的東西。

「我通常不會開這種玩笑。」他說。「既然妳認為這是個玩笑，那我就用十二萬分嚴肅的態度再和妳說一次，燕子——拉拉。多倫的女兒——我們想要妳的孩子。等到妳把孩子生下來，我們才會讓妳離開這裡，回到原本的世界。當然，決定權在妳。我想，妳剛剛的瘋狂跑馬，已幫助妳下了決定。妳的回答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不要，一百個不要，一千個不要。我不同意，就這樣。」她冷硬答道。

「那也沒辦法。」他聳了聳肩。「我承認，我很失望。不過呢，這是妳的選擇。」

「怎麼會有人提出這種要求？」她抖著聲音大吼。「你怎麼敢？你憑什麼？」

他心平氣和地看著她。奇莉還感受到了其他精靈女子的目光。

「我認為，自己已經仔細向妳解釋過妳的家族歷史。」他說：「妳看來很能理解的样子。所以，妳的問題讓人很不解。我們有權，也可以做出這樣的要求，燕子。妳的父親可雷給南把孩子從我們身邊帶走，妳要還一個給我們。妳要償還欠債。我以為這很合乎邏輯，也很公平。」

「我的父親……我不記得我父親，不過他叫杜尼，不是可雷給南。這我已經和你說過了！」

「而我也已經回答妳，這些可笑的人類世代，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可是我不要！」奇莉吼出的音量之大，讓身下的馬兒跳了一下。「我不要，你懂不懂？我——不要！真是教人想到就覺得噁心，竟然要某個該死的寄生蟲黏到我身上，真是教人想吐，一

想到這個寄生蟲會在我的身體裡長大，會……」

她看到那些精靈女子的面孔，突然打住。其中兩個一臉無比訝異，第三個則是一臉無比厭惡。阿瓦拉賀暗示性地咳了一聲。

「我們往前騎一點，單獨談談吧。」他冷冷地說。「燕子，妳的觀點有些太過偏激，不適合在有聽眾的時候說。」

她聽了他的話。兩人不發一語地騎了許久。

「我會從你們手中逃跑。」奇莉率先開口。「你們沒辦法違背我的意志，把我留在這裡。我從塔奈島逃了出去，我從追捕者和尼夫加爾德人手裡逃了出去，我從邦哈特跟夜梟手裡逃了出去，我也會從你們手裡逃出去。我會找到對付你們的辦法和咒語。」

「我以為妳會更看重朋友，例如：葉妮芙、傑洛特。」他過了一會兒後才如是回應。

「你知道？」她驚呼。「對啊，確實如此，你是智者嘛！所以你也應該知道我正好在想他們。現在，在我的世界裡，他們正遭遇危險，就是現在。而你們卻想把我關在這裡……呃，至少九個月。你自己也知道，我沒得選擇。我知道這個孩子、這個上古之血對你們來說很重要，但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精靈沉默了一會兒。騎在馬上的他跟她是如此靠近，不斷碰著她的膝蓋。

「就像我說的，決定權在妳。不過，有一件事妳應該知道，不然對妳不公平。燕子，妳不可能逃得出去，所以要是妳拒絕和我們合作，就會永遠待在這裡，再也看不到妳的朋友與妳的世界。」

「真是下流無比的威脅！」

「不過，」他對那吼叫毫不在意。「要是妳同意我們的請求，我們會向妳證明，時間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不懂。」

「這裡的時間流動跟那邊不一樣。如果妳對我們付出，我們會報答妳。妳待在我們這裡，待在赤楊族裡所損失的片刻，我們會讓妳拿回去。」

她沒有說話，兩眼釘在了凱爾佩的黑色鬚毛上。拖延戰術，她想。就像維瑟米爾在卡爾默罕裡說的：「如果有人要把妳上吊，就向他們要杯水。因為妳永遠不會知道，在他們把水拿來之前，可能發生什麼事……」

其中一名精靈女子突然大叫，發出哨音。

阿瓦拉賀的馬嘶鳴一聲，原地踏起碎步。精靈穩住牠，對那些精靈女子喊了一句。奇莉看到其中一名精靈女子從掛在鞍旁的匣子裡拿出了一張弓，接著站到馬鐙上，一手遮在眼睛上方。

「冷靜。」阿瓦拉賀厲聲說道。奇莉發出了一聲驚嘆。

離他們約莫兩百步的石楠原上，有群獨角獸正在奔馳。那是一整群，至少有二十頭。

奇莉先前就已經看過獨角獸，有時，尤其是在清晨時分，牠們還會走到燕之塔下的湖畔。然而，牠們從不讓她靠近，總是像鬼魂一般消失。

領頭的是頭十分巨大的公獨角獸，毛色竟是紅的。牠突然停了下來，長聲嘶鳴，揚起前蹄。牠用一種沒有任何一匹馬辦得到的方式，一步一步踩著後蹄，前腳也跟著在空氣中比畫。

奇莉驚覺，阿瓦拉賀和那三名精靈女子正喃喃發出聲音，一同哼起一種奇怪而單調的旋律。

妳是誰？

她甩了甩頭。

妳是誰？那提問的聲音再度在她腦中出現，衝擊著太陽穴。哼曲的精靈突然將音調拉高一階。紅獨角獸發出了一聲刺耳嘶鳴，一群同伴也以嘶鳴回應。那聲音傳了開來，連地面也跟著震動。

阿瓦拉賀與精靈女子的歌聲突然打住。奇莉看到智者暗暗抹去眉梢的汗珠。精靈以餘光瞥了她一眼，知道剛剛的動作被她瞧見了。

「這裡的一切，並不都像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美好。不是一切都那麼美好。」他冷冷地說。

「你們怕獨角獸？牠們可都是既聰明又友善啊。」

他沒有回應。

「我聽說，」她沒有打退堂鼓。「精靈和獨角獸是相親相愛的。」

他轉過了頭。

「那麼，妳就把剛才看到的，當作是愛人間的爭吵吧。」他冷冷地說。

她沒有再提出任何問題。

她要煩心的事已經夠多了。

一座座的山丘頂端，有著石圈與支石墓，那景象讓奇莉想起艾蘭德近郊的一塊石頭。葉妮芙在那塊石頭旁，教了她什麼是魔法。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想。八百年前的事了……

其中一名精靈女子再度尖聲一叫。奇莉看往她指的方向。她還來不及察覺紅獨角獸帶領的那群獨角獸掉頭回來，第二名女精靈也跟著叫了起來。奇莉在馬鐙上站起身。

小山丘的另一頭，出現了第二群獨角獸，領頭的毛色近乎灰白，身上有著較毛色深的斑點。

阿瓦拉賀快速說了幾句。那是對奇莉來說困難的艾里隆語，但她卻明白了。再者，女精靈都像收到命令般，紛紛拿起了弓。阿瓦拉賀把臉轉向奇莉，她便覺得腦中開始一片轟隆隆。那隆隆聲與把海螺貼在耳朵時所聽到的聲音十分相像，但要強烈許多。

不要抗拒。她聽見一道聲音。不要反抗。我必須跳躍，我必須把你移到別的地方。這裡有致命的危險在威脅著妳。

哨音從遠處傳來，那是長長的尖嘯。過了一會兒，地面在鐵蹄之下開始震動。

山丘後頭出現了一群騎士，那是一整支軍隊。

馬匹身上都披著馬衣，騎士頭上則戴了插有整排羽毛的頭盔。他們在馳騁的時候，肩上由棕紅、莧紅與赤紅組成的三色披風不斷飛揚，映在西落夕陽下，像是滿天火光。

哨音，叫囂。那群騎士以緊密的橫排隊形往他們衝了過來。

他們還沒跑到半頃地，獨角獸便已不見，消失在草原上，徒留身後一團煙塵。

帶領那群騎士的是個黑髮精靈，他騎在一匹巨大如龍的棗黑公馬上。那匹馬與隊伍裡的其他馬一樣，也披著繡了龍鱗的馬衣，但頭上還戴了惡魔味道十足的雙牛角裝飾。黑髮精靈像其他精靈一樣，在棕紅、莧紅、赤紅組成的三色披風下穿了鎖子甲，甲上的鐵環直徑異常地小，因此穿在身上十分柔軟，宛若以毛線織成。

「阿瓦拉賀。」他說，同時行了一個禮。

「厄瑞丁。」

「你欠我一次。哪天我要討債了，你得還我。」

「哪天你要討債了，我會還你。」

黑髮精靈下了馬。阿瓦拉賀也下了馬，並要奇莉跟著照做。他們走上山丘，來到白色岩石間的一處空地，那些岩石形狀怪誕，長滿了衛矛與花朵盛開的低矮香桃木叢。

奇莉看著兩人，他們的身高一致，也就是說，兩人都異常地高。然而，阿瓦拉賀的臉部線條比較柔和，而黑髮精靈的臉則會讓人聯想到猛鷲。一白一黑，她想著，一善一惡，光明與黑暗……

「奇來亞，請容我介紹一下，厄瑞丁。北亞。葛拉斯。」

「很高興認識妳。」精靈鞠了一個躬。奇莉回禮，但有些僵硬。

「你怎麼知道我們碰到了危險？」阿瓦拉賀問。

「我根本不知道。」精靈仔細看著奇莉。「我們在巡視平原，因為有消息說獨角獸變得不安、有攻擊性，原因不明，不過現在已經清楚了。很明顯，是因為她。」

阿瓦拉賀沒有附議或反駁。奇莉則是用頑強的目光迎向黑髮精靈的注視。有一會兒，他們彼此看著對方，卻沒有誰打算先移開眼光。

「所以這就是那上古之血。」精靈說。「阿因恆伊凱爾。夏得哈兒與拉拉。多倫的繼承人？我不是很想相信。這明明就是一個年紀還小的普通都因，女性人類。」

阿瓦拉賀沒有回應，一臉無動於衷與漠然。

「我想，」黑髮精靈說：「你沒弄錯。哈，我可以很肯定，就是這樣。說到底，你就像傳言那般，從不出錯。在這個生物體內，深深藏著拉拉的基因。是的，如果仔細去看，可以在這個小女孩身上看見某些特徵，證明她的出身。她的眼中確實有某種東西，會讓人想到拉拉。多倫。是這樣吧？阿瓦拉賀，除了你，還有誰更有資格做這樣的評估呢？」

這一回阿瓦拉賀同樣沒有回應，然而奇莉注意到他蒼白的臉上，出現淡淡的紅暈。這令她非常驚訝，也十分不解。

「總結來說，」黑髮精靈撇了下嘴角。「在這小小的都因身上，有某種具有價值的東西，某種美麗的東西。這點我可以看得出來。我也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坨堆肥裡看見了一塊金子。」

奇莉眼中迸出怒意。阿瓦拉賀緩緩轉過了頭。

「厄瑞丁，你說話的方式，就和人類一樣。」他慢條斯理地說。

厄瑞丁。北亞。葛拉斯咧嘴一笑，露出兩排牙齒。這種牙齒，奇莉見過，很白、很小，也很不像人類，整齊得像用磨石磨過，沒有虎牙。這種牙齒，她在喀艾德庭院裡的成排守衛屍體身上看過。這種牙齒，她在星火身上看到不想再看，可是這種牙齒在星火的笑容裡是好看的，在厄瑞丁的身上卻讓人毛骨悚然。

「這個正用目光殺我的小姑娘，」他說：「已經知道自己在這裡的原因了嗎？」

「當然。」

「那她已經準備好與我們配合了嗎？」

「她還沒完全準備好。」

「還沒完全準備好。」他複述了一次。「哈，這可不妙了。因為所謂的合作，就是要完完全全地配合。如果沒辦法做到這點，怎樣都不會成功。到提爾納里亞，騎馬得花上我們半天時間，所以我們最好弄明白眼下的情況。」

「何必這麼不耐煩呢？」阿瓦拉賀微微噘嘴。「我們這麼急又能換來什麼？」

「永恆。」厄瑞丁。北亞。葛拉斯的態度轉為嚴肅，綠眼中閃過了某種東西。「不過，阿瓦拉賀，你才是專家。這是你的專長和你的責任。」

「你還真敢說。」

「我是敢說。現在呢，請你們見諒，我的任務在召喚我了。我會把護衛留給你們，以策安全。建議你們在這座山頭過夜，要是你們明天破曉出發，到提爾納里亞的時間會剛剛好。瓦法爾。對了，還有一件事。」

他彎身折下一枝開了花的香桃木湊到臉前，然後鞠著躬交給奇莉。

「很抱歉。」他簡短說道。「我為那些未經思索的話語向妳道歉。瓦法爾，路內得。」他快速走開，不一會兒便帶著部分隊伍離開。地面在獸蹄踩踏下隆隆震了起來。

「你可別跟我說，」她沒好氣地說，「我得跟他……就是他……如果是他，這輩子都不能。」

「不。」阿瓦拉賀緩緩否定。「不是他，放心吧。」

奇莉把香桃木湊到面前遮住臉，不讓他瞧見席捲而來的興奮與陶醉。

「我才不擔心。」

原野上風乾的荊草與石楠，換成了茂盛的綠草與濕潤的蕨類，這片沼澤地讓毛茛和魯冰花染得又黃又紫。沒多久，他們在成排白楊間，看見了一條懶懶流動的河流。河水雖然晶瑩剔透，顏色卻偏棕，發出泥炭的氣味。

阿瓦拉賀用排笛吹出各種跳躍的旋律。奇莉皺著眉頭，在腦中不斷思考，最後終於開口問道：

「你們那麼需要的孩子，是誰要成為他的父親？還是這不重要？」

「這很重要。我該把這當成是你已經下了決定嗎？」

「不，你不該這麼想，我只是想把一些事情搞清楚而已。」

「我會幫妳的。妳知道什麼？」

「你很清楚是什麼。」

他們沉默地騎了一段路。奇莉看到一群天鵝優雅地在湖面滑翔。

「那孩子的父親會是奧柏隆。穆切塔。奧柏隆。穆切塔是我們的——按你們的說法——最高領導者？」

「國王？所有阿因雪以的國王？」

「阿因雪以，山丘之民，也就是你的世界裡的精靈。我們是阿恩愛樂，赤楊之民，而奧柏隆。穆切塔，是我們的國王。」

「赤楊之王？」

「可以這麼說。」

他們就這麼繼續前行，沒有交談。天氣十分暖和。

「阿瓦拉賀？」

「嗯？」

「要是我下定決心，在那……在那之後……我可以得到自由嗎？」

「妳會得到自由，而且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除非妳想留下來，和孩子在一起。」她不屑地哼了一聲，但什麼也沒說。

「所以，妳下定決心了嗎？」他問。

「等我們到了目的地，我會做出決定。」

「我們已經到了。」

垂柳的枝桠拂吊水面，宛如一道道綠色簾幕。奇莉在那些簾幕之後，看見了一群宮殿。她這輩子從沒見過像這樣的宮殿。那些宮殿雖是以大理石與雪花石膏所建，卻像涼亭那般鏤空，看來如此精緻、美麗而飄渺，好似那些都不是建築本身，而是建築的倒影。奇莉期盼著有一刻能吹起風，那些宮殿便會同河面升起的水氣一起消失。不過，當風吹起、水氣消散，當柳樹的枝桠款款撩皺河水時，那些宮殿並沒有消失，也沒有半點消失的打算，反而越顯美麗。

奇莉入迷地看著那些精巧露台，看著那些如荷花般傲立水面的玲瓏塔樓，看著那些如常春藤花綵，懸於河面上的小橋，看著那些樓梯、台階與憑欄，看著那些拱門與迴廊，看著那些立柱中庭，看著那些大大小小的圓柱與圓頂，看著那些修長如蘆筍的尖塔與高塔。

「提爾納里亞。」阿瓦拉賀輕聲說道。

每靠近一步，這地方的美麗便將人的心拽得更牢，將人的喉頭抓得更緊，讓人熱淚盈眶。奇莉看著那些噴泉，看著那些馬賽克與陶瓦藝品，看著那些雕像與石碑。她看著那些鏤空建築，其中有些作用不明，有些顯然毫無作用，只是基於美學與和諧而存在。

「提爾納里亞。」阿瓦拉賀又說了一次。「妳看過這種景象嗎？」

「當然。」她突破了喉頭的緊窒。「我曾看過這種景象的遺跡。在雪拉微得。」此時，精靈又一次陷入了漫長的沉默。

他們騎過一座鏤空拱橋，來到了河水的另一岸。那座橋給人的感覺是如此脆弱，讓凱爾佩不斷噴著鼻息，躊躇許久才鼓起勇氣踏上去。

儘管精神緊繃，奇莉還是不斷四處張望，不想錯過提爾納里亞這座童話般的城市，呈現給她的任何一幕景色。一來，是好奇心不斷煎熬她；二來，是她無時無刻都想逃跑，一直積極尋求機會。

在橋梁與露台上，在巷道與尖塔中，在陽台與迴廊上，她看到蓄著長髮的精靈男子，穿著合身外衣和短披風，上頭有著迷人的葉紋刺繡。她看到頭髮精心梳盤、妝彩濃烈的精靈女子，有些身上穿著飄逸的連身裙，有些衣著則與男裝相似。

厄瑞丁。北亞。葛拉斯站在其中一座宮殿的入口處迎接他們。他一聲令下，四周立刻跑出一群個頭矮小的灰衣精靈，動作迅速而安靜地接手馬匹。奇莉看著眼前情況，有些吃驚。到目前為止，不管是阿瓦拉賀、厄瑞丁或其他她見過的精靈，都有著異常傲人的身高，她得抬起頭才能看見他們的眼睛。這些灰衣精靈比她矮了許多。他們是另一族的，她想。就算是在這個童話世界裡，也還是得有人要替懶蟲吃苦。

他們進到宮殿後，奇莉驚嘆一聲。她有著皇家血統，從小在皇室長大，但這樣的大理石和孔雀石，這樣的灰泥粉刷、地板、馬賽克拼貼、鏡面與燭台，都是她未曾見過的。這樣輝煌的室內空間，讓她打從心底覺得不悅，覺得無所適從，覺得格格不入。她的身上又是沙土、又是汗水，風塵僕僕。

與之相反，阿瓦拉賀倒是一點都不在意，用手套拍了拍褲子與鞋筒，完全不理會沙塵落到了鏡子上，然後將手套扔給哈著腰的精靈女子，一派大爺作風。

「奧柏隆？」他問。「在等了？」

厄瑞丁露出一個笑容。

「他在等了，很急。他要燕子馬上去找他，不能有半刻拖延。我勸過他了。」

阿瓦拉賀挑起眉毛。

「奇來亞應該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厄瑞丁平和地解釋道。「沒有緊張的情緒，經過充分休息、心平氣和，帶著好心情去找王。而泡澡、全新的服飾、全新的髮型與妝彩，能為她帶來這樣的

好心情。我想，奧柏隆應該還等得了這樣一段時間。」

奇莉大大鬆了口氣，看向精靈。他這麼親切，倒教她吃驚了。厄瑞丁在笑容裡展現了他那平整、沒有虎牙的牙齒。

「讓我戒備的只有一件事，」他說：「就是我們燕子眼中的獵鷹光芒。我們燕子的那雙眼不斷左瞄右瞧，活脫脫就像隻想找出籠子破洞的白鼬。看得出來，離燕子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還很遠。」

阿瓦拉賀沒有發表意見，而奇莉呢，不用說，一樣沒有。

「我一點都不驚訝。」厄瑞丁接著說。「既然這是夏得哈兒與拉拉。多倫的血緣，當然不會有意外。不過，奇來亞，妳仔仔細細地聽好了，這裡沒有任何出路。蓋斯加勒——鎖界咒，是不可能打破的。」

奇莉的眼神明顯說著只要她一天沒試過，就不會相信。

「就算妳碰上奇蹟，破解鎖界咒，」厄瑞丁的目光依舊盯著她的雙眼。「也要知道，那會意味著妳的死亡。這個世界只是表面看起來美好，卻會帶來死亡，尤其是對陌生人而言。獨角獸的角所造成的傷口，即使用上魔法，也治不好。」

不待回應，他接著說道：「妳同時也要知道，妳的原始天賦一點都派不上用場。妳沒辦法進行跳躍，甚至連試都別想試。就算妳成功了，我的地阿格盧阿德利——紅騎士團，即使是在時空之淵裡，也能將妳逮到。」

她不是很明白他在說什麼，但阿瓦拉賀的臉色突然轉陰並皺起眉頭，顯然不滿厄瑞丁的這番言論，好像厄瑞丁說了太多。這一點，讓她不由得思索了起來。

「我們走吧。」他說。「奇來亞，請。現在，我們要把妳交到女士們手裡。得讓妳看起來漂漂亮亮的才行，第一印象永遠是最重要的。」

她的心臟在胸口裡撲通地跳著，血液在兩鬢裡不斷翻滾，兩隻手也微微發抖。她握緊雙拳好穩住雙手。緩緩幾次吐納後，她讓自己平靜了下來，鬆了鬆肩膀，踏著緊張得發僵的步伐出發了。

她再次透過巨鏡檢視自己，卻只在鏡中看到令人滿意的影像。她那洗完澡後依舊濕潤的頭髮，經過刻意修剪和梳理，希望能盡量遮住疤痕。彩妝適當地強調了她的眼唇，而開衩高至半個大腿的銀灰裙、黑背心及珍珠綢紗製成的單薄上衣，也將她完美襯托。脖子上那條絲巾，則為這耐人尋味的整體造型，添上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奇莉調整了下絲巾，將之撫平，然後將手放進了雙腿間，把底下該調的地方也調整好。她裙子底下的那樣東西確實驚人，是件如蜘蛛網般細緻的底褲，還有幾乎高達底褲的絲襪，而且不靠任何繫帶，只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貼在大腿上。

她伸手探向門把，心中有著猶豫，好似那不是門把，而是沉睡中的眼鏡蛇。

去他的瘟疫，她不自覺地用精靈語想著，我對抗過多少帶劍的男人，我對抗過一個……
她閉上眼，嘆了口氣，然後進到房裡。

裡頭空無一人。孔雀石製的桌上躺著一本書，立著一個玻璃水瓶。牆上是奇怪的高、淺浮雕，自然垂出綳褶的簾幕，以及華麗的織錦。角落則有尊雕像。

另一個角落裡，是張四柱床，這讓她的心臟又開始打鼓，不禁嚥了下唾沫。

她的眼角瞥見動靜——不是在房間裡，是在露台上。

他坐在那兒，背著光，只有半張輪廓對著她。

雖然奇莉早已有些明白，在精靈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可以用她習慣的思維去理解，但她還是微微吃了一驚。一直以來，每次講到國王，不知道為什麼，她的眼前總會浮現維爾登的艾爾維爾，那個差點成為她丈夫的人。只要想到國王，奇莉便彷彿看見一個胖子，渾身堆滿無可動搖的脂肪，滿是洋蔥和啤酒味，紅鼻子，眼睛充血，頂著一團蓬亂的落腮鬍；兩隻浮腫、布滿棕色污漬的手掌裡，拿著一根權杖和一顆蘋果。

而坐在露台欄杆前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國王。

他很削瘦，看得出來個頭也很高。頭髮是灰色的，就和她的一樣，但中間嚴實地摻了許多純白色帶；頭髮很長，分垂在肩膀與後背。他穿著黑色絲絨外衣，腳上套了典型的精靈靴，靴筒上有整排釦環。他的手掌又窄又白，有著修長的指頭。

他正專心吹著泡泡，手裡拿了一小盆肥皂水，他不斷吹著麥稈，讓一顆又一顆的七色圓泡飄往底下的河水。

她輕輕咳了一聲。

赤楊王轉過了頭。奇莉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他的眼睛很不一般，明亮得像融化的鉛塊，深不見底，而且溢滿了難以想像的憂傷。

「燕子。」他說。「奇來亞，謝謝妳願意過來。」

她嚥了口口水，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麼。奧柏隆。穆切塔將麥稈湊到嘴邊，又吹出一顆圓泡。為了穩住不斷發抖的雙手，她將十指交疊，反折了一下。然後，她又緊張地耙了耙頭髮。那精靈的心思，看起來全都放在泡泡上。

「妳很緊張嗎？」

「沒有。」她蠻橫地撒著謊。「我沒有緊張。」

「妳急著去哪裡嗎？」

「當然。」

話音裡的冷淡似乎過多，她覺得自己遊走在禮貌邊緣。然而，精靈並沒有在意。他在麥稈的末梢造出了一顆巨大的圓泡，接著一搖一晃地，把它變成了小黃瓜的形狀，然後欣賞了好一陣子。

「如果我問妳是要急著去哪裡，不會太強人所難吧？」

「回家！」她氣沖沖地說，但隨即又改變了態度，換成平和的口吻說：「回到我的世界去！」

「回到什麼？」

「回到我的世界去！」

「噢，抱歉。我可以發誓，妳剛才才是說：『回到我的化外之地。』而我非常驚訝，真的。我們的話妳說得非常流利，不過在用字和口音上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的口音很重要嗎？橫豎你不需要我陪你說話。」

「追求完美，不該受到任何阻礙。」

麥稈末端又生出了一顆圓泡，然後向下滑落，才輕輕觸到柳枝，便破了開來。奇莉嘆了口氣。

「所以妳是急著要回到妳的世界。」奧柏隆。穆切塔國王在一會兒後才這麼說。「妳的世界！的確，你們，人類，真是一點都不懂得謙虛。」

他將麥稈放進小盆子裡攪了攪，隨意用力一吹，把自己圍了在一堆七彩圓泡之中。

「人類。」他說。「妳毛茸茸的祖先帶著劍出現在世界的時間，跟雞比起來要晚得多，而我從來沒聽過有哪隻雞宣告世界是牠的……為什麼妳一直動來動去，東抓西抓，像隻猴子一樣？我所說的事，應該要讓妳感興趣才對。畢竟，這是歷史。噢，讓我猜猜，妳對歷史根本就不在乎，覺得很無聊。」

一顆巨大的七彩泡往河的方向飛了過去。奇莉咬住雙唇，沉默不語。

「妳毛茸茸的祖先，」精靈一邊用麥稈攪動小盆，一邊說。「三兩下就學會如何使用對生拇指與低階智慧，藉此做了各種事，而這些事通常都很可笑，也很可怕。我想說的是，妳的祖先做出來

的事，不是可怕，就是可笑。」

一顆圓泡再度生成，緊接著又是第二顆、第三顆。

「我們，阿恩愛樂，對於地面上發生的事、妳的祖先所做的事，一直都不太在意。我們與我們的表親——阿因雪以正好相反，早就離開那個世界。我們為自己選了另一個比較有趣的宇宙。因為——我接下來要說的事，將會讓妳吃驚——當初那個時候，可以在各個世界間自由來去。當然，這得透過一點點天分與技巧。妳一定很清楚我指的是什麼。」

奇莉好奇得不得了，卻執意保持沉默，知道精靈有點在戲弄自己。她不想讓他太容易得逞。

奧柏隆·穆切塔笑了一笑，轉過身。他的脖子上有條金色項鍊，那是掌權者的象徵，在上古之語中叫作拓赫。

「米瑞，盧內得。」

他輕輕吹氣，同時靈巧地搖晃麥稈。稈梢不似先前出現一顆大泡泡，而是一口氣掛了好幾個。

「圓泡一顆接著一顆，一顆連著一顆。」他哼唱了起來。「唉，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我們對自己說，這有什麼差別呢？我們這邊待一下、那邊待一下，就算都因堅決連同自己的世界一起自我毀滅，那又怎樣呢？我們就到別的地方去……到別的圓泡去。」

在他熾熱的目光下，奇莉點了點頭，舔舐雙唇。精靈再度一笑，抖下那些泡泡，然後吹了一口氣。這一回，麥稈生出了許多由小顆圓泡緊堆出來的一大串泡泡。

「異界交會的時刻已經到來。」精靈拿高掛著圓泡的麥稈。「出現的世界甚至變得更多，不過門是關閉的，將所有的一切，除了被選中的那極少數，阻隔於外。而時間一直流逝，必須把門打開。要快。勢在必行，妳懂這句話的意思嗎？」

「我不是笨蛋。」

「不，妳不是。」他搖了搖頭。「妳不可能是笨蛋。畢竟，妳是阿因恆伊凱爾，上古之血。靠過來一點吧。」

當他朝她伸出一隻手時，她不禁咬緊牙關。不過他只碰了下她的前臂，然後是手掌。一種舒服的麻痺感湧上心頭，她鼓起勇氣看向他那很一般的眼睛。

「他們告訴我的時候，我並不相信。」他喃喃低語。「不過，確實如此。妳有夏得哈兒的眼睛，拉拉的眼睛。」

她斂下眼睫，心裡有著不確定、愚蠢的感覺。

赤楊王將一邊手肘抵在憑欄上，托住下巴。好一段時間，他看起來似乎只關心那群悠遊河中的天鵝。

「謝謝妳過來這裡。」他總算開口，但沒有回頭。「現在，妳走吧，讓我自己一個人待著。」

她在臨河的露台找到阿瓦拉賀，他正要上船，同行的還有一名美麗無比、有著淡金秀髮的精靈女子。那精靈的唇上有開心果色的唇彩，眼瞼與兩鬢刷了金色亮粉。

奇莉正打算轉身離開時，阿瓦拉賀用手勢攔住她，然後又比了第二個手勢邀她上船。她猶豫了，不想在第三者面前和他說話。阿瓦拉賀快速對那名精靈女子說了幾句，然後在她手上吻了一下，精靈女子便聳聳肩離開了。她只有回頭一次，用眼神讓奇莉知道自己對她的看法。

「如果可以的話，請不要發表任何評論。」當她在離船首較近的那張椅板坐下時，阿拉瓦賀如是說道。他自己也跟著坐下，並拿出排笛吹了起來，完全不管那艘船。奇莉不安地張望四周，船卻完美地順著水流中央走，甚至沒有偏往延伸入水的階梯、角柱或圓柱半吋。那是一艘奇怪的船。奇莉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船，就連在斯格利加都沒有，而所有能在水上浮的東西，她在那裡都已經看到不想再看了。那船的船首很高、很細長，雕成了音譜記號的樣子。船身很長、很窄，搖晃得非常劇烈。有辦法坐在這種東西上吹笛子，而不用緊緊抓著船首和船槳的，確實也只有精靈了。

阿瓦拉賀停下演奏。

「妳心裡有事？」

他端著一種奇怪的微笑看著她，聽她說完了事情的始末。

「妳很失望。」他這話是肯定的口氣，而不是提問。「失望、沮喪，還有凌駕一切的憤怒。」
「根本就不是這樣！我沒有！」

「妳不該感到失望。」精靈的態度轉為嚴肅。「奧柏隆是用敬重的方式對待妳，就像對待一個真正的阿恩愛樂。別忘了，我們——赤楊之民，從來就不急躁。我們有得是時間。」

「他對我說了些完全不一樣的話。」

「我知道他對妳說了什麼。」

「那他說那些話的意思，你也知道？」

「當然。」

她已經學會了很多事，所以當他再度把排笛湊到嘴邊，她並沒有洩露自己的不耐煩與怒氣，就連一個眨眼、一個嘆氣都沒有。他吹奏的旋律悠揚，載滿愁思，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

船隻不斷航行，奇莉數著頭上經過的橋梁。

「我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妳的世界正遭受滅絕的威脅。」他在剛出第四座橋時說。「大規模的氣候災變。身為一名博學多聞的女性，妳一定看過阿恩伊特林思帕舍——伊特莉娜的預言。預言裡有提到『白冬』。根據我們的看法，那是指一段強大的冰期。因為在妳的世界裡，百分之九十的陸地剛好都在北半球，所以這段冰期不會讓大多數的生物滅絕，只會讓他們凍死。而存活下來的，會迷失在野蠻的行為中，冷酷爭奪彼此的食物，互相毀滅。想想預言的內容吧：『劍與斧的時代、狼之暴雪的時代。』」

奇莉沒有打斷他，免得他又開始吹起排笛。

阿瓦拉賀一邊把玩排笛，一邊說：「我們如此重視的這個孩子，這個拉拉。多倫的後代、基因的繼承人，這個我們特別製造出來的基因，可以拯救那個世界的居民。我們有理由相信，拉拉跟妳的後代，必然會擁有比我們智者強上千倍的能力。這些能力在妳身上也看得見殘存的影子。妳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對吧？」

奇莉已經學會上古之語的這種修辭結構，表面看似問句，實際上卻不須回答，甚至不容回答。

「簡單說，重點不在於把自己和自己身邊其實不太具有意義的人，從一個世界轉移到另一個。」阿瓦拉賀道。「重點是要開啟阿爾得蓋斯——穩定的大型穿梭之門。當年的異界交會發生前，我們成功打開過，現在我們也想這麼做。我們會把待在瀕死世界裡的阿因雪以都撤走。那些都是我們的手足，是我們應當幫助的對象。我們沒辦法放棄可以拯救他們的機會，自己這麼繼續活下去。妳可以相信我，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事物。我們會拯救那個世界裡所有遭遇危險的生物，把他們從那裡撤離出來。所有生物，奇來亞，包括人類。」

「真的嗎？」她忍不住問道。「都因也是？」

「也是。現在妳知道自己有多重要，會牽連到多少事物了。重要的是，妳得有耐心。重要的是，妳今晚要去奧柏隆身邊，整晚待在那裡。相信我，他的舉動沒有半點不情願。他知道，這對妳來說不是簡單的事；他知道，自己可以強人所難，馬上碰妳，讓妳反感。他知道很多事，燕子，相信妳已經注意到了。」

「是注意到了。」她憤憤地說。「我同時也注意到，水流已經把我們載得離提爾納里亞夠遠，該是划槳的時候了，只是我沒看到這裡有槳。」

「因為這裡沒有。」阿瓦拉賀舉起單手，掌心一轉，彈了下手指。船停了下來，在原地待了一會兒，然後又開始順著水流走。

精靈找了一個更舒適的坐姿，將排笛湊到嘴邊，完全沉入了音樂的世界中。

夜裡，赤楊王邀她共進晚餐。當她拖著絲綢裙襪進來時，他比了個手勢請她入座。廳裡沒有僕人，他親自為她服務。

晚餐的內容是十幾道蔬菜，也有各式菇類，以水煮、煎烤和燉醬的方式烹調而成。那些菇類是奇莉從來沒吃過的。有些色白，薄如葉片，味道細緻而溫和；有些呈棕色或黑色，豐厚柔軟而香氣濃郁。

奧柏隆也不吝於與她分享玫瑰色的葡萄酒。那酒外表看來清淡，下肚後卻直襲腦門，讓人暈陶陶的，好不放鬆。她還來不及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便已跟他說了那些她從沒想過要說出口的事。他仔細聽著她說，耐心十足，而她突然記起自己為什麼會在這邊，情緒轉為低落，不再說話。

「就我這麼聽下來，」他給她添了一些完全不一樣的香菇，色澤偏綠，聞起來像蘋果派。「妳認為命運把妳和那個傑洛特連在了一起？」

「就是這樣。」她舉起上頭已沾滿了唇彩的酒杯。「命運。他，我是說，傑洛特，是我命中註定的，而我也是他命中註定的。我們的命運相連。所以，我離開這裡會比較好，馬上就走。你明白嗎？」

「我得承認，不是很明白。」

「命運！」她一口氣喝下杯中物。「是一股最好別去妨礙的力量。所以我想……不，不，謝謝，不要再幫我添菜，我已經快吃撐了。」

「妳剛剛說到『我想』。」

「我想，誘惑我留在這裡，會是一個錯誤。還有逼我去……呃，你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我必須離開這裡，趕去幫他們……因為我的命運……」

「命運。」他打斷她，同時舉起了酒杯。「預定論，無可避免的事。這是一種機制，讓無數件實際上不可預測的事，有了既定的結果。是這樣沒錯吧？」

「就是這樣！」

「不管現實的情況與條件，結果必須如此。既定之事，必然發生。是這樣沒錯吧？」

「對！」

「既然這樣，妳要去哪裡，又為什麼想去呢？喝杯葡萄酒吧，享受當下，感受生命的美好。如果註定無可避免，那麼該來的，終究會來。」

「最好是，事情才沒那麼簡單。」

「那麼妳就是自相矛盾。」

「才不是。」

「妳在反駁妳反駁的事，而這是種惡性循環。」

「不是！」她甩開頭。「我不能光是這樣坐著，什麼都不做！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這種事！」

「這是詭辯。」

「我不能隨便浪費時間！我可能會錯過關鍵時刻……那個最重要、不會重來的時刻，因為時間永遠不可能重來！」

「請隨我來一下。」他站起身。「請看一下，哦，這個。」

他所指的那面牆上，有個凸起的浮雕，雕的是一隻鱗片密集的巨蛇。這隻爬蟲蜷成了八字型，正在啃咬自己的尾巴。奇莉曾經見過類似的東西，卻不記得是在哪裡看過。

「這就是遠古之蛇巫洛伯洛斯。」精靈道。「銜尾蛇巫洛伯洛斯象徵無盡，牠自己本身就是無盡，是永無止盡的離開和永無止盡的歸返。牠是一種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生物。」

「時間就像遠古的銜尾蛇。時間是流動的瞬間、沙漏裡漏下的沙粒。時間是我們樂於試著去度量的片刻與事件。然而，遠古的銜尾蛇提醒我們，每個瞬間、每個片刻、每個事件裡，都隱藏著過

去、現在與未來。每個片刻裡都隱藏著永恆。每個分離就是歸返，每個道別就是迎接，每個歸返就是分離。所有的一切都是開始，也是結束。」

「而妳也是開始與結束。」他說，沒有看她。「因為剛剛說到命運，要知道，這就是妳的命運。身為開始，也同時是結束。妳懂嗎？」

她猶豫了片刻，但他熾熱的雙眼逼得她不得不回應。

「我懂。」

「脫下妳的衣服。」

他說得這麼無情、這麼冷漠，讓她幾乎氣得要大吼。她抖著雙手，開始解開背心。

奇莉的十指顯得笨拙，袖釦、鈕釦與繫帶全都又緊又難解。她雖想要盡可能加快動作，好讓這一切能以最快速度結束，但脫衣服這件事卻久得惱人。不過，精靈沒有絲毫急躁的樣子，好像他真的有一個永恆的時間可以使用。

誰曉得，說不定他真的有可能？她心想。

脫到只剩內衣後，她侷促地站著。冰冷的地板凍著了她的雙腳，他注意到了這點，伸手往大床一指，沒有說半句話。

床單是用水貂皮做的，由水貂皮毛縫成的大皮草，十分柔軟、溫暖，舒服地搔著肌膚。

在她身旁躺下，衣著整整齊齊，甚至沒有脫鞋。當他碰她的時候，她不由自主地僵直身子，卻有些氣惱自己，因為她原本決定從頭到尾都要保持堅定的態度，不為所動。至於她的牙齒，更不

用說了——無時無刻都在打顫。然而，他帶電的觸碰讓她冷靜了下來，他的指頭一步步地教導她，命令她，告訴她該怎麼做。當她開始理解那些指令，而且幾乎已經可以預測他接下來的動作後，她便閉上眼，想像那是米絲特。可是，沒有成功，因為他和米絲特非常不同。

他用單掌教她該怎麼做。她順從地照做了，甚至是心甘情願，有些急躁。

而他一點都不心急。他讓她在愛撫之下，癱軟得像條絲帶。他逼得她出聲呻吟，吮咬唇瓣，全身痙攣，劇烈顫抖。

接下來，他所做的事，完全不在她的預料之內。

他起身離開，留下渾身發燙、嬌喘、顫抖不已的她。

甚至沒有看她一眼。

奇莉的血液衝上腦門與太陽穴，躺在水貂皮上的她，把自己縮成一團，啜泣了起來。那是一股出於憤怒、羞愧與屈辱的情緒。

早上，她在宮殿後頭柱廊的一排雕像當中，找到阿瓦拉賀。那些雕像與眾不同，刻的是精靈的小孩。他們的姿勢各異，但大多是頑皮的樣子，尤其是阿瓦拉賀面前的那一個，模樣十分有趣。那雕像是個單腳站立的小男孩，一張嘴氣鼓鼓地嘟著，兩顆拳頭握得死緊。

奇莉久久無法移開視線，感覺胃部隱隱作痛。一直到被阿瓦拉賀催促，她才把事情說給他聽，說得迂迂迴迴，不時口吃。

等她說完了，阿瓦拉賀一臉嚴肅地說：「撒奧溫的煙火他看過不只六百五十次了。相信我，燕子，就算是對赤楊之民來說，這也已經很多了。」

「這關我什麼事？」她粗聲說。「我跟他說好了啊！你們應該有向矮人，也就是你們的兄弟學過什麼叫合約吧？我履行了合約！我實現了承諾！不管他是不行，還是不想，關我什麼事？不管他是年老體衰，還是不被我吸引，關我什麼事？說不定，都因讓他覺得噁心？說不定，他就和厄瑞丁一樣，只把我看作是堆肥裡的一塊金子？」

「我希望，」阿瓦拉賀罕見地變了臉，五官扭曲。「我希望，妳沒有對他說出類似的話。」

「我沒說，不過我確實有過這樣的念頭。」

「當心點，妳不知道自己在冒什麼險。」

「對我來說都一樣。我可是訂了合約，所以要就要，不要拉倒！要嘛，你們履行合約；要嘛，我們取消合約，那我就自由了。」

「當心點，奇來亞。」他又說了一次，同時指向那尊頑童雕像。「不要和在這裡的這孩子一樣。注意妳說的每一個字，試著去了解。要是妳有什麼不明白，不管怎樣，不要急躁。要有耐心。記住，時間沒有意義。」

「有意義！」

「我剛剛拜託過妳了，別當個易怒的孩子。我再說一次，對奧柏隆要有耐心，因為這是妳找回自由的唯一機會。」

「真的嗎？」她幾乎叫了起來。「我開始對這件事持保留態度了！我開始懷疑你是在騙我！懷疑你們所有人都在騙我……」

「我向妳保證過，」阿瓦拉賀的表情如同石像般僵硬。「妳會回到妳的世界。我給了妳承諾。對阿恩愛樂來說，質疑他們說出口的承諾，是很重的侮辱。為了避免妳做出這樣的事，我提議我們結束這場談話。」

他想走開，卻被她擋住了去路。他那一雙海藍寶石般的眼睛眯了起來，而奇莉察覺到自己正在對精靈做一件非常、非常危險的事，但她已經來不及退開了。

「這倒是很有精靈的風格。」她嘶聲說，像條蝰蛇。「自己先侮辱人，然後又不讓人報復。」

「當心點，燕子。」

「聽好了，」她高傲地抬起頭，「你們的赤楊王沒辦法完成任務，這是再明顯不過了。不管問題是出在他身上，還是我身上，都不重要。這一點都無所謂，也沒有意義，可是我想履行約定，想解決這件事，所以就讓其他人給我這個你們那麼看重的孩子吧。」

「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如果問題是出在我身上，」她的語調和表情沒有改變。「那就表示你弄錯了，阿瓦拉賀。被你誘到這個世界的人，不是你該找的人。」

「奇來亞，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要是你們所有人都覺得我噁心，那你們就用培育驢騾的方式來做吧！」她吼道。「怎麼，你不知道嗎？給一頭公馬看母馬，然後遮住牠的眼睛，把母驢塞給牠！」

他一點都不打算回話，直接從她身旁走過，沿著成排的雕像離開了。

「不然你來吧？」她大吼道。「你要的話，我就給你！怎樣？你不願意犧牲嗎？反正我的眼睛和拉拉很像！」

離她跳兩步遠的他，兩隻手像蛇一樣猛然探向她的頸子，然後像鐵鉗一樣緊緊掐住。她頓時明白，如果他想的話，可以像掐小雞那樣，把她掐死。

他放開她。彎下身，近距離看著她的眼睛。

「妳是什麼身分，敢這樣玷污她的名字？」他問得出奇冷靜。「妳是什麼身分，敢用這種可悲的施捨來謾罵我？喔，我知道，我看得出來妳是誰。妳不是拉拉的女兒，妳是可雷給南的女兒。妳是一個愚蠢、自大又自戀的都因，而且還是你們那個種族的代表例子。妳什麼都不明白，卻要把一切都摧毀、消滅。光是一個觸碰，就足以玷污一切；光是一個念頭，就足以教人噁心，可以詆毀一切。妳的祖先偷走了我的愛，把它從我身邊奪走，自戀又自大地把拉拉從我身邊奪走。不過妳——他崇高的孩子——我不會允許妳把她從我的記憶中奪走。」

他別開身。奇莉好不容易順過氣。

「阿瓦拉賀。」

他瞥向她。

「原諒我。我剛才的舉動太愚蠢、太可惡了。請你原諒我。還有，如果可以，請你忘了剛才的事。」

他走向她，伸手抱住她。

「我已經忘了。」他用溫暖的聲音說。「剛才的事我們別再提了。」

晚上，洗過澡、梳好頭、灑上香水，她進到了王的房間裡。奧柏隆。穆切塔坐在桌前，俯首於棋盤之上。他一句話也沒說，只示意她在對面坐下。

他在第九步贏了她。

第二回她走的是白棋，而他在第十一步贏了她。

直到那個時候，他才抬起了視線，抬起那雙很不一般的眼睛。

「請脫衣服。」

有件事該稱讚他——他的動作很輕柔，一點也不急躁。

當他像之前一樣從大床起身，沒有說一句話便離開時，奇莉用一種平和的放棄心態接受了這個情況。不過，她幾乎到拂曉都無法入睡。

等到窗外出現黎明的亮光，她才終於入睡。她作了一個十分奇怪的夢。

維索戈塔彎著身，沖洗麝鼠陷阱上的浮萍。被風吹動的蘆葦發出了沙沙聲響。

我覺得很內疚，小燕子。那場瘋狂的脫序行動，是我給妳出的主意，是我告訴妳要怎麼去那座該死的塔。

「老烏鴉，你不要自責。要不是那座塔，我早就落入邦哈特手裡。在這裡，至少我是安全的。」

妳在這裡並不安全。

維索戈塔有所異議。

奇莉在他背後看見了一座山丘，光禿禿、圓圓的，從草堆裡冒出來，就像一個蟄伏怪物的拱背。山頂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岩石旁有兩道身影。那是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風不斷地拉扯、糾纏那女人的黑髮。

地平線上燃起一道又一道的閃電。

孩子啊，渾沌正朝妳伸出雙手。繼承上古之血的孩子啊，被捲入「行動與改變」之中、「滅絕與重生」之中的女孩啊，妳是被選中的孩子，妳就是命運。渾沌正從緊閉的門扉之後，朝妳伸出他

嶙峋的雙手。他還不知道妳會成為他計畫中的工具或阻礙，不知道妳會不會扮演「命運之鐘」齒輪下的一顆沙粒。渾沌怕妳，命運之子。他想讓妳感到畏懼，所以把那些場景送進妳的夢鄉。

維索戈塔彎身清理抓麝鼠用的陷阱。他明明就已經死了，奇莉清醒地想著。這個意思是說，在另一個世界裡，死掉的人都得清理麝鼠陷阱嗎？

維索戈塔挺直了身子，他身後的天空泛著火光。平原上有好幾千名騎士策馬狂奔，披著紅色披風的騎士。

地阿格盧阿德利。

仔細聽我說，小燕子。妳體內的上古之血會賜予妳極大的權力，妳是時空之主，妳有巨大的「能量」。別讓罪犯和歹徒奪去，作罪惡之用。保護妳自己！脫離他們罪惡之手的掌握！

「用說的比較簡單！他們用一種魔法屏障或鎖鏈之類的東西，把我困在這裡……」
妳是時空之主，沒有人困得住妳。

維索戈塔挺直了身子。他身後是一座高原，一座岩石滿布的平原，上頭有船艦的殘骸，整整十艘船艦的殘骸。再過去是一座城堡，黑暗危險，頂著鋸齒狀的垛口，矗立在山湖之畔。

少了妳的幫助，他們會死，小燕子。只有妳可以拯救他們。

葉妮芙的嘴被打得皮開肉綻，無聲地動著，不斷淌血。一雙紫瞳被一大團糾結、骯髒的黑髮掩蓋，讓人折磨得削瘦、扭曲、發黑的臉上，閃著亮光。地板的凹陷上有灘臭水，鼠輩在四周竄行，石牆透出刺骨寒意，冰冷枷鎖凍著她的手腕、腳踝……

葉妮芙的手掌與指頭成了一大團血塊。

「媽媽！他們對妳做了什麼？」

大理石階向下延伸，那是三段式的階梯。

法也謝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東西要結束了……是什麼？

階梯。底下是一個個的鐵籃，裡頭燃燒著火焰。一張張燃燒的掛毯。

我們走，傑洛特說。走階梯下去，我們必須這麼做，不這麼做不行。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這道階梯。我想看看天空。

他的嘴動也不動，上頭一片瘀青，染著血。血，到處是血……整道階梯都是血……

沒有別的路可走。沒有，晴星。

「要怎麼做？」她大叫。「我要怎麼做才能幫他們？我現在是在另一個世界！被關住了！一點辦法都沒有！」

沒有人能關住妳。

一切都被記載下來了，維索戈塔說。甚至是這個，看看妳的腳下。

奇莉驚恐地發現自己站在一片骨海中，四周都是頭骨、脛骨和肋骨。

只有妳可以避免這一切，晴星。

維索戈塔挺直了身子。在他身後，是寒冬、白雪與暴雪。強風不斷呼嘯。

在她面前，一片暴雪，傑洛特騎在馬上。縱使他的頭上戴了氈帽、臉上包了毛圍巾，奇莉仍認得出那是他。在他身後的暴雪中，看得出還有其他騎士，他們的身影模糊不清，從頭到腳包得密密實實，完全沒辦法看出是何方神聖。

傑洛特直直往她看，卻看不見她。冰雪不斷打入他的眼睛。

「傑洛特！是我！這裡！」

他看不見。在狂風的呼嘯中，他也聽不見她。

「傑洛特——！」

那是摩弗倫羊，傑洛特說。那只是摩弗倫羊。我們回頭。

那群騎士消失了，隱入了暴雪之中。

「傑洛特——！不——！」

她醒了過來。

一大早，她便去了馬廄，甚至沒有用早餐。她不想碰見阿瓦拉賀，不希望與他有所交談。她情願避開其他精靈，那些厭惡、好奇、詢問、黏著她不放的目光。他們的目光在其他時候都是明顯的事不關己，但對王寢裡的事，這些精靈卻露出了興味，而宮殿的牆上——奇莉很確定——都長了耳朵。她在馬欄裡尋著了凱爾佩，也找到馬鞍與轡頭。她還來不及為馬上鞍，一群侍女便在她跟前出現。這些灰衣精靈個子矮小，比尋常的阿恩愛樂矮了一個頭。她們帶著微笑朝她行禮，並接下備馬工作。

「謝謝。我其實可以自己來，不過謝謝妳們，妳們真好心。」她說。

離她比較近的精靈女子露出了大大的笑容，卻讓奇莉身子一震。

因為那侍女有虎牙。

她立刻湊了過去，嚇得那女孩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她撩開對方耳邊的頭髮——那對耳朵不是尖的。

「妳是人類！」

那侍女——其他人也是同樣反應——跪在打掃過的黃土地上，低下頭，等待懲罰。

「我……」奇莉揉著韁繩開口說：「我……」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那群侍女依然跪著。馬欄裡的馬匹紛紛不安地噴起鼻息，踏動蹄步。

等她到了外頭，坐在馬鞍上，馬兒快步起走，依舊還是無法回神。人類的女孩。用人類當侍女，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世界有都因……

人類，她糾正了自己。我的思維已經變得和他們一樣。

凱爾佩響亮的嘶聲與跳動把她從思緒中拉了回來。她抬起頭，看見了厄瑞丁。

他坐在他的棗黑公馬上，這回他少了惡魔味道十足的雙牛角，以及大部分的武裝，但在閃耀多種紅色色澤的披風下，還是穿著鎖子甲。

公馬高高嘶鳴了聲、甩甩頭，當作招呼，還對凱爾佩露出一口黃牙。凱爾佩盤算著話事的主人，不是僕從，便把牙齒湊向精靈耳朵。奇莉趕忙收緊疆繩。

「小心點。」她說。「別靠得太近，我的馬不喜歡陌生人，而她可是會咬人的。」

「對會咬人的那種，」他惡狠狠地看著她。「得給她套上鐵銜，直到見血。這是根除桀驁不馴壞習性的絕佳方法，在馬身上也適用。」

他一把扯過公馬的籠頭，力道之猛，讓牠噴了口氣並後退幾步，嘴邊也流出了白沫。

「那副鎖子甲要做什麼用？」這回，換奇莉盯著精靈看。「你準備好要打仗了嗎？」

「正好相反，我渴望和平。妳的母馬除了性子拗以外，還有什麼優點嗎？」

「哪一種？」

「例如速度快不快。妳打算要去跑一跑？」

「如果你想，沒什麼不可以。」她在馬鐙上站了起來。「那邊，去那些石圈那邊……」

「不行。」他截下她的話。「那邊不行。」

「為什麼？」

「那邊是禁地。」

「這當然是針對所有人吧。」

「這當然只是針對部分人。燕子，妳的陪伴對我們來說頗為珍貴，所以不管是因為妳自己，還是其他人，我們都不能冒著失去妳的風險。」

「其他人？你想的該不會是獨角獸吧？」

「我不想拿自己的想法來讓妳心煩，也不想妳因為無法理解我的想法而受挫。」

「我不明白。」

「我知道妳不明白，妳那皺巴巴的腦子還沒進化到可以明白的程度。聽著，如果妳想比一場，我建議沿著河跑，往那邊，就到斑岩橋，也就是這邊過去的第三座橋，然後過橋到對面，繼續沿著岸邊順水走，終點是溪水流入這條河的匯流處。準備好了嗎？」

「隨時候教。」

他大喝一聲，拉起公馬，馬兒便像一陣颶風飛了出去。凱爾佩還沒跨出步伐，牠便已遙遙領先。公馬不斷奔馳，連地面也跟著震動，卻依舊無法媲美凱爾佩。牠很快便追上了公馬，而牠們還不到斑岩橋。那是座很窄的橋。厄瑞丁一個大喝，公馬竟加快了速度。奇莉隨即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那座橋絕對不可能容得下兩匹馬，其中一匹得放慢速度。

奇莉不打算放慢速度。她將身子貼近馬鬃，凱爾佩便像飛箭般往前衝去。她擦過精靈的馬鐙，搶入橋頭。厄瑞丁高聲一吼，公馬也揚起前蹄，身體側邊將一尊雪花石膏像撞下底座，在地上摔了

個粉碎。

奇莉帶著鬼魅般的咯咯笑聲穿橋而過，沒有回頭查看。

她在溪流旁下馬等待。

一會兒後，他也到了，卻是踏著慢步姍姍而來，一臉微笑，心平氣和。

「佩服。」他爽快地說，並下了馬。「這匹母馬，還有馬上的女騎士，都教人佩服。」

雖然心裡驕傲得像隻孔雀，她卻毫不在意地哼了一聲。

「喔！所以你不曾給我們套上鐵銜，要我們見血囉？」

「除非是獲得同意。」他語帶雙關地笑。「有些母馬就偏好重口味的疼愛。」

「沒多久前，」她自負地看了他一眼。「你才拿我和堆肥比，現在我們已經說到疼愛啦？」

厄瑞丁走向凱爾佩，在母馬的頸子上又摸又拍，發現牠一身乾爽，遂搖了搖頭，然後轉向奇

莉。要是他連我也敢拍，一定會後悔，她心想。

「請跟我來。」

溪水順著林木蒼蒼的陡坡匯入河中，而沿著溪岸，有道通往上方的階梯。那階梯是由生了苔的廢砂岩組成，歲月斑斑，爬滿裂縫與樹根，呈鋸齒狀向上延伸，偶以小橋跨溪相連。四周都是森林——蠻荒的森林，古老的桫欏樹、角樹、紅豆杉、大槭樹與橡樹之下，更有濃密的榛樹、紅荊與茶藨子糾結而生。空氣中飄散著苦艾、鼠尾草、蕁麻、濕石、春天和黴菌的氣味。

奇莉一路沉默地走著，沒有一絲急躁，控制著每個吐息，同時也控制著緊張的情緒。她不知道厄瑞丁想從自己身上得到什麼，但她有股不是太好的預感。

一道階梯瀑布從石縫中淙淙洩出，旁邊有個石露台，而露台上的接骨木樹蔭下，有座被常春藤與鴨跖草爬纏的小屋。下方可見樹冠、河道，以及提爾納里亞風格的屋頂、列柱中庭與露台。

他們就這麼站著看了一會兒。

「沒有人和我說過，」奇莉率先打破沉默。「那條河叫什麼名字。」

「亞斯納。」

「嘆息？很好聽的名字。那麼，那條溪呢？」

「圖阿特。」

「呢喃溪，也很好聽。為什麼沒有人和我說過，有人類在這個世界生活？」

「因為這不是重要的事，對妳來說也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們進去小屋吧。」

「做什麼？」

「進去吧。」

進門後，她第一個注意到的是一張木躺椅。奇莉感覺到兩邊的太陽穴開始氣血翻湧。哈，當然了，她想。這不是早該想到的嗎？我在神殿的時候，明明就看過安娜。提勒寫的羅曼史，裡頭寫的是有關一個老國王和一個年輕王后，還有一個爭奪統治權的貪婪王子。厄瑞丁很無情，野心勃勃，

意志堅定。他知道得到王后的人，就會成為真正的國王，真正的統治者，一個真正的男人。擁有王后的人，就能擁有整個王國。這裡，在這張躺椅上，將會是政變的開端……

精靈在大理石桌前坐下，要奇莉也坐在另一張椅子上。窗戶外的景象似乎比她本人更吸引他，至於那張躺椅，他根本連看都沒看一眼。

「妳會永遠留在這裡，」他語出驚人。「我輕盈如蝶的女騎士。妳這隻彩蝶，一直到生命盡頭，都會留在這裡。」

她直直盯著他的雙眼，不發一語。那雙眼裡，看不出任何東西。

「他們不會讓妳離開這裡。」他又說了一次。「妳不像預言和神話所說的那樣，妳誰都不是，什麼都不是，只是沒有意義的存在；這樣的事實，他們是不會接受的。他們不會相信這點，不會讓妳離開。他們用承諾來矇騙妳，好確保妳的順從，但他們從來不算遵守這個承諾。從來沒有。」

「阿瓦拉賀給了我保證，懷疑精靈的話好像是種侮辱吧。」她嘶啞地說。

「阿瓦拉賀是智者。智者有他們自己的榮譽準則，準則裡頭每兩句話，就會提到達成神聖目的的手段。」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也許……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也許，我有什麼東西是你所渴望的，而你想和我交易。如何？厄瑞丁？我的自由換……換什麼？」

他看著她許久，而她試圖在他眼裡找出一點線索、一點訊息、一點跡象，什麼都好，卻是枉然。

「妳一定已經對奧柏隆有些認識了。」他開口道。「妳一定已經注意到他的野心是難以想像地大。有些事是他永遠不會接受、永遠不會聽的，叫他死還比較快。」

奇莉咬著雙唇，朝躺椅瞥了一眼，沒有說話。

「奧柏隆。穆切塔從來沒試過魔法或其他能改變現狀的方法。」精靈說。「而這些方法確實存在。對我們有益、有利、能帶來保證的方法。那比阿瓦拉賀的侍女在妳化妝品裡摻的媚藥，要來得有多多了。」

他的手掌在有著暗色紋路的桌面上快速掠過，等手掌移開後，桌面上便出現一個用灰綠軟玉製成的小瓶子。

「不。」奇莉嘶啞地說：「絕對不要。這種事我絕不同意。」

「妳沒讓我把話說完。」

「別把我當蠢蛋。我不會給他這瓶子裡的東西，我不會讓你利用我來做這種事。」

「妳這結論下得太快。」他看著她的眼睛，緩緩地說：「妳這是在試圖跑贏自己，而這類舉動通常會以摔跤收場，而且是摔得非常痛。」

「我說過了——不要。」

「好好考慮清楚。不管這瓶子裡裝的東西是什麼，妳都是贏家，不會是輸家，燕子。」

「不！」

精靈用和先前一樣俐落、堪稱大師級手法，將小瓶子從桌上變走。在那之後，他看著林間粼粼閃爍的亞斯納河，沉默了許久。

「小蝴蝶，妳會死在這裡。」他終於開了口。「他們不會讓妳離開這裡的。不過，這是妳的決定。」

「我跟他們約好了。用我的自由換……」

「自由，」他嗤聲一笑。「妳還在說那個自由。等妳奪回自由，打算做什麼呢？要去哪裡呢？妳到底明不明白？這裡與妳的世界不只是空間不同，就連時間也不同。這裡時間的流逝與那邊不一樣。那邊妳所認識的孩子，現在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而那些和妳同年紀的，早就都死了。」

「我不信。」

「想想你們的傳說吧。傳說提到的那些人，先是神祕消失，多年後回來，卻只是為了看到身邊人被埋在蔓草中的墓碑。或許妳在想，那不過是些幻想，是憑空編出來的。妳錯了。幾百年來，人類被一群叫作狂暴幽狩的騎士擄掠搬遷，這些人被擄走、抓去利用，然後又遭到丟棄，就像被吸光蛋汁的空殼一樣。不過，妳甚至連這種事都碰不上，奇來亞。妳會死在這裡，甚至沒機會看見妳朋友的墓碑。」

「我不相信你說的事。」

「妳相信與否，是妳個人的事，而妳的命運是妳自己選擇的。我們回去吧。燕子，我有個請求，妳願意和我在提爾納里亞簡單用一頓餐嗎？」

在幾次心跳之間，奇莉的內心已經歷一番交戰，那是飢餓與痴迷，對上憤怒和對毒藥、反對一切的恐懼。

「願意。」她斂下了目光。「謝謝你的邀請。」

「該道謝的人是我，我們走吧。」

離開小屋的時候，她又朝躺椅瞥了一眼，覺得安娜。提勒畢竟還是個愚蠢的崇高文人。

緩緩地，在一片沉默，在薄荷與鼠尾草的香味之中，他們沿著階梯往下，順著那條叫呢喃的溪流，走到底下的嘆息河。

夜裡，她抹上香水，頂著一頭泡過香氛澡的微濕秀髮，進入了王寢，找到了坐在沙發上、埋首一本厚重大書的奧柏隆。他沒有說話，只是用一個手勢，要她在自己身旁坐下。

那本書裡有許多圖片，老實說，那書裡除了圖片，再無其他。儘管奇莉努力扮出歷練豐富的仕女姿態，氣血卻湧上了她的雙頰。她在艾蘭德神殿的圖書館裡看過幾本類似著作，但相較於赤楊王的那一本，不管是在姿勢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或是圖像的藝術性，那些書根本無從比擬。

他們看了許久，沒有交談。

「請脫衣服。」

這一回，他也脫了衣衫。他的身材纖細，像個男孩，該說清瘦得像吉澤赫、凱雷或瑞夫那樣。那些男孩的身體，她在溪水和山泉裡洗澡的時候，已經看過很多次。不過，吉澤赫與其他老鼠幫成員的身體，透著滿滿的活力，透著勃勃的生氣，在飛濺的銀白水珠之中，活下去的渴望熾熱燃燒。而從他、從赤楊王身上透出的，只有永生的冰冷。

他很有耐心。有幾次似乎已經差不多了，終究未果。奇莉生起自己的氣，確信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經驗不足，因為疏於練習才會手足無措。他注意到了這點，安撫了她。一如以往，安撫十分奏效，她沉入了夢鄉，依偎在他的臂彎之中。但是到了早上，他已不在她身邊。

接下來的這一晚，赤楊王頭一回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她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彎身看著桌上的一面琥珀鑲邊的鏡子。那鏡子的上頭灑有白粉。

開始吧，她想。

奧柏隆用一把小刀將飛天粉聚在一起，然後分成兩小堆，接著從桌上拿起一根銀管，將毒品吸進鼻子裡，先是左邊的鼻孔，然後是右邊。他那對通常會閃爍著光芒的眼睛，好像有些轉暗，變得混濁，蒙上了一層水膜。奇莉一看便知，這不是他的第一次。

他在玻璃上又重新堆起兩小堆粉，出手邀她共享，並把管子交給她。管他的，她想。這樣比較簡單。

那毒品的藥性強得不可思議。

不一會兒，他們已雙雙坐在床上，摟著彼此，目光混濁地盯著月亮。

奇莉打了個噴嚏。

「綁了繩子的夜晚。」她用絲質上衣的袖子擦著鼻子說。

「是魔法的夜晚。」他擦著一隻眼睛，糾正她。「恩需斯，不是恩利斯。妳得多練習一下口語。」

「我會的。」

「脫衣服。」

一開始，毒品對他起的效力似乎和她一樣，能帶來興奮。而毒品讓她變得主動積極，呵，她甚至在他耳邊輕聲說出幾個在她認知裡十分不正經的字眼。這大概對他有點作用，效果頗為，呃，明顯。有那麼一刻，奇莉很確定幾乎已經差不多了，不過那並不是差不多，至少沒有到最後一步。

就在那個時候，他開始變得不耐煩。他站起身，把黑貂毛披在削瘦的肩膀上。他就這麼站著——背對她，凝視著窗戶和月亮。奇莉坐起身，抱緊膝蓋。她很沮喪、很懊惱，卻也感到一股奇怪的痛楚。這想必是那強效飛天粉的緣故。

「都是我不好。」她喃喃道。「我知道，這道疤讓我變得難看。我知道當你看著我的臉，你看到了什麼。在我身上沒有太多精靈的影子，只有堆肥裡的一塊金子……」

他猛然回過頭。

「妳還真是異常謙虛啊。」他挖苦道。「要是我的話，會用另一種說法——豬糞裡的珍珠、腐屍手指上的鑽石。妳自己再想想其他的比喻，就當作是練習語言程度，我明天會問妳，小都因，一個身上完全沒有精靈影子的人類。」

他走到桌前，拿起管子，俯身鏡面。奇莉宛如石化般坐著，覺得自己好像被人吐了口水。

「我又不是因為愛你才來找你！」她氣憤至極地大吼。「你很清楚，我是受到囚禁、受到恐嚇！可是我同意了，我這麼做是為了……」

「為了誰？」他打斷她，頗為激動，一點都不像精靈的作風。「為了我嗎？為了被困在妳的世界的阿因雪以？妳這個愚蠢的女孩！妳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才來這裡，而且還拚了命地要把自己獻給我。因為這是妳唯一的希望，能拯救妳的唯一浮木。我再告訴妳一件事，祈禱吧，好好向妳那些人類世界裡的偶像、神祇或圖騰祈禱吧，因為如果不是我，就是阿瓦拉賀和他的實驗室。相信我，妳不會想去他的實驗室，不會想知道另一條路是什麼樣子。」

「對我來說都一樣。」她縮在床上，冷硬地說：「只要能奪回自由，我什麼都答應。只要能讓你們願意放我走，讓我離開，回到我的世界，回到我的朋友身邊就好。」

「妳的朋友！」他嘲諷道：「妳的朋友在這裡！」

他激動地轉過身，把沾了飛天粉的鏡子扔給她。

「妳的朋友在這裡。」他又說了一次。「自己看吧。」

他走出房間，身上的皮毛也跟著甩出弧度。

一開始，她在髒污的玻璃上只看見模糊的自己，但那面鏡子幾乎馬上便發出乳白亮光，填滿煙霧，然後出現畫面。

葉妮芙被吊在深淵之中，整个人被拉得筆直，雙手上舉。她連身長裙的兩隻袖子，像羽毛被扯得稀巴爛的翅膀。她的頭髮不斷飄動，有細小的魚隻穿梭其中，那是一整群閃閃發光、快速游動的小魚，牠們已經在啄食女巫的臉頰與眼睛。葉妮芙的腳上有條埋在淤泥與水草中、通往湖底的繩子，而繩子末端，有一大籃石頭。上方，遠遠的上方，是波光搖曳的水面。

葉妮芙長裙的擺動頻率，與水草如出一轍。

煙霧漸漸遮去被飛天粉沾污的鏡面。

傑洛特，蒼白得有如玻璃，閉著眼，坐在一根根上方垂掛岩石的長冰柱下，一動也不動，全身罩著一層冰霜，而且很快便讓暴風雪帶來的雪片覆蓋。他的白頭髮已經成了一根根白色冰棍，他的眉毛、睫毛和嘴唇上都掛了白色冰柱。雪一直下個不停，蓋在傑洛特腳上的雪堆不斷加厚，他的肩膀上也長出了兩頂雪帽。暴雪不斷吹襲、呼嘯……

奇莉從床上跳了起來，用力將鏡子摔到牆上。琥珀鑲邊裂了開來，玻璃碎成千百萬塊。

她已經看過這些景象，她早就知道也記得這些景象——在她以前的夢中。

「這都不是真的！」她大叫：「你聽到了嗎？奧柏隆，我不信！這不是真的！這不過是你的壞心眼，沒用的，和你的人一樣沒用！這不過是你的壞心眼……」

她坐到了地板上，放聲大哭。

她懷疑這宮殿裡的每座牆上都長了耳朵。隔天，到處都是意有所指的目光，她感覺得到有人在她背後訕笑，竊竊私語。

她到處都找不到阿瓦拉賀。他知道，她想，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在躲我，趁我還沒起床，帶著他的金髮精靈搭船或騎馬出遠門了。他不想跟我說話，不想承認自己的計畫已土崩瓦解。

她也沒看到厄瑞丁，不過這倒是正常，他常和他的地阿格盧阿德利——紅騎士團一起出門。

奇莉將凱爾佩牽出馬廄，騎馬去了河的另一邊。她一股腦地想事情，思緒百轉千迴，完全沒留心周遭情況。

我要從這裡逃走。不管那些影像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可以確定的只有一件事——葉妮芙與傑洛特都在那邊，在我的世界裡，那裡才是我該待的地方，和他們在一起。我得從這裡逃出去，馬上就逃！不可能一點辦法都沒有。我是自己進來這裡的，應該也有辦法自己出去。厄瑞丁說我有原始

的天賦，維索戈塔也說過一樣的話。我已經仔細看過托爾奇來亞，那裡面沒有出路，可是這裡的某個地方說不定還有別座塔……

她望向遠方，看著遠方山頭，看著那上頭顯眼的石圈輪廓。禁忌之地，她想。哈，我看是太遠了，鎖界咒大概不會讓我去那邊，試了也是白試。我還是往河流的上游走，那邊我還沒去過……

凱爾佩嘶鳴一聲，甩了甩頭，不安地跳動。她沒辦法讓牠掉頭，反倒被拖著快速往山丘衝去。奇莉整個人僵掉，甚至有片刻完全沒有反應，任馬兒自己奔馳。直到過了一會兒，她才大聲一喝，收緊疆繩。後果就是凱爾佩高舉前蹄踢了幾下，然後甩了甩後臀，繼續快跑，而牠跑的依舊是同一個方向。

奇莉沒有攔住牠，沒有試圖制伏牠。她整個人已驚嚇到極限。不過，她對凱爾佩的性子很了解，這馬兒雖然習慣不好，但還不至於如此。這樣的舉止，一定有其意義。

凱爾佩慢了下來，改用快步走，像支箭似地，筆直往冠了石環的山丘去。

大概只能走一頃地吧，奇莉想。等等鎖界咒就會發揮作用了。

一根又一根爬滿青苔與蕈菇的巨石，長在茂密的黑莓叢中，緊緊排列成環。馬兒跑進石圈，然後像被下咒一樣，站定不動。牠身上唯一會動的，就是直直豎起的那雙耳朵。

奇莉試著將牠掉頭離開那個地方，卻是白費力氣。要不是在牠熱呼呼的頸子上，仍能感覺得到血液流動，奇莉會發誓自己不是坐在馬上，而是坐在雕像上。突然，有個東西碰了她的背。那是個尖銳的東西，穿過她的衣服，刺入身體，帶來極大的痛楚。她還來不及回頭，一頭紅獨角獸便從石

柱間無聲無息地跳了出來，然後直接將角戳入她的脅下，又猛又狠。她可以感覺到身側流出一道血洞。

另一頭又出現了一頭獨角獸，全身皮毛從耳尖到尾巴末端，都是一片雪白，只有上唇是粉色，眼睛是黑色。

白獨角獸靠了過來，然後緩緩地、慢慢地把頭擱到她的子宮上。那股興奮感是如此強烈，讓奇莉叫了出聲。

我長大了，她的腦中有道聲音響起。我長大了，晴星。那時候，在沙漠裡，我不知道該怎麼做。現在我知道了。

「小馬？」她呻吟道，身子依舊掛在兩根刺著她的角上。

我的名字是伊華拉夸克斯。妳記得我嗎？晴星，記得自己是怎麼把我治好，救了我的命嗎？牠退了一步，轉過身。她看見牠腳上的疤，認出來，記起來了。

「小馬！是你！可是你的毛色本來不是這樣……」

我長大了。

她的腦中突然一片混亂，低語、聲響、叫囂、嘶鳴。兩支角離開了她的身體，她瞧見在她背後的那隻，是帶花斑的青紫獨角獸。

大獨角獸在向妳學習，晴星。他們透過我向妳學習。再過一會兒，牠們就能夠自己發聲。牠們會自己告訴妳，想從妳身上得到什麼。

奇莉腦中的雜音爆發成狂亂喧囂，但幾乎馬上又平緩下來，順著理解而清明的思緒之河流去。睛星，我們想幫妳逃跑。

雖然胸口中的心臟劇烈鼓動，她沒有開口。

妳怎麼沒有欣喜若狂？沒有開口道謝？

「為什麼？」她尖銳地問道：「你們怎麼會突然想幫我？你們有這麼愛我嗎？」

我們一點都不愛妳，可是這裡不是妳的世界。這裡不是妳該待的地方。你不能留在這裡。我們不想妳留在這裡。

她咬緊了牙關。雖然這新出現的可能性令她興奮，但她搖頭反對。小馬——也就是伊華拉夸克——豎直了耳朵，用一隻腳蹄在地面耙了耙，然後用黑眼珠瞪著她。紅獨角獸跺了一下，力道大得連地面都震了一下。牠搖了搖頭上的角惘嚇她，惡狠狠地噴了口氣。這下子，奇莉明白了。

妳不相信我們。

「是不信。」她冷淡地承認。「這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盤算，試圖利用什麼都不懂的我。為什麼我恰好該相信你們？你們跟精靈顯然沒有交情，我自己在草原那邊也看過，你們差一點就要打起來。我絕對可以把這個看成是你們想利用我來挑釁精靈。我也不喜歡他們，畢竟是他們把我關在這裡，還逼我做我根本不想做的事，不過我不會讓自己被人利用。」

紅獨角獸抖了下腦袋，那隻角又做出了威脅的舉動。紫青獨角獸高聲嘶鳴。奇莉的頭顱裡隆隆作響，好像在井裡一般，而她所捕捉到的那抹思緒，也不太美好。

「哈！」她叫道：「你們就跟他們一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才不怕！我也不會讓任何人利用！」

她再度覺得腦中充滿嘈雜與混亂。她花了點時間，才從那團混亂中抽出了可以理解的思緒。

睛星，妳不喜歡被人利用，這樣很好。我們想要的就是這個，我們想為妳確保的就是這一點，這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整個世界，為了所有世界。

「我不明白。」

妳是可怕的武器，危險的兵器。我們不能讓這個武器落入赤楊王，還有狐狸和雀鷹的手裡。

「誰？」她的頓了一下，「喔……」

狐狸，克雷凡。阿瓦拉賀。至於雀鷹是誰，她可是再清楚不過了。

赤楊王年事已高，但狐狸和雀鷹卻不能拿到掌控阿爾得蓋斯——異界之門的權力。他們已經拿到過一次，也失去過一次。現在他們只能漫無目的地遊蕩，踩著小小的步伐在各個世界之間飄零，像遊魂一樣，什麼也做不了。狐狸最遠只能到提爾納貝亞阿辣因，而雀鷹和他的騎士團只能在螺旋地遊走。再遠他們就去不了，他們沒有力量。所以冀望能得到阿爾得蓋斯與權力。他們之前已經利用過一次這種權力，我們會讓妳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等妳要從這裡離開的時候，我們會讓妳看的，睛星。

「我沒辦法離開這裡。他們在我身上施了法。鎖界咒。蓋斯加勒……」

沒人可以困得住妳，妳是異界之主。

「最好是。我沒有任何原始天賦，我什麼都掌控不了。而『能量』我早在一年前，在那片沙漠裡就已經放棄。小馬可以作證。」

妳在沙漠裡放棄的是騙人戲法，存在血液裡的「能量」是沒有辦法捨棄的。妳依然擁有它，我們會教妳怎麼使用它。

「會不會這麼剛好，」她大喊：「想得到這股我可能擁有的『能量』、掌握主宰世界權力的，就是你們？」

不是這樣的。我們不需要得到這股「能量」，因為我們一直都擁有這股「能量」。
相信牠們，伊華拉夸克斯請求她。相信牠們，睛星。

「但是有一個條件。」

獨角獸紛紛揚起頭，張大鼻孔，他們的眼睛裡——奇莉敢發誓——冒出了火花。牠們不喜歡有人和牠們談條件，奇莉想。牠們甚至不喜歡這個字的發音。去他的瘟疫，我都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只要別是悲劇收場就好……

說給我們聽吧，什麼條件？

「伊華拉夸克斯要待在我身邊。」

傍晚時分，天空聚起了烏雲，空氣變得悶熱，河面上也升起黏稠的水氣。當黑暗籠罩提爾納里亞，遠方傳來了低語般的悶雷，地平線上不斷亮起電光。

奇莉早已準備就緒。她身穿黑衣，長劍在背，內心焦躁，情緒緊繃，不耐煩地等待黑暗降臨。她悄悄走過空蕩的前廳，藉著廊柱掩護溜到露台。亞斯納河在黑暗中閃著幽幽波光，柳樹沙沙作響。

遠方的雷聲傳遍天際。

奇莉將凱爾佩牽出了馬廄。母馬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踏著碎步往斑岩橋去了。奇莉盯著母馬的蹄印看了一會兒，又看了看停著船隻的露台。

不行，她想。我要再在他面前出現一次，這樣說不定可以拖點時間，讓他們不那麼快追上來。這是險招，但我不得不這麼做。

當她進入王寢，第一個反應是他不在，每間屋室都是空的，因為裡頭沒有半點聲響，一片死寂。

直到過了一會兒，她才注意到他。他在角落，坐在一張扶椅上，身上是隨意扣上的白襯衫，可以看見削瘦的胸膛。那襯衫是以非常細緻的質料縫製而成，十分貼合身體，好像濕了一般。

赤楊王的臉和兩隻手掌，幾乎像那件襯衫一樣白。

他抬起眼看她，但那雙眼裡什麼也沒有。

「夏得哈兒？」他喃喃道：「妳來了，真好。知道嗎？他們說妳死了。」

他攤開一邊掌心，有個東西掉到了地毯上，那是一個用灰綠軟玉製成的小瓶子。

「拉拉。」赤楊王動了下頭，摸了下脖子，好像屬於王的黃金拓赫勒住了他的呼吸。「肯姆阿梅，盧內得。來我這裡吧，女兒。肯姆阿梅，耶拉伊內。」

奇莉在他的吐息裡感覺到了死亡。

「耶拉伊內不拉什，法因諾為得……」他哼起歌：「米瑞，盧內得，妳的絲帶鬆開了……請容我……」

他想抬起手，卻沒有辦法。他深深嘆了口氣，猛然抬頭，看著她的眼睛。這一次，他很清醒。

「奇來亞。」他說：「洛克萊絲。的確，妳就是命運，湖之主。看來，也是我的。」

「法也謝代以拉得阿波耶干……」他過了一會兒後才如是說道，而奇莉害怕地發現，他說的話和動作都開始變得緩慢，慢得可怕。

「可是，」他嘆著氣將話說完。「還好有某個東西也已經開始了。」

窗外的雷聲向他們奔來。暴風雨尚遠，但快速接近。

「不管怎樣，」他說：「我非常不想死，奇來亞，而且對於自己必須要死，感到非常遺憾。誰會想到有這麼一天呢。我以為自己不會不甘心。我已經活了很久，所有的事都經歷過。我對一切都已厭倦……然而，現在我卻覺得不甘心。妳知道還有什麼嗎？彎下身來，我要在妳耳邊說，就讓這成為我們的祕密吧。」

她彎下了身子。

「我會怕。」他輕聲說。

「我知道。」

「妳在我身邊嗎？」

「我在。」

「瓦法爾，盧內得。」

「再見了，赤楊王。」

她坐在他身邊，握著他的一隻手，一直等到他嚥下最後一口微弱的氣息，不再有任何動靜。她沒有抹去眼淚，任憑淚水流下。

暴風雨近了。地平線上燃起了閃電。

她快速跑下大理石階，來到有廊柱的露台，那兒有幾艘船隻隨水搖晃。她解開傍晚就已經預先看好、最靠邊的那艘船，然後用一根桃花心木做成的長棍，將船撐離露台——那是她事先從窗簾上拆下來的，因為她很懷疑船會像阿瓦拉賀坐的時候一樣，聽她的話。

船隻順著水流無聲前進。整個提爾納里亞又靜又黑，只有各個露台上的那些雕像，用死寂的目光送她離開。奇莉開始數橋。

森林上方的天空亮起了閃電，而雷聲在過了一段時間後，低喃一陣。

第三座橋。

橋上有某個東西閃過，無聲無息，靈巧得像隻巨大黑鼠。在那個東西跳上船頭時，船身晃動了起來。奇莉丟開長棍，拿出佩劍。

「結果妳還是想擺脫我們的陪伴？」厄瑞丁。北亞。葛拉斯嘶聲說。

他也拿出了劍。電光一閃而逝，卻已夠她看清楚那把武器的樣子。那是把單刃劍，劍身微彎，劍鋒閃耀，銳利無比，握把長，護手以鏤空圓片製成。只稍一眼，便知精靈懂得使用這把劍。

他憑單腳用力抵住船舷，出其不意，晃動船身。奇莉的身子重重一傾，穩住船身，快速找回平衡。接著，幾乎是馬上，她自己試了這一招，雙腳跳上船舷。他的身形晃了一下，但仍保持平衡，然後把劍刺向她。她擋開攻擊，反射性地護住自己，因為她幾乎什麼也沒看到。她從下方快速回敬對方一劍。厄瑞丁擋住攻勢，一劍砍下，奇莉也把劍擋了回去。劍身有如燧石相撞，迸出火花。

他使足力道，再度壓下船身，差點沒讓船翻過去。奇莉一個舞動，張開雙手穩住腳步。他退往船首，放下了劍。

「燕子，妳這是在哪裡學的？」

「說出來會嚇你一跳。」

「我很懷疑。搭船順河走能打破鎖界咒，這方法是妳自己想到的，還是有人洩露給妳的？」

「這不重要。」

「重要，而且我們會好好談談這件事，至於怎麼談，辦法多得是。現在，把劍丟掉，我們回去吧。」

「最好是。」

「奇來亞，我們回去。奧柏隆在等妳。我向妳保證，今晚他會充滿活力，生氣蓬勃。」

「最好是。」她又說了一次。「他用太多那個補充活力的東西，就是你給他的那個。又或者，那根本不是補充活力用的？」

「妳在說什麼？」

「他死了。」

乍聽這消息，他心頭一震，但很快便回過神來，突然晃著船身衝向她。兩人一邊保持平衡，一邊過了幾招，鐵器相撞的脆響傳遍水面。

閃電照亮夜空，他們穿過一道橋。提爾納里亞的橋快過完了，說不定這就是最後一座橋？

「妳一定很清楚，燕子，」他說：「妳這樣只是在拖時間。我不能讓妳離開這裡。」

「為什麼？奧柏隆死了。而我明明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人，我的存在一點意義都沒有。這是你自己跟我說的。」

「我說的確實是真話。」他舉起劍。「妳的存在一點意義都沒有。哼，飛蛾小小一隻，我只要用手指一捏，就能捏個粉碎，但如果放任不管，就會在昂貴的布料上啃出小洞。哼，胡椒雖然小小

一粒，不起眼到了極點，但如果不小心咬碎，卻會逼得人吐出原本想在口中細嚐的美味。這就是妳，什麼也不是，卻像扎在肉裡的一根刺。」

一道閃電落下，奇莉在電光中看見了她想看見的東西。精靈舉起劍，揮了一下，比著船上的坐板。他占了身高的優勢，下一次過招，一定會贏。

「妳不該拿武器對著我的，奇來亞。現在已經太遲了，我不會寬恕妳。我不會殺妳，纏上繃帶在床上躺幾個禮拜，對妳一定有幫助。」

「等一等，我想先跟你說一件事。我要告訴你一個祕密。」

「妳有什麼祕密好說？」他不屑地說：「有什麼是我不知道，而妳可以洩露給我聽的？妳有什麼事好和我說？」

「就是這座橋太矮，你過不去這件事。」

他來不及反應，枕骨直接撞到橋上，整個人完全失去平衡，直直往前飛去。奇莉大可以就把他推下船，但她怕這樣不夠，他依舊會追上來。再說，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是他殺了赤楊王，光憑這一點，就該讓他吃點苦頭。

她快速朝他的大腿劃了一劍，就在鎖子甲下緣。他甚至連叫都沒有叫，便飛出船舷，撲通一聲落入河裡，而河水馬上蓋住了他的頭頂。

她轉過身，盯著水面看。他過了很久才浮出水面，吃力地爬上河水中的大理石石階，然後一動也不動地躺著，任憑河水與血水從他身上流下。

「纏上繃帶在床上躺幾個禮拜，對你會有幫助的。」她低聲說。

她抓起她的棍子，用力撐動船隻。亞斯納河的河道越來越寬，船行的速度也逐漸加快。沒多久，提爾納里亞最後的一群建築物已經在後方落下。

她沒有回頭顧盼。

一開始，四周變得很暗，因為船駛進了一座老林。兩岸的枝幹在河道上方交疊，形成天頂。之後，四周轉亮，森林來到盡頭，河水兩邊是整片檜木林、蘆葦和香蒲。河水一直都十分清澈，但這裡出現了一堆又一堆雜草，水草也浮出河面，還有一根又一根的樹幹。當天際亮起閃電，她看見水面有圈圈漣漪；當響雷傳來，她聽見魚群受驚的濺水聲。有東西不停在水中拍濺、潛下、浮起。有幾次，她在離船不遠處，看到發光的眼睛；有幾次，船因碰到某種巨大的活體而震動。這裡的一切不是全都那麼美好，對外來者而言，這個世界代表死亡。她在腦中回想厄瑞丁說過的話。

河道變得寬廣開闊，水中也開始出現了小島與分流。她讓船依照命運的引導行駛，順水漂流，不過她開始感到害怕。要是船走錯方向怎麼辦？

她才剛這麼想，凱爾佩的嘶鳴便從岸邊的蘆葦叢中傳來。凱爾佩，還有獨角獸發出的強烈心電感應。

「小馬，你來了！」

我們要加快動作，晴星。跟我來。

「去我的世界嗎？」

我得先讓妳看一樣東西，大獨角獸牠們要我這樣做。

他們先是穿過森林，然後是有峽谷、溝壑綜橫切割的乾草原。雷電交加，暴風雨越來越近，颳起陣陣強風。

獨角獸領著奇莉到其中一條溝壑。

就是這裡。

「這裡有什麼？」

妳下馬看。

她照著牠的話做。地面不太平坦，她絆了一下。有個東西碎裂，在她腳底動了一下。一道閃電落下，奇莉嚇得張大了嘴。

她站在一片骨海之中。

溝壑的一側沙坡大概是受過大雨沖刷，有滑動的跡象，露出原本埋藏其中的東西。那是一座墳場、一座萬人坑、一座堆骨場——脛骨、骨盆、肋骨、股骨，還有頭骨。

她拾起其中一個。

閃電再度落下，看出這些殘骸原本屬於誰的奇莉，不禁放聲尖叫。

那個頭骨上長著尖角，而且有被劍刃砍過的痕跡。

現在妳明白了。聲音在她腦中響起。現在妳知道了。這是他們做的，阿恩愛樂、赤楊王、狐狸、雀鷹。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屬於他們，在他們奪得這個世界，在他們欺騙我們、利用我們打開阿

爾得蓋斯之後，這個世界就變成是他們的了。而現在，他們也試著要利用妳、欺騙妳。

奇莉大力抓緊了頭骨，在暗夜裡大叫：

「你們這群流氓！凶手！」

雷聲自天際隆隆傳來。伊華拉夸克斯放聲嘶鳴，發出警訊。她明白牠的意思，一個縱身躍上馬鞍，接著大喝一聲，要凱爾佩拔腿飛奔。

追兵順著他們的腳步追上來了。

這種事以前也發生過，奔馳中的她一邊吞下灌進嘴裡的風，一邊想著。這種事以前已經發生過了。這樣奔馳，像瘋了似地，在一片黑暗中，在充滿恐懼、鬼魅和幽靈的夜裡。

「衝啊，凱爾佩！」

她像得了失心瘋般地狂奔，眼睛被疾馳逼出了淚液。一道閃電將天際一分為二，奇莉在亮光中看見路的兩旁盡是赤楊。歪七扭八的樹從四面八方朝她伸出長滿節瘤的粗臂枝，黑漆漆的樹洞嘴不斷開閤，似是咒罵與威脅一路緊緊尾隨著她。凱爾佩長鳴一聲，然後加速衝刺，那蹄足似是只有點地而過。奇莉將身子伏在馬頸上，好降低風阻，也避開不斷朝她打來，或試圖將她拉下馬鞍的赤楊。樹枝不斷颼颼鞭來，努力想勾住她的衣髮。畸形的樹幹不斷晃動，張咬洞嘴，低聲怒吼……

凱爾佩狂野地叫了一聲，獨角獸也以嘶鳴回應。牠是黑暗中的光明，指引著道路。跑快點，睛星！越快越好！

赤楊越來越多，越來越難躲避其枝桠。再過不久，赤楊會長滿整條道路……

叫囂從後方傳來，那是追兵的聲音。

伊華拉夸克斯放聲嘶鳴，奇莉收到了牠的思緒，明白他的意思，貼住了凱爾佩的頸子。母馬無需她催促，恐懼足以讓牠不要命地狂奔。

獨角獸的思緒再度傳來，這回更加清楚，更加滲入腦中。那是一個指令，或者該說是命令比較恰當。

跳躍吧，睛星。妳必須跳躍，跳到另一個空間，跳到另一個時間。

奇莉不明白，但她努力去明白，非常努力，專心致志，專心到連血液都在耳朵裡沸騰翻湧……閃電。倏然一片幽暗，又軟又黑的幽暗，那種黑，是不管用什麼都無法照亮的黑。

奇莉的耳中響起一陣嘈雜。

風打在她的臉上，寒涼的風，還有雨滴，而她鼻間聞到的，是松樹的氣味。

凱爾佩猛然彎背躍起，噴氣踱步。牠的頸子又濕又熱。

一道閃電掠過，雷聲隨之而來。奇莉在亮光中看見甩著腦袋與頭角的伊華拉夸克斯，用一隻腳蹄拚命掘著地面。

「小馬？」

我在這裡，睛星。

滿天星斗，星群密佈，天龍座、冬女座、七羊座、水瓶座。

而就在幾乎要碰到地平線的地方——睛星。

「成功了。」她驚嘆：「我們成功了，小馬。這是我的世界！」牠傳出的意思是如此清晰，奇莉明白得一清二楚。

不，睛星，我們逃出了那個世界，但這還不是我們該去的地方、該在的時間。前方還有許多事情等著我們。

「別丟下我一個。」

我不會。我對妳有所虧欠，必須償還這一份債，直到還清為止。

西方的天空逐漸轉暗，同時颳了強風。不斷飄來的雲層，遮熄了一個又一個星群。天龍座滅了，冬女座滅了，接著是七羊座、水瓶座。最為耀眼、閃爍最久的睛星也滅了。

閃電短短照亮了地平線上的天際，沉悶的雷聲姍姍跟上。強風愈發劇烈，將沙塵和枯葉掃進了奇莉眼裡。

獨角獸高聲嘶鳴，將思緒傳給她。

沒有時間磨蹭了。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趕快逃走，要在正確的空間、正確的時間裡完成。我們動作快點吧，晴星。

我是異界之主，我繼承了上古之血。

我身上流的血來自拉拉。多倫——夏得哈兒的女兒。

伊華拉夸克斯高聲嘶鳴，催她上路，凱爾佩也大大噴了口氣附和。奇莉拉緊了手套，說：「我準備好了。」

一陣嘈雜在她耳中響起，接著白光乍現，然後是一片黑暗。

歷史學家大多會拿尤阿希姆·戴維特的審問、判決與行刑，來佐證恩菲爾大帝的粗暴、殘忍和獨裁天性；而暗指他有仇必報、凡事幾乎私下解決的假設——尤其是出自膾炙人口的純文學作者——更是不在少數。現在該是點出事實的時候了，而這個事實對每個認真研究的學者來說，都是理所當然。如果用「績效不佳」這個詞，來形容戴維特公爵帶領行動部隊「維爾登」的方式，絕對太過含蓄。對手實力與之相比，弱了兩倍，但進犯北方一事他卻一拖再拖，把所有兵力都放在和游擊隊的對戰上。對人民而言，維爾登部隊毫無軍紀，殘忍前所未聞。這般舉止會招來的後果顯而易見，也無可避免：如果冬天時反抗分子尚不到五百人，那麼到了春天，幾乎整個國家都群起反抗。艾爾維爾向尼夫加爾德投誠，卻遭人殺害，其子——與北地林格交好的奇特林斯王子親上前線。在旁有來自斯格利加的海盜，前有奇達里士的北地林格反抗軍，後有叛亂分子的情況下，戴維特陷入了一場又一場混戰，節節敗退。正因如此，他沒有及時加入「中軍」的進攻行動——維爾登部隊沒有按照計畫去絆住北地林格的側翼，反倒封鎖了門諾·科耶亨。北地林格人馬上利用這個形勢進行反擊，奪下馬耶那和馬利堡的外圍地帶，徹底抹煞敵營重奪這兩座重要堡壘的機會。

戴維特的無能與愚蠢，在北地林格人的心理層面上也造成了影響，打破了尼夫加爾德軍萬夫莫敵的迷思。數以百計的自願者開始加入北地林格軍……

《北方戰爭、神話、謊言與真假摻半的事實》

——瑞斯提夫·德蒙梭隆



第六章

不消說，亞瑞的心情很沮喪。在神殿裡的成長歷程，以及自己凡事不預設立場的天性，讓他很容易相信人，相信他們的仁慈、善良與無私，但這份信仰如今已所剩無幾。

他已經在野外睡了兩個晚上，而現在看來，他似乎要度過第三個夜晚。每到一個村莊，他總會向人請求一個過夜的地方或一小塊麵包，但面對的總是關得死緊的木板門，而對方不是用全然沉默以對，就是威嚇謾罵。就算他說明了自己的來歷與目的，也完全無濟於事。

人們讓他非常、非常的沮喪。

天色很快暗了下來，男孩快步走在田間小路上，又是一個露宿野外的夜晚。已經飽受打擊、放棄希望的他，正放眼搜尋乾草堆。三月的天氣其實已經很溫暖，但夜裡卻冷得凍人，他很害怕。

亞瑞看了一下天空。將近一個星期以來，每天夜裡都可以在天上看見一顆金紅彗星，拖著閃爍尾巴，由西方劃向東方。他思索著這個在許多預言裡都曾提過的異象，可能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他繼續往前走，天色越來越暗。這條小路帶著他往下走，底下有兩排濃密樹叢夾道，在昏暗的夜色中，看來十分嚇人。下方，從更加幽暗的那一頭，吹來了寒氣、逐漸腐爛的雜草臭氣，還有另

一種氣味。那是非常不好的氣味。

亞瑞停下腳步，試著說服自己，後背與雙臂爬滿的不是恐懼，而是寒意。不過沒有成功。

前方有條水道，兩岸長滿灰毛柳與奇形怪狀的柳樹，黑色渠水波光粼粼，好像剛倒出爐的焦油。水面上攀著一座低矮的小橋，上頭有好幾根木樁腐爛、掉落，讓橋破了好幾個洞，橋欄也破敗斷折，上頭的杆子已沒入水中。小橋後方，柳樹長得更加茂密。雖然離真正的夜晚還有好一大段時間，雖然水道之後的遠方草原在垂掛草尖的霧珠反射下依然明亮，柳樹林裡卻已是一片黑暗。亞瑞隱約在那片黑暗中，看見某種建築的廢墟，那一定是磨坊、鎖鋪或釣鰻魚場。

我得從這座橋走過去，男孩心想。沒辦法，只能這樣了！雖然我從全身的雞皮疙瘩可以感覺得出來，有種不懷好意的東西在那片黑暗裡伺機而動，但我必須過去水道的另一邊，就像我在梅莉特列神殿，從那些幾乎焚燬的手稿裡讀到的，像那些神話般的領導者或英雄一樣。我要穿過水道，到那時候……那句話是怎麼說的？牌都已經發下？不對，是骰子已經丟了，沒得反悔。我的過去會留在我的身後，而未來將在我的面前開展……

他踏上小橋，並且馬上知道自己的預感沒錯。對方尚未現身，聲音倒先傳來了。

「怎樣？」擋住他的其中一人粗聲道：「我不是說了嗎？我說過只要稍微等一下，就會有人走過來吧。」

「說得對，歐庫提赫。」那群帶了粗木棍當武器的傢伙中，第二個人出了聲，有點大舌頭。「你真該去當個算命的。好了，親愛的旅人啊，自己上路的小哥！你是要自己把身上的東西都掏出

來呢，還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讓我們動手？」

「我什麼都沒有！」亞瑞一口氣吼了出來，希望能有人聽見，跑來幫忙，不過他也沒抱太大期待就是了。「我是個沒錢的旅人！口袋裡一毛錢都沒有！我要給你們什麼？這根棍子嗎？還是我身上的衣服？」

「這些也要。」大舌頭的那人說，而他的聲音裡有某種東西，讓亞瑞打起顫來。「因為，你要知道，我們有急用，我們幾個才是真正沒錢的旅人。本來我們是盼著能有個娘兒們來，不過現在天已經黑了，沒人會出門了，既然沒有捕到魚，那抓隻蝦也好！兄弟們，抓住他！」

「我有刀！」亞瑞大叫：「我警告你們，別過來！」

他手上的確有把刀，那是他在逃跑前一天，從廚房偷來的，一直都收在包袱裡。不過，他沒有把刀子拿出來，因為他知道這個舉動毫無意義，對他也沒有任何幫助，而光是這樣的認知，就嚇得他渾身僵住。

「我有刀！」

「哎呀呀。」大舌頭的那人一邊往他走近，一邊嘲笑道：「他有刀耶，真是想不到啊。」

亞瑞沒辦法逃，恐懼讓他的兩隻腳成了兩根釘在地上的木樁。腎上腺素像條套索一樣，緊緊圈住了他的喉頭。

「等一等！」那群人當中的第三人突然大叫，他很年輕，聲音也詭異地耳熟。「我大概認識他！沒錯、沒錯，我認識他！我說，你們都退後，這是我們認識的人！亞瑞？你認得我嗎？我是梅

菲啊！喂，亞瑞？你認出來了嗎？」

「我認……認出來了……」亞瑞使盡渾身力氣，對抗一股全然陌生的巨大壓迫，那是一種很糟糕的感覺。他一直到發現自己撞到橋面木板，腰際發疼，才明白那是什麼感覺。

那是失去意識的感覺。

「哇，這還真是個驚喜。」梅菲說：「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竟然會碰到自己人！艾蘭德的老朋友！好兄弟！怎樣？亞瑞。」

亞瑞嚥下一塊這群怪人所請，硬梆梆又充滿嚼勁的豬油皮，然後咬了一口烤蕪菁。他沒有回答梅菲的問題，只是朝圍在火堆旁的六人點了點頭。

「亞瑞，你要去哪兒啊？」

「去維吉馬。」

「哈！我們也是要去維吉馬！真的是太巧了！怎樣，米爾頓？亞瑞，你記得米爾頓嗎？」

亞瑞不記得，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見過那個人。話說回來，梅菲叫他好兄弟，其實有點太誇張了。他是艾蘭德木桶匠家的兒子，當年兩人一起去神殿旁的學堂上課，他總是會故意找亞瑞的碴，動手打他，還叫他是石頭裡蹦出來的野雜種，既沒爹，也沒娘。這種情況維持了大約一年後，

木桶匠便把兒子從學堂帶回去，因為他覺得自家的兔崽子不是塊料，只能做木桶而已。這就是梅菲，沒有努力鑽研學問，而是在父親的工作坊裡用力刨著木片。當亞瑞結束學業，在神殿推薦下，成為市政法院的助理書記後，木桶匠之子便仿效其父，朝他鞠躬哈腰，並送上禮物宣示友誼長存。

「……我們要去維吉馬，」梅菲接著說：「去加入軍隊。我們所有人要組成一隊去從軍。這邊這兩個，你知道的，米爾頓跟歐格拉北克，佃農家的兒子，被挑去服步兵役，你知道的……」

「我知道。」亞瑞朝那佃農家的兒子看了一眼，他們的髮色都很淡，活脫脫像兩兄弟，而且都咬著某種灰燼堆裡烤出來、看不出是什麼的食物。「佃農役，每十戶佃農徵召一戶去當步兵。那你呢？梅菲。」

「我啊，」木桶匠家的年輕兒子嘆了口氣。「就你知道的，頭一回，商會得出人從軍的時候，我家老爹想了辦法讓我不用抽籤。不過之後問題來了，得再抽第二次籤，因為這是城裡的大人們下的決定……」

「我知道。」亞瑞再度表示同意。「艾蘭德城裡的議會在一月十六日，決定進行擴徵抽籤。這是面對尼夫加爾德的威脅下，不得不做的舉動……」

「聽聽他是怎麼說話的，狗魚。」身材粗壯、理了大光頭的傢伙插嘴說。這人叫歐庫提赫，是不久前頭一個在橋上吼他的那個。「這個大少爺！一肚子墨水的傢伙！」

「大天才！」第二個人把聲音拉得老長，說出了同樣的話。這人是個身材魁梧的農場工人，大餅臉上總黏著一個蠢笑容。「神人！」

「閉嘴，克拉普羅什。」那個叫狗魚的大舌頭說。他是這群人裡年紀最大的，個頭高大，臉上已長了些鬍子，脖子背後的頭髮推了稍高一點。「既然他是聰明的傢伙，那他說話的時候就該聽一下，說不定能學到不少知識，而不管是誰，多學點知識總有好處。嗯，差不多所有人，也差不多都能有好處。」

「是真的，假不了。」梅菲說：「他啊，我是指亞瑞，其實一點都不笨，讀過、寫過的可多了……是學者呢！畢竟他在艾蘭德是當書記官的，而在梅莉特列神殿裡，所有書也都是他管的……」

「這麼一來就有趣了。」狗魚打斷他，兩隻眼睛隔著柴煙和火花盯著亞瑞。「這麼一個法院兼神殿的狗屁書呆子，在往維吉馬的商道上做什麼？」

「就和你們一樣，我要去軍隊。」男孩說。

「法院兼神殿來的學者，要去軍隊找什麼？」狗魚的兩隻眼睛亮閃閃，反射著光線，就像真正的魚眼睛，被獨木舟船頭火把照到時一樣。「要找什麼啊？因為他不是要去接受徵召吧？每個蠢蛋都知道，神殿裡的人免役，不用出人入伍。每個蠢蛋都知道，堂堂一個法院，絕對保得住一個寫字的，有辦法讓他不用去從軍。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官員大人。」

「我是要去當義軍。」亞瑞宣告著：「我是自願去從軍的，不是被徵召的。這當中有部分是個人因素，不過主要是基於一份愛國的使命感。」

一夥人聞言，全都大笑出聲，震天價響。眾人笑了許久，狗魚才又說：

「兄弟們，你們聽聽，這人啊，有時候也是很矛盾的，有兩種性格。就拿這個小伙子來說好了，讀過書、見過世面，再加上他生下來的時候，肯定就不是個笨蛋，應該知道現在的戰況如何，我是說，是誰在打誰，而且是很快就要打贏了。而他呢，就像你們自己聽到的，沒人逼，自願的，基於一股愛國的使命感，想加入快打輸的那邊。」

沒人對這番話加以評論，亞瑞也沒有。

「這種所謂的愛國使命感，」狗魚總算又開了口。「通常只代表了精神上有問題，哎，這說不定還挺適合在神殿兼法庭長大的人咧。不過剛剛應該有講到什麼個人因素，我可是好奇得不得了，那都是些怎樣的個人因素呢？」

「那都是很私人的因素，所以我不會告訴你們。」亞瑞說。「再說，你們，各位尊貴先生，也沒急著說你們自己投軍的原因啊。」

「你們瞧瞧，」狗魚在片刻安靜後說：「這要是哪個鄉巴佬這麼跟我說話，我一定馬上給他一拳。不過如果是學者書記官的話……我就原諒他……這一次。而我要回答他的問題——我要去投軍，也是自願的。」

「好當一個腦袋進水的人，去加入打敗仗的那一邊？」亞瑞很吃驚，自己怎麼會突然間有這麼大的勇氣。「路上順便在橋頭搶過路的人？」

梅菲一邊咯咯發笑，一邊撞了撞狗魚，說：「他還在氣我們在小橋上埋伏的那件事呢。好了啦，亞瑞，那不過是好玩嘛！開個玩笑罷了！對吧，狗魚？」

「說得對。」狗魚打了個哈欠，又磨了磨牙，聲音大得都有回音了。「這不過是玩笑罷了。生活教人沮喪又悲傷，就和被人牽去屠宰場的小牛一個樣。小牛只有玩點把戲或鬧個玩笑，才能讓自己心情好一些。你不這麼認為嗎，寫字的？」

「我是這麼認為，基本上是這樣沒錯。」

「那就好。」狗魚一雙亮閃閃的眼睛依舊盯著他。「不然你就不適合當我們的同伴，最好自己上路去維吉馬，而且最好馬上就走。」

亞瑞沒有說話。狗魚伸了伸懶腰。

「我已經把我要說的都說完了。好了，兄弟們，我們玩也玩過了，鬧也鬧過了，現在開心完了，該上路了。要是我們想在明天下午抵達維吉馬，那天一亮就得上路。」

夜裡很冷，亞瑞雖然疲憊，卻無法入睡。他整個人蓋在斗篷底下縮成一團，兩個膝蓋幾乎要碰到下巴。等他終於入睡了，卻又睡得極不安穩，不斷被夢境喚醒。大多數夢他都不記得了，但有兩個除外。第一個夢是他認識的獵魔士——來自利維亞的傑洛特，他坐在上頭垂掛岩壁的長長冰柱底下，動也不動，全身是霜，大雪不斷地往他身上埋。第二個夢是奇莉，她坐在一匹黑馬上，緊貼鬃毛，快速狂奔，兩旁夾道的赤楊，不斷伸出歪斜的枝幹想抓住她。

對了，就在拂曉之前，他還夢到了特瑞絲。梅莉戈德。經過去年在神殿待的一年時間，男孩夢過女巫幾次。那些夢，逼得男孩去做了些事，而那些事讓他後來感到很難為情。

不過現在這個夢呢，並沒有讓他做出任何難為情的事，因為實在是太冷了。

這一行七人，的確在太陽剛露臉的時候，就動身上路。收到步兵徵召的兩個佃農之子——米爾頓與歐格拉北克，唱起戰歌來替自己添些男子氣概：

來了，戰士走來了，一身鎧甲鏗鏘響

快點跑啊，女孩呀，說不定他會親妳！

那就讓他親一下，誰會在乎他這樣，

他可是用胸口，為祖國遮風避雨！

狗魚、歐庫提赫、克拉普羅什，還有一直黏著他們的木桶匠之子梅菲，一同聊著他們覺得好笑至極的逸聞趣事。

「……那尼夫加爾德人問了：『這裡是什麼東西這麼臭？』然後精靈說：『屎。』哈——哈——哈——！」

「嘿，嘿，嘿——！」

「哈，哈，哈——！那你們聽過這個嗎？尼夫加爾德人跟精靈、矮人走在一起。他們一看，有隻老鼠跑過去……」

隨著天色漸亮，他們在商道上碰到的旅人、農家馬車、庫官車隊和行軍隊伍，也越來越多。有些車上載滿了東西，狗魚一行人就緊跟在後頭，鼻子都要貼到地上，像群獵犬似地，把掉下車的東西都撿起來——紅蘿蔔、馬鈴薯、蕪菁，有時甚至是洋蔥。這些撿來的東西，有部分他們計畫性地保留下來，以備不時之需；有部分則是狼吞虎嚥地塞下肚，但嘴裡的笑話卻從沒停過。

「……然後尼夫加爾德人就『噗——！』，屎都拉到耳朵上了！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哦，眾神啊，我不行了……他竟然拉出來……哈——哈——哈——！」

「嘿，嘿——嘿——！」

亞瑞等著找個機會和藉口擺脫他們。他不喜歡狗魚，不喜歡歐庫提赫，不喜歡有商賈車隊、農家馬車，和坐在推車上的女人、少女經過時，狗魚和歐庫提赫瞥向他們的眼光。他不喜歡狗魚用嘲弄的口吻，不時提起自己在這種災難與滅亡必然發生的時刻，自願去從軍的目的。

一股開墾過的土味傳來，還有煙。他們在山谷中，看見了一間間屋子，被包圍在排列整齊的棋盤耕地、一座座小樹林，以及亮得像一面面小鏡子的魚塘間。耳中偶爾傳來犬吠、牛叫與雞啼。

「看得出來，這村子挺有錢的。」大舌頭的狗魚舔著嘴唇說：「規模不大，但很精巧。」

「在這座谷裡住的和做生意的，是半身人。」歐庫提赫搶著解說。「他們的東西都很精巧好看。他們這群侏儒，是很會做生意的種族。」

「這些被詛咒的非人類。」克拉普羅什大大清了一口痰。「這群小妖精！他們在這裡過著富饒的生活，真正的人類卻窮個半死，都快活不下去了。這些傢伙，就算打仗也對他們沒影響。」

「是還沒影響到。」狗魚慢慢露出一個醜陋的笑容。「兄弟們，這個村子你們記住了。這個偏僻、被樺樹包圍、蓋在黑森林邊的村子，你們記好了。要是我哪天打算來這裡作客，我可不想找不到路啊。」

亞瑞轉開頭，假裝自己沒聽到，只有看見眼前的商道。

他們繼續前進。米爾頓與歐格拉北克，也就是被徵去當步兵的兩個佃農之子，唱起了新的歌曲。這回沒那麼像軍歌，有一點比較像是悲觀主義色彩的歌，尤其是經過早先狗魚的那番話，那歌更像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所有的人你們聽好了

你們將會認識死亡的殘酷，

不管你是老還少

都逃不過致命的傷害；

誰要是被死亡掐住喉嚨

就得死在她手上……

「這傢伙身上一定有錢。」歐庫提赫陰沉地說。「要是他身上沒有半毛錢，就讓人把我給閹了。」

讓歐庫提赫下這麼大賭注的人，是一個他們趕上的賣貨郎，他身旁還有輛用驢子拉的雙輪車。

「錢歸錢，」大舌頭的狗魚說：「這驢子也多少值一點吧。腳步加快點，兄弟們。」

「梅菲，」亞瑞抓住木桶匠之子的袖子。「張開眼睛看清楚，你看不出來等等會發生什麼事嗎？」

「這不過是個玩笑啊，亞瑞。」梅菲把袖子扯了回來。「不過是個玩笑……」

商人的車子——近距離看更清楚——也是攤子，可以打開，三兩下變成一個鋪子。驢子所拉的這一整台東西上頭，龍飛鳳舞地寫了一堆鮮明的字跡，說明了商人的商品內容：包括香脂、具有療效的山蘿蔔、各種法寶和護身符、煉金藥、藥水、神奇藥膏、洗衣用品，甚至還有找金屬、貴金屬、松露用的探測器，以及釣魚、釣鴨、釣女人都保證有效的誘餌。

那商人瘦瘦的，歷經歲月的背高高聳起。他往周遭看了一下，在瞧見他們後，便咒罵一聲，趕著驢子加緊腳步。不過驢子就是驢子，完全沒有打算要走快一點。

「他身上的衣服布料不錯。」歐庫提赫小聲評估：「還有從那車上，一定也能找到什麼……」

「好了，兄弟們。」狗魚發號施令：「動作快！趁現在商道上的人不多，我們趕快把事情辦一辦。」

亞瑞很訝異自己哪來的勇氣，但他幾個箭步，搶到了一夥人前面，轉回身，擋在他們和商人中間。

「不。」他努力從鎖緊的喉頭擠出聲音：「我不會讓你們這麼做……」

狗魚慢慢掀開破舊的外套，露出插在腰帶上的長刀，那刀顯然磨得和剃刀一樣利。

「寫字的，」他用他的大舌頭惡狠狠地說：「要是你愛惜自己的脖子，就給我讓開。我以為你認同我們這群人，可是沒有。我看，你的神殿把你養得太神聖了，給你熏太多敬香了。現在就給我從路上滾開，不然的話……」

「這裡是在做什麼？嗯？」

從成排長在商道旁，枝葉開岔的柳樹後頭——這是伊絲曼那谷裡最常見的景色——跳出了兩名奇怪的怪物。

這兩名男子蓄著上了蠟的翹鬍子，穿著色彩鮮艷的蓬馬褲，和綴著緞帶的鋪棉長外衣，還戴著又大又軟、有羽毛束裝飾的絲絨貝雷帽。除了寬腰帶上掛的大寬刀和匕首外，兩名男子的背上都揹

著雙手劍，劍身長約一呎，劍把約莫一吋，護手既大且彎。

兩名傭兵一跳一跳地把褲子扣好。雖然他們完全沒有要把手往劍柄伸的跡象，狗魚和歐庫提赫還是馬上變得乖順無比，而身材巨大的克拉普羅什則縮得像隻鵪鶉一樣。

「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沒有……」大舌頭的狗魚說：「沒有做什麼壞事……」

「只是鬧著玩而已！」梅菲高聲說。

「沒事。」駝背賣貨郎竟也跟著出聲：「大家都沒事！」

「我們要去維吉馬投軍。」亞瑞很快插嘴：「兩位戰士先生，你們也是要去那邊嗎？」

「當然。」傭兵馬上明白眼前的情況，不屑地哼了聲。「我們也要去維吉馬。要是誰想的話，可以跟我們一起走，會安全些。」

「絕對會比較安全。」另一名也意有所指地說，眼睛直盯著狗魚不放。「我可以再多跟你們說一件事——不久前，我們才在這附近看過維吉馬城的巡邏騎兵隊。他們一個個都等不及要把路上抓到的強盜吊死，為他們結束悲慘的一生。」

「真是太好了。」狗魚找回冷靜，笑得一臉誠懇地說：「這樣真是太好了，兩位大爺，那些滑頭有法可管、有罪可罰，這樣才叫秩序。那麼，我們就上路吧，去維吉馬，投軍去，因為愛國的使命感可是在召喚我們呢。」

傭兵看了他許久，目光頗為輕蔑，然後聳了聳肩，調好背上的劍後，便動身上路了。他的同伴、亞瑞則跟在他的後頭，還有那商人也帶上了自己的驢子、貨車一起跟上，而狗魚那一票人則走

在最後，與他們離了點距離。

「謝謝你們，兩位軍爺。也謝謝你，年輕的先生。」拿著樹枝趕驢子的商人，在隔了一段時間後說。

「這沒什麼。」傭兵擺擺手。「我們習慣了。」

「去從軍的人，各式各樣都有。」他的同伴朝後頭瞥了一眼。「村子或小鎮碰到要徵佃農兵的時候，偶爾也會利用機會，把當地最糟的混混送走。後來，路上便多了這種攔路賊，喏，就跟那邊那些一樣。不過等到了軍隊裡，自然會有人用棍子告訴他們什麼叫服從。等受過一、兩次夾道鞭答，走過一、兩次鞭子道後，這群地痞流氓就會學會紀律……」

「我是自願去從軍，不是被逼的。」亞瑞急忙解釋道。

「他倒是自己誇起自己來了。」傭兵看了看他，捻了捻上過蠟的翹鬍子。「我也看出來，你跟那邊的一癱爛泥有這麼一點不一樣，你為什麼會跟他們在一起？」

「命運把我們綁在了一塊。」

「我見過不少，」軍人用嚴肅的口吻說：「這種被命運綁在一起、湊在一起的組合，最後都湊到了同一座絞刑架下。記取教訓吧，男孩。」

「我會的。」

被雲層遮蔽的太陽還沒走到正中，他們已經來到了主要道路。在這裡，亞瑞與他的同伴，不得不與一大群比他們早到的旅人一樣，暫時停下腳步，因為這條路上密密麻麻擠滿了行軍隊伍。

「他們要去南方。」傭兵其中的一人，意味深遠地說：「要上前線，往馬利堡和馬耶那的方向。」

「看他們的徽紋。」另一人用頭指了指。

「雷達尼亞人。」亞瑞說：「紅底銀鷹。」

「猜得好。」傭兵拍了拍他的肩。「你的確是個有腦袋的年輕人。這是雷達尼亞的軍隊，海德薇格女王派他們來幫助我們。特馬利亞、雷達尼亞、亞丁，還有喀艾德，我們現在都是同一國，是一支強大的聯軍，有共同的目標。」

「早該這麼做了。」在他們背後的狗魚出了聲，嘲諷意味十足。傭兵回頭看了一眼，但什麼也沒說。

「我們就坐一下吧。」梅菲提議：「歇歇腳。這個軍隊看不到盡頭，等他們走完，得花點時間。」

「我們坐一下吧，」商人說：「去那邊，到山丘上去，那裡視野比較好。」

雷達尼亞的騎兵已過，跟在後頭行進的，是捲起煙塵的弩兵手與盾兵，再之後的，已經可以看見列隊騎馬慢行的裝甲兵。

「那邊那些，」梅菲指著裝甲兵說：「徽紋不一樣。他們的幡幟是黑的，上面有一點一點白白的東西。」

「噢，真是鄉下鳥地方來的。」傭兵輕蔑地瞄了他一眼。「自家國王的徽紋都認不出來。那些是銀百合，豬腦袋……」

「種在黑色土地上的銀百合。」亞瑞說，想證明各人雖然有各人的出身，但他可不是鄉下鳥地方來的。

「特馬利亞王國以前的徽紋上，」他開始述說：「是頭昂首闊步的獅子。不過特馬利亞的王儲們卻用了不同的紋章，亦即我們現在看到的，在盾牌上加了額外東西，新增三朵百合。因為百合象徵了王位的後繼者、國王之子、王位與權杖的繼承人……」

「真他媽的活字典。」克拉普羅什出聲挖苦。

「閉上你的鳥嘴，腦子進水的傢伙。」傭兵惡狠狠地說。「至於你呢，男孩，繼續說，這挺有趣的。」

「當年戈德馬王子，也就是老國王加爾迪克的兒子，和女魔頭法兒卡的叛亂分子對戰時，特馬利亞軍就是戴上他的徽紋，頂著三百合紋章作戰，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當戈德馬繼承了父親留下的王位後，為了紀念當年的大捷，和從敵人手中奇蹟救出妻兒，他決定將黑地上的三朵銀百合當作王國紋章。後來的賽德里克王頒布特別法令，把國家紋章改為有三朵銀百合的黑盾，特馬利亞徽紋就一直沿用到今天。你們剛好可以親眼看看，因為現在經過的，正好是特馬利亞的重騎兵。」

「你解釋得真是清楚，年輕的先生。」商人說。

「不是我，」亞瑞急呼。「是阿特瑞的洋，他是紋章學學者。」

「看得出來，你的學問也不差。」

「剛好適合入伍，」狗魚暗暗補上一句。「好為了國王和特馬利亞，死在三朵銀色百合花標誌下。」

一陣歌聲傳來，雄壯威武，像暴風中的波濤一樣澎湃，像逐漸逼近的雷聲一樣低沉。跟在特馬利亞軍隊之後的，是另外一支排列整齊且緊密的軍隊。這支騎兵的顏色灰暗，幾乎不帶色彩，頭上也沒有舉著任何幡幟或錦旗。隊伍的眾領隊前方，有人舉著一根用馬尾裝飾、架著橫桿的竿子，而橫桿上頭插著三顆人類頭骨。

「自由軍。」傭兵指著灰色騎軍說：「雇傭兵。傭兵團。」

「一眼就看得出來，他們都是老手，漢子中的漢子！」梅菲讚嘆道：「看他們走得多整齊啊，像在閱兵一樣……」

「自由軍。」傭兵重複道。「仔細看清楚了，鄉巴佬，一群還沒長毛的傢伙，這才是真正的軍人。他們已經上過戰場，就是他們，就是這些雇傭兵，亞當。潘格拉特、莫拉、凸額頭和阿巴特馬可帶領的騎兵，他們扭轉了馬耶那的局勢。能打破尼夫加爾德的連環陣營，要感謝的也是他們。多虧有他們，要塞才能收復。」

「我相信，」另一人也說：「他們是驍勇善戰的民族，這些傭兵，在戰場上就像這塊岩石一樣，一步都不退讓。不過，自由軍是收錢辦事，就像你從他們的歌裡可以聽出來的那樣。」
部隊騎馬緩緩靠近，歌聲有力而響亮，但曲調卻怪異地陰沉而憤怒。

沒有任何權杖或王位能收買我們

我們絕不跟哪個國王結盟

金幣像那太陽亮閃閃

我們只聽它命令！

你們軍隊的宣示我們全不在乎

我們不向任何幡幟致敬或親任一隻手

金幣像那太陽亮金金

我們只為它效忠！

「啊，要是在這種軍隊裡當差，」梅菲又讚嘆了起來：「要是跟他們一起出戰……就能嚐到名聲和油水的滋味……」

「我這是眼花了還怎樣？」歐庫提赫整個臉都皺了起來。「在第二隊騎兵前頭的是……一個娘兒們？他們是聽一個娘兒們的命令在打仗？這些傭兵？」

「就是那個娘兒們。」傭兵為他證實。「不過，那可不是個簡單的娘兒們。那是尤莉雅。阿巴特馬可，人稱可愛小迷糊。她打起仗來可不得了呢！在馬耶那城下把黑衣軍和精靈打得一敗塗地的那支傭兵，就是她指揮的，當時可是一千人對三千呢。」

「這事我聽過。」狗魚答了腔，但用的是種詭異、噁心、巴結又不懷好意的口吻：「那場勝仗並沒有多大作用，付給傭兵的錢等於是扔進了爛泥巴。尼夫加爾德整一整軍，又開始找我們麻煩，而且是很大的麻煩，然後馬耶那又被包圍了起來。說不定，他們已經拿下那座要塞了？說不定，就要往這裡來了？說不定，很快就到這裡了？說不定那些用錢買來的傭兵，早就被尼夫加爾德的金子給買走了？說不定……」

「說不定，」上了火的軍人打斷他：「你想讓人在臉上揍一拳？鄉巴佬，小心點，對我們的軍隊亂吠可是要上絞索的！趁現在還沒出事，好好閉上你的嘴！」

「哇——！」身材魁梧、嘴巴張得老開的歐庫提赫，緩和了當下的氣氛。「哇——你們看！來了一票搞笑的矮冬瓜呢！」

震耳欲聾的鼓聲、悲戚哀嚎的風笛聲，以及狂野尖嘯的直笛聲響起，路上出現一支行進的步兵隊伍。他們身上配有長戟、帶鉤的槍矛、戰斧、刺連枷和狼牙棒，穿著毛皮做的斗篷、鎖子甲和尖頂頭盔。這些士兵的身材確實格外矮短。

「這是從山上下來的矮人。」傭兵解釋道：「馬哈喀姆志願軍的其中一團。」

「我本來想，矮人不是站在我們這邊，是和我們敵對的。」歐庫提赫說：「我以為這些噁心的矮子出賣我們，和黑衣軍混到了一塊……」

「你本來想？」傭兵用憐憫的眼神看向他。「有趣了，你是拿什麼想？你這蠢蛋，如果你喝湯的時候吞了隻蟑螂，那連你的肚子都比你的腦子聰明。走在那邊的，屬於矮人步兵的一團，是馬哈喀姆的主事——伯威。虎格派來的支援。他們已經參加過大部分的戰役，折損了很多兵力，所以退到維吉馬城下重新整軍。」

「矮人可是很猛的民族。」梅菲附和道：「有次撒奧溫，在艾蘭德一家酒館裡，有個矮人在我的一隻耳朵邊吼了一下，結果我那隻耳朵一直到尤冽節都還嗡嗡響個不停。」

「矮人兵團是這支軍隊的最後了。」傭兵用一掌遮在眼睛上方。「行軍快要結束，商道等等就可以過了。我們該準備上路了，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正午了。」

「這麼多戰士往南方去，」賣護身符和山蘿蔔的商人說：「肯定是有一場大仗要打。老百姓要倒大楣了！這些軍隊將帶來許多不幸！將會有好幾千人被火燒死、被劍砍死。各位先生，你們要注意那顆彗星，每天夜裡都可以在天上看到它拖著後頭的紅尾巴飛過，如果彗星尾巴是青色或白色，

就是預告會有寒病——發燒、胸膜炎、生痰、流鼻水，甚至是像洪水、豪雨或是連日大雨這種水難。要是紅色，那就是顆代表狂熱、鮮血和烈火的彗星，也代表了生於烈火的鐵器。很可怕、很可怕的災難將會降臨到百姓身上！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就像那個預言說的：『屍體將層層堆起，高達十二肘，已成曠野的土地上，將有狼群哀嚎，而人類將會親吻另一個人類留下的足印……』我們大禍臨頭了！」

「為什麼是我們？」傭兵冷冷打斷他。「彗星飛那麼高，從尼夫加爾德也看得見，伊娜谷就更不用說了，聽說門諾·科耶亨就是要從那邊打過來，黑衣軍也會往天上瞧，一樣看得見彗星。所以，為什麼不說彗星預言的大災難指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呢？不說屍體會堆成山堆的是他們呢？」

「就是啊！」另一個傭兵吼道：「會大禍臨頭的是他們，黑衣軍！」

「兩位先生，你們的這個說法好極了。」

「當然。」

他們走過環繞維吉馬的森林，進入草原與牧地。這裡有一整群馬在吃草，有戰馬、輕輓馬、重輓馬等。草況就像二月天裡的樣子，少得連貓都要哭了，不過也有些放滿乾草的推車和棚子。

「你們看到了嗎？」歐庫提赫舔了舔嘴唇。「喂，有馬耶！而且沒有人顧！就等我們去抓，隨我們選……」

「閉上你的嘴。」狗魚嘶聲說，然後端著乖順的笑臉，朝兩名傭兵露出兩排牙齒。「兩位先生，他的夢想就是進騎兵隊，所以才會對那些馬打起主意。」

「騎兵隊！」傭兵哼了一聲。「區區一個鄉巴佬，作什麼春秋大夢啊！當個顧馬的還比較快！他就只配用叉子撿馬屁股底下的大便，再推車載走而已！」

「兩位先生說的是啊。」

他們繼續前進，沒多久便抵達沿水塘和溝渠搭建的堤道。忽然間，他們在柳樹的枝桠之上，看見了一個又一個的紅色塔頂，那是矗立湖畔的維吉馬城。

「嗯，我們差不多到了。」賣貨郎說：「你們有聞到嗎？」

「噢——！」梅菲皺起了臉。「真臭耶！這是什麼啊？」

「一定是被皇家軍餉給餓死的軍人。」狗魚在他們背後碎唸，不過小心沒讓兩個傭兵聽見。

「差點沒臭死你吧，嗯？」其中一人笑道。「這個啊……這裡有幾千個戰士在過冬，而這些戰士得吃東西，既然有進，那就有出。大自然給我們塑造的就是這個樣，你也奈何不了！至於是什麼東西這麼臭，就是這裡，他們把出來的東西運到這邊，倒到這些溝渠裡，甚至連土都懶得撒。冬天這些屎給凍著，多少還能忍得住，不過到了春天……呸！」

「而且新的不斷來，就堆在舊的上頭。」另一個傭兵也啐了一口。「你們聽到了這響得要命的嗡嗡聲嗎？那是蒼蠅。牠們在這裡是一大群、一大群地飛，這可是一般早春不會有的情景！你們有什麼拿什麼，把臉給包好，因為這些該死的傢伙會飛進你們的眼睛和嘴巴裡。手腳也快點，我們越早穿過這裡越好。」

他們經過了那些溝渠，卻沒有辦法擺脫惡臭。相反地，亞瑞願意賭上腦袋發誓，愈靠近城裡，難聞的氣息就愈發濃烈，而且是越來越多變化、越來越多層次。圍在城郭外頭的軍營與帳篷散發著惡臭，大型的野戰醫院散發著惡臭，擁擠繁忙的市鎮散發著惡臭，防禦的土牆散發著惡臭，閘門散發著惡臭，外堡散發著惡臭，廣場與巷道散發著惡臭，內城的圍牆散發著惡臭。所幸眾人的鼻子很快便習慣這些氣味。沒多久，管他是尿糞、腐屍、貓尿或食舖，對他們來說都已毫無分別。

到處都是蒼蠅，不斷嗡嗡擾人，千方百計地往人的眼睛、耳朵和鼻孔裡鑽，趕也趕不走，反倒是打爛在臉上還比較簡單。又或者是用嚼的。

才走出城門底下遮蔭，一張掛在牆上的巨幅畫像便搶入他們眼中，那是一個用一根手指指著他們的騎士，畫像下方有一句用大寫字母寫成的問句：「那你呢？你投軍了嗎？」

「很不幸，」傭兵咕囔道：「我投了，已經投了。」

類似這樣的畫像有很多——可以說，只要有牆，就有這樣的畫，不過大多是那個比著手指的騎士。很多時候，畫像裡的人物會是熱愛祖國的國母，她的銀髮飄揚，背景是一座座著火的村落，和一個個插在尼夫加爾德長棍上的嬰孩。有時是一群嘴裡叨著淌血短劍的精靈畫像。

亞瑞突然回過頭看，發現只剩下他們——他、兩個傭兵和商人。狗魚、歐庫提赫、被徵召的兩名佃農之子和梅菲，全都沒了蹤影。

「沒錯。」傭兵替他說出心中臆測：「你那票兄弟一逮到機會，就在頭一個拐角，腳底抹油跑了。而你知道我會和你說什麼嗎？你們分道揚鑣是好事，可別指望老天把你們的路又湊在一起。」

「可惜了梅菲。」亞瑞喃喃道：「他其實是不錯的人。」

「每個人的命運都是自己選的。至於你，跟我們走吧，我們會告訴你徵兵的地點在哪裡。」他們來到一座小廣場。場中央有座石台，上頭立著一根刑樁。刑樁四周聚滿了等著看熱鬧的居民和士兵。被綁在上頭的受刑犯正好被泥球打中臉，哭著吐掉嘴裡的泥巴。眾人看了，高聲譏笑。

「喂！」傭兵嚷道：「你們看被銬上枷鎖的是誰！那可是夫森耶！不知道他犯了什麼事？」

「種田。」住城裡的一個胖子搶著為他們解說，那人穿著狼毛皮草，戴了頂氈帽。

「什麼？」

「種田。」胖子又強調了一次。「因為他播了種！」

「哈，不好意思，不過您這說的是哪樁跟哪樁啊？」傭兵笑了出聲。「夫森我認識，他是個鞋匠，是鞋匠的兒子、鞋匠的孫子。他這輩子沒耕過田，沒播過種，也沒收過割。我說啊，您提播種

這件事，連鬼聽了都不信。」

「這話可是城守自己說的！」城民反駁說。「他說他會在那根本樁下站到天亮，因為他播了種！這壞蛋會種田，是受了尼夫加爾德的教唆，收了尼夫加爾德的錢……很奇怪，對吧？他種的是一種穀子，好像是海外來的……我想想……啊！叫失敗主義！」

「沒錯，沒錯！」賣護身符的叫道：「我聽人家提過！尼夫加爾德の間諜跟精靈要加強破壞，在井裡、水裡、溪裡下了各種毒，而用曼陀羅、毒芹、癲瘋跟失敗主義來下，是再適合不過了。」

「就是啊。」穿狼皮的城民點了點頭。「昨天吊死了兩個精靈，一定就是因為他們下毒。」

「這條巷子的轉角，」傭兵為他指路。「有家客棧，徵兵處就設在裡頭。那裡鋪了張大帆布，上頭有特馬利亞的百合，你看得懂，對吧，男孩，所以你一定找得到的。一路順風。眾神啊，讓我們在世道好一點的時候再見吧。商人先生，我們也就此和您告別了。」

商人大大地咳了一聲。

「兩位高貴的先生，」他一邊說，一邊在大大小小的箱匣裡翻找。「請你們讓我報答你們的幫助……讓我表達自己的感謝……」

「好先生，您不用忙了。」傭兵笑著說：「我們幫了忙，就這樣，沒什麼好提的……」

「治下背痛的神奇藥膏怎樣？」商人從箱底翻出了某樣東西。「治支氣管炎、痛風、癱瘓、頭皮膚跟腺疫的萬能藥怎樣？不然治蜜蜂、毒蛇和吸血鬼叮咬的樹脂膏？還是這個護身符？可以防止邪惡之眼的注視。」

「那您有，」另一個傭兵認真地問：「可以防止吃壞東西的藥嗎？」

「有！」商人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就是這瓶效果非常強大的符水，可是用有魔力的樹根提煉而成，還加上了各種有香味的藥草。只要飯後三滴就夠了。來吧，兩位高貴的先生，拿去吧。」

「謝謝。那麼，再會了，先生。你也是，再見了，男孩。祝你好運！」

「他們真是誠懇、有教養又有禮貌的人。」當兩名士兵消失在人群中後，商人如是評論。「這樣的人，不是每天都能碰得到。不過，遇到你也同樣是我的運氣，年輕的先生。那麼，我要給你什麼呢？可以避開閃電的護身符？馬糞石？對付巫婆咒語很有效的烏龜石？哈，我還有一顆可以拿來敬神的死人牙，還有一小塊風乾的魔鬼屎，這放在右腳鞋子裡穿最好……」

有群人正努力刷洗一間屋子牆上的「帶著你們的狗屁戰爭滾蛋」字跡，亞瑞把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

「您別忙了，」他說：「我該走了……」

「哈！」商人大叫一聲，從匣子裡拿出一小枚心形銅製徽章。「這個就應該對你有用了，小伙子，因為這東西剛好適合年輕人。這非常稀有，我只有一個。這是魔法護身符。帶著它的人，不會被愛人遺忘，即使是兩個人分開，相隔十萬八千里也一樣。你看，這裡可以打開，裡頭有一小張薄

薄的莎草紙。只要在這張小紙片上，用我這個魔法紅墨水寫下心愛女孩的名字，那她就不會忘了你，不會變心，不會背叛你、拋棄你。怎樣？」

「嗯……」亞瑞微微紅了臉。「我不知道……」

「我該……」商人把一根小棍子浸到魔法墨水裡。「寫什麼名字啊？」

「奇莉。我是說，奇莉拉？」

「好了，拿去吧。」

「亞瑞！去他的地獄，你在這裡做什麼？」

亞瑞猛然轉過身，心裡不自覺想著：我本來希望能重新開始，把過去的一切都拋在腦後，可是我卻一直遇上熟人。

「丹尼斯。克萊姆先生……」

一個身上穿著內襯獸毛的袍子、胸甲、鐵腕甲和臂套，頭上罩著帶尾巴狐狸毛帽的矮人，用精明的目光看了看男孩，看了看商人，然後又看回男孩。

「你在這裡做什麼？亞瑞。」他吹鬍子瞪眼的厲聲問道。

男孩思忖了下是否要編個謊言，而且還要避免把友善的商人扯進來，好提高可信度，但他幾乎馬上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曾在艾蘭德親王侍衛隊裡服役的丹尼斯·克萊姆，旁人對他的評價都是「難以欺瞞的矮人」，而亞瑞也知道，這不值一試。

「我想去從軍。」

他知道接下來的問題會是什麼。

「南娜卡應允了？」

他無須回答。

「你偷跑了。」丹尼斯。克萊姆點了點頭。「你就這麼光明正大地從神殿跑走，而南娜卡和一票女神官在那邊氣得直扯頭髮……」

「我有留書。」亞瑞咕噥了句。「克萊姆先生，我不能……我必須……大敵壓境，不能坐以待斃……在這個祖國危急的時刻……再加上她……奇莉……南娜卡媽媽根本就不想答應，即使她已經派了神殿裡四分之三的女孩去軍隊，卻不讓我……而我不能……」

「所以你就逃跑了。」矮人嚴肅地皺起眉頭。「真是該死，我應該把你綁到棍子上，寄回艾蘭德去！或是叫人把你關到城底下的山洞裡，一直關到有女神官來領回你！我應該……」

他氣得喘不過氣。

「你上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亞瑞，你最後一次在嘴裡吃下熱呼呼的食物，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你是說真的熱騰騰的那種？三……不對，四天前。」

「過來。」

「吃慢點，孩子。」丹尼斯·克萊姆的同伴之一——佐丹·奇瓦叮嚀著：「東西連咬都不咬，就這樣直接吞下去，對健康不好。你這麼急是要去哪裡？相信我，沒有人會跟你搶這頓飯。」

亞瑞可就不那麼肯定了。旅店「大毛熊底下」的大廳裡，正在進行一場鐵拳單挑賽。在同是志願軍的同伴叫囂、當地妓女群的歡呼中，兩個身材短胖，魁梧得像火爐一樣的矮人，不斷朝對方揮拳。地板霹啪作響，家具與餐具連番倒落，而兩人已經打歪的鼻子裡不斷濺出血珠，像雨滴般灑得到處都是。亞瑞就只等著他們其中哪個會撞到他們坐的軍官桌，把木盤裝的豬腳、大碗公裡盛的蒸碗豆，還有那些陶酒杯，都給撞掉。他快速嚥下咬進嘴裡的那塊肥肉，覺得只有吞下肚的才作數。

「丹尼斯，我不是很懂。」另一個矮人叫薛爾頓·斯卡葛斯，雖然對決中的一人使出勾拳，差點沒打到他，他卻連頭都沒回。「既然這個小子是祭司，那他是趕哪門子的流行跑來投軍？祭司可是不能見紅的。」

「他是在神殿裡學習的孩子，不是祭司。」

「他媽的，我永遠都搞不懂人類迷信的這些東西。不過呢，我們不該嘲笑別人的信仰……可是看起來，這個小伙子雖然是神殿長大的，對流血這件事好像一點異議都沒有，尤其是尼夫加爾德的血。怎樣啊，小伙子？」

「讓他好好吃完，斯卡葛斯。」

「我很樂意回答……」亞瑞吞下一口豬腳，又朝嘴裡塞了一把豌豆。「是這樣的，如果是在正義的戰場上，可以見紅，這是為了維護更崇高的真理，所以我才會投軍……祖國之母在呼喚我……」

「你們自己看到了吧。」薛爾頓。斯卡葛斯用目光掃了同伴一圈。「人類跟我們是相近的種族，有血緣關係，有相同的根，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有多高。最好的證據，喏，就坐在我們面前咬豌豆。換句話說，你們在年輕一輩的矮人裡，也可以碰到一堆這種熱血傻子。」

「尤其是在馬耶那告急之後。」佐丹。奇瓦冷冷地點出事實。「打贏那場仗後，自願從軍的多了很多。等門諾。科耶亨的軍隊往伊娜河上游走，沿途只留下黃土和白水的消息傳開後，這股熱潮就會退了。」

「就怕這股熱潮會往反方向走。」克萊姆喃喃道。「那些自願從軍的，我不太能信任。有趣的是，每兩個逃兵裡，就有一個是志願兵。」

「您怎麼可以……」亞瑞差點噎到。「您怎麼可以做這種猜想，先生……我是基於理想……去參加正義與正當之戰……祖國之母……」

在一個重擊落下後，男孩覺得整座建築的地基都震了一下，對打的其中一名矮人摔倒在地，把地板縫裡的灰塵都震到了半呎高。然而，這一回，倒地的矮人沒有再跳起來重重回敬對手，就這麼躺在地上，手腳虛弱而不協調地抽搐著，讓人聯想到四腳朝天的金龜子。

丹尼斯。克萊姆站了起來。

「結果出爐了！」他掃視整個客棧，朗聲宣布：「在英雄艾卡納。佛斯特，於馬耶那城下光榮戰死後，從缺的領軍之職由……小子，你叫什麼？我忘了。」

「不拉斯可。格蘭特！」鐵拳殊死戰的贏家把一顆牙吐在了地板上。

「……由不拉斯可。格蘭特接下。還有其他人有升職的事擺不平嗎？沒有？那就好。老闆！啤酒！」

「我們剛剛講到哪？」

「講到正義之戰。」佐丹。奇瓦彎著指頭，數了起來：「講到志願兵，講到逃兵……」

「就是。」丹尼斯打斷他。「我就知道我有事想說，而那就跟叛逃的志願兵有關。你們回想一下，維瑟格德的琴特拉部隊就是個例子，而且這群狗娘養的甚至連幡幟都沒改。這是我從自由軍傭兵那裡聽來的，他是『可愛小迷糊』尤莉雅部隊裡的人。琴特拉軍在麥耶那城下跟尤莉雅的部隊拆夥，跑去當尼夫加爾德的入侵大軍先鋒，用的還是同一面獅旗……」

「他們受到祖國之母的召喚。」斯卡葛斯陰陰地說：「還有大帝之后奇莉。」

「安靜點。」丹尼斯壓著嗓子說。

「沒錯。」到目前為止，一直默不作聲的矮人亞爾潘。齊格林說：「安靜點，而且要比安靜還安靜！這不是怕有間諜偷聽，而是對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就不該出聲。」

「那你齊格林，」斯卡葛斯挺起長滿大鬍子的下巴。「就明白了，是吧？」

「我是明白，而且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不管是恩菲爾。法。恩瑞斯，還是塔奈島上叛變的巫師，甚至是惡魔親自來了，都沒有人能逼那女孩去做任何事。沒有人有辦法讓她屈服。我知道，因為我認識她。和恩菲爾聯姻這一整件事，就是個大騙局。一個讓各種白痴上當的大騙局……我告訴你們，那女孩的宿命不是這樣，完全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齊格林，」斯卡葛斯嘀咕道：「你這口氣，好像你真的認識她一樣。」

「夠了。」佐丹。奇瓦突然吼道。「宿命這件事，他說得對。我相信他。我有我的道理。」

「唉。」薛爾頓。斯卡葛斯擺了擺手。「講再多也沒用。奇莉拉、恩菲爾、宿命……這些議題都太遠。不過，離我們近一點的事呢，各位，就是門諾。科耶亨跟『中軍』這支部隊。」

「就是啊。」佐丹。奇瓦嘆了口氣。「照我看來，我們是避免不了有場大戰要打，或許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仗。」

「很多，」丹尼斯。克萊姆喃喃道：「很多事都會有個著落……」

「更多事會有的，則是一個結束。」

「所有一切……」亞瑞習慣性地遮嘴打了個隔。「所有的一切都會結束。」

矮人們沉默地盯著他看了一會兒。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年輕人。」佐丹。奇瓦終於出聲。「你不想解釋一下，你想說的是什麼嗎？」

「在公爵的議會裡……」亞瑞頓了一下。「我是指艾蘭德，大家都說這場大戰的獲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因為這場大戰會為所有戰事畫下休止。」

薛爾頓。斯卡葛斯不屑地噴了口氣，濺得滿鬍子都是啤酒。佐丹。奇瓦則大聲笑了起來。

「你們不這麼想嗎？各位先生。」

這回換丹尼斯。克萊姆發出不屑的聲音。亞爾潘。齊格林維持一派正經，審慎地看著男孩，好像還帶了點關懷。最後，他很嚴肅地說：

「孩子，你看。坐在吧台邊的是艾宛潔莉娜。帕爾。我得承認，她確實很大。呵，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巨大。不過就算是她這種尺寸，光靠一個婊子就要擺平所有婊子，是不可能的事。」

丹尼斯。克萊姆在轉進無人窄巷後，便停下腳步。

「我得稱讚你一聲，亞瑞。」他說：「你知道是為了什麼嗎？」

「不知道。」

「別裝了。在我面前，沒有這個必要。你之所以值得嘉許，是因為他們在講到那個奇莉拉的時
候，你連眨都沒有眨過一下眼。更值得稱讚的是，你那時候根本沒有開口……好了、好了，別裝出

那副蠢樣。我知道很多在南娜卡神殿圍牆後頭發生的事，你可以相信我。要是你覺得這樣還不夠，那我就說給你知道，我聽到那個商人幫你在吊飾裡寫了哪個名字。」

「就這麼保持下去。」矮人假裝沒看到亞瑞的臉有多紅。「就這麼繼續保持下去，亞瑞，而且不只是在奇莉這件事上頭……你在看什麼？」

從巷口看出去的穀倉牆上，有一排用石灰寫成的歪斜字跡：要做愛，不作戰。而就在那排字的底下，有人又——字小了很多——潦草地寫下：每天早上都要大便。

「你給我看另一邊，蠢蛋。」丹尼斯·克萊姆火大地說：「光是這樣盯著那些字看，就能讓你吃不了，兜著走；要是你說話說錯了時機，就會被人綁上木樁，血淋淋地把你的皮從背上扒下來。這裡的審判可是很快的！非常快！」

「我看到鞋匠被綁在刑柱上。」亞瑞喃喃道：「說是犯了散播失敗主義的罪。」

「這個所謂散播，」矮人抓著男孩袖子，認真說：「大概就是他在送兒子入伍的時候哭了，沒有高喊愛國萬歲。在這裡，對於重罪的定義不一樣。來吧，我帶你去看。」

他們走出巷子，來到一座小廣場。亞瑞用袖子遮住口鼻，退了一步。在一個巨大的石絞刑架上，掛著十多具屍首。有些已經掛在那裡很久，從外觀與氣味皆可看出端倪。

「這個，」丹尼斯一邊趕著蒼蠅，一邊指向一具屍首。「在圍牆和帆布上寫了一些蠢話。那邊那個，認為戰爭是上位者的事，而被尼夫加爾德徵去當步兵的，也不是他的敵人。那邊那個在喝醉酒後，說了這麼一個故事：『矛是什麼？那是達官貴人的武器，是根棍子。每根棍子的末端都有個

窮光蛋，而在那末端，你看見那娘兒們沒？那是車輪上的軍妓營老鴇，上頭用了一排字裝飾：戰士啊，趁今天，打砲吧！因為明天你可能就不行了！」

「就只是因為這樣……」

「還有，他們發現其中一個女孩有淋病，而這已經涉及到了分裂國家與減低戰力。」

「我懂了，克萊姆先生。」亞瑞挺直身體，擺出一個他認為的軍人姿勢。「不過您不用擔心，我不是什麼失敗主義者……」

「你根本連個屁都沒搞懂，還有，不要打斷我，因為我還沒說完。吊在最後的那個已經臭氣熏天，而他犯的就只是對刻意挑釁間諜說的話，大聲這麼吼回去：『您說的有道理，先生，您才是對的，事情就是這樣，沒有別種版本，就像二乘二等於四一樣！』現在告訴我，你已經搞清楚。」

「我已經搞清楚了。」亞瑞暗暗環視了下周遭。「我會注意的。不過……克萊姆先生……事實上到底是怎樣……」

「事實上是這樣，」他小聲說：「門諾。科耶亨元帥的中軍帶了大概十萬步兵往北走。事實上，要是能走到談判這一步就好。事實上，特馬利亞和維爾登無力阻止科耶亨。事實上，他們最多只能撐到彭達爾。」

「彭達爾河就在我們的北方。」亞瑞壓低聲音說。

「這就是我想說的。不過，記住了，關於這件事，你的嘴得像蚌殼一樣緊。」

「我會小心的。等我到了部隊後，也是一樣嗎？我在那裡也可能碰到間諜嗎？」

「在前線部隊？靠近前線的地方？應該不會。間諜之所以都這麼熱衷於待在前線後方，就是因為他們都自己會站上火線。再說了，要是他們把每個挖苦、抱怨和出言褻瀆的士兵都吊死，那就沒有人去打仗了。不過，亞瑞，關於奇莉，不管什麼時候，嘴巴都得閉個死緊。記住我的話了，只要把嘴巴關好，就沒有哪隻愛挖糞的蒼蠅能飛得進去。現在，去吧，去徵兵委員會那裡。」

「您在那裡會為我說句話嗎？」亞瑞帶著一臉希望看向矮人。「如何？克萊姆先生？」

「哎呦，你這孩子是傻了嗎？這裡可是軍隊！要是我替你說話、護著你，那就等於是在你背後用金線繡上『軟腳蝦』三個大字！你在部隊裡的生活就完了，小子。」

「那去你們的……」亞瑞囁囁地說：「去你們的部隊……」

「連想都不要想。」

「因為你們那裡只有矮人的位置，對吧？沒有我的，對吧？」男孩苦澀地說。

「對。」

沒有你的位置。丹尼斯，克萊姆心想。沒有你的位置，亞瑞。因為我欠南娜卡的債還沒還完，所以我想要你能完完整整的從這場戰爭中回來。而馬哈喀姆志願軍是由矮人組成，是由一群外來的低等種族組成的，所以每次都會被派去執行最棘手的任務，處理最危險的部分。那是一條不歸路，一條不會派人類去的不歸路。

「那我要怎樣才能進到好部隊？」亞瑞沮喪地說。

「那對你來說，是哪一支部隊這麼特別，讓你這麼努力想進去？」

亞瑞轉過身，他聽見了如拍打岸邊的浪花般澎湃，如快速逼近的暴風之雷般激昂的歌聲。響亮、自負、有力，如鋼鐵般堅定的歌聲。這樣的歌聲他聽過。

一支傭兵隊伍成三角隊形，騎馬緩緩走在從城堡延伸出來的小巷上。在隊伍的最前頭，在一匹灰白雄馬上，在一根用人類頭骨裝飾的長桿下，是軍隊的領袖——一個身材削瘦的男人，有著鷹鉤鼻，頭髮紮成長辮垂在鎧甲上。

「『終結者』亞當。潘格拉特。」丹尼斯。克萊姆喃喃道。

傭兵的歌聲威武、雄壯而宏亮。在馬蹄敲擊路磚的脆響襯托下，填滿整個巷道，傳到了屋頂尖上，甚至超越其上，傳到了城市上頭的蔚藍九重天去。

當我們得去擁抱染血的大地

不管愛人還妻子，全都不流淚

因為我們是為那金幣，紅艷艷的像太陽

摩拳擦掌上戰場！

「您問我哪個部隊……」亞瑞無法將視線從騎兵隊伍移開。「至少也要像這個！這種部隊是我
想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歌。」矮人悄聲打斷他：「而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擁抱染上鮮血的大地，各人都有各人的命。然後，要嘛就是有人會為他掉淚，要嘛就是沒有。寫字的，在戰場上，只有唱歌和行軍的時候，才是大家一模一樣；只有列隊立正的時候，才是大家一模一樣。等到真的打起來了，每個人都是註定的。不管是在自由軍的『終結者』潘格拉特旗下、在步兵營、在補給營……不管是穿上亮晶晶的盔甲、插上紅羽毛，還是一身補丁、長滿蟲子的羊皮衣……不管是騎在快馬上，還是站在大盾後頭……每個人都不一樣，都要面對自己的命運！好了，那裡就是委員會了，你有看到門口的牌子嗎？既然你想當個軍人，那裡就是你該去的地方。去吧，亞瑞。再會了。等一切都結束，我們再見。」

矮人目送男孩進去，一直到他消失在徵兵委員會所在的旅店木門後方。

「說不定我們不會再見了。」他輕聲補了一句。「天曉得誰的命中註定了什麼事，有怎樣的命。」

「你會騎馬嗎？會用長弓或弩弓嗎？」

「不會，委員大人，但是我會寫字和書法，也懂古盧恩字……會講上古之語……」

「會使劍嗎？會用騎槍嗎？」

「……我唸過《戰爭史》，那是培力格藍的作品……還有羅德利克。德諾曼伯勒的……」
「還是你會煮飯？」

「不，我不會……不過我帳算得不錯……」

徵兵官皺起眉頭，擺了擺手。

「唸書唸昏頭的書呆子！這已經是今天第幾個了？給他一張批文去『去可兵』。年輕人，你會在『去可兵』裡服役。拿這張紙去城裡的南邊，然後一直出了馬利堡門，到湖邊去。」

「可是……」

「你一定到得了的。下一位！」

「喂！亞瑞！喂！等一下！」

「梅菲？」

「廢話，當然是我！」木桶匠之子踉蹌了下，扶住城牆。「就是我，書呆子，嘿，嘿！」

「你怎麼了？」

「什麼我怎麼了？嘿，嘿！我多喝了兩杯！我要喝死尼夫加爾德！唉，亞瑞，看到你我好高興，因為我以為自己再也見不到你了……我的好兄弟……」

亞瑞退了一步，好像被揍了一拳似的。從木桶匠之子身上傳來的不只是啤酒臭和比那更糟的烈酒臭，還有洋蔥、大蒜等，天知道還有什麼。總之，味道可怕極了。

「你那票棒得不得了的兄弟呢？」他口氣尖酸地問。

「你是說狗魚嗎？」梅菲皺起眉頭。「我跟你說，我管他死到哪裡去！你知道嗎？亞瑞，我覺得他不是好人。」

「好棒啊，你這麼快就看清他。」

「就是啊！」梅菲一臉的驕傲，沒有察覺亞瑞的奚落。「他跑了，不過誰敢騙我，就讓魔鬼吃了他！告訴你，我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我知道他來這裡，來維吉馬要做什麼！亞瑞，你一定以為他和那群混混，是跟我們一樣要來投軍的吧？哈，你可是大錯特錯啊！你知道他的打算嗎？說出來，你一定不信！」

「我會信。」

「他啊，」梅菲得意地說：「要把馬弄到手，然後從這裡偷軍服，因為他打算扮成軍人去搶劫！」

「他總有一天會被砍頭。」

「這天最好快點到來！」木桶匠家的兒子晃了一晃，扶住城牆，解開褲子。「只是可惜了歐格拉北克和米爾頓，這兩個鄉下來的草包被他們說動，跟狗魚走了。這下子，砍頭也有他們倆的份了。不過呢，管他們的，兩個豬腦袋！你怎樣啊，亞瑞？」

「你是指？」

「委員會有把你分發到哪嗎？」梅菲在漂白的牆面注下一涓細流。「我會問你，是因為我已經入伍了，現在得出馬利堡門，去城的南邊。你要去哪裡？」

「也是去南邊。」

「哈。」木桶匠家的兒子跳了幾下，抖了抖，扣上褲子。「說不定我們會一起上戰場？」

「我不這麼認為。」亞瑞一臉優越地看著他。「我的分派是按我的資格決定的，我是到『去可兵』。」

「這當然。」梅菲打了個嗝，把混在嘴裡的可怕氣味吐向他。「你可是個學者呢！像你這種聰明人，一定會被挑去做比較重要的任務，不會把你隨便亂分發。哎，沒辦法了。不過，我們暫時還是可以一塊上路。」

「看來是這樣。」

「那我們就走吧。」

「走吧。」

「我想應該不是這裡。」亞瑞看著眼前的情況，下了評論。在帳篷圍繞的營區廣場上，一支衣著襤褸的步兵隊伍，長桿抵肩行進，捲起一地沙塵。男孩留意到，那些人的右腳上都綁了一捆乾草，而左腳則是一束麥桿。

「我們大概找錯地方了，梅菲。」

「乾草！麥桿！」在廣場上監督襤褸士兵的一等兵，吼叫聲清晰可聞。「甘草！麥桿！腳步要整齊，你們這些王八蛋！」

「那些帳篷上頭飄著一面旗子。」梅菲說：「你自己看，亞瑞。那是一模一樣的百合，跟我們在路上看到的一樣。有沒有旗子？有。有沒有軍隊？有。也就是說，就是這裡。我們找對地方了。」

「也許你是，不過我一定不是。」

「呃……啊，那邊的帳子底下好像有位中士，我們去問一問吧。」

接下來，一切發展得非常快速。

「新來的？」中士扯著大嗓門問。「自願的？文件拿來！你們兩個白痴杵在那裡做什麼？就定位！他媽的，別杵在那裡！向左轉！回來，他媽的，向右轉！小跑步！他媽的，回來！給我聽清楚，記在腦子裡！第一，先他媽的去找配給官！拿好裝備！鎖子甲、皮靴、矛，還有他媽的頭盔跟短劍！然後再回來操練！日落以前，要他媽的準備好校兵！開始動作——！」

「等一下。」亞瑞不太確定地張望了下。「因為我好像不是被分發到這裡……」

「什麼——？」

「對不起，軍官先生。」亞瑞漲紅了臉。「我只是想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因為委員會的長官說……說得很清楚，是把我分到『去可兵』，所以我……」

「那你找對地方了，孩子。」一身裝備頗像「軍官」的中士不屑地哼了聲。「這就是你的部隊。歡迎來到『去他媽的可憐步兵隊』。」

「為什麼，」洛可。希德布蘭特重複道：「我們得付錢給各位大爺？而這趕的又是哪門子流行？我們已經把該付的錢都付過了。」

「哎呦，看看他，這個自以為很聰明的半身人。」狗魚靠在偷來的馬兒鞍上，朝旅店主人露出兩排牙齒。「他已付過了！以為這樣就沒事了。簡直就像那隻還在想著禮拜天的火雞，不過牠的腦袋在禮拜六就讓人給剁了！」

歐庫提赫、克拉普羅什、米爾頓和歐格拉北克同聲大笑。這個玩笑是這麼有趣，而這場樂子看來會更加有趣。

洛可注意到這群流氓緊黏著不放的噁心眼神，便回頭看了下。他的妻子銀卡薇拉。希德布蘭特和兩個女兒阿蘿伊、雅絲敏，都站在門檻上。

狗魚和他的同伴端著好色的笑臉，看著二個半身人的女子。是啊，這場樂子看來肯定會很有趣，不會錯的。

就在這時，希德布蘭特的姪女從旅店的一邊往籬笆走來。那是伊帕田緹亞。萬德貝克，小名伊緹，是個長得非常好看的女孩。一群強盜見了，臉上的笑容變得更加色迷迷又噁心。

「好了，侏儒。」狗魚催促道：「給皇家軍隊把錢交出來，把食物交出來，把馬交出來，乳牛也都從棚子裡牽出來。我們可不會在這裡站到太陽下山，咱們今天還有幾座村子要去。」

「為什麼我們既得付錢，又得給東西？」希德布蘭特的聲音微微顫抖，但聽來依舊堅定而強韌。「您說這是要給軍隊的，是用來保護我們的，那我倒要問一下，誰來保護我們不餓肚子？我們已經付過冬季軍費，還有駐軍費、人頭稅、土地稅、戶稅、牲口稅、糧稅，還有鬼才知道是什麼稅！這還不夠，這村子裡還出了四個人，去駕軍隊的補給車，而四個人的其中一個，就是我的親兒子！還有米羅。萬德貝克，人稱紅毛的，不是別人，是我的小舅子，在軍隊裡當野地外科，是軍隊裡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盡了所有佃農兵義務……所以現在要我們付錢，這是哪門子道理啊？是為了什麼，又是要付到哪去？還有理由是什麼？」

狗魚的目光在半身人的妻子——畢貝爾維樂得特家出身的銀卡薇拉。希德布蘭特身上逗留了許久，還有他那兩個腮幫子鼓鼓的女兒——阿蘿伊和雅絲敏，以及穿著綠色裙裝、漂亮得像娃娃的伊緹。萬德貝克。狗魚看著山姆。賀夫梅耶爾和他的爺爺——老頭子何洛斐內斯；看著正忙著在園子

裡耙地的老奶奶佩圖妮雅；看著村裡的其他半身人，主要是女人和十幾歲的孩子，正擔心地從家裡和圍籬後面探頭看。

「你問，為什麼？」坐在鞍上的他彎下身，看著半身人驚恐的雙眼，一字一句地說：「那我就告訴你為什麼。因為你是個骯髒的半身人，是外來的，是流浪到這裡來的，誰要是把你這個礙眼的非人類扒皮，誰就能讓眾神開心。誰要是找你這非人類的麻煩，誰就是做了愛國的好事。因為我們有這個興趣，要把你那不是人的巢穴給燒了。因為我們大發慈悲，會把你的母侏儒都玩一玩。還因為我們是五個大漢，而你們只是一群又矮又胖的膽小鬼。現在你已經知道為什麼了吧？」

「現在我已經知道了。」洛可。希德布蘭特緩緩道。「你們滾吧，大個子的人類。你們滾吧，無賴。我們什麼也不會給。」

狗魚挺直了身子，伸手要拿掛在鞍邊的短劍。

「打！」他大吼：「打死他們！」

洛可。希德布蘭特彎下身子，從推車裡抽出藏在香蒲草墊子底下的弩弓，把一穗玉米軸往狗魚臉頰丟，趁他張嘴大吼時，直接把弩箭射進去。手腳之快，所有動作在轉瞬間一氣呵成。畢貝爾維樂得特家出身的銀卡薇拉。希德布蘭特反手一揮，鐮刀劃過空中，狠準砍進米爾頓的喉嚨。佃農之子口吐腥紅，整個人往後一倒，滾落馬後。歐格拉北克哀嚎一聲，跌到了馬蹄底下；何洛斐內斯爺爺的樹枝剪穩穩插入地板，剪子的把手在他肚子上開了花。身形魁梧的克拉普羅什原本拿著狼牙棒瞄準了老人，卻從馬鞍上飛了出去，一路發出不像人聲的慘叫，因為他的一隻眼睛上，被伊緹。萬

德貝克插了根嫁接用的鑽子。歐庫提赫把馬掉頭想逃，但是老奶奶佩圖妮雅跳上前去，將耙子的利齒嵌進他的大腿裡。歐庫提赫慘叫落地，但一隻腳卡還在馬鐙上，被受驚的馬兒拖過圍欄，而那上頭可是插了一根根的尖刺。被拖走的強盜不斷慘叫、哀嚎，而老奶奶佩圖妮雅帶著鐵耙子，伊緹帶著彎彎的嫁接刀，像兩頭母狼似地跟在他後頭追了上去。何洛斐內斯爺爺大聲擤了擤鼻涕。

從狗魚的咆哮到何洛斐內斯爺爺的擤鼻聲，這一連串事情經過的時間，差不多就像說一句「半身人的動作都快得不得了，而且只要是丟東西，一定命中」這麼久。

洛可在屋前的階梯上坐了下來。他的妻子——畢貝爾維樂得特家出身的銀卡薇拉。希德布蘭特在一旁蹲了下來。他們的女兒——阿蘿伊與雅絲敏去幫忙山姆。賀夫梅耶爾，在還沒死的盜匪身上再補幾下，把死了的搜刮一空。

伊緹回來了。一身綠裙裝的兩隻袖子都染了血，直到手肘。老奶奶佩圖妮雅也回來了。她走得很慢，上氣不接下氣，一手支著後腰，吃力拄著沾滿血污的耙子。哎呀呀，我們的老奶奶老了，真的老了，希德布蘭特心想。

「洛可先生，這些強盜要埋到哪裡？」山姆。賀夫梅耶爾問。

洛可。希德布蘭特將妻子攬向自己，看向了天空。

「帶到樺樹林去。」他說：「埋在之前的那些旁邊。」

一場轟動社會的冒險，讓來自布里摩爾的麥爾坎·古斯里先生成為各大報章雜誌熱門報導的對象，就連《每日郵報》也在「怪奇專欄」裡提到幾句。由於並非我們的每個讀者，都讀過遠在特威德以南發行的報刊；就算有，也都是比《每日郵報》要來得嚴肅的刊物，所以我們來為大家回想一下事情始末。也就是，在今年三月十日的這一天，麥爾坎·古斯里先生帶著釣竿來到格拉斯可那湖。在那裡，古斯里先生遇見了一名「從霧裡憑空出現，臉上有道醜陋疤痕」的年輕女孩。「她騎在一匹黑色母馬上，身旁還伴著一隻白獨角獸。」女孩對征愣的古斯里先生說了一些話，而她所用的語言，按古斯里先生的說法，我們引述他的話：「大概是法文，又或者是大陸某種方言。」由於古斯里先生不諳法文或任何大陸方言，雙方並沒有進行交談。女孩與同行的動物就此消失，我們要再度引述古斯里先生的話：「就像一場黃金夢似的。」

我們的評論：古斯里先生的夢無疑和單一麥芽釀造的威士忌一樣金黃；據我們所知，古斯里先生時常飲用這種酒，而他每次所喝的量，正好可以解釋他會看見白獨角獸、白老鼠和湖怪的原因。而我們想問的是：「在禁漁期結束前的倒數第四天，古斯里先生帶著釣竿去格拉斯可那湖，是打算做什麼呢？」

《伊凡尼斯週刊》，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八日出刊



第七章

天空颯著狂風，自西邊逐漸轉暗。不斷湧來的雲浪，將星座一一遮滅。天龍座滅了，冬女座滅了，七羊座滅了，亮度最強、閃爍時間最久的睛星熄滅了。

一道白亮電光沿地平線快速閃過天際。巨雷悶聲傳來。強風驟然加劇，將沙塵、枯葉直往人眼裡掃。

獨角獸嘶鳴一聲，發出一道心電感應，奇莉馬上明白牠所謂為何。

沒時間磨蹭了，這是我們快速逃離的唯一希望，要在對的地方、對的時間。我們加快動作吧，睛星。

我是異界之主，她提醒自己。我是上古之血的繼承人，我可以主宰時間與空間。

我身上流的血緣來自拉拉。多倫。

伊華拉夸克斯高聲嘶鳴，催她上路，凱爾佩也大大噴了口氣附和。奇莉拉緊手套，說：

「我準備好了。」

一陣嘈雜在她耳中響起，接著白光乍現，然後是一片黑暗。

漁人王的咒罵在傍晚的寧靜中，順著湖水傳了開來，他正在自己的船上對釣線又拉又扯，試著鬆開卡在湖底的假餌。一支船槳悶聲掉入了水中。

妮穆耶不耐煩地清了清嗓子，康薇拉慕絲自窗前回頭，再度俯首於一幅幅蝕刻版畫上。其中，有一幅畫格外吸引她的目光，那是名騎在高舉前蹄的黑色母馬上、秀髮隨風飄揚的女孩。一旁還有匹白色獨角獸，同樣高舉前蹄，鬃毛也如女孩的秀髮般隨風飛揚。

「對於傳說的這部分，歷史學家大概不曾有過異議，都一致認為是虛構的內容，屬於童話故事裡的點綴，是作者在譫妄時想出的比喻，而畫家與繪圖家卻與學派唱反調，特別鍾愛這一幕。喔，請看，每一幅畫裡都有奇莉與獨角獸。然後這邊是什麼？奇莉與獨角獸在海灘上方的斷崖。而這幅呢，請看，兩枚月亮下的奇莉與獨角獸，這背景所畫的夜晚，就像是吸毒者眼中看到的混亂。」

妮穆耶不發一語。

「一句話，」康薇拉慕絲將畫作全往桌上扔。「到處都是奇莉與獨角獸。奇莉與獨角獸在異界的迷宮之中；奇莉與獨角獸在時光的深淵之中……」

「奇莉與獨角獸。」妮穆耶出聲打斷她，而目光則是定在窗戶上，定在湖泊上，定在小船與船上搖槳的漁人王身上。「奇莉與獨角獸像鬼魅般憑空出現，漂浮在某座湖面之上……說不定那一直

都是同一座湖，一座像夾子一般，夾住時間與空間的湖，雖然一直變來變去，卻都是同一座湖？」

「什麼？」

「鬼魅的幻影。」妮穆耶沒有看她。「來自其他象限、其他分面、其他空間、其他時間的存在，這種幻影在改變他人人生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命運……卻不自知。對他們來說，這只不過是……另一個空間。不是這個空間，不是這個時間……一再出現，也不知道已經是第幾回，又是不對的空間、不對的時間……」

「妮穆耶。」康薇拉慕絲硬擠出一個笑容打斷她。「我才是夢視師，我要提醒一下，這裡懂夢境、會解夢的是我，而妳沒頭沒腦地就開始預言起來，好像妳說的，都是妳在……夢裡看見的。」外頭的咒罵聲突然拔高，從那音量聽來，漁人王並沒有成功將假餌鬆開，還把釣線扯斷了。妮穆耶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看著畫作，看著奇莉與獨角獸。最後，她終於開口，平靜地說：

「我剛才說的，確實是我在夢裡看到的。那場景我在夢裡看過很多次，還有一次是在白日夢裡看到的。」

從楚后沃到馬爾堡，在某些情況下，得花上甚至五天時間，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楚后沃的指揮官寫給騎士團總團長文里。馮·克尼普羅德的信，最遲得在綠枝節【註一】當天全數送到收信人手

裡。有鑑於此，騎士亨利克。馮。史衛崩不敢拖延，在主聽日的星期天【註一】過後便動身出發，省得自己一路匆忙，也避開了任何遲誤的可能。穩紮穩打。科隆的烘焙師之子哈索。普藍次克所帶領的六人騎射護衛隊，很是滿意騎士這種行事風格。弩弓手與普藍次克被指派到的主子，通常都是又吼又罵地要人沒命狂奔，如果到頭來還是沒能準時抵達，就以謊言掩飾，把錯全怪到可憐的隨從身上。這種做法完全不符合騎士精神，更遑論是騎士團中的騎士。

氣候暖和，但烏雲罩日，細雨時有時無，霧氣掩去了山溝深壑。鬱鬱蔥蔥的山頭，讓騎士亨利克想起自己的家鄉圖林吉亞、母親，以及自己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女人的事實。在他後頭的弩弓手，懶懶唱著瓦特。馮。德。沃格懷德【註二】的歌謠。哈索。普藍次克在鞍上打起了盹。

喜歡美麗女子的人

會羞於犯下任何罪行……

這趟旅程走得很平靜，要不是騎士亨利克在近午時，注意到商道底下閃閃發亮的湖水，天曉得會不會到最後都這麼平靜。由於隔日就是星期五，應當要提前準備齋菜，騎士便下令騎馬到水邊，看看有沒有漁村【註四】。

湖很大，當中甚至有座島。沒人知道那湖的名稱，但它肯定叫作「聖湖」。在這個信奉異教的國家裡——就好像是在嘲諷一般——每兩座湖，就有一座叫「聖湖」。

馬蹄踩在湖岸的貝殼上，發出聲聲脆響。湖上雖飄著霧氣，卻還是看得出這裡渺無人煙，沒有半艘船，也沒有半張魚網或任何活動的物體。得去別的地方找找看了，亨利克。馮。史衛崩心想。要是找不到，那也沒辦法。我們就吃鞍囊裡有的東西吧，裡頭雖然有煙燻肉品，我們就等到了馬爾堡再告解吧，神父會要我們苦修，這罪過也就能抵消了。

他本來已經要下令了，但腦中卻響起一陣嘈雜，哈索。普藍次克則是發出了可怕的叫聲。馮。史衛崩見狀，完全愣住，並在自己身上畫起了十字。

他看見兩匹馬——一白一黑。而他在隔了一會兒，才驚恐地注意到，那白馬的額頭上，黏著一根螺旋狀的角。他也瞧見黑馬上頭坐了一個女孩，她的髮色是灰的，刻意梳成可以遮住臉頰的樣子。看起來，這群鬼魅似乎既沒碰到地面，也沒碰到水面，就好像飄在湖面升起的霧氣上。

黑馬嘶鳴了聲。

「巫——普斯……」灰髮女孩說，聲音十分清楚。「依瑞洛可，依瑞太得！斯克斯。」

「聖烏蘇拉啊，守護女神啊……」哈索口齒不清地說，一張臉白得像死人。弩弓手全都張大嘴巴愣住，紛紛在胸前畫起十字。

馮。史衛崩也畫起十字，然後抖著手將藏在鞍側裡的劍拔出鞘。

「聖瑪莉亞啊，上帝之母啊！請與我同在！」他大聲吼道。

這一日，騎士亨利克並沒有讓自己的祖先蒙羞。馮。史衛崩是善戰一族，其中也包括了當年在達米耶塔奮力迎戰的底特利克。馮。史衛崩——他是薩拉森人施展巫術、放出黑魔鬼攻擊十字軍時，少數沒有逃跑的人之一。亨利克。馮。史衛崩思及無畏的祖先，用马刺往馬兒身上一撞，在被馬蹄踐飛的蚌殼中，往魅影衝了過去。

「騎士團與聖喬治！」

白獨角獸高舉前蹄，與紋章上常出現的圖像如出一轍，黑色母馬也躍動起來，女孩顯然受到了驚嚇。亨利克。馮。史衛崩策馬進攻。要不是湖面突然飄起霧氣，那奇怪的魅影景象也像被石頭打中的彩繪玻璃般，碎了個五顏六色，誰曉得事情最後的收場會怎樣。一切就這麼消失了——獨角獸、黑馬、奇怪的灰髮女孩……

亨利克。馮。史衛崩的駿馬嘩啦一聲衝進湖中，停了下來，甩一甩頭，叫了一聲，咬起嘴銜。哈索。普藍次克一面奮力駕著極不情願的馬兒，一面往騎士騎去。馮。史衛崩上氣不接下氣，幾乎發出喘鳴，兩隻眼睛瞪得和死魚一樣大。

「聖烏蘇拉的骨骸啊，聖蔻杜拉的骨骸啊，還有一萬一千名科隆殉道少女的骨骸啊……尊貴的騎士大人，那是什麼？神蹟？天啟嗎？」哈索。普藍次克勉強出聲問。

「惡魔之作！」馮。史衛崩嚇白了臉、牙齒不斷打顫，直到現在才能擠出這麼一個字。「黑魔法！巫術！受詛咒的異教、惡魔之象……」

「大人，我們最好離開這裡，越快越好……這裡離沛普林不遠，我們可以盡快趕到教堂的鐘聲範圍內……」

就在森林邊緣的一處高地，騎士亨利克最後一次回首。風趕去了霧氣，視線變得清晰，透過幾處林牆空隙，他看見原本如明鏡般的湖面，開始轉霧，有了波動。

水面上，一隻巨大的魚鷹不斷盤旋。

「這是個沒有神存在的異教國家。」亨利克。馮。史衛崩喃喃說。「在德意志醫院騎士團徹底把惡魔從這裡趕走前，還有很多、很多艱辛與困難在等著我們。」

「小馬。」奇莉的口氣裡同時有著抱怨與挖苦。「我不想太過分，可是我有點急著要回我的世界。你也知道，我身邊的人需要我，而我們先是掉到某座湖，遇上了某個穿格子衣的搞笑鄉巴佬，然後碰上一群髒兮兮、亂吼亂叫、頭髮亂七八糟，還拿著狼牙棒的人，最後是披風上有黑色十字的瘋子。這些時間和地點都不對！我拜託你好好做，真的拜託了。」

伊華拉夸克斯嘶鳴一聲，點了點長角，把某種東西、某種思緒傳遞給她。奇莉並不完全明白，卻也沒時間去推敲，因為她的頭顱內部又開始出現寒光，耳裡傳出嘈雜，而後頸也開始發凍。

黑暗與柔軟萬分的虛無，再度擁住了她。

妮穆耶一邊開心地笑著，一邊拉起男子的一隻手，一同跑到底下的湖邊，躲進低矮的樺樹與赤楊間，隱入了被連根拔起的樹樁與傾倒的樹幹間。跑進沙灘後，妮穆耶丟掉涼鞋，拉高裙襬，把光裸的兩隻腳丫大聲踩入岸邊湖水。男子也脫掉鞋子，卻不急著下水，而是脫下大衣，鋪在沙子上。

妮穆耶跑了過來，兩手勾住他的脖子，踮起腳尖。即便如此，男人還是得將身子壓得老低，才能一親芳澤。妮穆耶會被人叫作「小肘子」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如今的她已經十八，並且成了魔法藝術學院院生。有資格用這個暱稱叫她的，只有最親密的友人，而那當中的有些人是男性。

男子的一手探入妮穆耶襟口，但嘴唇依舊與她緊貼。

接下來的事情發展很快。兩人都躺到了平鋪沙地的大衣上，妮穆耶的連身裙被撩到了腰上，兩條大腿緊緊夾住男子的髖部，雙掌則攀到了他的背上。一如往常，他要她得頗為急躁。她咬住貝齒，但很快便在興奮的情緒中跟上他的節奏，與他並駕齊驅。她很有天分。

男子發出了可笑的声音。妮穆耶透過他的肩膀，觀察著一朵朵緩緩飄流天際的怪奇積雲。

一道聲音響起，聽來就像是從沉在大洋底部的大鐘傳來。妮穆耶的耳中突然一陣嘈雜。魔法，她心想，並猛然轉過頭，想從壓在自己身上的男子臉頰與手臂下脫身。

湖畔，應該是說在湖面上方的空氣之中，站著一匹白色獨角獸。牠的身旁有匹黑馬，而黑馬的馬鞍上坐著……

這個傳說我知道呀，一道思緒閃過妮穆耶的腦中。我知道這個故事！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年紀還小，還是個小孩，說故事的人是老乞丐波格維茲德，那個流浪說書人……獵魔士奇莉……臉頰上有一道疤……黑色的母馬凱爾佩……獨角獸……精靈之國……

男子完全沒注意到那些現象，他的動作變得更加猛烈，發出的聲音也更為可笑。

「喔喔。」坐在黑母馬上的女孩說。「又搞錯了！不是這個地點，也不是這個時間。而且依我看，這次我們出現得完全不是時候。抱歉。」

影像開始模糊、破裂，就像裂開的彩繪玻璃，突然四處飛散，化落閃爍繽紛的七彩光芒。

「不！」妮穆耶大叫。「不！不要消失！我不要！」

她伸直了膝蓋，想從男子身下掙脫，卻沒有辦法——他比她來得巨大，重量也比她重。男人發出低吟，用力吐出一個單音。

「喔——妮穆耶……喔——！」

妮穆耶尖叫出聲，一口咬住他的肩膀。

他們躺在羊皮大衣上，情緒激動，渾身發燙。妮穆耶看著湖岸，看著一堆堆被水波堆起的白沫，看著被風吹偃的蘆草，看著沒有色彩、沒有虛妄的空無，看著那消失的傳說所留下的空無。

一道淚水自院生鼻側流下。

「妮穆耶……發生什麼事了嗎？」

「當然，發生了。」她抱住他，但目光依舊看著湖泊。「什麼都別說。抱住我，什麼都別說。」

男子驕傲地微笑。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剛才地震了？」他誇口道。

妮穆耶哀悽地笑了。

「不只這樣。」她在一陣沉默後才如是答道。「不只這樣。」

閃光亮起，黑暗降臨，又是另一個地點。

接下來的這個地點是個黑暗、不祥且糟糕的地方。

坐在鞍上的奇莉反射性地彎下身子，不管是按字面來解釋，或是引申出來的意思，她都「震」了一下，因為凱爾佩的腳蹄就著一股衝勁，踩在了某個堅硬、平坦、穩如磐石的東西上。有好長一

段時間，奇莉都在柔軟無比的虛無間飄盪，堅硬的感覺已經陌生到令她訝異，而母馬嘶鳴一聲，猛然側身倒下，在地板上敲出斷音，讓她牙齒發震，也教她感到不快。

另一個讓奇莉「震」了一下的，也就是作引申義解釋的那個，是一種氣味。奇莉難忍地叫了一聲，嘴鼻用袖子遮住口鼻，覺得眼裡頓時充滿淚液。

四周揚起一股又酸、又黏、又稠、具腐蝕性的臭味，一種令人窒息、無以名狀的可怕惡臭，奇莉從來就沒有聞過類似這種味道。那是腐爛的惡臭——這點她倒是很確定——那是腐屍在最後的解裂與變質時所發出的臭味，一種對分崩與毀壞的抵抗，而這給人一種感覺，好像那腐敗發臭的東西，就算在活著的時候，就算在全盛時期，也一點都不曾美麗過。

她不由自主地俯身發嘔。凱爾佩噴了口氣，縮起鼻孔甩了甩頭。在他們身旁幻化成形的獨角獸壓低後臀，又跳又踢，堅硬的地板則報以震動與巨大的回音。

夜色籠罩四周，那是又黑又髒的夜，被黏臭的幽暗外衣包裹的夜。

奇莉抬頭尋找天星，但上方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深幽，有幾處綴著模糊紅光，好似祝融肆虐。

「喔喔。」她皺起眉說，同時覺得酸臭的氣味落到了她唇上。「噫——！」不是這個地點，不是這個時間！絕對不是！

獨角獸大大噴了口氣，並點了點頭，用角畫了一個又短又彎的弧形。

凱爾佩蹄下的地板發出刺耳聲響。那是岩石，卻出奇平坦，十分不自然，並發出屬於燒焦物品與髒污灰燼的濃烈惡臭。奇莉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自己正在看的是一條路。她已經受夠了這難受又惱人的堅硬，便驅著母馬往有某種東西標示的路旁去，那曾是一棵棵樹木，如今卻只是醜陋光禿的骷髏、掛著破布殘縷的屍體，簡直就像殘留下來的腐爛壽衣。

獨角獸發出嘶鳴與心電感應警告她，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這條奇怪道路與乾枯樹木的後方，是一個由某種東西堆成的小山，而底下再過去，竟是落差極大的陡坡，幾乎可以說是座斷崖。奇莉震了一下，兩個腳跟緊緊壓住往下滑的母馬。凱爾佩奮力掙扎，蹄足不斷在堆成小山的東西上踩動。那是成堆的垃圾，大多是些奇怪的餐具。那些餐具在馬蹄的踐踩下沒有應聲碎裂，只是又軟又黏地裂開，就像一堆巨大的魚鱗。撲通一聲，有東西落水，接著一股突如其來的氣味，讓奇莉差點沒跌落馬鞍。凱爾佩一面瘋狂嘶鳴，一面踐踏著垃圾往上掙扎，試圖回到路面。奇莉被惡臭嗆得難以呼吸，遂將身子壓到了母馬頸子上。

她們成功回到路面。鬆了口氣，她們歡喜地迎接屬於那奇怪道路特有的堅硬感。

奇莉全身抖個不停，她往下一瞧，看見小山底部是潭黑色的湖水，像個滿滿的大鍋。湖面雖一片死寂，卻閃閃發亮，好像那不是水，而是冷卻的焦油。在湖後頭，在垃圾、灰燼與礦渣堆後頭的天空，被遠方的火光給染紅，被一道道黑煙給標上了印記。

獨角獸噴了口氣。奇莉想用袖口揉拭泛淚的雙眼，卻突然發現袖子上滿是灰燼，而她的大腿與鞍橋，還有凱爾佩的鬃毛與脖子，也同樣布滿了灰屑。

惡臭令人窒息。

「噁心。」她咕噥道。「真是太噁心了……我覺得整個人都黏答答了。我們離開這裡吧……我們趕快離開這裡吧，小馬。」

獨角獸豎起雙耳，噴了口氣。

只有妳才辦得到。來吧。

「我？自己來嗎？不靠你幫忙？」

獨角獸的角點了點。

奇莉抓抓頭，嘆了口氣，然後閉上眼睛，集中志。

起初並不順利，讓她挫敗、恐懼。不過寒涼的亮光很快便將她籠罩，那是屬於知識與能量的亮光。她不知道這份知識與能量從何而來，不知道其根本與來源來自何處，但是她知道自己辦得到。她知道只要她想，就辦得到。

她再度看了眼凝固而死寂的湖泊、冒著煙的廢物堆，以及一具具樹骷髏，看了眼遠方火光照射下的天空。

「還好，」她彎下身，啐了一口。「這不是我的世界。真是太好了。」

獨角獸意有所指地嘶鳴了聲。她知道牠想說什麼。

「就算是我的，」她用帕子擦了擦眼睛與口鼻。「也不算是我的，因為與我所在的時間差太多了。這一定是某個很遠的時間，可能是過去或……」

她突然打住。

「是過去。」她悶著聲重述。「我深深相信，這是過去。」

他們闖進的下一個地方，正在下著滂沱大雨，一場真正的暴雨，而他們把這雨視為一份賜福來迎接。那雨很暖，帶著芬芳，透著雜草、黃泥與堆肥的夏天氣味。雨水洗去他們的污穢，為他們清理，可說是替他們進行了一次淨化。

然而，正如像每個淨化作用，時間一久便顯得單調、過度，讓人難以忍受。原是替奇莉洗滌的雨水，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開始討人厭地浸濕她的衣裳、灌進她的領口，壞心地讓她發凍。所以，他們離開了這個下雨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點不對，時間也不對。

接下來的地點，是個非常溫暖的地方，艷陽高照，所以奇莉、凱爾佩與獨角獸的身體都乾了，冒出水氣，像三個水壺一樣。他們出現的地方，是一座被太陽烤乾的石楠原，就位在森林邊緣。很

顯然，那是一片廣大的森林，一片樹海，一座濃密、原始、渺無人跡的老林。奇莉心裡泛起一陣波濤，懷起希冀——這可能是布洛奇隆之森，也就是說，她總算來到熟悉的地方，也是她該來的地方。

他們沿著樹海邊緣緩緩前進，奇莉找到某個可以當作指標的東西。獨角獸噴了口氣，高高揚起頭、角環視四周，顯得不太平靜。

「小馬，你是覺得他們會追上我們嗎？」她問。

牠噴了口氣，意思十分清楚明瞭，甚至無須動用心電感應。

「我們逃得還不夠遠嗎？」

牠以思緒傳送給她的回答，她並不明白。沒有所謂的遠和近？螺旋？什麼螺旋？

她不明白牠的意思，不過牠的不安也感染了她。

曬人的石楠原不是他們該去地點與時間。

這一點，他們到了傍晚才明白。因為當熱氣消退，森林上方的天空裡出現的不是一顆月亮，而

是兩顆，一顆大，一顆小。

接下來是海邊，一座陡峭的斷崖。從那上頭，他們看見浪花擊打在岩石上，碎成了各種奇形怪狀。風中飄散著海水的氣味，燕鷗、紅嘴鷗與海燕高聲嘶吼，一片流動的白幕，蓋住凹凸不平的崖壁。

海水一直延伸到烏雲滿布的地平線上。

下方石灘上，奇莉突然瞧見一大條骷髏魚，頭部巨大無比，身體有部分埋在石礫中。長在白色顎骨上的牙齒，每顆至少都有三吋長，嘴也似乎大得可以騎馬進去，而且無須在意脊椎高度，就算直接放膽穿越那排肋骨搭成的拱門，也不成問題。

奇莉不太確定她的世界、她所在的時代，有沒有這種魚。

他們沿著斷崖邊走，而海鷗與信天翁根本沒有被嚇跑，反倒是不情不願地從路上退開，呵，還一直試著要啄凱爾佩與伊華拉夸克斯的小腿。奇莉當下了解到，這些鳥兒從沒見過人類，也沒見過馬，或是獨角獸。

伊華拉夸克斯噴了口氣，抖了抖頭和尾巴，顯然情緒不安。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某種東西撕開的聲音響起，聽來十足像是帆布被撕破。燕鷗突然扯開嗓門，振翅飛去，頃刻間，一切便讓一片白雲全部蓋住。斷崖上方的空氣突然發顫，像是倒滿水的玻璃那樣模糊起來，然後像玻璃那樣裂了開來，一片黑暗從這裂口傾瀉而下，而從這片黑暗之中，擁出了一批騎士。他們肩上的披風飄揚，由棕紅、莧紅與赤紅組成的色彩，令人聯想起夕陽照映下，打在天幕的火光。

地阿格盧阿德利。紅騎士團。

鳥群的叫聲未起，獨角獸的嘶鳴警示未發，奇莉已掉轉母馬，趕牠起步奔馳。但是，空氣裂了開來，從另一個陡面，從裂縫中，揚著翅膀般的披風，又衝出了另一批騎士。追兵成半圓形排列，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將他們逼往斷崖。奇莉大喝一聲，拔出劍鞘裡的飛燕劍。

獨角獸向她發出強烈訊息，而那訊息就像錐子一樣地刺入她的腦中。這一回，她馬上便明白了。牠為她指了路，指出了敵人包圍下的空隙。牠自己則高舉前蹄，長聲嘶鳴，並且壓低頭上的角，兇猛地朝精靈衝去。

「小馬！」

睛星，救妳自己！不要讓他們抓住！

她把身子貼緊了馬鬃。

兩名精靈攔住了她的去路。他們拿著套索，那是兩根尾端有繩圈的長棍。他們試著將一個套索套到凱爾佩的脖子上。母馬靈巧地扭頭躲開，速度一秒也沒慢下。奇莉一劍切斷第二個繩圈，大喝一聲，要凱爾佩加快速度。母馬疾行，風馳電掣。

但其他人已緊咬在後，她聽見他們的叫囂和蹄聲。小馬怎麼了？她心想。他們把牠怎麼了？

沒時間胡思亂想。獨角獸是對的，她不能讓自己再被他們抓住。她必須藏入空間之中，躲起來，躲進時空的迷宮。她集中精神，害怕地感覺到腦中只有一片空白，以及一種奇怪、快速擴大的嘈雜。

他們在對我施咒，她想。他們想用魔法來矇騙我。下輩子吧！魔法能影響的範圍有限，我不會讓他們接近我的。

「凱爾佩，衝啊！」

黑色母馬伸長了脖子，像風一般飛掠。奇莉將身子貼到牠的頸子上，好讓風阻降到最低。

背後的叫囂在上一刻還很大聲，近得令人不安，現在已安靜了下來，被受驚的鳥叫給蓋了過去。然後，那些叫囂變得十分小聲，十分遙遠。

凱爾佩像風暴一樣狂奔，奇莉甚至能聽到海風在耳邊呼嘯。

遠方追兵的叫囂中，響起了狂怒的音符。他們知道自己已束手無策，知道自己不管用什麼方法，都追不上那匹黑母馬。奔馳中的母馬沒有絲毫疲態，步伐是如此輕盈柔軟，收放自如，有如一頭獵豹。

奇莉沒有回頭顧盼，但她知道他們追了她很久，一直到他們的馬開始喘氣，發出沉重的聲音，步伐踉蹌，牙齒全露，口吐白沫，嘴幾乎都垂到了地上為止。一直到那個時候，他們才放棄追逐，只對著她的背影撿下咒罵與不痛不癢的威脅。

凱爾佩如颶風疾行。

她逃到的地方，是個乾燥、風大的地方。高聲呼嘯的風快速吹乾了她頰上的淚。她獨自一人，再度陷入孤獨，孑然一身。

流浪的人，永遠的飄零者，迷失在時空群島之間、一片片無邊大海的水手。失去希望的水手。

強風呼嘯、嚎叫，滾動土地上一顆顆乾枯的雜草球。

強風吹乾了她的淚水。

頭顱之中閃起寒涼的亮光，耳中傳來嘈雜，那是種平穩的雜音，像是來自螺旋狀的海螺內部。頸上一陣發麻。又黑又軟的虛無。

新的空間，不同的空間。

空間的群島。

「今晚會是個美好的夜，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妮穆耶用毛皮裹緊身子說。

這話康薇拉慕絲雖然已經聽過很多次，卻沒有發表評論。因為這不是她們頭一回在傍晚時分，同坐於露台之上，面對在夕陽下燃燒的湖泊，背對具有魔力的鏡子與掛毯。

湖的那頭，漁人王的咒罵化為重重回音，順著水面不斷傳來。他習慣用生動的話語，來彰顯自己對捕魚失利的埋怨，諸如沒有魚兒咬餌，拋竿、拉竿、拖竿的方式不對，或是其他倒霉的事情等等。然而，根據他褻瀆神明的內容與狠勁，今晚顯然過得特別不順。

「時間，」妮穆耶說。「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時間就像是咬著自己尾巴的銜尾蛇，每個片刻裡都隱藏著永恆，而每個永恆都是由片刻所組成。永恆便是片刻群島。縱使導航不易，一旦迷失便很危險，卻還是能在這群島間航行。有一座燈塔會是好事，能用燈光指引方向。能在霧中聽見呼喚是件好事……」

她沉默了片刻。

「那個我們感興趣的傳說，最後的結局如何？我們——我和妳——以為自己知道結局為何，不過銜尾蛇卻咬著自己的尾巴。這就像那傳說的結局，現在才要揭曉。在這個當下。迷失在片刻群島中的水手是否會看見，又是何時才會看見燈塔的光線、聽見呼喊，將決定傳說的結局。」

湖水那頭，傳來了咒罵、濺水聲，以及船槳撞擊槳架的悶聲。

「今晚會是個美好的夜。夏至前的最後一夜，月亮會變小。太陽將從第三宮進入第四宮，來到羊魚座。這是占卜的最好時機……最好時機……集中心志，康薇拉慕絲。」

一如先前的許多次，康薇拉慕絲順從地集中心志，緩緩進入近乎恍惚的狀態。

「去找她。」妮穆耶說。「她在這些星群當中，在這月光之中的某處。在這些空間當中。她在那裡，獨自一人，等待援助。我們去幫她吧，康薇拉慕絲。」

專注。雙拳抵著太陽穴。耳中有著嘈雜，似是來自海螺內部。亮光。還有驟然出現的黑軟虛無。

有個地方，奇莉可以看見一座座燃燒的火堆。被鏈子鎖在木樁上的女人紛紛發出原始而駭人的哀嚎，懇求獲得憐憫，而聚在四周的人群高聲叫囂、大笑、跳舞。有個地方，整座巨大的城市陷入火海，即將崩塌的屋頂上，熾焰咆哮，火星噴濺，黑煙遮去了整片天空。有個地方，有巨大的雙腳龍在打鬥，頻頻嚙咬對方，赤紅的鮮血不斷從牠們的獠牙與尖爪流下。

有個地方，幾百個一模一樣的白色風車，不斷朝天空揮舞細長葉扇。有個地方，幾百條蛇吐信爬扭於石頭之上，將鱗片拖磨出聲。

有個地方，只有一片黑暗，而在那黑暗之中，有聲音、低語及強烈的恐懼。

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地方，但沒有一個地方是對的。

她對於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已經非常上手，甚至開始做起實驗。不會讓她感到害怕的地方沒幾個，其中一個就是那原始森林邊的溫暖石楠原，有兩個月亮出現的地方。奇莉先在腦中找出那些月亮的印象，同時在思緒中不斷重複自己想要的東西，她集中心志，繃緊神經，進入虛無。

她只試了兩次便成功。

她鼓起勇氣，決定要做一個更大膽的實驗。很顯然，除了那些地點，她也到過不同的時代，維索戈塔這麼說過，那些精靈也這麼說過，獨角獸也提過這件事。這她明明之前——至少是在無意間——就已經會了呀！當他們傷了她的臉，她即時躲開了追兵，往前跳躍了四天，然後維索戈塔沒辦法兜攏這些天數，怎麼算都不對……

所以，這說不定是她的機會？時空跳躍？

她決定放手一試。比如說，著火的城市不會永遠陷在火海中。要是她跳去起火前的時間呢？又或是火災後？於是，她試了，卻幾乎闖進大火，燒著自己的眉睫，也在急忙從火海中逃離城市的災民間，引起恐慌。

她逃去了怡人的石楠原。這樣冒險大概不值得，她想，鬼才知道下場會怎樣。我對地點比較在行，所以我們就只從地點下手吧。我們試試去不同的地點。去那些我記得很清楚的地點，還有那些我覺得不錯的地點。

她從梅莉特列神殿下手，回想神殿的大門、建築、公園、工作坊、學徒宿舍、她與葉妮芙一起住過的房間。她將雙拳抵著太陽穴，集中心志，回想南娜卡、艾伍兒奈德、凱婷、優拉一世的臉。

這次的嘗試一點結果都沒有。她到了一個霧氣瀰漫，蚊子成群飛舞的沼澤，四周傳來龜群的尖哨與蛙群的響亮叫聲。

她接著再試，但結果沒有比較好，卡爾默罕、斯格利加群島、葛思維冷裡有法比歐。薩赫斯工作的銀行。她不敢試琴特拉，知道那座城市已被尼夫加爾德人占領，因此她改試維吉馬，那座她與葉妮芙一同去採買過的城市。

亞恆努斯。克蘭茲是個智慧與經驗並具的人，是方士、天文學者，也是占星學者。他在一張堅硬的小桌上不斷扭動身子，一隻眼睛貼在望遠鏡的鏡筒上。將近一個禮拜以來，都能在天空觀測到這顆彗星。不論在大小或力量上，它都屬於第一等級，非常值得觀察與研究。亞恆努斯。克蘭茲所見到的這種有著火紅尾巴的彗星，通常預告了大規模的戰事、惡火與屠殺。不過現在說實話，彗星

的預言似乎遲了，因為與尼夫加爾德的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而關於惡火與屠殺的預言，隨便都能成真，只因這些日子裡，沒有哪天是少了這兩樣的。然而，熟知天體運行的亞恆努斯。克蘭茲，卻希望能算出什麼時候、再過幾年或幾百年，彗星會再度出現，預言下一次的戰事，說不定到時的應戰準備，就能做得比現在更加完善。

這名天文學者站起身，揉揉臀部後，便去釋放膀胱的壓力。他透過露台上的欄杆為自己舒壓。他通常會從露台直接往牡丹花壇澆，對女主人的控訴完全不在意。廁間對他來說太遠，浪費時間走那麼遠，與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一點都不相當。拋下工作大老遠去解手，可能會讓他流失寶貴的思緒，而這是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能容許的事。

他站在欄杆前，解開褲子，看著倒映在湖水上的維吉馬燈火。他放鬆地吐了口氣，抬起目光看向星星。

星星和星座，他想，冬女座、七羊座、水瓶座。根據某些理論，這些根本就不是什麼閃爍的亮光，而是一個又一個的世界。其他的世界。那些世界與我們之間隔著時間與空間……我深深相信，他想，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到其他地方旅行，去其他時間與空間。對，總有一天，一定可以的。會有人想出辦法。不過這得靠全新的思維，靠鼓舞人心的新理念，而這樣的新理念，將會撕碎今日禁錮著它、名喚理性認知的僵硬馬甲。

哎，他跳了兩下，心裡想著，要是這成功了……要是能看見一絲曙光，找到點蛛絲馬跡就好！要是這麼一個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

露台下方發出一陣亮光，讓夜晚的黑暗像是爆出星光，而從那陣亮光裡，跳出了一匹馬。背上還載著一個人，是個女孩。

「晚安。」她有禮貌地打了招呼。「如果我出現得不是時候，那我先向你道個歉。我可以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現在是什麼年代？」

亞恆努斯。克蘭茲嚥了下口水，張開嘴，發出含糊的聲音。

「地點。」女孩耐著性子，清楚地重複了一次。「時間。」

「呃……那個……」

馬兒噴了口氣，女孩嘆了口氣。

「好吧，我一定又跑錯地方了。不對的地點，不對的時間！可是，你這人可不可以回答我啊！就算一個字也好，讓人聽得懂，因為我不可能跑到一個人類忘記怎麼說話的世界吧！」

「呃……」

「一個字。」

「嗯……」

「你這個該死的白痴老頭！」女孩說。

然後她消失了，和那匹馬一起。

亞恆努斯。克蘭茲閤上了嘴。他在欄杆前站了一會兒，看著黑夜，看著湖泊及映在上頭的遠處維吉馬燈火。然後，他扣好褲子，回到了自己的望遠鏡前。

彗星快速劃過天空。他得時時刻刻觀察它，片刻都不能眨眼或離開鏡筒。在它從天幕消失前，他得一直追蹤。這是難得的機會，而學者從不錯過良機。

說不定可以從另一邊試試看，她看著石楠原上的兩顆月亮，心裡這麼想著。現在那些月亮看起來就像兩把鐮刀，一把小的，一把大的，但形狀沒那麼彎。或許我不要去想像地點或臉孔，她想，而是要很用力去渴望……用力去希望，非常用力，就像是從肚子……

試試看又不會怎樣。

傑洛特。我想去傑洛特那裡。我很想去傑洛特那裡。

「噢！不！」她大叫。「我又到了什麼好地方？真是見鬼了！」

凱爾佩以嘶鳴附和，透過鼻子噴出的白霧與在積雪中掙扎的馬蹄，表示自己有相似的看法。

暴風雪不斷呼嘯，讓她無法目視，細碎的雪片不斷刮割她的臉頰與手掌。寒意刺骨，如惡狼般啃咬她的關節。奇莉渾身發抖，縮起雙肩，將頸子藏在立起的領子中，但那可悲的領子卻完全沒有

辦法為她提供遮蔽。

左右兩邊都矗立著萬分嚇人的赤楊，以及頂點被高空的濃霧與暴雪吞沒的灰色紀念石碑。谷底是波濤洶湧的河水，填滿了屑冰與冰塊。四周盡是一片白茫，天寒地凍。

我的能力不過就這樣。奇莉在心裡這麼想著，覺得鼻子裡開始結冰。我的力量不過如此。我還真是個稱職的世界之主！

「好了，凱爾佩，走吧，不然妳會被凍成冰塊的！」她用凍僵的手指拉起韁繩。「快、快，黑馬！我知道這裡不是我們本來要去的地方，我馬上就讓我們離開這裡，馬上就回去我們溫暖的石楠原。不過我得集中精神，而這可能要花點時間。所以，快走吧！來啊，快跑！」

凱爾佩從鼻子裡噴出一團白霧。

強風不斷颳來，雪片直往奇莉臉上黏，融在她的睫毛上。嚴寒的風雪不斷呼嘯。

「你們看！」安古蘭用壓過狂風的音量喊道。「你們看那邊！那邊有腳印！有人騎馬往那邊去了！」

「妳說什麼？」傑洛特解開包住頭好保護耳朵不被凍僵的圍巾。「安古蘭，妳說什麼？」

「腳印！馬的腳印！」

「這裡怎麼會有馬？」因為風雪實在太大，而三斯雷托爾河的水流聲好像也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吵，卡希只好也得用吼的：「這裡怎麼可能有馬？」

「你們自己看！」

「的確。」吸血鬼說。他是隊伍成員中唯一沒有任何被凍壞跡象的人，他用同樣的方式，清楚展現了自己面對低溫，就像碰到高溫時，幾乎沒有任何感覺。「的確有腳印。不過，是馬的嗎？」

「這不可能是馬的。」卡希大力搓揉臉頰和鼻子。「不會是在這種沒有人煙的地方。這些一定是某些野生動物留下的，最有可能的就是摩弗倫羊。」

「你才是摩弗倫羊！」安古蘭吼道。「我說是馬，就是馬！」

米爾娃一如往常，認為實踐大於理論，跳下馬鞍，把狐狸毛做的帽子往後移了些，彎身查看。過了一會兒，她宣布道：

「那丫頭說得對，這是馬的。甚至可能上了馬蹄鐵，不過很難講，暴風雪把印子吹糊了。牠往那邊走，去那邊的山溝了。」

「哈！」安古蘭大力拍了下手。「我就知道！這裡有人住！就在這附近！我們跟著這腳印去，說不定可以找到間溫暖的小屋？說不定他們會讓我們取暖？說不定會招待我們？」

「怎麼可能。」卡希酸酸地說。「最有可能的，就是拿上了弓的弩箭招待我們。」

「按計畫順河走比較理智。」雷吉思用他那無所不知的語調宣布道。「那樣我們就不會有迷路的風險，而三斯雷托爾河下游應該有個獵人市集，在那裡，我們會受到招待的可能性大多了。」

「傑洛特？你怎麼說？」

獵魔士不發一語地看著在狂風中迴旋的雪片。

「我們跟著腳印走。」他終於下了決定。

「真的……」吸血鬼剛開了口，但傑洛特馬上打斷他：

「跟著馬蹄印走！出發，上路！」

他們趕著坐騎上路，卻沒有走得太遠。他們往山溝去，只走了不到四分之一頃地遠。

「沒了。」安古蘭看著平坦無比、未有任何蹄印的雪地，直接道出事實。「到這裡就突然沒了，就像精靈馬戲團一樣。」

「獵魔士，現在怎麼辦？」卡希在鞍上轉身。「蹄印沒了，被吹掉了。」

「不是被吹掉。」米爾娃反駁。「山溝這裡暴風雪吹不進來。」

「所以那匹馬怎麼了？」

弓箭手聳了聳肩，在鞍上蜷起身子，把頭縮了起來。

「那匹馬哪去了？」卡希並不放棄。「消失了？飛走了？說不定這一切只是我們的幻覺？傑洛特？你怎麼看？」

狂風在山溝上方呼嘯，席捲白雪。

「傑洛特，」吸血鬼仔細看著獵魔士說。「為什麼你要我們跟著這個腳印走？」

「我不知道。」他在片刻後如是承認。「我有種……有種感覺，有種東西要我這麼做。不管那是什麼，都不重要。你是對的，雷吉思。我們回三雷斯托爾河去，順河走，不要再遊山玩水，偏離目標，最後收場的方式可能會不太好。就像列那說的，在馬赫烏隘口等著我們的，才是真正的冬天與惡劣的天氣。我們得保留體力到那裡。你們別這樣站著，我們回頭。」

「不先搞清楚那匹奇怪的馬發生什麼事嗎？」

「有什麼好搞清楚的？」獵魔士苦澀地說。「蹄印沒了，就這樣。話說回來，那說不定真的是摩弗倫羊？」

米爾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但沒有說出自己的想法。

當他們回到河邊，那裡的神祕蹄印也已經消失，被濕潤的白雪掩蓋。在棕灰色的三雷斯托爾河中，有著密密的屑冰飄流，一塊又一塊的浮冰也在那上頭不斷翻轉。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安古蘭出了聲。「不過你們要答應不會笑。」

眾人轉過頭。女孩那有顆毛球的毛帽拉到了耳朵上，臉頰和鼻子被凍得發紅，身上穿的羊皮外套不成形狀，看起來著實好笑，活脫脫就像個又矮又圓的小矮人

「關於那些蹄印，我跟你們說件事。我在夜鶯那邊，就是還在幫派裡的時候，他們說冬天的時候，山大王，也就是所有冰魔鬼的主人，會騎一匹被詛咒的灰馬，在各地的隘口跑來跑去。要是和他面對面碰上了，就是死路一條。傑洛特，你說呢？有可能……」

「什麼都有可能。」他打斷她。「都有可能。夥伴們，上路了。我們前頭還有馬赫烏隘口要去呢。」

大雪紛飛，強風呼嘯，冰魔鬼們在暴風雪中尖聲嚎叫。

重點是，這座石楠原不是她所知道的石楠原，奇莉馬上就察覺了。她甚至不用等到晚上，去確定自己在這裡看不見兩顆月亮。

這座她沿著邊緣騎的森林，和那邊那座一樣原始、沒有人跡，但還是看得出差別。比方說，這裡的樺樹多了許多，櫟木則少了很多；她在那邊沒看見，也沒聽見鳥叫聲，這裡卻有成千上萬的鳥兒。那邊的樺樹之間只有沙子和青苔，而這裡則長了整片的綠色石松毯。就算是在凱爾佩蹄下活蹦亂跳的蚱蜢也不一樣，好像是她比較熟悉的那種。然後……

她的心跳開始加速。她看見一條小路，長滿雜草，無人照顧，一直通往森林深處。

奇莉更仔細地看了看四周，確定這條奇怪的路並沒有繼續通往前方，而是在這裡就結束了。她確定這條路並沒有穿進森林，而是從森林邊緣通往外面；又或者，這條路其實是穿過森林，只是她所在的這個路段已經是從森林出來的部分，所以一直走下去也進不了森林。她沒有考慮太久，用鞋

跟朝馬兒身側一撞，往樹木與樹木之間的空隙騎了。我就一直騎到中午，她想。如果到中午都沒有碰到任何東西，那我就回頭，往反方向走，去石楠原的另一邊。

她駕著馬兒，在樹枝交織成的帳幕下慢步踱行，仔細觀看四周，努力不錯過任何重要的東西。正因如此，她沒有錯過躲在橡樹後頭窺探的老人。

那老人的個子十分矮小，但沒有駝背。他身上穿著亞麻布上衣，以及同布料做的褲子，腳上則是穿了一雙十分巨大，看來非常好笑的樹皮鞋【註五】。他一手拿著根有許多節瘤的木棍，另一手則拎了一個小柳籃。他的臉被一頂破舊的大草帽蓋住，奇莉沒能看個清楚，只見到帽子底下露出的曬黑鼻子，與糾結雜亂的灰色落腮鬍。

「不用怕。」她說。「我不會對你做什麼壞事。」

灰白色大鬍子穿樹皮鞋的腳澀澀地動了兩步，並摘掉了帽子。他的臉圓圓的，長滿了老人斑，但很紅潤，沒有太多皺紋。他的眉毛稀疏，下巴小小的，後縮得很厲害。灰白色的長髮在頸子後頭紮成辮子，但頭頂卻是一片光溜溜，像小玉西瓜一樣，閃亮亮又黃澄澄的。

她看見他在看她的劍，看著露出她肩頭的劍柄。

「不用怕。」她又說了一次。

「呵、呵！」他的聲音有些不清楚。「呵、呵，我的小姑娘啊，森林爺爺可沒有害怕。森林爺爺可不是那種怕東怕西的人，不是呢。」

他笑了笑。他的牙齒很大顆，非常往前突出，這是因為咬合不正與下頷後縮的關係。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會說話不清楚。

「森林爺爺不怕旅人。」他重複道。「甚至不怕壞人。森林爺爺很窮，是個窮光蛋。森林爺爺很靜，不會挑釁任何人。呵！」

他再度笑了笑，而他笑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只有前區的牙齒。

「那妳呢，我的小姑娘，妳不怕森林爺爺嗎？」

奇莉不屑地哼了聲。

「你就猜我不怕吧。我也不是那種怕東怕西的人。」

「呵、呵、呵！真是想不到啊！」

他拄著柺杖往她踏了一步。凱爾佩噴了口氣。奇莉抓起了韁繩，出聲警告：

「牠不喜歡陌生人，會咬人。」

「呵、呵！森林爺爺知道。小馬兒壞壞，不乖！我好奇問一下，小姑娘是從哪來的？又打算去哪呢？」

「這說來話長。這條路會通去哪？」

「呵、呵！這小姐不知道嗎？」

「要是你行行好，就不要用問題來回答問題。走這條路，會往哪裡去？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

還有現在是……什麼年代？」

老人再度露出一口牙齒，動了動，像隻海狸鼠一樣。

「呵、呵。」他含糊地說。「真是想不到啊。小姐問，什麼年代？喔，看得出來，小姐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森林爺爺這裡！」

「的確，是挺遠的。」她不在意地點點頭。「是從別的……」

「時間與空間。」他幫她把話說完。「爺爺知道，爺爺想得到。」

「什麼？你想得到什麼？你知道什麼？」她興奮地問。

「森林爺爺懂很多。」

「說！」

「小姐一定餓了吧？」他露出牙齒。「渴了？腿痠了？要是小姐想的話，森林爺爺就帶小姐回小屋去，讓小姐喝水、吃東西，款待小姐。」

奇莉有好長一段時間沒空，也沒精神去想休息和吃東西的事。現在這奇怪老人的話，卻讓她的胃縮成一團、腸子打結，舌頭也深深縮進某處。老人從帽緣底下觀察著她。

「森林爺爺在小屋裡有吃的。」他含糊地說。「有泉水。也有乾草給小馬兒，給這匹想咬和藹爺爺的壞馬兒吃。呵！森林爺爺的小屋裡什麼都有。也可以聊聊時間與空間的事……那一點都不遠，不遠呢。旅行的小姐會接受嗎？不會嫌棄窮光蛋的窮爺爺一番好意吧？」

奇莉嚥了下口水。

「帶路吧。」

森林爺爺轉過身，活力十足地拄著柺杖，在密林間幾不可見的小路上拖行。奇莉騎馬跟在他後頭，一邊壓低頭避開樹枝，一邊抓著凱爾佩的韁繩，因為那馬兒真的想朝老人咬上一口，不然至少也要吃掉他的帽子。

跟老人宣稱的相反，那小屋根本一點都不近。等他們抵達目的地，也就是一片林間空地時，太陽已幾乎到了頂點。

森林爺爺所謂的小屋，原來是一間像畫作裡會出現的破敗屋子，屋頂顯然經常修復，而且用的都是手邊剛好有的材料。屋子的牆面都釘了皮面，看來是用豬皮。屋前有個形狀像絞刑台的木建築，一張矮桌，以及一個嵌著把斧頭的木塊。小屋後頭，可以看見一個燒火的地方，用石頭與黏土圍成，上頭有個已被燻黑的大鍋。

「這就是森林爺爺的家。」老人用拐杖比著小屋，驕傲之情不言而喻。「森林爺爺就住在這裡，睡在這裡，在這裡煮東西吃。是說，要是有人東西讓他煮的話。沒辦法，要這在荒野裡找吃的，可是非常不容易啊。旅行的小姐喜歡珍珠麥嗎？」

「喜歡。」奇莉又嚥了下口水。「什麼都喜歡。」

「加了肉的？淋了豬油的？有豬油渣的？」

「嗯。」

「不過看不出來，」森林爺爺朝她打量了下。「小姐最近有常吃肉跟油渣，看不出來啊。瘦巴巴的小姐，瘦巴巴。只有皮包骨！呵、呵！那個是什麼啊？小姐背後的那個？」

奇莉讓這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把戲給騙了，回頭看了一下。

下一秒，那根滿是節瘤的拐杖直接戳在了她的太陽穴。反射神經只能讓她來得及舉起一隻手，用手掌緩衝了一部分足以把她的頭顱像蛋殼一樣撞碎的力道。即便如此，奇莉還是倒在了地上，整個人頭昏腦脹、天旋地轉，分不清東南西北。

爺爺露出滿口牙，跳到她身旁，用拐杖又補了一下。奇莉又一次成功地用手護住頭部，但結果便是兩隻手都癱了。左手肯定斷了，掌骨大概也碎了。

爺爺從另一邊跳過來攻擊她，把拐杖撞在她肚子上。她大叫一聲，縮成一團。就在那個時候，他像隻鷹隼撲向她，把她的臉轉向地面，並用雙膝壓得死緊。奇莉凝聚全身力量往後一踹，卻失了準頭，但她接著又使出一拐子，狠狠命中。爺爺暴喝一聲，老拳往她枕骨揮去，力道之大，讓她的臉都犁在了沙地上。他抓住她頸後的頭髮，把她的口鼻壓進土裡。她覺得自己無法呼吸。老人在她身旁蹲了下來，但依舊把她的頭壓在地上，扳開她的指頭，把她握在手裡的劍扔了出去。然後，他開始在她褲子附近探尋，找著了釦環後，便將它解開。奇莉高聲尖叫卻岔了氣，吐出一口沙。他把她的頭髮捲在自己的拳頭上，然後把她壓得更緊，讓她無法動彈。他一個使勁，扯掉了她的褲子。

「呵、呵。」他大力喘著氣說：「爺爺可是碰上了個漂亮的小屁股啊。嘿、嘿，爺爺好久沒碰過這種的了。」

奇莉感覺到他那枯瘦手掌的噁心觸碰，張開滿是沙土與松針的嘴大聲吼叫。

「小姐啊，乖乖躺著。」她聽見他一邊吞著口水，一邊揉捏她的臀部。「爺爺已經不年輕了，急不得，要慢慢來……不過妳不用怕，該做的，爺爺都會做。呵、呵！然後爺爺會再慢慢吃，呵，慢慢吃！把這頓豐盛的大餐……」

他突然打住，慘叫哀嚎。奇莉感覺他抓的力道放鬆了，便奮力扭動身子，掙脫出來，然後像條彈簧一樣跳起身。就在那時，她看見發生了什麼事。

凱爾佩悄悄靠近，一口咬住森林爺爺的辮子往上拉，幾乎拉成一直線。老人不斷慘叫掙扎，又踢又踹，才終於掙脫開來，還留了一縷灰髮在母馬嘴裡。他想抄起拐杖，奇莉卻一腳將之踢離他能構得到的範圍。第二腳她本來想踢在他的要害，但被脫到大腿一半的褲子，卻限制了她的行動。爺爺好生利用她拉好褲子的空檔，幾個跨步跳到木塊前，拔起上頭的斧頭一揮，趕開一直對他死咬不放的凱爾佩。他大喝一聲，露出滿口可怕的牙，高舉斧頭往奇莉衝去。

「小姑娘，爺爺來給妳通一通！」他發出了動物般的嚎叫。「就算爺爺得先把妳大卸八塊也可以！不管是整個還是分塊，爺爺我都沒差！」

她以為自己輕輕鬆鬆便能料理他，畢竟這不過是個老到發霉的老頭子，然而她卻錯得離譜。

雖然他的兩條腿異常醜陋，跳起來卻像快速旋轉的陀螺到處彈，像兔子一樣靈活，而他使起曲刃斧頭來，就像老練的屠夫一樣。當漆黑而鋒利的斧刃幾次與她擦身而過，奇莉發現她唯一的活路，就是逃跑。

不過最後救了她的，卻是一個巧合。她在後退的時候，恰巧絆到了自己的劍，便迅速拾起它。

「把斧頭丟掉。」她喘著大氣說，並唰地一聲，將飛燕劍抽出鞘。「噁心的老頭子，把斧頭丟在地上，那我說不定會放你一馬，不把你大卸八塊。」

他停了下來，上氣不接下氣，鬍子上噴了一堆口水，看來很是噁心。不過，他並沒有丟掉武器。她看見他握著斧柄的指頭動了動，看見他的眼睛裡有著狂野的盛怒。

「不！」她霍霍轉起劍。「別毀了我的一天！」

有那麼一刻，他看她的樣子，就好像不懂她的意思。然後，他大齒一露，雙眼一瞠，大喝著往她衝去。奇莉已經受夠了這些玩笑，一個半迴身快速閃過他，然後從下而上，劃過他高舉的雙手，砍在他的手肘上。血柱從爺爺的雙手噴出，斧頭也應聲落地，但他隨即又跳向她，大大張開的手指直取她的眼睛。她跳開來，快速朝他頸子劈了一劍。她這樣做其實多餘，比較是基於一股憐憫，因為老人雙手的動脈皆斷，遲早也會因失血過多而死。

他躺在地上，雖然脊柱全被打散，他還是像條蟲一樣蠕動，與生命難分難捨。奇莉站在他身旁，嘴裡殘留的沙粒依舊在牙間喀喀作響。她把那些沙粒直接吐在他背上。她還沒吐完，他便已經死了。

小屋前那看起來像絞刑架的奇怪建築上，裝了一些鐵鉤與一個滑輪。桌面與木塊都有很明顯的滑行痕跡，因沾了油脂而黏黏的，發出十分難聞的氣味。

好像肉攤。

奇莉在廚房裡找到那鍋老人拿來說嘴的珍珠麥，裡頭加了很多配料，有滿滿的肉塊與香菇。她很餓，但有股力量阻止她吃那東西。她只喝了水壺裡的水，咬了一小顆發皺的蘋果。

她在小屋後頭找到一個砌了階梯的小地窖，裡頭很深、很冷。小地窖裡有罐油脂。天花板上掛著肉，那是剩餘的屠體。

她跌跌撞撞衝出地窖，好像有魔鬼追在後頭似地。她跌進蕁麻叢裡，手忙腳亂爬了出來，踉踉蹌蹌跑到小屋，兩手扶在其中一根支撐小屋的木柱上。儘管胃裡幾乎沒有東西，她卻吐得非常大力，也非常久。

掛在地窖裡的殘存屠體，是屬於一個小孩的。

她順著臭味，在林子裡找到一個積了濁水的坑洞。懂得集中穢物免生疾病的森林爺爺，把垃圾與沒辦法吃的東西都丟在裡頭。看著浮在污水上的頭骨、肋骨與髖骨，奇莉害怕地體認到自己之所以還能活著，只多虧了那可怕老人的獸慾，多虧了他想找樂子的念頭。要是飢餓強過噁心的情慾，

那他偷襲她時，用的就會是斧頭，而不是柺杖。她就會被吊在絞刑架上，清內臟、扒皮，然後放在桌上切割、分塊，他會在木塊上剝……

雖然發昏的腦袋讓她站不住腳，而腫脹的左手掌也不斷傳來強烈的痛楚，她還是把屍首拖到林子裡的水坑，推進那發臭黏液中，推進受害者的骸骨之間。她回到地窖旁，將樹枝與落葉堆到入口處，把枯枝堆在小屋的支柱，與老人寥寥無幾的財物四周，然後仔細地把四邊都點著火。

當一切都準備就緒，火龍便展現了該有的猖狂肆虐與轟聲咆哮。她在確定這地方的所有痕跡都會被抹去，不會有任何一場雨能加以干擾後，便策馬離開。

至於她的手，還不至於太糟，腫是腫了，當然也依舊發疼，但應該沒有哪根骨頭斷了。當夜晚將近，天空裡的確只出現一顆月亮，可是奇莉卻奇怪地不想承認這是她的世界。甚至不想多逗留片刻。

「今晚，」妮穆耶口齒不清地說。「將會是個美好的夜。我可以感覺得出來。」

康薇拉慕絲嘆了口氣。

地平線上燃燒著金光與紅光，同樣色彩的色帶滾上湖面，從地平線一路延展至小島。

她們坐在露台的扶椅上，背後是烏木鑲框鏡及掛毯，毯子上頭描勒著一小座擁抱岩壁、照看山湖的城堡。

這已經是第幾晚了？康薇拉慕絲想道。我們這樣坐著，一直坐到天色昏暗，然後又坐到黑幕低垂，這已經是第幾晚了？沒有任何結果？就只是坐著聊天？

天候轉冷，女巫與院生蓋上了毛皮。湖的那頭，傳來漁人王船上的槳架所發出的聲音，但是船隻躲在夕陽的餘暉之中，因此她們並沒有看見。

「我滿常夢見自己在一座冰原上，」康薇拉慕絲回到先前被打斷的談話中。「四周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雪白，以及冰塊在陽光下碎裂的聲音。一直到地平線，什麼都沒有，只有雪與冰，還有籠罩大地的寂靜，在耳中迴響的寂靜。那是一股不自然的寂靜。死寂。」

妮穆耶點點頭，好似在表示自己知道康薇拉慕絲在說的是什麼。可是她沒有發表評論。

「突然間，」院生說。「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好像聽到什麼，感覺到冰塊在我腳下震動。我蹲了下來，撥開白雪。底下的冰，就好像玻璃一樣透明，就好像某些澄淨的山湖，可以看見在一罈深的湖水底下悠遊的魚群，以及湖底的石子。我在夢裡還看見，雖然過那湖水有幾十罈，又或者是幾百罈深，但卻阻擋不了我的視線……還有我的聽覺……有許多人在呼求幫助。在那底下，在那冰層深處……是個凍結的世界。」

這一回，妮穆耶同樣沒有發表評論。

「當然，」院生說。「我知道這個夢的來源。伊特莉娜的預言，舉世聞名的白色之冬，狼之暴雪與冰凍的時代。按預言的說法，世界會在冰雪中死去，好在幾世紀後再度重生，成為一個淨空、更加美好的世界。」

「有關世界將會重生這點，我深深相信。」妮穆耶輕聲說。「不過會變成一個淨空，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就不太信了。」

「什麼？」

「妳聽見我說的了。」

「而我沒有聽錯嗎？妮穆耶，白冬這件事已經有人預言過幾千次，只要是比較嚴寒的冬天，大家就說白冬要來了。現在就連小孩都不相信，會有哪個冬天能危害到這個世界。」

「喔，是啊。小孩都不信。不過，妳可以去想像一下，我相信。」

「在有合理的理由支持下？」康薇拉慕絲用微微嘲諷的口氣問。「還是只憑一種莫名的信念，相信精靈的預言絕對不會有錯？」

妮穆耶扯著蓋在身上的皮毛，沉默了許久。最後，她終於開口，語氣中帶了些指導的意味：

「地球的形狀是球體，並繞著太陽運行，這妳同意嗎？還是妳也屬於某個時髦的教派，有著完全相反的看法？」

「不，我不是。我接受地動說，也同意地球是圓球體的理論。」

「很好。所以，妳一定也同意地球的垂直軸心是傾斜的，還有地球繞行太陽的路徑不是正圓，而是橢圓？」

「這我學過，但我不是天文學家，所以……」

「妳不需要成為天文學家，只要以邏輯思考就夠了。地球繞行太陽的軌道是橢圓形，所以在運行的時候，有時會比較近，有時會比較遠。地球離太陽越遠，就會越冷，這說法大概很符合邏輯吧。而世界的軸心與垂直線的距離越小，照射到北半球的光線就越少。」

「這也很符合邏輯。」

「這兩個因素，也就是橢圓軌道與地軸傾斜的角度，都是會改變的。橢圓可能會更加橢圓，或是沒那麼橢圓，也就是會拉長或拉寬，而地軸傾斜的角度也會變大或減小。在極度的條件下，就氣候來說，這兩個現象同時出現會造成的是：橢圓極大化，以及地軸近乎垂直化。繞行太陽的地球會來到遠日點，日照會變得很少，溫度也會變得很低。此外，地軸傾斜的角度變小將不利極地地區，使其蒙受傷害。」

「當然。」

「北半球的日照減少，就表示融雪會延後。閃爍的白雪會反射陽光，讓氣溫降得更低，雪也就因此積得更久，如此循環下去，雪根本不會融化，又或者融雪的時間會變得非常短。雪越多，積雪的時間就越長，白色的閃爍面積就更大，反射……」

「我懂了。」

「雪不斷地下、再下、一直下，雪量也就越來越多。我之所以會注意到，是因為大量的暖空氣順著洋流從南方來，在結冰的北方大陸上方凝結。暖空氣凝結後，變成雪下下來。溫差越大，降雪越豐。降雪越豐，久積不化的白雪就越多，也就變得更冷。溫差越大，凝結的空氣就越多……」

「我懂了。」

「積雪越來越重，就會壓縮成冰。冰河。而我們已經知道，冰河上依舊不斷降雪，將之壓得更為密實。冰河越積越多，不僅是高度增加，覆蓋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白色區域……」

「會反射太陽輻射。」康薇拉慕絲點了點頭。「會變得更冷、更冷、再更冷。伊特莉娜所預言的白色之冬。不過，那指的有沒有可能是場大災難？一直都待在北方的冰河，真的會突然往南流動，沿途碾碎、抹平和剷除一切？極地的冰冠會用怎樣的速度增生？一年長個幾吋嗎？」

「妳一定知道，」妮穆耶看著湖面說。「唯一不會結冰的港口，是普拉克賽妲海灣的朋凡尼斯。」

「我知道。」

「那就再補充點知識吧。一百年前，海灣內沒有一個港口會結冰。很多訊息指出，一百年前的塔勒加爾有長小黃瓜與南瓜，凱因岡有種向日葵和魯冰花。現在已經不種了，因為現在種植剛剛提到的這些蔬菜是不可能的，那邊的天氣已經變得太冷。那妳知道在喀艾德，以前有葡萄園嗎？那裡出產的葡萄酒大概不是最上等的，因為根據留存下來的文件，當年那些酒的價格非常低廉。不過，當地的詩人還是提到了葡萄酒。如今的喀艾德根本就不產葡萄，因為現在的冬天已不像從前，而是

會帶來強烈的冰寒，而強烈的冰寒會凍壞葡萄藤。這不只是限制作物的生長，而是會把它們凍死，把它們毀了。」

「我明白了。」

「是啊，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呢？」妮穆耶思索了下。「或許可以說，雪在十一月中的時候，降在了塔勒加爾，並以每天超過五十哩的速度往南推移？說十二月底、一月初的時候，阿爾巴河畔也會降雪。從前降雪在當地可是轟動的大事，而這也不過才過了一百年？至於我們這裡要到號稱花開月的四月，積雪才會融化，湖水才會解凍，這可是每個小孩都知道的事！而每個小孩都覺得奇怪，為什麼四月會叫花開月。妳不覺得奇怪嗎？」

「還好。」康薇拉慕絲坦言道。「話說回來，我們維可瓦洛那裡，不說花開月，而是叫愚花月，又或者用精靈的說法——比日刻，不過我明白妳想說的是什麼。這個月分的名稱由來，是因為在遠古時代，百花確實都會在這個時候齊放……」

「這個遠古時代算起來，也不過就是一百或一百二十年，幾乎可以說是昨天的事啊，小姐。伊特莉娜絕對是有先見之明，她的預言將會成真。世界會消逝在冰層之下。文明會因『毀滅者』的罪過而亡，而她原本有機會能打開一條救贖之路，但正如傳說所言，她並沒有這麼做。」

「而箇中緣由傳說並沒有說明，不然就是用模糊又天真的道德角度來解釋。」

「的確是這樣。不過，事實終歸是事實，白色之冬會到來也是事實。北半球的文明被判了死刑，會在不斷擴張的冰河之下消失，會在永恆的冰凍與霜雪之下消失。不過我們也無需慌張，因為

離事情的發生還有點時間。」

夕陽已完全落下，刺眼的反光自湖面消失。現在滾上水面的，是條比較柔和的光帶。月亮走到伊尼斯維特瑞塔的上方，宛如被敲成了半塊的塔拉金幣般明亮。

「多久？」康薇拉慕絲問。「妳認為多久以後會發生？我是指，我們還有多久時間？」

「滿多的。」

「妮穆耶，多久？」

「大概三千年。」

湖面船隻上的漁人王敲了下船槳，出言咒罵。康薇拉慕絲大聲嘆了口氣。

「妳讓我有點放心了，但只有一點點。」她在隔了一會兒後，如是說道。

接下來的地點是奇莉所到過，比較糟糕的地方之一，擠入前十，而且名次頗為前面。

那是一座港口，一座運河港。她在碼頭與繫船樁旁看見許多小船與槳帆船，看見船桅林立，看見風帆在無風狀態下沉沉懸掛。四周煙霧瀰漫飄漲，聚成一個又一個惡臭煙團。

立在運河邊的歪斜廢棄建築物後方，也有煙霧升起。從那邊傳來小孩嚎啕大哭的聲音。

凱爾佩噴了口氣，大力甩頭，踏著地磚往後退。奇莉往下一瞧，看見一堆死老鼠。滿地都是。這些齧齒動物了無生氣，呈現痛苦扭曲的姿勢，四個腳掌都是蒼白的粉色。

這裡不太對勁，她想著，感覺有股恐懼席捲而來。這裡不太對勁。逃離這裡。越快逃走越好！在一根掛滿網子與繩索的木樁下，坐著一個男人，他的襯衫沒有扣好，頭歪向一邊肩膀。再過去幾步，又躺著第二個人。他們看起來不像是睡著了。當凱爾佩的腳蹄踏在他們身旁的石子上時，他們甚至連動都沒動一下。奇莉低下頭，騎馬穿過一條條掛在繩索上，發出難聞酸味的髒抹布。

在其中一間廢屋的門上，可以看見用石灰或白漆畫出的十字。那孩子還在哭。遠處有人大叫。近一點的地方，也有人咳嗽、呼吸困難。狗兒發出哀嚎。

奇莉覺得掌心發癢，遂看了一眼。

她的手就像孜然一樣，上頭有著許多卵圓形的黑色跳蚤。

她高聲尖叫，全身因恐懼與噁心而抖個不停，兩隻手開始在身上胡亂拍打起來。凱爾佩受了驚，撒蹄狂奔，奇莉差點落馬。她一邊用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一邊不斷用兩隻手在頭髮上梳耙、撥甩，拍抖外套與上衣。凱爾佩一股勁衝進煙霧中的一條小巷，奇莉發出驚恐的尖叫。

她經過的是座地獄，一座煉獄，是惡夢中的惡夢。四周都是門上畫了白色十字的屋子；四周都是悶燒的破布；四周都是躺在地上的屍體，有單一的，有一個接著一個成堆的。還有活生生的人——衣衫襤褸、近乎半裸的幽魂。他們痛到雙頰凹陷，在爛泥中拖爬，哭喊著她不明白的語言，朝她伸出布滿可怕血皰的削瘦手臂……

快逃！快離開這裡！

就連到了黑色的虛無之中，在縹緲的空間群島之中，奇莉還是有好一段時間都能感覺到那裡的濃煙與惡臭。

接下來的地點也是一座港口。那裡也有碼頭，有插滿繫船樁的運河，運河上有商船、輪船、撐船、小船等，後方還有整片的船桅森林。不過這裡，在這個地方，在船桅之上，海鷗開心地叫著，而那臭味是那麼熟悉而親切：潮濕的木頭、焦油、海水，甚至還有魚的氣味，三種基本形式都有了——新鮮的、不新鮮的和煎過的。

離她較近的一艘商船甲板上，有兩名男子正在爭吵，一個比一個還大聲。她聽明白了吵架內容。他們在吵鯪魚的價格。

不遠有座酒館，從敞開的大門裡，傳出濃濃的霉味與酒味，以及人聲、金屬聲與笑聲。某個人大聲唱起不入流的歌曲，不斷重複同一段歌詞。

盧內得，法爾得特拉以內阿爾歇！

阿恩阿沒阿斯愛阿恩絲趴爾歇！

她知道自己在哪了。在她還沒讀出其中一艘船艦的名字是「艾瓦穆瑞」，以及這座港口叫「巴卡拉」之前，她就已經知道了。

她在尼夫加爾德。

在還沒被人注意到前，她便已經逃走了。

然而，在上個地點爬滿她全身的跳蚤，經過時空之旅後，還有一隻存活下來，躲在她的外套褶中。在她潛入虛無之前，那跳蚤一個長跳，跳到了港口的碼頭上。

就在同一天晚上，那跳蚤住到了皮膚潰爛的老鼠身上。那是隻公老鼠，年紀已經很大，一邊耳朵從頭骨相連的地方整個被咬掉，看得出來經歷過許多鼠輩之鬥。就在同一天晚上，跳蚤與老鼠上了船。而隔天一大早，牠們便出航了。搭著一艘老舊、殘破，而且非常骯髒的大型商船。

那艘破船的船名是卡緹歐娜號，這個船名應該要被記在歷史上。不過這一點在當時，還沒有人知道。

接下來的地點——雖然真的令人難以置信——竟是真真正正的田園景象。平靜慵懶的河流在低垂水面的柳樹、赤楊與橡樹間徜徉，就在橫跨河岸的精巧石弓橋旁，有一間旅店座落在蜀葵之間。這

間以蘆葦覆蓋屋頂的旅店，爬滿了野生葡萄藤。門廊的招牌不斷搖晃，上頭有著漆金的字母。那些字母對奇莉而言是全然的陌生。不過在招牌上也可以看見一頭清晰勾勒的貓兒，所以她猜這家旅店是「黑貓底下」。

從旅店裡傳出的食物香氣讓她完全投降。奇莉沒有考慮太久，調整一下背上的劍，便走了進去。

裡頭空蕩蕩的，只有一桌坐了三個看起來像鄉下人的男子。他們甚至沒有看她一眼。奇莉在一個角落坐下，背向牆面。

旅店老闆是個胖女人，穿著乾乾淨淨的圍裙，戴著牛角帽。她走過來詢問，聲音鏗鏘有力，但極富音韻。奇莉用手指比著自己的嘴巴，拍了拍肚子，然後割下一顆銀鈕釦，擺在桌上。她看見對方臉上出現奇怪的神情，便打算再割下一顆，可是女人比出手勢，並說了一個像是嘶聲卻很好聽的字，阻止了她。

結果，那顆鈕釦的價值等同於一碗濃濃的蔬菜湯，一陶鍋的豆子、煙燻肉品與麵包，還有一壺摻了水的葡萄酒。在吃第一匙的時候，奇莉以為自己會號啕大哭，不過她穩住了情緒，慢慢進食，心情也跟著高興起來。

女老闆走過來說了什麼，清脆的聲音聽來像是提問，並合掌擱在臉頰上。您要過夜嗎？

「我不知道。或許吧。無論如何，謝謝您的提議。」奇莉說。

女人笑了笑，轉身走向廚房。

奇莉解開腰帶，把背靠到牆上。她在思索接下來該怎麼做。這個地點，尤其是和之前的那幾個比起來，挺不錯的，會讓人想待久一點。然而，她知道過度自信是件危險的事，而缺乏警覺會有致命的風險。

一隻不知打哪來的黑貓出現，長得和旅店招牌上畫的一模一樣。牠拉長背脊蹭過她的小腿肚。她摸了摸牠，貓兒輕輕用頭頂了頂她的掌心後，便坐了下來，舔起胸前的毛。奇莉就這麼看著牠。她看見亞瑞坐在火堆前，和一群衣衫襤褸、看起來不太友善的人一起。他們全都咬著某種看起來像木炭的東西。

「亞瑞？」

「就是必須這麼做。」男孩看著火堆說。「這是我在培力格藍元帥的《戰爭史》讀到的。當祖國有需要的時候，就必須這麼做。」

「什麼需要？啃炭嗎？」

「對，就是這樣。祖國之母在召喚我，也有一部分是我個人的原因。」

「奇莉，別在馬鞍上睡著了。」葉妮芙說。「我們要到了。」

在她們抵達的這座城裡，每間屋子的大門或入口上，都用白漆或石灰畫了十字。那裡凝聚了散發惡臭的濃煙，而那煙來自一堆堆正在燃燒的屍體。葉妮芙似乎沒注意到這點。

「我得打扮、打扮。」

一面鏡子飄在了她面前，就在馬兒耳朵上。扁梳翩翩起舞，梳理著黑色的髻髮。葉妮芙只用魔法，完全沒用到手，因為……

因為她的兩隻手上，都是滿滿的血塊。

「媽媽！他們對妳做了什麼？」

「起來，丫頭。」可恩說。「克制痛覺，站起來，上木樁去！不然以後妳就會怕了。妳想這輩子都這樣怕到死嗎？」

他的金色眼睛裡閃著不祥光芒。他打了一個哈欠，尖銳的牙齒閃著白光。那根本就不是可恩。那是隻貓。黑貓……

一支綿延好幾哩長的行軍隊伍，而軍隊頭上是飄揚舞動的矛森旗林。亞瑞也在行軍之中，頭上戴了圓盔，肩上抵著長槍。那把槍是如此長，讓他得縮著身子拿，兩手並用，不然會失了平衡。戰鼓隆隆低吼，戰士的歌聲鏗鏘有力。這支軍隊的上方有烏鴉盤旋，許多的烏鴉……

湖畔的沙灘上，積著一堆堆水沫，被丟棄的腐爛蘆葦。湖上有一座小島。一座塔。鋸齒狀城垛，有堞口包覆的厚實主樓。塔的上方，近晚天色逐漸轉為藏青，月光皎潔，宛如被敲成了半塊的塔拉金幣般明亮。露台上，有兩名女子裹著毛皮坐在扶椅上。一名男子在船上……

一面大鏡子與掛毯。

奇莉猛然抬頭。在她的對面、桌子的另一頭，坐著厄瑞丁。北亞。葛拉斯。

「妳不會不知道，」他微微一笑，亮出一口整齊的牙齒。「妳只是在拖延無可避免的事。妳屬於我們，而我們會得到妳。」

「最好是！」

「妳會回到我們身邊。妳會在時空之中稍微晃一下，然後就會去螺旋地，而我會在那裡等妳。妳已經永遠不會回到妳的世界、妳的時代。話說回來，也已經太遲了。已經沒有人會等妳回去了，妳知道的那些人早就已經死了，他們的墓碑已是雜草叢生、塌陷崩落。他們的名字已被遺忘，妳的名字也是。」

「你說謊！我不相信！」

「妳信不信是妳的事。我再說一次，妳很快就會去螺旋地，而我會在那邊等著妳。妳的內心深處明明也是這麼渴望著，梅耶拉伊內盧內得。」

「你是亂說的吧？」

「我們，阿恩愛樂，可以感應到這種事。之前的妳，對我很著迷、渴望我，妳自己本身就是這股渴望。妳之前渴望過我，現在依舊，奇來亞。我。我的雙手。我的觸碰……」

她被碰了一下，猛然站了起來，還打翻了杯子，幸好裡頭已經空無一物。她一個伸手想要拿劍，但馬上便冷靜了下來。她是在「黑貓底下」旅店，她一定是睡著了，她一定是坐在桌前打瞌睡了。摸她頭髮的那隻手，是肥碩女店家的。奇莉不是很吃信任這一套，不過從這女人身上散發出來

的，卻是仁慈與善良，而她不能用尖酸刻薄來回報。她讓她摸著自己的頭，帶著笑容聽她用極富音韻的清脆聲音說話。她已經累了。

「我得離開。」她在最後這麼說。

女人笑了笑，用清脆的聲音唱歌似地又說了什麼。怎麼會這樣呢？奇莉心想。為什麼在所有世界裡、所有時空裡、所有語言和方言裡，那一個字永遠都能讓人聽明白？而且永遠都是那麼像？

「對，我得去找媽媽。我媽媽在等我。」

店家送她到外面，在奇莉還沒上馬前，突然大力抱住她，把她壓向自己豐滿的胸脯上。

「再見，謝謝妳的招待。凱爾佩，出發！」

她筆直朝平靜河水上的那座拱橋而去。當母馬的腳蹄踏上石磚時，她回頭了。女人依舊站在旅店前。

專注。雙拳抵著太陽穴。耳中有著嘈雜，似是來自海螺內部。亮光。還有驟然出現的黑軟虛無。

「孩子，祝妳好運！」這家叫作「歐夏摩爾」^{【註六】}的旅店，位於朋蘇約訥，座落在從默倫往

歐塞爾的商道旁。女店家泰瑞莎。拉平朝她喊道：「一路順風！」

專注。雙拳抵著太陽穴。耳中有著嘈雜，似是來自海螺內部。亮光。還有驟然出現的黑軟虛無。

地點。湖。小島。塔。月亮宛如被敲成了半塊的塔拉金幣，在水面投下一束光帶。光帶上有一艘船，上頭有名拿著釣竿的男子……

那座塔的露台上……有兩名女子？

康薇拉慕絲忍不住叫了出來，但馬上又用手蓋住嘴巴。漁人王被嚇了一跳，手裡的錨撲通掉進水裡，不悅地咒罵了聲，接著整個人突然定住，嘴巴張得老開。至於妮穆耶，根本連動都沒動。

被月亮的光帶劃破的湖面開始震動，產生皺摺，有如受到強風攻擊。夜晚的空氣像被打碎的彩繪玻璃一樣，在水面上裂開。一匹黑馬從裂縫中出現，背上坐著一名騎士。

妮穆耶平靜地伸出雙手，朗朗唸出咒語。掛在架子上的掛毯突然起火，發出更為刺眼的各色光線。那些光線反射在大型橢圓鏡面上，像彩色的蜂群在玻璃中不斷旋轉舞動，接著驟然化為一條持續擴大的七彩色帶傾瀉而出，讓四周變得更加明亮，宛如白晝。

黑色母馬高舉前蹄，放聲嘶鳴。妮穆耶猛然分開雙手，大聲唸出咒語。康薇拉慕絲見空中出現的景象不斷擴大，便努力集中起精神。那景象馬上變得清晰，成為一個傳送門，一個入口，看得見

裡頭……

一座滿是失事艦隊的高原。一座城堡沉潛在尖石林立的斷崖上，居高俯瞰山湖的黑鏡水面……

「那邊！」妮穆耶高聲吼道。「那就是妳要走的路！奇莉！芭維塔的女兒！進傳送門裡去，順著這條路去與命運相會！讓時間的輪迴關閉吧！讓銜尾蛇把牙齒埋進自己的尾巴裡吧！」

「別再拖了！動作快，快去幫助妳身邊的人吧！這是正確的道路啊，獵魔士女孩！」

母馬再度嘶鳴，再度在空中揮舞蹄足。馬鞍上的女孩轉過頭，看了看她們，又看了看用掛毯與大鏡召喚出來的景象。她將頭髮攏到一邊，而康薇拉慕絲看見了她臉頰上的醜陋疤痕。

「相信我，奇莉！」妮穆耶喊道。「我們兩個認識啊！妳以前見過我啊！」

「我記得。」她們聽見她說。「我相信妳，謝謝。」

她們看見受到催趕的母馬以輕快舞動的步伐，跑進了明亮的傳送門。在景象消散前，她們看見馬鞍上的灰髮女孩轉過身，朝她們揮了揮手。

在那之後，一切都消失了。湖面慢慢恢復平靜，那束月光又回到原本的平滑。

四周是如此寧靜，她們覺得自己好像聽見漁人王急促的呼吸。

康薇拉慕絲含住直逼眼眶的淚水，大大抱住妮穆耶。她感覺到小個子女巫在顫抖。她們就這樣相擁了一會兒，沒有說任何一句話。然後，兩人一同轉向異界之門消失的地方。

「加油，獵魔士女孩！」她們齊聲喊道。「一路順風！」

- 【註一】：綠枝節（Zielone Świątki）為波蘭傳統民俗節日，定在復活節後的第五十天，一般落在五月底六月初，人們會在家門插上綠色樹枝，以迎接夏季與豐收。與天主教的聖靈降臨日（五旬節）為同一日。
- 【註二】：主聽日的星期天（niedziela Exaudi Domine），即指復活期的第七主日。
- 【註三】：瓦特。馮。德。沃格懷德（1170 – 1230），德國詩人，創作許多情歌及政治詩歌。
- 【註四】：按天主教傳統，星期五為齋戒日，不食肉，所以波蘭人多半食魚代替——魚在波蘭人認知裡不算肉類。
- 【註五】：以樹木韌皮部所製成的便鞋，與草鞋類似。
- 【註六】：歐夏摩爾（au chat noir），即法文中的「黑貓」。



Pani Jeziora

獵魔士 [長篇]

Vol. 5 湖之主 下

Andrzej Sapkowski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 著 葉社君 —— 譯

Pani Jeziora



長篇

Vol. 5 湖之主 [下]

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 著 葉祉君 —— 譯

那場激戰，幾乎是整個北方戰力，對上了幾乎同樣傾巢而出的強大尼夫加爾德入侵勢力，而戰場所在的草原附近，有兩座漁村——老屁股村與布倫納村。不過，當時的布倫納村被燒得一乾二淨，人們便稱那場戰役為「老屁股之戰」。但在今天，除了「布倫納之戰」外，沒有人有另一種說法，其原因有二：首先，重建後的布倫納在今日來說，已是規模極大且繁榮的村落，而老屁股村早已凋零，遺跡掩沒在茂密叢生的蕁麻、茅草與牛蒡草中。再者，把一場舉世聞名、千古流傳，同時也慘烈無比的戰役，和那樣的村名連在一起，實在不太得體，因為這聽起來會是怎樣？這裡出過一場戰役，犧牲的人數超過三萬人，這些人不只是死在了「屁股」裡，而且還是「老屁股」。

因此，在所有歷史、戰爭文獻中，都只記載「布倫納之戰」，我們這邊是這樣，尼夫加爾德那邊也一樣。順道一提，尼夫加爾德的文獻收藏，比我們的要豐富多了。

《著名的特馬利亞之年鑑或年表》

——艾蘭德資深教士亞瑞



第八章

「軍校生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不及格。請坐。軍校生先生，我想為您點出一件事：一般的愛國者或好國民，對自己祖國歷史中著名的重要戰役缺乏認識，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情況如果落到了未來要當軍官的人身上，那就是醜聞。軍校生費茲，歐斯德蘭先生，我想再向您提點一件小事。這二十年來，也就是從我在這間學校任教開始到現在，我真是記不得，有哪一場檢定考試沒出過與布倫納之戰有關的問題，而忽視這場戰役，就表示您毀掉了自己未來的軍事前途。不過呢，身為男爵，您並不一定要當軍官，也可以把力氣放在政治上，又或者是放在外交上。軍校生費茲，歐斯德蘭先生，我衷心祝福您能順利往那些方向走。至於我們呢，各位先生，就回到布倫納吧。」

「軍校生普卡默！」

「有！」

「請到地圖前面來，請您接下去說。就從口若懸河的男爵先生停下來地方開始吧。」

「是！陸軍元帥門諾。科耶亨之所以會決定調動兵力，快速往西行軍，是因為有情報指出，北地林格軍正趕去援助被包圍的馬耶那要塞。元帥決定要在半路攔下北地林格軍，逼他們正面對決。」

因為這樣，他把中軍的兵力打散，留下一部分圍守馬耶那，剩下的兵力就以急行軍往……」

「軍校生普卡默！您不是小說家，您是未來的軍官！『剩下的兵力』這是哪門子用詞？請給我科耶亨元帥攻擊部隊的確切作戰序列。用軍事術語！」

「是！上尉！科耶亨陸軍元帥的麾下有兩支軍團：一支是第四騎軍團，由馬可斯·布雷班特少將帶領，他是我們學校的贊助人……」

「非常好，軍校生普卡默。」

「該死的馬屁精。」軍校生費茲，歐斯德蘭在自己的座位上咬牙切齒地說。

「另一支是第三軍團，由雷茲·德梅利斯·斯托克中將率領。第四騎軍團的人數超過兩萬，包括維能達勒師、馬格內師、佛倫斯堡師、維可瓦洛第二旅、達爾蘭第七旅，還有瑙西卡旅及佛利荷德旅。第三軍團包括阿爾巴師、代以溫師，以及……呃……以及……」

「阿爾得法因師。」尤莉雅·阿巴特馬可說：「當然，前提是您沒有弄錯的話。他們的旗幟上一定有顆巨大的銀色太陽吧？」

「有，上校。」偵查隊隊長斬釘截鐵地說。「當然有！」

「阿爾得法因師。」可愛小迷糊喃喃道。「嗯……有意思。這就表示，您說得像親眼看到一樣的那三列行軍隊伍裡，不只是整支騎軍往我們這邊來，還有一部分是第三軍團。哈，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得自己親眼看到才行。上尉，我不在時，騎兵部隊由您帶領。我要您派聯絡官去潘格拉特上校那裡……」

「可是，上校，這樣好嗎？您親自……」

「這是命令！」

「是！」

「這是在賭博啊，上校！」偵查隊長大聲喊道，壓過了快馬的蹄聲。「我們可能會碰上哪支精靈騎軍……」

「廢話少說！帶路！」

隊伍在溝壑中急速馳騁，如一陣勁風穿過溪谷，衝進森林。在這裡，他們不得不放慢速度，因為要在灌木叢裡騎馬，本身就不是易事。再說，他們事實上也正面臨威脅——他們不小心撞上一支車隊，可能是巡邏隊或前哨隊，想必是尼夫加爾德人派出來的。尤莉雅的傭兵隊伍其實不是走敵軍正面，而是從側面悄悄接近，但敵軍肯定也在兩翼設了周全保護，所以這次行動可以說是驚險萬分。不過，可愛小迷糊就是喜歡這種調調，而整個自由軍裡，絕對找不到有誰不願跟著她，就算是要下地獄也一樣。

「就是這裡，就是這座塔。」偵查隊長說。

尤莉雅。阿巴特馬可搖了搖頭。那座塔是斜的，顯然已經荒廢，斷梁折木外露，還露了許多破洞。西風一吹，便像吹笛似地奏出了音樂。不知是誰，又是因何緣故，竟在這片曠野中蓋了這麼一座塔。不過，看得出來這塔是很久以前蓋的。

「這塔不會塌吧？」

「絕對不會，上校。」

在自由軍裡，傭兵彼此不使用「先生」，也不使用「小姐」，只以軍階相稱。

尤莉雅很快登上塔頂，幾乎是用跑的。偵查隊長隔了一分鐘才跟上來，卻喘得像頭覆在母牛身上的公牛。可愛小迷糊靠在歪斜的窗台上，舌頭探出雙唇，挺起翹臀，就著望遠鏡掃視山谷。這畫面讓偵查隊長感到一陣興奮顫慄，但他很快便穩住心志。

「阿爾得法因師，不會錯的。」尤莉雅。阿巴特馬可潤了潤唇。「我還看到艾蘭。特拉赫的維能達勒師，佛利荷德旅裡的精靈也在那邊，我們在馬利堡跟馬耶那城下的老朋友……哈！死人頭也在那裡，鼎鼎大名的瑙西卡部隊啊……我還看到裝甲部隊代以溫的火焰旗……有隻黑色阿列利昂鷹

【註一】的白旗，那是阿爾巴師的標誌……」

「您全都認得，好像他們都是您朋友似地……您就對那些軍隊這麼清楚？」偵查隊長咕嚕道。

「我是軍事學院畢業的，是受過軍事教育的軍官。」可愛小迷糊打斷他。「好了，我想看的都已經看完了。回部隊去吧。」

「第四騎軍團正往我們這裡來，還有第二軍團也是。」尤莉雅。阿巴特馬可說。「我再說一次，是整支第四騎軍團，而且大概還有第二軍團的所有騎軍。我看到的那些幡幟後頭，滾滾沙塵都要揚上天了。那邊那條路，依我看，有四萬騎兵過來。說不定還更多，說不定……」

「說不定科耶亨把中軍拆開了。」自由軍的領袖「終結者」亞當。潘格拉特把話接完。「只帶第四騎軍團跟第二軍團裡的騎兵，沒帶步兵，好快速行軍……哈，尤莉雅，要是換我坐在納塔利斯統帥或佛特斯特王的位置上……」

「我知道。」可愛小迷糊的眼睛一亮。「我知道你會怎麼做。你派人去追殺他們了？」

「當然。」

「納塔利斯是隻老狐狸。明天可能……」

「可能。」終結者不讓她把話說完。「而且我甚至認為就會這樣。尤莉雅，叫馬走快點。我想給妳看樣東西。」

他們騎了約莫幾頃地，速度很快，與部隊拉開一大段距離。太陽幾乎已碰上西邊山頭，拉長森林與草原的影子，籠罩山谷，不過這情景對可愛小迷糊來說，已經很明顯，足夠讓她猜到「終結者」潘格拉特想給她看的是什麼。

「這裡。」站在馬銕上的終結者證實了她的猜想。「如果是我，明天會選在這裡迎戰——如果是由我來發號施令的話。」

「這地方挺不錯的。」尤莉雅。阿巴特馬可坦言道。「平坦、堅硬，毫無阻礙……是可以備戰的地方……嗯……從那些小山頭到這些水塘，那邊……差不多三哩……那邊那座山丘，嗯，真是理想的指揮點……」

「說得不錯。而那邊，妳看，那裡面，還有一座小湖或魚塘的，喏，就是閃閃發亮的那裡……可以利用一下……那條小河也很適合當作邊界，因為它雖然很小，卻布滿泥沼……尤莉雅，那條小河叫什麼名字？我們昨天才騎過那邊，妳記得嗎？」

「我不記得了。大概是厚合拉還什麼的吧。」

對那些熟悉環境的人，自能輕而易舉想像當時的場景，而沒那麼常待在那裡的人，就讓我來告訴你們，當年皇家軍團左翼抵達的地方，就是現今布倫納村的所在。戰爭期間，那裡並沒有什麼村落，因為戰事發生的前一年，精靈「松鼠」把那裡放火燒了，燒得地都禿了。那邊，就是左翼的地方，是路伊特伯爵率領的雷達尼亞皇家部隊，而那支部隊裡有步兵和前鋒騎共八千人。

諸王聯軍的中心，是一座後來被稱為絞刑山的山丘，佛特斯特國王與洋。納塔利斯統帥帶了一支部隊駐紮該地，居高臨下俯視整個戰場。我軍在這裡的兵力組成，主要是由一萬二千名來自特馬利亞與雷達尼亞的英勇步兵，所排成的四個巨型方陣，以及一路延伸至水塘——當地人稱為黃金池——北邊的十支護衛騎。中間還有第二線的後備兵力——三千名維吉馬和馬利堡步兵，領兵的則是布隆尼博爾總督。

至於從黃金池的南邊起，一直到成排的魚塘與厚特拉河河曲，這個約一哩寬的地帶，是我們的右翼兵力——來自馬哈喀姆的矮人志願軍、八支輕騎軍，以及傑出的自由傭兵團。負責在右翼發號施令的是傭兵亞當。潘格拉特與矮人巴克禮。艾爾斯。

對面，大概隔了一、二哩的森林後方空地上，門諾。科耶亨元帥備妥了一整支尼夫加爾德大軍。站在那裡的士兵，個個身穿鐵甲，如黑牆林立，一團接著一團，一營接著一營，一連接著一連，放眼望去，不見盡頭。而森林裡，旗幟、長槍處處可見，看得出這支大軍的範圍不只很廣，還很深，這是由於這支大軍多達四萬六千人。這點當時很少人知道，不過這樣也好，因為如此強大的尼夫加爾德兵力，看了教人心都涼了。

然而，就算是最勇敢的軍人，罩在鎧甲下的心臟也開始劇烈跳動，宛如打鼓，因為大家心裡都很明白，這裡即將展開一場血腥殺戮，而現在站在這大軍裡的人，不是每個都看得到今天的日落。

亞瑞推了推滑下鼻梁的眼鏡，將整段文字再讀了一次。他嘆了口氣，摸摸發禿的頭頂，然後拿起海綿，稍稍捏了捏，把最後一句擦掉。

風吹過了椴樹葉子，蜜蜂紛飛的嗡嗡聲清楚可聞，而孩子就是孩子，扯著嗓子對彼此大吼，一個比一個大聲。

一顆球沿牆邊滾到了老人腳下，他還來不及彎下臃腫、僵硬的身子，其中一個孫子便像小狼似地衝過來將球抄走，碰得桌子不住搖晃。亞瑞連忙用右手擋住差點翻倒的墨水瓶，缺指的左手也急急按住紙張。

蜜蜂不斷發出嗡嗡聲，身上顏色比金合歡的花粉還要黃。

亞瑞再度落筆。

那天早上天氣陰霾，但陽光穿透雲層，用自身的高度，清楚地提醒我們過了多少時辰。一陣風颳起，蕨葉紛紛舞動拍打，好似一群又一群振著翅膀，打算起飛的鳥兒。而尼夫加爾德大軍一如早先，依舊佇立原地，讓所有人都開始奇怪，為何門諾·科耶亨元帥遲遲不下令出兵……

「什麼時候？」門諾。科耶亨從地圖上抬起頭，掃視在場將士。「你們是在問，我什麼時候要下令出兵？」

沒人出聲回應這個問題。門諾快速瞥了自己的將士一眼，當中看起來最緊繃的，似乎是該作為儲備戰力的那些——帶領達爾蘭第七騎兵旅的艾蘭。特拉赫，以及瑙西卡旅的奇斯。凡。羅。還有一個人也顯得很緊張，那就是最沒有機會加入戰場的元帥副官歐德。德。文加特。

被指派負責發動第一波攻擊的那些，看起來則是一臉平靜，呵，甚至是百般無聊。馬可斯。布雷班特打了個呵欠。中將雷茲。德梅利斯，斯托克用小指摳著耳朵，而且時不時就檢查一下，好像真以為可以在那指縫中，找到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帶領阿爾得法因師的年輕上校拉蒙。提柯奈，把目光定在地平線上的某一點，小聲吹著口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看的是哪裡。代以溫師的上校利亞姆。阿波。莫。摩斯，翻查著那本他從不離身的小詩集。來自阿爾巴師這支重裝槍騎部隊的提波爾。艾格布拉特，則是用馬鞭的尖端搔撓背頸。

「等偵查隊一回來，我們就發動攻擊。」柯耶亨說。「各位軍官先生，我有點在意北邊那幾座山丘。在我們出擊之前，我要知道那些山丘的後頭有什麼。」

拉瑪。佛勞特很害怕。他怕極了，恐懼在他的腸子裡爬動。他覺得內臟裡至少有十二條又濕又滑、全身覆蓋惡臭黏液的鰻魚，拚命地在尋找出口，好重獲自由。一個鐘頭前，當偵查隊領命出發時，佛勞特在心裡暗暗指望清晨的寒意能趕走害怕，指望部隊裡的例行公事、常態慣例與嚴謹規矩能壓制恐懼。他失望了。在過了一個鐘頭，走了約莫五哩後的現在，他已跟營區離得太遠，遠得十分危險；他已進入敵營太深，深得身陷險境；他已和未知的危機靠得太近，近到性命堪憂。這一會兒，他才認識到什麼叫恐懼。

他們在冷杉林邊停了下來，躲在一片異常高大的杜松後頭，小心翼翼不讓身子露出來。前頭是一排低矮的聖誕樹，再過去，是一座開展的盆地。霧氣沉在了葉子的表面上。

「沒人。」佛勞特評估道。「連一個活人影子都沒有。回去吧，我們走得有點太遠了。」中士斜睨了他一眼。走太遠？他們也不過才騎一哩路左右，而且還是拖拖拉拉，像群癩腳烏龜一樣。

「應該要去那邊那座山丘後頭看一下，中尉。」他說。「我看，那邊的視線會比較好、比較遠，兩座山谷都看得見。要是有人從那邊來，我們一定看得見。怎樣？大人，我們要去看一下嗎？這不過才幾頃地的路。」

才幾頃地？佛勞特在心裡想著。在這空曠的場地上，我們就像煎鍋裡的東西，讓人看得一清二楚。鰻魚東鑽西扭，激動地在佛勞特的內臟裡找尋出路，而且他覺得至少有一條找對了方向。

我聽到馬銕的聲音了，還有馬的噴氣聲。就在那邊，在那沙坡上，在那一片綠油油，還很年輕的小松樹間。

我們被包圍了？

營區裡流傳著這樣一則小道消息：幾天前，自由軍裡的傭兵設下埋伏，拿下了佛利荷德旅的一輛車，活捉到一個精靈。聽說他們把他給閹了，割掉他的舌頭，切掉所有指頭……最後還把他的眼睛挖出來，嘲笑他說：「現在啊，你已經沒有法子跟你的精靈婊子玩啦，而且她跟別人玩的時候，你也沒辦法看了。」

「如何？大人，」中士清了清嗓子。「我們要去那些山頭看一下嗎？」

拉瑪。佛勞特嚥了下唾液。

「不。」他說。「我們不能浪費時間，我們已經確定好了——這裡沒有敵人。我們得依此回報領導層。回營！」

門諾。科耶亨聽完回報，從地圖上抬起了頭。

「回部隊。」他簡短下了指令。「布雷班特先生、德梅利斯、斯托克先生，攻擊！」

「回部隊。」他又說了一次。「願偉大的太陽照耀我們的光榮吧！」

米羅。萬德貝克，半身人，戰地外科醫生，人稱紅毛，將縈繞在帳子底下的那股由碘、阿摩尼亞、酒精、乙醚及魔法煉金藥水所混成的誘人氣味，貪婪地吸進鼻子。他想趁這股氣味還很新鮮潔淨，還沒沾染上醫所消毒氣味前，好好吸個飽足，因為他知道這股純淨不會維持太久。

他看了下手術桌，同樣一片潔白，也看了下儀器與許許多多器具。那些以冷鋼製成的器具擁有驕傲的出身，散發著寒光與凌厲，還有那潔淨無瑕的金屬光澤，以及井井有條、充滿美學的擺放方式，令人肅然起敬，能放心託付。

儀器旁，是他的團隊——三個女人，他輕輕咳了一下。吓、吓，紅毛在腦中糾正自己。一個是女人，另外兩個是女孩。吓、吓，是一個老女人，雖然她長得很漂亮，看起來也很年輕啦，還有另外那兩個，是丫頭片子才對。

那女人是魔法師兼治癒師，名叫馬蒂。索得根。另兩個是志工。莎妮是奧克森福特的學生，優拉則是艾蘭德梅莉特利神殿的祭司。

馬蒂。索得根我認識，紅毛心想，我和這小美人已經共事過很多次，她有點花痴，也很容易歇斯底里，不過只要她的魔法——麻醉咒、殺菌咒和止血咒能派上用場就好，其他的我無所謂。

優拉，祭司一個，或者該說還是個學徒，相貌就像塊亞麻布一樣平庸，有著一雙村姑的大掌。神殿努力不讓骯髒粗重的工作，在這雙手上留下醜陋的繭子，卻掩蓋不了這雙手的出身。

不，紅毛想著，基本上我並不害怕這雙手。這雙莊稼人的手，一定、一定值得信任。再說，神殿出來的女孩很少會讓人失望，她們碰到沮喪的時候不會崩潰，反而會在自己的宗教中，在她們那神祕的信仰中尋求支持。有趣的是，那還真的有效。

接著，他看向一頭紅髮的莎妮，後者正俐落地將手術縫合線穿在一根根彎曲的縫針上。

莎妮，城市裡的窮巷酸弄出來的孩子，多虧了自己肯上進，再加上有一對做出難以想像犧牲替她付學費的父母，才進了奧克森福特大學。她還是個學生，一個愛胡鬧的鬼靈精小丫頭，在我這裡做什麼？負責穿線？套壓力帶？拿鉤子？哈，我的問題應該是：這紅頭髮的女學生什麼時候會在手術中昏倒而鬆開手上的鉤子，一鼻子往前直接倒進手術患者洞開的肚子裡？

人類都很脆弱，他想到。我拜託過他們，派個精靈女子給我，又或者是一個我這一族的，可是他們不要，他們不信任精靈。

話說回來，他們也不信任我。

我是半身人，是個非人類。

是外人。

「莎妮！」

「來了。萬德貝克先生？」

「紅毛。我是說，要叫我『紅毛先生』。莎妮，這是什麼？又是要做什麼用的？」

「紅毛先生，您在考我嗎？」

「回答我，小姑娘！」

「這是骨膜剝離器！是截肢的時候，用來剝掉骨膜的！是要用來避免骨膜被鋸刀的鋸齒鋸裂，好讓截肢過程能順利進行，並且保持清潔！您滿意嗎？我通過了嗎？」

「聲音輕一點，小姑娘，輕一點。」

他用手指耙了耙頭髮。

有趣了，他想著。我們這裡有四個醫生，而且每個都是紅頭髮！這是冥冥中註定好的還是怎樣？

「丫頭們，」他點了點頭。「妳們到營帳前來一下。」

三個人雖都聽話照辦，卻以各自的方式，不屑地輕哼了聲。

營帳外頭坐著一票醫護人員，他們正在享受這最後幾分鐘無所事事的甜美時光。紅毛給了他們一記嚴厲的目光，然後嗅了一嗅，好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喝得酩酊大醉。

一名鐵匠在看起來像拷問台的桌前忙著，那是名身材魁梧的漢子，正在整理剝除傷者護甲、鎖子甲，以及變形的頭盔面罩用器具。

「等一下，」紅毛指著戰場，單刀直入地說。「那邊就會展開一場屠殺。而再過一會兒，第一批傷患就會出現。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每個人都清楚自己的職責與位置。要是每個人都

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那麼事情就不會出錯。清楚了嗎？」

丫頭片子全都默不作聲。

「等等，」紅毛伸手又是一比，接著說。「那邊就會有差不多十萬人把彼此打成傷殘，而且是用盡各種方式。我們和另兩家醫院加起來，總共有十二名醫生，不可能幫得了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就算只是一小部分，也沒辦法，而且也沒有人指望我們這麼做。」

「不過我們還是會醫治他們，因為，這麼說雖然很老套，但這就是我們之所以會在這裡的理由。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所以，我們能幫多少，就幫多少。」

沒有人對紅毛的這番話發表意見。他轉過身，接著說：

「我們沒辦法做太多超出我們能力之外的事。」他的聲音轉小了些，也多了點溫度。「不過我們所有的人都會盡力，確保該做的事都盡量做到。」

「他們出動了。」統帥洋·納塔利斯說，並把出汗的手掌在腰際擦了擦。「國王陛下，尼夫加爾德大軍出動了，往我們這邊來了！」

國王佛特斯特騎在一匹身上有成排百合裝飾的灰馬上。他一邊穩住胡亂踢動的馬兒，一邊將他那張印在錢幣上也當之無愧的漂亮臉孔轉向統帥。

「那我們就只能正面迎戰了。統帥！眾將士！」

「殺掉黑衣軍！」傭兵頭子「終結者」亞當。潘格拉特與伯爵路伊特同聲吼道。統帥先是瞧了瞧他們，然後也挺起腰桿，深深吸了口氣大喊：

「回部隊！」

尼夫加爾德大軍的鼓聲與風笛聲自遠方隆隆響起，克魯姆管、號角與嗩吶也如雷聲般宏亮。在幾千隻馬蹄的踏動下，大地不斷震動。

「開始了。」安迪。畢貝爾維樂得特一邊說著，一邊將一側頭髮撥到小小的尖耳朵後，他是半身人，一名高級補給官。「馬上要開始了……」

塔拉。希德布蘭特、「蛇麻專家」迪迪。賀夫梅耶爾，以及聚在馬車旁的所有人，紛紛點了點頭。他們也聽見了從山丘與森林後頭傳來的馬蹄聲，震耳欲聾，整齊劃一。他們聽見了逐漸攀升的叫囂與嘶吼，讓人聯想到了熊蜂。他們能感覺得到地面在震動。

嘶吼聲突然轉強，拔高一度。

「弓箭手放出第一批箭了。」安迪。畢貝爾維樂得特有經驗，見過，又或者該說是聽過的戰事不只一場。「還會再有一批。」

他是對的。

「現在就真的開打了！」

「我們最……最好躲……躲到車子底下。」威廉·哈勃頓說。這名綽號「結巴廉」的男子十分不安地來回踱步。「我……我跟你們說……」

畢貝爾維樂得特與其他半身人，用憐憫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躲到車子底下？做什麼？他們和戰場幾乎才隔四百公尺左右。就算真有哪支軍隊闖到了這後方補給區，躲在車子底下又救得了誰？

嘶吼聲與打鬥聲愈發高漲。

「來了。」安迪·畢貝爾維樂得特估算道。而這一回，他也說對了。

從四百公尺遠處，從山丘與森林的後方，穿過嘶吼與乍然響起的兵器交擊聲，一道清楚、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傳進了這群補給兵耳中。

那是尖銳的聲音，令人感到害怕，感到絕望。那是受傷的獸群發出的發狂尖叫與哀號。

「騎兵隊……」畢貝爾維樂得特潤了潤唇。「騎兵隊讓長矛給刺上了……」

「可……可是，」臉色刷白的結巴廉結結巴巴地說：「那些馬……馬又沒有欠他們，一群混……混帳。」

亞瑞用海綿擦掉寫下的句子，而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了。他閤上眼，回憶起那天發生的事，回憶起兩軍交戰的那一刻。兩邊大軍就像蓄勢待發的獒犬，相準對方喉頭跳過去，死命纏住彼此。

他思索著該用哪些字眼來描述那場景，卻沒有半點頭緒。

阿爾巴師成三角陣形，直搗敵軍方陣。這支騎兵部隊有如一支銳利的巨大匕首，擊碎了所有特馬利亞步兵的長槍、標槍、斧槍、棍棒與大小盾牌等用來擋住肉身的兵器。宛若匕首的阿爾巴師，狠狠刺進敵人活生生的肉體，拔出一條條鮮紅的血柱。不過這一會兒，滿地鮮血卻令馬兒腳底打滑，舉步維艱，而尖銳的匕首儘管深深刺進敵人體內，卻沒有傷及對方心臟或任何一處臟器。阿爾巴師的三角陣沒有打散特馬利亞方陣，反倒將自己深埋其中、動彈不得，困在了變化靈活，如焦油般稠密的步兵人海中。

起初，情勢看來並不險峻。阿爾巴師三角陣的側邊與前鋒，都是重裝菁英部隊。敵方國之忠僕傭兵團的劍刃與槍頭打在他們的盾牌與鐵甲上，就像打鐵槌打在鐵砧上，一下子便彈開來，而他們上了鎧甲的坐騎，也同樣讓敵軍無計可施。雖然阿爾巴師裡一直有重騎兵落馬，或是連人帶馬一同倒下，這些騎兵手裡的劍、戰斧、小斧與晨星錘，依舊一下接著一下，狠狠落在不斷推進的敵陣步兵上。卡在人群中的三角騎兵師士氣一振，又繼續往人堆深處鑽去。

「阿爾巴——！」德夫林。阿波。梅阿拉聽見艾格布拉特大吼，那吼聲蓋過了所有的兵器聲、叫吼、哀號與嘶鳴。「前進，阿爾巴！大帝萬歲！」

他們開始移動，沿途撞擊、砍殺、切斬敵人。他們的坐騎不斷嘶鳴躁動，而馬蹄底下傳出的，是接二連三的濺水、碎裂、刮磨與撞擊聲。

「阿——爾——巴！」

三角騎軍再度受阻。國之忠僕軍團的士兵人數雖已消滅，傷痕累累，卻沒有因此退讓，依舊堅守陣地，將騎軍緊緊夾住，宛如一把鐵鉗，甚至夾出了聲音。在斧槍、長柄斧與連枷的連番進犯下，三角騎軍的第一排已被攻破，重裝騎紛紛倒下。被闊頭槍與長柄槍高高刺起，讓鉤鏢槍與羅哈提納矛【註】的尖鉤勾下馬，遭流星鎚與棍棒無情重擊的阿爾巴師騎兵，開始一個個死去。闖進步兵方陣的三角騎軍，不久前還是辣手懾人的鐵甲武士，現在卻成了冰柱，被一隻巨大的農夫之手握在掌中。

「特馬利亞——！弟兄們，為我們的國王而戰！打倒黑衣軍！」

儘管當下的局面如此，對國之忠僕軍團來說，卻也並不輕鬆。阿爾巴師並沒有被他們擊潰，劍、斧不斷起落，無情斬擊，讓特馬利亞的步兵為每個他們打落馬鞍的騎兵，付出了昂貴的血價。

一把尖端細如錐的長柄槍穿過鎧甲縫隙，刺中了艾格布拉特上校，他慘叫一聲，在馬鞍上晃了一晃。同伴還沒來得及出手援助，一把可怕的連枷便將他掃落地面，特馬利亞的步兵也隨即圍了上去。

胸前有彎月牙，且月牙的兩端彎鉤上各有一片三葉草的黑色阿列利昂鷹軍旗，一個搖晃，倒了下來。包含德夫林。阿波。梅阿拉少尉在內的裝甲兵，紛紛朝那方向衝去，一路高聲嘶吼，不斷衝撞、砍殺、踐踏敵人。

我想知道，德夫林。阿波。梅阿拉一邊在心裡想著，一邊從特馬利亞國之忠僕的頭顱與破裂鋼盔裡把劍拔出。我想知道，一把鉤鏢槍的鋸齒槍頭往他刺來，他大力打了回去，並在心裡想著。

我想知道，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到底是誰讓這種事發生的？

「呃……所以那時候就開了大會，那些偉大的女性……我們可敬的母親……呃……那些我們永世緬懷的偉大導師……因為……呃……第一次大會的偉大導師……她們商討之後，決定……呃……她們商討之後，決定……」

「阿崩德小姐，妳沒有準備好。不及格。坐下。」

「可是我有唸書，真的……」

「坐下。」

「我們幹嘛要學這些老掉牙的東西？」阿崩德在坐下的同時，嘴裡嘀咕著。「現在誰還管這些東西啊……而且學了又有什麼用……」

「肅靜！妮穆耶小姐！」

「我在，老師。」

「這我看得見。妳知道剛才那個問題的答案嗎？要是妳不知道就坐下，別浪費我的時間。」

「我知道。」

「那就說吧。」

「所以說，史書告訴我們，導師大會在光禿山城堡舉行，商討要用什麼方法結束南方帝王與北方當權者引起的有害戰爭。神聖烈士——可敬的阿西蕾母親說，那些當權者沒有先慘痛地流一番血，是不會停止戰火的。而神聖烈士——可敬的菲莉帕母親則回答：『那我們就給他們一場既浩大又血腥，既可怕又殘酷的戰役吧。就讓尼夫加爾德大帝軍隊與北方諸王聯軍，在這場戰役裡化成血水，到那時候，我們——偉大的女巫會，會逼他們雙方媾和。』而情況也的確如此發展。可敬的母親們一手促成了布倫納之戰，而那些帝王被迫簽下了琴特拉和平協議。」

「非常好，妮穆耶小姐。優……要不是妳開頭的那句『所以說』，我本來是打算給妳這個分數。句子的開頭不用『所以說』。坐下。那麼，現在換人來跟我們講琴特拉和平協議，就找……」

下課鐘聲響起，但這清一色全是女子的院生中，卻沒有人馬上大叫或敲打課桌。她們依舊安靜無聲，維持一派高貴脫俗的平靜。她們已經不是幼稚園的小丫頭，她們是三年級！已經十四歲了！

而這就是她們該有的表現。

「嗯，看起來沒什麼可做的。」在紅毛評估第一名傷患的同時，雪白桌面也沾上了那人的血污。「大腿骨破碎……動脈沒事，不然妳們抬過來的就會是一具死屍了。看起來像是被斧頭砍傷的，馬鞍的側翼成了劈柴樁。請看一下這邊……」

莎妮與優拉壓低身子。紅毛擦了擦手。

「就像我剛才說的，已經沒什麼可做的了，只能動手術了。幹活。優拉！止血帶，綁緊。莎妮，刀。不是這把，要兩邊都能切的那把——截肢刀。」

傷患的目光不停跟著他們的手來回移動，用一雙被陷阱逮著、恐懼不已的動物眼睛，目睹了整個經過。

「馬蒂，麻煩妳，來點魔法。」半身人一個領首，俯身病人上方，好將他的視線完全遮去。

「孩子，我要幫你截肢。」

「不——！」傷患高聲叫道，一顆腦袋閃來閃去，試圖躲開馬蒂。索得根的雙掌。「我不要——！」

「要是我不幫你截肢，你會死的。」

「我情願死……」在治癒師的魔法作用下，傷患說話的速度越來越慢。「我情願死，也不要當個殘廢……你們讓我死吧……求求你們……讓我死吧！」

「這我辦不到。」紅毛拿起刀子，看著刀刃，看著那還是閃閃發亮、污損未沾的鋼面。「我不能讓你死，因為我剛好是個醫生。」

他一把將刀鋒刺進傷患體內，深深切了下去。傷患發出慘叫。以人類來說，那聲音一點都不像人類。

信使急急煞住坐騎，連地上草皮都給馬蹄犁了起來。兩名副官抓住轡頭，制住口泛白沫的馬匹。信使跳下了馬鞍。

「誰派來的？」洋。納塔利斯叫道。「是誰派你來的？」

「是路伊特大人……」信使岔了氣。「我們擋下了黑衣軍……但折損很多兵力……路伊特大人派我來求援。」

「我們不會提供援助。」統帥在沉默片刻後，如是回答。「你們必須撐下去。撐下去！」

「而這裡，」紅毛端著收藏家展示私家收藏的表情指著說。「小姐們，請看一下，這肚子的刀開得很漂亮……有人先幫我們在這倒霉的傢伙身上，開了業餘的剖腹手術……很好，抬他過來的人有用上心，比較重要的器官都還在……我是說，估計都還在。莎妮，依妳看，這是什麼情況？丫頭，妳幹嘛這個表情？妳到現在只看過男人身體外面的東西，沒看過裡面長怎樣嗎？」

「紅毛先生，他的腸子有傷……」

「診斷正確，因為根本就是廢話！用聞的就知道了，連看都不用看。優拉，帕子。馬蒂，出血還是太多，麻煩幫忙一下，再多給我們一點妳那無價的魔法。莎妮，止血鉗。用血管鉗夾好，妳自己也看到了，血流得亂七八糟。優拉，刀。」

「誰贏了？」正在接受手術的男子突然問道，意識很是清楚，只是說話有些含糊。「告訴我……誰……占上風？」

「小子，」紅毛俯身已經剖開、鮮血淋漓、不斷脈動的腹腔上。「我要是你，就不會花心思去煩惱這件事。」

……當時在軍隊的左翼與中央，都展開了殘酷而血腥的戰鬥，不過在這裡的尼夫加爾德大軍，雖然氣勢高漲、衝動十足，但對上了諸王聯軍，他們的騎兵就有如海浪拍在礁石上，碎了個四分五

裂。因為他們對上的，是精心挑選出來的部隊——馬利堡、維吉馬與特雷托格驍勇善戰的重裝部隊，還有特馬利亞永不言棄的國之忠僕；這群拿錢辦事的專家，用騎兵是嚇唬不了他們的。

戰事就這麼持續下去，的確就像是海浪對上陸礁，那就是這樣的一場戰鬥，讓你猜不出誰會獲勝。因為浪濤雖然不斷打在礁石上，卻沒有絲毫疲態，後退也只是為了要再度出擊，而礁石依舊屹立不搖，在狂暴的浪濤中清晰可見。

在諸王聯軍的右翼，就不是這種態勢了。

老雀鷹總是知道該俯身衝向哪裡，把對方往死裡啄，而陸軍元帥門諾·科耶亨也是這樣，知道要從哪裡下手。他將手下的菁英部隊——騎槍師代以溫與重裝師阿爾得法因——組成鐵甲神拳，打向黃金池上方，布魯格輕騎軍所在的聯絡線。雖然布魯格的勇士堅守陣地，但他們的武裝，不管是裝甲還是內心，都沒有敵方來得堅強。他們沒有擋下尼夫加爾德大軍的猛烈攻勢。老手傭兵亞當·潘格拉特底下的兩支自由軍騎兵部隊，緊急前往支援，攔下了尼夫加爾德大軍，但也付出了血流成河的高昂代價。而站在右翼的馬哈喀姆矮人志願軍已顯露懼色，整個聯軍潰散的危機就在眼前。

亞瑞將筆伸進墨水瓶裡沾了沾。他的孫子們在園子深處不斷高聲尖叫，笑聲有如一個個的玻璃小鈴鐺。

然而，心細如髮的洋。納塔利斯注意到了這個危機，而且當下便知道自己該怎麼做，馬上趕信使去矮人那邊，將命令傳給艾爾斯上校……

正處十七歲天真年紀的副官奧伯立，認為抵達右翼、傳達指令、返回山丘，最多只會花他個十分鐘。不可能再多了！這在小旋風這匹敏捷如兔的靈巧母馬身上是不可能的。

不過，在抵達黃金池前，他便認知了兩件事：一是不清楚自己何時能抵達右翼，又是否能順利返回；二是小旋風的敏捷真的幫了他很大、很大的忙。

黃金池西邊的原野已經開戰，黑衣軍與捍衛步兵隊的布魯格騎軍打得你死我活。副官奧伯立眼前的這場混戰裡，突然噴出有如火星，有如彩繪玻璃碎片，穿著綠、黃與紅色披風的剪影，倉皇無助地往厚特拉河撤退。尼夫加爾德人在他們身後傾瀉而出，好像一條黑色河流。

奧伯立急急煞下坐騎，扯住韁繩，準備掉頭逃跑，不礙了那兩群落逃者與追擊者的路。然而，責任心戰勝了一切。奧伯立俯身貼住馬頸，不要命地狂奔起來。

四周都是吶喊與步伐聲，人影、劍光、兵器聲與重物落地聲，如萬花筒般閃爍變化。部分緊挨黃金池的布魯格人，在四端都帶雙鉤的十字旗周圍聚集成堆，拚死抵抗。原野上，黑衣軍將驚恐、無援的步兵，屠殺一空。

一張有著銀色太陽記號的黑披風遮去了他的視線。

「艾弗格，北地林格！」

奧伯立放聲大叫，小旋風被那大叫一激，以脫兔之姿拔腿奔出，將他帶出尼夫加爾德人的劍下，挽回了他的性命。多發箭、弩條地自他頭上呼嘯而過，眼前再度人影幢幢。

我在哪裡？哪邊是我們的人？哪邊是敵人？

「艾弗格末而，北地林格！」

重擊聲、兵器聲、馬鳴聲與慘叫聲接連傳來。

「站住，小伙子，不是那邊！」

那是個女性的聲音，一個騎在公馬上的女性。她身上穿著盔甲，頭髮隨風飛揚，臉上沾了斑斑血漬。在她旁邊，有一群重裝騎兵。

「你是誰？」女人用拳頭抹掉血漬，掌心裡握著一把劍。

「副官奧伯立……納塔利斯統帥的副官……帶了指令來給潘格拉特上校和艾爾斯上校……」

「你不可能到得了『終結者』作戰的地方。我們去矮人那邊。我是尤莉雅。阿巴特馬可……該死的，上馬啊！敵人正往我們圍過來！用衝的！」

他沒來得及提出抗議，也沒有那個必要。

在一段不要命的狂奔後，沙塵中出現了一團步兵，方陣隊形，最外圈罩了層龜甲般的盾牆，像個針包似地插滿了鐵槍。方陣上方揚起一面有著交叉榔頭的巨大金旗，而金旗旁邊則挺著一根帶了

馬尾與人顫的竿子。

尼夫加爾德人一會兒跳近、一會兒跳開，就像咬住老爺爺揮動的棍子不斷拉扯的狗群，攻擊著方陣。阿爾得法因師的士兵披風上，都有著一顆巨大的太陽，所以不可能把他們和別人搞錯。

「自由軍，開打！」女人旋轉起長劍，高聲吶喊。「我們好好賺一票吧！」

那群騎兵——還有跟在他們後頭的副官奧伯立——頭往尼夫加爾德人衝去。

敵我交鋒不過短短片刻，卻十分嚇人。然後，盾牆在他們面前瓦解，而他們已在方陣內部被緊緊包圍，處於穿鎖子甲、戴鎖子扁盔【註三】與尖頂頭盔的矮人之中，處於雷達尼亞步兵、布魯格輕騎軍與裝甲傭兵之中。

尤莉雅·阿巴特馬可——人稱「可愛小迷糊」的職業傭兵——奧伯立直到現在才認出她來。她將他拉到一個矮胖矮人跟前。那矮人戴著嵌有紅色金屬羽片的尖頂頭盔，笨拙地坐在罩了鎧甲的尼夫加爾德馬上，坐在鞍橋巨大的騎槍專用馬鞍上。他費力爬上鞍橋，好越過步兵頭頂看得更清楚。

「巴克禮·艾爾斯上校？」

矮人見到副官與坐騎身上都濺了血，很是認同地點了點頭，而他盔上的羽飾也跟著晃了晃。奧伯立不由自主地紅了臉。那些血來自他腳邊被其他傭兵砍殺的尼夫加爾德人，而他自己甚至連劍都來不及拔。

「副官奧伯立……」

「安澤姆。奧伯立的兒子？」

「我排行最小。」

「哈！你父親我認識！你從納塔利斯跟佛特斯那邊帶了什麼來給我啊，副官小伙子？」

「我們的軍陣有潰散的危險……統帥大人下了令，要志願軍立刻整列翼軍，退到黃金池與厚特拉河……去支援……」

奧伯立的話被叫吼聲、兵器聲與馬嘶聲給蓋了過去。他突然明白自己帶來的指令多沒意義。那些指令對巴克禮。艾爾斯來說，對尤莉雅。阿巴特馬可來說，對面對從四面八方圍擊而來的尼夫加爾德人，在一片黑海上打著交叉榔頭黃金旗的这支矮人方陣軍來說，自己帶來的指令毫無意義。

「我太晚到了……」他的聲音哽咽。「我來得太晚了……」

可愛小迷糊哼了一聲。巴克禮。艾爾斯露出了一口牙齒。

「不，副官小伙子。是尼夫加爾德人來太早了。」他說。

「我要恭喜各位小姐和我自己，大、小腸與脾臟的切除手術，以及肝臟的縫合手術都十分成功。這場戰役在病患身上所造成的影響，是幾秒鐘內發生的事；而我們移除這些影響所花的時間，也同樣值得矚目。我建議將這當作哲學反思用的題材。現在，就由莎妮小姐來為我們縫合病患。」

「可是，紅毛先生，這個我從來沒做過啊！」

「每個人總有第一次。紅的跟紅的，黃的跟黃的，白的跟白的。就這樣縫，一定不會出錯。」

「什麼意思？」巴克禮。艾爾斯捻著落腮鬍說。「副官小伙子，安澤姆。奧伯立最小的兒子，你在說什麼啊？說我們在這裡怎樣？浪費時間？我們他媽的就算是受到敵人猛攻，也連抖都沒抖一下！我們可是一步也沒有退讓！那些布魯格人沒擋下敵軍，可不是我們的錯啊！」

「可是命令……」

「去他的命令！」

「要是我們不把空隙填滿，」可愛小迷糊吼道，好蓋過四周急急奔跑的腳步聲與喧囂。「黑衣軍會攻破前線！他們會攻破前線！巴克禮，讓軍隊開一條路出來給我！我去打！我會殺出重圍！」

「你們還沒到池邊，他們就會先殺了你們！你們會白白犧牲！」

「你有什麼提議？」

矮人咒罵一聲，把頭盔扯掉，摔在地上。他的眼睛充血，寫滿憤怒，很是嚇人。小旋風被四周的嘶吼給嚇到，跳了起來，拚命想躲到副官身下。

「把亞爾潘。齊格林和丹尼斯。克萊姆給我叫過來！快點！」

被叫過來的兩名矮人，身上都濺滿了鮮血，一看便知他們是從激戰中抽身而來。其中一人的鋼製肩甲上有被砍過的痕跡，連甲片都掀了開來。另一人頭上纏了布條，而且鮮血還不斷滲出。

「沒事吧？齊格林。」

「好笑了，」矮人喘著氣。「怎麼每個人都這麼問？」

巴克禮·艾爾斯轉過身，用視線搜索到副官後，便直直盯著他的眼睛。

「你說怎樣啊，安澤姆最小的兒子？」他粗聲說。「國王與統帥下了令，要我們去他們那裡，然後援助他們？那你就好好睜開眼睛看，副官小伙子。絕對讓你值回票價。」

「該死的！」紅毛大叫一聲，揮著手上的解剖刀從桌前跳開。「為什麼？他媽的，為什麼一定得這樣？」

沒有人回應他的話。馬蒂·索得根只是攤開雙手，莎妮低下了頭，優拉則是吸了吸鼻子。才剛斷氣的病患看著上方，眼睛動也不動，像兩顆玻璃珠一樣。

「打！殺！叫那些狗雜碎通通都去死一死吧！」

「給我排整齊了！」巴克禮。艾爾斯吼道。「腳步都給我對齊了！隊伍跟緊！照隊形走！隊形！」

他們不會相信我的，副官奧伯立在心裡想著。等我跟他們說的時候，他們一定都不會相信我的。這支方陣軍四面受敵……每個面向都被敵方的騎軍包圍，屢屢遭到對方推扯、砍殺、重擊、穿刺……但這支方陣軍依舊向前挺進，不斷挺進，整齊劃一，緊密排列，盾牌一面連著一面。這支方陣軍不斷挺進，踩著屍體向前挺進，推開面前的騎軍，推開面前的菁英部隊阿爾得法因師……然後繼續向前挺進。

「打！」

「腳步對齊！腳步對齊！」巴克禮。艾爾斯吼道。「隊伍跟緊！唱歌，他媽的，唱！唱我們的歌！前進，馬哈喀姆！」

從幾千名矮人喉嚨裡，傳出了名聞遐邇的馬哈喀姆戰歌。

啊——啊——！啊——啊——！啊——！

客人呀，等等啊！

不然等等你們會後悔！

這間屋子快散了，

連地基都快撐不住！

啊——啊——！啊——啊——！啊——！

「自由軍！打！」尤莉雅。阿巴特馬可的女高音有如慈悲之劍鋒利的薄刃，插進了矮人打雷般的吼聲中。傭兵紛紛自隊伍中奪出，將攻擊方陣的騎軍打回去。那真可謂是自殺式行動，少了矮人的斧槍、長柄槍與盾牌的保護，尼夫加爾德人的攻擊十成十都落在了傭兵身上。四周的重擊聲、吼叫聲與馬嘶聲，讓騎在馬鞍上的副官奧伯立反射性地縮成一團。有人打中他的背部，他覺得自己和卡在人堆裡的母馬，一同移往最大的那團混亂，與最可怕的那場殺戮。他用力握住劍柄，卻突然覺得那劍柄很滑手，而且出奇的難握。

過了一會兒，被擠到盾兵防線前的他，已像是失心瘋似地左砍右殺，又吼又叫。

「再一次！」他聽見可愛小迷糊的吼聲。「再衝一次！弟兄們，撐下去！打，殺！為了像太陽一樣金燦燦的錢幣，殺！自由軍，到我這！」

一名沒戴頭盔、披風上有顆銀太陽的尼夫加爾德騎兵，衝進了他們的隊伍。他站在馬鎧上，用戰斧朝一名拿盾的矮人狠狠打了下去，接著又砸爛了另一名矮人的腦袋。奧伯立在馬鞍上轉過身，反手砍了過去。一大片帶著頭髮的東西從尼夫加爾德人頭上飛了出去，而那人則摔到地上。就在這個時候，奧伯立的腦袋也莫名被打了一下，跟著跌落馬鞍。因為四周擠滿了人，他並沒有馬上跌到底下，而是在天空與地面之間、在兩匹馬的身體之間掛了幾秒，不斷發出細微的尖叫。縱使他的喉

喉裡塞滿了恐懼，卻沒來得及感受什麼叫痛。當他掉在地面後，上了鐵的馬蹄幾乎是立刻就踩碎了
他的頭顱。

六十五個年頭過去，當老婆子被問到那一天的事，被問到布倫納的戰野，被問到踩著敵友屍首
往黃金池移動的方陣軍時，她笑了笑，在一張梅乾臉上擠出更多皺紋，然後心急地——又或者是假
裝心急——揮動顫抖、嶙峋，因關節炎而極度扭曲的手掌，口齒不清地說：

「我們不管用什麼辦法，不管從哪一邊，都沒辦法取得優勢。我們在中間，被包圍了，他們在
外圍。我們兩邊就只是彼此殺來殺去。他們殺我們……咳、咳、咳……他們殺我們，
我們殺他們……」

老婆子好不容易制住了咳嗽的攻擊。聽眾裡，離她較近的那些人，看見了她臉頰上的淚珠，一
路艱辛地滾過皺紋與老舊傷疤。

「他們和我們一樣勇猛。」老奶奶口齒不清地說。當年，她是尤莉雅。阿巴特馬可，是自由傭
兵團的可愛小迷糊。「咳、咳……我們兩邊都一樣勇猛，我們跟他們。」

老婆子沉默下來，而且維持了頗長一段時間，聽眾見她朝著往事露出笑容，並沒有出聲催促。
她的笑容，是對著往日的榮耀，對著在記憶迷霧中閃過的那些光榮逝去的面孔，對著那些光榮存活

的面孔。而那些面孔的主人之所以能存活，不過也就是為了讓自己在日後，低賤地被伏特加、毒品和肺結核謀殺罷了。

「我們兩邊都一樣勇猛。」尤莉雅。阿巴特馬可接著說。「不管哪一邊，都沒有辦法戰勝對方的勇猛。不過我們……我們成功地將我們的勇猛多維持了一分鐘。」

「馬蒂，麻煩妳再幫幫忙，多給我們一點妳那神奇的魔法！再多一點點，起碼再多十倍！我們這個不幸的人肚子裡，已經煮成一大鍋燉肉了，而且還加了很多鎖子甲的鐵環當調味！他像條被人扒掉內臟的死魚這樣盯著我看，我什麼也做不了啊！莎妮，該死的鉤子拿穩！優拉！該死的，妳在睡覺啊？止血鉗！止血鉗——！」

優拉重重吐出一口氣，困難地吞下積了滿口的唾液。我要昏倒了，她想。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撐不下去了，這個臭味，這個混了血、嘔吐物、糞便、尿液、腸子裡的東西、汗水，還有恐懼感和死亡的噁心綜合氣味。我再也受不了那永遠不會停的尖叫聲和哀號聲，受不了那些又濕又滑、沾滿了血的手。那些手這樣死抓著我，好像我是他們的救贖、他們的生路、他們的命……我受不了我們在這裡做這些無意義的事，因為這一點意義都沒有，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沒有辦法再費更多力氣，再承擔更多疲憊了。他們一直抬病患進來……一直來……

我受不了了。我要吐了。我要昏倒了。那會很丟臉……

「帕子！棉球！腸鉗！不是這把！直的那把！注意妳在做什麼！妳要是再一次錯得這麼離譜，我就一巴掌打在妳這顆紅腦袋上！妳聽見了沒？我會朝妳這顆紅腦袋一巴掌打下去！」

偉大的梅莉特列女神啊，請幫助我吧。幫助我吧，女神。

「看吧！馬上就做對了！再來一把鉗子，祭司！止血鉗！很好！很好，優拉，就這麼保持下去！馬蒂，幫她擦一下眼睛和臉。還有我也是……」

這股疼痛的感覺是打哪來的？統帥洋。納塔利斯在心裡想著。是哪裡這麼痛？

喔，對了。

他緊握雙拳。

「我們繼續追殺他們！」奇斯。凡。羅搓著雙手大聲喊道。「元帥！我們繼續追殺他們！他們的防線就要破了，我們出擊吧！我們立刻出擊吧，我以偉大的太陽起誓，他們的防線一定會破的！」

讓我去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

門諾。科耶亨焦躁地咬起指甲，但隨即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快速將指頭從嘴裡拿出。

「我們出擊吧。」奇斯。凡。羅又說了一次，但口氣已緩和許多，不再充滿堅持。「璫西卡旅已經準備好了……」

「璫西卡旅必須留下來待命。」門諾厲聲說道。「達爾蘭旅也是。法伊提亞納先生！」

有「鐵狼」之稱的佛利荷德旅領袖伊森格林。法伊提亞納，將臉轉向元帥。那張臉十分可怕，有道不成形的疤痕從他的額頭、眉毛、山根，一路延伸到臉頰。

「你們負責攻擊。」門諾用權杖一指，下達命令。「去打特馬利亞跟雷達尼亞的交界處。那裡。」

精靈行了軍禮，毀了容的面孔甚至連抖都沒抖一下，深邃大眼中的神色也沒有絲毫改變。

他們是我們的聯軍，門諾在心裡想道。我們的盟友，我們共同作戰，對抗共同的敵人。

不過我一點都不了解他們，這些精靈。

他們和我們很不一樣。

很另類。

「有趣了。」紅毛試著用手肘擦拭面孔，不過他的手肘上也有血。優拉見了，趕忙過去幫他。

「很令人玩味。」外科醫生指著患者，又說了一次。「被叉子或某種雙叉類的鉤鏟槍給叉到……一支叉牙穿過心臟，喏，請看。狠狠穿過心室，幾乎把大動脈都剝離了……而他剛剛還有呼吸呢，就在這裡，在這張桌子上。」

「您是想說，他死了？」自願投軍的輕騎兵陰陰地說。「說我們把他抬到這裡是做白工？」

「只要有抬過來，就有希望，從來就不會是做白工。」紅毛直視他說。「而事實上，沒錯，很不幸地，他死了。宣告不治。帶走吧……啊，他媽的……妳們看，女孩們。」

馬蒂。索得根、莎妮與優拉彎下身子查看屍體。紅毛將他的眼皮拉開。

「妳們看過這種東西嗎？」

三人一瞧，皆抖了一下。

「有。」她們同聲答道，然後看向彼此，似乎有些驚訝。

「我也看過。」紅毛說。「這是獵魔士，是變種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可以活那麼久……人類，他是你們的作戰夥伴嗎？還是你們把他帶過來是個意外？」

「他是我們的兄弟，醫生先生。」另一名志願兵鬱鬱地說，那是一名頭上繫著繃帶的大塊頭。「他是我們那一營的，和我們一樣，是自願役。唉，他使劍可厲害了！他叫可恩。」

「而且是獵魔士？」

「對啊，不過除了這一點，他是個不錯的傢伙。」

「唉。」紅毛嘆了口氣，看見四名士兵用一張不但已經整個染紅，還不斷滴血的披風，又抬來一名傷者。按那細微的哀號聲判斷，傷患年紀還非常輕。「哎，可惜了……我很樂意來解剖這個『除了這一點，是個不錯的傢伙』的獵魔士，而好奇心可是會殺死一隻貓的，再說，要是瞧一瞧他身體裡的樣子，也可以寫成一篇論文……不過沒時間了！把屍體從桌上弄走！莎妮，水。馬蒂，消毒。優拉，給我……喂，丫頭，妳又在哭？這次又怎麼了？」

「沒什麼，紅毛先生。沒什麼，已經沒事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人偷了一樣。」特瑞絲。梅莉戈德重複道。

南娜卡久久沒有答腔，只是從露台上看著神殿的花園，裡頭的祭司與學徒正熟稔地做著春日的工作。

「妳做了選擇。」她總算回應。「妳選了自己的道路，特瑞絲，妳自己的命運，按妳自己的意願。現在不是後悔的時候。」

「南娜卡，」女巫斂下眼神。「我能和妳說的，真的都說了。相信我，也原諒我吧。」

「我有什麼資格去原諒妳？就算我原諒了妳又如何？」

「可是妳用什麼眼神在看我，我都一清二楚啊！妳跟妳的祭司！我看見你們在眼底對我提出的疑問。『魔法師，妳在這裡做什麼？為什麼妳不在優拉、艾伍兒奈德、凱婷、蜜兒哈她們在的地方？不在亞瑞那邊？』」

「妳太誇張了，特瑞絲。」

女巫看向遠方，看著神殿圍牆外逐漸轉青的樹林，看著遠方一處處火堆所升起的輕煙。南娜卡沒有出聲，她的思緒也同樣飄向遠方，飄去戰火紛飛、鮮血淋漓的地方。她在想著被她送去那邊的女孩們。

「她們都拒絕了我。」特瑞絲說。

南娜卡依舊沉默。

「她們全都拒絕了我。」特瑞絲又說了一次。「一個個都那麼聰明、那麼理智、那麼有邏輯……她們向我解釋事有輕重緩急，那些比較不重要的，就該立刻拋下，去換取更重要的事，不要有半點可惜。拯救自己所知、所愛的人，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都只是單獨個體，而對於這整個世界的命運來說，單一個人的命運是沒有意義的。為了保護尊嚴、名譽和理念而戰，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這些都只是空洞的定義。攸關世界命運的真正戰場，根本就在別的地方，真正奮戰的地點，是在他處。當她們這麼說的時候，妳要我怎麼不去相信她們？我覺得自己被偷了，覺得自己做出瘋狂舉動的可能被偷了。我不能瘋狂地趕去幫忙奇莉，我不能像個瘋子一樣跑去救傑洛特或葉妮芙。不只這樣，現在正在打的這場仗裡，在那些女孩被妳送進去的這場仗裡……在亞瑞偷跑去參加

的這場仗裡，我甚至沒辦法站上那座山，沒辦法再一次站上去，沒辦法在真正清楚態勢的情況下，秉著正確的決定，再一次站上去。」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都有一座自己的索登丘，特瑞絲。」大祭司輕聲地說。「每個人都是如此。該妳的時候，妳也躲不掉的。」

營帳的入口一陣喧囂。在幾個騎士的幫忙下，又抬進了一個傷者。一個全身上下都罩著平板盔甲的人，不斷吆喝、指揮、催促。

「動作快，你們這些催命鬼！動作快點！把他搬來這裡，這裡！喂，你，醫護手！」

「我沒空。」紅毛根本連抬都沒抬眼。「請把傷者放到擔架上。等我這邊忙完了，就會去幫他看……」

「你這個蠢庸醫，現在就要幫他看！因為這可是尊貴的加洛蒙內伯爵大人本人！」

「這間醫院，」紅毛拉高了音量，口氣很衝，因為卡在傷患內臟裡的弩矢再次從他的鉗子裡滑開。「這間醫院跟民主幾乎構不上邊。送來這裡的，多半是受過封的上流人物，像男爵、伯爵、侯爵或其他類似身分的人。至於出身較低的傷患，似乎就比較少人關心。不過，這裡還是有一定的公平性，就在我的這張檯子上！」

「啊？什麼？」

「不管在我這張檯子上的這個人，」紅毛再度將探針與鉗子探伸進傷口中。「就是現在我要把鐵片從他內臟裡拉出來的這個人，管他是鄉巴佬、世家、古老貴族，還是貴族中的貴族，都不重要。在我這裡，不管是公爵還是弄臣，都一樣是一條命。」

「什麼？」

「您的伯爵要排隊。」

「你這個該死的半身人！」

「莎妮，過來幫我，拿另一把鉗子。小心主動脈！馬蒂，如果可以，再來一點點魔法，這裡出血很嚴重。」

騎士往前踏了一步，嘴裡的牙齒和身上的盔甲都發出了聲音。

「我會叫人把你吊死！」他大吼著。「我會叫人把你吊死，你這個半身人！」

「閉嘴，帕佩布羅克。」受傷的伯爵咬著嘴唇，困難地說。「閉嘴。把我留在這裡，回戰場……」

「不，我的大人！我永遠不會留你一個人的！」

「這是命令。」

營帳的布幕外頭，傳來了撞擊聲與兵器聲，還有馬的噴息聲與狂野的大叫。野戰醫院裡的傷患哀號聲此起彼落。

「請看一下。」紅毛舉起鉗子，展示他千辛萬苦才拔出來的弩矢。「做這東西的是個手工很巧的工匠，他靠著這份手藝，養活一大家子，而且還促進了精密工藝的發展，也造就了大眾利益與全民福祉。而這枚奇巧之物嵌住人體臟器的方式，想必也受到專利權的保護。願世界的進展能持續蓬勃。」

他隨手將鐵矢扔進一個桶子裡，看了在他高談闊論時便已昏厥的傷患一眼。

「把他縫合，然後帶走。」他點了點頭。「要是他運氣好，就能活下來。把下一個傷患搬上來，頭被打爛的那個。」

「那個人，剛剛把位子空出來了。」馬蒂。索得根平靜地說。

紅毛做了一次吐納，沒有多說半點評論便離開檯前，站到了受傷的伯爵身邊。他的雙手沾滿血跡，圍裙上也濺了斑斑紅印，就像屠夫一樣。丹尼爾。埃卻維立——加洛蒙內伯爵，他的臉色比剛才更蒼白了。

「好啦，伯爵大人，現在有空位了，你們把他搬到檯上去。看看這是什麼情況？哈，這邊已經沒有什麼好救不救了。這是一鍋大麥粥！一團漿糊！伯爵大人，您是拿什麼在那邊打啊，可以把自己的骨頭絞碎成這樣？沒辦法，您得稍微痛一下，伯爵大人。稍微痛一下。不過，請別害怕，這感覺會跟在戰場上一樣。止血帶。刀！親愛的殿下，我們要來截肢。」

到目前為止一直故作平靜的丹尼爾。埃卻維立——加洛蒙內伯爵，像狼一樣發出了哀號。在他還沒痛得吼裂自己的下頷，莎妮已利索地將一個椴樹做的木塞子塞進他的兩排牙齒間。

「國王陛下！統帥大人！」

「快說，小子！」

「志願軍與自由軍守在黃金池附近的林道上……矮人與傭兵雖然全身浴血，但都堅守陣地……聽說『終結者』潘格拉特已經被殺，凸額頭已經被殺，尤莉雅。阿巴特馬可已經被殺……所有人，所有人都被殺了！趕去幫他們的多利安部隊也被殲滅了……」

「後備兵力，統帥先生。」佛特斯特輕聲地說，卻很清楚。「要是您想知道我的意見，現在是後備兵力上場的時候了。讓布隆尼博爾把他的步兵往黑衣軍推！就是現在！馬上！不然他們會打破我們的陣線，到那時候，就真的結束了。」

洋。納塔利斯沒有回話，因為他遠遠便已經注意到，有另一名騎著白沫橫飛的馬，朝他們奔來的聯絡兵。

「先喘過氣，小子。先喘過氣，然後好好講清楚！」

「他們打破……前線了……佛利荷德旅的精靈……路伊特大人有話要給兩位大人……」

「他說了什麼？快說！」

「說是時候逃命了。」

洋。納塔利斯抬眼看向天空。

「布倫克特，」他低聲說。「讓布倫克特過來吧，不然就讓夜晚降臨吧。」

營帳附近的土地在馬蹄的踏動下，震了起來，周遭充斥著一聲又一聲的吼叫與馬嘶。一名士兵闖進了帳裡，後頭還緊跟著兩名醫護兵。

「大家快逃啊！」士兵大吼。「快逃啊！尼夫加爾德打過來了！他們見人就殺！見人就殺啊！我們輸了！」

「鉗子！」一道血涓從傷患動脈噴出，勢如破竹，宛若噴泉，直接衝向紅毛的臉。他頭一撇，閃了過去。「止血鉗！還有棉球！止血鉗，莎妮！馬蒂，麻煩妳，幫我處理一下這裡的出血……」

某個人發出了禽獸般的哀號，聲音就在營帳邊，但很快地，那聲音就斷了。一匹馬兒發出尖聲。某個東西鏗鏘一聲，插進土裡。弩弓的箭矢「唰」地一聲穿進營帳，然後又從另一頭呼嘯而出。幸好那箭飛得頗高，不至於威脅到躺在擔架上的那群傷患。

「尼夫加爾德——！」士兵用著又高又抖的聲音再度喊道。「醫護手先生！您沒聽見我說的話嗎？尼夫加爾德人攻破了皇家防線，正一路殺過來了！快逃啊——！」

紅毛從馬蒂。索得根那裡接過針，縫下了第一針。手術檯上的傷患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動靜，不過心臟還在跳動。這一點清楚可見。

「我不想死——！」某個意識清醒的傷患大聲叫道。這士兵出言咒罵，跳到營帳入口，卻突然慘叫一聲，往後撞去，一路噴血，倒在黃土地上。跪在擔架旁的優拉跳了起來，往後退。

四周突然變得安靜。

糟了，紅毛一見入帳之人，心裡如是想道。精靈。銀色閃電。佛利荷德旅。鼎鼎大名的佛利荷德旅。

「你們在這裡治療傷患。」帶頭者點出眼前的事實，那是名個子很高的精靈，臉型修長好看，線條分明，而且有著一雙矢車菊藍的大眼睛。「你們在治療傷患嗎？」

沒人回話。紅毛覺得自己的兩隻手開始發抖。他快速把針還給馬蒂。他看見莎妮的額頭與山根開始泛白。

「所以，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精靈一字一字緩緩地說，聲音裡不懷好意。「那我們在那邊，在那戰場上，是為了什麼要傷人？我們在那邊，在打鬥中傷人，就是要那些人死。而你們在這裡治療那些人？我認為這根本一點都不合乎邏輯，也不符合利益。」

他拱起背，幾乎毫不掩飾，將劍插進躺在離入口最近那張擔架上的傷患胸膛。另一名精靈用短矛釘住一個傷患。第三名傷患意識清醒，試圖用左手和纏上厚厚繃帶的截肢右手擋下銳器攻擊。

莎妮叫了一下，聲音又尖又細，遮去了傷患那沉重、不像人類的虛弱呻吟。優拉往擔架衝去，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接下來的那名傷者。她的臉色白得像繃帶，雙唇也不由自主地抖了起來。精靈眯起了眼睛。

「法佛特，比安娜！」他低吼道。「因為我會連妳一起，刺穿那個都因！」

「從這裡滾出去！」紅毛三步併作一步，跳到優拉身前擋住她。「你這個殺人犯，從我的營帳滾出去。滾去那邊，去戰場，那邊才是你該待的地方，跟其他的殺人犯一起。你們就在那邊互相殺來殺去，隨你們高興！不過，給我從這裡滾出去！」

精靈低頭看。看著嚇到發抖的矮胖半身人，長著鬚髮的頭頂不過稍稍高過他的腰帶。

「不羅耶的，飛利安。」他嘶聲說。「人類的走狗！給我閃一邊去！」

「辦不到。」半身人雖牙關打顫，但說出口的話語卻很清楚。

第二名精靈跳了過來，用短矛的握柄推了外科醫師一把。紅毛雙膝跌落。高個子精靈粗魯地將優拉從傷患身前拉開，舉起了劍。

然後他突然定住了，看見傷患頭底下捲成一團的黑披風上，屬於代以溫師的銀色光芒。還有屬於上校的軍徽。

「葉文！」一名將黑髮紮成幾根粗辮子的精靈女子，大叫著衝進營帳。「肯姆，維洛耶！艾色極力阿德阿都因安法！艾斯太得！」

高個子的精靈盯著受傷的上校看了一會，接著把目光轉向嚇得眼眶泛濕的外科醫師，然後腳跟一旋，走了出去。營帳外頭再度傳來馬蹄聲、吶喊聲與兵器聲。

「殺黑衣軍！殺啊！」上千道吶喊響起。有個人發出了像野獸般的嚎叫，然後那嚎叫又轉為嚇人的低吼。

紅毛試圖站起來，但雙腳卻不聽使喚，雙手也不太順服。

優拉強忍下哭意，卻因此劇烈抽泣、不斷顫抖，在受傷的尼夫加爾德人擔架前縮成一團，像母親肚子裡的胎兒一樣。

莎妮並沒有想要擋住眼淚，而是任由淚水流出，但手裡的鉗子依舊穩穩拿著。馬蒂繼續縫合，平平靜靜，只是雙唇無聲地動著，啞然訴說獨白。

紅毛歷經幾番嘗試，依舊無法起身，遂坐了下來，眼神對上整個人在營帳角落縮成一團的醫護兵。

「給我來口烈酒。」他擠出了這麼一句話。「可別和我說你沒有。我知道你們，一群滑頭。」

布倫海姆。布倫克特將軍站在馬鐙上，像隻鶴一樣拉長了脖子，聆聽戰場的聲音。

「把隊伍散開。」他朝各領軍下了令。「等過了那座小山，就讓馬改用快跑。按偵查兵的說法，我們會直接跑到黑衣軍的右翼。」

「然後給他們迎頭痛擊！」其中一名中尉細聲叫道，那是個唇上只有幾根稀疏軟鬍小伙子。布倫克特斜睨了他一眼。

「叫部隊裡的將士都大喊『雷達尼亞』，使盡吃奶的力氣喊！要讓佛特斯特和納塔利斯底下的弟兄們知道，援軍來了。」

伯爵寇布斯。路伊特自十六歲起，便在大大小小的戰役中，打了十四年的仗。再說，他的家族八代都是軍人，因此在他的基因裡一定也留了印子。戰場上的咆哮與吶喊對他人來說，只是會淹沒一切的可怕喧囂，但聽在伯爵寇布斯。路伊特耳裡，卻是管弦演奏會上的交響曲。一瞬間，路伊特聽見了新的音符、新的和弦、新的曲調。

「衝啊，兄弟們！」他揮舞權杖，高吼道：「雷達尼亞！雷達尼亞來了！鷹！鷹！」

北方山丘後頭，有一大群騎兵往戰場圍了過來，而他們上方，飄舞著一面面的紫紅幡幟與一張有著雷達尼亞銀鷹的麾旗。

「援軍！」路伊特大喊：「援軍來了！衝啊！殺黑衣軍！」

八代從戎的軍人在頃刻間，便注意到尼夫加爾德人正收捲側翼，試圖把陣容緊密的黑色前線，轉向急行而來的援軍。他知道，自己不能讓他們貫徹計畫。

「跟我來！」他大吼道，並奪過旗兵手中的軍旗。「跟我來！特雷托格兵，跟我來！」他們發動了攻擊，而且是抱著必死決心發動血腥攻擊，但效果很好。維能達勒師的尼夫加爾德人已自亂陣腳，雷達尼亞的部隊趁這機會，一鼓作氣，衝向他們。巨大的吶喊聲響入雲霄。

這一切，寇布斯·路伊特已經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一支弩弓發出的迷途短箭，直直射入他的太陽穴。伯爵在馬鞍上搖晃一圈後，便摔下了馬，而軍旗就像是裹屍布一樣，蓋在了他的身上。同樣也戰死沙場的那八代路伊特，從彼端世界觀看這場戰役，紛紛對他點頭，表示認可。

「可以說，上尉先生，北地林格那天是碰到了奇蹟搭救。又或者是無法預測的巧合……事實」上，瑞斯提夫·德蒙梭隆在他的書裡寫了科耶亨元帥錯估對手的兵力與打算。冒了頗大的風險把中軍分散，並調動騎兵部隊。在沒有至少二倍兵力優勢的情況下，賭博般地投入對戰。還有，他沒留意局勢分析，沒發現前來支援的雷達尼亞軍隊……」

「軍校生普卡默！德蒙梭隆先生的著作內容具爭議性，並不包括在本校的課程當中！而尊貴的帝王陛下，絕對不喜歡聽見有人提起那部著作！所以軍校生您不會想要在這裡引述書裡內容。老實

說，我很訝異。到目前為止，您的回答都很好，甚至可以說是完美，但是您卻突然開始和我們說什麼奇蹟與巧合，最後竟然還允許自己批評帝國史上最了不起的領袖之一——門諾。科耶亨的領導能力。軍校生普卡默，以及在座的各位軍校生先生，如果你們有認真想要通過檢定考，那麼你們就會想要好好聽聽，並且記住我接下來說的話——布倫納之戰並沒有受到任何奇蹟或意外的影響，而是一場陰謀！是敵方的反動勢力、分化分子、卑鄙的策反分子、媚外分子、政治信用破產分子、叛國賊與賣國賊！是這些毒膿後來讓白刃割得一乾二淨，但在那之前，那些卑鄙叛徒向自己的民族織了一張蜘蛛網，把自己的民族困在陰謀中！當時就是他們誘導、出賣了元帥科耶亨，欺騙了他、誤導了他！是他們那些沒有道德、沒有信仰的流氓……」

「一群狗娘養的。」門諾。科耶亨重複先前的咒罵，但望遠鏡筒依舊貼在一邊的眼睛上。「一個、兩個都是狗娘養的。不過，等著瞧吧，我會把你們找出來，教你們什麼叫偵查。德。文加特，你親自去把負責巡邏北方那些山丘的軍官找出來，下令把整個巡邏隊的人都吊死。」

「遵命！」元帥的副官歐德。德。文加特大聲蹬了下鞋跟。當時，他還無從得知拉瑪。佛勞特，也就是那個巡邏隊軍官，此刻正在敵方馬蹄的踐踏下逐漸斷氣。而這支從側翼進攻的敵軍，是

北地林格的儲備戰力，也就是他沒發現的那支。德。文加特也無從得知，他自己本身也只剩兩個鐘頭的命好活了。

「那邊有多少人？特拉赫先生。」科耶亨的望遠鏡依舊貼在眼睛上。「您怎麼看？」

「至少有一萬。」達爾蘭第七旅的領軍答道，口吻中不帶半點情緒波動。「主要是雷達尼亞，不過還看到亞丁的箭頭標誌……還有獨角獸，所以喀艾德也有參加……兵力，至少有一個連……」

騎兵連快馬奔馳，沙礫一路飛濺。

「前進，布拉軍！」像平常一樣醉醺醺的百夫長半缸子高吼著。「打！殺！喀艾德——！喀艾德——！」

該死，我想撒尿，奇維克如是想道。應該在開打前先去撒一泡的……

現在大概沒時間了。

「前進，布拉軍！」

每次都是布拉軍。哪裡有壞事，布拉軍就往那裡去。要派誰當遠征部隊去特馬利亞？布拉軍。

每次都是布拉軍。而我想撒尿。

他們到了。奇維克大喝一聲，在鞍上轉過身，從一名黑披風上有顆銀色八角星的敵營騎士耳朵砍下去，斬斷了對方的肩甲與肩膀。

「布拉軍！喀艾德——！打，殺！」

在重擊聲、倒地聲與兵器聲中，在人類的哀號聲與馬匹的尖鳴聲中，布拉輕騎軍與尼夫加爾德人展開交戰。

「德梅利斯，斯托克與布雷班特應付得了那支援軍。」達爾蘭第七旅的領軍艾蘭。特拉赫平靜地說。「雙方武力相當，目前還沒發生什麼無法應付的事。左翼有提柯奈的部隊守在左翼，右翼則有馬格內師與維能達勒師看著。而我們……元帥大人，我們可以平衡、調度兩邊兵力……」

「同時從空隙下手出擊，補救精靈留下的攤子。」門諾。科耶亨飛快地說。「從敵軍後方出現，引起恐慌。就是這樣！偉大的太陽啊，我們就這麼辦！各位先生，回部隊去！瑙西卡旅跟第七旅，是你們上場的時候了！」

「大帝萬歲！」奇斯。凡。羅大叫道。

「文加特先生。」元帥轉過了身。「請召集眾副官和護衛隊，我們已經閒得夠久了！我們跟達爾蘭第七旅一起突擊。」

歐德。德。文加特的臉色微微刷白，但他馬上穩住心緒。

「大帝萬歲！」他吼道，聲音幾乎沒有抖動。

紅毛手起刀落，傷患慘叫連連，不斷抓耙桌面。優拉一邊堅強對抗腦中的暈眩感，一邊注意著止血帶與止血鉗。從營帳入口的方向，傳來莎妮抬高的音量：

「去哪？你們瘋了嗎？這裡是活人等著救命的地方，你們卻把屍體往這推？」

「不過，醫護手小姐，這可是安佐。奧伯立男爵本人啊，是堂堂一個連的領軍啊！」

「是前領軍！現在已經上天堂了！你們之所以還能把他一整塊搬過來，都是多虧了他的盔甲做得嚴實！把他帶走。這裡是醫院，不是停屍間！」

「可是，醫護手小姐……」

「不要擋住入口！哦，那邊抬了一個還在呼吸的要過來。至少是看起來還在呼吸，因為也有可能只是紗布在飄動而已。」

紅毛不屑地哼了一聲，但馬上又挑起一邊眉毛。

「莎妮！馬上過來這裡！」

「記好了，小丫頭，」他俯身一條剖開的腿上方，咬著牙說：「外科醫師要先有十年的實務經驗，才能縱容自己出言譏笑。妳记住了嗎？」

「是的，紅毛先生。」

「拿骨膜剝離器來把骨膜拉開……該死的，應該要再讓他麻醉一下……馬蒂在哪裡？」

「在營帳後頭吐。」莎妮說，言語中已不見譏笑。「就像貓一樣。」

「這些巫師，」紅毛接過鋸子。「不該發明那麼多既可怕又強的咒語，而是應該專心想出一種咒語，可以讓他們施展小法術的咒語，比如麻醉咒，不過得是沒有問題、不會讓他們吐的那種。」鋸子發出了刺耳聲響，隨之而來的，是骨頭碎裂的聲音。

「帶子綁緊一點，優拉！」

骨頭總算斷開。紅毛用鑿子修了一下斷骨，然後擦了擦額頭。

「血管與神經。」他公式化地說，而這話已是多餘了，因為女孩們已經開始縫合。他把斷腿拿下桌，丟到角落的一堆斷肢上。傷患已經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大叫，也沒有哀號了。

「昏了，還是死了？」

「昏了，紅毛先生。」

「很好。莎妮，把截肢的斷面縫合。送下一個過來！優拉，看看馬蒂是不是已經吐完了。」

「不知道紅毛先生您有幾年的實務經驗呢？一百年？」優拉小聲問道，沒有抬起頭。

一千百夫長與十夫長在費力行軍十幾分鐘，讓沙塵悶得難以呼吸後，終於停下叫囂聲。維吉馬兵團散了開來，排成一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像條魚般不斷張嘴捕捉空氣的亞瑞，看見總督布隆尼博爾騎在他那罩了甲片的漂亮駿馬上，在眾將士面前展示。總督自己身上，同樣也穿了全套板甲。布隆尼博爾的盔甲上鑲了幾條湛藍色帶，讓他看起來像一條用金屬板做成的巨大青花魚。

「你們這班飯桶怎樣啊？」

一排又一排的長柄槍兵用遠處雷鳴般的隆隆低聲回答。

「你們發出這種屁聲，」總督一邊道出自己的看法，一邊掉轉罩著甲片的駿馬，在眾將士面前來回慢步騎。「就表示你們日子過得很舒服。因為要是你們過得不好，就不會叫得這麼半死不活，而是會像下了地獄一樣呼天搶地。我從你們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你們已經迫不及待要上戰場，夢想去打仗，等不及要去會會尼夫加爾德人！怎樣，維吉馬的強盜們？我有好消息給你們！你們的夢想再過一會兒，便會成真。只要再過一會兒，再一下下就好。」

騎槍部隊再度發出低沉的聲音。布隆尼博爾先是騎到首排隊伍末端，然後又騎了回來，一邊用鎚矛敲著鞍橋上裝飾的圓球，一邊繼續演說：

「步兵，你們走在重騎兵後面，已經吃土吃夠了！到目前為止，你們聞到的都是馬屁味，而不是名聲與戰利品。就連像今天這樣，在部隊需要大批兵力的時候，你們也只差一點點就來不了這個

榮耀的戰場。不過，你們成功了，我由衷恭喜你們！這裡，就在這座我忘記叫什麼名字的村落腳下，你們終於有機會表現自己身為軍人的價值有多少。你們看到原野上的那團雲，是尼夫加爾德的騎兵部隊，他們正打算用側面攻擊，來粉碎我們的軍隊，把我們推到這條名字我一樣也忘了的小河沼澤裡，淹死我們。你們這支鼎鼎大名的維吉馬長柄槍部隊，受到佛特斯特國王與納塔利斯統帥的青睞，要負責守住我軍出現的空隙，這是你們的榮幸。你們要用——我這麼說吧——自己的胸膛，來填掉這個空隙，擋住尼夫加爾德人的攻勢。同志們，你們很高興吧？覺得很驕傲吧，嗯？」

亞瑞緊緊握住長柄槍，朝四周看了看，完全看不出有士兵因為即將到來的戰役開心，如果擁有關閉軍隊縫隙的這份榮耀，會讓他們心中滿是驕傲，那他們真的把這股驕傲藏得很好。站在亞瑞右邊的梅菲喃喃喃唸了段祝禱文，而左邊的戴伍斯拉克——貨真價實的老兵——吸了下鼻子，咒罵一聲，並情緒緊繃地咳了咳。

布隆尼博爾掉轉馬匹，在鞍上挺直了身子。

「我沒聽見！」他吼道。「我在問你們是不是他媽的驕傲得不得了？」

這一回，長柄槍兵無可奈何，齊聲大吼自己非常驕傲。亞瑞也跟著吼，跟著其他人一起吼。

「很好！」總督在軍隊前停下了馬。「現在，把隊伍排好！百夫長，你們他媽的在等什麼？排成方陣！第一排蹲下，第二排站著！長柄槍豎直了！拿錯頭了，你這個蠢材！對、對，我就是在你說話，你這個醜不拉攏的傢伙！高一點，槍頭再高一點，跟群老頭似的！通通給我對齊了，排緊一點，靠近一點，肩膀碰肩膀！就是嘛，現在你們看起來像樣多了！幾乎就跟支軍隊一樣！」

亞瑞排在第二排，緊緊靠著插在地上的長柄槍，嚇到出汗的雙手死死抓住槍柄。梅菲不斷為將死之人默念祝禱。戴伍斯拉克發出模糊的低吼，一直重複幾個字，主要是關於尼夫加爾德人、公狗、母狗、各家君王、統帥、總督及他們母親的親密生活細節。

原野上的雲團不斷擴大。

「到了那邊，別給我放屁，也別給我牙齒打顫！想靠這些聲音來嚇跑尼夫加爾德人的馬是沒用的！不要自己騙自己了！往你們過來的，是瑙西卡旅跟達爾蘭第七旅，一個個都很厲害，很能打，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他們都是嚇大的！不可能被打敗！只能殺了他們！長柄槍再舉高一點！」

遠遠已經能聽見音量尚小，但逐漸升高的馬蹄聲。地面開始震動。沙塵團中開始閃出馬刺的亮光，有如點點火星。

「你們走狗屎運了，維吉馬人。」總督再度吼道。「新式規格的標準步兵長柄槍可是有二十一吋長！而尼夫加爾德人的劍長三吋半！你們應該會算數吧？他們也會。不過他們指望你們不會反抗，指望你們會露出真正的本性，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樣，只是一群嚇得屁滾尿流的懦夫，只會捅羊屁股的噁心鬼。黑衣軍就指望你們會把槍給丟了，開始逃命，而他們就在場上追殺你們，砍你們的背脊、後腦勺與後頸，砍得輕輕鬆鬆，不費半點力氣。記好了，你們這坨扶不上牆的爛泥巴，人在嚇到的時候，雖然會跑得像飛一樣，不過遇上騎兵，你們是絕對逃不了。想活命，想出名、想有錢，就得好好留下來面對敵人！堅強地面對敵人！像一堵牆一樣挺在那裡！維持好隊形！」

亞瑞朝左右看了一下。站在長柄槍兵後頭的弩弓手已絞緊弓弦，而其他人手上的鉤鏢槍、斧槍、長柄刀、戰鏢、鑢鉞與長叉，也像刺蝟背上揚起的尖刺般，從方陣內部突起。大地的震動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強烈。原是往他們直逼而來的一面黑騎牆，現在已經可以分辨出個別的騎兵身影。

「媽、媽媽……媽、媽媽……」梅菲抖著唇不斷重複。

「……去你媽的。」戴伍斯拉克喃喃說。

馬蹄踏在地上的聲音愈發響亮。亞瑞想舔舔嘴唇，卻做不到。他的舌頭已經無法正常運作，整個硬掉，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樣，而且乾得跟木屑一樣。馬蹄踏在地上的聲音愈發響亮。

「給我排緊，要感覺到你同伴的肩膀！記住了，你們不是單槍匹馬去打仗！能夠治好你們心裡害怕的藥，就只有把長柄槍緊緊握在手裡！好好熱身，準備迎戰！長柄槍相準馬的胸部！維吉馬來的混蛋，你們要做什麼？我在問你們話！」

「要堅強面對敵人！像一堵牆一樣的挺在那裡！維持好隊形！」長柄槍兵異口同聲地吼道。

亞瑞也跟著一起大吼。敵營的騎兵以三角陣形朝他們衝來，馬蹄下，不斷噴起沙礫與草皮。這群進攻的騎兵不斷揮動手中的兵器，如魔鬼般大聲嘶吼。亞瑞緊緊抱住長柄槍，把頭縮進雙臂間，閉上了眼睛。

亞瑞用殘肢大動作趕開一隻在墨水瓶旁飛來飛去的胡蜂，但手中的筆依舊繼續書寫。

元帥科耶亨的戰略完全就是白費心機，他的側翼部隊被英勇的維吉馬步兵，靠英勇的浴血奮戰，在布倫納村外擋了下來。而在維吉馬兵拚死抗敵的同時，尼夫加爾德軍的左翼也是兵將潰散——有的落荒而逃，有的聚集成堆以求自保，卻遭到全面包圍。不久後，右翼也呈現同樣局面，矮人軍與傭兵團的頑強抗敵，終於壓過尼夫加爾德的攻勢。整個前線共同響起一道巨大的獲勝呼聲，王家騎士的心中也注入了嶄新的靈魂。而尼夫加爾德兵則心志潰散，雙手癱軟，我們開始像剝豌豆殼一樣地壓擠他們，甚至連回音都聽得見。

陸軍元帥科耶亨意識到這場戰役已敗；他看到四周各旅不斷折損，潰散在即。

就在此時，一群軍官與騎士朝他奔來，給了他一匹新馬，大叫著要他逃命，要他自保。不過，在尼夫加爾德元帥胸膛裡跳動的，是一顆大無畏的心。「這樣很可恥。」他朗聲說，並推開旁人遞來的韁繩。「我的麾下有這麼多勇士在這座戰場上為大帝犧牲，要我像個懦夫一樣逃走，這樣很可恥。」英勇的門諾。科耶亨還說……

「我們現在還能滾去哪？他們已經從四面八方把我們圍住了。」門諾。科耶亨環視戰場，平靜而清楚地補充道。

「元帥大人，您把披風和頭盔給我吧。」上尉西佛斯抹去臉上的血與汗。「您拿我的吧！您從這匹寶馬下來，換騎我的吧……您別再拒絕了！您得活下來啊！帝國不能沒有您啊，沒人能取代您啊……我們達爾蘭軍會去攻擊北地林格軍，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到我們身上，您就趁機突圍去那邊，往底下走，過了魚池……」

「你們脫不了身的。」科耶亨抓住旁人遞來的韁繩，低聲說道。

「這是我們的榮幸。」西佛斯在鞍上挺直了身子。「我是軍人！是達爾蘭第七旅的軍人！跟我來，衝啊！跟我來！」

「祝你們好運。」科耶亨低聲道，把肩上有隻黑蠍的達爾蘭披風披上身。「西佛斯？」

「在，元帥。」

「沒什麼，保重，孩子。」

「也祝您能蒙受幸運女神的眷顧，元帥大人。上馬，衝啊！」

科耶亨目送他們離開。他看了許久，一直到西佛斯的小隊在兵器聲、吶喊聲與馬蹄聲中，與敵軍的傭兵部隊交戰為止。敵軍不只在人數上占了絕對優勢，而且其他部隊也馬上趕來增援。繫掛黑披風的達爾蘭軍，在灰色的傭兵團中不斷折損，一切都沉入了沙塵煙團中。

科耶亨緊繃地清了清嗓子，將德·文加特與眾副官喚回現實中。元帥把鎧帶與鞍翼調整好，並穩下不安的駿馬。

「出發！」他下了令。

起先，一切順利。在通往小河的谷地出口拚死抵禦的瑙西卡旅餘部，被尖刺滿布的巨大圓圈逐漸淹沒。由於北地林格軍把火力集中在那支殘旅上，所以這一時半刻間，讓圍堵陣線露出了空隙。當然，他們並非因此得以全身而退，依舊得殺出重圍，突破一支自願投軍的騎兵組成的緊密部隊，按他們的紋章看來，應該是布魯格軍。那場交戰十分短暫，卻激烈無比。科耶亨已失去了、也拋下了所有一切，包括他愛國的英雄主義。現在的他，只想活命。他甚至無暇顧盼與布魯格軍廝殺的護衛隊，只是把身子壓平，抱住馬頸，與一千副官急急趕路。

眼前的道路暢通無阻，一直到過了小河，過了柳樹矮叢，一路延伸到空曠的谷地，都不見敵軍蹤跡。這一點，奔馳在科耶亨身旁的歐德·德·文加特也看見了，勝利般地高聲呼吼。

然而，這歡呼來得過早了。

在他們與平靜和緩的水流之間，隔著一座嫩綠蓼草遍生的原野。他們以全力衝刺，但一進入草原，馬匹突然跌進深及腹部的沼澤。

元帥飛過馬首，撲通一聲摔進了沼澤中。四周的馬匹高聲嘶鳴、不斷踢蹄，渾身爛泥又沾滿浮萍的人們紛紛大聲呼喊。在這一團混亂中，門諾突然聽見別的聲音，那是代表死亡的聲音。

飛箭的呼嘯。

他拚命往流水去，不斷在深及腰部的濃稠沼澤裡掙扎。在他身旁掙扎而過的副官，突然臉部朝下，砸進了泥淖中，而他只來得及看見弩箭插進他的背部，只剩箭羽留在外頭。就在同一時間，他感覺頭部受到可怕的一擊。他晃了一下，但沒有倒下，卡在污泥與水沼中。他想大叫，卻只能發出粗啞哽噎的聲音。我還活著，他心想，並試圖掙脫黏糊的積淤。努力脫離沼澤的馬踢中我的頭盔，深深內凹的鐵板撞爛了我一邊的臉頰，把牙齒都撞掉了，也割傷了舌頭……我在流血……我在吐血……但我還活著……

又一道弦音響起，箭的呼嘯聲、箭矢穿透鎧甲的脆響。元帥左右張望了下，看見岸邊有一票弩弓手。那是一群個頭矮壯、體形圓胖的人影，穿著鎖子甲、戴了鎖子盔與尖頂盔。矮人，他想。

弩弓的弦聲、大批弩箭呼嘯。發狂馬群的尖聲嘶鳴。被水和濕地吞沒的人類慘叫聲。

歐德·德·文加特轉向弩弓手，大叫著要投降，尖著嗓子向對方請求仁慈與憐愛，不斷許諾好處，求對方饒命。在了解到沒有人聽得懂自己所說的話後，他便握住劍身，把劍高舉至腦袋上方，以國際通用、放之四海皆準的投降手勢，將武器伸往矮人。對方並不明白他的意思，又或是曲解了他的意思，因為兩支弩箭射進了他的胸口，而那力道之大，甚至將他從沼澤裡拔了出來。

科耶亨拔掉內凹的頭盔，他北地林格的共通語說得挺不錯。

「我西遠帥科也亨……」他一邊吐血，一邊結巴地說。「遠帥……科也亨……波把文……啪東……」

「佐丹，他在講什麼？」其中一名弩弓手奇怪地問道。

「他吃錯藥了，他的舌頭也吃錯藥了！你看到他披風上的刺繡了嗎？蒙羅。」

「是隻銀蠍！哈！弟兄們，解決這個狗娘養的！替卡列伯。斯特拉通報仇！」

「替卡列伯。斯特拉通報仇！」

清脆的弓弦聲連番響起。第一支弩箭正中科耶亨胸口，第二支在腰間，第三支在鎖骨。尼夫加爾德帝國的陸軍元帥背部朝地倒下，倒在糊糊水水的爛泥之中，蓼草與水藻在他的重量下紛紛往一旁漂去。這個卡列伯。斯特拉通是他媽的什麼人？他還來得及在腦中這麼想著。我這輩子從沒聽過什麼卡列伯……

厚特拉河混濁黏稠又泥濘的河水淹過了她的頭頂，漫進了他的肺中。

她來到營帳外好吸取新鮮空氣，而就在那個時候，她看見了他，坐在鐵匠的長凳旁。

「亞瑞！」

他抬起眼睛看她，那雙眼裡是一片空白。

「優拉？」他艱難地扯動龜裂嘴唇問道。「妳怎麼會……」

「這还用問嗎？」她馬上打斷他。「你最好還是趕快說，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們抬我們的領軍過來……布隆尼博爾總督……他受傷了……」

「你也受傷了！讓我看看你的手！諸位女神啊！你這傢伙，會流血流死耶！」

亞瑞看著她，但優拉開始懷疑，他是否看得見她。

「有仗要打。」男孩牙關微微打顫地說。「我們得像一堵牆一樣挺在那裡……在隊伍裡堅強站好！傷勢比較輕的要把……傷勢比較重的抬去醫院。這是命令。」

「給我看你的手。」

亞瑞短短哀號了聲，緊咬的牙關開始敲起奔放的斷奏。優拉眉頭緊皺。

「喔，天哪！這看起來很糟糕……喔，亞瑞啊，亞瑞……你等著看吧，南娜卡媽媽一定會很生氣……跟我來。」

她看見當他瞧見自己的手時，臉色整個刷白。當他聞到縈繞在營帳頂部的臭味時，身子晃了一下。她扶住了他。她看見他在看著染血的桌檯，看著躺在那上頭的人。看著半身人外科醫師，那醫師突然跳了起來，躁踏雙腳，又罵了十分難聽的話語，把解剖刀砸在地上。

「該死的！他媽的！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一定得變成這樣？」

他的問題，沒人回答。

「那個人是誰？」

「布隆尼博爾總督。」亞瑞用虛弱的聲音回答，空洞的雙眼直直看著前方。「他是我們的領軍……我們在隊伍裡堅強地站好。這是命令。像一堵牆一樣。而他們殺了梅菲……」

「紅毛先生，」優拉請求道。「這男孩是我認識的人……他受傷了……」

「他還可以站。」外科醫師冷冷地評估。「而這邊有個幾乎要斷氣的在等動環鋸手術。這裡沒有讓妳套交情的空間……」

就在這個時候，亞瑞十分戲劇性地昏倒在了黃土地上。半身人不屑地哼了一聲。

「好吧，把他抬上桌。」他下了指令。「嗯，這手傷得挺厲害的。有趣了，現在不知道是靠什麼還連著？說不定是靠手套？優拉，止血帶！大力！還有，妳敢給我哭試試看！莎妮，把鋸子給我。」

亞瑞的手肘關節已血肉模糊，鋸子在可怕的脆響中，咬進他手肘上方的骨頭裡。亞瑞頓時清醒，發出慘叫。那叫聲很可怕，但也很短，因為骨頭一斷開，他便又昏了過去。

就這樣，尼夫加爾德的強大兵力，在布倫納的原野上化作了塵埃。而帝國的北向行軍，也在這裡畫下了最終的休止符。不管是被殺，還是被俘虜，帝國在布倫納這裡損失了四萬四千條性命。騎士團中的菁英，精銳的騎士部隊，就此殞落。不管是戰死、遭到俘虜或死得無聲無息，有名如門諾·科耶亨，還有布雷班特、德梅利斯、斯托克、凡·羅、提柯奈、艾格布拉特，以及其他在我們文獻當中，並未提及姓名的人。

布倫納就這麼成為結束的開端。不過，有一點應該要記載下來：這場戰役只是一棟建築中的一小塊磚，若非北地林格人巧妙利用這勝利的果實，這場戰役的重要性會變得無足輕重。值得一提的是，洋。納塔利斯在戰後幾乎是直奔南方，沒有搶著去爭名奪利、驕傲得不可一世，也沒有坐等加封晉爵。亞當。潘格拉特與尤莉雅。阿巴特馬可的部隊，擊潰了敵方第二軍團的兩支旅——這原來該是門諾。科耶亨遲來的救援，卻被徹底殲滅。中軍餘眾收到消息後，全都可恥地掉頭逃回亞魯加河彼岸。至於佛特斯特與納塔利斯則緊追在後，帝國軍把所有營地，以及他們本來自恃能拿下維吉馬、葛思維冷與拿威格拉德的攻城器械，全都拋下。

正如山頂雪崩後，雪球會越滾越大，崩塌會越來越多，布倫納之戰對尼夫加爾德造成的影響，也越來越嚴重。戴維特公爵所帶領的維爾登軍，遇上艱難的時刻，在多場突擊戰中，被斯格利加的海盜與奇達里士的國王艾塔因給狠狠羞辱了一番。而當戴維特得知在布倫納發生的事情，當他收到佛特斯特國王與洋。納塔利斯正拚命追來的消息後，便立刻下令吹響號角，跌跌撞撞地過河跑回琴特拉。一路上，他們靠屍體認路，因為尼夫加爾德戰敗的消息已傳開，維爾登裡的異議分子再度起事。然而，留在那斯洛格、洛茲羅格與波得羅格，這些未被奪下的要塞中，都是十分強大的部隊，而他們一直到琴特拉和平協議簽訂後，才揚起幡幟從當地光榮退離。

在亞丁，有關布倫納的消息則是促使戴馬溫與韓瑟頓，這兩位素來形同水火的國王握手言和，共同挺身對抗尼夫加爾德人，因此由阿爾達。阿波。達西公爵率領前往彭達爾河谷的東軍，已無法與這兩名同盟國王硬碰硬。有了蜜薇女王的游擊兵緊咬尼夫加爾德人的尾巴，以及雷達尼亞軍相

助，戴馬溫與韓瑟頓把阿爾達。阿波。達西公爵一路趕到了亞斯德堡下。阿爾達公爵原想應戰，但詭異的宿命卻教他患上了急病——他在吃過某樣東西後，肚中開始刺痛、腹瀉不止，兩天後便在極大的痛苦中死去。而戴馬溫與韓瑟頓——顯然是為了歷史的正義——不等尼夫加爾德人有所動作，直接接在亞斯德堡下發動攻擊。尼夫加爾德雖然在人數上一直有極大優勢，但在這場決定性戰役中，卻被打得潰不成軍。平凡的靈魂與才能，戰勝了強大而粗暴的力量。

還有一件事值得記載，也就是在布倫納村外，門諾。科耶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一點，無人知曉。有人說，他已被殺，屍首在成堆合葬的黃土中已無法辨識。有人說，他逃出生天，因為懼怕帝王的怒氣，沒有返回尼夫加爾德，而是躲到了布洛奇隆，藏到了德律阿得之中，留在了那曠野中，一把鬍子都拖到了地上。不過在那裡，他因為憂慮過度，同樣也是死了。

在尋常人家之中，則是流傳這樣的版本——這元帥似乎在夜裡回到了布倫納的原野上，在一座座的墳墓間徘徊，不斷大叫：「把我的軍隊還給我！」最後在山丘上的一棵白楊樹上吊自殺，而「絞刑山」這個名字就是這麼來的。所以夜裡，在這戰後曠野出沒的幽靈中，也可以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元帥……

「亞瑞外公！亞瑞外公！」

亞瑞從紙堆中抬起頭，調整了下從汗濕鼻頭滑落的眼鏡。

「亞瑞外公！」一個開朗伶俐的六歲小女孩尖著嗓子大叫道。那是亞瑞最小的孫女，眾神保佑，她比較像母親，也就是亞瑞的女兒，而不是那懶散的女婿。

「亞瑞外公！露西安外婆叫我來跟你說，你今天那些沒用的鬼畫符已經寫夠了，還有晚飯前的點心已經在桌上了！」

亞瑞小心翼翼地折起寫好的紙張，把墨水瓶塞好。斷肢傳來陣陣痛楚。天氣要變了，他想。要下雨了。

「亞瑞外公——！」

「我來了，奇莉。我來了。」

他們還沒處理完所有傷患，夜便已經深了。最後的那幾場手術是靠著照光做的——普通的燈光，從燈裡發出的，後來也用上了魔法的光線。馬蒂。索得根在度過危機之後，慢慢恢復精神，雖然臉白得像紙，動作像傀儡一樣僵硬而不自然，卻十分有效率而準確地施魔法。

當他們出來到帳篷外，夜色已是一片漆黑，他們四個人都靠著帳幕，坐了下來。

原野上滿是火光。各種火光——不會動的營火，搖擺的火炬與火把。遠處的歌聲、吟頌、叫喊與歡呼，在夜色中傳了開來。

在他們周圍的夜色裡，也不停傳出傷患斷斷續續的叫喊與呻吟，將死之人的乞求與哀嘆，不過這些他們已經沒有聽見。他們已經習慣了煎熬與死亡的聲音，那些聲音對他們來說已是平常而自然，就像厚特拉河畔沼澤上的蛙群協奏曲，就像黃金池邊金合歡上的蟬隻奏鳴曲，儼然已成為這夜的交響曲。

馬蒂。索得根沉默地靠在半身人的肩頭。優拉與莎妮抱著彼此，依偎在一起，時不時噴出毫無意義的細微笑聲。

他們在營帳邊坐下以前，都先喝了一杯伏特加，而馬蒂與眾人分享了她最後的一點魔法——開心咒，通常是用在拔牙的時候。紅毛覺得自己被這咒語給唬弄了——結合魔法的飲品並沒有讓他放鬆，反而讓他緊繃起來；沒有減輕虛脫感，反而加深許多；沒有讓他忘了，反而讓他不斷想起。

看起來，他想，酒精與魔法只在優拉與莎妮的身上發揮應有的效力。

他轉過頭，在月光下看見兩個女孩的臉上，都掛著銀白的淚痕。

他舔了舔發麻、沒了知覺的嘴唇，說：「不知道這場戰爭是誰贏了，有人知道嗎？」

馬蒂把臉轉向他，但依舊沉默。黃金池畔的金合歡、柳樹與赤楊間，蟬娘不斷演奏，蛙群呱呱叫。傷患呻吟、乞求、嘆息。然後漸漸死去。莎妮與優拉含著淚水咯咯發笑。

馬蒂。索得根在那場戰役後的兩個星期死去。她與自由傭兵團裡的一名軍官燕好，對這場愛情歷險卻不甚認真，而那名軍官正好相反。當喜歡變換口味的馬蒂轉向一位特馬利亞的上尉交好，醋勁大發的軍官便將一把刀子刺進了她的身體。軍官後來為此被吊死，但治癒師已回天乏術。

紅毛與優拉在那場戰役過後的一年，死在了馬利堡，當時爆發了一場史上最為嚴重的出血熱，出血熱又名紅死病，又或者是以帶入疫情的那艘船為名——卡緹歐娜瘟疫。當時，所有醫生與大多數祭司都從馬利堡逃走。紅毛與優拉當然是留了下來。他們為所有的人治病，因為他們是醫者。雖然紅死病無藥可醫，但這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最後兩人都染了病，他死在她懷裡，死在她用那雙醜陋的村姑大掌，給他信賴十足的緊抱中。她在四天後也死了，隻身一人。

莎妮死在那場戰役後的七十二年，成為一位著名、飽受景仰的奧克森福特大學醫學院退休院長。後來幾代的外科醫師都不斷重複她的笑話：「紅的跟紅的縫在一起，黃的跟黃的，白的跟白的，這樣就一定不會錯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院長在說完這玩笑話後，總是會暗暗拭去淚珠。
很少。

蛙群不斷呱呱叫，蟬娘在黃金池畔的柳樹間鳴樂。莎妮與優拉含著淚水咯咯發笑。

「不知道，」又名紅毛的戰地醫師半身人米羅。萬德貝克重複道。「不知道誰打贏了？」
「紅毛，相信我，我要是你，根本就不會去擔心這種事。」馬蒂。索得根感性地說。

【註一】：阿列利昂鷹（Alerion），傳說中外貌與鷹相似但體型較大的鳥，沒有腳和喙，世界上僅有一公一母兩隻，壽命六十年，生下新一對的公母鳥後便會投海自殺，是中世紀常見的紋章圖樣。

【註二】：羅哈提納矛（Rohatyna）是中古世紀的騎士或步兵會使用的一種帶鉤短矛，在波蘭與俄羅斯民族間尤受歡迎，常作打獵或戰鬥之用。長度不過兩公尺，通常用於近距離刺擊。劍柄有時會鏤空，以減輕重量。

【註三】：鎖子扁盔（Misurka），狀如鍋蓋的扁平金屬頭盔，附有鎖子甲以保護額、頰、耳與頸背。在波蘭，用於十六至十八世紀間的輕騎軍。

一株株火苗在高處燃燒，有些熾焰高漲、熠熠生輝，其餘的則羸弱微殘、顫顫搖擺、黯淡欲滅。然而，在最盡頭，有株小小的火苗，十分微弱，勉強燃著芯火，勉強亮著光暈，看似費盡艱辛綻放，又似耗盡心力殘喘。

「這株快要熄滅的火苗是誰的？」獵魔士問。
「你的。」死神答道。

《童話與民間故事》

——佛羅倫斯·德蘭諾以



第九章

平原一望無際，能直直遠眺隱於彼方霧中的青峰。這座平原無疑是片石海，這頭有浪潮般的突起與銳脊，那頭有尖牙聳立的礁石，而遍布的船艦殘骸，更是強化了這石海的形象。排櫓船、戰船、商船、快帆船、雙桅船及長船等，許許多多的船艦殘骸，有些看起來好像不久前才航行到這裡，有些已只剩成一堆堆幾乎無法辨識的甲板與骨架，顯然已經在這裡沒有幾百年，也有幾十年。

有些船隻翻覆，龍骨朝上；有些側倒在地，好像被撒旦般的狂風與暴風扔至此地。還有一些看起來，就像正在這片石洋上航行一般，船身四平八穩，船首飾像昂然挺立，船桅直指天頂，殘存的船帆、牽索與支索迎風搖曳。這些船甚至有自己的幽靈船員——嵌入腐爛甲板，與船索揪扯不清的船員骷髏——幾世紀以來，一直無止盡地航行。

騎士的出現，驚動了漆黑的鳥群，被馬蹄聲嚇到的鳥兒一大群、一大群，大叫著從船桅、帆桁、繩索與骷髏上掠起，在天空聚集片刻後，飛到了峭壁邊盤旋。峭壁底下是潭平滑如水銀的灰色湖水。峭壁上，有一部分是俯瞰船骸平原的高塔，有一部分是高懸湖面之上，融入陡直岩壁的堡壘，而峭壁的頂端，是座黑暗陰鬱的要塞。凱爾佩跳動了下，噴出口氣，豎直雙耳。這一片船骸骷

體，這一整片死亡之景，令牠望而生卻，而再度飛回船桅與帆桁落腳的鳥群，也同樣令牠畏懼。船桅與帆桁因鳥群的重疊晃了晃。看來這些鳥兒已經明白自己無須害怕落單的騎士，要是這裡有人該害怕，也是那名騎士。

「冷靜點，凱爾佩。」奇莉用著不同尋常的聲調說。「這是路的盡頭，這裡就是正確的地點與正確的時間。」

她憑空出現在大門前，像幽魂般從船骸間穿出。收到烏鴉警告的大門守衛早已注意到她，紛紛用手比著她，大聲叫喚同伴。

當她騎馬來到門塔時，那裡已是人滿為患，充斥著激昂的喧鬧。所有的人都盯著她。少數幾人，如包雷阿斯。蒙和達可瑞。席利帆特等，已經知道、也看過她，而大多數人——斯凱蘭從艾冰格附近一帶新招募來的傭兵與流氓——雖沒親眼瞧過她，卻也聽說過她。這一會兒，所有人都一臉狐疑看著這名臉上帶疤、背上揹劍的灰髮女孩，看著那頭漂亮的黑色母馬。馬兒高高揚頭噴氣，用鐵蹄在步道的地磚上敲出聲響。

喧鬧的人聲靜了下來。四周變得非常安靜。母馬宛如芭蕾舞伶，一蹄一步，鐵蹄聲之響亮，好比鐵鎚敲在鐵砧上。好一會兒後，才有人交架鉤鏢槍與鏢靶，擋住牠的去路。一人怯怯比出手勢，

伸向馬兒轡頭。母馬噴了一口氣。

「你們帶路吧，帶我去找這座城堡的主人。」女孩聲音響亮地說。

包雷阿斯。蒙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不過他扶住了她的一邊馬鐙，朝她伸出一隻手，其餘的人則幫著穩住不斷躁腳、噴氣的母馬。

「尊貴的小姐，妳認得我嗎？」包雷阿斯小聲地問。「我們已經見過了。」

「在哪裡？」

「在冰上。」

她直直看進了他的眼睛。

「我那時沒有去看你們的長相。」她無所謂地說。

「當時，妳是那湖的主宰。」他點了點頭。「小姑娘，妳來這裡要找什麼？要做什么？」

「找葉妮芙，還有我的宿命。」

「應該說是來找死的。」他輕聲道。「這是斯地加堡。我要是妳，會離這裡遠遠的。」

她再度看向他，包雷阿斯頓時明白那眼神代表的含意。

史帝芬。斯凱蘭現了身，雙手環胸，盯著女孩看了許久。最後，他總算大手一揮，要她跟著自己走。她二話不說，踏出腳步，由著環在身邊的那群武裝分子戒護。

「奇怪的女孩。」包雷阿斯喃喃道，並打了個寒顫。

「幸好她已經不是我們該擔心的問題了。」達可瑞。席利帆特挖苦道。「至於你，我倒是很訝異你會那樣和她說話。就是她，這個巫婆，殺了華爾加斯和伏利普，然後又殺了奧拉。哈樂思罕……」

「是夜梟殺了哈樂思罕，不是她。」包雷阿斯打斷他。「她在浮冰那裡放過了我們。她大可以把我們當小狗仔那樣給宰了，丟到冰水裡。我們所有人，包括夜梟。」

「最好是。」達可瑞朝庭院地磚啐了一口。「他會和那個巫師，還有邦哈特一起，好好回報她的這份慈悲。你等著看吧，蒙，他們馬上就會把她好好治一治，把她的皮一層層剝下來。」

「把她剝皮這事，我當然相信。」包雷阿斯低吼。「因為他們都是嗜虐的人。不過我們既然是為他們做事，也好不到哪去。」

「那我們有得選擇嗎？沒有。」

斯凱蘭的傭兵當中，有一人突然小聲叫了一下，然後另一個人也跟著附和。有人咒罵，有人嘆氣。有人不發一語，只用手指向某處。

小巧玲瓏的高塔垛口、疊澀、屋頂、壁帶、窗台、山牆、雨溝、雨漏與怪面飾上，放眼望去，全是黑色的鳥兒。牠們從船骸原悄悄飛來，沒有發出一聲啼叫。這一會兒，牠們停了下來，無聲無息，似在等待什麼。

「牠們在預告死亡。」其中一名傭兵喃喃說。

「還有腐肉。」另一名補充道。

「我們沒得選擇。」席利帆特看著包雷阿斯，機械性地重複道。包雷阿斯。蒙看向鳥群，輕聲答道：

「說不定，該是我們可以選擇的時候了？」

他們順著一道以三座平台分段的巨大階梯進入山裡，走過一整排沿走廊擺設的壁龕雕像，經過一座環繞前庭的迴廊。奇莉大膽地走著，沒有絲毫畏懼，無論是架在她四周的武器，或是戒護在她身邊的那票惡匪，都沒有喚起她心中的恐懼。她說自己已記不得在那座凍湖之上，被她斬殺的對象長相。她說謊。她記得。她記得史帝芬。斯凱蘭，也就是現在一臉陰狠、把她帶往城堡深處的人，當初在冰上渾身發抖、牙齒打顫的模樣。

現在，按他時時查看左右、一雙眼像是要把她燒了的樣子看來，似乎還是有點怕她。奇莉深深嘆了口氣。

他們進到一座大廳，裡頭有盞蜘蛛網般的巨大吊燈，天花板則是由幾支柱子支撐，呈星狀開展的挑高拱頂。當奇莉瞧見在那裡等她的人是誰，恐懼頓時將枯瘦的手指穿進她的五臟六腑，緊緊捏住，在裡頭大力地擠壓、拉扯、扭轉她的臟腑。

邦哈特三個箭步來到她面前，兩手擰住她胸前的背心，把她揪往自己，讓她的臉龐貼近自己那對蒼白的魚眼，然後用氣音說：

「地獄一定是很可怕，才會讓你寧願選擇我。」

她沒有回答。她在他的鼻息裡聞到酒精的味道。

「又或者，是地獄不想要你，小野獸？說不定，是那座妖魔之塔在嚐過你的毒液後，覺得噁心，把你吐了出來？」

他把她扯得更近。她覺得噁心而別開臉。

「對。」他輕輕說。「妳這樣害怕是對的，這裡就是你的終點。從這裡，妳逃不了了。這裡，就在這座城堡裡，我會把你血管裡的血，放得一乾二淨。」

「您說完了吧？邦哈特先生。」

說話的這人，她當下便認了出來，是巫師維列佛茲。這個人先是在塔奈島當上了銬的階下囚，然後又追殺她到海鷗之塔。當時在那座島上的他，樣子十分英俊，但現在他的臉不太一樣，變得醜陋、嚇人。

「邦哈特先生，請容許我說一件事。」巫師坐在那張看起來像寶座的椅子上，甚至連動都沒動。「我才是這裡的主人，而我很榮幸攬下全責，歡迎來到我們這斯地加堡的客人——鼎鼎大名的拉拉。多倫。阿波。夏得哈兒後代、卡蘭特的孫女、芭維塔的女兒——來自琴特拉的奇莉拉小姐。歡迎，請靠過來一點。」

巫師說出的最後那幾個字裡，已不復見藏在友善面具底下的冰冷玩笑，只剩威脅與命令。奇莉當下感覺自己無法違抗那道命令，一股恐懼油然而生，十分可怕、令人無法動彈的恐懼。

「靠過來一點。」維列佛茲一字一字地說。現在，她瞧清楚他臉上是哪裡不對勁了。他的左眼，比右眼小許多，在青紫發皺的眼窩裡一眨一眨，不停瘋狂轉動，樣子很可怕。

「人站得挺直的，臉上也沒有半點恐懼。」巫師偏著頭說。「佩服。不過，我希望這股勇氣不是愚勇。妳可能懷有某些妄想，我就直接先戳破了。邦哈特先生說得沒錯，妳不可能逃出這裡。不管是用瞬間移動，或是妳自己本身的特殊能力，都不可能。」

她知道他說的沒錯。她之前一直說服自己，要是有個萬一，就算到了緊要關頭，最起碼，她都有辦法逃走，躲到時間與空間之中。而現在，她知道這種希望並不切實際，只是妄想。這座城堡因為一股邪惡又充滿敵意的陌生魔法不停震動，而這股充滿敵意的陌生魔法穿透了她，滲進她的體內，像一條寄生蟲，在她的臟腑上爬行，在她的腦子上噁心地蠕動，她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她被敵人的力量箝制，無力反擊。

沒辦法，她心想，我早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早就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這裡。剩下的，確實都是妄想。該來的，就讓它來吧。

「好極了。」維列佛茲說。「妳對情勢的評估是正確的。該來的，一定會來。更精確地說，是會按我的決定進行。好奇問一下，我親愛的小姐，我會下怎樣的決定，妳也猜到了嗎？」

她還來不及克服痙攣、乾涸的喉嚨，說任何話之前，他又再度搶先臆測她的思緒。

「妳當然知道，妳可是世界之主、時空之主啊。對，沒錯，我親愛的小姐，妳的拜訪並沒有讓我驚訝。妳從那座湖逃去哪裡，又是用什麼方法辦到的，我全都一清二楚。我知道妳在那邊和誰，還有什麼東西見過面。我知道妳是用什麼方法來到這裡。我不知道的只有一樣——妳是走了很長一段路才來的嗎？這一路上，妳有很多體驗嗎？」

「哦，妳不用告訴我。」他帶著下流的笑，再度搶了她的話。「我知道，那很有趣，充滿激情。瞧，我已經等不及要自己試了。我非常羨慕妳的天分，妳得與我分享它，我親愛的小姐。對，『得』這個字用得恰當。妳一天不與我分享妳的天分，我就不會對妳放手，不管白天或黑夜，都不會放手。」

奇莉終於明白，壓迫她喉嚨的不只是恐懼。巫師用魔法箝制了她，掐住了她。他在嘲笑她，他在羞辱她，當著所有人的面。

「放了……葉妮芙。」她大力咳了起來，甚至拱起了背。「放了……她。你想對我做什麼都可以。」

邦哈特放聲大笑，史帝芬·斯凱蘭也嗤之以鼻。維列佛茲用小指摳了摳那顆可怕眼睛的眼角。

「妳應該沒笨到這種地步，應該知道不管怎樣，我都能對妳隨心所欲。妳的提議很崇高，也因此顯得可悲和可笑。」

「你需要我……」儘管費了很大一番力氣，她還是揚起了下巴。「好和我生孩子。這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的，你也一樣。對，我是被你箝制，但我是自己來到這裡……雖然你派人追我繞過半個地

球，卻沒有抓到我。我是自己來到這裡，自願讓自己落入你手中。這是為了葉妮芙，為了她的性命。對你來說，這很可笑？那就試試對我用暴力、用強迫的……我保證讓你下一秒就笑不出來。」

邦哈特跳近她，揮動馬鞭。維列佛茲做了個看似不經心的手勢，輕輕動了下手掌，但僅是這樣，便已足夠。馬鞭從惡徒手中飛出，而他則一個重心不穩，撞到放煤炭的推車。

「邦哈特先生，看來，您對客人該守的本分有理解上的困難。」維列佛茲說。「我很樂意再提醒您一次——身為客人，不該破壞主人家的家具與藝術品，不該偷竊細小物品，不該弄髒地毯和比較不好打掃的地方，不該不守規矩、和其他賓客動手。而最後這一點，至少要等到主人動過手、施完暴了才行。只要主人沒表示，客人就不能施暴、不能動手。從我剛剛說的這段話，奇莉，妳也應該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妳不會？那就讓我來幫妳。妳自己送上門，放棄了所有的主張，同意讓我對妳做任何我想做的事，而妳卻認為這個提議很大方。妳錯了。因為，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我可以對妳做任何我必須做的事，而不是什麼我渴望的事。比方說，我渴望把妳的眼睛至少挖出一顆，當作是塔奈島的復仇，但我不能，因為我怕妳會挺不過去。」

奇莉當下明白，如果自己現在不發難，就永遠沒機會了。她一個半迴旋，拔出飛燕劍，但整座城堡頓時天旋地轉，然後她感覺到自己跌倒在地，還撞到一邊膝蓋，整個人痛得蜷縮起來，額頭幾乎要垂到了地磚。她奮力制住反射性的嘔吐感，劍卻從指間滑了出去，被某個人撿了起來。

「對——了。」維列佛茲拉長聲調說，並把下巴靠在合併的雙掌上，好似祈禱一樣。「我剛剛說到哪兒了？喔，對，沒錯，說到妳的提議。葉妮芙的性命與自由換……換什麼？妳的投降，自願

的，沒有強迫與威逼？我很遺憾，奇莉，我要對妳做的事，少了強迫與威逼，可是不行的。」

「對，對。」他興致盎然地看著女孩又咳又喘，不斷吐掉口水，試圖嘔吐，再度重複道：「少了強迫與威逼可是不行的。我向妳保證，我要對妳做的事，妳永遠都不可能自願接受。所以，妳看，妳的提議不管怎麼說，就是可悲又可笑，而且一點價值都沒有。因此，我拒絕。來吧，把她帶走，直接帶去實驗室。」

這裡的實驗室和奇莉在艾蘭德的梅莉特列神殿裡看到的，沒有太大差異。一樣乾淨明亮，有一張張長板桌，上頭也都擺滿了各種玻璃容器、罐子、曲頸瓶、燒瓶、試管、管子、嘶嘶冒泡的蒸餾器，還有許許多多奇形怪狀的儀器。這裡也和艾蘭德那裡一樣，充滿乙醚、酒精、福馬林的刺鼻臭味，還有一種讓人聞著就覺得害怕的味道。即使是在那邊，在她熟悉的神殿裡，在親切的祭司與親切的葉妮芙身邊，只要待在實驗室內，奇莉總會覺得害怕。而在艾蘭德那裡，可是沒有人會把她強行拖進實驗室，沒有人會把她粗魯地按到椅子上，沒人會像鐵鉗一樣抓住她的肩膀與雙手。在艾蘭德那裡，實驗室正中央沒有一張可怕的鐵椅，而且形狀很明顯就是為了凌虐椅子上的人而設計。那裡沒有一堆穿著白衣、剃了光頭的傢伙。那裡沒有邦哈特。那裡沒有興奮得臉泛潮紅，迫不及待舔舐嘴唇的斯凱蘭。那裡也沒有一顆眼睛正常，另一顆眼睛小不隆咚，又一直亂動嚇人的維列佛茲。

維列佛茲站在一張擺了可怕器具的桌子前，把它們擺弄了好一會兒後才轉過身。

「我親愛的小姐，妳瞧，」他一邊說著，一邊往她走來。「妳對我來說，是獲得力量與權力的關鍵之鑰。我指的不只是統治這個世界的權力。這個世界一無是處，而且馬上就要面臨毀滅的命運。我要的是統治所有世界的權力。統治異界交會後，在所有時間與空間的範疇下所產生的世界。妳一定明白我在說什麼，那些時空的某一部分，妳已經去過了。」

過了一會，他一邊捲起袖管，一邊又接著說：「我很不好意思承認，不過權力十分吸引我。這很微不足道，我知道，不過我想當統治者。當一個受人跪拜的統治者。一個人們會單單因為我坐上這個位子，就大肆讚頌的統治者。一個——我們這麼說吧——憑一己之願，就能把世界從災難中解救出來，進而受到百般推崇的統治者，而這所謂的救世之舉，實則只是一種恣意妄為。我會寬宏大量，給信服我的人獎勵；我會無比殘酷，給不聽話、不願屈服的人處罰。喔，奇莉，一想到這，我的心裡就覺得高興。所有人將世世代代向我祈求禱告，為了我而禱告，為了歌頌我的慈愛與悲憫而禱告，那將會是我靈魂的甘蜜、香甜的蜜露。世世代代的人，奇莉，所有的世界。把耳朵給我豎直了。聽見空氣中傳來的聲音了嗎？那是飢餓、惡火、戰爭，以及維列佛茲的憤怒……」

他的指頭在她面前動了起來，幾乎要碰到她，然後又突然掐住她的雙頰。奇莉大叫一聲，奮力掙扎，卻被他抓得死緊。她的嘴唇開始顫抖，維列佛茲見狀，咯咯笑了起來。

「命運之子。」他激動地嘲笑她，嘴角泛起一片白沫。「阿因恆伊凱爾，神聖的上古精靈之血……現在變成專屬於我了。」

他突然挺直身子，抹了抹耳朵，聲調也回到原有的冷酷：

「多少愚蠢的人與神祕主義者，試圖要把那些愚蠢的故事、傳奇與預言套到你身上，追蹤你身上帶有的基因，那個你從祖先那裡得到的繼承。他們錯把水塘上的倒影認作天上的繁星，定下撲朔迷離的假設，誤以為那基因有多大可能，會繼續進化，在你孩子或你孩子的孩子身上達到力量全滿。他們以為在你身邊有一股迷人的光環圍繞，還有香煙裊裊，但事情真相卻平庸多、乏味多了。要我說，是庸俗得平淡無奇。我親愛的小姐，重點在於你的血。我指的就是單單字面上的意思，沒有半點詩情畫意的引申。」

他從桌上拿起一支尾端是微微彎曲的極細管子，長度約半呎的小型玻璃注射器。奇莉覺得嘴裡一陣乾澀。巫師將注射器拿到燈下看了看，冷冷地說：

「再過一會，你就会被脫光衣服，按到這張扶椅上，就是你如此好奇盯著看的這張。雖然到時候的姿勢會不太舒服，但你得在這張扶椅上待一段時間，而有了這一個你同樣也看得入迷的器具輔助，你將會受孕。放心吧，不會很可怕。在藥力作用下，你幾乎全程都會處在半清醒的狀態。那些藥我會直接送進你的血管，好確保能正確植入胚胎，避免子宮外孕。你不用怕，我很有經驗，這我已經做過幾百次了。雖然我從來沒在被命運選中的人身上做過，不過我想命定之人的子宮與卵巢，和尋常女孩的相比，差異應該沒那麼大。」

維列佛茲接著灌迷湯說：「而現在說到最重要的事，這可能會讓你擔心，又或許會讓你高興，不過你要知道，這孩子你不會生下來。天曉得，說不定這孩子也會是個天賦異稟、萬中選一的孩

子，註定要當救世主與萬王之王。不過這一點沒有人能保證，而我也不打算等那麼久。我需要的是血，更精確地說，是胎盤血。只要胎盤一成形，我就會把它從妳腹中拿出來。而我剩下的計畫與目的呢，我親愛的小姐，就如妳想見的，和妳沒有關係，所以告訴妳也沒有意義，只會變成不必要的挫折。」

語畢，他不再開口，刻意營造效果十足的停頓。奇莉無法克制不斷發抖的雙唇。

「現在呢，」巫師戲劇性地行了禮。「請上座吧，奇莉拉小姐。」

「應該要叫葉妮芙那隻母狗來看。」邦哈特亮出灰白鬍鬚底下的牙齒。「這是她應得的！」

「當然。」維列佛茲帶笑的嘴角上，再度出現一團白沫。「受精畢竟是件神聖的事，令人興奮，也十分莊嚴，這可是她身邊親近的家人都該輔佐的過程。而葉妮芙可以說是她的準母親，這種角色在原始文化裡，對女兒的新婚之夜，可是參與得頗為積極呢。來吧，把她帶過來！」

「說到受精這件事嘛……」邦哈特俯身傾向奇莉，而巫師那群剃了光頭的助手已開始為她寬衣。「維列佛茲先生，難道不能用普通一點的方式嗎？用上帝教導人類的方式？」

斯凱蘭搖著腦袋哼了一聲。維列佛茲微微皺起眉頭，冷冷否決道：

「不能，邦哈特先生。不能。」

一直到現在才明白事情嚴重性的奇莉，高聲吼了出來。接著，她又吼了第二次。

「好了、好了。」巫師皺起眉頭。「勇敢一點，咱們可是昂著下巴、舉著寶劍進到了獅子穴，現在咱們卻怕起一根小小的玻璃管子？可恥啊，我的小姐。」

不過，視羞恥為無物的奇莉，第三度扯開喉嚨大叫，那叫聲之大，連實驗室裡的器皿都發出聲響。

而整個斯地加堡也在霎時間以吼聲與警報回應。

「年輕人啊，聽著，苦日子就要來囉。」背部插著根鑲鈹的札達里克一面重複先前的話，一面掘著路面石磚間的乾燥糞土。「喔，你們會看到這麼一天的，我們這些可憐人的苦日子就要來囉。」

他看了下身旁的人，卻沒有任何一個哨兵對他所說的話發表意見；跟守衛一起留在城門的包雷阿斯。蒙也沒有接下發言權。他之所以會在那裡，是出於自身的意志，而非命令使然。他大可像席利帆特那樣跟隨夜梟離開，可以親眼看見湖之主身上即將發生的事，看見等著她的是怎樣的命運，不過包雷阿斯並不想看。他寧願待在這裡，待在院子裡，待在澄空下，跟那女孩被帶去的上城廳室離得遠遠的。在這裡，他很確定，就算是她的尖叫，也傳不過來。

「那團黑鳥是個壞兆頭。」札達里克把頭偏向那群依舊坐在城牆與壁帶上的烏鴉。「那個騎著黑母馬來的小丫頭可是個壞預兆啊。我告訴你們，我們在這裡幫夜梟做的是壞事。有傳聞說，夜梟

他已經不是驗屍官，也不是什麼高貴的大人，而是跟我們一樣，被流放了。說是大帝氣他氣瘋了。要是我們跟他一起被逮到，那我們這些可憐人就得過上苦日子了啊。」

「是啊，是啊！」另一名哨兵附和道。這人留著小鬍子，帽子上插了黑鸛羽做裝飾。「我們被綁上木樁的日子不遠了！惹火大帝可是非常不妙的事。」

「喂，你們啊，大帝可能沒啥時間管咱們。」第三名哨兵也插上嘴。這人不久前才來到斯地加堡，是斯凱蘭招聘的最後一批傭兵。「他現在可忙著處理那些動亂。聽說啊，北方不知道哪邊，打仗打得可兇了。北地林格人把帝國大軍打得稀里嘩啦、頭破血流呢。」

「這麼說來，」第四名哨兵加入討論。「我們和夜梟待在這裡，說不定也沒那麼糟囉？和贏的一方站在一起，總是比較好吧。」

「當然比較好。」那個新來的說。「照我看，夜梟的贏面是越來越大了，而待在他身邊，我們也能跟著出頭！」

「哎，你們這群小伙子。」札達里克把身子靠在鑣靶上。「真是蠢得和豬頭一樣。」

黑色鳥群在震耳欲聾的振翅聲與叫聲中起飛，盤旋在堡壘四周，形成一道遮去天色的黑幕。

「搞什麼鬼啊？」哨兵中的一人抱怨道。

「請打開城門。」

包雷阿斯。蒙突然聞到一股強烈的草藥味，那是鼠尾草、薄荷與麝香的味道。他嚥了口唾沫，甩了甩腦袋，然後閉上眼再睜開。不過這一點用都沒有。那名削瘦、修長，看起來像個徵稅大人的

男子，依舊站在那裡。他就這麼憑空出現在他們身旁，完全沒打算消失。他就這麼站在那裡，緊閉的雙唇上勾著微笑。這景象，讓包雷阿斯的頭髮差點沒把帽子頂起來。

「請打開城門。」帶著笑容的高貴大人再度說了一次。「不要有任何拖延。說真的，這樣會比較好。」

札達里克的鑣鉞哐噹一聲倒了下去。他僵直站著，一張嘴無聲地動了動，眼中一片空洞。其他人往城門走去，腳步僵硬而不自然，有如一個又一個又一個機器人。他們拿下了擋門木，敲掉門鎖。

四名騎士踏著響亮的馬蹄闖入庭院。

其中一人髮色白如雪，手上的劍如閃電揮動。另一名是髮色淺淡的女子，在奔馳的馬背上拉滿了弓。第三名騎士是年紀頗輕的女孩，一個手起刀落，札達里克的太陽穴便讓她的彎刀給剖了開來。

包雷阿斯。蒙抓起掉在地上的鑣鉞，擋在自己和女孩之間，但第四名騎士突然出現，居高臨下。這人的頭盔兩側都嵌了猛鷲翼，高舉的劍發出刺眼亮光。

「住手，卡希。」白髮男子厲聲道。「別浪費時間和體力。米爾娃、雷吉思，往這邊……」

「不。」包雷阿斯喃喃說，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不是這邊……這邊過去是迴牆，死路一條。你們要走那邊，走那些階梯……到上城。要是你們打算救湖之主……動作就得快一點了。」

「謝了。」白髮男子說。「謝謝你，陌生人。雷吉思，你聽到了吧？帶路！」

一會兒後，庭院裡留下的，只有一具具屍首。而包雷阿斯。蒙依舊靠著鑣鉞，抖個不停的雙腿讓他無法放手。

烏鴉扯著嗓子在斯地加堡上方盤旋，化成一片墨雲從四面八方籠罩塔樓與堡壘。

傭兵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報告情況，維列佛茲一派平靜地把話聽完，臉上波瀾未掀，宛若石像，但那顆不斷轉動的眼珠，卻洩露了情緒。

「最後一刻的救援。」他說得咬牙切齒。「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天底下不會有這種事，就算有，也只是露天劇團會演的橋段，不過意思是一樣的。來，讓我開心一下吧，告訴我，這一切都是你想出來的，這麼說吧，是你編的鬧劇。」

「這不是我編的！」傭兵憤怒地說。「我說的都是真的！有一幫……一幫人馬闖進來了……」

「好，好。」巫師打斷他。「我說笑的。斯凱蘭，這件事你親自出馬。這是你證明自己的傭兵部隊，到底值不值我給的黃金的時候。」

夜梟跳了起來，激動揮著雙手，吼道：

「維列佛茲，你不覺得太輕敵了嗎？你，看起來，不清楚事情的嚴重性！要是城堡受到攻擊，那表示他們是恩菲爾的軍隊！而這表示……」

「這什麼也沒表示。」巫師截斷他的話。「不過我知道你是怎麼回事。好，要是有我站背後，能為你提振士氣，那就來吧。我們走。邦哈特先生，您也是。」

「至於妳，」他把那顆可怕的眼珠盯在奇莉身上。「別打鬼主意。我知道是誰在演這場廉價的救援鬧劇。而我向妳保證，我會把這場廉價鬧劇，變成一場恐怖劇。」

「喂，你們！」他朝侍僕與助手點了點頭。「把這女孩套上敵魔力特，關進的牢房上三道鎖，一步都不准離開牢門。出了事，你們就拿頭來見。明白了嗎？」

「是的，主人。」

他們闖進一條走廊，再從走廊進到一間充滿雕像，堪稱雕刻品展示間的大廳。他們一路暢行無阻，只見得幾名侍僕，但那些侍僕一見他們，便都腳底抹油跑光了。

他們沿階梯往下跑。卡希一腳踹開門，安古蘭帶著氣勢萬千的吼聲闖進去，彎刀一掃，撞掉門邊權當守衛的裝飾鎧甲頭盔。安古蘭在發現自己殺錯對象後，爆笑出聲。

「哈，哈，哈！你們看……」

「安古蘭！」傑洛特喚回她的理智。「別呆站著！快走！」

一道門扉在他們面前打開，裡頭有幾道人影晃動。米爾娃二話不說，將弓拉滿，射出一箭。有人發出慘叫。門關了起來。傑洛特聽見門栓重重拴上。

「快、快！別杵在那裡！」他叫道。

「獵魔士，這樣瞎跑沒有意義。我去……我用飛的去偵查。」雷吉思說。

「去吧。」

吸血鬼好似被風吹走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傑洛特沒時間對這情景驚訝。

他們再度撞見一票人，這一回對方身上有武裝。卡希與安古蘭吶喊著往他們衝，而那票人則四處散逃。對方之所以會有如此反應，主要還是卡希和他那頂令人印象深刻的翼盔。

他們衝進迴廊，來到一間有前廳的畫廊。通往城堡深處的門廊與他們相隔約二十步，但此時迴廊對面出現了好幾道身影。吶喊聲在空氣中迴盪，箭聲四起。

「找掩護！」獵魔士大喊。

嘯聲嗖嗖，一支支飛箭如冰雹落下。箭鏃在地磚上擊出火花，射掉牆上的飾板，弄得他們一身粉塵。

「趴下！到欄杆後面！」

他們趴下身子找掩護，分別躲到雕葉螺旋柱後方。不過，他們並沒有全身而退。獵魔士聽見安古蘭發出一聲慘叫，看見她按住手臂，而鮮血馬上染紅了她的袖子。

「安古蘭！」

「沒事！只是擦傷而已！」女孩大聲回應，聲音只有些微顫抖，證實了他心底的推測。如果箭矢擊碎骨頭，安古蘭可是會嚇得當場昏倒。

畫廊裡的弓箭手不停發箭，並大聲呼喚援助。有幾人跑向一旁，打算從比較好的角度射擊被困住的一行人。傑洛特咒罵一聲，估算下他們與拱廊的距離。這雖然不見得是最理想路徑，但留在原地，必死無疑。

「我們衝過去！」他大喊。「準備！卡希，去幫安古蘭。」

「他們會把我們射成肉醬！」

「我們衝過去！這是唯一的路！」

「不！」米爾娃一邊喊道，一邊抓著弓箭站了起來。

她挺直了背，站出射箭姿勢，宛如一尊大理石雕——尊舉著弓的亞馬遜女戰士。畫廊裡的弓箭手見狀，紛紛放聲大叫。

米爾娃放掉弓弦。

弓箭手中的一人往後飛去，背部重重撞在牆上，而牆面噴出一朵像是八腳章魚的血花。畫廊裡傳出了吶喊，混合了怒氣、氣憤與恐懼的嘶吼。

「偉大的太陽啊……」卡希驚嘆道。傑洛特朝他的手臂抓了一下。

「我們衝！去幫安古蘭！」

畫廊裡的弓箭手將目標全都放在了米爾娃身上。縱使周遭牆灰飛揚，被箭鏃抄起的大理石屑與斷箭碎片四處噴濺，米爾娃卻是不動如山。她冷靜地放掉弓弦，慘叫聲便跟著再度響起，這第二名中箭的弓箭手，像布做的假人一樣摔在地上，血水與腦漿的混合液濺了同伴一身。

傑洛特見畫廊裡的守衛竄逃而出，趴跌在地磚上找掩護，好避開不知何時會冒出的箭矢，便喊道：「趁現在！」弓箭手中只有三人膽識夠大，敢繼續放箭。

一支利箭射中石柱，灑了米爾娃一身牆灰。她把垂落面前的髮絲吹掉，再度拉緊弓。

「米爾娃！」傑洛特、安古蘭與卡希衝進拱廊。「別管了！快走！」

「再一箭就好。」米爾娃嘴角抵著箭羽說。

弓弦發出一聲脆響。膽識夠大的三名弓箭手中，有一人拱起背跌落欄杆，摔在庭院地磚上。餘下兩人見狀，嚇得魂都飛了，趴在地上匍匐而逃。趕來援助的那批幫手，也沒人搶著跑出畫廊當米爾娃的箭靶。

不過，有一人例外。

米爾娃當場將他評估一番。那是名個頭不高，身材細瘦的膚色黝黑男子。他左手前臂套著擦得晶亮的護甲，右手戴了射箭手套。米爾娃看見黝黑男子如何舉起一張外型精美、弓把彎曲且經過雕飾的複合弓。她看見他如何流暢地將弓拉開，看見拉到全滿的弓弦如何在他黝黑的臉上畫出線條，看見紅色箭羽如何觸碰他的臉頰。她看見他正確瞄準目標。

她舉起弓，流暢拉開，並在拉弓的同時瞄準目標。弓弦觸碰她的臉，箭羽抵在她的嘴角。

「瑪麗亞，用力，用力。要拉到嘴巴。用指頭轉動弓弦，別讓箭掉下馬鞍了。手掌用力拉到臉頰。瞄準！兩隻眼睛都要張開！現在，屏住呼吸。放箭！」

縱使弓弦上了羊毛護弦，還是把她的左前臂給割痛了。

她的父親原想出聲，一陣突如其來的咳嗽卻讓他開不了口。他越咳越嚴重了，年紀還小的瑪麗亞。巴林格放下弓，心裡如是想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常咳了。昨天他在瞄準公山羊的時候咳得很厲害，所以午餐的飯桌上就只有煮藜菜。我討厭煮藜菜，我討厭餓肚子，我討厭過苦日子。

老巴林格吸了口氣，喘得十分嚴重。

「妳的箭和中心差了一扠，丫頭！整整一扠！我不是說過放箭的時候不要抖嗎？妳卻蹦來蹦去，好像屁股裡有蝸牛在爬一樣。而且瞄準也瞄太久了。手都痠了才放箭！妳這樣只是在浪費箭！」

「可是我射中了啊！而且才沒有差到一扠，離中心只偏了半扠。」

「別給我頂嘴！真是，眾神這是在懲罰我，沒給我兒子，反倒把妳這沒用的東西送過來。」

「我才不是沒用的東西！」

「我們馬上就知道了。再射一箭，想清楚我講過的東西。妳要像插進土裡一樣，給我站穩了。瞄準與放箭的速度要快。妳皺什麼眉？」

「因為你觸我楣頭。」

「我是妳老子，愛講什麼就講什麼。快射。」

她一邊吸著鼻子，一邊拉開弓，一副快哭的樣子，而他注意到了。

「瑪麗亞，我愛妳。」他悶悶地說。「永遠別忘了這點。」

箭羽一碰到嘴角，她便把箭放掉。

「好，好，我的女兒。」父親說。

然後，他再度劇烈咳了起來，咳得非常厲害。

皮膚黝黑的弓箭手當場斷氣。米爾娃的箭重重射入他的左腋下，有超過半支箭桿都埋在身子裡，擊碎好幾根肋骨，戳爛他的心肺。

而黝黑男子早一秒鐘放出的紅羽箭，射入米爾娃下腹，擊碎她的髖骨、戳爛她的腸道與動脈後，穿背而出。她像被槌子打中般，倒落地面。

傑洛特與卡希同聲大叫，毫不畏懼畫廊裡的弓箭手於此時再度舉弓，便跳出藏身的門廊，在箭雨中一把揪起米爾娃，將她拖走。其中一支箭在卡希頭盔上敲出脆響，而另一支箭——傑洛特敢發誓——梳過了她的頭髮。

米爾娃身後留下一道又寬又亮的血帶，而他們將她安置的地方，也在轉瞬間形成一灘血窪。卡希顫著雙手不停咒罵，傑洛特覺得他已幾近絕望，也幾近瘋狂。

「阿嬈！阿嬈！不要死——！」安古蘭哭叫道。

瑪麗亞。巴林格張開嘴，咳得十分嚇人，吐血染紅整個下頷。

「我也愛你，爸爸。」她說得極為清楚。

然後，她死了。

那票光頭助手無法制住不斷掙扎、吼叫的奇莉，於是另一群隨從趕來幫忙。其中一人被踢中，跳了開來，縮成一團蹲下，兩手按住鼠蹊，不斷大口吸氣。

但這個舉動只是更加激怒其他人。奇莉後頸被打了一拳，臉上也被賞了一大巴掌。他們把她轉了過去，有人朝她腰部重重踹了一腳，有人坐在她的兩邊小腿肚上。光頭助手中，有一名眼睛是邪惡金綠色的年輕男子跪到她胸上，十指嵌入她的髮中大力拉扯。奇莉發出慘叫。

不過，那助手也跟著慘叫，而且兩眼瞪得老大。奇莉看見一道道血涓從他的光頭流下，形成一個可怕的圖案，玷污了他身上的白袍。

下一秒，實驗室裡已成了人間煉獄。

家具翻倒的重響接二連三傳來。刺耳的碰撞聲與玻璃的破碎聲，混上人類的慘叫聲，不斷響起。倒了滿桌滿地的藥湯、藥水、煉金藥、萃取液，還有林林總總的魔法物質混在一起，相互結合，有些還滋滋作響，炸出團團黃煙。一時間，周遭充滿了極具腐蝕性的臭味。

奇莉透過噙出的淚水，在那煙團中看見了一個像是巨大蝙蝠的黑色物體，以飛快的速度在實驗室裡飛梭掃蕩。她看見那蝙蝠是如何在飛行中勾人，看見被勾中的人又是如何大聲摔落。一個試圖逃開的隨從就在她的目睹之下，從地板被勾了起來，摔在桌上，然後在撞碎的曲頸瓶、蒸餾器、試管與燒瓶之中，不斷抽動、嘔血、尖叫。

打翻的混合物噴濺到燈火上，發出滋滋聲與惡臭，接著實驗室裡突然爆出火焰。熱浪打散了煙霧。奇莉咬緊牙關，免得自己叫出聲。

在那張為她特別準備的鋼製扶椅上，坐著一名男子，他身材削瘦修長，穿著高雅的黑色服裝。男子平靜地咬吮掛在他一邊膝上的光頭助手。那助手不斷發出細微的尖叫聲，痙攣抖動，伸直的手腳有節奏地上下抽搐。

鬼火般的火焰在錫製桌面上舞動。曲頸瓶與燒瓶一個接一個大聲爆裂。

吸血鬼將尖銳的獠牙從祭品的頸子拔出，有如煤玉的黑色眼珠就這麼盯在奇莉身上。

「總會有些時候，不得不好好吸個夠。」他一邊舔掉唇上的血，一邊用清楚的聲調說。

「別怕。」在瞧見她的表情後，他露出一抹微笑。「別怕，奇莉。我很高興自己找到妳了。雖然妳可能會覺得很詭異，不過我是獵魔士傑洛特的同伴。我與他一起來這裡救妳。」

一名武裝傭兵闖入實驗室。傑洛特的同伴把頭轉向那人，發出嘶聲，露出獠牙。傭兵嚇得高聲尖叫，而那叫聲快速遠去，卻久久未絕。

艾墨。雷吉思將維列佛茲的助手那了無生氣、如破布般癱軟的身體從膝上丟下，站了起來伸展了下，那動作十成十像一隻貓。

「誰會想得到呢？」他說：「外表看起來不怎樣，但身體裡流的竟是高尚的血。這就叫作璞玉。奇莉拉，容我帶妳去找傑洛特吧。」

「不。」奇莉低聲說。

「妳不用怕我。」

「我不怕你。」她反駁道，努力遏止拚命想打顫的牙齒。「我不是這個意思……可是葉妮芙也被關在這裡，我得盡快把她救出來。我怕維列佛茲會……求求您，先生……」

「艾墨。雷吉思。」

「好心的先生啊，請您警告傑洛特，說維列佛茲在這裡。他是個巫師，法力強大的巫師，叫傑洛特要小心他。」

「你要小心。」雷吉思看著米爾娃的屍體，將話轉述給他。「因為維列佛茲是個法力高強的巫師，而她則要去救葉妮芙。」

「快！」他大聲吼道，好吼醒垂頭喪氣的同伴。「我們走！」

「我們走。」安古蘭站了起來，擦掉淚水。「我們走！他媽的該是好好扒幾張皮的時候了！」

「我感覺渾身充滿力量，」吸血鬼呲牙咧嘴，露出陰森的笑容。「要我把這一整座城堡都搞得天翻地覆，大概也沒有問題。」

獵魔士狐疑地看向他，說：

「我想應該不用到那種地步，不過你們打上去製造點混亂，好讓人不會注意到我。我試著去把奇莉找回來。吸血鬼，你放她自己一個人，這很不好，很不好。」

「這是她要求的。」雷吉思平靜地解釋道。「當時她的語調和態度都不容人置喙。我承認，這樣的她讓我很意外。」

「我知道。你們上樓去吧。保重！我試著去把她或葉妮芙找回來。」

他找到了人，而且沒花多少時間。

他在走廊轉角處突然跑出來，對方完全沒有預料到。而眼前的景象讓他的腎上腺素瞬間飆高，甚至刺痛掌面的血管。

幾名打手在走廊上圍住葉妮芙。女巫身上的衣裳破爛，還被鏈子拴住，但這不妨礙她掙扎、踹人，像個港口搬運工一樣口出穢言。

傑洛特沒給那群打手時間消化驚訝，只用手肘朝其中一人短短撞了一下。那打手發出狗一般的哀號，一個踉蹌，匡啷撞向壁龕裡的盔甲武士，把頭給撞破了，身體也順勢滑了下去，把整個裝飾盔甲抹得都是血。

剩下的人——總共三人——放掉葉妮芙，跳了開來，但第四個人除外。那人揪著女巫頭髮，刀子就抵在她頸邊的敵魔力特項圈上。

「別過來！」那人叫道。「我會割斷她的脖子！我不是開玩笑的！」

「我也不是。」傑洛特轉起劍，直視那名打手的眼睛。打手沒堅持住，放開葉妮芙，加入他的夥伴。此時，所有人都手裡都已拿了武器。一人從牆上的武器飾盤拔下歷史悠久，但外表殺傷力十足的斧槍。所有人都伏著身子，猶豫著要進攻還是防守。

「我就知道你會來。」葉妮芙高傲地挺直了背。「傑洛特，讓這群惡棍見識、見識獵魔士的劍有怎樣的能耐。」

她高高舉起受銬的雙手，拉直鎖鏈。

傑洛特雙手握住夕希爾，頭微微偏了下，量好距離，然後一劍砍下，速度之快，沒人見到劍身揮動。

鍊環哐地一聲掉到地上。打手當中的某一人發出驚嘆。傑洛特將食指移到護手上方，把劍柄握得更緊。

「站好了，葉。頭麻煩稍微偏一下。」

女巫根本連動都沒動。劍身撞擊金屬的聲音非常輕微。

敵魔力特頸圈掉到手銬旁。葉妮芙的頸子上只滲出一小珠，僅僅是小小一珠紅點。

她一邊揉著手腕，一邊發笑，然後轉向那群打手，但他們沒一個人敢承受她的注目。

手持斧槍的那人好似嚇到一樣，小心翼翼地將那遠古兵器放在地上，生怕發出任何聲響，訕訕說：

「這種對手還是留給夜梟自己來打吧，我還沒活夠呢。」

「是他們逼我們的……」第二個人也一邊後退，一邊喃喃地說。「是他們逼我們的……我們不是自願的……」

「說到底，」第三個人舔了舔嘴唇。「我們也沒有為難您啊，夫人……您被關的時候……您給我們作證啊……」

「滾。」葉妮芙說。從敵魔力特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她背打得老直，頭也驕傲地揚著，看起來宛如巨人，那頭蓬亂的黑髮好像要碰到拱頂似地。

那群打手快手快腳，沒有半點躊躇，跑了個精光。葉妮芙縮回原本的大小，一把投入傑洛特懷裡，圈住他的脖子。

「我就知道你會來救我。我知道不管發生什麼事，你都會來。」她一邊尋找他的雙唇，一邊喃喃地說。

隔了一會，他一邊吸取空氣，一邊說：「我們走吧，現在換奇莉了。」

「奇莉。」她確認道。而下一秒，她眼裡便燃起令人生懼的紫色火焰。

「還有維列佛茲。」

一名拿十字弓的打手從牆角跳出來，高吼一聲，朝女巫射了一箭。傑洛特像條彈簧一樣跳起來，把劍一揮，打回去的弩箭便插在弩弓手的頭頂之上，距離近到讓他不禁縮了頭。他還來不及把身子打直，獵魔士已經跳過去，像剝鯉魚那樣，把他大卸八塊。

再過去的走廊上還有兩個人，手上也都拿著弩弓，也都發了箭，不過他們的手抖得太厲害，沒辦法瞄準。下一刻，獵魔士已經來到他們跟前，兩人也隨即斷了氣。

「葉，要走哪邊？」

女巫閣上眼，集中心志。

「這邊，走這條樓梯。」

「妳確定是這條路？」

「對。」

他們在走廊轉彎處遇到攻擊，而不遠處有座雕飾拱門。對方至少有十人，而且配備的武器甚至有長矛、闊頭槍與三尖槍，看來個個胸有成竹、蓄勢待發。即便如此，這些人還是被他們三兩下便解決了。一人當場被葉妮芙掌中射出的火焰球擊中胸口。傑洛特身子一旋便轉入剩下的人中央，矮人打造的夕希爾發出閃閃劍光，像條蛇般嘶聲連連。在四個人倒下之後，餘下的人紛紛棄戰而逃，金屬與重物碰撞聲頓時充斥在各個走道間。

「葉，妳還好嗎？」

「再好不過了。」

維列佛茲站在雕飾拱門下。

「你真讓我佩服。」他響亮而平靜地說。「真的很佩服，獵魔士。你很天真，也蠢得無藥可救，不過你的戰鬥技巧確實引人注目。」

「你手下那票土匪，」葉妮芙也用平靜的口吻回答。「才剛嚇得落荒而逃，留你任憑我們處置。把奇莉還給我，我們就放你離開，不會動你一根寒毛。」

「葉妮芙，妳知道嗎？」巫師亮出兩排牙齒。「這是我今天第二次聽到這麼棒的提議。謝謝，謝謝。而這是我的答案。」

「小心！」葉妮芙大叫往後一跳，傑洛特同樣也往後一跳。閃躲的時機恰到好處。巫師伸出雙手射出一條火柱，他們剛才站的地方，頓時變成滋滋作響的黑色黏稠物。獵魔士擦掉臉上的黑灰與剩餘的眉毛，見維列佛茲又伸出手，立刻身子往旁一潛，躲到柱子底座的地板上。一道巨響隨即傳來，教人耳朵都要發疼，連城堡的地基都跟著晃動。

巨大的響聲在整座城堡中迴盪，牆面紛紛震動，吊燈也搖晃出聲。一幅巨型金框肖像油畫掉了下來。

一票傭兵從前廳跑來，個個眼中充滿驚恐。史帝芬·斯凱蘭厲眼橫掃，讓他們的腦袋退了燒，然後端出戰神再世的表情與聲調，叫眾人回歸秩序。

「發生什麼事了？說！」

「驗屍官大人……」一人喘著氣說。「那邊很危險啊！在那邊的都是惡魔和魔鬼啊……他們的箭百發百中……砍人的那股狠勁可嚇人了……那邊是死路一條……到處都是血啊！」

「已經死了十個人……說不定還不只……而那邊……您聽到了嗎？」

一聲巨響再度傳出，城堡跟著晃動。

「魔法。」斯凱蘭喃喃道。「維列佛茲……好了，我們去瞧瞧到底是誰在打誰。」

又一名傭兵跑來，臉色慘白，一身牆灰。好一會兒，連一個字都擠不出來，等到終於開口，卻是雙手亂揮，聲音不住顫抖。

「那邊……那邊……怪物……驗屍官大人……有一隻好大的黑蝙蝠……就在我眼前，把人的腦袋活生生給拔掉了……血都噴出來了！他卻『嗖、嗖、嗖』地飛來飛去，笑得可大聲了……您看，他的牙齒長這樣！」

「咱們可不敢把頭伸出去啊……」夜梟背後有一人悄悄說。

「驗屍官大人，那些是幽靈。」包雷阿斯。蒙決定要出聲。「我看到……年輕的公爵卡希。阿波。凱羅，可是他明明就死了。」

斯凱蘭看著他，什麼話也沒說。

「史帝芬大人……」達可瑞。席利帆特咕嚕道。「我們這到底是在和什麼人打？」

「那些都不是人。」某個傭兵哀叫道。「都是些巫師，是地獄裡來的魔鬼！光靠人類的力量，不可能有辦法打得過……」

夜梟雙手交胸，以主事者的大無畏目光，一一掃過在場的士兵，果斷地大聲說道：

「既然如此，我們犯不著去那修羅地獄裡攪和！就讓那些魔鬼自己去和魔鬼打，讓那些巫師自己去和巫師鬥，至於那些幽靈，就讓他們去和墳墓裡爬出來的死人打個夠。我們就心平氣和，在這裡等他們打完。」

士兵的臉上頓時陰霾盡掃，士氣也明顯拉高。

「這道階梯，」斯凱蘭有力地說。「是唯一的出路。我們就在這裡等。看看是誰會從這上面下來。」

一道可怕巨響從上方傳來，拱頂的雕飾跟著灑了滿地石灰，緊接著是一股硫磺與燒焦的臭味。

「這裡太暗了！快去點火，用什麼都行！」夜梟刻意用洪亮而無畏的聲音使喚手下行動，好為軍隊鞏固士氣。「點火把，上火炬！我們得好好看清楚，是誰從那階梯走下來！找東西當火種，把這些鐵籃裝滿！」

「要找什麼當火種？大人。」

斯凱蘭一話不說，大手一指。

「畫？」傭兵不可置信地問。「用畫嗎？」

「就是這樣。」夜梟不屑地說。「你們看什麼看？藝術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在夜梟一聲令下，畫框成了碎木塊，畫布也成了破布條。經過細心風乾的畫框與吸滿油畫顏料的畫布，頓時燒成熊熊大火。

包雷阿斯。蒙看著眼前一切，心中已下了定奪。

一聲巨響，白光乍現，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跳向一旁，而石柱隨即倒塌，柱身斷裂，雕有莨苕葉裝飾的柱頭在地板上滾了一圈。一顆滋滋作響的電光球朝他們飛來。葉妮芙高聲唸起咒語，畫出手勢，把它打了回去。

維列佛茲往他們的方向走來，肩上的披風飄揚，看來好似龍翼。

「葉妮芙我不意外。」他邊走邊說。「她是女人，所以是演化中的低階生物，受荷爾蒙混淆、支配。可是你，傑洛特，明明就不只是天生靠理性思考的男人，而且還是不受感情影響的變種人。」

他手一揮，又是巨響與強光，一道閃電打在葉妮芙變出的盾牌上，彈了開來。

「雖然你這麼理性，」維列佛茲一邊將火焰在雙掌間來回拋丟，一邊說著。「但在一件事上，你的表現卻是令人訝異，也很不聰明——你一直想要逆流划槳、逆風撒尿，這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而你要知道，今天，在這座斯地加堡裡，你這尿可是撒在了颶風裡。」

城堡下層的某處正在進行一場激戰，有人發出慘烈叫聲，痛得哀嚎連連。那裡不知道在燒什麼東西，奇莉可以聞到煙味與焦臭，感覺熱空氣不斷飄來。

某個東西發出巨大聲響，撞擊的力道之大，連支撐拱頂的支柱都跟著晃動，牆上的灰泥也被震了下來。

奇莉小心翼翼地從牆角後頭探視了下。走道是空的。於是，她輕手輕腳地快步跑過。左右兩邊是成排壁龕，裡頭的雕像似曾相識。

她以前曾看過這些雕像。

在夢裡。

她從走廊跑出來，直接撞上一個拿長槍的人。一個箭步跳開，她已準備好隨時要空翻，閃避敵人攻擊。而就在那個時候，她意識到那只是個灰髮、瘦弱、苗條的女人，而且她手上拿的不是矛，只是掃帚。奇莉清了清嗓子，問：

「有個黑頭髮的女巫被關在這裡。她在哪裡？」

拿掃帚的女人沉默了許久，但嘴巴不停地動，好像在嚼什麼東西似地。

「小乖乖，咱哪會知道呢？咱在這裡只是個打掃的。」

「我不做別的，就只是打掃的。」女人重複道，連看都不看奇莉。「而他們那群人也不管，老是弄得髒兮兮。妳自己看，小乖乖。」

奇莉看了一下。地板上有條鋸齒狀的血痕，拖了幾步遠後，停在一具蜷曲在牆邊的屍體下。再過去也躺了兩具屍體，一具縮成一團，另一具則十分反常，呈現雙手攤平的狀態，而他們的旁邊都有弩弓。

「老是弄得髒兮兮的。」女人拿起水桶與抹布，跪到地上，開始擦拭。「髒啊，別的不會，就只會搞得髒兮兮的，怎麼清都清不完，只能一直清、一直清，這事有完沒完啊？」

「沒有。」奇莉沉聲說。「永遠都不會有。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已經改不了了。」

女人停下擦拭的動作，但沒有抬起頭，說：

「我只是個打掃的，就這樣。不過，小乖乖啊，我說妳呢，要往前走，然後再往左拐。」

「謝謝。」

女人將頭又壓低了些，再度擦起地來。

她是自己一個人，孤單一個人，而且在錯綜複雜的走道裡迷了路。

「葉妮芙小姐——！」

她一直都注意不讓自己發出聲響，怕會引來維列佛茲的手下追殺，可是現在……

「葉——妮——芙！」

她覺得自己聽到了一點聲音。對，一定沒錯！

她跑進畫廊，再從那邊跑到一間大廳，來到細長的廳柱之間。一股焦臭再度傳進她的鼻中。

邦哈特像鬼魅一樣從壁龕裡現身，一拳打在她臉上。她晃了一晃，而他則像鷹隼一樣跳向她，掐住她的喉嚨，用前臂將她抵到牆邊。奇莉看著他的魚眼，覺得一顆心不斷往下，掉進了腹部。

「要不是妳大叫，我還找不到妳呢。」他用沙啞的嗓音說。「不過妳叫了，而且還叫得很有感情！妳就這麼掛念我嗎？小情婦？」

他依舊把她抵在牆上，但一隻手掌探進了她腦後的髮絲間。奇莉大力甩了下頭。賞金獵人咧嘴一笑。大掌滑過她的肩頭，掐住她的一隻乳房，然後又粗魯地抓住她的胯下。然後，他放開她，大力一推，她整个人便順著壁面滑了出去。

接著，他把劍丟到她腳邊。那是她的飛燕劍。而她在下一秒，便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

「我比較喜歡在場上對決。」他一字一字地說。「就像是得到輝煌的成就，像是一連串精彩演出的結尾。獵魔士對戰雷歐。邦哈特！哎，大家可是會付錢來看這種演出哩！來吧！兵器拿起來，然後把劍拔出來。」

她順著他的意思做，但沒有拔劍出鞘，只是把鞘帶揹到背上，好讓自己的手能隨時抽劍。

邦哈特退了一步，說：

「我本來以為光是看維列佛茲為妳準備的那些療程，就會讓我覺得開心。不過我錯了。我得親自感受妳的生命，沿著我的劍刃流下才行。去他的魔法與巫師，去他的宿命、預言或世界命運，去他的上古之血還下古之血。這些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沒有！這些可以為我帶來的樂趣，根本比不上……」

他打住話。奇莉看見他的嘴唇在動，眼中閃過邪惡的光芒。

「我會幫妳放血。」他嘶聲說。「然後，等妳的身體冷了，我們再來入洞房。妳是我的。就算死了，也還是我的。拿起武器吧。」

一道巨大聲響傳了開來，震動了整座城堡。

「維列佛茲在那邊拿妳的獵魔士援救兵團做肉餅。」邦哈特端著一張石頭般的臉解釋道。「來吧，小姑娘，拿起妳的劍。」

快逃，嚇得渾身僵硬的她在心裡想著。逃到別的空間、別的時間去，只要可以離他離得遠遠的就好，離得遠遠的。然而，一陣羞恥隨即襲上她心頭。我怎麼可以逃呢？把葉妮芙跟傑洛特留給他們宰割？不過，理智又告訴她，如果我死了，對他們也不會有多大幫助……

於是，她把雙拳壓在太陽穴上，集中起精神。邦哈特見狀，馬上知道她心中打的算盤，趕忙往她衝去，但已經來不及了。奇莉的耳中響起嘈雜，然後一陣白光亮起。成功了，她勝利地想著。

不過，她馬上便發現，現在歡呼勝利還太早——傳入耳中的發狂吼聲與咒罵聲，讓她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次失敗應該歸咎於這個地方邪惡、充滿敵意，又令人發僵的氣場。她是移動了，但沒移多遠，甚至沒有離開原本的視線範圍——她只是變去這間大廳的另一端，離邦哈特沒有很遠，不過已經脫離他的手和劍所能及的範圍。至少目前是這樣。

他的怒吼緊追而來，奇莉一個轉身，拔腿快跑。

她跑過一條又長又寬的走道，兩旁一尊尊由雪花石膏雕出來支撐拱廊的頂罐女子，紛紛用死寂的眼神一路看著她。她先拐了一個彎，然後又拐了第二個彎，想甩開邦哈特，混淆他的視聽，順便往打鬥聲傳出的方向跑。發生打鬥的地方，就是她朋友的所在。

她闖進一個巨大的圓形空間，中央有個大理石座，上頭是尊臉被遮住的女性雕像，十之八九是個女神。這個空間裡有兩條走道通往他處，兩條都很窄。她隨便選了一條，而這個選擇，想當然耳，很糟。

「是那個女孩！我們找到她了！」迎面而來的其中一名惡徒說。

他們人數頗多，不值得她冒險對戰，就算走這條窄道占了地利也沒多大幫助，而邦哈特肯定已經在附近。奇莉馬上掉頭逃跑，衝進有大理石女神像的那間大廳，整個人卻在下一秒僵住了。

在她面前的是一名騎士，拿著巨劍，披著黑色披風，頭盔上還有一對猛鷲翼當裝飾。

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她聽見了烈焰的怒吼，看見了不斷舞動的赤火，感覺到惡焰的炙熱。耳邊傳來馬的嘶鳴、被殺之人的慘烈哀嚎……黑鳥的翅膀突然拍動，遮去了一切……救命！

琴特拉，塔奈島，他竟然追我追到這裡來了。這個魔鬼。她回過神來，心裡如是想著。我被魔鬼包圍了，被我夢裡的惡魔包圍了，邦哈特在後面追，他在前面擋。

一陣叫喊與腳步聲傳來，維列佛茲的手下漸漸逼近。

戴著羽盔的騎士突然跨出一步。奇莉克住心中的恐懼，拔出飛燕劍。

「我不會讓你碰我的！」

騎士再度進了一步，而奇莉訝異地發現，在他的披風之後，還有一位手持彎刀的淺髮女孩。女孩像隻山貓一樣閃到她身旁，一刀刺向維列佛茲的一名手下，後者隨即癱倒在地。而奇怪的是，那黑騎士攻擊的對象也不是奇莉，竟是另一名惡徒。其他人見狀，紛紛退出走道。

淺髮女孩衝向門口，卻沒來得及將門關上。雖然她惡狠狠地舞動彎刀，不斷大吼大叫，敵人卻在門下將她推開。奇莉看見其中一人拿短矛刺中她，看見她跪了下來。於是，奇莉跳上前，用飛燕劍從那人耳側一把砍下去。黑騎士也手拿長劍，一路左砍右殺地跑過來。淺髮女孩依舊跪在地上，不過她從腰帶裡抽出短斧扔出去，直接命中一名惡徒的臉，然後她衝到門邊，將門甩上，黑騎士隨即落下門栓。

「呼！這門是橡木框鐵！在他們把門打爛前，可以稍微撐一下！」

「他們會找別的路，不會在這裡浪費時間。」黑騎士評估道，在看見女孩被血浸濕的一隻褲管後，突然皺起眉頭。女孩揮了下手，表示自己並無大礙。

「我們快走吧。」騎士拿下頭盔，看向奇莉。「我是凱羅之子——卡希。馬芙。狄福林，我是和傑洛特一起來的。來這裡救妳，奇莉。我知道這很不可置信。」

「我看過更不可置信的事。」奇莉粗聲粗氣地說。「你還真是從大老遠跑來這裡……卡希……傑洛特呢？」

他看著她。她記得在塔奈島上，他的那雙眼睛。深藍色，如同綢緞一般柔和。那是雙很好看的眼睛。

「他去救女巫了。」他說。「那個……」

「葉妮芙。我們走。」

「對！」淺髮女孩將腳胡亂包紮了下，說：「我們還要再好好踹他幾個屁股！替阿嬅報仇！」

「我們走。」騎士附和道。

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你們快逃。」看到從走道過來的那人後，奇莉低聲說道。「他是魔鬼的化身，不過只針對我一個人，不會找上你們……你們快跑……去幫傑洛特……」

卡希搖了搖頭，溫柔地說：

「奇莉，妳這話讓我很訝異。我從世界的另一端跑來這裡，就是要找到妳、拯救妳和保護妳，而妳現在卻要我逃走？」

「你不知道你要面對的是怎樣的人。」

卡希拉好手套，扯下披風捲在左手臂上，然後把劍一揮，開始舞動，直到發出劍嘯。

「我馬上就會知道了。」

邦哈特注意到三人的存在，停了下來。不過，也只有那麼一會兒。

「喔！救兵來了？」他問。「獵魔士，這是妳的同伴嗎？也好。多兩個、少兩個，都沒差。」

奇莉靈機一動，大喝道：

「邦哈特，向這個世界告別吧！你這回完了！踢到鐵板了！」

她或許誇張過頭了。他注意到她聲音裡的心虛，停了下來，狐疑地看著他們。

「獵魔士？是嗎？」

卡希旋起手中的劍，站好姿勢，但邦哈特完全不為所動。

「女巫偏好的，比我想的要年輕多了。」他嘶聲說。「喂，好小子，看這裡。」

他扯開襯衫，露出胸口的三枚銀色徽章。那分別是貓、獅鷲與狼。

「如果你真是獵魔士，」他讓牙關發出聲響。「那就把狀況搞清楚——你身上那枚護身符，等等就會變成我新增的收藏品。如果你不是獵魔士，那在你還沒來得及眨眼之前，就會是死人一個了。所以，聰明的話，就別在這裡礙事，給我滾一邊去。我和你無冤無仇，我要的是這個女孩。」

卡希舞著劍身，平靜地說：「大話挺會說的。我們就來看看，你會的是不是只有這樣。安吉蘭、奇莉，妳們快逃！」

「卡希……」

「妳們快跑，」他修正了下用詞。「去幫傑洛特。」

於是，奇莉撐著行動不便的安吉蘭，轉頭跑走。

「這是你自找的。」邦哈特眯起蒼白的眼睛，轉動手中的劍，擺出架勢。

「我自找的？」卡希。馬芙。狄福林。阿波。凱羅沉聲重複道。「不，這是宿命的安排！」

他們跳向彼此，快速砍殺對方，兩人頓時被瘋狂抽閃的劍影包圍。鐵器交擊的聲音填滿整個走道，大理石像似乎因此也跟著搖擺震動了起來。

「不錯嘛。」在兩人分開後，邦哈特喘著氣說：「好小子，不錯嘛。不過，你根本不是什麼獵魔士，小蝱蛇騙了我。你就到此為止了，準備好受死吧。」

「真是會說大話。」

卡希做了一個深呼吸。剛才那次交手讓他知道，自己贏死魚眼的機會不大。對他來說，那傢伙的速度太快，力氣也太大。他唯一的勝算就是加快速度好追上奇莉，但他顯然有點亂了陣腳。

邦哈特再度發動攻擊。卡希擋下攻勢，身子一矮，跳起來抓住對方腰帶，將他推向牆面，然後用膝蓋往他胯下撞。邦哈特抓住他的臉，用劍首狠狠往他的腦側撞，一下、兩下、三下。第三下的力道將卡希撞飛出去。他看見寒光閃起，出手擋禦。

可是，他的動作不夠快。

狄福林家有一項嚴格遵守的傳統，也就是會把已逝的族人屍首擺到城堡的武器室，而整個家族的男性必須在其身邊靜默，守靈整整一晝夜。為了不妨礙家族的男性，避免讓他們分心或干擾他們

的思緒，族裡的女性會聚到城堡的遠端側翼大哭，然後抽泣，最後昏厥。等清醒過來後，又再度大哭、抽泣，無限循環。

身為維可瓦洛貴族的一分子，即便是女性，抽泣與淚水也不合禮教，被視為極度不光彩。然而狄福林家的傳統卻恰恰如此，從未有人更動，甚至從未有人想過要更動。

當時的卡希年方十歲，是命喪納澤爾、現正躺在城堡武器室裡的艾力年紀最小的弟弟。按照常理與傳統，卡希還不算男人，所以大人沒讓他加入聚在尚未蓋棺的靈柩旁，那群男人的行列。不讓他坐在爺爺格魯飛德、父親凱羅、兄長黑蘭，以及一整票叔父、伯父、舅父和堂表兄弟的身邊一同靜默。當然，大人也沒讓他和奶奶、母親、三個姊姊，以及一千嬸姆、伯母、舅母和堂表姊妹，一起大哭、抽泣、昏厥。他和來達倫狄福林參加守靈、葬禮與喪宴的親戚小孩一起，在城牆上胡鬧嬉戲，並且與親戚小孩扭打成團，因為那些孩子都認為在納澤爾作戰的勇士裡，最英勇的是自己的父親與兄長，而不是艾力。阿波。凱羅。

「小希！過來我這裡，孩子！」

卡希的母親馬芙和她的姊姊——琪內阿德。法。阿娜西得阿姨站在迴廊上。母親哭過的臉紅紅的，而且發腫的程度讓卡希見了不禁愣住。沒想到哭這件事，可以讓他母親這樣美麗的女子變成一個醜八怪。於是，他下定決心，絕對不讓自己哭，這輩子都絕對不哭。

「記住了，孩子。」馬芙一邊啜泣，一邊將男孩用力摟住，讓他被裙襬悶得無法呼吸。「記住這一天，記住是誰奪走你艾力哥哥的性命。凶手就是那些不得好死的北地林格人。孩子，你的敵人

就是他們。你這輩子都要恨著他們，要恨這支不得好死的殺人民族！」

「我會恨他們的，母親大人。」卡希應允道，但心裡有些訝異。第一，他的兄長是光榮戰死，這是榮譽，令人羨慕的戰士之死，為什麼要掉眼淚呢？再說，外祖母艾維娃，亦即馬芙的母親，就是北地林格人出身，這也不是什麼祕密。爸爸生氣時，有時也會叫外婆是「北方來的狼女」。當然，這種話都只在她背後說。

不過，既然母親現在要我這麼做……

「我會恨他們一輩子。」他滿腔熱血地承諾道。「我現在就開始恨他們了！等我長大，等我有真正的劍，我就去打仗，把他們的頭都砍光！妳等著看吧，母親大人！」

媽媽深深吸了口氣到肺裡，然後開始抽泣。琪內阿德阿姨撐住了她。

卡希握緊兩個小小的拳頭，恨得渾身發抖，恨那些人傷害了他的媽媽，讓她變得這麼醜。

邦哈特那一擊，撞爛了卡希的太陽穴、臉頰與嘴巴。他鬆開劍，晃了一晃，而賞金獵人身子半旋，朝他的脖子與鎖骨間砍下去。卡希重重摔在大理石女神像腳邊，鮮血就像祭品一樣，噴濺在神像四周。

一聲巨響傳出，腳下的地板跟著震動，牆面的武器飾盤上的盾牌「哐噹」一聲，掉了下來。走道的地板上瀰漫起一股刺激的煙霧。奇莉擦了擦臉，身上撐的淺髮女孩重得像石磨一樣。

「快點……我們跑快點……」

「我沒辦法再快了。」女孩說，接著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奇莉驚恐地看見她的身下，浸滿血漬的褲管下，開始流出紅色液體，很快便積成一灘血泊。

女孩的臉白得像死屍一樣。

奇莉趕忙跪到她身邊，扯下女孩的圍巾，試圖把那當作止血帶為她包紮，不過傷口太大、太靠近胯下。血，止不住。

女孩抓住她的手，手指冷得像冰塊一樣。

「奇莉……」

「妳說。」

「我是安古蘭。我本來不相信……不相信可以找到妳。可是我跟在傑洛特後面走……因為不管是誰，都會跟著他的腳步走，妳知道嗎？」

「我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找到了妳，把妳救了出來。芙琳吉拉還笑話我們……告訴我……」

「求求妳，別再說了。」

「告訴我……」安古蘭的嘴唇動得越來越慢，說話越來越困難。「告訴我，妳是女王……在琴特拉……妳會讓我們得寵，對吧？妳會讓我當……伯爵小姐？告訴我，可是不要騙我……妳可以嗎？告訴我！」

「不要再說話了，別浪費力氣。」

安古蘭嘆了口氣，身子突然往前一傾，把額頭靠在奇莉的肩上。

「我就知道……」她說得很清楚。「他媽的，我就知道，在投散特開妓院討生活，這個主意比較好。」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奇莉才發現自己懷裡抱著的是個死掉的女孩。

她看見他在一尊尊由雪花石膏雕刻出來，支撐拱廊的頂罐女子的死寂目光下走來。突然間，她了解到逃跑是不可能的事，在他面前根本無路可逃。她了解到自己得與他正面對擊，而這一點，她早就知道了。

不過，她還是很怕他。

她拿起武器。飛燕劍的劍身發出輕聲吟哦，那是她所熟知的聲音。

她沿著寬闊的走道往後退，而他則雙手持劍，隨著她的腳步前進。鮮血順著劍身流下，沿著護手一大滴、一大滴地往下滴。

「死了。」他沿著安古蘭的屍體走過，評論道：「這樣剛好。那邊的好小子也已經躺在地上吃土了。」

奇莉感覺有一股沮喪籠罩了她，感覺緊握劍柄的指頭用力到發痛。她繼續往後退。

「妳唬弄了我。」邦哈特說得咬牙切齒，往她逼近的腳步沒停下。「那個好小子沒有徽章，不過我有預感，可以在這裡，在這座城堡裡，找到有戴徽章的人。我雷歐。邦哈特，敢用我這把老骨頭來賭，這個人，可以在巫婆葉妮芙的附近找到。不過，凡事有先來後到，小蝱蛇。妳與我，我們的事得先解決，還有我們的洞房。」

奇莉下了決心，用飛燕劍短短畫了個圓弧，擺出備戰的姿勢。她開始繞著半圓走，速度越來越快，逼著賞金獵人在原地轉身。

「上次妳用這招的時候，效果不是很好啊。」他一字一句地說。「怎麼，妳不懂得從錯誤中學習嗎？」

奇莉加快了腳步，流暢靈巧地舞動劍身，模糊對方視聽，試圖將他催眠、引入混亂之中。邦哈特唰唰地轉起劍。

「這招對我沒用。」他粗聲喝道。「而且也太無聊了！」

他跨出兩個箭步，縮短兩人間的距離。

「放音樂！」

他身子一躍，狠下殺招，奇莉一個旋身起跳，左腳穩穩落地後馬上進攻。劍身與邦哈特的防守交擊所發出的響聲未定，她已俐落滑到吟嘯的劍下，轉到他的身邊，沒有浪費時間擺好架勢。她以手肘彎曲成令人意外的不自然角度再度出擊，沒有半點猶豫。邦哈特擋下攻擊，並趁勢借力從左邊立刻反攻。不過，她早已料到他會有這招，僅是單膝微微一曲，身子一擺，便以毫釐之距從劍刃底下閃過。接著她馬上反擊，快速砍下一劍，但這回他已好整以暇地用佯攻騙過她。少了預期中的格擋，她差點失去平衡，便快速跳開好自保，不過他的劍還是劃傷了她的手臂。當下她以為劍刃只是劃破棉袖，但過了一會，她便感覺腋下與手臂都有溫暖的液體。

以雪花石膏雕刻而成的頂罐女子，用一雙雙漠然的眼睛看著這一切。

她不斷後退，而他則駝著背，像割草般大動作揮劍前進。那模樣就像奇莉在神殿畫作裡看過的死人骨頭。骷髏之舞，她心想。死神來了。

她繼續後退，溫暖的液體已流滿她的前臂與掌心。

在看到滴落地上的星狀血漬後，他說：「這第一道傷口是為我自己。那第二道要為誰呢？我的新娘？」

她繼續後退。

「回頭看一下，妳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說的沒錯。這條走道的盡頭什麼都沒有，是個斷面，可以看見下一層樓布滿灰塵、骯髒破裂的地板木片。城堡的這一區域是荒廢的，根本沒鋪地板，只剩下鏤空的支撐結構——柱子、梁脊，以及連接一切的木框架。

她沒有猶豫太久，便跳上木框，踩著木條慢慢後退，眼睛緊盯著邦哈特，留意他的每個動向。而這份留心拯救了她，因為他突然踩上木條往她衝來，左砍右殺，不斷揮動長劍，使出電光火石般的佯攻。她知道他打的是什麼算盤——只要她一個格擋錯了，或猜錯他的假動作，便會失去平衡，從木條上掉下去，摔在樓下破裂的地板上。

這一回，奇莉沒讓那些假動作矇了眼，而且情況正好相反。她的身子靈巧一轉，自己先假裝從右邊出劍，等他猶豫的瞬間，再從右二分位出招，其速度之快、力道之猛，讓邦哈特在格擋後不禁晃了一下，要不是他的身高夠，早就摔了下去。只見他左手往上一伸，即時抓住梁脊，穩住平衡。不過，他也在這麼短短的瞬間分了心，而僅僅是這麼一瞬，對奇莉來說已經足夠。她舉直手臂與長劍，狠狠一刺進攻過去。

當飛燕劍的劍刃唰的一聲從他胸口與左臂之間穿過，他連動都沒動一下，而是立刻反擊，那招式之狠毒，要不是奇莉往後一個空翻，那一下大概會把她剖成兩半。她跳到隔壁木條上，以跪姿落地，劍平舉頭上。

邦哈特瞧了下自己的手臂，抬起左掌，上頭已爬滿胭脂紅的小蛇圖案，接著又看了下滴落下方的濃稠血珠後，說：

「不錯嘛，妳還懂得從錯誤中學習。」

他的聲音因暴怒而抖動，但奇莉很了解他是怎樣的人。他很冷靜、自制，而且隨時都準備好大開殺戒。

他大劍一揮，跳到她的木條上，像團風暴般往她走去，腳步沉穩，毫不遲疑，甚至沒去看腳下所踩的地方。木條發出聲響，抖落上頭的粉塵。

他一左一右交叉砍殺，不斷進攻逼她後退。而他攻擊的速度之快，讓她無法冒險跳躍或空翻，只能一直防守、閃避。

她看見他的魚眼裡閃過一道光芒，知道那代表什麼意思。他將她逼到了柱子前，逼到梁脊下的交叉處，把她推向沒有辦法再逃的地方。

她得想想辦法。突然間，她知道該怎麼做了。

卡爾默罕。擺錘。

妳要用擺錘借力使力，就著它的衝勁，利用它的能量。妳要透過反彈來使用這股力量，妳懂嗎？

我懂，傑洛特。

突然，她以蝰蛇發動攻擊之速，轉守為攻。飛燕劍與邦哈特的長劍相擊，發出了嗚咽聲。就在此時，奇莉反腿一蹬，跳往隔壁木梁，並在落地時奇蹟守住了平衡。她快步跑了幾下，再度躍起，又回到邦哈特所在的木梁，在他身後落地。邦哈特及時轉身，大大砍下一劍。然而這劍攻擊的位

置，只憑她可能的落地地點而使，可說是砍得盲目。結果雖只差了分毫，但使劍的力道卻讓他失了平衡。奇莉如電光火石進攻，身子一矮，就著衝勁砍了下去。這一劍，她砍得又重又扎實。

然後她就這麼維持舉劍在側的姿勢，靜靜地看著他衣服上那道又長、又平整的斜切痕開始染紅，冒出濃稠的緋液。

「妳……」邦哈特晃了晃。「妳……」

他衝向她，但行動已變得緩慢而遲滯。她往後一跳躲開了他，而他則沒能保持住平衡，單膝跪了下去，但那膝頭沒落在梁上。木梁已又濕又滑，他看了奇莉一秒，然後掉了下去。

她看見他摔在地板上，引發了一道混合木屑、粉塵與鮮血的噴泉。她看見他的劍飛到了一旁好幾呎遠。他就這麼攤著巨大而枯瘦的身體，四肢大開，一動也不動地躺著。他已經受了重傷，毫無自保之力，但看起來依舊嚇人。

隔了一會兒，他抽動了幾下，發出微弱的聲音。他試圖抬頭，動了動雙手，動了動雙腳，將身子蠕動到柱子下，用背靠著。他又呻吟了聲，兩手同時摸了摸染血的胸口與腹肚。

奇莉跳了下來，跪落在他身旁，動作輕柔如貓。她看見他的那雙魚眼因恐懼而瞪大。他看著飛燕劍的劍身，粗啞地說：

「妳贏了……妳贏了，獵魔士。可惜這不是在場上……不然就很有看頭了……」

她沒有應聲。

「這把劍是我給妳的，妳記得嗎？」

「所有的事我都記得。」

「妳應該不會再對我……」他嚥了口氣。「妳應該不會再對我痛下殺手吧，嗯？這種事妳做不來……妳不會對一個受傷倒地，又沒有武器的人再下殺手……妳是怎樣的人，我很清楚啊，奇莉。妳太高尚……做不來這種事。」

她看著他許久，非常久。然後，她彎下身子。邦哈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不過，他只是把他脖子上的徽章——狼、貓與獅鷲——扯下來，然後轉身，走向出口。

他忘恩負義、毫無廉恥地跳起來，拿刀往她衝去，動作輕得像蝙蝠一樣。一直等到最後一刻，匕首的刀刃幾乎要嵌進她後背時，他才放聲大吼。那吼聲裡，帶了滿滿的憤恨。

她快速轉了半圈，躲掉偷襲，往後跳開，然後又一個轉身，出手攻擊。她的攻擊下得又快又猛，範圍涵蓋整隻手所能觸及的距離，而且靠著腕骨的扭動，增加了攻擊力道。飛燕劍發出劍嘯，然後劍鋒一斬，嘶的一聲，傳來濃稠液體流動的聲音。邦哈特按住喉嚨，一雙魚眼都凸出了眼眶。

「不是說過了嗎？我什麼都記得。」奇莉冷冷地說。

邦哈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然後坐下去，身子一歪，往後倒下，震起一團灰塵。他就這麼躺著，身形高大，枯瘦如死神，躺在骯髒的地板上，四周都是折斷的地板木料。他依舊壓著喉嚨，壓得十分緊，用盡了所有力氣。即便如此，他的生命還是急速從指間流逝，在腦袋周圍化成一輪巨大黑暈。

奇莉站在他身旁，一句話也沒說，卻讓他能清楚地看見自己，好讓他在去該去的地方時，只看著她的模樣，再無其他。

邦哈特看著她的眼神逐漸模糊失焦，身體痙攣抽動，鞋跟在木板上刮了一刮，然後發出喉嚨卡住的聲音，就像漏斗快漏完一樣。

而這就是他最後發出的聲音。

轟隆一聲，彩繪玻璃破裂四散。

「傑洛特，小心！」

他們往後一跳，時間正好。一道亮得讓人睜不開眼的閃電將地板鏟起一大塊，破裂的陶瓦與尖銳的馬賽克磚碎片，在空氣中呼嘯散射。第二道閃電打在獵魔士藏身的柱子上，將柱子斷成了三段，拱頂也掉了半塊，重擊地板，震耳欲聾。平躺於地的傑洛特以雙掌護頭，心裡也清楚，面對這落下的十幾普特【註】重的石塊，這種防護根本沒有用。他已做好最壞打算，但情況根本沒那麼糟。他從地上跳起，瞥見自己上方有張魔法光盾，才明白是葉妮芙的魔法救了他。

維列佛茲轉向女巫，把她藏身的柱子打成碎塊，然後暴喝一聲，以火焰將瀰漫的煙塵繞集成雲。葉妮芙即時跳開，射出一道閃電回敬，對方卻輕鬆打回，那姿態甚至可以說是輕蔑，接著又以

重擊回應，把葉妮芙打趴在地。

傑洛特抹掉臉上的石灰，往他衝去。維列佛茲把目光移到了他身上，單手轟地一聲，射出一團火焰。獵魔士反射性地用劍擋住，而刻滿盧恩字母的矮人劍竟神奇地保護了他，把那道火焰切成兩半。

「哈！」維列佛茲大喝。「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獵魔士。你怎麼說呢？」

獵魔士什麼也沒說，卻像是被攻城木撞到一樣，摔飛在地，一路滑了出去，撞到柱基才停下來。柱子應聲斷裂，碎塊崩落，將拱頂又扯下一部分，但這一回，葉妮芙來不及為他設下防護罩。一大塊頗有分量的拱頂結構砸在他肩上，讓他再度跌到地上。一時間，他痛得全身發麻。

葉妮芙唸出一段咒語，朝維列佛茲射出連發閃電，卻沒有命中一發，全被巫師的防護罩擋了回去。維列佛茲突然伸出雙手，往左右分開，葉妮芙便痛得大叫，整個人在空中浮了起來。維列佛茲雙掌一轉，十足十像在擰抹布，女巫則發出凌厲的慘叫，身體也開始扭轉。

傑洛特壓下痛楚，跳了起來，但雷吉思已搶先發難。

吸血鬼不知從何處冒出，以巨大的蝙蝠形態，無聲無息飛向維列佛茲。巫師還來不及施法防衛，雷吉思的爪子已狠狠抓過他整張臉，只有一顆眼睛因為異常小，才倖免受損。維列佛茲發出慘叫，兩手不停揮動。獲得解放的葉妮芙，尖叫著摔在碎石堆上，鮮血從鼻子裡噴出，濺污了她的臉龐與胸口。

此時傑洛特本已來到維列佛茲附近，舉著夕希爾準備隨時出手。不過，維列佛茲還未打算吞下敗仗，也沒想過要舉白旗。他用一股強大的力量打向獵魔士，又朝攻擊他的蝙蝠射出一道讓人睜不開眼的白焰。那白焰就像燙刀切奶油一樣，切斷了一根柱子。雷吉思俐落閃過，在傑洛特身邊化回人形。

「小心。」獵魔士一邊試著看清葉妮芙那邊的情況，一邊吃力地說：「小心，雷吉思……」

「小心？」吸血鬼叫道。「我？要小心我就不會來這裡了！」

他宛如猛虎，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跳向巫師，掐住他的喉嚨，亮出獠牙。

維列佛茲又氣又怒，放聲慘叫。有那麼一刻，一切好像要結束了。然而，那只是一種假象。巫師身上有各種武器，可以應付各種情況及各種對手，就算是吸血鬼也一樣。

他抓住雷吉思的雙手，開始像燒熱的鐵一樣發光，吸血鬼頓時放聲大叫。傑洛特見巫師將雷吉思硬生生撕成兩半，也跟著大叫一聲。他跳過去想救雷吉思，但已經來不及了。維列佛茲把撕成兩半的吸血鬼推到一根柱子上，然後近距離用雙手射出白色火焰在他身上燃燒。雷吉思高聲慘叫，那叫聲讓獵魔士不禁摀住了耳朵。接著一聲巨響，剩餘的彩繪玻璃全部碎落，而那根柱子就這麼融掉了。吸血鬼跟著柱子一起融化，成了一坨不成形的物體。

傑洛特咒罵一聲，心中充滿憤恨和沮喪。他舉起夕希爾跳過去，準備給敵人痛擊。不過，他的動作太慢。維列佛茲轉過來，用魔法打向他。獵魔士飛過整個大廳，重重摔在牆上，然後沿著牆面

滑落。他躺在地上，像魚一樣捕捉空氣，心裡想的不是哪裡摔斷了，而是哪裡還保持完整。維列佛茲往他走去，手裡變出一根六呎長的鐵棍。

「我大可以用咒語把你燒成灰。」他說。「我大可以把你融成搪瓷，就像剛才對付那個怪物一樣。不過，你，獵魔士，應該要有不一樣的死法，要死在戰鬥中。這或許是場不太公平的戰鬥，但這就是獵魔士該有的死法。」

傑洛特本來不認為自己能站得起身，但他還是站了起來，吐掉一口鮮血，把劍握得更緊。

「在塔奈島上，」維列佛茲一邊往他走近，一邊轉動手中的鐵棍。「我只是給你幾個小骨折，對你很客氣，因為那本來就只是要給你個教訓。現在看來，你是把它當成了耳邊風，所以這一回，我會好好幫你斷斷骨，拆成碎塊，任你找誰來黏都黏不回來。」

語畢，他發動攻擊。傑洛特沒有逃走，而是接受挑戰。

鐵棍不斷舞動，發出嘯聲，巫師繞著不停跳動的獵魔士走。傑洛特接連閃過攻擊，也陸續出手還擊，卻全讓維列佛茲俐落擋掉。一時間，鐵器交擊的低鳴聲不絕於耳。

巫師的動作又快又靈巧，宛如魔鬼。

他轉動身體，假意從左邊出擊，卻由下往上重重打在傑洛特的肋骨。獵魔士還沒找回平衡與呼吸，肩上又已遭到一擊，打得他跪了下來。他及時跳開，躲過上方落下的鐵棍，拯救了自己的顱骨，卻能沒躲過從底下來的回馬槍，髖骨上方吃了一記悶棍。他身形一個不穩，背部撞到牆上，所

幸還未徹底頭昏腦脹，尚能趴到地面。這記閃躲可謂千鈞一髮，因為巫師的鐵棍恰恰掃過他的頭髮，重重落在牆上，甚至擦出了火花。

傑洛特在地上滾了一圈，鐵棍落到了他腦袋旁的地面，敲出火星。第二棍打在他的肩胛，讓他頓時休克，然後痛得全身發麻，雙腿無力。巫師舉起鐵棍，眼中閃爍勝利的光芒。

傑洛特握住芙琳吉拉給的徽章。

鐵棍落下，敲到地板上甚至敲出回音，而落點離獵魔士的頭約一個腳掌。傑洛特滾了開來，然後快速單膝跪地起身。維列佛茲跳過來，一棒打下去。鐵棍又跟目標偏離了幾吋。巫師不可置信地搖搖頭，猶豫了下。

突然，他一臉理解地嘆了口氣，然後雙眼一亮，跳起來打算突擊。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傑洛特的劍狠狠劃過他的肚子，他大叫一聲，放掉鐵棍，縮著身子慢慢往後。此時，獵魔士已經來到他面前，大腳一踹，把他踢往斷落的柱子，然後從斜角快速他給了一劍，從鎖骨一路砍到髖骨。當場鮮血噴濺，在地面灑下波浪狀的圖案。巫師慘叫一聲，單膝跪地，垂下頭看著自己的肚子與胸口，久久無法把視線從眼前看到的景象移開。

傑洛特擺好架勢，準備隨時揮動夕希爾，靜靜等待他的反應。

維列佛茲發出悲慘的嗚咽，抬起了頭。

「傑——洛——特……」

獵魔士沒讓他把話說完。

現場安靜了好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終於，從碎石堆裡掙扎起身的葉妮芙打破了沉默。她看起來十分淒慘，鼻子裡流出的血玷污了她的整個下巴和胸口。看到傑洛特不解的目光，她重複道：「我不知道你懂幻影術，而且還騙過了維列佛茲……」

「是我這枚徽章的關係。」

「喔。」她狐疑地看著他。「那就有趣了。不過我們之所以能活下來，還是要感謝奇莉。」

「什麼？」

「他那隻眼睛。他的兩隻眼睛沒有完全協調，所以有時候會看不準。不過我還能留著這條命，主要還是得感謝……」

她沉默了下來，看著柱子融化後的剩餘物，那上頭還可以看得出人形。

「傑洛特，那個人是誰？」

「我的夥伴。我會非常想念他。」

「他是人類嗎？」

「他的內心是人類。妳怎樣呢？葉。」

「斷了幾根肋骨、腦震盪，髖關節、脊椎也震歪了。除此之外，非常好。你呢？」

「我也差不多。」

她一臉漠然，看著在地板拼接圖案止中央的維列佛茲腦袋。巫師那顆已經混濁的小眼睛，帶著無聲的責備仰視他們。

「這景象挺不錯的。」她說。

「的確如此。」他在過了一會後才承認道。「不過我已經看夠了。妳能走嗎？」

「有你幫忙的話，可以。」

三人在走道交會的拱廊下，在雪花石膏刻成的頂罐女子死寂注視下相會。

「奇莉。」獵魔士說，然後擦了擦眼睛。

「奇莉。」被獵魔士扶著的葉妮芙說。

「傑洛特。」奇莉說。

「奇莉，能再見到妳真好。」他克服猛然緊縮的喉頭說。

「葉妮芙小姐。」

女巫掙開獵魔士的臂膀，用盡最大的力氣挺直身體，嚴厲地說：

「丫頭，妳這是什麼德性。看看妳自己，都成什麼樣子了！頭髮整理好！不准駝背。過來這裡。」

奇莉往她走去，身體僵得像機器人。葉妮芙替她把領子撫平、翻好，試著擦掉她袖子上已經乾涸的血漬。她碰了下她的頭髮，然後撥開，露出她臉頰上的疤痕。她緊緊抱住她，抱得非常緊。傑洛特看見葉妮芙抱在奇莉背上的雙手，看見她已不成形的指頭。他沒有感到憤怒、不捨或憎恨。他只覺得疲憊，還有一股巨大的渴望，想結束這所有一切。

「媽媽。」

「女兒。」

「我們走吧。」他決定打斷她們，但那也已經是過了好一段時間之後。

奇莉大聲吸了吸鼻子，用手背擦了擦。葉妮芙給了她一記警告的目光，然後擦了擦一隻眼睛，想必是有灰塵掉了進去。獵魔士看向奇莉走來的走道，好像在等其他人從那邊過來。奇莉搖搖頭，他便明白了。

「我們離開這裡吧。」他重複道。

「嗯，我想看見天空。」葉妮芙說。

「我再也不要放開你們了，再也不要了。」奇莉沉聲道。

然後，她扶著葉，重複傑洛特的話：「我們離開這裡吧。」

「我不用人扶！」

「讓我來吧，媽媽。」

他們來到一道階梯前，巨大的階梯沉入煙霧之中，底下隱約可見閃爍的人影與點了火的鐵籃。

奇莉打了個寒顫。這道階梯她已經見過，就在她的夢裡與預視裡。

底下遠遠的地方，有一票全副武裝的人在等他們。

「我累了。」她悄聲說。

「我也是。」傑洛特坦承道，手上拿起了夕希爾。

「我不想再殺人了。」

「我也是。」

「這裡沒有別的出口了嗎？」

「沒有，只有這道階梯。我們只能這麼做，丫頭。葉想看見天空，而我想看見天空、葉，還有妳。」

奇莉回頭看了看倚靠扶手以避免跌倒的葉妮芙，然後抽出從邦哈特那邊奪回來的徽章，把貓圖案的掛到自己脖子上，狼的交給傑洛特。

「希望妳知道這只是象徵？」他說。

「所有一切都只是象徵。」

她把飛燕劍拔出鞘。

「我們走吧，傑洛特。」

「我們走，緊緊待在我身邊。」

斯凱蘭的傭兵在階梯的尾端等著他們，而他自己則雙手緊握武器，手心不斷冒汗。夜梟飛快給了一個手勢，派出第一批人馬。傭兵鞋底打上的鐵片在階梯上踏出沉沉的重響。

「慢慢來，奇莉。別心急，待在我身邊。」

「是，傑洛特。」

「還有要心平氣和，丫頭，心平氣和。記住了，不要動氣，不要憎恨。我們必須出去，看見外面的天空，而那些擋住我們路的人，必須要死。不能有一絲猶豫。」

「我不會猶豫，我想看見天空。」

他們順順利利來到第一個階梯平台。傭兵見了他們，紛紛後退，也對他們的平靜感到意外與訝異。不過，過了一會，有三個人揮動劍，大叫著往他們跳去，而那三人馬上就斷了氣。

「一起上！殺了他們！」夜梟從底下大喊。

又是三名傭兵跳上前來。傑洛特朝對面快速跨了一步，用假動作欺騙對方，然後從下方砍向其一人的喉嚨。接著他一個轉身，讓奇莉從他的右手底下通過，奇莉則順勢把劍揮往第二名凶徒腋下。第三人想翻過樓梯扶手，跳到下方保命，終究沒能來得及。

傑洛特抹掉濺到臉上的血漬。

「冷靜點，奇莉。」

「我很冷靜。」

接下來，又是三人一組，只見劍光一閃，便是慘叫與死亡。

濃稠的鮮血順著階梯緩緩流下。

一名打手穿著用銅片鉚銜接的護甲，拿著一把長長的長柄槍，往他們跳去。他的眼神在毒品的作用下顯得十分狂野。奇莉斜角快速一個格擋打掉槍柄，傑洛特跟著一劍落下，然後抹了抹臉。他們繼續前進，沒有回頭。

第二個階梯平台已在咫尺。

「殺！」斯凱蘭高吼。「把他們都給我殺了！」

階梯上響起沉重的腳步聲與叫囂。劍光一閃，哀號驟起，又是一條性命。

「很好，奇莉，不過要保持冷靜，別殺紅眼了。還有，跟緊我。」

「我這輩子都會跟緊你，不要再離開了。」

「如果用手肘的力量就夠，不要用手臂去砍。小心點。」

「我很小心。」

劍光一閃，哀號再起，猩紅一片，又是一條性命。

「很好，奇莉。」

「我想看見天空。」

「我好愛妳。」

「我也是。」

「小心，地變滑了。」

劍光一閃，傳出慘叫。他們繼續前進，逐步追上流下階梯的鮮血。他們往下走，順著斯地加堡的階梯，一直往下走。

一名上前攻擊他們的惡徒在染血的階梯上打滑，背部著地，直接摔到他們腳邊。他雙手抱頭，哭喊求饒。他們從旁走過，沒有看他一眼。

一直到第三道階梯平台，都沒有人敢再擋他們的路。

「弓箭手！」史帝芬。斯凱蘭從底下大喊。「把弩弓拿過來！包雷阿斯。蒙不是去拿弩弓了嗎？他在哪裡？」

包雷阿斯。蒙已經離城堡頗長一段路，當然，這一點夜梟已經不可能知道了。他直接往東方，把頭緊挨在馬鬃上，逼著馬兒有多快跑多快。被派去拿弓箭和弩弓的人，只有一個回去覆命。

決定要射擊的這人，雙手微微顫抖，眼睛因飛天粉而泛淚。第一支箭稍稍劃到階梯扶手。第二支箭甚至連階梯都沒碰到。

「上去一點。」夜梟拉開嗓子大吼。「你這廢物，上去一點！近一點再放箭！」

弩弓手裝作沒聽見。斯凱蘭吐出一長串咒罵，搶過他的弓，跳上階梯，跪下來瞄準目標。傑洛特快速以肉身擋在奇莉面前，但女孩在弓弦響起之際，如閃電般搶到他前面，並擺好了架勢。她把劍轉到上四分位，將箭用力打了回去，力道之大，讓箭在落地前凌空轉了好幾圈。

「非常好。」傑洛特喃喃道。「非常好，奇莉。不過妳再做一次這種事，我會狠狠打妳屁股。」

斯凱蘭丟掉弩弓，突然察覺只剩下他自己一個。

他的人全都擠成一團，待在最底下，沒有一個打算踏上階梯。他再定眼一看，那群人好像又變得更少，又有幾個人不知道跑到哪去，想必是去拿弩弓了。

而兩名獵魔士氣定神閒，不及不徐，腳步也沒有放慢，一路往下走，順著斯地加堡流滿鮮血的階梯往下走。他們緊靠著彼此，肩並肩，手裡的劍快速舞動，讓敵人看不清虛實。

斯凱蘭在退了第一步後，就沒有停下後退的腳步，一直退到了最底下。當他退到自己人當中，注意到後退的腳步依舊持續，遂無力地咒罵了聲。

「各位！」他大聲吼著，卻破了音。「不用怕！放膽去殺他們！大家一起上！來啊，不用怕！跟我來！」

「要去您自己去。」其中一人一邊把飛天粉湊到鼻子前，一邊不願地說。夜梟一拳打過去，打得他臉、袖子、前襟都灑了白色毒品。

兩名獵魔士已走下第三個階梯平台。

「等他們走到最底下，我們就可以把他們包圍！」斯凱蘭嚷著。「來啊，各位！不用怕！把武器拿起來！」

傑洛特看了下奇莉，瞧見她的灰髮中有條像銀一樣亮晃晃的潔白帶子，差點沒氣得大叫。他穩住了脾氣，因為現在不是發怒的時候。

「小心，跟緊了。」他沉聲道。

「我這輩子都會跟緊你，不要再離開了。」

「下面會很熱。」

「我知道，可是我們是兩個人一起。」

「兩個一起。」

「我也隨你們一起。」葉妮芙一邊走下被血染得猩紅濕滑的階梯，一邊說道。

「大家集中！集中！」夜梟嚷道。

跑去拿弩弓的那群人當中，有幾個回來了，但是沒有弓，而且滿臉驚恐。

從通往這道階梯的三條走道裡，全都傳來木樁撞門的巨響，接著砰地一聲，換成兵器聲與沉重的腳步聲。一時間，從那三條走道裡陸續擁進身著黑色盔甲的士兵，他們的披風上都有著銀色火蛇的標記。斯凱蘭的傭兵被他們惡狠狠地大聲一喝後，一個接一個都兵鈴兵啣把武器都丟到地上。而那些還在猶豫不決的，則被黑衣軍用弩弓、長柄刀與羅哈提納矛給指著，用更嚇人的吼聲催促他們棄械。現在，所有人都唯命是從，因為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那些黑衣軍個個都迫不及待想找開刀，只是在等一個藉口罷了。夜梟兩手交胸，站在一根柱子底下。

「天降救兵？」奇莉喃喃道。傑洛特否定地搖了搖頭。

弩弓與兵器也同樣對準了他們。

「格拉地凡我而特！」

面對眼前的情況，抵抗毫無意義。階梯底部的黑衣軍就和螞蟻一樣，擠得滿滿的，而他們已經非常、非常疲憊。不過，他們沒有扔掉劍，而是小心地把劍擺在階梯上，然後坐了下來。傑洛特感覺到奇莉溫暖的手臂，聽見她的呼吸。

葉妮芙讓黑衣軍看見自己雙手空無一物，一邊閃避屍體與血窪，一邊從上方走下，在階梯上重重坐下。傑洛特感到自己的另一隻手也有溫暖的感覺。可惜不能一直都這樣，他心裡如是想道，但也清楚這樣的期望是不可能的。

夜梟的手下都被綁了起來，一個個帶出去。披著銀火蛇披風的黑衣軍越來越多。突然間，他們當中出現了一群穿戴白色羽飾和鑲銀盔甲的人，顯然是高階將領，而且所有人都挺直了腰桿以示尊敬。

在那群將領中，有一人的頭盔是銀的，而且裝飾格外華麗。眾人見他到來，都格外尊敬地退了一步，而且鞠躬敬禮。

而這人在柱下的斯凱蘭面前停下來。夜梟的臉——即使是在晃動的火炬與鐵籃裡燃燒畫作的照明下——明顯刷白，而且白得和紙一樣。

「史帝芬·斯凱蘭。」那名軍官的聲音極為宏亮，就連大廳的拱頂都震出聲響。「你會面對司法審判，受到叛國該處的刑罰。」

夜梟被帶了出去，但雙手沒有像他的打手一樣受到綑綁。

接著，軍官轉過了身。上方著火的織錦斷了一部分，像隻巨大火鳥般盤旋落下。火光照亮了鑲銀邊的鎧甲，照亮了覆蓋住他半個臉頰的頭盔面罩，而那面罩的外型——就像每一個黑衣軍的一樣——是可怕的鋸齒顎狀。

輪到我們了，傑洛特心想，而他想的也的確沒錯。

軍官看向奇莉，頭盔縫隙裡的一雙眼睛十分熾熱，把她仔仔細細審視了一番。臉色蒼白。臉頰上有疤。袖子和手掌都沾了血。頭髮裡有幾縷白色。

然後，這名尼夫加爾德人把目光移到獵魔士身上。

「維列佛茲呢？」他用那洪亮的聲音問。傑洛特搖搖頭，給了否定的答案。

「卡希。阿波。凱羅呢？」

他再度搖了搖頭。

「真是一場屠殺啊。」那軍官看著階梯說。「真是一場血腥的大屠殺。不過呢，在刀口上討生活的人就是這樣……再說，你替我的一票劊子手省了不少差事。你這趟路走得可真遠啊，獵魔士。」

傑洛特沒有出聲。奇莉大力吸了吸鼻子，然後用手腕擦了擦，惹來葉妮芙一記警告的目光。軍官注意到兩人的互動，微微一笑了一下。

「你這趟路走得可真遠啊。」他又說了一次。「你可是從世界的另一端來到這裡。跟著她來，也為了找她。光是這一點，就值得嘉獎你。德里多先生！」

「屬下在，陛下！」

獵魔士沒有絲毫訝異。

「請在這裡找一間隱密的房間，好讓我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擾，靜靜地與來自利維亞的傑洛特先生聊聊。在這段時間裡，請確保兩位女士受到全面而舒適的照顧。當然，警覺性高的忠心護衛也少不得。」

「是，陛下。」

「傑洛特先生，請隨我來。」

獵魔士站起身，看了看葉妮芙與奇莉，想安撫她們，讓她們別做出什麼傻事。不過這樣的舉動顯然多餘，因為兩人都已累得不能再累，一副完全放棄的姿態。

「你這趟路走得可真遠啊。」恩菲爾。法。恩瑞斯——代以溫阿丹引卡倫阿波摩爾伏得——舞動於敵軍墓上的白色之焰，拿掉頭盔，又說了一次。

「我不知道，你說不定走得更遠，杜尼。」傑洛特平心靜氣地回答。

「你認出了我，了不起。」大帝露出一個微笑。「少了大鬍子和不同的舉動，似乎是讓我完全變了一個人。當年在琴特拉看到我的人，後來有很多都到了尼夫加爾德，也在晉見時看過我，不過

沒有一個人認出我。而你也才看過我一次，而且還是十六年前的事了。我讓你這麼印象深刻嗎？」

「你的確變了很多，是我的話也認不出來。我不過是猜到你是誰罷了，而且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我會猜到亂倫在奇莉的家族裡，在她的血液裡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沒有外力的幫助與提示。在我所有的惡夢中，有一回甚至出現了最為可怕，也最為噁心的亂倫，而現在呢，看看，你本尊就在我面前。」

「你幾乎要站不住了。」恩菲爾冷冷地說。「而一味魯莽用力，只會讓你的身體搖晃得更加厲害。你可以在大帝面前坐下，我准你擁有這份殊榮……一輩子。」

傑洛特鬆口氣，坐了下來。恩菲爾依舊靠著經過雕飾的櫃子站立。

「你救了我女兒的性命。」他說。「而且是好幾次，這點我很感謝你。以我和我後代的名義。」

「你這話真是讓我卸下心防。」

恩菲爾沒有理會他話中的嘲諷，說：「奇莉拉要去尼夫加爾德。等時機到了，她會成為帝后，就像其他女孩從過去到現在，成為王后的方式那樣，變成帝后。也就是說，在幾乎不認識自己伴侶的情況下。通常她們在第一次見到自己伴侶的時候，都不會對對方留下好印象。在婚姻剛開始的頭幾天……和頭幾個夜晚，也通常會有沮喪感。奇莉拉不是頭一個。」

傑洛特忍著沒有出聲，而大帝接著說：

「奇莉拉會很幸福，就像大部分我剛才說的那些王后一樣。而這一天終會到來。我不需要她的愛，而 she 會把這份愛全都放在我和她生的兒子身上。他會成為大公，然後是帝王，而他所生的兒子，會成為世界的主宰，拯救這個世界免於毀滅的命運。這一切都是預言說的，而知道這個預言完整內容的人，只有我。」

「當然，」白色之焰接著說。「奇莉拉永遠不會知道我是誰。這個祕密會消逝，隨著知道它的人一起消逝。」

「當然。」傑洛特點了點頭。「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

恩菲爾在過了一段時間後，繼續說：「你不可能沒注意到，命運在这一切裡插了手，在这一切的一切，包括你的行動。從一開始就是這樣了。」

「我在這裡只看到維列佛茲插手，因為當初是他把你引去琴特拉的，對吧？在你還是個被詛咒的刺蝟的時候？是他讓芭維塔……」

「你這是瞎子摸象。」恩菲爾把銀火蛇披風甩到肩上，猛然打斷他。「你什麼都不知道，而你也用不知道。我不是請你來這裡，把我一生的故事講給你聽，也不是要對你解釋什麼。你唯一應得的，就是我向你保證這女孩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我沒有欠你債，獵魔士，一點都沒有……」

「你有！」傑洛特同樣也猛然打斷他。「你打破了約定，你說話不算話。這就是債，杜尼。你打破了你當王子時的誓約，現在這是你身為帝王的債，還有以帝王規格該付的利息。而且是以十年計算！」

「就只有這樣？」

「就只有這樣。因為我只能要求這樣，不能再多。可是也不能再少！我本來應該在那孩子滿六歲後去帶走她，而你沒有等到那個時候。你想在時間到前，把孩子從我這裡偷走。你一直掛在嘴邊的命運，結果擺了你一道，因為接下來十年，你一直試著與命運搏鬥。現在她在你手上了，奇莉在你手上，那個你親生的女兒；那個你從前用卑鄙無恥的手段，讓她成為孤兒的女兒；現在又打算用卑鄙無恥的手段，讓她生下亂倫之子的女兒。而且你還不要她的愛。不過這麼做也好，因為你不配得到她的愛。這話就我和你兩個人說，杜尼，我真不知道，你怎麼有辦法看著她的眼睛。」

「只要目的正確，任何手段都算正確。」恩菲爾沉聲說。「我所做的，都是為了後代子孫，為了拯救世界。」

「要是世界得用這個方法來救，」獵魔士猛然抬頭。「那這個世界最好就這樣毀滅。相信我，杜尼，毀了會比較好。」

「你的臉色很蒼白。」恩菲爾。法。恩瑞斯的口氣緩和了些。「別那麼激動，不然你等等就會暈倒。」

他離開櫃子，拉開椅子，坐了下來。獵魔士果真覺得一陣天旋地轉。

「鐵刺蝟本來是篡位者逼迫我父親合作的手段。」大帝開始訴說，小聲而平靜。「那是發生在政變之後的事。我的父親——失去寶座的帝王，被關了起來，被刑求虐待，但他沒有向敵人低頭。於是，他們試了另一個辦法——一個篡位者找來的巫師，在我父親面前活生生把我變成一個可怕的

怪物。那巫師還加上了一點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幽默感。恩菲爾在我們的話裡是『刺蝟』的意思。」

「我的父親不願向他們低頭，所以他們就殺了他。至於我，就在嘲笑與諷刺聲中，被丟到了森林裡，當成狗群的獵物。我保住了性命，他們沒有死追著我不放，因為他們不知道那巫師搞砸了他該辦的事，不知道我在夜裡會變回人類。幸好我知道幾個不會變節，絕對可以託付的人。而那時候的我，說給你參考一下，只有十三歲。」

「我必須逃離我的國家。一個有點瘋癲的占星學家克薩爾提修斯為我指了路，說如果我要拯救外貌，就得往北方去，得越過馬爾那達爾山梯。後來我成了帝王，就送了他一座塔和器具，當作答謝。在那之前，他都是用借的才有辦法工作。」

「至於琴特拉發生的事，你都知道，我就不浪費時間多說了。可是我要澄清，這些和維列佛茲都沒有關係。第一，我在那個時候還不認識他。第二，當時我十分厭惡魔法師。話說回來，我到今天都還是不喜歡他們。喔，對了，趁我還沒忘記，當我奪回王位後，就去找當初為篡位者辦事，當我父親的面折磨我的那個巫師。我也讓他見識到我的幽默。那魔法師的名字叫布拉森斯，聽起來就和我們話裡的『用煎的』差不多。」

「閒話說得夠多了，回到正題。在奇莉出生後沒多久，維列佛茲祕密到琴特拉找我。尼夫加爾德裡有一群人依然忠心於我，密謀要推翻篡位政權，而他自稱是那群人的一分子。他說要幫我，而且也很快證明了自己能幫我。我還是不信任他，便問他的動機是什麼，而他也毫不遮掩，直接說要

我的回報。他要一個偉大的帝王給他榮寵、特權和權力。那個帝王就是我，一個主宰半個世界的強大統治者，一個後代會主宰整個世界的統治者。他毫不客氣地說自己打算爬到很高的位置，要站在那些偉大的統治者身旁。就是在那個時候，他拿出幾個用蛇皮綁在一起的卷軸，而那些內容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就是這樣知道預言內容，知道這個世界和這個宇宙的命運，知道我該做什麼事。而我最後的結論是，只要目的正確，任何手段都算正確。」

「當然。」

恩菲爾自動忽略他的諷刺，接著說：「而那時在尼夫加爾德，我的事情進展得越來越順利，擁護者有越來越多的影響力。到最後，他們身後已有一票前線軍官與官校軍，便決定發動政變。不過，要做到這點，他們需要我，需要我這個人，一個帝國寶座與王冠的真正繼承人，一個擁有恩瑞斯家族血緣的正牌恩瑞斯家人。我該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某種革命旗幟。他們當中有不少革命分子，都希望我扮演好這個角色就好。而這些人裡還活著的，到今天都還後悔不已。」

「不過，就像剛才說的，閒話我們就先不說了。我不得不回家。是時候該杜尼這個杜撰的邁阿赫特王子、假冒的琴特拉公爵，宣示自己的繼承主權，但我卻沒忘記那個預言。我必須和奇莉一起回去，而卡蘭特一直都很提防我，非常小心提防。」

「她從來沒信任過你。」

「我知道。我想，她可能知道一點與預言有關的事，而她要是知道，一定會想盡辦法來阻撓我。琴特拉是她的勢力範圍，所以情況就很清楚了——我得回到尼夫加爾德，但不能讓人猜到我就是杜尼，而奇莉是我女兒。維列佛茲給我提了一個辦法。杜尼、芭維塔和他們的孩子必須死，要死得一乾二淨。」

「死在一場假船難裡。」

「沒錯。在斯格利加到琴特拉這條航線上，維列佛茲本來該在賽德娜海淵那裡，用魔法吸取器把船吸走。我、芭維塔和奇莉本來應該先躲進經過特別防護的艙房裡，而其餘船員……」

「都不該活下。」獵魔士把話接完。「而你踏著別人屍體前進的道路，就是這樣開啟的。」

恩菲爾。法。恩瑞斯沉默了一段時間。

「不幸的是，這條道路在那之前就已經開啟。」他終於開口，但聲音聽來沉悶。「就在我發現奇莉竟然不在船上的那一刻。」

傑洛特挑起了眉毛。

「不幸的是，」大帝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在我的計畫裡，沒有算到芭維塔。她是個眼睛永遠看著地上的憂鬱女孩，卻識破了我的目的。她在起錨前偷偷把孩子送回陸上。我整個人抓狂，而她也是。她歇斯底里發作，在一陣拉扯中……她掉下船舷。我本來要跳下去救她，但維列佛茲卻在這個時候，用他的吸取器把船吸走。我撞到頭，昏了過去，被纜繩纏住，奇蹟生還。等我清醒過來，全身都已包了繃帶，斷了一隻手……」

「我很好奇，一個殺了自己妻子的人，心裡是什麼感受？」獵魔士冷冷地問。

「很糟。」恩菲爾馬上回答。「這個人當時的感覺很糟，到現在還是很糟，而且覺得自己幾乎是卑鄙無恥。就算我從來沒愛過她，也無法改變這種感覺。只要目的正確，任何手段都算正確。然而，我是真心為她的死亡難過。我並不想這麼做，也沒有計畫要這麼做。芭維塔的死是意外。」

「你說謊，而這很不合帝王的身分。」傑洛特冷酷地說。「芭維塔當時不可能活著，不然她就會拆穿你。她不可能讓你對奇莉做你想做的事。」

「她本來是可以活下來的。」恩菲爾反駁道。「活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尼夫加爾德裡有很多城堡……像達倫羅旺堡……我不可能下得了手殺她。」

「就算是為了正確的目的而下的手段？」

「手段，」大帝抹了下臉。「總是可以找到比較不激烈的。手段總是有很多可以選擇。」

「並非總是如此。」獵魔士看著他的眼睛說。恩菲爾避开了他的目光。

「和我想的一樣。」傑洛特點了點頭。「把故事說完吧，時間不等人。」

「卡蘭特把她視如珍寶，看得緊緊的。用綁的把她綁走，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我和維列佛茲的關係轉冷，對其他魔法師還是十分厭惡……不過我的軍隊和貴族一直逼我發動戰爭，攻擊琴特拉。他們說，這是人民所要求的，說人民渴望有生存空間，說要跟著人民的聲音走，說這會是我當帝王的試煉。我決定來個一石二鳥，一次拿下琴特拉和奇莉。剩下的，你都知道。」

「我知道。」傑洛特點點頭。「謝謝你這次的談話，杜尼。我很感謝你願意在我身上花時間，但是別再拖了。我很累。我看著隨我一起從世界的另一頭，來到這裡的朋友丟掉性命，他們是來救你女兒的。他們甚至不認識她。除了卡希，他們沒有一個認識奇莉，卻跑來救她，因為他們的身上都有某個正直而高貴的東西。然後呢？他們找到的是死亡。我認為這不公平。而要是有人想知道的話，我不能苟同這一切，因為這種事根本就是狗屁倒灶。正直的人得死，貪婪的人卻能活著，繼續做他們想做的事。我已經沒力氣了，大帝。把人叫進來吧。」

「獵魔士……」

「祕密必須要知道它的那些人一起死，這是你自己說的。你別無選擇。你說你有很多選擇，那是假的。你要是把我關起來，關幾次我就逃幾次。我會把奇莉從你手中要回來。不管要付出什麼代價，我都會把她從你手中要回來，這你很清楚。」

「我很清楚。」

「你可以讓葉妮芙活下來，她不知道你的祕密。」

「她會不惜任何代價，」恩菲爾的聲音轉為嚴肅。「去救奇莉，還有為你報仇。」

「的確如此。」獵魔士點了點頭。「說得沒錯，我忘了她有多愛奇莉。你說得對，杜尼。沒辦法了，宿命就是宿命，沒得逃。我有一個要求。」

「你說。」

「讓我向她們兩個道別，然後我就隨你處置。」

恩菲爾站在窗前，凝視山峰。

「我沒辦法拒絕你，但是……」

「不用怕，我什麼也不會告訴奇莉。我要是告訴她你是誰，會傷了她，而我不會傷害她。」

恩菲爾沉默了許久，依舊背對著他看窗外。

「我或許欠你一份債。」他腳跟一旋，轉了過來。「所以，你聽好了，我有個提議，就當作是還債。很久、很久以前，在遠古時代裡，當人們還保有榮譽、驕傲與尊嚴的時候，當人們還看重自己諾言的時候，他們怕的只有恥辱。不乏有看重榮譽的人，在被判死刑的時後，為了要躲避劊子手那雙侮辱人的手，會坐進放了熱水的浴缸，然後切開自己的血管。有沒有可能……」

「叫人把浴缸放滿吧。」

「有沒有可能，」大帝平靜地說。「葉妮芙會想陪你一起入浴？」

「我幾乎可以給你肯定的答案，但還是得先問過她。她的個性很叛逆。」

「我知道。」

葉妮芙馬上就同意了。

「圈子關起來了。」她看著自己的雙腕說。「銜尾蛇把牙埋進了自己的尾巴裡。」

「我不明白！」奇莉像隻氣壞了的貓兒般發出低吼。「我不懂為什麼我要隨他走？去哪裡？為什麼？」

「我的女兒啊，這就是妳的宿命啊。」葉妮芙溫柔地說。「妳要了解，事情必須朝這個方向走，沒有其他辦法。」

「那你們呢？」

「我們，」葉妮芙看向傑洛特。「有我們的宿命。事情就是這樣，沒有讓人選擇的餘地。過來這裡，好好抱緊我吧。」

「他們想殺了你們，對不對？我不同意！我才剛把你們找回來！這樣不公平！」

「在刀口上討生活的人，註定要死在刀口下。」恩菲爾。法。恩瑞斯悶聲說。「他們和我打了一場，而且打輸了，可是他們輸得很有尊嚴。」

奇莉站在他面前三步遠的地方，傑洛特無聲地吸了口氣。他聽見葉妮芙的嘆息。真該死，他心想。這擺明了大家都看得出來！這麼顯而易見的事，他的一整支黑衣軍擺明都看得一清二楚，還看得瞞嗎？一樣的站姿、一樣冒火的眼睛、一樣抵住的嘴巴，兩手交叉胸前的樣子也一模一樣。好險她的灰髮是遺傳到她的母親，真是好險。不過要是仔細看，還是看得出這是誰的血緣……

「而你，」奇莉用噴火的眼神看著恩菲爾。「你贏了，而且還覺得贏得很有尊嚴？」恩菲爾。法。恩瑞斯沒有答話，只是微微一笑，用滿意的目光看著奇莉。奇莉見狀，氣得咬牙切齒。

「死了這麼多人。為了這一切，死了這麼多人。他們都輸得很有尊嚴？死是很有尊嚴的事？只有野獸才會這麼想。雖然我近距離看過死亡，可是我沒有讓你把我變成野獸，也不會讓你得手。」他沒有回應，只是看著她，好像在用目光讓她冷靜。

「我知道你在打什麼主意。」她咬牙切齒地說。「你想和我做。而我現在就告訴你，我不會讓你碰我半根寒毛。要是你把我……把我……我就殺了你。就算把我綁住，我也會趁你睡著的時候，把你的喉嚨咬斷。」

圍在他們周遭的軍官紛紛竊竊私語，大帝快速一個手勢，壓下騷動。

「命中註定該發生的事，」他一字一句地說，目光依舊盯著奇莉。「就會發生。向妳的朋友道別吧，奇莉拉。費歐娜。愛蓮。黎安弄。」

奇莉看向獵魔士。傑洛特搖了搖頭。女孩嘆了口氣。

她與葉妮芙兩人抱在一起，說了許久的悄悄話。然後，奇莉走向傑洛特。

「真可惜。」她小聲地說。「本來好像一切都要變好了。」

「本來好像要變好很多。」他認同道。

他們擁抱了一下。

「要勇敢。」

「我不會讓他得手。」她低語著。「不用怕，我會逃走的。我有辦法……」

「不准妳殺了他。記住了，奇莉。不准。」

「別怕，我根本沒想要殺他。你也知道，傑洛特，我已經殺夠了。已經死太多人了。」

「已經死太多人了。再會了，小小獵魔士。」

「再會了，獵魔士。」

「可別給我掉眼淚啊。」

「你說得倒容易。」

恩菲爾。法。恩瑞斯——尼夫加爾德的帝王，陪著葉妮芙與傑洛特一路走到浴室，而且幾乎是到了放滿水、熱氣氤氳、香氣四溢的大型大理石浴池邊。

「再會了。」他說。「你們可以慢慢來。我會先走，但會留在這裡，把命令交代下去，讓他們知道該怎麼做。等你們準備好就叫人，中尉會把刀交給你們。不過，我要再重申一次，你們不急，慢慢來。」

「謝謝你的好意。」葉妮芙慎重地點了點頭。「帝王陛下？」

「請說。」

「可能的話，請不要傷害我的女兒。我不希望死的時候，還想著她在哭。」

恩菲爾靠著門，頭轉向一邊，沉默了許久，甚至可以說是非常久。最後，他終於開口，但臉上的表情頗為奇怪：

「葉妮芙小姐，您可以放心，我不會傷害您與獵魔士傑洛特的女兒。我一路踏著屍體走過，在敵人的墓上跳舞，我想，這些已經夠了。不過您所疑慮的事，我著實做不出來。這一點，我現在已經知道了，這也是多虧了你們二位。再會了。」

他走了出去，靜靜把門關上。傑洛特嘆了一口氣。

「我們要脫衣服嗎？」他看了下冒著熱氣的浴池。「一想到我會以裸屍的樣子，讓他們把我從這裡拖出去，我就覺得高興不起來……」

「你知道嗎，他們把我拖出去的時候，我是什麼樣子，都無所謂。」葉妮芙丟掉鞋子，快速解開裙裝。「就算這是我最後一次沐浴，我也不會穿著衣服進去。」

她把襯衫從頭上拉掉，進入浴池，濺了一地池水。

「怎麼了？傑洛特，你怎麼像被釘在地上一樣都不動？」

「我忘了妳有多美。」

「你忘得還真容易。快點，下水吧。」

他一坐到她身旁，她的雙手便馬上環住他的脖子。他吻了吻她，不斷撫摸她的胴體，水面上和水面下的。

「這種時候做這種事對嗎？」他拋出問題當作開場。

「這種事，不管什麼時候做都對。」她呢喃著，並將一隻手探入水中觸摸他。「恩菲爾說了兩次，要我們不用急。你想把他給我們的這最後時刻，用在什麼事上？掉眼淚和悲悼？那可是一點尊嚴都沒有啊。懺悔嗎？那根本就愚蠢又陳腐。」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要是水冷了，」他一邊低喃，一邊愛撫著她的胸乳。「割下去會很痛。」

「歡愉的代價，」葉妮芙把第二隻手也探入水中。「值得用痛楚來付。你怕痛嗎？」

「不怕。」

「我也不怕。坐到池邊去。我愛你，但我該死地才不要潛到水裡去。」

「啊、啊。」葉妮芙把頭往後仰，被蒸氣濡濕的髮絲像一條條黑色的小蝻蛇，飄散在水池裡。

「啊……啊。」

「我愛妳，葉。」

「我愛你，傑洛特。」

「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叫人吧。」

「叫人吧。」

他們叫了人。一開始是獵魔士先叫，然後葉妮芙也叫了。只見等了一會都無人回應，他們又同聲叫了一次：

「好——了！我們準備好了！把那把刀子拿來給我們吧！喂！該死！水冷了！」

「那你們就出來吧。」奇莉探進浴室裡，說：「他們都走了。」

「什——麼？」

「我剛不是說了嗎？他們都走了。這裡除了我們三個，沒有一個活人。你們穿衣服啦，光溜溜的看起來很好笑。」

他們在穿衣服的時候，手開始抖了起來。兩人都費盡力氣，才擺平了衣服上的鉤子、帶釦和鈕釦。奇莉開啟了話匣子：

「他們都走了，就這麼走了。當初來了多少人，就走了多少人。他們把這裡的人都帶走，上了馬，離開了。連地上的灰塵都捲了起來。」

「他們沒有留下任何人？」

「半個都沒有。」

「奇怪了。」傑洛特喃喃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葉妮芙清了清嗓子。「可以解釋現在這個情況？」

「沒有。」奇莉快速回答她的問題。「什麼都沒有。」

她說了謊。

起先，她故作姿態，直挺著腰桿，高揚著腦袋，面無表情，把黑衣軍戴著手套的手推開，大膽又挑釁地看向他們頭盔上，令人恐懼的護鼻與面罩。他們沒有再試圖碰她，再說，那個軍官——身上有鑲銀邊跟白色蒼鷺羽的寬肩惡徒，用低吼制止了他們。

她往出口走，兩邊都有人護送著。她驕傲地抬著頭。沉重的靴子隆隆踏動，鎖子甲清脆的碰撞聲與兵器的敲擊聲，不斷傳出。

在走了十幾步後，她回頭看了一下。又走幾步後，她第二度回頭。我永遠都見不到他們了啊，永遠都見不到了。可怕又冰冷的領悟，在她的腦中燃起一把火焰。不管是傑洛特，還是葉妮芙，我永遠都見不到了。

這個清楚的意識，一把撕裂了她假裝勇敢的面具。奇莉的臉皺了起來、擠成一團，眼睛裡充滿淚水，鼻水也開始流下。女孩費盡全力想克制，卻是徒勞無功。淚水的浪潮擊潰了她的假面堤防。

披著火蛇披風的尼夫加爾德人，全都靜靜地看著她，內心有著驚愕。他們當中有些人，看過她在那道階梯上的樣子，而她和大帝說話的樣子，則是所有人都見識過。那是拿著劍的獵魔士，無人能敵的獵魔士，一把就跳到大帝面前的獵魔士。而現在看到一個不斷抽泣、嗚咽的孩子，所有人都很訝異。

他們的反應她自己也很清楚。他們的目光像火一樣地燒著她，像細針一樣地刺著她。她努力想克制，卻沒有辦法。她越是用力忍，哭得就越厲害。

她放慢了腳步，然後停了下來。兩旁的護衛也跟著停下，但也只有那麼一會兒。軍官一個吼聲，包著鐵甲的手便抓住她的腋下與雙腕。不斷嗚咽、吞著淚水的奇莉，回頭看了最後一次。然後，她被他們拖著走，沒有反抗，可是嗚咽得越來越大聲，越來越悲傷。

恩菲爾。法。恩瑞斯，這個有著深色頭髮，五官詭異地讓她有股熟悉感的人，攔下了他們。他厲聲要他們放開她。奇莉吸了吸鼻子，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看見他走過來，便忍著嗚咽，高傲地抬起頭。不過她自己心裡也明白，現在這個樣子，只會讓人看了覺得好笑。

恩菲爾看了她許久，一句話也沒說。然後，他走近了些，朝她伸出雙手。看到這種手勢總會有後退反應的奇莉，這回卻沒有反應，連她自己也感到訝異。更讓她訝異的是，他的觸碰一點也不會讓她覺得噁心。

他碰了她的頭髮，好像在算白得像雪一樣的髮絲有幾縷。他碰了她被傷疤毀容的臉頰。然後，他抱住了她，摸著她的頭與背。而哭得全身發抖的她，則任由他這麼做，但雙手僵直得像稻草人。

「宿命真是個奇怪的東西。」她聽見他低聲這麼說。「再會了，女兒。」

「他怎麼說的？」

奇莉的臉微微扭曲。

「他說：『瓦法爾，盧內得。』上古之語裡的『再會了，女孩』。」

「我知道。」葉妮芙點了點頭。「然後呢？」

「然後……然後他放了我，轉頭走了。他大聲下了命令，然後所有的人都走了。他們就從我旁邊走掉，完全不管我，重重的腳步聲跟兵器聲，大到連走道裡都有回音。他們上馬走了，我有聽到馬叫聲跟馬蹄聲。我一輩子都搞不懂那是怎麼回事，因為要是仔細去想……」

「奇莉。」

「什麼？」

「別想了。」

「斯地加堡。」菲莉帕。愛哈特揚著眼睫看芙琳吉拉。薇果，又說了一次。芙琳吉拉並沒有臉紅。在過去三個月裡，她成功做出可以抑制血管收縮的魔法面霜。多虧這個面霜，不管她覺得有多可恥，潮紅也不會浮上臉龐。

「維列佛茲之前的藏身地點是斯地加堡。」阿西蕾。法。阿娜西得附和道。「在艾冰格的一座山湖邊，至於湖的名字，我的線人記不得了。他只是個單純的士兵。」

「您說『之前』。」法蘭西絲。芬妲芭兒注意到她的用字。

「之前。」菲莉帕插嘴道。「因為維列佛茲已經死了，我的女士們。他和他的同夥一整票人，都已經躺在地上吃土了。幫了我們這個忙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妳很熟的友人——利維亞的獵魔士

傑洛特，而我們卻沒人認為他有這個能耐，一個都沒有。在這件事上，我們的確犯了錯，我們所有人都是，只是有的少一點，有的多一點。」

所有女巫就像收到命令一樣，同時看向芙琳吉拉，不過她的面霜效果真的很好。阿西蕾。法。阿娜西得嘆了口氣。菲莉帕一掌拍在桌上，不帶感情地說：

「這告訴我們，就算我們為戰爭，還有準備和平談判，費了一連串工夫，但在維列佛茲這件事上，我們被人超前了，讓人幫了我們。我們必須把這視為女巫會的失敗。各位女士，我們不該讓這種事再度發生。」

整個女巫會的女巫——除了臉色白得和死人一樣の芙琳吉拉。微果之外——全都點了點頭。

「在這一刻，」菲莉帕說。「獵魔士傑洛特正在艾冰格的某處，與葉妮芙和他救出來的奇莉一起。我們得想一下，怎麼找到他們……」

「那那座城堡呢？」莎賓娜。葛雷維席格打斷她。「菲莉帕，妳是不是忘記什麼了？」

「沒有，我沒忘。傳說——如果成立的話——應該只有一個版本，而且是貼近事實的版本，而這正是我想請妳去做的，莎賓娜。妳帶凱拉和特瑞絲去把事情辦一辦，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爆炸聲響巨大到連在邁阿赫特都聽得見，而爆炸的亮光——這是在夜裡發生的——則是連在梅提那和蓋索都看得見。爆炸所產生的一連串結構性震動，甚至傳得更遠，就連世界的各個邊際都感受到了。

【註】：舊時俄制重量單位，一普特的重量約等同於十六點三八公斤。

康格瑞夫家族的艾絲黛拉·維·史黛拉——奧同·德·康格瑞夫男爵之女，嫁予里德塔爾之年邁伯爵。不久，伯爵辭世，遺產在其精明打理下，累積成一筆可觀財富。康格瑞夫十分受恩菲爾·法·恩瑞斯大帝（註）看重，為宮廷內舉足輕重之人物。縱使未有任何頭銜，但眾所皆知，在帝王面前，其意見向來具有分量。其對帝王之女奇莉拉·費歐娜（註）極為疼愛，視如己出，遂而有「帝女之母」一戲稱。康格瑞夫在世時間較帝王與帝女長，逝於一三三一年，身後遺產由里德塔爾家之旁支血脈比亞維一氏繼承。比亞維氏向來生活放縱，不務正業，所獲之財產皆揮霍一空。

《大世界紀元百科全書》第三卷

——艾凡伯格與塔波特



第十章

對於偷偷摸到營地的這人，是該給與讚許，因為他的行動靈活，有如狐狸般狡猾。他快速變化姿勢，行動起來是如此靈巧無聲，是人都會被他騙過。但這不包括包雷阿斯。蒙。面對這種偷偷雞摸狗的猴戲，包雷阿斯。蒙算是經驗很豐富了。

「滾出來！」他大喝一聲，試著讓自己聽起來自信而霸氣。「你那些把戲對我一點用都沒有！我看到你了，你就在那裡。」

山坡上聳立著一根根巨型史前石柱，其中一根在繁星滿布的深藍夜空下，抖了一抖，動了一動，化為人形。

燒烤中的肉發出焦味，包雷阿斯把它翻了個面，然後假意隨性靠著，但手已放到了弓把上。

「我身上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他故作平靜地劃出自己的底線。「我這裡面的東西不多，可是都用慣了，所以就算要拿命去拚，我也不會讓人奪走。」

「我不是強盜。」那男人用低沉的聲音說，然後一面裝作石柱，一面悄悄摸近。「我是一個要去朝聖的人。」

這名朝聖者是個高個子，體型壯碩，身長絕對有七呎，如果要幫他秤重的話，包雷阿斯敢打包票，至少得用上十普特的秤子。那根朝聖用的拐杖粗得像車轆，但拿在他手裡，看起來卻像根細樹枝。包雷阿斯。蒙的心裡著實訝異，一個身形如此巨大的人，怎能有辦法這麼輕手輕腳地敏捷行動。在這麼想的同時，他的心裡也生起了不安的感覺。他的弓是七十磅的複合弓，他曾用在五十步左右的距離射殺一頭駝鹿，但他現在卻突然覺得這張弓很小，精緻得像小女生的玩具。

「我是一個要去朝聖的人。」巨大的男人又重複說了一次。「我沒有惡……」

「叫另外那個也滾出來。」包雷阿斯猛然打斷他。

「什麼另外……」朝聖者才剛開口就突然打住，因為他看見對面有一道修長的人形，像影子一樣無聲無息地從黑暗現身。這一回，包雷阿斯。蒙對來人一點也不訝異。按男人的移動方式，他這老練的追獵高手一眼便看出對方是精靈，而被精靈成功地摸到身邊，也不算是什麼丟臉的事。

「請您見諒。」精靈說。他的聲音很奇怪，不像精靈，有點微微沙啞。「我之所以躲著兩位先生，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恐懼。我想可能肉該翻面了。」

「的確。」朝聖者說。他倚著拐杖，大聲地聞了聞。「這邊的肉已經烤過頭了。」

包雷阿斯把燒烤翻了面，然後嘆了口氣、清了清喉嚨，然後又嘆了口氣。

「兩位先生請坐吧。」他下了決定。「請稍微等一下，這獵物再烤一下就可以吃了。呵，我相信，大家出門在外總要有個照應，如果小氣了，可不是明智之舉啊。」

油脂滋滋滴到火上，火焰頓時竄高，把四周照得更亮。

朝聖者戴著一頂帽沿很寬的毛氈帽，巧妙遮去大半張臉。精靈頭上纏了一條彩色帕子，整張臉看得一清二楚。當他們透過火光看清他的臉時，包雷阿斯與朝聖者兩人都抖了一下。不過，他們並沒有發出驚訝的聲音，就算是看見他臉上那道傷疤，也沒有發出一點驚呼。那張臉想必曾經擁有過精靈專屬的美貌，如今卻被一道不成形的疤痕，從額頭、眉毛、鼻子、臉頰，一路斜劃到下巴。

包雷阿斯。蒙清了下嗓子，把燒烤又翻了一次面。

「是這香味把兩位先生引到我的營地來，對吧？」他這不是在提問，而是說出自己的看法。

「就是這樣。」戴寬沿氈帽的朝聖者點了點頭，聲音有了些微的改變。「我不是在自誇，不過我大老遠就聞到這野味的香氣。可是，我沒有掉以輕心。兩天前，我曾靠近過另一個營地，而那邊的營火上，烤的是個女人。」

「這倒是真的。」精靈說。「我在隔天早上抵達那邊，在灰燼裡看到了人骨。」

「隔天早上。」朝聖者拉長了聲音說，而包雷阿斯敢打包票，在他那頂帽子下的臉上，出現了一個不祥的笑容。「尊貴的精靈先生，你追了我很久嗎？」

「很久。」

「那是什麼擋著您現出蹤影？」

「理智。」

「阿斯卡德隘口。」包雷阿斯轉動串烤的野味，打破令人尷尬的沉默。「這地方的名聲的確不是太好。我也有在營火堆裡看到骨頭，在木樁上看到骷髏，還有被吊在樹上的。這裡有很多殘酷的

風俗，他們看你的時候，想的只是要怎麼把你吃了。差不多是這樣吧。」

「不是差不多。」精靈糾正他。「是一定會這樣。而且越往山裡走，越往東邊去，情況會越糟。」

「兩位也是要往東邊走？要翻過阿斯卡德？去澤利堪尼亞？還是再遠一點，去哈克蘭？」

無論是朝聖者或精靈，都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不過包雷阿斯也沒指望他們回答。一來是因為這問題太直接，二來是因為這問題太蠢。從他們所在的地方，只能往東翻過阿斯卡德，只能走他自己也要去的方向。

「野味烤好了。」包雷阿斯俐落甩開蝴蝶刀，當然也少不了要先耍弄幾下。「兩位先生，請。不用客氣。」

朝聖者有支短彎刀，精靈的是短刀，看起來都和廚具扯不上邊。這三把利器原都是打造來作更危險的用途，不過今天全都被拿來切肉。有一段時間，只聽聞折斷骨頭、咀嚼食物，以及咬剩的骨頭丟進火堆後的滋滋聲。

朝聖者斯文地打了個隔。

「這獵物挺奇怪的。」他一邊說著，一邊看著像在螞蟻窩裡擺了三天，被他吃舔得一乾二淨的肩胛骨。「味道有點像山羊肉，可是又嫩得像兔肉……在我的印象裡，還沒吃過這種肉。」

「這是斯克瑞克。」精靈大聲嚼著軟骨說。「印象裡，我也還沒吃過。」

包雷阿斯小聲清了下喉嚨。從精靈的口氣裡，可以聽出微微的調侃，這表示他知道自己吃下肚的是一隻兩眼腥紅、牙齒巨大、尾巴足足有三肘長的巨鼠。這巨大的嚙齒動物根本不是追獵人捕來的，他是為了自保而將牠射死，而最後決定把牠烤來吃罷了。他是理智、頭腦清楚的人，不會去吃以垃圾與廚餘維生的鼠輩，但是從阿斯卡德隘口的咽喉之地，到最近一個有人煙、會製造垃圾的聚落，還要三百餘哩。這隻老鼠——或者照精靈的說法是「斯克瑞克」——肯定是乾淨、沒有生病。牠與文明社會沒有過任何接觸，所以身上也不會有何種東西或傳染病。

沒多久，最後一塊，也是最小一塊，被啃咬、吸吮得乾乾淨淨的骨頭，落入了火堆。月亮浮上了高低起伏的烈燄山山脈。風吹旺了火堆，火星飛濺而出，在熠熠繁星中黯黯熄滅。包雷阿斯。蒙又冒險提了一個問題，但沒那麼直接：

「兩位先生已經上路很久了嗎？在這片荒野裡？我大膽再問一下，你們離開索維基城門很久了嗎？」

「久或不久，是相對的。」朝聖者說。「我經過索維基城門的那天，是九月滿月的第二天。」
「而我則是第六天。」精靈說。

「哈。」對方的回應鼓舞了包雷阿斯繼續說下去。「奇怪了，我們竟然不是在那邊就碰上，因為我也是走那邊，應該說是騎馬從那邊經過。我那時還有馬。」

語畢，他沉默了下來，驅趕腦中不好的思緒，讓自己不要想起那匹馬，還有失去牠的經過。他很確定身旁意外加入的兩名同伴，也有過類似的經歷。要是他們一直都是用走的，不可能在阿斯卡

德隘口這裡趕上他。

「所以，」他說。「我想兩位先生是在戰後，在琴特拉和平協議簽訂後才離開的。當然，這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不過我猜兩位離開的原因，是不喜歡在琴特拉制定的世界樣貌與規矩。」

營火邊有頗長一段時間都寂靜無聲，直到遠方的哀號打破了這段沉默。那想必是狼嚎，不過在阿斯卡德隘口這一帶，什麼事都有可能。

「如果要我老實說，」沒想到搭腔的竟是精靈。「我沒有理由去喜歡琴特拉和平協議後的這個世界，以及它的樣貌，更不用說那所謂的規矩了。」

「而我的情況，」朝聖者把兩隻粗壯的前臂交叉在胸前說。「也差不多。不過我是後來才這麼認為，就像一個我認識的人說的：『後知後覺。』」

他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連方才在隘口嚎叫的生物也靜了下來。

「一開始，」朝聖者出了聲，而包雷阿斯與精靈原本篤定他不會開口。「一開始，一切跡象看起來，都是琴特拉和平協議能帶來有益的改變，創造一個讓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算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覺得，至少我是……」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包雷阿斯清了清喉嚨。「各國國王在琴特拉聚集是四月的時候？」

「準確地說，是四月二日。」朝聖者糾正道。「我記得，那天是新月。」

在支撐這一小間畫廊的深色木梁下，沿著牆面釘有一排又一排，代表琴特拉貴族的徽紋彩繪盾牌。代表古老家族、光彩已有所磨損的寶石，與後來在達果拉得與卡蘭特統治的時代裡，因功獲贈的貴族徽紋，兩者當中的差異一目了然。比較新的盾徽顏料鮮明，尚未龜裂，也沒有任何蛀蟲留下的痕跡。

而顏色最為鮮明的，當屬不久前才加上的尼夫加爾德貴族盾徽。那些貴族在當初奪城的時候，以及後來帝國統治下的五年期間，展現了自身傑出的能力。

等我們拿回琴特拉以後，佛特斯特國王在心裡想著，得好好看著這些盾徽，免得琴特拉人在神聖的重建激情中把這些給毀了。政治歸政治，但廳裡的裝飾又是另一回事了。政體的改變不能被任何人拿來當作蓄意毀損的理由。

所以，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戴斯特拉看著巨大的大廳，如是想著。著名的訂婚宴，在那個時候出現了「鋼刺蝟」，向芭維塔公主求了婚……而卡蘭特女王雇了獵魔士……

人類命運的交織，是多麼詭異至極啊，間諜在心裡想著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庸俗思緒感到訝異。

五年前，蜜薇女王想著，五年前，卡蘭特女王——凱賓一族的後裔——腦漿濺在了庭院的地板上，就是從這扇窗戶可以看見的庭院。卡蘭特女王，我們在走道上看見她驕傲的肖像，她是王室僅

存的血脈之一。在她的女兒芭維塔溺水後，就只剩下她的孫女了。奇莉拉。奇莉拉也已經不在人世的消息，應該是真的。

「各位請吧。」拿威格拉德的主教奇路斯。恩德金。漢梅法特，以顫抖的手掌示意眾人入座。由於他的年紀、目前的治理身分，以及普遍受人敬重的社會地位，與會成員一致同意由他來主持會議。「請就座。」

眾人依照座椅上的桃花心木名牌，在圓桌前坐下來：利維亞與利里亞的女王蜜薇、特馬利亞國王佛特斯特、他的附庸國——布魯格國王溫茲拉夫、亞丁國王戴馬溫、喀艾德國王韓瑟頓、奇達里士國王艾塔因、維爾登的年輕國王奇斯特林、雷達尼亞攝政委員會主席尼泰特公爵，以及伯爵戴斯特拉。

這個間諜，得試著擺脫他，把他從會議桌上除掉，主教在心裡想著。韓瑟頓國王與佛特斯特國王，哼，甚至是年輕的奇斯特林，連那些語帶挖苦的意見也接受，只看尼夫加爾德代表的照會。這個希格西蒙。戴斯特拉的身分地位不符，而且有骯髒的過去與惡劣的名聲，是醜陋的人。不能讓這醜陋之人的存在，污損了談判的氛圍。

尼夫加爾德使節團的代表——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男爵在圓桌所坐的位子，剛好就在戴斯特拉的正對面。他以禮數周到的外交方式，向間諜鞠躬致意。

拿威格拉德主教見眾人皆已就座，遂也隨著入座。當然，少不了得要侍童為他攙扶顫抖的雙手。主教坐在多年前專屬於卡蘭特的座椅上，這張座椅的靠背高得驚人，裝飾十分華麗，相較於其

他的座椅，顯得特別突出。

圓桌歸圓桌，不過誰的地位最高，還是得分個清楚才行。

所以，就是這裡，特瑞絲。梅莉戈德如是想著，並環視房內的擺設，端詳掛毯、畫作與眾多的狩獵獎杯，還有女巫完全不知道是出自什麼動物的角。這裡，在那場著名的王座廳大破壞後，卡蘭特、獵魔士、芭維塔與受詛咒的刺蝟，就是在這裡進行那場著名的閉門會談。卡蘭特就是在那時候，同意那女孩的婚事。而當時的芭維塔已經懷了身孕，奇莉在不到八個月後便出生了……奇莉，王位的繼承人……繼承母獅之血的小母獅……奇莉，我的小妹妹，現在在遠方的某處，在南方。幸好，她已經不是孤身一人，而是與傑洛特和葉妮芙在一起，很安全。

除非，她們又騙了我。

「各位親愛的小姐，請坐吧。」仔細盯著特瑞絲看了一段時間的菲莉帕。愛哈特催促道。「等一下，世界各國的權力領袖便會依序發表就職演說，我不希望錯過任何一個字。」

其他女巫聞言，便中斷閒談快速入座。夕樂。德唐卡維勒穿著一身剛硬的男性服飾，但銀色的狐毛圍巾為她增添了女性風采。阿西蕾。法。阿娜西得穿了紫色絲綢連身裙，結合簡樸與高雅，展現不凡的氣質。法蘭西絲。芬妲芭兒，一如往常，散發十足的王者風範。依達。艾曼。阿波。希芙

內，一如往常充滿神秘感。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高貴而莊重。莎賓娜。葛雷維席格一身綠松石色，凱拉。梅茲則是一身碧綠與水仙黃。而芙琳吉拉。薇果一臉憔悴憂傷，蒼白得像快斷氣，甚至可以說是蒼白得像鬼一樣。

特瑞絲。梅莉戈德坐在凱拉旁邊，對面是來自尼夫加爾德的女巫芙琳吉拉。芙琳吉拉頭上掛著一幅畫，畫中的騎士在夾道的赤楊間，不要命地狂奔，而赤楊紛紛朝騎士伸出怪物般的枝臂，一張張長了可怕尖牙的樹洞嘴，正訕笑著騎士。特瑞絲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擺在桌子中央的立體傳影器已經啟動。菲莉帕。愛哈特用咒語強化了影像與聲音。

「誠如各位小姐所見所聞，」她諷刺地說。「在琴特拉的王座廳，也就是在我們正底下的那層樓，世界各國的權力領袖正聚在一起，決定這個世界的命運。而我們在這裡，他們上頭的這層樓，監督他們，免得那些男人胡鬧過頭了。」

阿斯卡德隘口的嚎叫聲又多了幾道，包雷阿斯很確定，那嚎叫並非出自狼群。

「對於琴特拉談判過後能帶來的改變，我也沒有太多期望。」他出聲說，好再度炒熱已經冷卻的談天氣氛。「懂門道的，都不會指望那些談判會帶來什麼好處。」

「重要的是這個事實本身，也就是各方開始談判。」朝聖者平靜地提出異議。「如果兩位先生允許，我想說的是，身為一個人類是很單純的，我就是這樣。我是個人類，想法很單純。單純的人知道，原本對戰的諸王與帝王，有多麼痛恨彼此，只要有辦法、有力量，就會相互廝殺。他們現在不再廝殺，而是在圓桌前坐了下來，這就代表他們已經沒有力量。說穿了，他們毫無招架之力。既然他們已毫無招架之力，就不會有任何軍隊侵襲單純人的村子，殺害村民，把人傷成殘廢，燒燬他人屋舍，屠殺孩童，強暴他人妻子，強行擄人為俘。不，相反的，他們聚到了琴特拉去談判。我們應該要開心才對！」

火星不斷噴濺，精靈拿樹枝翻動火堆後，斜睨了朝聖者一眼。

「就算是個單純的人，」他毫不掩飾話中的諷刺。「就算有多麼開心，哼，甚至是歡天喜地，也該知道政治的角力同樣是戰爭，只是進行的方式有些不同；應該了解所謂的談判，與交易沒有兩樣。兩者都有類似的自我推進機制。談出來的成果，都是用各種讓步贖來的，所謂有得必有失。換言之，為了某一方能當買主，就得有另一方去當賣家。」

「這的確就是這麼單純，每一個人當然都明白，就算是極為單純的人，也一樣。」朝聖者在過了一會兒後，如是說道。

「不、不。我再說一次，不！」韓瑟頓國王大吼著，兩手用力捶在桌上，連酒杯都倒了，墨水瓶也跟著跳動。「這個議題沒有任何討論空間！這事沒得商量！就這樣，別再說了。代以拉得！」

「韓瑟頓，不要為難大家，也別大吼大叫，讓我們在大使面前難堪。」佛特斯特接過發言權，以平靜、清楚且極力打圓場的態度說。

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尼夫加爾德的談判代表——行了一個禮，而他臉上端出的虛偽笑容，則是示意喀艾德國王的脫序行為，並沒有冒犯到他或讓他心生芥蒂。

「我們能與尼夫加爾德帝國好好談，」佛特斯特說。「但自己人之間卻突然開始狗咬狗？丟人啊，韓瑟頓。」

「像安葛拉之谷和扎澤徹這類困難的議題上，我們都可以與尼夫加爾德帝國達成共識了。那可是會很蠢的，要是……」戴斯特拉一副不太情願地出了聲。

「這種評論我不接受！」這一回，韓瑟頓的吼聲大到就連獅子也要敬他三分。「這種評論，尤其是出自間諜之流的嘴，我更是無法接受！我他媽的是個國王！」

「這一點，甚至用看的也看得出來。」蜜薇不屑地哼了一聲。戴馬溫背對他們，看著大廳牆上的一面面盾徽，露出輕蔑的微笑，好像目前討論的話題，根本就不是他的王國一樣。

「夠了！」韓瑟頓低吼道，一雙發狂的眼睛掃過四周。「夠了。看在眾神分上，夠了，不然我要腦充血了。我說了，連一扞地都不行。沒有什麼所謂的收復失地，沒有！我不可能同意限縮我的王國，就算只是一扞地，甚至是半扞地，都不可能！眾神給了我這份榮耀，將喀艾德託付給我，所

以我歸還的對象，也只能是眾神！下馬爾西亞是我們的……那個……敏……民……民族土地。幾世紀以來，下馬爾西亞就是屬於喀艾德的……」

「上亞丁屬於喀艾德的事，」戴斯特拉再度出聲。「是從去年才開始。更精確地說，是從去年的七月二十四日起，從喀艾德的占領大軍跨進那裡的那一刻起。」

「為免將來有所疑義，我要求將以下發言紀錄在案。」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逕自說著，沒有先徵求發言許可。「尼夫加爾德帝國與這場併吞行動沒有關係。」

「除了他們當時正好在凡格爾堡掠奪以外。」

「絕無此事！」

「當真？」

「各位男士！」佛特斯特出聲制止。

「喀艾德的軍隊是以解放者身分挺進下馬爾西亞！」韓瑟頓粗聲道。「我的將士受到當地撒花歡迎！我的將士……」

「你的強盜。」戴馬溫國王的聲音聽來冷靜，但他的表情卻透露出這股冷靜花了多大力氣去維持。「你的暴徒，這一票搶奪惡軍，闖進了我的王國，在我的王國裡姦淫擄掠。各位先生！我們聚在這裡，商議了一個星期，討論這個世界的未來該有怎樣的面貌，眾神啊，難道該是有著犯罪與掠奪的面貌嗎？難道這種盜匪肆虐的現狀，該要維持下去嗎？難道惡棍與匪徒搶走的財富，該繼續留在他們手中嗎？」

韓瑟頓一把抓起桌上的地圖，大動作將它撕爛，丟向戴馬溫。亞丁國王甚至連動也沒動一下。

「我的軍隊是從尼夫爾加爾德人手中，拿下馬爾西亞的。」韓瑟頓粗聲吼道，臉色也轉為上等的陳釀葡萄酒色。「你那令人遺憾的王國，當時就已經不存在，戴馬溫。我再和你多講一點，要不是我的軍隊，今天，你甚至連個王國都沒有。我倒想看看，沒了我的幫助，你要怎麼把黑衣軍趕出亞魯加河與安葛拉之谷。照這樣看來，你是因為我的善心才能繼續當國王，這個說法也不算太過分了。不過，我的善心就到此為止！我說了，我不會放棄我的土地，就連一抔也不行。我不會讓自己的王國遭到限縮。」

「我也不會讓我的王國遭受同樣的事！」戴馬溫站了起來。「也就是說，我們談不攏了！」

「兩位，」到目前為止一直在打瞌睡的拿威格拉德主教奇路斯。漢梅法特，突然出來打圓場道。「一定有個能讓雙方妥協的……」

「不管是什麼協議，只要有可能損及位於布蘭薩納之谷的精靈國度權益，尼夫加爾德帝國都不會接受。」喜歡隨意插話的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說。「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為各位男士，再唸一遍備忘錄的內容……」

韓瑟頓、佛特斯特與戴斯特拉紛紛哼了一聲，不過戴馬溫看著帝國大使的表情卻很平和，甚至可以說是友善。

「為了普世利益，」他說。「也為了世界和平，我承認布蘭薩納之谷的自治權。不過，不是以王國的地位，而是公國。條件是艾妮得安葛雷娜女大公，得向我承認其附庸地位，並擔起將人類與

精靈的權利、特權平等化的責任。就像我說的——為了公眾的利益——我已經準備好接受這樣的改變了。」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國王該說的話。」蜜薇說。

「公眾的利益至高無上。」等了好一段時間，終於逮到機會，展現自己也懂外交辭令的漢梅法特主教說。

「然而，我還要補充一點，」戴馬溫看著氣呼呼的韓瑟頓，接著說。「我在布蘭薩納之谷問題上的讓步，不能成為慣例，只能看作是在我的同意之下，對我國土完整性進行的破壞。其他任何搶劫或強盜的行為，我一概不予承認。以侵略者與掠奪者之姿，入侵我國界的喀艾德軍隊，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退出在上亞丁非法占領的要塞與城堡。這是我繼續參與商議的條件。基於口說無憑，我的祕書會針對這件事提交正式的照會給會議記錄。」

「韓瑟頓？」佛特斯特看向大鬍子國王，擺明在等他的回應。

「不可能！」喀艾德國王大吼，撞翻了椅子，像被胡蜂針螫到的黑猩猩一樣地跳腳。「我永遠都不可能把馬爾西亞交出來！除非我死！我絕不交出來！沒有人逼得了我！不管哪股勢力！不管是他媽的哪股勢力！」

而為了證明自己也有念過書，不是等閒之輩，他又吼道：

「愛莫能助！」

「我去他的愛莫能助，這個老廢物！」在上一層房間裡的莎賓娜。葛雷維席格不屑道。「各位女士可以不用擔心，他們會逼這個蠢蛋承認收復上亞丁這件事。喀艾德的軍隊會在十日之內，從那裡全數撤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不會有人提出異議。要是各位女士當中，有人抱持疑慮，那麼我的確有權感到受傷。」

菲莉帕。愛哈特與夕樂。德唐卡維勒，點頭表示認同。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以微笑傳達謝意。

「我們今天還剩下布蘭薩納之谷這個課題要解決。」莎賓娜說。「恩菲爾大帝的備忘錄內容我們都曉得。底下那些國王還沒來得及討論這件事，就已經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會說，讓人最感興趣的那一位，也已經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就是戴馬溫國王。」

「戴馬溫的立場，基本上與妥協相去甚遠。」夕樂。德唐卡維勒一面說著，一面將銀狐圍巾纏上頸子。「這個立場很積極，經過深思熟慮、利害權衡。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如果想將局面導向更多的讓步，將會碰到不少麻煩。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的打算。」

「他有的。」阿西蕾。法。阿娜西得平靜地說。「因為尼夫加爾德給他的指示就是這樣。他會遞出節略，提出協議有待覆核，至少會吵一個晝夜。等這個階段過後，他的姿態便會放軟。」

「這是照正常情況來說。」莎賓娜。葛雷維席格打斷她的發言。「正常來說，他們終歸會在某個地方碰面，談妥一些事情。不過，我們不會被動坐在這裡等。我們馬上就來畫出底線，看哪些事可以允許他們做。法蘭西絲！妳倒是出個聲啊！現在說的可是妳的王國。」

「正是如此。」來自山谷的雛菊笑得無比美麗。「正是如此，我才保持沉默，莎賓娜。」

「拋開所謂的驕傲吧。」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嚴肅地說。「我們必須知道，哪些事可以允許那些國王去做。」

法蘭西絲。芬妲芭兒又露出了一個更加美麗的微笑。

「為了和平之事與公眾利益，」她說。「我同意戴馬溫國王的提議。我親愛的女孩們，從這一刻起，妳們已經可以不用再稱呼我為女王陛下，只要用一般的『女大公閣下』就夠了。」

「精靈的玩笑話對我來說一點都不好笑，這肯定是因為我根本就聽不明白。」莎賓娜皺了眉。

「那戴馬溫的其他條件呢？」

法蘭西絲煽了煽睫毛。

「我同意讓移居的人類回來，並歸還他們的財產。」她認真地說。「我會保證所有種族，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

「艾妮得，看在眾神的分上，」菲莉帕。愛哈特笑道。「妳不能什麼都同意！訂個什麼條件吧！」

「我會的。」精靈的態度突然轉為嚴肅。「我不同意成為附庸。我希望布蘭薩納之谷，是保有絕對所有權的自主地。除了對宗主國允諾忠誠，不進行可能損及其宗主權之活動外，不負任何附庸義務。」

「戴馬溫不會同意的。」菲莉帕簡潔下了評論。「他不會放棄百花谷一直以來，付給他的歲貢與租稅。」

「在這個議題上，」法蘭西絲挑起雙眉。「我已經準備好進行雙方談判。我相信我們能達成共識。自主地的身分讓我們無須負進貢義務，不過也沒有禁止或排除這樣的可能啊。」

「那遺產交託呢？」菲莉帕。愛哈特沒有就此罷休。「嫡長繼承呢？佛特斯特在同意自主地模式的同時，也會想要得到公國不分裂的保證。」

「我的外貌與身形，」法蘭西絲再度微笑。「確實可能會讓佛特斯特擔憂，倒是妳讓我吃驚了，菲莉帕。我的年紀已經遠遠、遠遠過了可能受孕的時期。至於遺產交託與嫡長繼承，戴馬溫應該不會有所擔憂。統治布蘭薩納之谷的家族末支只會是我。雖然我們外表年齡的差距，貌似有利於戴馬溫，不過就我身後留下的遺產這個議題，會和我們討論的對象不是他，而是他的孫輩。我向各位女士保證，這件事不會成為爭執點。」

「這件事不會。」阿西蕾。法。阿娜西得看著精靈女巫的眼睛，說出了自己的認同。「那松鼠突擊隊的事呢？替尼夫加爾德打仗的精靈呢？要是我沒想錯，那些精靈大多是妳的子民吧，法蘭西絲小姐？」

來自山谷的雛菊失了笑容。她望向依達。艾曼，但這名沉默的精靈卻避开了她的視線。

「為了公眾的利益……」她原本出了聲，卻又打住。阿西蕾也十分嚴肅地點頭，表示了解。

「還能怎麼樣呢？」她說。「凡事都有代價，戰爭必須要有犧牲者。至於和平，到頭來，顯然是如此。」

「是啊，這是真真實實的情況。」朝聖者看著垂頭坐著的精靈重複道。「和平協議的談判就像是場商展、像個市集。為了讓一群人可以當顧客，其他人就得成為商販。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重點是不要買貴了……」

「也別賣便宜了。」頭依舊垂著的精靈說。

「叛國賊！卑鄙小人！」

「狗娘養的！」

「安巴得拉阿恩促阿賀！」

「尼夫加爾德的走狗！」

「安靜！」哈米卡爾。丹扎大聲喝道，套了鎧甲的手，也一拳打在迴廊欄杆上。畫廊裡的弩弓手隨即將箭瞄向擠在死路的精靈。

「冷靜！」這回丹扎吼得更大聲了。「夠了！各位軍官先生，你們靜一靜！表現得有尊嚴點！」

「你這個邪惡的卑鄙小人，還有臉提尊嚴這件事嗎？」寇伊納。大雷歐吼道。「你們這些該死的都因，我們可是為了你們拋頭顱、灑熱血啊！為你們、為你們的大帝，而且我們還向他宣誓效忠過！你們就是這樣報答我們嗎？把我們打發給北方那些施虐者！把我們當成罪犯！當成喪心病狂的惡人！」

「我說過了，夠了！」丹扎再度一拳打向欄杆，這次甚至引起回音。「各位精靈先生，你們就接受既定的事實吧！在琴特拉議和的內容，是作為各國簽訂和平協議的條件。帝國有義務要把戰爭罪犯，遣送給北地林格人……」

「罪犯？罪犯？你這個噁心的都因！」里歐登吼道。

「是戰爭罪犯。」丹扎重申道，對於底下的騷動完全不予理會。「是受到指控的軍官，而且有證據證明你們進行恐怖活動、謀殺平民、殺害與刑求俘虜、屠殺戰地醫院裡的傷患……」

「你們這群狗娘養的！」安格斯。布力克力大吼。「我們是殺了人，不過那是在打仗啊！」

「我們都是按你們的命令去殺人！」

「促阿鐵阿波阿爾些，改斯低都因！」

「事情已成定局！」丹扎再度重申。「你們再怎麼叫囂謾罵，也改變不了什麼。請一次一個，依序進入守衛室，上手銬的時候，也請不要抵抗。」

「當初他們逃回亞魯加河對岸的時候，我們應該要留下來才對。」里歐登咬牙切齒地說。「應該要留在突擊隊裡，繼續作戰才對。而我們這群傻子、蠢蛋和白痴，卻只會守著軍人的誓約！活該我們現在變成這樣！」

伊森格林。法伊提亞納，綽號鐵狼，曾是「松鼠」裡最著名的領袖，幾乎可以說是傳奇人物，如今身為帝國上校的他，面無表情地撕下袖子與臂章上代表佛利荷德旅的銀色閃電標記，猛力甩在庭院地磚上。其他軍官見了，也紛紛仿效。哈米卡爾。丹扎從畫廊看著這情景，不禁皺起眉頭說：「這種示威舉動很輕率。再者，如果我是各位軍官，就不會這麼草率地拋掉帝國徽章。我認為，自己有必要告知各位軍官先生，在和平協議談判的過程中，諸國做出了保證，只要是帝國的軍官，就會受到公正審判，判決也會比較輕微，而且很快便能得到特赦……」

擠在死巷的精靈間，爆發出洪亮的大笑，不斷迴盪在牆面間。

「再告知各位一件事。」哈米卡爾。丹扎平靜地補上一句。「被我們遣送給北地林格人的，就只有你們這三十二名軍官。至於你們底下的士兵，我們一個也沒有送出去。一個都沒有。」

死巷裡的笑聲，就像被一把刀子切斷一樣，驟然止住。

風吹動火堆，掃出粒粒紅星，也把煙吹進了眼睛裡。隘口那頭，再度傳來嚎叫。

「他們把所有一切都拿來交易。」精靈打破沉默。「把一切都標上價格。榮譽、忠誠、承諾、誓約、平常的行事準則……這些都成了區區商品，只要還有需求與前景，這些東西就還有價值。等到需求沒了，這些東西就變得一文不值，被丟到角落，進了垃圾堆。」

「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裡。」朝聖者點了點頭。「精靈先生，您說得對。當時在琴特拉的情景，就是這樣。所有一切都有自己的價格。能換到多少東西，就有多少價值。每天早上都有股市開盤，而且就像在真正股市裡，時不時就會有多頭或空頭；就像在真正的股市裡，讓人不禁要想，這後頭是不是有人在操縱。」

「我沒聽錯吧？」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一臉不可置信，拉長著語調問。「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問題？」

帝國特使貝倫加。雷伍瓦登並沒有費事回答，依舊舒適地坐在扶椅上，看著在酒杯裡晃動的紅酒浪。

希拉德端起高傲的姿態，在臉上裝出輕蔑與高人一等的表情，像在說：「你這狗雜種，要嘛就是在說謊，要嘛就是在懷疑、試探我。不管是哪一種，我都已經把你摸透了。」他揚起下巴，說：「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們在國界、戰俘、歸還戰利品、佛利荷德旅的軍官和斯寇亞塔也突擊隊這些事上讓步了那麼多之後，大帝還下令要我去和他們議和，在遣返移民這件事上，接受北地林格人那不可能的要求？」

「男爵閣下，您理解得十分正確。」貝倫加。雷伍瓦登用他慣有的說話方式，拖著每個音節回答。「您的敏捷心思，真是讓我驚艷不已。」

「偉大的太陽啊，貝倫加先生，你們在首都那邊，有沒有想過這些決定會帶來的後果？北地林格人間已經有耳語，說我們帝國是雙腳用黏土糊成的巨人！他們現在就已經在叫囂，說他們戰勝了我們、擊敗了我們、驅離了我們！如果我們繼續退讓，就代表我們接受他們那自大，又要求過多的最後通牒，這大帝明白嗎？他們會把這看作是我們軟弱的跡象，導致未來可能出現讓人遺憾的後果，這大帝了解嗎？我們在布魯格與利里亞的幾千名移民會有什麼樣命運，大帝到底清不清楚？」

貝倫加。雷伍瓦登不再搖晃酒杯，漆黑如炭的雙眼直直定在希拉德身上。

「我把帝王的命令傳給男爵閣下您了。」他一字一字地說。「等男爵閣下您完成這個命令，回到尼夫加爾德後，可以自己去看大帝，為什麼他會這麼不理智。您也可以對大帝加以非難、譴責或斥罵。有何不可？不過，請您自己去做，不要透過我轉述。」

喔，我知道了。希拉德在心裡想道。坐在我面前的，是新的史帝芬。斯凱蘭。要用對付史帝芬。斯凱蘭的那一套，來和他打交道。

不過現在事情很清楚，他可不是無緣無故來這裡，畢竟他大可派個信使來傳令。

「好吧。」他作出一副自在，甚至是自信的樣子，起了話頭。「戰敗的人就該死！不過大帝的命令很清楚明確，所以我會用同樣的方式執行，並試著讓情況看起來像是談判的結果，而不是全然的退讓。這種事我很在行。我當外交官已經當了三十年，歷經了四個朝代。我的家族是最有分量、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家族之一……」

「當然，我知道，所以我才會在這裡。」貝倫加用一個淺笑打斷他。

希拉德微微行了個禮，耐心等他說下去。

「尊貴的男爵，」特使一邊晃著酒杯，一邊說著。「閣下之所以會有理解上的困難，是因為您認為所謂的勝利與征服，是建立在毫無意義的種族滅絕之上。是要在流滿鮮血的大地揮舞旗桿，大喊著：『到這裡都是我的，是我拿下的！』不幸的是，類似這樣的認知頗為普遍。然而，男爵大人，對我，還有授權我的那些人來說，勝利與征服是兩種全然不同的事。勝利的樣貌，應該是戰敗方不得不購買戰勝方所製造的產品，呵，他們很樂意這麼做，因為勝利方的產品都比較好，也比較便宜。勝利方的貨幣比戰敗方強勢，而戰敗方對這樣的貨幣，也比對自己的有信心得多。費茲歐斯德蘭男爵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您是不是已經開始慢慢看懂，誰是戰勝者、誰是戰敗者了？您是不是已經了解，到底誰才是真的該死？」

大使點點頭，給了肯定的回答。

過了一會，雷伍瓦登才又慢條斯理地說：「不過，為了讓這份勝利變得更為強大，擁有法律地位，我們必須簽下和平協議。動作要快，而且不計成本。不是什麼停戰協議，也不是休戰協議，而是和平協議。具有創造性的妥協，具有建設性的協調，而且不會造成經濟封鎖、報復性關稅及貿易保護主義。」

這一回，希拉德同樣也用點頭表示，自己明白他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不是沒來由就破壞他們的農業、摧毀他們的工業。」雷伍瓦登用平靜、慢條斯理又毫無所謂的聲音說。「我們之所以會這麼做，就是為了讓他們物資短缺，不得不向我們購買，但是邊界處於敵對而封鎖的狀態，讓我們的商人與貨物無法跨越。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尊貴的男爵大人，讓我來告訴您會發生什麼事吧。我們會面臨生產過剩的危機，因為我們的工廠都指望出口，生產線全開。與拿威格拉德及科維爾，簽了合作協議的海洋貿易商號，也會面臨重大損失。尊貴的男爵大人，閣下那極有影響力的家族，在那些商號裡都持有相當程度的股分，而閣下也一定知道，家庭是構成社會最基本的單位。您知道的，對吧？」

「知道。」雖然他們所在的房間絕對密閉，不會遭人竊聽，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還是壓低了聲音。「我懂了、明白了。不過，我還是得確定自己要執行的命令是來自大帝……而不是什麼……商號……」

「帝國會改朝換代，」雷伍瓦登嘶聲說。「而商號會繼續經營下去，渡過各種風浪。但這都是老生常談。男爵大人可以不用擔心，您要執行的命令，確實是大帝所下，目的是要確保帝國的福祉與利益。不過我也不否認，大帝是在和某個商號會談之後，才下了這個決定。」

語畢，特使解開領口與襯衫，露出裡頭的金色徽章，那上頭有顆刻在三角形裡，被火燄包圍的星星。

「很好看的飾品。」希拉德以微笑和微微一鞠躬，表示自己明白他所指為何。「據我所知，這樣的飾品非常珍貴……而且只有菁英才能擁有……這買得到嗎？」

「買不到。」貝倫加。雷伍瓦登堅定地否決掉這種可能性。「只能靠自己努力爭取。」

「如果各位先生、女士允許，」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的語氣裡透出他特有的聲調，在場與會的人都知道，那代表大使認為自己接下來要說的事無比重要。「如果各位先生、女士允許，就由我來唸出，受偉大太陽恩寵的尼夫加爾德大帝——尊貴的恩菲爾。法。恩瑞斯帝王陛下，派人送來給我的備忘錄內容……」

「喔，不。別又來了。」戴馬溫咬著牙說，戴斯特拉則只是發出一聲哀嘆。兩人的反應希拉德都沒有漏掉，因為也不可能漏掉。

「備忘錄的內容很長。」他承認道。「那麼我就不用唸的，只把內容總結出來。帝王陛下在備忘錄中表示，他對交涉能順利進行，感到十分滿意，而他身為一名愛好和平之士，更是滿心歡喜地接受各方達成的妥協與和解。帝王陛下預祝各位在接下來，以雙方互惠為依歸的談判過程，也能順利進行……」

「那我們就開始做事吧。」佛特斯特打斷他。「來吧！我們就以雙方互惠為依歸，來結束這一切，然後回家吧。」

「說得對。」離家最遠的韓瑟頓說。「我們結束這一切吧，因為要是我們在這裡磨磨蹭蹭，就會被這裡的冬天殺個措手不及！」

「需要各方妥協的還有一件事，」蜜薇提醒道。「以及一件我們幾次下來，幾乎都沒提及的事。也許是因為恐懼吧，因為那會反映出我們之間的不同。是時候克服這份恐懼了。這個問題之所以會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純粹是因為我們害怕。」

「沒錯。」佛特斯特說。「那麼，我們就開始吧。我們來弄清楚琴特拉現在的狀態，弄清楚王位繼承的這個問題，弄清楚誰是卡蘭特的繼承者。這是個棘手的問題，但我有信心，我們可以解決。對吧，閣下？」

「哦。」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技巧性地露出一個神祕微笑。「琴特拉王位繼承這件事，我敢肯定，我們一定可以順利解決。這件事比各位先生和女士以為的，要來得簡單多了。」

「以下，我要提出一個計畫案進行討論。」菲莉帕。愛哈特的語氣聽來似乎不容商量。「我們把琴特拉變成託管地，交給特馬利亞的佛特斯特來管。」

「這個佛特斯特的勢力也擴張太多了。」莎賓娜。葛雷維席格皺起眉頭。「他的胃口也太好了些。布魯格、索登、安葛拉……」

「我們在亞魯加河的河口，還有馬爾那達爾山梯，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菲莉帕打斷她。

「我不反對這個說法。」夕樂。德唐卡維勒說。「這確實是我們需要的，但我們不需要恩菲爾。法。恩瑞斯，且我們的目的是妥協，不是衝突。」

「幾天前，」法蘭西絲。芬妲芭兒提醒道。「希拉德曾提議要劃定分界線，把琴特拉用勢力範圍，劃分成北區和南區……」

「廢話連篇又幼稚無比。」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為之動怒。「這種區分沒有半點意義，只會變成衝突的起源。」

「我想琴特拉的地位，應該要改成共管。」夕樂說。「由北方諸國與尼夫加爾德帝國的代表，共同治理。琴特拉的城市與港口，將擁有自由市的地位……親愛的阿西蕾小姐，您有什麼想說的嗎？請說。我在提出論述的時候，通常會將內容完整表達清楚，不過，請說吧，我們洗耳恭聽。」

所有的魔法師，包括臉色蒼白得像鬼一樣的芙琳吉拉。薇果，都將目光定在阿西蕾。法。阿娜西得身上，尼夫加爾德女巫的臉上，則沒有半絲急躁。

「我建議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問題上，不要再去煩琴特拉了。」她用她那好聽而溫柔的聲音說。「有些事傳到了我這裡，不過我還沒來得及告知各位。各位夥伴，琴特拉的事情已經解決，都辦好了。」

「什麼？」菲莉帕眯起雙眼。「可以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嗎？」

特瑞絲。梅莉戈德大聲嘆了口氣，她已經猜到、已經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了。

瓦鐵。德里多顯得哀傷而擔憂。他那又棒又有魅力的金髮情婦坎塔蕊拉拋棄了他，事前毫無預警，也沒有半點徵兆。沒有交代理由，也沒有任何解釋。這對瓦鐵來說是一記打擊，可怕的打擊。現在的他，走起路來死氣沉沉，整個人精神緊繃、不知所措、六神無主。他必須十分小心，打起十二萬分精神，才不會在面見大帝的時候，說出了什麼蠢話。現在這種大轉變的時代，可是不利於急躁又無能的人啊。

「對於商會提供的無價幫助，」恩菲爾。法。恩瑞斯皺起眉頭說。「我們已經酬謝過，給了夠多特權，比三代大帝所給的加起來還要多。至於貝倫加。雷伍瓦登，我們也一樣得酬謝他揭發密

謀。他已經得到一個高階肥缺，倘若發現他是無能的傢伙，縱使之前立下功勞，那位子一樣坐不住。如果他能明白這一點是最好。」

「陛下，在這件事上，我會盡力的。那戴斯特拉呢？還有他的祕密線人？」

「戴斯特拉在把他的線人透露給我之前，就會先喪命了。當然，就這個天上掉下來的消息，是該答謝他這個人……不過要怎麼做呢？戴斯特拉不會接受我給的任何東西。」

「帝王陛下，如果可以……」

「說。」

「有一個消息戴斯特拉會接受，那是某件他還不知道，卻會希望知道的事。陛下可以用這個消息來答謝他。」

「很好，瓦鐵。」

瓦鐵。德里多鬆了一口氣。為了要鬆這口氣，他把頭別了開來，也因此率先看見朝他們走來的兩位女士——里德塔爾伯爵夫人史黛拉。康格瑞夫，以及她受託照顧的淺髮女孩。

「她們來了。」他挑眉示意。「陛下，我大膽提醒一句……國家利益……帝國福祉……」

「夠了。」恩菲爾。法。恩瑞斯不情願地打斷他。「我說過了，我會考慮。那件事我會好好想一想，然後下決定。等我決定了，會告訴你結果是什麼。」

「是，陛下。」

「還有事嗎？」噴泉底座上有著海仙女的大理石雕像裝飾，尼夫加爾德的白色之焰不耐煩地用手套拍了拍仙女的腰際。「怎麼還不走？瓦鐵。」

「史帝芬。斯凱蘭的事……」

「我不會對他網開一面。叛國者就該處死，但過程必須透明而確實。」

「是，陛下。」

恩菲爾甚至沒有瞧他一眼，而是看著史黛拉。康格瑞夫，以及那淺色頭髮的女孩。

帝國福祉來了，他想到。這個冒牌的公主，冒牌的琴特拉女王，亞拉河河口的冒牌統治者，而我的帝國卻是如此地需要她。現在她來了，眼眸低斂，飽受驚嚇、穿著一件綠袖子的白色蠶絲連身裙，保守的領口上搭配一條翠綠橄欖石項鍊。當初在達倫羅旺堡，我讚賞過這件裙裝，誇獎過她配戴於身的首飾。史黛拉知道我的喜好，所以再度把她打扮成我喜歡的樣子。可是，我要一個娃娃做什麼？擺在壁爐上裝飾嗎？

「兩位高貴的女士好。」他率先行禮。除了在宮殿的王座廳，在尼夫加爾德裡，對女性必須表現尊敬與客氣，就連帝王也不例外。

兩人以深深的屈膝與低頭回禮。站在她們面前的這人雖然客氣，卻是這個國家的帝王。

恩菲爾受夠了這些禮節。

「史黛拉，妳留在這裡。」他硬聲命道。「而妳，小姑娘，陪我去走一走。我的手臂在這裡。

把頭抬高。夠了、夠了，不要再行禮了，不過是散個步而已。」

他們沿著一條小道走，兩旁是剛剛添上幾抹新綠的樹叢與樹籬。帝王的護衛軍——禁衛軍「治」裡的菁英，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火蛇軍，與他們保持距離，在一旁準備隨時應變各種狀況。他們知道什麼時候不該打擾帝王。

他們走過一座蕭條的廢池塘。當年托雷斯大帝放進去的那條長壽鯉魚，已經在兩日前去世。我會再放一條年輕、強壯、漂亮的大王鯉進去，恩菲爾。法。恩瑞斯在心裡想著，叫人給他繫上一面金牌，上頭要有我的頭像與日期。法也謝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些事情已經結束，有些事情正要開始。這是一個新的世紀、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所以也該死地要有條新的鯉魚。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幾乎忘了挽在他手臂上的那個女孩。然而讓他記起她存在的，是她身上的溫暖，她身上的鈴蘭香，還有帝國的福祉，而且是依照這樣的順序，而不是另有先後。

他們站在池塘前，池中央有座人工小島，上頭有座岩石花園、噴泉及大理石雕像。

「妳知道這座雕像雕的是什麼嗎？」

「知道，陛下。」這回答她隔了一會兒才說出。「是鵜鶘，牠用嘴撕開了自己的胸口，好用鮮血餵食幼鳥。這是一則寓言，講述高貴的奉獻和……」

「願聞其詳。」

「還有偉大的愛。」

「妳覺得，」他將她轉向自己，抵起嘴唇。「那被撕開的胸口，會因為這樣就沒那麼痛嗎？」

「我不知道……」她結巴了起來。「陛下……我……」

他握住了她的手，感覺到她震了一下，而那股顫慄從他的手掌、手臂，一路傳到了肩膀。

「我的父親，」他說。「是一個偉大的統治者，卻從來就搞不懂傳說與神話，從來就沒有時間去了解，總是把它們混在一起。我到今天都還記得，他把我帶到這裡，在這座公園裡，和我說那雕像雕的是一隻從灰燼中化身的鵜鶘。嘿，小姑娘，大帝在說笑的時候，起碼也笑一下吧。謝謝。這樣好多了。如果和我散步不開心的話，會讓我難過的。看著我的眼睛。」

「我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和陛下一起。我知道，這對我來說是無比光榮……讓我十分開心。我很高興……」

「真的？又或者這只是宮廷裡的阿諛奉承？是史黛拉。康格瑞夫調教出來的好禮教？是史黛拉要你刻在腦子裡的台詞？承認吧，小姑娘。」

她斂下雙眼，沉默了起來。

「妳的大帝在問妳話。」恩菲爾。法。恩瑞斯重複道。「而大帝在問話的時候，沒有人敢默不作聲。當然，也沒有人斗膽撒謊。」

「是真的。」她用富有音韻的聲音說。「我是真的很開心，陛下。」

「我相信妳。雖然我覺得奇怪，不過我相信妳。」恩菲爾在隔了一會兒後，如是說道。

「我也……我也覺得奇怪。」她低語道。

「什麼？大膽說出來。」

「我想要可以更常……散步，還有說話。可是我理解……我理解這是不可能的。」

「妳的理解很正確。」他抵住嘴唇。「這個帝國歷代由帝王統治，不過有兩樣東西，卻是帝王統治不了的——自己的心與自己的時間。這兩個東西不管是哪一樣，都是屬於帝國的。」

「我清楚，而且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她低語。

「我不會在這裡逗留太久。」他在一陣凝重的沉默後說。「我得去琴特拉，親身蒞臨，為和平協議簽署典禮增添榮彩。妳會回去達倫羅旺……小姑娘，把頭抬起來。噢，不。這已經是妳第二次在我面前吸鼻子了。還有妳眼睛裡的是什麼？眼淚？噢，這可是嚴重違反禮儀了。我得向里德塔爾伯爵夫人，表達我的極度不滿。我說過了，請把頭抬起來。」

「請……放過史黛拉女士……尊貴的帝王陛下，這是我的錯，我一個人的錯。史黛拉女士教過我……把一切都和我說過。」

「我注意到了，也很看重這一點。別怕，我不會怪罪史黛拉。康格瑞夫。永遠都不會。我只是和妳開玩笑，故意鬧妳的。」

「我注意到了。」女孩在低語的同時，也因自己的大膽而刷白了臉，不過恩菲爾只是放聲大笑了起來。那笑聲，有些不自然。

「我比較希望妳是這個樣子。」他說。「相信我。膽子大，就像……」

他突然打住。就像我的女兒，他在心裡想道。罪惡感像隻惡犬，將他咬得遍體鱗傷。女孩沒有斂下眼，這不只是史黛拉的傑作。她的性子確實就是這樣。不同於外表所現，這是一顆難以刮傷的

鑽石。不，我不允許瓦鐵謀殺這個孩子。琴特拉歸琴特拉，帝國福祉歸帝國福祉，可是這件事看來，只有一個有意義與榮譽感的解套方法。

「把手給我。」

這是一道以嚴厲聲調下達的命令，但他卻明顯感覺到她很樂意這麼做，沒有任何自我逼迫。她的手又小又涼，不過已經不再發抖了。

「妳叫什麼名字？拜託，可別和我說是奇莉拉。費歐娜。」

「奇莉拉。費歐娜。」

「小姑娘，我想給妳個懲罰，嚴厲的懲罰。」

「我知道，陛下。是我活該，可是我……我必須當奇莉拉。費歐娜。」

「這話可以當作是妳在懊悔，懊悔妳不是她。」他說，手裡還是握著她的手。

「我是懊悔。」她低聲說。「懊悔我不是她。」

「真的？」

「如果我是……真的奇莉拉……大帝看我的目光就會仁慈些。不過我只是個冒牌貨，一名頂替者。一個一文不值得替身，什麼都……」

他突然轉過身，抓住她的雙臂，但隨即又放開，往後退了一步。

「妳渴望王位？權力？」他質問的聲音雖輕，卻很快速，假裝沒瞧見她劇烈的搖頭反對。「還是名聲？榮耀？奢華？」

他突然打住，重重嘆了口氣，假裝沒瞧見女孩依舊不斷晃動低垂的腦袋，依舊不斷抗議他傷人的指控，又或者是他那更加傷人的未竟話語。

他大聲地嘆了一口大氣。

「小飛蛾，妳可知道自己眼前看到的是一道火焰？」

「我知道，陛下。」

他們沉默了許久。突然間，春天的氣息讓他們感到頭暈目眩。兩人都是。

最後，恩菲爾不帶感情地說：「要當一位帝后，可不像外表看來的那麼簡單。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愛上妳。」

她點了點頭，表示這一點她也明白。他看見她臉頰上的淚水，感覺自己內心深處的萬年寒冰又碎了一塊，就像那時在斯地加堡一樣。

他擁住了她，將她用力揉進懷裡，撫摸她那飄著鈴蘭香的髮絲。

「我的小小可憐……」他用著不像他的聲音說。「我的國家利益小小可憐……」

鐘聲響遍了整個琴特拉，聽來莊嚴、深遠而隆重，卻給人一種奇怪的送葬感。

這張美貌可不是每天都能見到的，漢梅法特主教如是想著。他和其他人一樣，都看著同一幅肖像畫，那畫的尺寸與旁邊那些的肖像畫一樣，至少有一呎長、半呎寬。真是奇怪的長相。我敢打賭，這一定有混血。我敢拿我的人頭擔保，這血管裡流的，一定有那天殺的精靈血。

很漂亮，佛特斯特想道，比情報組織的人給我看的袖珍畫還漂亮，不過肖像通常都會畫得比較好看一點。

一點都不像卡蘭特，蜜薇心想。一點都不像雷恩格納。一點都不像芭維塔……嗯……有傳言說……可是不對，這不可能。這一定得是皇家血脈不可，得是正統的琴特拉統治者。一定得是這樣。這是國家利益所要求的，也是歷史所要求的。

這不是我在夢裡見到的那名女子，不久前才抵達琴特拉的科維爾王艾斯特拉德。迪森在心裡想道。這絕對不是她，不過我不會把這點告訴任何人。我要把這個祕密留給我自己，還有我的祖蕾卡。我要和我的祖蕾卡一起決定，怎麼利用夢境給我們的情報。

這個奇莉，差一點就成了我的妻子，維爾登的奇斯特林王子心想。那樣，我就會成為琴特拉的王子，照慣例成為王位繼承人……然後我一定得像卡蘭特一樣命喪黃泉。好險，喔，真的好險她那時候逃走了。

我從來就不相信一見鐘情這種愛情故事，希拉德。費茲歐斯德蘭想道，完全沒有。然而恩菲爾卻要和這女孩結婚，捨棄與其他公爵聯合的可能，不在尼夫加爾德裡找個公主，反倒要找琴特拉的奇莉拉當妻子。為什麼？好統治這個悲慘的蕞爾小國？橫豎透過談判，他也能取得這彈丸之地的一

半，說不定還更多。難道是為了要統治亞魯加河河口？不過尼夫加爾德、拿威格拉德與科維爾的海洋貿易商號，也都已經握在他手裡了呀。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我是一點都看不明白，完全不明白啊。

我懷疑他們並沒有把一切都告訴我。

那群女巫，戴斯特拉心想，這是那群女巫做的事。不過，就當作是這樣吧。顯然一切早已註定，奇莉會成為琴特拉的女王、恩菲爾的妻子，以及尼夫加爾德的帝后。顯然這就是命運想要的，這是她的宿命。

就這樣吧，特瑞絲。梅莉戈德心想。不要再改了。變成現在這樣，很好。奇莉現在安全了。他們會忘了她，讓她活命。

肖像終於被擺上所屬的位置，負責掛畫的侍從紛紛退開，帶走了梯子。

在一長排已有些黯淡積塵的琴特拉統治者行列裡，排在凱賓一族與寇朗姆一族之後，排在驕傲的卡蘭特之後，排在愁容滿面的芭維塔之後的，是那最後一幅的肖像，畫的是目前以仁慈之心治理國度的女王，那王位與王家血脈的繼承人。

肖像上的人物，是身材纖細的女孩，有著灰色頭髮與哀傷眼神，身上穿了白色的綠袖禮服。

奇莉拉。費歐娜。愛蓮。黎安弄。

琴特拉女王與尼夫加爾德帝后。

宿命。菲莉帕在心裡想著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戴斯特拉的目光。

可憐的孩子，戴斯特拉看著肖像，如是想著。她一定以為，自己的苦惱與不幸就此結束。可憐的孩子。

琴特拉的鐘聲響起，嚇走了一隻又一隻的海鷗。

「在各場談判結束，與簽訂琴特拉協議過後沒多久，」朝聖者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拿威格拉德裡，舉辦了一場為時好幾日的盛大慶典，盛大的嘉年華，而其中最盛大的，就是浩大而華麗的閱兵典禮。以一個新時代的首日來說，那的確是個很美麗的日子……」

「我們應該要這麼理解——閣下您在當日有神智清醒的嗎？在那場閱兵典禮上？」精靈諷刺地問。

「真要說，其實我那天遲到了一點點。」朝聖者顯然不是會在意諷刺語氣的那種人。

「那一天，就像我說的，是個很美麗的日子。從一大清早的破曉，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不久前還是代理政務指揮官，如今是德拉根堡前線指揮的瓦斯科因，不耐煩地用鞭子敲著鞋筒，催促說：

「快一點，那邊的，快一點。下一批人已經在等了！自從琴特拉和平協議簽訂後，我們這裡的工作就多到要爆炸！」

劊子手為受刑人套上絞索後，便紛紛後退。瓦斯科因用鞭子大力拍了下鞋筒，說：

「有話要說的就趁現在，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

「自由萬歲。」卡布雷。阿波。迪亞瑞德說。

「司法審判不公。」歐瑞斯特。寇普斯說。他是名強盜、殺人凶手和刻意脫隊行搶的士兵。

「您去吃屎吧。」逃兵羅伯特。皮爾赫說。

「請您轉告戴斯特拉大人，說我很後悔。」因收賄與偷竊而被判刑的特務洋。冷內普說。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站在樺樹樁上晃個不停的伊斯特凡。依加爾費抽泣了起來。他是名前線指揮官，因為對待囚犯的方式而遭到革職，送上法庭。

太陽有如熔化的黃金般耀眼，在城堡的柵欄上方綻放，為絞刑用的木樁投下一道道長影。德拉根堡的上空，迎來了嶄新而美麗的晴天。

這是新時代的首日。

瓦斯科因用鞭子打了下鞋筒，舉起單手，然後放下。

受刑人腳下的木樁，一個個讓人給踢倒。

拿威格拉德所有的鐘全都響起，深沉、哀怨的聲響，在屋頂與石樓商場的閣樓間，不斷迴盪，回音湧入了大街小巷。一朵朵煙花在空中綻放，人群不斷吶喊、歡呼，丟撒花朵與帽子，揮舞手帕、頭巾、旗幟，呵，甚至是褲子。

「自由軍萬歲！」

「萬歲——！」

「傭兵團萬歲！」

羅倫佐。莫拉向人群敬禮，並把飛吻送給美麗的女性市民。

「要是他們發的獎金和群眾歡呼的程度一樣，那我們就發了！」他在人聲吵雜中，大聲喊道。

「可惜……」尤莉雅。阿巴特馬可透過緊鎖的喉頭說。「可惜凸額頭等不到了……」

尤莉雅、「終結者」亞當與羅倫佐。莫拉，騎馬緩步走在城市的主道上。他們領在自由軍前頭，軍隊裡的成員個個穿了參加慶典用的服飾，四人一排，走得整整齊齊，就連洗得乾乾淨淨、渾身毛髮刷到發亮的坐騎，也沒有任何一匹把頭凸出隊伍一吋。傭兵團裡的馬匹就像牠們的騎士——沉著、驕傲，沒有被群眾的歡呼與吶喊驚嚇，僅是以幾乎察覺不了的細微擺頭，避開往牠們飛來的花圈與花朵。

「傭兵團萬歲！」

「『終結者』潘格拉特萬歲！可愛小迷糊萬歲！」

尤莉雅在抓住群眾丟來的康乃馨同時，悄悄抹去淚水。

「我作夢也沒想過……會有這樣的勝利……」可惜凸額頭已經……她說。

「妳真是個浪漫的傢伙。」羅倫佐。莫拉笑了笑。「感動了喔，尤莉雅。」

「嗯，感動。通通有，立正！向左——看！」

他們在鞍上挺直了身子，並把頭轉向看台及上頭的王公貴族座椅。我看到佛特斯特。尤莉雅在心裡想著。那個大鬍子大概是喀艾德的韓瑟頓，而這個英俊的男人是亞丁的戴馬溫……那女的是坐在寶座上，那她一定是海德薇格女王……這麼說，她旁邊的小子就是拉多維達王子，那個被謀殺的國王兒子……可憐的小伙子……

「傭兵團萬歲！尤莉雅。阿巴特馬可萬歲！終結者潘格拉特萬歲！羅倫佐。莫拉萬歲！」

「宮廷禁衛首領納塔利斯萬歲！」

「諸王萬歲！佛特斯特、戴馬溫、韓瑟頓國王萬歲！」

「戴斯特拉大人萬歲！」一名馬屁精高喊。

「聖潔的大人萬歲！」幾名收了錢的傢伙在人群中大叫。拿威格拉德的主教奇路斯。恩德金。漢梅法特站了起來，向群眾和閱兵隊伍致意，不過他的動作不甚優雅，而且寬大長袍的兩隻袖子還擋住了年幼的拉多維達，以及海德薇格女王的視線。

沒有任何一個人喊出「拉多維達萬歲」。被主教肥滿後臀擋住的王子如是想著。甚至沒有人往我這邊看。沒有人為我的母后歡呼，也沒有半個人提到我的父王，或是歌頌他的名聲。而今天，這個勝利的日子，這個創造共識、締結盟約的日子，卻是我父王一手促成，也正是他遭到謀殺的原因。

他感覺背後有一道視線，很溫和，就像某種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又或者他知道，但只敢夢想，不敢指望成真的東西。那東西，就像被女性柔軟而燙人唇瓣刷過一樣。他轉過頭，看見一雙深不見底的黑色眼珠直盯著自己，那是菲莉帕。愛哈特。

你們等著吧，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王子把視線拉回，心裡同時這麼想著。

當時沒有任何人預料到，沒有任何人猜想到，這個現在無足輕重的十三歲孩子，會在這個被攝政委員會與戴斯特拉管理的國家裡成為國王。他在讓曾經侮辱過他和他母親的人付出相當代價後，茁壯成一位國王，史稱鐵面拉多維達五世。

群眾不斷歡呼。參加閱兵的傭兵隊伍馬蹄下，滿是花瓣。

「尤莉雅。」

「終結者，怎麼了？」

「嫁給我吧，當我的妻子。」

可愛小迷糊久久沒有答話，因為她在驚訝之餘，得花時間好好消化一下自己聽到的話。人群不斷歡呼。拿威格拉德的主教滿頭大汗，像條肥滋滋的大鯰魚地不斷吸取空氣，從看台上為市民、閱兵隊伍、城市與世界賜福。

「亞當。潘格拉特，你明明已經是個有家室的人了！」

「我已經和我的妻子分居了，我會跟她離婚的。」

尤莉雅。阿巴特馬可沒有回應，只是把頭轉開。她覺得很訝異、很害怕，也很幸福。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群再度歡呼，灑出花瓣。好幾處屋頂的上方，炸出了炮花與煙火，留下巨響與煙硝。拿威格拉德的鐘聲，嗚嗚咽咽地敲了起來。

她已經是個女人了。南娜卡在心裡道。她被我送到那戰場的時候，還是個小女孩，現在回來的卻已經是個女人。自信、有主見、冷靜、自制、充滿女人味。

她打贏了這場戰爭，沒讓戰爭毀了她。

「黛博拉在馬耶那附近的營區，死於斑疹傷寒。」艾伍兒奈德以輕微但穩定的聲音，繼續唸了下去：「普茹內在載了傷患的船翻覆時，溺死在亞魯加河裡。蜜兒哈在『松鼠』襲擊阿美利亞堡外的戰地醫院時，遭到精靈殺害……卡蒂耶……」

「說吧，孩子。」南娜卡用溫和的口氣要她說下去。

「卡蒂耶，」艾伍兒奈德清了清嗓子。「在醫院裡認識了一個尼夫加爾德人。當和平協議簽訂完，要交換戰俘的時候，隨著他一起去了尼夫加爾德。」

「我向來都認為，」祭司重重地嘆了口氣。「愛情沒有國界，也不分敵我。那優拉二世呢？」

「她還活著，在馬利堡。」艾伍兒奈德一臉篤定地快速答道。

「為什麼沒回來？」

學徒低下了頭。

「她不回來神殿了，媽媽。」她輕聲說。「她在米羅。萬德貝克先生，那個半身人外科醫生的醫院。她說想多學一點，說想把一生都奉獻在那裡。南娜卡媽媽，妳原諒她吧。」

「原諒她？」祭司哼了一聲。「我以她為傲啊。」

「你遲到了。」菲莉帕。愛哈特壓著聲音說。「有諸王出席的典禮，你竟然遲到了。下地獄去吧你，戴斯特拉，你對禮節的傲慢，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犯不著這麼光明正大地炫耀，尤其是在今天這樣的日子……」

「我是有原因的。」戴斯特拉以一鞠躬，回應了海德薇格王后的目光，與拿威格拉德主教挑起的眉毛，並用餘光捕捉到，祭司維勒邁對佛特斯特國王——那張值得拓印在錢幣上的面容——皺起眉頭、露出輕蔑的表情。

「菲，我得和妳談談。」

菲莉帕挑起一邊眉毛。

「想必是要四日相對談？」

「這樣最好。」戴斯特拉微微一笑。「不過，要是妳覺得再多幾雙眼睛比較好，我也可以同意，比如孟特卡佛那幾位小姐的漂亮眼睛。」

「小聲點。」女巫透過一彎微笑，嘶聲道。

「晉見典禮是什麼時候？」

「我還在想，決定了會告訴你。現在，不要再煩我了。這是很莊重的典禮、很盛大的慶祝，要是你自己沒發現，那就讓我來提醒你。」

「盛大的慶祝？」

「我們是站在一個全新的時代門檻，戴斯特拉。」

間諜聳了聳肩。

群眾高聲歡呼。天空中的煙火一道接著一道。拿威格拉德的鐘聲不斷敲響，敲響他們的勝利，敲響他們的榮耀。不過那鐘聲聽來，卻不太對勁，給人一種哀傷的感覺。

「喂，亞瑞，韁繩給你拿一下。」露西安說。「我餓了，要吃點東西。來吧，我幫你吧韁繩纏到手上。你一隻手不方便，我知道。」

亞瑞感到羞愧與恥辱，一股熱氣衝上了臉。他還不習慣這種情況，還是覺得整個世界都無所事事，只會一直盯著他的殘肢看，盯著他那隻褶起來縫住的袖子看。他覺得整個世界的人，腦子裡就只想著要看他這個殘廢，假意同情他這個殘廢，佯裝為他遺憾，卻在內心深處藐視他，把他看作是破壞世界美好的秩序，把他當作是醜陋而不要臉的存在，認為他太過無恥，膽敢存在於這世間。

但他必須承認，從這個角度看，露西安跟這一整個世界比起來，有一點點不一樣。她沒有假裝自己沒注意到他的殘缺，也沒有惺惺作態地提供羞辱人的援助，與更加羞辱人的憐憫。亞瑞幾乎要

覺得這名以駕車為業的淺髮女子，對待他的態度是很中性、自然的。不過，他把這種想法從自己的腦中趕了出去，不願接受。

因為，就連他自己，也一直無法把自己當作一個正常人看待。

載運傷殘軍人的馬車一路發出聲響。接在小雨後而來的，是炎炎酷日。往來的軍需車隊將路面壓得坑坑疤疤，而這些坑洞在乾涸後，變成各種形狀的突起與凹陷，讓他們這輛四頭馬車一路跑得很顛簸。每經軋過一個較大的坑洞，馬車就跳一下，發出極大聲響，整輛破舊的車身，也搖晃得像暴風雨中的船隻。在這種時候，傷殘的士兵——主要都是缺了腿的——總是罵得既難聽又有創意，而露西安，為了避免掉下馬車，總會靠過來抱住亞瑞，大方將自己身上神奇的溫暖與十分怪異的柔軟，還有那股混合了馬匹、韁繩、乾草，以及年輕女孩稚嫩而強烈的汗水氣味，分享給他。

馬車又駛過一個坑洞，亞瑞將多餘的韁繩捲在手腕上。露西安一口麵包、一口香腸地吃著，靠到了亞瑞身側。

「咦？」她注意到他的銅墜子，並且狡詐地利用了他唯一的手正捲著韁繩的這個事實。「你也被騙了？勿忘我護身符？噢，這人的腦袋真的很精明，想出了這麼一個伎倆。在打仗的時候，這種東西總是有很多人要，可能比伏特加還搶手。這裡頭寫了哪個女孩的名字啊？咱們來看看……」

「露西安。」亞瑞整個人著了火，活脫脫像顆熟透的番茄，覺得等等血液就會像番茄汁一樣，從果實裡噴發出來。「我必須請妳……不要打開……抱歉，不過這是我私人的物品。我不想對妳無禮，不過……」

馬車跳了一下，露西安抱住亞瑞，後者則閉上了嘴。

「奇……莉……拉。」女車夫將音節分段，困難地念了出來，但還是讓亞瑞吃了一驚。他沒料到一個鄉下女孩會有這樣的能耐。

「她不會忘了你的。」她大力搖了搖墜子，放開項鍊，看著男孩。「我是說那個奇莉拉，要是她真愛你的話。魔法跟護身符都是沒用的東西，要是她真愛著你，就不會忘記你，不會背叛你，會一直等你。」

「等這個？」亞瑞舉起他的殘肢。

女孩微微眯起藍得像矢車菊的眼睛。

「要是她真的愛你，」她堅定地說。「就會等你，其他的都是空話。這我很清楚。」

「妳在這種事上，經驗這麼豐富嗎？」

「我和誰發生過什麼，不關你的事。」這回，換露西安微微紅了臉。「不過你也別以為我是那種女孩，只要對方點個頭，就可以和人家到乾草堆上練經驗。不過我知道的事，就是知道。一個女孩子家要是喜歡上一個漢子，就會喜歡他的全部，不會東愛一點、西愛一點。就算少了什麼，也沒關係。」

馬車跳了一下。

「妳把事情看得太過簡單了。」亞瑞一邊咬牙說，一邊貪婪地吸取女孩的氣息。「露西安，妳把事情看得太過簡單了、太過理想了。就連一些小細節，妳都傾向忽略，比如這男人是不是一個完

整的人，有沒有太高估自己養活一家妻小的能力。殘廢的人沒有能力……」

「好了、好了、好了。」她粗魯地打斷他。「你可別把我這裙子給哭濕了。你的腦袋又沒被那些黑衣軍給拔了，而你可是個金頭腦，靠腦袋幹活的。你看什麼看？我雖然是鄉下出身，可是我有眼睛看、有耳朵聽。而且我的眼睛夠明、耳朵夠靈，能注意到某人說話的方式，就是一派高貴大人樣、一派高深學者樣的這種小細節。再說……」

她低下頭，清了清嗓子。亞瑞同樣也清了清嗓子。馬車又跳了一下。

「再說，」女孩繼續未竟的話語。「我有聽到別人怎麼說。他們說你是個作家，也是神殿裡的祭司。既然是這樣，那你也知道，這隻手……呸，沒用，就這樣。」

馬車已經有一段時間不再跳動，不過這一點，亞瑞與露西安似乎根本沒發覺，仍一直抱在一起。過了好一段時間，女孩說：

「我還真是走運，老是碰到讀書人。以前……就有這麼一個……他是個讀書人，在學院裡念書。光看名字就知道。」

「他叫什麼名字？」

「學期。」

「喂，小姑娘。」坐在他們後頭的二等兵德卡曲叫道。這人老是不懷好意，又很陰沉，身子是在馬耶那之戰時殘的。「用妳的韁繩給那些馬抽幾下屁股，妳這車拖拖拉拉的，就像從在牆上慢慢流下來的鼻涕一樣！」

另一名跛子一邊的褲管捲著，看得見裡頭的斷肢，上頭布滿發亮的疤痕組織，他也附和道：「就是啊，快一點。我已經受夠這荒郊野外了！我可想酒館了，因為，和你們說實話，我真想灌杯啤酒呢。這車不能跑快點嗎？」

「能。」露西安從車夫座上回頭。「不過要是輪軸或輪轂斷了，那就是一週又或者兩週你們沒啤酒喝，只能喝雨水和樺樹汁，等便車搭。你們自己走不動，而我可是揹不動你們呀。」

「真的是太可惜了，因為我在夜裡連作夢都夢到妳揹著我。揹在背後，我是說，從後面來。我喜歡這樣。那妳呢？小姑娘。」德卡曲奸笑道。

「你這個不要臉的癩子！」露西安大叫。「你這個臭不拉噤的傢伙！你這個……」她話說到一半，看見車上的殘兵臉上，突然都罩了一層屍體般的死白。

「我的媽呀。」某人哭喪道。「我們明明再過一會兒就到家了……」

「我們完了。」德卡曲小聲說道，不帶任何感情，只是單純陳述事實。

他們還說已經沒有「松鼠」了，說他們全都被殺光了，亞瑞腦中閃過這樣的聲音。他們的說法是，精靈的問題已經解決。

來人一共有六名騎士，不過如果再看仔細，會發現其實是六匹馬上坐了八名騎士。有兩匹馬各載了一對騎士。那些馬匹踏著僵直而紊亂的步伐，頭垂得很低，看起來幾乎要撐不下去。

露西安大聲嘆了口氣。

那群精靈逐漸靠近，看起來比他們身下的坐騎還要悽慘。

他們的驕傲，那不可一世的優越感、迷人魅力的獨特之處，已不見半分。就算只是突擊隊的成員，他們身上的衣著通常也格外高雅而美麗，如今卻是又髒又破、污漬斑斑。引以為傲而自滿的髮絲已失去光澤，沾滿黏稠的髒污與乾涸的血漬。那一雙雙通常平靜無波的漂亮大眼，成了一道道慌張而絕望的深淵。

他們的獨特之處已不見半分。死亡、驚恐、飢餓與流離失所，讓他們變得平凡——非常平凡。甚至已不再讓人覺得害怕。

有那麼一會兒，亞瑞以為他們會就這樣經過，會直接穿過道路進入對面的樹林，甚至不會賞他的馬車與乘客一眼，只會留下那股一點也不像精靈、難聞又噁心的味道。那味道對待過各個戰地醫所的亞瑞而言，是再熟悉不過了——那是困苦、尿液、骯髒與潰爛傷口的氣味。

那群精靈就這麼經過他們，沒有看他們一眼。

但有一個精靈例外。

那是一名沾了滿頭乾涸血漬的黑髮精靈女子。她將馬停在了馬車邊。坐在鞍上的她，身子笨拙地傾著，以保護吊著的傷手。那吊帶已被滲出的血液浸濕，成群的蒼蠅不斷在旁飛繞。

「朵魯薇。」其中一名精靈男子轉頭說。「恩卡迪內，路內得。」

露西安馬上便有所聯想，明白是怎麼回事。她知道精靈女子在看的是什麼。這個年輕的村姑從小便看慣了，那些躲在屋角窺視的幽靈、鐵青發腫的餓死鬼。於是，她直覺地有了反應，而且正確無誤。她往精靈女子的方向拿出一個麵包。

「恩卡迪內，朵魯薇。」那精靈男子又說了一次。他的外套沾滿風塵，而整個突擊隊裡，就只有他的襤褸外套袖子上，有屬於佛利荷德旅的銀色閃電。

車上原本全都凝結不動、僵硬如石的傷殘士兵，好似被魔咒喚醒，突然抖了一下。而他們朝那群精靈伸出的手掌中，都像變魔術一般，擺了一塊麵包、一小角起士、一小塊燻豬油與香腸。

而精靈自千年以來，頭一遭朝人類伸了手。

露西安與亞瑞成了史上第一人，看見精靈女子是如何落淚、抽泣、哽咽，甚至沒有想去抹掉沿骯髒臉孔留下的淚水。而這恰恰駁斥了精靈根本沒有淚腺的說法。

「恩卡……迪內。」袖子上有閃電的精靈男子，用破碎的聲音又重複了一次。

在那之後，他伸手接過德卡曲的麵包，吃力地將舌頭與嘴型，擺到使用這陌生語言該有的位置，粗啞地說：

「謝謝你。謝謝你，人類。」

過了若干時間，注意到事情已經結束，露西彈著舌頭、甩動韁繩，要馬兒起步。馬車一路輾轉，所有的人皆沉默不語。

時近晚晌，商道上被一群武裝騎士捲起塵煙。領頭的是一名女子，髮色全白，修剪得極短，一臉凶惡，有著好幾道疤痕，其中一道更是從太陽穴劃過整個臉頰到嘴角，另一道則是成馬蹄狀框住一邊眼窩。那女子的右邊耳廓也只剩下一小部分，左手的手肘以下是皮筒與銅鉤，而韁繩便是鉤在那銅鉤之上。

女人用惡狠狠又充滿憤恨的目光掃視他們，向他們打探精靈的去向，打探斯寇亞塔也，打探恐怖分子，打探兩日前，突擊隊被攻破時逃走的僥倖者。

亞瑞、露西安與其他傷殘，避開了白髮獨臂女子的目光，含糊不清地說著他們誰也沒有碰到，誰也沒有看到。

你們在說謊，白髮萊拉在心裡想道。她曾是黑髮萊拉。你們在說謊，我知道，你們是出於憐憫而說謊。

不過這反正也幫不了他們。

因為我白髮萊拉，不知憐憫是何物。

「萬——歲——！矮人最棒！巴克禮。艾爾斯萬歲！」

「矮人萬歲——！」

拿威格拉德的鋪石路，讓馬哈喀姆志願軍的馬蹄震得隆隆響。矮人以他們慣有的隊形，五人一排前進，而那面雙槌旗則飄揚在隊伍上方。

「馬哈喀姆萬歲！矮人萬歲！」

「願他們永世榮耀！千古流芳！」

突然，群眾中有某人發出了訕笑。然後，有幾個人也跟著附和。再過一會兒，所有人都大笑出聲。

「這是公然侮辱啊……」主教漢梅法特不斷吸取空氣。「這是醜聞啊……這是不可原諒的啊……」

「骯髒的非人類。」祭司維勒邁咬牙切齒地說。

「你們就裝作沒看見吧。」佛特斯特心平氣和地建議他們。

「當初不該吝於把存糧分給他們。」蜜薇說得很酸。「也不該拒絕提供軍餉給他們。」

矮人軍官個個表現得莊嚴而體面，打直了腰桿朝看台行禮。馬哈喀姆志願軍的下士與士兵，則是把他們對預算被諸王與主教刪減的不滿表現出來。有些在經過看台時，朝諸王彎起手肘。其他人則把他們第二喜歡的手勢比了出來——四根緊握的指頭，與一根筆直朝上的中指。這種手勢在學者圈裡叫作「無禮的手指」，平民的叫法則更粗俗。

從諸王與主教紅透了的臉龐看來，他們對這兩種叫法都很清楚。

「不該對他們小氣而侮辱了他們。」蜜薇重複道。「這可是支很有野心的民族啊。」

在阿斯卡德隘口嚎叫的生物又發出了哀嚎。隨後，那嚎聲變成了可怕的歌聲，但坐在營火前的人沒有一個轉頭查看。

在經過一段頗長的沉默後，包雷阿斯。蒙率先打破了沉默。

「這世界已經改變。正義得到了伸張。」

「呃，關於正義的說法或許誇張了。」朝聖者微微一笑。「不過，我想我還是同意，這個世界似是為了符合物理的基本法則而做了改變的說法。」

「不知道，」精靈拖長了聲音說。「我們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每一個動作，都會造成一個反應。」朝聖者說。

精靈發出一聲不屑，不過這一聲不屑，卻不屑得頗為友善。

「算你得一分，人類。」

「你，史帝芬。斯凱蘭——伯特藍。斯凱蘭之子、前帝國驗屍官，起立。受偉大太陽恩澤之永恒帝國最高法院，判定你以下被指控之所有犯罪行為與非法行動，均為屬實——叛國；參與以武裝衝突，企圖變更帝國法律秩序；密謀刺殺尊貴的帝王陛下。史帝芬。斯凱蘭，你的罪行已經遭到確認與證實，然本席並未看見任何可以減輕刑責之情事，而尊貴的帝王陛下亦未使用其特赦之權。」

「史帝芬。斯凱蘭，伯特藍。斯凱蘭之子。你將從法庭直接被送往城塞，就從這裡去。等時候到了，會有人來帶你。作為叛國賊，你不配踏在帝國土地上，你會被綁到木耙上，讓馬在千年廣場上拖著跑。作為叛國賊，你不配呼吸帝國的空氣，你會被劊子手套住脖子，吊在千年廣場的絞刑架上，掛在天與地之間。只要你一天沒斷氣，就會一直這麼被吊著。你的屍體會被燒掉，骨灰會被灑向風中飄零。」

「史帝芬。斯凱蘭，伯特藍。斯凱蘭之子，叛徒。我——帝國最高法院審判長——在宣判你罪名的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稱呼你的名字。在這之後，就讓這個名字被世人遺忘吧。」

「成功了！成功了！」歐本豪瑟教授大叫著衝進系辦公室。「各位先生，我成功了！我終於成功了！這個果然還是可以動！還是會轉！這真的能動！真的能動！」

「真的？」被學生戲稱為「臭黑炭」的化學教授尚。拉法錫粗率問道。「這不可能！不過我好奇問一下，什麼能動？」

「魔輪！」

「永動機？」白髮蒼蒼的動物學講師艾德蒙。邦伯樂被引起了興趣。「貨真價實？同僚的先生，您不是誇大其詞吧？」

「完全沒有！」歐本豪瑟大叫著，而且像隻剛出生的小羊般跳了起來。「一點都沒有！它真的能動！魔輪真的能動！我把它啟動後，它就沒有停下來。完全沒有停下來！永遠都不會停！會世世代代一直轉下去！各位同僚，這個沒辦法用說的，要親眼看見才行！你們來我的工作室吧，快啊！」

「我在吃早餐。」尚。拉法錫反對，不過他的反對卻被淹沒在鼎沸的人聲與四周興奮的騷動中。不論是教授、碩士或學士，都急著把大衣與外袍披到長袍上，隨著一路高談闊論、比手畫腳的歐本豪瑟往出口跑。臭黑炭在他們的身後比出「無禮的手指」，然後繼續回到他的圓麵包抹肉醬。

這群學者快步走著，情緒也愈發高昂，等不及要看歐本豪瑟三十年來的努力成果，充滿活力地克服他們與知名物理學家工作室間的距離。就在他們要把門打開的時候，地面震動了一下。那震動頗明顯。呃，很強。呃，非常強。

那是地震引起的晃動，是那些女巫在毀掉斯地加碉堡——維列佛茲的藏身處時，所引發的一系列震動之一。震波從遙遠的艾冰格，一路傳到了奧克森福特這裡。

藝術系大門的彩繪玻璃，在清脆響聲中，碎成十幾片飛了出去。首任校長尼可戴牧斯。德布特的半身雕像，從被寫了各種新舊謗話的底座掉了下去。臭黑炭用來配圓麵包抹肉醬的那杯草本茶，從桌上掉了下去。爬到公園梧桐樹上，想給醫學院的女學生們留下深刻印象的物理系一年級生亞伯特。索爾培特拉，從樹上摔了下來。

而歐本豪瑟教授的永動機，那傳奇的魔輪，在最後一次轉動之後，就停了下來，完全沒了動靜。

在那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成功發動過它了。

「矮人萬歲！馬哈喀姆萬歲！」

這是哪裡來的一票人？聚在這裡的都是些個什麼人？漢梅法特抖著手為閱兵隊伍賜福，心裡如是想著。他們是在為誰歡呼？見錢眼開的傭兵，上不了檯面的矮人，哪來這麼一支詭異的軍隊？最後到底是誰贏了戰爭？他們還是我們？眾神啊，我得和諸王說說這點才行。一旦歷史學家與作家開始拿起筆，得好好審查他們寫的那些鬼畫符才行。傭兵、獵魔士、收錢辦事的打手、非人類，以及其他所有可疑分子，都必須從人類的編年史裡消失。這些都要刪掉、塗掉。不能寫到任何關於他們的事，一個字都不行。

這個人也不行。他緊抿著唇，看著戴斯特拉，在心裡想著。而戴斯特拉正觀察著閱兵隊伍，臉上的表情明顯感到枯燥。

關於戴斯特拉這傢伙，也得向諸王建議、建議。他想著。他的存在對正經人來說，是侮辱。這是個不信神的傢伙，一個惡棍。就讓他無聲無息地消失吧，就讓他被世人遺忘吧。

慢慢等吧，你這個道貌岸然、穿了一身紫色的豬。菲莉帕。愛哈特在心裡想著。她不費吹灰之力，就探得主教腦中不斷轉動的思緒。你想當家作主，想指手畫腳，展現自己的影響力？想裁決定奪？慢慢等吧。你能定奪的，就只有你屁眼裡的那些痔瘡而已，而就算是在你那屁眼裡，你的定奪也不會有多大意義。

至於戴斯特拉，他會活得好好的，一直到我不需要他為止。

總有一天，妳會犯下錯誤。祭司維勒邁看著菲莉帕閃亮的嫣紅嘴唇，心裡如是想著。總有一天，妳們當中的某個人會犯下錯誤。到那時候，妳們會失去妳們的傲慢、自大與驕傲。一旦妳們犯下錯誤，妳們祕密策劃的陰謀，妳們的不道德，妳們致力奉獻，並活在其中的噁心與變態行徑，都會被攤在陽光下。妳們的罪孽將會惡臭瀰漫。這一刻，一定會到來。

而就算妳們不會犯錯，也一定會有什麼事情，可以拿來指控妳們。人類的世界將會發生某種不幸的大事，某種詛咒，某種瘟疫，也許是傳染病或流行病……到那時候，所有的罪都會降在妳們身

上。妳們會被指控無法有效避免瘟疫發生，無法有效解除瘟疫所帶來的後果。

所有的罪過，都會歸到妳們頭上。

而到那時候，就是火燒木樁的時候了。

一隻身上有條紋的老公貓死了，牠因為身上毛色，被人叫作紅毛仔。牠死得很淒慘，先是翻來覆去，後又挺直身體，接著開始耙地，吐出血液與黏液，不斷抽搐。除此之外，還瀉出血便。雖然有損尊嚴，牠還是叫了出來，叫得小聲而哀戚，沒兩下便不支倒地。

紅毛仔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死，至少牠能猜想到發生什麼事。

幾天前，有艘貨輪靠到琴特拉港口。那是艘很老舊，而且髒得不得了帆船。一艘疏於照顧的破船，幾乎可以說是艘殘骸。帆船的船首上隱約還可辨識出「卡緹歐娜號」的字樣。這幾個字，紅毛仔當然看不明白。一隻老鼠藉著繫纜，從這奇怪的殘骸爬到了碼頭上。只有一隻。這隻老鼠身上的毛參差不齊，滿是結痂，不太有活力，而且還缺了一邊耳朵。

紅毛仔咬死了這隻老鼠。牠的肚子正在鬧空城，但直覺告訴牠，不該把這噁心的東西吃了。而幾隻跳蚤，巨大而閃亮的跳蚤，在這齣齒動物的毛皮中鑽動的跳蚤，卻成功跳到紅毛仔身上，在牠的毛皮裡住了下來。

「這隻莫名其妙的貓是怎麼了？」

「一定是有人給牠下藥了，不然就是中邪了！」

「呸，太噁心了！喔，臭死了，這隻死貓！喂，女人，把牠抓走，趕下樓梯！」

紅毛仔身體一個僵直，張開了血紅的嘴巴。十一年來的捕鼠功勞，換來了女主人的一腳踹開與掃地出門，但不管是女主人的腳，還是那根掃帚，牠都已經感覺不到了。牠被踹出庭院，在充滿肥皂泡沫與尿液的水溝裡，緩緩邁向死亡。牠在慢慢吐出最後幾口氣的同時，希望人類也和牠一樣得病，受盡折磨。

牠的希望不久後即將實現，而且是以大規模，非常大規模的方式。

把紅毛仔踹走又掃出庭院的女人，停了下動作，撩起裙襬，抓了抓膝蓋底下的小腿肚。那裡很癢。

她被跳蚤咬了。

阿斯卡德上空的繁星極為明亮，從火堆裡噴出的火星，在這樣的星空下漸漸熄滅。

「不管是琴特拉和平協議，還是更為自大的拿威格拉德閱兵典禮，都不能視為是轉捩點和里程碑。」精靈說。「因為，這兩件事算什麼？政權不能靠法案或政令來創造歷史。政權也不能評斷歷

史，不能頒布或封存節略。不過，基於自身驕傲，沒有一個政權會拉下臉承認這個事實就是了。你們人類的自大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表現方式，是所謂的史學史，也就是試著對——按你們的說法——『過去的事件』，發表評論與宣布判決。這對你們人類來說很平常，而且是出自一個事實——自然賦予你們短暫的螻蛄人生，平均不到百歲的可笑壽命，而你們則努力想讓這個世界配合你們那昆蟲般的存在。於此同時，歷史卻是個進程，持續不斷，永遠不會結束。歷史無法分段，無法從某個時間點切到另一個時間點，無法從某個日期切到另一個日期。歷史無法用皇家告示來定義，更遑論改變，就算贏得戰爭也一樣。」

「這場哲學討論，我不加入。」朝聖者說。「就像我之前說的，我是簡單的人，不太會滔滔雄辯。不過，我還是要大膽點出兩件事。第一，因為生命短暫如昆蟲，讓我們不會過得頹廢，而會在珍惜生命的同時，傾向活得精彩而有意義，善用生命中的每個時刻，並且好好享受那些時刻。必要的時候，更會毫不遺憾地捨棄生命。我說話和思考的方式像個人類，可是去參加斯寇亞塔也突擊隊，殺戮、喪命的長壽精靈，也是這麼想的呀。如果我有說錯，還請不吝指正。」

朝聖者適時等了一會，但沒有人糾正他的說法。

「第二，」他接著說。「我想政權雖然沒有辦法改變歷史，卻可以靠自身的運作，創造出頗為逼真的錯覺與表象，來顯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政權有其方法與手段，能做到這樣的事。」

「對，沒錯。」精靈別過頭說。「您這話可是說得一針見血啊，朝聖者先生。政權自有其方法與手段，而且沒得商量。」

排櫓船的船舷碰上一根根長滿藻類與貝類的木樁。船上的人將繫纜拋到纜樁上，一聲聲喊叫、咒罵與命令也跟著傳出。

在港口綠色的髒水裡，捕食垃圾的海鷗高聲叫著。岸邊擠滿了人——主要是穿了制服的人。

「各位精靈先生，航程結束了。我們到第林根了。下船！他們已經在等你們了。」負責指揮護送船隊的尼夫加爾德指揮官說。

的確，碼頭上已經有人在等著他們。

那群精靈裡，沒有任何一個——法伊提亞納就更不用說——會對公平的審判與大赦有半點期待。斯寇亞塔也與佛利荷德旅的軍官，對於在亞魯加河對岸等待著他們的命運，沒有懷抱任何自欺欺人的希望。這一點，他們大多數都能接受，可以坦然面對，甚至是抱著放棄的心態。在他們看來，已經沒有什麼能讓他們感到意外了。

然而，他們錯了。

被鐵鍊銬住的他們，鏗鏘鏘鏘地讓人趕了下船，被催著往棧橋去，然後又沿著岸邊，往兩排穿著武裝的軍人間走去。在那當中也有平民百姓，用銳利的眼睛不停掃視，一張一張臉掃，一個一個人看。

他們在找人。法伊提亞納心想。而他想得沒錯。

他這張帶了疤的臉，想不引起注意肯定是沒指望的，而他也沒想要這麼指望。

「伊森格林。法伊提亞納先生？鐵狼？這還真是個教人開心的驚喜啊！請、請！」

軍人把他從押送隊伍裡拖了出來。

「瓦法爾！」寇伊納。大雷歐朝他大叫。前者遭人認出，並被其他護喉有雷達尼亞之鷹的人拖出了隊伍。「塞維得，塞卡而梅的阿！」

「你們會碰面的，不過大概是在地獄。」認出法伊提亞納的平民，說得咬牙切齒。「他已經有人在等了，在德拉根堡那裡。好了，起來！這該不會是里歐登先生吧？把他帶走！」

被拖出來的總共是他們三個，也只有他們三個。法伊提亞納心裡有了底，然後，一時間——他自己也感到訝異——他開始害怕了。

「瓦法爾！」被拖出隊伍的安格斯。布力克力，對著同伴大叫。「瓦法爾，夫拉也輪！」

一名士兵粗魯地推了他一把。

他們沒有被帶得很遠，只走到靠近埠頭的其中一間小倉庫，就在船桅搖曳的港區邊。

那平民給了暗示，法伊提亞納被推到一根木樁下，而木樁又被人套了粗麻繩上去。他們開始把一個鐵勾綁到那根粗麻繩上。安格斯與里歐登，被按到兩張擺在黃土地的凳子上。

「里歐登先生、布力克力先生，兩位得到了大赦。法院決定要對你們展現仁慈。」那平民冷冷地說。

沒有等到回應，他又接著說：「不過，正義必須得到伸張。為了確保這一點，兩位先生，親人被你們謀殺的家庭付了錢，所以判決已經下了。」

里歐登與布力克力甚至來不及叫，後方拋來的繩圈便套著他們的脖子，勒住他們，把他們從凳子拉下來，拖在黃土地上。而當他們試著用上了銬的手，扯掉勒進肉體的套索時，對他們動刑的人跪到了他們的胸口上。白刃閃了一下，鮮血頓時噴濺。現在就算是繩圈，也無法抑住他們的叫喊聲，壓不住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

這種事向來拖得很久。

「您的判決呢，法伊提亞納先生，」那平民緩緩把頭轉向他。「有一個附帶條款，一個特別的東西……」

法伊提亞納並不打算等他們用上那特別的東西。他已經研究了兩個晝夜的手銬釦環，這會兒像被魔法棒點到一樣，從他的手腕上掉了下去。接著，他用手銬的鏈條，狠狠擗倒看著他的兩名士兵。法伊提亞納朝接下來的一人臉上飛踢，再把那雙手往平民甩，然後直接撞破倉庫裡結滿蜘蛛網的小窗子，連人帶框一起飛了出去，只留下釘子上的血跡與割破的衣料。他重重摔在棧橋的木板上，翻了好幾下，又滾了好幾圈，最後落水，落在捕魚用的獨木舟與運輸艇間。依舊鎖在他右手腕上的鏈條，把他往底下拉，法伊提亞納奮力游水，用盡全身的力量，為自己那不久前還覺得無所謂的生命搏鬥。

「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給殺了！」從小倉庫衝出來的士兵一個個大嚷著。

「那邊！」沿著棧橋跑來的其他人大叫著。「在那邊，他從那邊游走了！」

「上船！」

「放箭！」平民大聲叫道，並試著用雙掌，堵住從眼窩裡大量流出的鮮血。「殺了他！」

弩弓的弓弦不斷發出清脆響聲。海鷗紛紛大叫飛走。運輸船間的骯髒綠水被弩箭射得不停冒泡。

「萬歲！」閱兵隊伍緩緩行進，拿威格拉德的民眾已露出無聊的表情，歡呼聲也開始沙啞。

「萬歲！萬歲！」

「萬歲！」

「願諸王萬世千秋！萬世千秋！」

菲莉帕。愛哈特左右張望了下，確認身旁沒有人竊聽後，把身子探往戴斯特拉那邊。

「你想和我說什麼？」

間諜也朝左右看了下。

「說去年七月維吉米爾國王遭到刺殺的事。」

「什麼？」

「進行那次行刺的半精靈，」戴斯特拉把聲音壓得更低。「根本就不是個瘋狂分子，菲，而且不是單獨行動。」

「你在說什麼？」

「小聲點。」戴斯特拉笑了笑。「小聲點，菲。」

「不要叫我菲。你有證據嗎？什麼證據？從哪來的？」

「要是我向妳說是從哪拿到的，妳聽了可會吃驚呢，菲。晉見典禮是什麼時候呢，尊貴的閣下？」

菲莉帕。愛哈特的眼睛就像兩潭深不見底的黑色湖水。

「很快，戴斯特拉。」

鐘聲紛紛響起，群眾扯著沙啞的喉嚨歡呼。閱兵隊伍緩緩行進，有如雪片一般的花瓣，灑滿了拿威格拉德的鋪石路。

「你還在寫啊？」

歐瑞。羅伊文抖了一下，滴下墨漬。為戴斯特拉辦事的這十二年來，他一直都沒有習慣長官無聲無息的走路方式，也無法習慣他神出鬼沒的身影。

「晚安，咳、咳，大人……」

「闇影使者。」戴斯特拉隨性拿起桌上的手稿，唸出封面上的文字。「皇家特勤組織的歷史，作者歐瑞巴修斯。吉亞弗蘭科。保羅。羅伊文，法學……哎，歐瑞啊，歐瑞。都已經一把年紀了，這種蠢東西……」

「咳、咳……」

「歐瑞，我是來向你道別的。」

羅伊文聞言，訝異地看著他。間諜沒有等祕書又咳出半個字，繼續說下去：

「你瞧，我忠誠的夥伴，我也老了，而現在看起來，還是個蠢蛋。我只和一個人說了一個字。只和一個人說，而且只有說一個字。不過這一個字，太多了；這一個人，也太多了。把耳朵豎直了，歐瑞。你聽見了嗎？」

歐瑞。羅伊文瞪大了驚訝的眼睛，以搖頭代替回答。戴斯特拉沉默了一段時間後，說：

「你沒聽見，不過我聽得見他們。他們在所有的走道上。歐瑞，這些老鼠在特雷托格城裡到處亂跑。他們往這來了，踩著那軟趴趴的老鼠腳掌來了。」

他們從陰影中、從黑暗中現身，一身黑，蒙著臉，動作迅速得像群老鼠。在窄細又帶角的匕首快速割劃下，前廳的警備與護衛全數無聲倒地。鮮血流進了特雷托格城堡的木板地，灑滿了地磚，玷污了拼裝木地板，滲進了昂貴的凡格爾堡地毯。

他們從各個走道逼近，在身後留下成堆的屍體。

「在那裡。」一個人指著某個方向說，他的整張臉都用黑布包住，只露出眼睛。「他進去那邊了。從這個一直咳不停的老頭——羅伊文辦公的辦公室進去了。」

「從這邊沒有路出去。」第二個人，同時也是他們領袖的男子，從黑絲絨面罩中露出的雙眼，冒著火焰。「辦公室後頭的房間沒有出路，甚至連窗戶都沒有。」

「其他走道都派人去守著，把所有門窗都看好，不能讓他給跑了。現在，他已經被我們給困住，跑不了了。」

「衝！」

門被踹開了。一支支匕首都發出了寒光。

「殺——！殺了那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咳、咳？」歐瑞。羅伊文從紙堆裡抬起一雙流了眼油的近視眼。「什麼？我可以，咳、咳，為各位先生做什麼呢？」

那群殺手大力撞破通往戴斯特拉私人寢室的門，像鼠群一樣跑遍整個房間，搜遍所有角落。織錦、圖畫與飾板全被撕破、折裂，扔到了地板上。窗簾與掛毯也讓一支支匕首給劃破。

「他不在這裡！」其中一人大吼著衝進辦公室裡。「他不在這裡！」

「他在哪裡？」殺手領袖俯身探向歐瑞，一雙眼透過黑色的面罩開口，像要把他刺穿似地死盯著他。「那條狗娘養的畜牲在哪裡？」

「你們自己也看到了，他不在這裡。」歐瑞。羅伊文平靜地回答。

「他在哪裡？說！戴斯特拉在哪裡？」

「難道，」歐瑞咳了一下。「我是我兄弟的保姆嗎？」

「你找死啊，老頭！」

「我老了，混身是病，而且非常地累。咳、咳。我不怕你們，也不怕你們的刀子。」

那群殺手跑出房間，消失得和來時一樣快。

他們沒有殺了歐瑞。羅伊文。這些人是只聽命令行事的殺手，而他們收到的命令裡，根本沒有半點提及歐瑞。羅伊文。

六年來，法學碩士歐瑞巴修斯。吉亞弗蘭科。保羅。羅伊文，待過了好幾所不同的監獄，不停地被不同人審訊，詢問各式各樣的問題，而且常常都是些看起來毫無意義的事。

六年後，他被放了出來。當時的他病得很重。壞血病讓他失去了所有牙齒，髮量也因貧血而稀疏，還有青光眼和氣喘。他兩手的指頭也在審問的時候，全讓人給折斷了。

重獲自由後，他只活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在貧窮與被世人遺忘中，死在神殿的休養院裡。

《闇影使者——皇家特勤組織》的手稿，就此消失無蹤。

東方天色漸明，山稜上綻放出蒼白光暈，預告黎明的到來。

營火旁安靜了頗長一段時間。朝聖者、精靈與追獵人，沉默地看著垂死的火焰。

阿斯卡德一片寂靜，哀嚎不斷的幽靈，對於一點作用也沒有的哀嚎，已經感到乏味，逕自離開。那哀嚎不斷的幽靈想必終於明白，坐在營火旁的三名男子，近來已看過各種可怕糟糕之事，不會在意區區一個幽靈。

「如果我們要一起上路的話，」看著紅寶石般的營火，包雷阿斯。蒙突然說道。「那就讓我們拋開對彼此的不信任吧。我們把過去的一切都拋下，世界已經變了，前方是嶄新的人生。有些事情已經結束，有些事情正要開始。我們的前面是……」

他突然停下，咳了一聲，不習慣這樣的說話方式，怕讓人笑話。不過，這兩個路上尋來的夥伴並沒有取笑他，友善的態度讓他覺得勇氣倍增。

「我們的前面是阿斯卡德隘口，而後面是澤林堪尼亞與哈克蘭。」他把話接完，聲音已踏實許多。「前方的路途遙遠且危機四伏，如果我們真的要一起上路……那我們就拋開對彼此的不信任吧。我是包雷阿斯。蒙。」

戴著寬沿帽的朝聖者站了起來，挺直他龐大的身軀，握了握朝他伸來的手。精靈同樣也站了起來，一張不成形的可怕臉龐奇怪地皺著。

在握過追獵人的手後，朝聖者與精靈也朝彼此伸出了右手。

「世界變了。」朝聖者說。「看來，有些事情已結束了。我是……希格·羅伊文。」

「看來，有些事情正要開始。」精靈皺起帶疤的臉，按之前的經驗看來，那應該是個微笑。

「我是……沃夫·伊森格林。」

他們與彼此握了手，又快又猛，甚至可以說是粗魯，有一會兒，看起來比較像是打鬥的前奏，而不是講和的手勢。不過，也只有那麼一會兒。

火堆裡的木塊噴出火星，用開心的火花慶祝當前的情況。

「如果這不是一段美好友誼的開端，」包雷阿斯真摯地笑了笑。「那就讓我被魔鬼給抓了吧。」

司之邪教異端維勒邁利伍什，命人捉走聖菲莉帕，關入惡劣暗牢，以其冷臭之所，迫其承認自身罪過，坦承自身罪行。維勒邁利伍什亦對聖菲莉帕展示各種刑具，極盡恐嚇之能事，然聖菲莉帕僅啐其臉面，直指其雞姦惡行。

此異教徒要人褪其衣裳，以整束牛筋辣手鞭其裸身，以細碎木屑打入其指縫。爾後，彼復向其問話，要其屏棄信仰與女神。然聖菲莉帕僅縱聲大笑，建議其離去。

彼遂將聖菲莉帕拖於刑求之室，以鐵製鉤鏹槍燙遍其身，以勾尖刮遍其身，並以蠟燭燒烤其身側。即便受虐如此，聖菲莉帕仍盡展凡軀當中之超凡耐力，而施虐之輩心衰力竭，滿心懼意而退。然維勒邁利伍什惡誡各人，命其復加用刑，痛下重手，斷其四肢關節，以鉗夾扯胸乳。聖菲莉帕熬過一切酷刑，未供認任何情事。

下流異教徒維勒邁利伍什之下場，吾人可於眾家神父之處，悉讀其日後所受之懲罰。此人活遭蟲蟲慢啃細嚼，終全身潰爛而亡，死後臭如糞土，無人願理其後事，遂投河作罷。

而聖菲莉帕為此獲讚，頂戴殉教之冠。偉哉聖母女神，千古流芳，永世警惕教誨吾人，阿門。

根據古代刑求紀錄者所記，總結於《特雷托格祈禱書》，
並取自多位神父於書信中所讚頌之殉道者——來自孟斯卡佛斯之聖菲莉帕生平



第十一章

他們騎著馬，像瘋子一樣拚了命地不斷奔躍，馳騁過好幾個春意盎然的白日。馬兒急馳如梭，人們一邊挺起彎於田中的身子，一邊窺視，不太確定自己看到的是什麼——那是一群騎士，還是一票幽靈？

他們馳騁過好幾個下著暖雨的潮濕黑夜，被他們吵醒的人們在床上坐起，四處張望，飽受驚嚇，與塞滿胸喉的恐懼搏鬥。聽著窗扉的震動、被驚醒的孩童哭聲、狗群的哀嚎，人們跳下床，把臉貼到窗膜上，不太確定自己看到的是什麼——那是一群騎士，還是一票幽靈？

於是艾冰格裡，開始流出關於三個魔鬼的傳說。

那三匹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出現，更不知道是使了什麼法術，把跛子德徹底嚇了一跳，沒給他任何逃跑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就算高喊救命也於事無補。小鎮邊際與他

這跛子相隔了五百多步，就算讓這距離再縮短些，能讓妒火村的居民看見，遂而替他喊救命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現在是妒火村的午睡時間，而這午睡通常會從近午持續到傍晚。亞力士多德。波貝克，綽號跛子德，是當地的乞丐兼哲學家，他心裡清楚得很，在午睡時間裡，妒火村人對所有的事物都一概不理會。

那群突然出現的騎士總共三人，二女一男。男子一頭白髮，背上揹了把劍。女子當中，一個年紀比較成熟，穿著黑白兩色的衣著，髮色黑如烏鴉，捲曲如波。年紀較輕的那名女子，頂著一頭灰色直髮，左邊臉頰有道醜陋疤痕，坐在一匹十分美麗的黑色母馬上。瘸子德覺得自己好像曾經看過這樣的馬。

首先開口的，是那名年紀較輕的女子。

「你是本地人嗎？」

「咱是無辜的！」跛子德的牙關打起顫來。「咱是來這裡採鹿花葷的！求求你們行行好，不要傷害瘸了腳的人……」

「你是本地人嗎？」她又問了一次，綠眼裡閃過了危險警告的光芒。跛子德整個人縮了起來，悶著頭說：

「是哩，尊貴的小姐。咱是本地人，貨真價實。在比爾卡，咱是說在妒火村這裡出生，而且將來老了，肯定也是死在這裡……」

「去年的夏天和秋天，你在這裡嗎？」

「不然咱要去哪啊？」

「我問你話的時候，直接回答我。」

「我在這裡，尊貴的小姐。」

黑色的母馬晃晃腦袋，豎直了耳朵。跛子德感覺餘下兩人的目光——黑髮女子與白髮男子——就像刺蝟背上的刺一樣扎在他身上，而那白髮男子最讓他感到害怕。

「一年前，」臉上有疤的女孩說。「九月的時候，更準確地說，是九月九日，上弦月那晚，這裡有六個年輕人被殺，四個男孩……和兩個女孩。你記得嗎？」

跛子德嚥了口唾沫。他已經懷疑有一會兒，不過現在他知道了，現在他確定了。

這女孩變了，而且不是只有臉上多了道疤。現在，她與當初被綁在繫馬橫木上慘叫兮兮，看著邦哈特把他殺掉的老鼠幫成員，一個個割下腦袋時，完全不一樣。與在「奇美拉頭下」酒館裡被扒了衣服打的她，簡直八竿子打不著。只有那雙眼睛……只有那雙眼睛沒變。

「答話啊，她在問你問題。」第二名女子，黑頭髮的那名，厲聲催促。

「我記得，各位尊貴的大人。」跛子德給了肯定的答案。「咱哪能不記得，六個年紀輕輕的孩子給殺了。是啊，那是去年的事，九月的時候。」

女孩沉默了許久，目光不是看著他，而是越過他的肩膀看著遠方某處。最後，她總算吃力地說：

「所以，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那些男孩和女孩被埋在哪裡。在哪個籬笆下……哪個垃圾堆或糞水坑裡……要是他們的屍體被燒了……被運去森林裡，丟給狼和狐狸……那你就把位置指給我，帶我去那裡，你明白了嗎？」

「明白，尊貴的小姐。請跟我來，因為那裡可有一段路好走。」

他一跛一跛地走著，感覺馬匹的灼熱鼻息就在背後。他沒有回頭看。有個聲音告訴他，不要這麼做。終於，他指著一處說：

「哦，這裡。這裡就是我們妒火村的墳場，就在這林子裡。至於您問的那些人，尊貴的法兒卡小姐，就在……哦，就埋在那邊。」

女孩大聲嘆了口氣。跛子德偷偷瞄了一下，看見她臉上的表情是如何變化。白髮男子與黑髮女子默不作聲，面若石像。

女孩盯著那一小座墳塚看了許久。墳塚很乾淨整齊，顯然有人照顧，黃土的周圍用沙岩磚、晶石片與板岩片框了一圈。以前被人裝飾在墳上的冷杉枝，現在已經轉為鏽紅；以前被人擺在墳前的花朵，現在已經乾燥枯黃。

女孩跳下馬。

「是誰？」她悶聲問道，目光依舊停在墳塚上，沒有回頭。

「喔，妒火村裡很多人都幫了忙。」跛子德答道。「不過最大的功勞還是要算在寡婦勾蕾身上。還有尼次克拉那小子。那寡婦向來就是個心地好的好女人……至於尼次克拉嘛……他老是做惡

夢，沒得安寧，一直到那幾個被殺的人好好下葬了才放心……」

「我在哪裡找得到他們？寡婦和那個尼克克拉？」

跛子德沉默了很久。最後，他毫無畏懼地看向那雙綠眼，說：

「寡婦就埋在那裡，在那棵歪掉的樺樹後頭。她在冬天得肺炎死了。尼克克拉走了，去了不曉得外地哪裡……有人說他死在戰爭裡了。」

「我忘了。」她喃喃自語。「我忘了他們兩個人的人生都和我碰在了一起啊。」

她走向墳塚，跪了下來，或者該說是跌跪地面。她的身子彎得很低，非常低，額頭幾乎要碰到墓碑的底座。跛子德看見白髮男子動了一下，像是要下馬一樣，但黑髮女子拉著他的手，用手勢和眼神攔住了他。

馬兒紛紛噴氣，甩動腦袋，搖響了口中的嘴銜。

女孩在墓前跪了很久，非常久。她的身子壓得很低，嘴唇裡不斷吐出某種無聲的禱告詞。

在她起身的時候，身子晃了一下，跛子德下意識地扶住她。她重重抖了一下，扯回自己的手肘，用充滿憤怒的目光透過淚水看著他。不過，她沒有說出半句話，就連他替她扶住馬鐙的時候，也是用點頭代替道謝。

「呃，尊貴的法兒卡小姐。」他壯起膽子。「命運轉動的順序可真怪哩。您在那時候受到凶殘的壓迫，在困難的時候……咱們妒火村這裡，沒有多少人覺得您可以撐過這一切……結果您今天好

好站在這，那勾釐和尼次克拉倒去了那頭的世界……您現在甚至沒有可以道謝的對象，嗯？如果要答謝那座墳的話……」

「我不叫法兒卡。」她厲聲說。「我叫奇莉。你說的答謝是什麼意思……」

「你們覺得這是你們應得的。」黑髮女子冷冷插話，而她的聲音裡有某種東西讓跛子德的身子抖了起來。

「憑這座墳塚，憑你們的人性，憑你們身為人該有的尊嚴與通情達理，」黑髮女子緩緩吐出每個字句。「你們這一整座村子將會獲得赦免、答謝與獎勵。你們甚至不明白那會是一份多大的禮。」

四月九日，午夜剛過不久，克拉蒙特鎮的有些居民在晃動的光線、火紅的亮光中醒來，那亮光筆直打了下來，透過窗戶，穿進所有屋內。一聲聲的尖叫、慌亂的人聲，以及警鐘瘋狂的響聲，把其他的鎮民從床上挖了起來。

只有一幢建築著火。那是幢大型木造建築，曾是座神殿，用來為神奉獻的地方，而那神祇的名字，除了最為年邁的婆婆們，已無人記得。目前當作圓形競技場用的神殿，裡頭有時會舉行馬戲表演、格鬥賽或其他娛樂節目，把整個小鎮從枯燥、陰鬱、讓人提不起勁的麻木中拯救出來。

而現在站在咆哮火海中，被爆炸震得不斷抖動的，就是這座圓形競技場。數罍長的火舌張牙舞爪，從所有的窗戶射了出來。

「快救火——！」圓形競技場的所有人——商人侯文納赫一邊大吼，一邊捲著袖子跑，巨大的肚臍也跟著晃個不停。

他穿著睡衣、罩著睡袍，最外層還加了件厚重的寬袖外袍，光腳在巷道的糞水與爛泥裡攪和。

「快救火——！來人啊——！快拿水來——！」

「這是上天的懲罰。」鎮上最年邁的婆婆之一，用權威的口吻說。「懲罰這座禮拜堂裡上演的鬧劇……」

「對、對，婆婆。肯定是為了這個！」

熱氣從被怒火吞噬的劇場裡衝出，把地上的水坑都蒸發乾了，空氣中傳出馬尿的惡臭，火星不住噴濺。

一陣風不知從哪颳來。

「快救火——！」侯文納赫厲聲哀嚎，眼睜睜看著惡火撲向啤酒廠與糧倉。「大家——！快拿水桶！快拿水桶——！」

許多人自願加入救援行動。克拉蒙特鎮甚至有自己的救火隊，配備齊全，經費全來自侯文納赫的口袋。眾人全力以赴不斷滅火，但這一切都是枉然。

「我們沒辦法控制火勢……」救火指揮官一邊擦著滿臉豆大的汗珠，一邊喘著氣說。「這不是普通的火……這是惡魔之火！」

「這是黑魔法……」第二名救火員被煙噙得咳不停。

圓形競技場裡的椽木、梁脊與支柱紛紛斷裂，傳出極為嚇人的聲響。隨著一聲轟隆巨響，建築結構倒塌斷裂，分崩離析，然後一條粗壯的火龍，噴著火星竄向天際。屋頂塌了下去，砸落競技場上，接著整幢建築開始歪斜——可以說，像是在為自己這最後一次，以效果十足、火熱無比的告別秀來娛樂、取悅觀眾，做最後的謝幕。

隨後，牆面紛紛倒塌。

在救火員與救難員的努力之下，保存了一半的存糧與四分之一的啤酒產量。惡臭瀰漫的黎明升起。

侯文納赫坐在爛泥與煙灰裡，身上的睡袍與獸皮外袍全被燻黑。他坐在那裡，哭得很是悲痛，像個孩子一樣嗚咽。

這些屬於他的劇場、啤酒廠與糧倉，當然都保了險。問題在於，提供保險的也是侯文納赫自己名下的事業。什麼都沒了，就算是作假帳逃稅，也補不回一丁點損失。

「現在要去哪裡？」傑洛特看著那道煙柱問。讓黎明染上粉紅色彩的天空，被這道煙柱畫了一抹黑。「妳還想要找誰？奇莉。」

她看著他，而他馬上便後悔自己提了這個問題。一時間，他很想抱住她，希望能將她擁在雙臂中，緊緊抱住，撫摸她的頭髮。他想保護她，再也不要、永遠不要讓她一個人，不要讓她遇見不幸，不要讓她碰上會讓她想報復的事。

葉妮芙一句話也沒說。近來，她時常沉默。

「現在，我們去一個叫獨角村的村子。」奇莉十分平靜地說。「那個村的名字，是以一隻保護當地的獨角獸來命名。那隻獨角獸是用乾草紮的，只是個簡單、可憐又可笑的娃娃。我想要為之前發生過的事，給那邊的居民一點紀念……嗯，就算不是比較貴重的，至少也要是品味好一點的圖騰。我希望妳能幫我，葉妮芙，因為少了魔法……」

「我明白，奇莉。然後呢？」

「培雷普魯特沼澤。我希望可以在那裡找到……在那片沼澤裡找到一間小屋。在那間小屋裡，我們會找到一副屍骨，我想要這副屍骨能在莊嚴的墳墓裡好好長眠。」

傑洛特依舊沒有出聲，眼睛也還是盯在奇莉身上。奇莉毫不費力地接受他的眼光，接著說：

「然後，我們再去一個叫墩達瑞的村子。那邊的旅店大概已經被人燒了，我想店主人可能也已經被殺了。那都是我的錯。仇恨與復仇的慾望蒙蔽了我的雙眼，我想試著補償他的家人。」

「這種事，沒有辦法補償。」他說，眼睛依舊看著她。

「我知道。」她馬上回答，口氣很生硬，甚至有點微怒。「可是我會很謙卑地站在他們面前，我會把他們的目光好好記住。我希望，記下那些目光，可以讓我有所警惕，未來不再犯下類似的錯。你明白嗎？傑洛特。」

「他明白，奇莉。」葉妮芙說。「相信我們，女兒，我們兩個都非常明白妳。我們上路吧。」

馬群快速馳騁，好似具有魔力的狂風。一名路上的浪人驚覺二名騎士掠過，把頭抬了起來。貨車上的商人、逃避法律制裁的罪犯，都把頭抬了起來。因為支持不同政客，被另一群政客驅離自己土地，不得不移居他地的村民，抬起了頭。喜好觀光的旅人、逃兵、拿著拐杖的朝聖者，也一個個抬起頭。他們又驚又怕地抬起頭，不確定自己看見了什麼。

艾冰格與蓋索裡，開始流出一個傳說。關於「狂暴幽狩」的傳說，關於二名幽靈騎士的傳說。

入夜後，在飄著融化豬油與炒洋蔥香氣的屋室裡，在托兒所裡，在煙霧繚繞的旅店、酒館裡，在人丁稀少的小村落、焦油廠、森林聚落及邊界的守衛間，人們編織出一個又一個傳說。他們講述、流傳、虛構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關於戰爭，關於英雄與騎士，關於友情與義理，關於邪惡與背叛，關於永恆而真摯的關愛，關於永遠戰勝一切的真愛，關於犯罪與疏而不漏的懲罰，關於越來越顯公正的正義。

真相一如橄欖油，永遠會浮出水面。

他們一邊說著故事，一邊以故事為樂。故事的虛幻令他們開心。因為在他們四周、在他們生活裡發生的一切，都全然相反。

傳說不斷滋長。說書人說關於獵魔士和女巫的故事，關於燕之塔的故事，關於奇莉——臉上有道傷疤的獵魔士故事，關於凱爾佩——被施了魔法的黑母馬故事。

關於湖之主的的故事。

這是多年之後，過了許多、許多年之後才出現的故事。

不過現在這個時刻，傳說的種子似乎已在溫暖的雨後發芽，在人類心中慢慢滋長。

不知何時，五月已經來到。一開始是夜裡，當遠方亮起火星飛散、屬於五朔節的火光時，奇莉的情緒就變得詭異地亢奮。她跳上凱爾佩，往一座座的火堆奔馳而去。傑洛特與葉芙妮利用機會享受了片刻的獨處。他們身上的衣服只脫掉必要的部分，把襯有獸毛的皮大衣鋪在地上，享受魚水之歡。他們歡愛得十分急促，按著記憶中的方式，沒有交談，沒有半句話語。他們歡愛得十分迅速而粗糙，只想從對方身上汲取更多。

獲得滿足後，他們雙雙抖著身子，吻去彼此的淚水，訝異這種粗糙的歡愛過程能帶來如此大的幸福，感到訝異。

「傑洛特？」

「怎麼了，葉？」

「之前我……之前我們沒在一起的時候，你有過其他的女人嗎？」

「沒有。」

「一次都沒有？」

「一次都沒有。」

「你的聲音根本沒有一絲抖動，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相信你。」

「葉，我心裡想的，一直都只有妳。」

「現在我相信了。」

不知何時，五月已經來到。就連白天也散發著濃濃的五月氣息。蒲公英著起鮮黃衣裳，為草原妝點新色。果園裡，開了花的樹木變得又蓬又重。橡樹向來頗為穩重，不會急躁，依舊頂著又暗又禿的枝桠，但已經穿上一層薄薄的綠霧。而樺樹則在這枝桠間的空白，用新葉填上了一塊又一塊的嫩綠。

某一回，他們在長滿柳樹的盆地裡過夜時，一個夢境將獵魔士喚了起來。那是個惡夢，夢裡他全身麻痺、毫無防備之力，而一隻巨大的灰色貓頭鷹，張開腳爪犁過他的臉，用銳利的尖喙尋找他的眼珠。他醒了過來，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從一個惡夢，到了另一個惡夢。

他們營地上方有道亮光盤旋，馬兒見了那亮光，紛紛噴著鼻息走避。在那道亮光裡，可以看見某種像是室內的景象，某間以成排黑柱撐起的城堡大廳。傑洛特看見一張巨大的桌子，桌邊圍坐了十道身影。那是十個女人。他聽見她們的對話，零碎的片段。

……把她帶來我們這裡，葉妮芙。這是我們對妳下的命令。

妳們不能對我下命令。你們不能對她下命令！妳們沒有半點權力可以干涉她！

媽媽，我不怕她們。她們沒辦法對我怎麼樣。如果她們這麼希望的話，那我就站到她們面前。

……六月一日，在朔月那天集會。我們命令妳們兩個到場。我們要警告妳們，如果不照我們的意思做，妳們將會受到懲罰。

我馬上就到，菲莉帕。讓她再和他相處幾天吧。不要讓他一個人，只要幾天就好。我即刻就到，以一個自願的人質身分。

菲莉帕，實現我的請求吧。拜託。

亮光開始脈動。馬群瘋狂噴起鼻息，踏動腳蹄。

獵魔士醒了過來。這一回，他是真的醒了。

隔天，葉妮芙證實了他的擔憂。那是她與奇莉單獨聊了許久之後。

「我要走了。」她用冷淡的口吻直接道出重點。「我必須這麼做。奇莉會留下來和你一起，她會再待一些時候。之後，我會召喚她，所以她也會離開。再之後，我們三個會再相會。」

他點了點頭，心裡並不情願。他已經受夠老是沉默地點頭，受夠自己同意她說的一切、她決定的一切。不過，他還是點頭了。無論如何，他愛她。

「這件事，勢在必行。」她的聲音轉柔了些。「沒有辦法抗拒，也沒有辦法推延。這件事就是得解決。話說回來，我這麼做也是為了你，為了你好，尤其是為了奇莉好。」

他點了點頭。

「等我們再度相會，」她的聲音變得更為柔和。「我會為這所有一切獎勵你，傑洛特。包括你的沉默。我們之間，已經有太多沉默、太多無聲了。至於現在，抱我、吻我，不要再點頭了。」

他順了她的意思。無論如何，他愛她。

「現在要去哪？」葉妮芙消失在發光的橢圓傳送點裡後沒多久，奇莉冷淡地問道。

「去一條河……」傑洛特壓著從胸骨傳來，讓他無法呼吸的痛處回答。「去一條河的上游，那條河的叫三斯雷托爾。那條河會流到一個國家，而我一定要讓妳看看那個國家，因為那是個像童話一樣的國家。」

奇莉的臉色轉陰。他看見她把兩隻拳頭都握了個死緊。

「所有的童話故事，結局都不好。至於童話裡的國度，根本就都不存在。」她咬牙切齒地說。「存在。妳等著看吧。」

滿月後的隔天，他們看見了沐浴在綠意與陽光中的投散特；看見了一座座丘陵、山坡與葡萄園；看見了一座座在晨間細雨之後，閃閃發光的教堂塔頂。

這景色沒教人失望，而是讓人印象深刻。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哇，好漂亮啊！」奇莉驚艷地說。「天啊！那些城堡好像玩具喔……好像蛋糕上添了糖霜的裝飾……讓人好想舔一舔喔！」

「這裡的建築由法拉蒙德一手設計。」傑洛特導覽道。「等妳從近距離看博克勒的宮殿與花園，會有更深的感受。」

「宮殿？我們要去宮殿？你認識這裡的國王？」

「是公爵夫人。」

「那個公爵夫人是不是有綠色的眼睛？又黑又短的頭髮？」她尖酸地問，並透過額前的瀏海，仔細觀察他的表情。

「不是。」他簡潔回掉這個話題，並轉開了視線。「她的樣子和妳說的完全不一樣。我不知道妳腦子裡怎麼會有……」

「別管了，傑洛特，好嗎？所以那個公爵夫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像我剛才說的，我認識她。只見過幾次面。我和她不是很熟，也不是很……親近，如果這是妳想知道的事。不過，我和這裡的公爵，或者該說公爵候選人很熟。妳也認識他，奇莉。」

奇莉用馬刺撞了下凱爾佩，要牠在商道上原地踏步。

「不要吊我胃口了！」

「亞斯克爾。」

「亞斯克爾？和這裡的公爵夫人？怎麼可能？」

「這事說來話長。我們把他留在了這裡，留在情人身邊。我們答應過他會回來，等我們……」
他沉默了下來，情緒也跟著染上陰霾。

「你也沒辦法啊。」奇莉輕聲說。「傑洛特，不要折磨自己了。這不是你的錯。」
是我的錯，他心想。我的錯。亞斯克爾一定會問，而我必須回答他。

米爾娃、卡希、雷吉思、安古蘭。

命運之劍是雙面刃。

噢，天啊，這一切已經夠了。夠了。可以結束了吧！

「我們出發吧，奇莉。」

「就這身衣服？」她清了清嗓子。「去宮殿？」

「我不覺得我們身上的衣服有什麼不好。」他快速地說。「我們不是要去那邊呈遞國書，也不是要去參加舞會。和亞斯克爾見面，地點就算是馬廄也無所謂。」

傑洛特見她嘟起嘴巴，遂補充說：「我要先到鎮裡去，去銀行。我去領一些現款，而市集裡、布莊裡，有的是裁縫和禮帽師傅。妳可以在那邊買妳想要的東西，按自己的意思打扮。」

「你有，」她打趣地把頭一歪。「那麼多錢嗎？」

「妳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他又說了一次。「就算要買白鼬也行，還有翼蜥做的鞋子。我認識一個鞋匠，他應該還有這種庫存。」

「你靠什麼賺了這麼多錢？」

「靠殺戮。我們動身吧，奇莉。時間寶貴。」

傑洛特在奇安法內利的銀行分行裡匯了錢，開了信用狀，領了支票，還有一些現款。他寫了幾封信，要跟著往亞魯加河對岸的快速信差遞送服務一起送出去。殷勤好客的分行主管想請他吃午飯，但他禮貌地回絕了。

奇莉在街上等他，順便顧馬，而前一刻還空蕩蕩的街道，卻在下一刻擠滿了人。

「我們大概碰上什麼慶典了。」奇莉把頭撇向往市場那邊去的群眾。「可能是市集……」傑洛特快速看了一下。

「那不是市集。」

「哎……」奇莉站在馬鐙上觀望。「難道又是……」

「處決。」他說。「戰後最受歡迎的娛樂。奇莉，我們已經看過哪些處決罪犯了？」

「逃兵、叛國、臨陣脫逃等罪犯。」奇莉快速唸出一串。「還有經濟罪犯。」

「把發霉的乾糧提供給軍隊。」獵魔士點了點頭。「戰爭時期對商人來說，很容易惹上麻煩。」

「他們不是要處決商人。」奇莉用韁繩拉住凱爾佩，因為這馬兒已經開始往如麥浪般擺動的人群裡鑽。「你看，水溝上蓋了絨面呢，劊子手的頭套也又新又乾淨。他們要處決的可能是重要人物，身分至少是個男爵，所以應該還是和臨陣脫逃有關。」

「投散特沒有軍隊與敵軍作戰。不，奇莉，我想還是和經濟有關。他們要處決的，可能是某個在他們的葡萄酒交易裡動手腳的人，而那可是這裡的經濟支柱。我們走吧，奇莉。不要看這個。」

「走？要怎麼走？」

的確，繼續往前走是不可能了。他們甚至沒注意到，自己是怎麼被卡在往廣場聚集的群眾裡。他們已經深陷人群之中，不可能到得了廣場的另一邊。傑洛特喃喃咒罵了聲，然後看了下四周。不幸的是，現在掉頭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不斷湧進廣場的人浪，已經把他們身後的巷子塞得水洩不通。人群像流水般推著他們移動了一會，不過當一票戟兵將斷頭台圍住後，成堆的人們便紛紛往後退，停住了騷動的人浪。

「他們來了。」有人大聲嚷著，然後群眾間湧起了一波波的喊叫聲。「他們來了！」

馬蹄與囚車的聲音，被群眾熊蜂似的低鳴聲給蓋過。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看見一輛雙頭馬車從窄巷出來，而站在馬車上吃力地維持平衡的是……

「亞斯克爾……」奇莉哀聲道。

傑洛特突然覺得很糟糕，非常糟糕。

「那是亞斯克爾。」奇莉又說了一次，聲音聽來不甚自然。「對，是他。」

這不公平，獵魔士在心裡想著。這非常、該死地不公平。不可以是這樣，不應該是這樣。我知道我的想法既蠢又天真，以為自己在哪件事或哪個時間點上，扮演了關鍵角色；以為自己影響了這個世界的命運；以為這個世界會報答我。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很天真，好吧，很大……這我都知道！不用一直說服我去相信這一點！不用把這點證明給我看！尤其是用這種方式……

這不公平！

「那不可能是亞斯克爾。」他看著小魚兒的鬚毛，悶聲說。

「那是亞斯克爾。」奇莉又重複了一次。「傑洛特，我們得做點什麼才行。」

「要做什麼？」他苦澀地問。「告訴我，要做什麼？」

幾名步兵將亞斯克爾拉下車，但態度卻意外地客氣，一點都不粗魯，反倒很是尊敬，而且他們能力所及，最為尊敬的態度。他們在登往斷頭台的階梯前，為他解開了雙手。詩人態度輕率地抓了抓後臀，不疾不徐地踏上階梯。

其中一階突然發出聲音，用去了皮的木棍搭成的扶把變了形。亞斯克爾好不容易才維持住平衡。

「該死！」他大叫。「這應該要修一修吧！你們等著瞧吧，總有一天會有人在這階梯上摔死！到時候你們就慘了！」

兩名身穿無袖皮衣的劊子手助手，在斷頭台上接過亞斯克爾。劊子手是一名肩膀寬得像城堡堡壘的男子，他透過頭罩上的開口，看著即將受刑的對象。他的身旁站了一個人，衣著華貴卻一身喪黑，臉上的表情也哀悼。

「博克勒這一帶的仕紳與居民啊！」那人把羊皮卷攤開，用哀悼的口氣唸出上頭的文字。「我在此宣布，德萊騰霍子爵尤里安。阿弗雷德。潘克拉茲，別號亞斯克爾……」

「潘克拉茲什麼？」奇莉小聲問道。

「根據公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認定其所有被指控之重大犯罪：侵害、妨礙風化、冒犯君主與叛國等罪行，皆為屬實。更甚者，其以作偽證、寫諷刺文、誹謗與造謠等方式玷污貴族尊嚴，以及行為放蕩、不符本地風情之尋歡作為——亦即狎玩娼妓，皆有憑有據。因此，本庭判定尤里安什麼、什麼子爵須受懲罰。一者，刪除紋章——將其徽紋以一道黑線斜畫。二者，徵收其所有物、土地、財產、樹林、森林、城堡、宮殿……」

「城堡、宮殿？不會吧？」獵魔士驚訝問道。

亞斯克爾毫無所謂地哼了一聲。他臉上的表情清楚寫著，法庭徵收他財物這事，把他逗得很開心。

「三者，亦即主要刑罰，依前述罪行處以馬拖行、車輪刑與分屍。治理我們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投散特開明的公爵夫人殿下與博克勒城的主人，決定將刑罰減輕為斬首。就讓正義得到伸張吧！」

人群間出現零星的叫喊。站在第一排的女人開始惺惺作態假意哀號。人們將孩子抱到手上或舉到肩上，免得他們錯過這場好戲的任何細節。劊子手的助手們把一塊樹幹滾到斷頭台的中央，然後在上頭蓋了塊餐巾布。現場有點小混亂，因為他們發現接首級用的柳籃，不知被誰給偷了，不過他們很快便找到了另一個籃子。

斷頭台下，四名街頭混混各自攤開了一塊布要接血。這樣的布在當時是很搶手的紀念品，可以賣得不少錢。

「傑洛特。」奇莉沒有把頭抬起。「我們得做點什麼……」
他沒有回應。

「我想向群眾說些話。」亞斯克爾驕傲地宣告著。

「請盡量簡短，子爵。」

詩人站在斷頭台邊，舉起雙手。群眾開始竊竊私語，然後安靜了下來。

「喂，各位！」亞斯克爾喊道。「你們怎樣啊？過得好嗎？」

群眾啞然無聲，一直到過了一會，較遠處的某人才答道：「唔，還可以啦。」

「這樣就好。」詩人點了點頭。「這樣我就很高興了。好，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

「劊子手先生，做你該做的事吧！」一身喪黑的那人用著做作的語氣說。

劊子手往亞斯克爾走去，並根據古老的傳統，單膝跪在受刑人面前，然後低下了戴面罩的頭。

「好心人，原諒我吧。」他弔喪般地請求道。

「我？」亞斯克爾感到奇怪。「原諒你？」

「嗯。」

「不可能。」

「啊？」

「我這輩子都不可能原諒你。不然，你說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你們都看見了，這個丑角！等一會就要砍我的頭，而我卻要饒恕他？你們這是在取笑我還怎樣？在這種時候？」

「先生，您怎麼可以這樣？」劊子手感到困擾了。「這明明就是法律定的啊……而且通常……受刑人都應該要原諒劊子手啊。好心的先生！不要懲罰我，寬恕我的罪過吧……」

「不要。」

「不要？」

「不要！」

「我不要砍他的頭。」跪在地上的劊子手，一邊起身，一邊陰鬱地說：「叫他原諒我吧，這人真是的，不然事情進行不下去。」

「子爵大人。」那一身喪黑的監斬官，抓住亞斯克爾的手肘。「請不要讓我們難做事，人們都聚集在這裡了，大家都在等。您就原諒他吧，他都已经這麼有禮貌地請求了……」

「我不原諒他，就這樣！」

「劊子手先生。」官員靠近劊子手，說：「您就直接砍了他的頭，不要求他原諒呢吧？我會好好酬謝您的……」

劊子手一話不說，攤出了一隻煎鍋大的手。官員嘆了口氣，從錢囊裡抓了一把錢幣出來放在他手上。劊子手看了看那堆錢幣，然後收緊拳頭，眼底亮起一道不祥光芒。

「好吧。」他一邊把錢收好，一邊朝詩人說：「固執的先生，您跪下吧。壞心的先生，您把腦袋擱在那塊樹幹上吧。如果想要，我也可以挺壞心的。您呢，我本來可以砍一下的，現在我就砍個兩下吧。或者砍三下。」

「我原諒你！」亞斯克爾哀叫著。「我寬恕你！」

「謝謝。」

「既然他原諒了，那您就把錢還我吧。」監斬官鬱鬱說。

劊子手轉過身，舉起斧頭。

「尊貴的大人，您別和刑具靠這麼近。」他用不祥而冷漠的聲音說。「畢竟您也知道，刀劍可是不長眼的。」

官員聞言，趕忙往後退了好幾步，差點沒掉下斷頭台去。

「這樣可以嗎？」亞斯克爾跪下來，把脖子伸到樹幹上。「劊子手先生？喂，劊子手先生？」

「幹嘛？」

「您剛剛是開玩笑的，對吧？您會一次就砍好吧？一刀斃命？嗯？」

劊子手的眼睛一亮，不懷好意地粗聲說：「您到時候就知道了。」

人潮突然波動，讓出了一條路。一匹嘴冒白沫的馬兒，載著一個人跑進廣場。

「刀下留人！」那騎士大喊著，手裡不停揮動一只蓋滿紅章的巨大羊皮卷。「停止行刑！我給受刑人帶特赦來了！」

「又來了？」劊子手放下舉起的斧頭，低吼道：「又是特赦？煩不煩啊？」

「特赦！特赦！」群眾大喊。第一排的女人開始更大聲地假哭。有不少人——主要是年輕人——吹起口哨、喝倒彩，表示反對。

「各位尊貴的仕紳與居民，請靜一靜！」一身喪黑的官員一邊吼著，一邊打開了羊皮卷。「這是親愛的安娜·痕莉夜塔殿下的心願！以其無可斗量的寬宏之心，也為了響應據說已在琴特拉簽訂的和平協議，我們親愛的殿下決定饒恕德萊騰霍子爵尤里安·阿弗雷德·潘克拉茲，別號亞斯克爾的罪過，並赦免他的刑罰……」

「我的伶鼬小心肝。」亞斯克爾勾起一彎大大的微笑說。

「……同時命令該德萊騰霍子爵尤里安·潘克拉茲什麼、什麼，即刻離開投散特公國的首都與國界，永世不得返回，因為親愛的殿下已不樂見其出現，並且連看都不願意看！您可以走了，子爵。」

「那我的財產呢？」亞斯克爾嚷著。「嗯？我的所有物、樹林、森林和城堡，你們都可以留下，不過你們這些殺千刀的，把我的魯特琴還來，還有我的飛馬、一百四十塔拉又八十赫勒、那件

襯浣熊毛的披風、戒指……」

「閉嘴啦！」傑洛特一邊吼道，一邊用馬開路。人群罵聲連連、不情不願地讓出空間。「閉嘴，快下來這裡，你這個蠢蛋！奇莉，開路！亞斯克爾！你聽見我說的話沒？」

「傑洛特？是你嗎？」

「不要問，快下來就對了！過來我這裡！上馬！」

他們穿出人群，沿著窄巷狂奔，由奇莉打頭陣，傑洛特與亞斯克爾騎小魚兒跟在後面。

「幹嘛這麼急？」吟遊詩人從獵魔士的背後出了聲。「又沒有人追我們。」

「現在沒有，不過你的公爵夫人喜歡改變主意，馬上就會撤回剛才決定的事。你老實說，是不是早就知道會有特赦了？」

「不，我不知道。」亞斯克爾含糊地說。「不過我承認自己的確在指望特赦。小伶鼬是個可愛的小心肝，而且心腸很好。」

「你該死地別在那邊小伶鼬來、小伶鼬去了。你才剛僥倖逃過冒犯君主罪，現在又想當累犯嗎？」

吟遊詩人閉上了嘴。奇莉停下凱爾佩等他們，等他們追上來後，她看見亞斯克爾正在擦眼淚。

「呃，你……」她說。「你……潘克拉茲……」

「上路。」獵魔士催促著。「我們離開這個城市和這個美麗公國的國界吧，不然等一下又要出事了。」

就在他們幾乎騎到投散特的邊界，已經可以看見光禿山勾爾勾那峰的地方時，一名公國信使追了上來，身後還拖著上了鞍、載著亞斯克爾的魯特琴、披風與戒指的飛馬。有關一百四十塔拉又八十赫勒的問題，信使直接當耳邊風，而詩人要他代送親吻給公爵夫人的請求，他則是端著一張石臉聽完。

之後，他們騎馬往三斯雷托爾河的上游去，那裡河貌呈現的，是條涓細而活潑的溪流。

他們繞過貝爾哈文，在奈維谷裡，一處獵魔士與詩人都記得的地方紮營。

亞斯克爾一路憋著，沒有提出任何問題。不過，他們最終還是把這段時間所發生過的一切都說給他聽。等他們說完之後，就只剩長了膿包的傷口般，糟糕、沉重的寂靜，而他們就在片寂靜中，默默地陪著他。

隔日中午，他們已到了列得布魯內附近的斯托基。這一帶氣氛很祥和，治安良好，人們過著踏實的生活，也很樂於助人。這裡讓人覺得很有安全感。

到處都是掛滿屍首的絞刑架。

他們繞過城市，往安葛拉之谷去。

「亞斯克爾！」傑洛特直到現在，才注意到一件他早該注意到的事。「你那根寶貝管子！你那些幾個世紀的詩！那個信使沒有帶到！都留在投散特了！」

「對，都留在那裡了。」詩人無所謂地附和。「全留在小伶鼬的衣櫥裡，壓在一堆禮服、底褲與馬甲下。就讓它們永遠擱在那邊吧。」

「你要不要把話講清楚？」

「有什麼好講的？我在投散特裡有很多時間，把我寫的東西都仔細讀過了。」

「然後呢？」

「我會再寫一次，重新寫。」

「我懂了。」傑洛特點了點頭。「簡單說，就是你當情人的功力和你寫作的功力一樣，都不怎樣。說得更白一點，什麼事被你碰到，都會搞砸。你的《半世紀》還能再改、再重寫，就表示你和安娜莉夜塔公爵夫人也一樣，都沒搞頭了。被人掃地出門的大情聖，我呸。對，就是這樣，不用裝出那種表情！你命中註定，當不了投散特的公爵，亞斯克爾。」

「我們走著瞧。」

「不用算我一份，我連瞧都不想瞧。」

「也沒人要你瞧。不過我告訴你，小伶鼬有一副善解人意的好心腸。對，她是有些激動了，因為她抓到我和尼庫男爵家的年輕小姐……不過她現在一定已經冷靜下來了！明白男人天生就不是專一的生物。現在，她一定已經原諒我了，在等我……」

「你真是蠢得無可救藥。」傑洛特說，而奇莉則大力點頭，表示自己也注意到這一點。

「我不要再和你們討論這些。」亞斯克爾宣示性地說。「再說，這種事是很私密的。我要再跟你們說一次——小伶鼬會原諒我。我會為她寫一首歌謠或十四行詩，然後寄給她，而她会……」

「亞斯克爾，拜託你行行好吧。」

「噢，和你們真的沒什麼好說的。來吧，我們上路了！飛馬，衝啊！飛躍的白蹄，衝啊！」就這樣，他們上路了。

那是五月的事。

「因為你，」獵魔士怪罪道。「因為你這個被人掃地出門的大情聖，我也得像個強盜、像個被驅逐出境的人，從投散特逃出來。我甚至來不及去見……」

「見芙琳吉拉。薇果？反正你橫豎也見不到。她在你們出發沒多久，一月的時候，就已經走了。就這麼消失了。」

「我不是在講她。」傑洛特看見奇莉好奇地拉長了耳朵，清了清嗓子。「我想見的是列那。我想把奇莉介紹給他認識……」

亞斯克爾將目光釘在了飛馬的鬃毛上。

「列那。德布瓦，弗倫，」他喃喃道。「在差不多二月底的時候，到韋得塔崗樓附近的切爾彎特薩隘口，和游擊兵作戰，喪了命。安娜莉夜塔在他死後，頒了一個勳章給他……」

「閉嘴，亞斯克爾。」

亞斯克爾非常乖順地閉上了嘴。

時間依舊是五月天，屬於五月的氣息也愈發濃烈。

草原上，蒲公英的鮮黃花朵已不見蹤跡，取而代之的，是一團團蓬鬆的毛球，顏色是不乾淨的白，而且轉瞬即逝。

到處都是綠油油的景象，氣候十分暖和。空氣凝滯而悶熱，黏膩得像一碗菜肉羹【註】。

五月二十六日，他們過橋跨越亞魯加河。那座橋又新又白，散發著樹脂氣味。水裡和岸邊可見一根根舊橋殘留下來，已焦黑成炭的木樁。

奇莉開始顯得不安。

對於她的轉變，傑洛特心裡有數。他知道她的打算，知道她的計畫，知道她與葉妮芙的約定。他已經準備好了。即便如此，一想到分離在即，依舊刺痛了他的心，就好像原本在他的胸口中、在他的身體裡、在他的肋骨底下，睡了一隻凶惡的小蠍子，現在突然醒了過來。

在科普橋夫尼查村外的岔路口，一間被火燒燬的酒館遺址後頭——話說回來，那場火起碼是一百年前的事——有一棵枝桠茂盛的夏櫟，在春天時分的現在，掛滿了細小的花苞。這棵樹的枝幹十分巨大，而且垂得頗低，附近一帶、甚至是遠從斯帕拉來的人們，都會在上頭掛上木片或告示牌，內容五花八門。由於這棵樹肩負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大任，因此得了「好壞消息樹」的稱號。

「奇莉，從那一邊開始。」傑洛特一邊下馬，一邊分派工作。「亞斯克爾，你從這邊開始看。」

一陣風吹來，掛在粗枝上的木片紛紛晃動，碰撞出聲。

通常在戰爭過後，樹上的訊息主要都是尋找失散的家人。有不少是「回來吧，我們原諒你」這類的訊息，也有不少是關於附近城鎮的色情按摩與類似服務的訊息，還有不少是貿易相關的訊息與廣告。有以愛為名的通訊聯繫，有熱心人士的舉發函與匿名信。還有一些木片上，記載了寫作者的哲學觀，內容不知所謂與下流齷齪的程度，簡直教人瞠目結舌。

「哈！」亞斯克爾叫道。「拉斯布爾堡急徵獵魔士，這裡寫著，保證酬金高，提供奢華住宿、美味佳餚。傑洛特，你要接嗎？」

「當然不要。」

他們在找的訊息，讓奇莉給找著了。

而就在那時候，她向他坦白了他等待已久的事。

「傑洛特，我要去凡格爾堡。」她又說了一次。「不要擺出這種表情。你明知道，我沒得選。葉妮芙叫我去的，她在那裡等我。」

「我知道。」

「你要去利維亞，去和人碰面，那個你到現在還是當成祕密……」

「驚喜。」他打斷她。「是驚喜，不是祕密。」

「好吧，驚喜。而我在凡格爾堡，會把該做的事都做好。六天之後，我會帶著葉妮芙，兩個人一起去利維亞。跟你說了，不要擺出這種表情。還有，我們也不要好像幾世紀都見不到了那樣道別。只有六天！再見了。」

「再見，奇莉。」

「利維亞，六天之後。」她一邊轉向凱爾佩，一邊再說了一次。

她一出發，就是策馬狂奔，很快便消失，而傑洛特覺得好像有一隻可怕、冰冷、尖銳的爪子，掐緊了他的胃。

「六天。」陷入沉思的亞斯克爾重複道。「從這裡到凡格爾堡，再回頭去利里亞……加起來將近兩百五十哩……這不可能啊，傑洛特。當然，那女孩騎她那匹鬼魅般的母馬，可以像信使那樣快速來去，比我們要快上三倍，理論上來說，非常理論上來說，那匹魔鬼馬是可以在六天內跑這樣的距離。不過，就算是魔鬼馬，也得休息，而奇莉要辦的那件神祕事，也會花上一些時間。也就是說，不可能……」

「對奇莉來說，」獵魔士緊抿雙唇。「沒有辦不到的事。」

「難道……」

「她已經不是你知道的那個女孩了。」他厲聲打斷他。「不是那女孩了。」

亞斯克爾沉默了良久。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閉嘴，什麼都別說。拜託你了。」

五月來到尾聲。朔月漸近，月輪縮得又窄又細。他們騎著馬，朝地平線上看見的山群前進。

一路上的風景是標準的戰後模樣。一片片田野間，都莫名長出墳塚與墓碑。鬱鬱蔥蔥的春草間，被頭顱與骷髏點綴得東一塊白、西一塊白。一具具屍首吊在路旁的樹上，一個個的悽苦人坐在路邊等著餓死。一隻隻的野狼坐在森林邊，等著悽苦人不支倒地。

火舌肆虐過的焦黑之地，寸草不生。

只剩焦黑煙囪的鄉村與田屯紛紛重建，鐵鎚敲打聲與木鋸推拉聲不絕於耳。廢墟的不遠處，村姑們用鋤頭在焦黑的土地上挖出坑洞。她們當中，有些拖著耙與犁，而權當橫木的織帶，深深嵌在她們枯瘦的臂膀中。孩子們在挖過的土壤裡，捕捉金龜子幼蟲與蚯蚓。

「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亞斯克爾說。「這裡好像不太對勁。少了什麼……你沒有一樣的感覺嗎？傑洛特。」

「啥？」

「這裡有個地方不正常。」

「這裡沒有一個地方是正常的，亞斯克爾。沒有。」

這夜很暖、很黑，感受不到絲毫氣流。遠處落下的道道閃電轉瞬即逝，為夜色點上短暫的亮光；一聲聲低語般的悶雷，讓這夜顯得不甚平靜。露宿野外的傑洛特與亞斯克爾，看見西邊地平線上開出一朵泛著紅光的焰花，那地點離他們不是很遠。一陣風颳起，將焦臭吹了過來。不單如此，那陣風還帶來了一道道聲音，不管他們想或不想，被殺害者的慘叫聲、女性的哀號聲，還有盜匪放肆而勝利的吼叫聲，全都傳進了耳朵裡。

亞斯克爾一句話也沒說，但動不動便一臉驚恐地瞧向獵魔士。

獵魔士連動也沒動，甚至沒有轉頭，而他的臉看起來，像是鐵青的。

早上，他們繼續上路，甚至沒去看森林上方升起的那縷細煙。

之後，他們碰上了一行村民。

那群村民排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走著，速度很慢，每個人都帶著一個小小的包袱。他們在絕對的無聲中走著，人群裡有男人、青年、女人與小孩。他們就這麼走著，沒有不滿，沒有哭泣，沒有半點抱怨，沒有叫吼，沒有沮喪失望。

所有的叫吼與失望都寫在了他們眼中，寫在這些被傷害的人們，這些被搶、被打、被驅逐的人們，那一雙雙空洞的眼中。

「這些是什麼人？」監督這行徒步民眾的軍官有雙凶惡的眼睛，但亞斯克爾卻毫不在意地問：「你這麼死命趕的這群人，都是些什麼人啊？」

「他們是尼夫加爾德人。」從鞍上俯瞰他的總督代理沉聲回應。這白裡透紅的小伙子，最多見過十八年春景。「這些是尼夫加爾德的屯民。他們像一群蟑螂一樣跑到我們的土地上！所以我們也把他們當作蟑螂給掃出去。他們在琴特拉作了這樣的決定，也寫在了和平條約裡。」

他壓下身，啐了一口，挑釁地看著亞斯克爾與獵魔士說：

「而我，要是讓我來決定，就不會讓他們活著離開這裡。一群寄生蟲。」

「而我，要是讓我來決定，就會放他們一馬，讓他們安安靜靜在農場生活。我不會把好農民趕出國，反倒會高興自己的國家農業發達，讓我有東西吃。」一名士兵看向自己的領袖說。奇怪的是，他的眼裡看不見半分敬重。

「中士，您真是蠢得像豬一樣。」總督代理低吼道。「他們可是尼夫加爾德人啊！語言和我們不一樣，文化和我們不一樣，血緣也和我們不一樣！我們在這邊高興農業發達，他們心裡可正養著毒蛇。這些人都是胳膊往外彎，隨時都會從背後捅我們一刀。難道您以為我們跟黑衣軍之間，已經可以世世代代都相安無事？不，就讓他們走，去他們來的地方……喂！大兵！那邊有一個有推車！把它拿走，快！」

士兵執行這道指令的方式顯然過於嚴苛，不只用上棍子與拳頭，還加上鞋跟。

亞斯克爾清了清嗓子。

「您怎樣？看不順眼是吧？」毛還沒長齊的總督代理，把他從頭到腳打量了番。「莫非您有戀尼夫加爾德癖？」

「眾神啊，請眷顧他們吧。」亞斯克爾嚥了口唾沫。

從他們旁邊經過的女人和小孩，個個眼神空洞，有如行屍走肉，衣著破損，臉龐青腫，大腿和小腿的血管清楚可見。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必須扶扶撐撐，才能繼續行走。亞斯克爾看了下傑洛特的表情，一陣寒意馬上刷過他的背脊。

「我們該上路了，再會。」他含糊說道。「再會了，各位軍人先生。」

「再會，兩位旅人先生。」那士官向他們道別。總督代理連頭都沒回，一心盯著有沒有哪個屯民的行李，超過琴特拉和平協議所允許的範圍。

那行屯民繼續走著。

一名女子充滿痛楚的絕望尖叫，一聲又一聲地傳來。

「傑洛特，不要。」亞斯克爾哀叫道。「求求你，什麼都別做……不要去蹚這渾水……」

獵魔士把臉轉向他，但這卻是亞斯克爾所不認識的一張臉。

「不要去蹚渾水？」他重複道。「去干涉？去救人？為某些高貴的原則或理念賭上腦袋？喔，不，亞斯克爾，我已經不再這麼做了。」

某個不甚平靜，遠處閃著電光的夜裡，獵魔士又一次從夢裡醒來。這一回，他同樣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從一個惡夢，直接進到了另一個惡夢。火堆餘燼中，再度燃起忽明忽暗的亮光，驚動了馬匹，而那片亮光之中，有座城堡、黑色的廳柱、一張桌子。桌前坐著一群女子。

有兩名女子不是坐著，而是站著。一個黑白，一個黑灰。

那是葉妮芙與奇莉。

獵魔士在睡夢中發出了呻吟。

先前葉妮芙極力反對她著男裝是對的。要是奇莉穿得像個男孩，現在在這裡，在這間大廳裡的她，面對那票有備而來、全身首飾叮噹響的女人，肯定會覺得自己很愚蠢。她很高興自己接受葉妮芙的建議，穿上黑灰搭配的服裝，而當她感覺到一雙雙全然贊同的目光，落在她的開口蓬袖、高腰設計，還有鑲著一小朵玫瑰鑽飾的絲絨帶上時，一股喜悅油然而生。

「請靠近一點。」

奇莉微微顫了一下，而這不單單只是因為那聲音。看來，還有一件事，葉妮芙也是對的——她建議她不要穿低胸的衣服，然而奇莉還是固執己見。現在的她，只覺得胸前涼颼颼的，整個胸脯爬滿了雞皮疙瘩，幾乎連肚臍都有。

「再靠近一點。」那名黑髮、黑眼的女子又說了一次。奇莉知道她，記得自己在塔奈島上見過她。雖然葉妮芙和她說過在蒙特卡佛會見到誰，也把她們都描述給她聽，教會她所有人的名字，不過奇莉馬上就在腦中為這名女子取了「貓頭鷹女士」這個綽號。

「歡迎來到蒙特卡佛的女巫會，奇莉小姐。」貓頭鷹女士說。

奇莉行了個禮，就像葉妮芙建議的那樣，很有教養，但比較偏向男性的方式，沒有女性特有的點蹲，也沒有謙卑地斂下眼神。面對特瑞絲。梅莉戈德真誠、溫暖的笑容，她也報以微笑。對於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友善的眼神，她用稍微加重的頷首回應。至於其他八對銳利的目光，即使有如不斷朝她鑽旋而來的螺旋鑽，有如不斷朝她扎刺的尖矛，她還是全都承受了下來。

「請坐。」貓頭鷹女士擺出王者風範的手勢。「不，不是指妳，葉妮芙！只有她。妳，葉妮芙，並不是受邀而來的客人，而是被召來面對審判，為妳的罪過接受懲罰。在女巫會還沒對妳的命運做出決定前，妳都得站著。」

從那一瞬間起，對奇莉來說，已經沒有以禮相待的必要。

「這樣的話，我也站著。」她用著不小的音量說。「我在這裡的身分，也不是什麼客人。我也被召來這裡，聆聽我的命運，這是第一點。而第二點，葉妮芙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請容我說一句，她怎樣，我就怎樣，不可能分開處理。」

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看著她的眼睛，露出微笑。低調、高雅、鼻尖微勾，擺明就是尼夫加爾德人，不會是其他民族的那名女子——阿西蕾。法。阿娜西得，以手指規律地敲著桌面，點了點頭。

「菲莉帕，」脖子上纏著銀狐圍巾的女子出了聲。「我想，我們不須如此謹守原則。至少不須是在今天，在這個時刻。這是女巫會的圓桌會議。在這張桌前，我們都是平起平坐。就算今天我們其中一個人要接受審判，我想我們所有人都可以同意……」

她沒把話說完，只用眼神掃過其他的女巫，而那些女巫——馬格麗塔、阿西蕾、特瑞絲、莎賓娜、葛雷維席格、凱拉。梅茲，以及兩位精靈——都接連點頭表示同意，只有第二名尼夫加爾德女巫，也就是擁有一頭烏髮的芙琳吉拉。薇果，不動如山地坐著，臉色非常蒼白，目光則是一直放在葉妮芙身上。

「那就這樣吧。」菲莉帕。愛哈特揮了下戴著戒指的手。「所以，妳們兩個都坐下吧。雖然我反對，不過女巫會的團結勝過一切，女巫會的利益大過一切、凌駕一切。只有女巫會才是全部，其他的都沒有意義。我希望，妳明白這一點，奇莉。」

「非常明白。」奇莉一點也不打算斂下目光。「尤其是，我就是那沒有意義的人。」美得不可方物的精靈女子法蘭西絲。芬妲芭兒，發出銀鈴般的清脆笑聲。

「恭喜妳，葉妮芙。」她用好像具有催眠魔力、音韻十足的聲調說。「我認得這傑出的特質，我認得這塊金字招牌，我認得這是誰一手調教出來的。」

「要想認得，一點都不難。」葉妮芙炯炯有神的目光，掃過了在場的人。「因為，這是緹莎亞。德芙利斯教的。」

「緹莎亞。德芙利斯已經不在了。」貓頭鷹女士平靜地說。「這桌前坐的，沒有她。緹莎亞。德芙利斯已經死了，該難過的都已經難過過了，該哭的也都已經哭過了，而這件事同時也成了一個審查的契機、一個轉捩點。因為新的時代已經出現，新的世代已經降臨，該是做出重大轉變的時候了。而妳，奇莉，曾是琴特拉奇莉拉的妳，命運在這些轉變中，為妳安排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妳一定已經知道，那是怎樣的角色。」

「我知道。」奇莉怒吼道，不理會葉妮芙制止的嘶聲。「維列佛茲已經向我解釋清楚了！而且是一邊準備把一根玻璃注射器插進我的兩腿間，一邊解釋的。如果我的命運該是這個模樣，那我只能敬謝不敏了。」

菲莉帕的一雙暗瞳中簇起冷焰，不過出聲回應奇莉的，卻是夕樂。德唐卡維勒。

「孩子，妳還有很多事要學。」她一邊說道，一邊將頸上的銀狐圍巾纏好。「就我所見所聞，妳也得拋開許多事情，這得妳自己來，又或是藉由旁人的幫助。看得出來，最近這段時間，妳學到許多不好的知識，也肯定認知和體悟到什麼是惡。現在，妳在妳那股孩子氣的憤怒中，拒絕去認識善，而且否定善意與本身。妳像隻刺蝟，豎起全身的刺，不懂得去分辨為妳好的人是誰。妳口出惡言，像隻小野貓一樣伸出爪子，讓我們沒得選擇，只能拎起妳的背頸。而我們會這麼做的，孩子，不會有半點遲疑。因為我們比妳年長，比妳聰明，知道以前和現在發生的事，也知道許多將來會發生的事。我們會拎起妳的背頸，小貓兒，好讓妳在不久之後，以一個有經驗、有智慧的母貓之姿，坐到這裡，坐到這張桌前，和我們在一起，成為我們的一分子。不！一個字都別說！夕樂。德唐卡維勒在說話的時候，連想都不要想打岔！」

科維爾女巫的聲音突然凝聚在桌子上方，宛如一把在鐵上磨割的刀子，十分銳利，十分具穿透性。不單是奇莉縮起了身子，甚至連女巫會的其他女巫也微微震了一下，縮起脖子，嗯，菲莉帕、法蘭西絲與阿西蕾例外。還有葉妮芙也是。

「妳認為自己之所以會被叫來孟特卡佛，是要宣判妳的命運，這樣想的確沒錯。」夕樂一邊說道，一邊調整圍巾。「但妳認為自己無足輕重，卻是錯了。因為，妳就是一切，是世界的未來。當然，在這個當下，妳還不知道這一點，也不明白這一點。在這個當下，妳是隻受了驚而哼哼叫的貓兒，一個歷經創傷的孩子，在每個人身上都看見恩菲爾。法。恩瑞斯，或手裡拿著受精器的維列佛

茲。而現在，在這個當下，跟你解釋你想錯了，說我們是為你好、為這個世界好，也沒有意義。適合這種解釋的時機將會到來，總有一天會到來。現在，氣呼呼的小姑娘，反正妳也不想聽理智的聲音，不管我們現在說什麼，妳都會用妳那孩子氣的固執，以及動不動就大小聲的不講理而馬上反駁。所以，現在妳會讓人就這麼拎著背頸。我說完了。菲莉帕，把這女孩的命運告訴她吧。」

奇莉坐得直挺挺的，撫摸著椅子扶手末端的斯芬克斯頭部。

「妳，」貓頭鷹女士打破凝重而死寂的沉默。「會與我和來自科維爾的夕樂，一起去科維爾王國的夏都朋凡尼斯。由於妳已經不是什麼來自琴特拉的奇莉拉，晉見國王的時候，妳的身分會是由我們照顧的魔法學徒。妳會在晉見典禮上認識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國王、真正的王室血脈——艾斯特拉德。迪森。妳會認識他的妻子祖雷卡王后——一個擁有異常高貴與和善之心的人。妳也會認識這對王家眷侶的兒子——譚克雷德王子。」

開始明白這一切的奇莉，大大張開了自己的雙眼，而這一點，貓頭鷹女士注意到了。

「對。」她說。「妳的首要任務，就是讓王子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妳會成為他的情婦，為他生下一個孩子。」

「如果妳依舊是琴特拉的奇莉拉，」菲莉帕在隔了一段時間後說。「如果妳依舊是芭維塔的女兒和卡蘭特的孫女，我們就會把妳變成譚克雷德明媒正娶的妻子，他的王妃，然後是科維爾與波維斯的王后。但不幸的是，命運要妳一無所有，就算是未來也一樣，而我是真心為妳感到遺憾。妳只會是他的情人、他的侍妾。」

「只有稱謂與頭銜是這樣。」夕樂插嘴道。「因為在實質上，我們會盡量讓妳待在譚克雷德身邊，擁有王妃的地位，之後甚至可以媲美王后。當然，在這件事上，少不了妳的幫助。譚克雷德必須要渴望妳待在他的身旁，不管白天或夜晚。我們會教妳如何喚起這樣的渴望，不過這一切會不會全是枉然，取決於妳。」

「基本上，這些都是小細節。」貓頭鷹女士說。「重點是，妳要盡快懷上譚克雷德的孩子。」
「哼，當然。」奇莉不滿地說。

「妳和譚克雷德的孩子，」菲莉帕那雙幽暗雙眸依舊直盯著她。「會由女巫會保證他的將來與地位。妳有權知道，我們所指的，是真正的大事。話說回來，妳將會參與其中，因為一旦誕下子嗣，妳將會開始參與我們的集會。妳會開始學習。今天的妳可能還無法明白，但妳是我們的一分子。」

「在塔奈島上，」奇莉克服緊鎖的喉頭。「您稱我為怪物，貓頭鷹女士，而今天您卻對我說，我是妳們的一分子。」

「這兩者並不衝突。」艾妮得安葛雷娜——來自山谷的雛菊那淙淙流水般，富有音韻的聲音響起。「我們，梅盧內得，都是怪物。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作為一個怪物而存在。我說的沒錯吧，貓頭鷹女士？」

菲莉帕聳了聳肩。

「妳臉上那道難看的疤，我們會用幻術遮掉。」夕樂再度出聲，而且作勢不在意地，好像只專心在自己的圍巾上。「而我向妳保證，譚克雷德·迪森一見到妳，就會對妳瘋狂著迷。得幫妳編一個基本背景。奇莉拉是個好聽，而且也不算少見的名字，沒必要為了隱藏身分而捨棄，但是得給妳一個姓氏。要是妳打算用我的，我也不會反對。」

「又或者是我的。」貓頭鷹女士勾起嘴角說。「奇莉拉。愛哈特聽起來也很好。」

「這個名字，」大廳裡再度響起精靈女子那銀鈴般的聲音。「不管配什麼姓氏，都很好聽。而妳，奇來亞，有著一對鷹眼的小燕子，有著拉拉。多倫嫡親骨血的妳，我們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渴望能有這樣的女兒。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放棄一切，甚至是這個女巫會，甚至是各王國與全世界的命運，只要能擁有像妳這樣的女兒。不過，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所以才會這麼嫉妒葉妮芙。」

奇莉在過了一會，才緊捏著手掌下的斯芬克斯頭說：「謝謝妳，菲莉帕小姐。對於能使用德唐卡維勒這個姓氏，我也同樣感到榮幸。然而，因為目前看來，在這整個計畫裡，只有姓氏這件事是由我決定、由我抉擇，這是唯一不是強加在我身上的東西，我必須謝絕兩位女士的提議，做出自己的決定。我想叫作來自凡格爾堡的奇莉、葉妮芙之女。」

「哈！」黑髮女巫咧嘴一笑。正如奇莉所猜想，這是喀艾德的女巫莎賓娜。葛雷維席格。「譚克雷德·迪森要是不願與她貴賤通婚，那就表示他是個廢物。要是他讓人把某個肥皂泡泡般的公主

硬塞給他當作妻子，那就表示他是個廢物和瞎子，不懂得找出玻璃堆裡的那一顆真鑽。恭喜啊，葉娜，我嫉妒妳。而我在嫉妒的時候，說出的話有多真，妳是知道的。」

葉妮芙以頷首致謝，但臉上卻連一絲笑容也沒有。

「那麼，」菲莉帕說。「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不。」奇莉說。

法蘭西絲。芬妲芭兒靜靜哼了一聲。夕樂。德唐卡維勒抬起頭，臉上的線條變得僵硬，不甚好看。

「我得想一下。」奇莉說。「我得好好思考一下，把所有事情都理清清楚。安安靜靜的。等我想好了，會再回到這裡，回到孟特卡佛。我會站到妳們面前，告訴妳們我的決定。」

夕樂動了下嘴唇，好似在嘴裡發現什麼，得立刻吐掉一樣。不過，她沒有出聲。

「我，」奇莉揚起下巴。「和獵魔士傑洛特約好了在利維亞碰面。我向他發過誓，會在那邊與他碰面，會帶上葉妮芙一起去那裡。不管妳們同意或不同意，我都會遵守這個承諾。在座的麗塔知道，如果是要去找傑洛特，不管是怎樣的銅牆鐵壁，我都會找出縫隙。」

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微笑著點了點頭。

「我必須和傑洛特談一談，與他話別，還有承認他是對的。因為，有件事各位女士應該要知道——當我們離開斯地加堡，在身後留下遍地橫屍時，我問過傑洛特，這是不是已經結束了，我們是不是贏了，邪惡是不是已經被打敗、良善獲得了勝利，而他只是露出奇怪又哀傷的笑容。我以為那

是因為他累了，因為他的所有朋友都讓我們埋在了斯地加堡下；不過，今天我終於知道，那個笑容是什麼意思。那是對天真小孩展現的寵愛笑容，這孩子以為維列佛茲與邦哈特被劃破脖子，就代表良善戰勝邪惡。我必須告訴他，我太自以為是了，現在我懂了。我一定要告訴他。」

「我也必須試著說服他，各位女士想對我做的事，和維列佛茲想用玻璃注射器做的，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我必須試著說服他，雖然維列佛茲是為了世界的利益，而各位女士也是為了世界的利益，但孟特卡佛堡和斯地加堡，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知道要說服像傑洛特這樣一匹老狼，不會那麼容易。傑洛特會說我是個黃毛丫頭，很容易就會被以高貴情操包裝的外表騙過，所謂的命運與世界利益，都只是愚蠢的詞彙。不過，我必須試試看。他的理解與同意，對我來說很重要，非常重要，對各位女士來說也一樣。」

「妳一點都沒搞清楚。」夕樂。德唐卡維勒厲聲說道。「妳依舊是個孩子，而且正從老是大聲哭得滿臉鼻涕、生氣就會跺腳的階段，進入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大時期。我們之所以認為妳還有希望，就是因為妳活躍的思考能力。妳會學得很快，不久之後，相信我，當妳想起說過的蠢話時，自己都會覺得好笑。至於妳出發去利維亞這件事，來吧，讓女巫會來決定。我個人堅決反對。這是原則問題。妳要知道，我，夕樂。德唐卡維勒，從來不會空口說白話，也有辦法讓妳彎下那硬頸子。為了妳自己好，得教會妳規矩才行。」

「那麼，就讓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吧。」菲莉帕。愛哈特將雙掌擱到桌上。「請各位女士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們要允許堅忍的奇莉小姐去利維亞嗎？去見某個不久之後，將從她生命中消失的獵

魔士？我們要讓她心裡，生出不久之後也是得徹底拋開的感傷？夕樂反對，那其他的女士呢？」

「我也反對。」莎賓娜。葛雷維席格說。「也是基於原則問題。我喜歡這個女孩，而她的魯莽與愚勇，不消說，我也喜歡。和優柔寡斷的懦弱性格相比，我比較喜歡這樣。我對她的請求沒有任何反對，尤其是她說自己一諾千金，就一定會回來這裡。不過，這小姑娘膽敢威脅我們，就讓她知道，我們對這種威脅向來不屑一顧！」

「我反對。」凱拉。梅茲說。「理由很實際。我也喜歡這個女孩，以及傑洛特在塔奈島上親手抱著我走的感覺。我這個人完全不懂什麼叫感傷，不過當時我的感覺非常好，這會是報答他的方式。可是，不！因為妳錯了，莎賓娜。這女孩是個獵魔士，而且正試著用獵魔士的方式在矇騙我們。簡單來說，就是打算逃跑。」

「莫非這裡有人敢質疑我女兒所說的話？」葉妮芙用不善的口氣，拖長了聲調問道。

「妳，葉妮芙，閉嘴。」菲莉帕嘶聲說。「別出聲，教我失了耐力。我們已經有兩票反對，接著聽下去吧。」

「那麼，我投贊成票，允許她去。」特瑞絲。梅莉戈德說。「我知道她的為人，可以為她擔保。如果她同意，我想陪她一起踏上這段旅程。如果她同意，我想幫她一起考慮和思索。還有，如果她同意，我也想在她和傑洛特說話的時候幫點忙。」

「我也投同意票。」馬格麗塔。老克斯安提列露出一抹微笑。「我接下來要說的話，會讓各位女士吃驚，不過我這麼做，是為了緹莎亞。德芙利斯。為了維持女巫會的團結，竟然要使出強制手

段，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要是緹莎亞在場，一定不會認同這種做法。」

「我投同意票。」法蘭西絲。芬妲芭兒一邊說道，一邊調整領口的蕾絲。「理由有很多，但我不會、也不需要加以說明。」

「我投同意票。」依達。艾曼。阿波。希芙內也簡潔道出自己的立場。「因為我的心告訴我要這麼做。」

「而我反對。」阿西蕾。法。阿娜西得無情地說。「不管是同情、反感，還是原則問題，都沒辦法左右我的意見。我擔心的是奇莉的性命。有女巫會的看照，她的安全無虞，但在往利維亞的各商道上，她會是很容易得手的目標。而我怕有些人在奪走她的姓名與身分後，依舊不滿足。」

「那麼現在就剩下芙琳吉拉。薇果的意見了。」莎賓娜。葛雷維席格的口氣頗為惡毒。「雖然答案很明顯，不過我還是要斗膽提醒一下所有的女士，關於萊斯盧恩堡的事。」

「謝謝妳的提醒。」芙琳吉拉。薇果驕傲地抬起頭。「我要把票投給奇莉，聊表我對這女孩的尊敬與同情，而更主要的，是為了來自利維亞的獵魔士傑洛特。沒有他，今天這女孩就不會站在這裡。為了拯救奇莉，他跑到世界盡頭，力抗路上所有阻撓，甚至戰勝了自己。要是現在拒絕讓他和奇莉碰面，那會是很卑劣的決定。」

「然而，這卑劣顯然還不夠多，」莎賓娜輕佻地說。「而天真的感傷，那我們打算從這小姑娘身上連根拔除的感傷，則是太多了。呵，這裡甚至還有人提到心的聲音。不過，結果就是天秤的兩

端不高也不低，五票贊成，包括菲莉帕在內有五票反對，陷入僵局了。我們什麼也沒決定出來，得再投一次票。我建議，用不公開投票。」

「何必呢？」

所有人都看向發言的女子——葉妮芙。

「我依舊是女巫會的成員，」葉妮芙說。「沒有人奪去我的會員身分，沒有人替代我的位子。形式上，我有權投票。而我會投下什麼票，大概也不用多加說明，所以票數過半，事情解決了。」

「妳的無恥，已經瀕臨令人作嘔的界線了，葉妮芙。」莎賓娜一邊說道，一邊折著帶有縞瑪瑙戒指的指頭。

「我要是您，想到接下來的投票項目會是您自己本身，就會謙遜地保持沉默。」夕樂認真地補充道。

「我支持奇莉，」法蘭西絲說。「但對於妳，葉妮芙，我必須撥亂反正。妳離開了女巫會，和她一同逃跑，並且拒絕合作。妳沒有任何權利。妳有的是責任，是要償還的債務，是要聆聽對妳的審判。如果不是這樣，妳根本就沒辦法踏進孟特卡佛堡一步。」

奇莉當下便要起身大叫，但葉妮芙按住了她。奇莉沒有反抗，靜靜坐回扶手雕了斯芬克斯椅子上，因為她看見貓頭鷹女士——菲莉帕。愛哈特站了起來，昂然挺立桌前。

「葉妮芙沒有投票的權利，」她用響亮的聲音說。「不過我有。我已經聽完在座各位女士的意見，我想，我總算可以投下自己的一票了？」

「妳想說什麼？菲莉帕。妳說還沒投票是什麼意思？我很確定妳……」莎賓娜蹙起雙眉。
菲莉帕。愛哈特的視線穿過圓桌，對上奇莉的眼睛，並直直看進其中。

水池底部有著五顏六色的馬賽克，這些拼貼磁磚不斷轉換色彩，好像會動似地。整座池水都在顫抖，光影明暗更迭交替。在一片巨大如盤的睡蓮葉下、綠油油的水藻間，時不時都可以看見悠遊的鯽魚與金雅羅魚。水面上映出小女孩那兩顆又大又黑的眼珠，以及垂至水面並漂浮其上的髮絲。

小女孩掛在噴泉的水池邊，雙手在水芹花的枝梗間擺動，將全世界都拋到腦後。無論如何，她都想碰碰那些金色與紅色的小魚兒。魚兒們游到女孩的小手邊，好奇地游來游去，卻不讓她逮住，像影子般、像那池水本身一般，無法捕捉。黑眼珠的小女孩收緊十指，握著空無一物的掌心。

「菲莉帕！」

這是小女孩最愛的聲音，即便如此，她還是沒有馬上回應，依舊看著水、看著魚、看著睡蓮、看著自己的倒影。

「菲莉帕！」

「菲莉帕。」夕樂。德唐卡維勒的凌厲聲音將她從沉思中拉了出來。「我們在等妳。」料峭春風自開敞的那扇窗子吹入，菲莉帕。愛哈特顫了顫。死亡，她想著。死亡來到了我的身旁。

「這個女巫會將決定世界的命運。」終於，她堅定、響亮而有力地說。「所以這個女巫會就如同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的對照。因此，在這裡齊頭並立的，是理性與感性，而理性並非永遠代表冰冷、卑劣與自私，感性也並非永遠天真。在這裡並立的是責任，是鐵錚錚、就算是強加而成也一樣的紀律，還有對暴力的不情願、慈愛與信任。是全能的客觀冷情……與心。」

「我，」她在孟特卡佛堡列柱大廳裡籠罩的寂靜中說。「在投下自己這最後一票的同時，考量的還有一樣。這無可比擬的一樣，能與所有的一切分庭抗禮。」

所有人順著她的目光，都看向了牆上以彩色細磚拼貼而成，以牙齒銜住自己尾巴的銜尾蛇。

「這一樣，」她將兩潭黑目釘在了奇莉身上。「是我，菲莉帕。愛哈特不久前才開始明白的宿命。宿命不是天意宣告的判決，不是造物主用手寫下的卷軸，不是災難，不是宿命論。宿命是希望。而我在投下這一票的同時，懷著滿心的希望，相信該來的總會來。這一票，我投給奇莉，投給命運之子，投給希望之子。」

寂靜久久籠罩孟特卡佛堡裡，昏暗不明的列柱大廳。盤旋湖上的魚鷹叫聲，自窗外傳來。

「葉妮芙小姐，」奇莉悄聲說。「這是不是表示……」

「我們走吧，女兒。」葉妮芙小聲道。「傑洛特在等我們，而前頭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呢。」

傑洛特醒過來，跳起身，耳中有著夜行鳥兒的尖叫。

【註】：菜肉羹（Krupnik），一種料多於湯的波蘭家常羹品。以紅蘿蔔、芹菜根、香菜根及馬鈴薯切丁為基底，加上煙燻肉品或新鮮排骨，與大麥米一起燉煮而成的濃稠湯羹，常加入乾香菇、洋蔥與大蒜增添香氣。

然後，女巫與獵魔士結為連理，舉辦了一場盛大而熱鬧的婚宴。我當時也在場，喝了蜂蜜與葡萄酒。之後，他們就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是時間很短。他死得很平凡，是心肌梗塞。她在他之後不久，也死了，至於死因，故事裡並沒有提到。人們說，她是死於傷心與思念，不過故事書裡寫的事，又有誰會相信呢。

《童話與民間故事》

——佛羅倫斯·德蘭諾以



第十一章

他們抵達利維亞的那天，是六月的朔月過後第六天。

他們騎出森林，來到山坡邊，突然間，下方一座原本清明如鏡的湖泊，無預警地發出亮光。這座填滿整個山谷的湖泊叫洛克艾斯克洛特，因形似盧恩字母而得名。長滿冷杉與落葉松、延伸自馬哈喀姆山群的克勒洛斯山對著這面湖鏡顧盼形影，而同樣對著湖鏡照映的，還有利維亞堡的塔樓紅頂。座落在湖岬之上、外型厚實的利維亞堡，是利里亞諸王的冬宮，而利維亞城則是建在洛克艾斯克洛特湖南際的水灣邊。城郭外，有著乾草搭成的市集；城郭內，深色房舍延湖岸築成，有如棲木野菇。兩者一明一暗，形成了對比。

「嗯，我們好像到了。」亞斯克爾將一手遮在眉上，道出眼前事實。「我們繞了一圈，現在兜回利維亞了。奇了，呵，命運的交織可真奇了……城堡裡的那些塔頂上，沒有看見半張藍白幡幟，所以蜜薇女王並沒有在堡內作客。話說回來，我不認為會有人記得我們那次逃兵……」

「亞斯克爾，相信我，」傑洛特打斷他，同時驅著馬沿山坡往下去。「不管是誰、記得什麼事，我根本一點都不在乎。」

距城外關卡不遠處，有座色彩鮮艷、好似海綿蛋糕的王帳，而帳前桿子上，掛了面有著金紅箭頭的白色盾牌。一名騎士全副武裝，站在帳幕捲起的入口處。他的身上罩著與盾牌相同徽紋的外衣，以銳利且頗具攻擊性的目光，看著從旁陸續經過的潤滑油販子、包著頭巾的村婦、帶了大罐、小罐貨物的焦油販子、牧羊人和行討的乞丐。一見緩步騎馬而來的傑洛特和亞斯克爾，眼裡頓時亮起希望。

「不論您心中的主人是何方大人，」傑洛特冷聲戳破他的希望。「都是從亞魯加河到布宜那之間，最為美麗與最為純潔的處子。」

「我以名譽起誓，先生，您說的確實沒錯。」騎士用有力的聲音回應。

一名淺髮女孩，穿著鉚釘密密麻麻的皮外套，抓著蕎麥色母馬的馬鐙，彎下半個身子在街道正中央吐了起來。女孩有兩個男性同伴，穿著一模一樣的制服，背上揹著劍，額上綁著頭帶，有些口齒不清地對路人罵著難聽字眼。那兩個人，比喝醉更不清醒，左搖右晃，在馬匹間撞來撞去，還撞到酒館前的拴馬樁。

「我們真的要進去嗎？」亞斯克爾問道。「這店裡可能有更多這種可愛的小伙子。」

「我跟人約在這裡，你忘了？這間酒館就是掛在橡樹的那張牌子寫的，『公雞和母雞下』。」

淺髮小姑娘再度彎下身，連連作嘔，吐得一塌糊塗。母馬噴著鼻息，大力甩動身子，女孩被牠撞倒，拖過一地的穢物。

「喂，你這飯桶看什麼看啊？」其中一個男孩粗聲道。「白頭髮老頭子！」

「傑洛特，拜託你別做蠢事。」亞斯克爾一邊下馬，一邊喃喃道。

「不用怕，我不會。」

他們把馬綁到階梯另一邊的拴馬樁。兩名年輕人不再理會他們，把注意力轉到帶了個小孩從巷子走過的女人身上，朝她又罵又吐口水。亞斯克爾瞥了獵魔士的臉一眼，卻不喜歡自己所見到的景象。

進到酒館後，第一個吸引他們注意的是「廚師招聘」字樣。第二個是一幅巨大的畫作，釘在用幾塊木片做成的招牌上，畫作內容是一臉落腮鬍的噁心生物，拿著還在滴血的斧頭。底下還寫了一行字：矮人——又噁又髒、吃裡扒外的侏儒。

亞斯克爾的擔心確實沒錯。酒館裡除了幾個喝得爛醉如泥的酒鬼，以及兩名眼袋很深、身材乾瘦的勾欄女子外，所有客人都是背上揹著劍、身上穿著皮衣的「小伙子」，皮衣上的鉚釘還不時碰撞出聲。他們總共八個人，有男有女，但製造出來的嘈雜足足有十八人份，而且還不時穿插對彼此的叫囂與謾罵。

「兩位先生，我認得你們，也知道你們是誰。」酒館的主人一見他們，便語出驚人。「而且我有口訊要給你們，你們得去榆樹區的威爾辛格酒館。」

「喔——」亞斯克爾高興了起來。「那好……」

「你說好就好。」酒館主人再度拿起圍裙擦酒杯。「你們瞧不起我這地方，隨便你們。不過我要告訴你們，榆樹區可是矮人的地盤，那裡都是些非人類。」

「那又怎樣？」傑洛特眯起了雙眼。

「喔，對啊，你們一定不覺得怎麼樣。」酒館主人聳聳肩。「再說，留話給你們的，就是矮人。既然你們要和這種傢伙來往……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喜歡和誰來往，是你們的事。」

「在交朋友這件事上，我們並沒有特別挑剔。」亞斯克爾說道，然後把頭偏向桌前那群穿著黑外套，額上綁了頭帶遮面袍，不斷又吼又叫、又推又扯的毛孩子。「不過像那邊那群的，我們沒有興趣。」

酒館主人放下手中擦好的啤酒杯，不屑地打量了他們一番，然後加重力道說：

「大家應該要諒解這些年輕人。年輕人總是比較吵鬧些，有句話是這麼說的：『人不輕狂枉少年。』他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死了父親……」

「跑了母親。」傑洛特接著他的話說，聲音卻像山湖般冰冷。「我明白，也完全諒解，至少，是盡量試著去諒解。亞斯克爾，我們走吧。」

「你們走啊，了不起。」酒館主人這聲「了不起」說得沒有半點誠意。「不過，你們之後可別怪我沒警告你們喔。現在這個世道，在矮人的地盤上，可是很容易惹得一身腥。只要……」

「只要什麼？」

「沒事，反正不干我的事。」

亞斯克爾眼角瞄到那群戰爭的受害者，還沒真的喝醉的年輕人，張著一雙雙因飛天粉而發亮的眼睛打量他們，便催促道：「我們走吧，傑洛特。」

「再會，老闆。天曉得，等門口寫的那些字沒了，說不定我們以後會再來光顧。」

「是哪些字礙著了兩位大人的眼啊？」酒館主人皺起眉頭，挑釁地雙手叉腰。「嗯？是不是在講矮人的那些？」

「不，是關於廚子的。」

三個年輕人從桌前起身，腳步微晃，擺明了想擋他們的路。那是一名女孩，以及兩名穿著黑外套的男孩，背上還揹了劍。

傑洛特逕自走著，沒有緩下腳步，表情與眼神都很冷，完全不為所動。

那群年輕人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把路讓開，退到一旁。亞斯克爾聞到他們身上的啤酒味與汗味。還有恐懼的味道。

等到兩人走出門，獵魔士才說：「我們得習慣這種情況，得適應這種情況。」

「這有時很難做到。」

「這不是藉口。這不是藉口，亞斯克爾。」

空氣悶熱、凝滯又黏膩，像濃湯一樣。

酒館外頭，那兩名穿黑外套的男孩，正在水溝邊幫淺髮女孩清理身子。女孩嗙了一聲，口齒不清地說她已經好多了，然後又說她得先灌一杯。她說她當然會去市集找樂子，把攤販鬧個天翻地覆，不過在這之前，她得先灌一杯。

這女孩名叫娜蒂亞。艾斯波希投，而這名字將會在編年史上留下紀錄，在歷史的篇章上占有一隅。

不過這一點傑洛特與亞斯克爾還無從得知。

那女孩也一樣。

利維亞城的巷弄裡人聲鼎沸、交易熱絡，絡繹不絕的居民與過客想必是因此被吸引而來。看起來，這裡所有人都在買賣，商品包羅萬象，而且個個都想以小博大。到處都是嘈雜的喊叫聲，有人抱怨買的商品品質不好，有人殺價殺得不留餘地，人們相互哄騙，彼此控訴對方欺詐、拐竊、設局坑人，或其他和買賣根本沾不上邊的罪行。

傑洛特與亞斯克爾還沒抵達榆樹區，就已被人推銷了許多有趣的東西，其中不乏星盤、喇叭、飾有佛蘭吉帕尼家族徽章的成套餐具、銅礦股票、一大罐的水蛭、一本叫作《是虛幻的奇蹟，還是梅杜莎的首級？》的殘破書籍、一小對臭鼬與雪貂混生的動物等。還有能增強能力的鍊金藥，而且可以連同一名年紀不大輕、身材不大窈窕、氣色不太好的女子一起買。

一名黑鬍子矮人不斷向他們推銷一面黃銅鑲框、看起來就像廉價品的小鏡子，不過矮人聲稱那是韃靼汗王的魔鏡，但一顆石子突然飛來，打掉他手中的貨物。

「噁心巴拉的地精！」一名骯髒、光腳的流浪漢一邊嚷著，一邊逃走。「不是人的東西！一臉大鬍子的老山羊！」

「老天保佑你腸子爛光，人渣！保佑你腸子爛光，從屁眼裡閃出來！」矮人吼道。

一旁的人都在凝重的氣氛中，無聲地看著這場鬧劇。

榆樹區就座落在湖邊的灣岸裡，四周環繞著赤楊與垂柳，當然也有榆樹。這裡相對平靜許多，沒有半個人採買，也沒有半個人叫賣。微風從湖面輕輕拂來，對剛從充滿臭味的悶擠城市過來的人而言，格外舒適。

他們向頭一個碰到的路人問路，對方不假思索便指了路，因此他們沒花多少時間便找到了威爾辛格酒館。

酒館門廊爬滿了豌豆藤與野玫瑰，屋簷下滿是嫩綠青苔與燕巢。兩名大鬍子矮人坐在門廊上，肚子上各抱了一個啤酒杯，大口、大口地灌著。

「傑洛特和亞斯克爾。」其中一名矮人出聲道，然後大大打了個酒隔，接著說：「你們這兩個輕浮的傢伙，也教人等太久了吧。」

傑洛特下了馬，說：「你好，亞爾潘。齊格林。佐丹。奇瓦，很高興我們又見面了。」

酒館中瀰漫著濃濃的烤肉香、蒜香、藥草香，還有一種說不出名、但很好聞的香氣。裡頭的客人就只有坐在厚重桌前、面向湖泊的他們。透過鉛框窗子那染了淡淡色彩的玻璃看出去，那座湖顯得神祕、美麗又浪漫。

「奇莉呢？」亞爾潘。齊格林劈頭便問，沒兜圈子。「她應該不是……」

「不是。」傑洛特快速截斷他的話。「她會來，很快就來了。怎樣？大鬍子，說說你們這裡的近況吧。」

「我就說吧！」亞爾潘的口氣頗酸。「我就說吧，佐丹！這個人從世界的盡頭回來，要是謠言沒說錯的話，他可是在那裡染了一身的血，又是殺龍，又是推翻帝國的，卻問我們最近怎麼樣？真是好一個獵魔士。」

「為什麼這裡聞起來這麼香？」亞斯克爾一邊嗅著鼻子，一邊插嘴道。

「午餐。」亞爾潘。齊格林說。「是肉的味道。亞斯克爾，問問看我們的肉是哪來的。」

「我不要，因為我知道這個笑話。」

「別這麼豬頭嘛。」

「你們的肉是哪來的？」

「自己找上門的。」

「好啦，現在說正經的。」亞爾潘。齊格林擦了擦眼角。老實說，那笑話已經挺舊了，但他還是笑到流眼淚。「現在吃的問題挺嚴重的，打仗完都是這樣。找不到肉，就算是鳥禽也一樣，魚也很難抓……很難拿到麵粉、馬鈴薯、豆類……牧場給燒光了，工廠被偷光了，魚池也流乾了，田地都荒廢了……」

「生意是一潭死水。」佐丹補充。「沒有活水，只剩高利貸和以物易物。你們有看到市集嗎？窮人把僅剩的財產都變賣精光，而旁邊的投機商人卻是口袋滿滿……」

「要是再碰上荒年，冬天一到，人類就會開始餓死。」

「真的有這麼糟嗎？」

「你是從南方來的，沿途一定有經過村莊與屯田。你自己回想看看，有聽過幾次狗叫？」

「靠！」亞斯克爾一掌拍在額頭上。「我就知道……我就說嘛，傑洛特，事情不太對勁！我就說少了什麼！哈！現在我明白了！就是少了狗叫聲！沒有一個地方有……」

他突然打住，看向飄著蒜香與藥草香的廚房，眼底現出驚恐。

「不用怕。」亞爾潘哼了一聲。「我們的肉不是會汪汪叫、喵喵叫，或是一直叫『饒命』的那種。我們的肉完全不一樣，拿來請國王吃都行！」

「那你就快說是什麼啊，矮人！」

「我們收到你們的信後，就知道我們會在利維亞碰面，所以我和佐丹就在想，這裡要拿什麼來招待你們。我們想啊想地且到處亂逛，最後想到我們都想撒尿了，就去了河邊的赤楊林。到了那裡，我們定眼一看，滿地都是大蝸牛，所以我們就拿了袋子去裝，裝到滿出來……」

「有很多都跑掉了。」佐丹。奇瓦點了點頭。「因為當時我們兩個醉得一塌糊塗，而那些傢伙跑得像飛的一樣。」

兩人因為這件趣事，再度笑到掉眼淚。

「威爾辛格呢，」亞爾潘指了指在灶前忙和的酒館主人。「懂得怎麼煮蝸牛，而你們可要知道，這裡頭的訣竅不少呢。不過，他可是個廚藝大師。他老婆還在的時候，他們一起在馬利堡開了間小餐館，東西好吃到連國王都親自上門。等等你們就知道了！」

佐丹點了點頭，說：「而在那之前呢，我們先嚐嚐從這裡那座深不見底的湖泊抓上來、剛燻好的白鮭，還有從這裡深不見底的地窖取出來的伏特加。」

「還有你們的故事啊，先生們。」亞爾潘一邊倒酒，一邊提醒道。「還有你們的故事！」

白鮭還是熱的，油膩膩，散發著屬於赤楊木屑的燻香。伏特加很冰，喝了教人牙都要掉了。

頭一個開始述說的是亞斯克爾。他口若懸河，說得天花亂墜，精彩絕倫，活靈活現，在故事裡加入豐富的奇幻色彩，讓人都要將那些杜撰與虛構的部分當真了。接著輪到獵魔士述說，而他只說事實，枯燥、呆板、乏味到讓亞斯克爾按捺不住，每隔一會兒便要插話，但也屢屢遭到矮人斥責。

在那之後，故事結束，取而代之，是長長的靜默。

「敬弓箭手米爾娃！」佐丹。奇瓦清清嗓子，舉起酒杯致意。「敬尼夫加爾德小子。敬雷吉思這個在自家小屋裡，拿自釀曼德拉草酒請旅行過客喝的草藥師。也敬那個我不認識的安古蘭。願他們所有人都在地下安息。願他們在這世上缺的，在那邊的世界能要多少、有多少。也願他們的名字能世世代代流傳下去，繼續活在所有人心與故事中。大家乾杯吧。」

「乾杯。」亞斯克爾與亞爾潘。齊格林沉聲附和。

乾杯，獵魔士在心裡說道。

威爾辛格是個身材細長的傢伙，膚色蒼白、像根瘦竹竿，完全不像是酒館主人和手藝高超的廚子。他先把一小籃白嫩嫩、香噴噴的麵包擺上桌，然後又端來一個木製大盤子，裡頭的辣根葉襯底上，擺著一隻隻蝸牛，而抹在其上的香蒜奶油還滋滋作響、不斷噴濺。亞斯克爾、傑洛特與兩名矮人，小心翼翼地將食物送入口中。這道佳餚十分美味，而且也十分有趣，因為得靠奇怪的鉗子與叉子來變戲法，才有辦法吃。

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嘖嘖出聲，並以麵包接住從蝸牛上流下的奶油，在蝸牛接連從鉗子裡滑飛出去時，他們嘴裡的笑罵也跟著竄出。而酒館裡的兩隻小貓兒則是樂翻天，不斷滾動空殼，在地板上追逐。

廚房裡再度傳出香味，顯然威爾辛格正在烤第二份蝸牛大餐。

亞爾潘。齊格林不情願地揮了下手，但心裡其實也明白，獵魔士是不會放棄的。

「我呢，」他一邊吸著蝸牛殼，一邊說道。「基本上沒什麼變，打了點仗……管了點事，因為我被選出來當副隊長。我會開始從政。其他生意都很競爭，不過在政治圈裡，有錢能使鬼推磨，即使是個廢物，也能輕易出線。」

「我嘛，」佐丹。奇瓦揮了揮夾著蝸牛的鉗子。「對政治沒興趣。我要和菲吉斯。默盧卓，還有蒙羅。布魯斯，一起合資開一家蒸氣冶金廠。你記得他們嗎？獵魔士。」

「我記得的不只他們。」

「亞宗。華爾達在亞魯加河邊陣亡了。」佐丹用平板的聲音告知。「那是最後的幾次交戰之一，他根本死得莫名其妙。」

「可惜了一條漢子。那培齊瓦。舒登巴呢？」

「地精？喔，那傢伙過得可好了。說到加入軍隊，那滑頭的傢伙就閃了，拿什麼地精的規定來當擋箭牌，說是信仰不允許他打仗。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會為了一條醃鯪魚，就把天上的神拿去換，結果還真給他躲掉了。他現在在拿威格拉德開了間珠寶舖。你知道嗎？他從我這裡買走了那隻鸚鵡飛得元帥。啾答，而且還把那鳥仔變成了活廣告，讓牠一直『鑽——石、鑽——石』地叫。想不到這招竟然有效，那地精的客人多到他媽的忙不完，工作滿檔，口袋都要裝不下了。對、對，拿威格拉德就是這樣！那裡滿街都是錢，所以我們打算把冶金廠也開在拿威格拉德。」

「人類會把屎抹到你門上。」亞爾潘說。「他們會拿石頭丟你的窗子，會叫你是『又噁又髒的侏儒』。就算你是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老兵，就算你為他們打過仗，通通沒用。你在你的拿威格拉德

裡，就只會是下等賤民。」

「總會有辦法的。」佐丹開朗地說。「馬哈喀姆的競爭太大，而且政客太多。兄弟們，我們喝吧。敬卡列伯。斯特拉通。敬亞宗。華爾達。」

「敬雷剛。大伯格。」亞爾潘幽幽補充道。傑洛特轉過頭，說：「雷剛也……」

「對，在馬耶那城外。大伯格老婆子現在是孤零零一個人了。唉，真是的，說夠了，這種事說夠了，我們喝吧！還有趕快吃這些蝸牛，因為威爾辛格已經端第二盆過來了！」

矮人們鬆開腰帶，聽著傑洛特和他們說亞斯克爾的公爵羅曼史最後是如何以斷頭台收場。詩人擺出一副受傷的模樣，沒有發表評論，亞爾潘與齊格林則是哄堂大笑。最後，亞爾潘咧嘴笑道：

「對、對，就像那首老歌說的一樣：『就算是能一隻手就把門門折斷的漢子，也敵不過一個娘兒們的意志。』而這句話的最佳應證，今天全都聚到了這張桌前。遠的不談，就說佐丹。奇瓦好了。他在講自己近況的時候，忘記說他要結婚了。就快了，因為是訂在九月。那個幸運的小心肝叫艾伍朵拉。布雷克克斯。」

「布雷肯黎格斯！」佐丹皺著眉頭，鄭重提出糾正。「齊格林，我已經開始受夠老是得糾正你了。給我小心點，因為要是讓我受夠了，可是會動手揍人喔！」

「婚禮要辦在哪裡？還有是哪一天？」亞斯克爾出口緩和氣氛。「我之所以會問，是因為我們說不定會過去瞧瞧，當然，要是你有請我們的話。」

「我們還沒決定好要在哪裡、怎麼辦、到底是不是有這回事。」佐丹悶聲道，顯然對這件事還很迷惘。「亞爾潘他話說得太早了。我和艾伍朵拉兩個人雖然有大概說了一下，不過未來會怎樣有誰知道呢？在現在他媽的這個世道？」

「第二個娘兒們無所不能的例子，」亞爾潘。齊格林繼續先前的話題。「就是來自利維亞的傑洛特——獵魔士。」

傑洛特假裝忙著吃蝸牛，亞爾潘見了，哼聲一笑，說：

「他奇蹟般地找回他的奇莉後，又允許她離開，同意和她再一次分開。就算現在這個世道——要是他媽的有誰注意到的話——可不是天下最為太平的時候，他還是又留她一個人。而某個獵魔士之所以會做出這一切，都只是因為這是某個女人想要的。只要是那個女人，那個通常大家叫作來自凡格爾堡的葉妮芙想要的，獵魔士全都會照辦，永遠都會照辦。要是那獵魔士可以因此獲得什麼，那還好，不過他沒有。這正像特馬利亞的戴茲莫德國王，在解完手後，探頭看夜壺裡的時候說的：『這讓人想破頭也想不明白啊。』」

「我提議，」傑洛特端出一張親切得不能再親切的笑臉，舉起酒杯。「我們來乾杯吧，然後換個話題。」

「喔，對、對。」亞斯克爾與佐丹也跟著唱雙簧。

威爾辛格將第三盆蝸牛送上桌，然後又端來了第四盆。當然，他也沒忘了添上麵包與烈酒。大啖美食的四人已幾近饜飽，無怪乎手中的酒杯也更常舉起互敬，至於談話內容更常涉及哲學，層面愈發深入，也同樣沒什麼好奇怪了。

「我所對抗的『邪惡』，」獵魔士重申道。「是『混沌』運作的表現，那是為了要打亂『秩序』而特別計算過的運作。因為『邪惡』拓展的地方，是『秩序』無法掌控的；不論『秩序』築起什麼，都會崩毀、站不住腳。智慧之光、希望之火、溫暖之焰不會綻放，而是熄滅。一切將會轉為黑暗。在那片黑暗之中，將會出現獠牙、利爪與鮮血。」

亞爾潘。齊格林撫了撫他的大鬍子，那上頭沾了從蝸牛滴落的香蒜藥草奶油，顯得油膩膩的。

「獵魔士，你這番話說得很好。」他贊同道。「不過呢，就像年輕的卡蘿，在第一次和維利丹克國王幽會的時候對他所說的話一樣，『東西是不難看，可是有任何實際的用處嗎？』」

「獵魔士存在、獵魔士生存的理由，已不再是那麼理所當然，因為『良善』與『邪惡』的戰鬥，已經轉向別的戰場，而且是以全然不同的方式進行。『邪惡』不再是一團混亂，不再是獵魔士這種，本身也像『邪惡』一樣一團混亂的變種人、殺人凶手，所必須挺身對抗的原始盲目力量。現今的『邪惡』是以律法行事，因為律法是站在『邪惡』那邊。看看和平協議，就可以知道它無所不在，因為人們在簽署那些協議時，心中所想的正是它……」

「他看到被趕去南方的屯民了。」佐丹。奇瓦明白了他所謂何事。

「而且不只這樣。」亞斯克爾嚴肅地說。「不只這樣。」

「那又怎樣？」亞爾潘。齊格林調整姿勢，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些，然後兩手交合，擱到肚子上。「只要活在這世上，就會看見一些事，就會有被惹惱的時候，遲早都會有吃不下飯的時候，不然就是睡不著覺。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也還是會這樣。再多的哲理就像這堆殼一樣，變不出花樣，因為也沒有花樣好變。獵魔士，你是哪件事看不順眼？哪件事沒順你的心？這個世界正在進行的改變？發展？進步？」

「或許吧。」

亞爾潘皺著兩條大濃眉，一言不發地看了獵魔士許久。最後，他終於開口：

「所謂進步，就像是一群豬，就該用這種角度來看、來評價。把它當作是一群聚在穀倉前或院子裡的豬。就因為有這群豬存在的這個事實，才有各種好處可以拿——蹄膀、香腸、豬油、豬腳凍，一句話，好處多多！所以當牠們拉屎拉滿地的時候，也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

在場的人都沉默了一段時間，在靈魂與良心中，考量著各種重要的東西與事情。最後，亞斯克爾開了口：

「該好好喝他一喝。」

而這提議，沒人反對。

「進步，」亞爾潘打破沉默。「就長遠看，終會照亮黑暗。黑暗會在光明的面前退下。不過，這不會馬上發生，也一定不可能順順利利。」

傑洛特凝視窗外，對著自己的思緒與夢想微笑，說：

「你所謂的黑暗，是一種心靈狀態，而不是物質的。要和這種東西對抗，得訓練出另一種獵魔士。現在就是開始訓練的最好時機。」

「你會開始重新培訓嗎？你指的是這個意思？」

「完全不是。獵魔士生涯對我來說已經結束，我收山了。」

「最好是！」

「這話我說得是再認真不過了，我的獵魔士生涯已經結束了。」

一陣長長的沉默降了下來，直到此起彼落的瘋狂貓叫聲響起才打破。桌下的貓兒們，照慣例對著彼此又抓又咬，因為對牠們貓兒一族來說，少了小傷小痛，遊戲就一點也不有趣了。最後，亞爾潘開了口，重複傑洛特說的話：

「他的獵魔士生涯已經結束了。哈！就像戴茲莫德國王告訴我的，他在牌桌上出老千被人抓到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不過，凡事要有最壞的打算。亞斯克爾，你和他一起旅行，兩個人常常在一起，他有表現出其他的偏執狂症狀嗎？」

「好了、好了。」傑洛特板起臉。「就像宴席上客人開始臉色發青、斷氣的時候，戴茲莫德國王說的那樣，玩笑話先放一邊。我想說的話都已經說完，現在該辦正事了。」

他從椅背上把劍拿起。

「佐丹·奇瓦，這是你的夕希爾。我要把它還給你，謝謝你，同時也表達我的敬意。這的確是支好劍，幫了不少忙，救了很多性命，也奪走了很多性命。」

「獵魔士……」矮人舉起雙手阻止。「劍是你的。當初我不是借給你，而是送給你。這是禮物……」

「閉嘴，奇瓦。我要把劍還你，我已經用不到了。」

「最好是。」亞爾潘說。「亞斯克爾，給他倒酒。他現在講的話，就和老史拉得在礦井裡被十字鎚砸到腦袋的時候一樣。傑洛特，我知道你是個生性真誠、心靈高尚的人，可是我拜託你行行好，不要講這麼低級的笑話，因為你的葉妮芙沒有坐在這間大講堂裡，你的那些女巫同居人也沒有

任何一個坐在這裡，只有我們，一群老狼。犯不著對我們這票老狼扯什麼不需要劍、不需要獵魔士，什麼這個世界很壞，什麼這個那個的。你是獵魔士，永遠都會是獵魔士……」

「不，我不會。」傑洛特平心靜氣地反對。「這一定讓你們這群老狼感到意外，不過我已經得出結論，知道逆風撒尿很蠢，知道為別人賭上腦袋很蠢，就算這個人會付我錢也一樣。而且，這當中沒有任何存在主義哲學的成分。你們不會相信，不過我突然寶貝起身上的這副皮囊了。我得出結論，為了保護別人而傷了這副皮囊，很蠢。」

「我注意到了。」亞斯克爾點點頭。「一方面，這樣想很聰明；另一方面……」

「沒有另一方面。」

「你的決定，跟葉妮芙和奇莉有任何關係嗎？」亞爾潘問。

「很大的關係。」

「那一切就清楚了。」佐丹嘆氣道。「雖然講實話，我不是很明白，你，一個以劍維生的人，接下來打算怎麼過活，怎麼過完這輩子。至少隨便做點什麼，至少去給人拔牙；當個種捲心菜的農夫，我看你不大適合這種角色。不過呢，別人的決定還是得尊重。老闆，麻煩一下！這把劍呢，是馬哈喀姆的夕希爾，直接從魯達林打鐵鋪出來的正貨。這本來是個禮物，不過收到的人不想要，而送出去的人又不能收回去，所以你就把掛到壁爐上，把酒館的名字改成『獵魔士的劍下』。就讓這裡在冬天的夜裡，流傳關於寶藏和怪物的故事，關於血戰和激戰的故事，關於死亡的故事，關於偉大愛情、堅定友誼的故事，關於勇氣、榮譽的故事。就讓這把劍，給聽故事的人帶來滿足，給說故

事的人帶來靈感。至於現在呢，各位先生，為我倒酒吧，就倒在這個伏特加酒杯裡，不然我可是會繼續說下去，會發表各種真得不能再真的事實和各種哲學，當然也包括存在主義哲學。」

在一片慎重而靜謐的氣氛下，酒杯紛紛斟滿。他們真誠地看著彼此眼睛，將杯中物一飲而盡，態度之慎重，不下先前。亞爾潘。齊格林清了清嗓子，環視眼前的聽眾，確定他們是否夠專心、夠慎重。

「進步，」他一本正經地說。「會照亮黑暗，因為這就是進步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就像屁股是拿來拉屎的理由一樣。進步會將黑暗越照越亮，而我們也會越來越不怕黑暗，不怕躲在裡頭伺機而動的邪惡。或許會有那麼一天，我們不再相信在那黑暗之中，能有什麼東西埋伏。我們會對這樣的恐懼一笑置之，說那樣的想法太孩子氣，讓人覺得可恥！不過，黑暗永遠、永遠都會存在，邪惡也永遠會存在於黑暗之中，尖牙、利爪、殺戮與鮮血，也永遠會存在於黑暗之中，而也永遠都會有人需要獵魔士。」

他們沉默地坐著，深陷思緒之中，以致沒注意到城市裡突然升起的吵鬧與喧譁。那是有如一群盛怒胡蜂的嗡鳴般，充滿怒氣與敵意的喧鬧。

他們幾乎沒有察覺到一道、兩道、三道身影，沿著安靜無人的湖畔樹道快速閃過。

就在城市裡爆發吼叫的同時，威爾辛格酒館的門也「砰」地一聲開了。一名年輕的矮人闖了進來。他的臉因為花費太多氣力而漲紅，整個人幾乎喘不過氣。

「怎麼了？」亞爾潘·齊格林問。

不過那矮人還喘不過氣，只用手指向市中心，眼神激動萬分。

「先做個深呼吸，」佐丹·奇瓦建議道。「再好好講講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大家都說利維亞發生的那些悲慘事件，根本就是意外。人類、矮人與精靈，對彼此間一直是充滿敵意與厭惡，心中會怒氣橫生也屬合理。而那一次爆發，完全是臨時起意，突如其來，毫無預警。大家都說，那次率先發動攻擊的不是人類，而是矮人。說那侵犯的舉動是出自矮人那邊，是一個矮人販子冒犯了年輕的貴族、戰事的遺孤娜蒂亞。艾斯波希投，並對她使用暴力。而當貴族小姐的一群友人為她挺身而出時，那矮人也喚來自己的族人。事情演變成打群架，然後轉眼間，整個區域都開始打鬥，進而發展成殺戮。矮人在其掌控的部分城外市集與榆樹區裡，對人類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不到一個鐘頭，從市集的意外爆發，到魔法師介入，總共有一百八十四人被殺，而這些犧牲者當中，有近半數是女人和小孩。

而這個版本的意外過程，也被奧克森福特的艾梅里赫·勾特斯哈克教授寫進了自己的研究中。

不過也有些人有不同的說法。他們問道，要是在市集出事的幾分鐘內，大街小巷裡就出現車輛，而且人類從那上頭拿出武器分派，那麼，這是哪來的臨時起意？哪來的無預警爆發衝突？要是群眾當中那些帶頭的，那些在屠殺期間最顯眼、也最活躍的是人類——沒有人認識，也不知打哪來，而且是在事件發生的幾天前才進入利維亞的人類，那麼，這是哪來的突然但合理的怒氣？而且在事件過後，還沒有人知道他們消失到哪裡去了？為什麼軍隊那麼晚才介入？而且一開始還那麼不甘不願？

還有其他學者在利維亞事件中，找到尼夫加爾德挑撥的證據。不過也有些人認為，這一切都是矮人自己，夥同精靈一起謀劃的；認為他們是自己殺了自己人，好抹黑人類。

一名古怪年輕的碩士——在被人要求噤聲前，不斷重複這個論述——提出極度大膽的理論，但這理論卻被淹沒在嚴肅科學家之間的討論中。他認為利維亞的事件並沒有什麼陰謀或密謀主導，僅是因為當地人那平常而普遍的性格——無知、排外、野蠻無理和極度墮落。

後來，大家對這件事都乏味了，也不再提起。

「進地窖！」獵魔士重複道。耳中傳來人群快速逼近的吶喊與吼叫。「矮人，你們快進地窖！不要逞什麼蠢英雄！」

「獵魔士，」佐丹握緊斧柄，困難地說。「我不能……我的兄弟們都在那裡送命……」

「進地窖。想想艾伍朵拉。布雷克克斯吧！你想她在婚禮前就守寡嗎？」

這個論點發揮了作用，矮人們進到那座空間不大的地窖裡。傑洛特與亞斯克爾用一小塊乾草墊蓋住入口。平常臉色蒼白的威爾辛格，這下更是完全刷白，像塊奶渣一樣。

「我在馬利堡見過大屠殺。」他一邊看著地窖入口，一邊斷斷續續地說。「要是他們被找到了……」

「進廚房去。」

亞斯克爾也同樣臉色蒼白。傑洛特對他的反應並不特別訝異。不久前還是單調、讓人不會有所聯想的吼叫，現在聽來就像一個個清楚的音符，讓人聽了會頭皮發毛的聲音。

「傑洛特，」詩人哀聲道。「我長得和精靈有點像……」

「別說蠢話了。」

一張張屋頂上紛紛升起煙團，逃難民眾從一條巷子倉皇跑出，都是矮人，男女皆有。

其中兩人不假思索便跳進湖中，濺起大片水花，筆直往水深處游去。餘下的矮人四處散逃，有部分轉往酒館。

一小群人從一條巷子裡衝了出來，速度快過矮人。這場競賽，勝出的是屠殺的慾望。

被屠殺者的慘叫聲不斷鑽入耳中，酒館窗戶的彩繪玻璃也紛紛發出聲響，傑洛特感到自己的雙手是如何開始顫抖。

一名矮人被五馬分屍，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樣，被分拆成塊。另一個跌倒在地，沒兩下便成了一團不成形的血糊。一名女子遭到尖叉與利槍刺穿，而她拚死保護至生命最後一刻的那名孩童，也遭到無情踐踏，被鞋跟踩成肉泥。

有三人——一名矮人與兩名女人——直接逃向酒館，後頭追著一票高聲咆哮的群眾。

傑洛特深深吸了一口氣，站起身，從壁爐的架上取下那把在馬哈喀姆打造、直接從魯達林打鐵鋪出來的寶劍夕希爾，同時也注意到亞斯克爾與威爾辛格投在自己身上的恐懼視線。

「傑洛特……」詩人痛苦萬分地哀聲道。

「好吧。」獵魔士一邊往門口走，一邊說：「這是最後一次了！真是該死啊我，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

他走出酒館，來到門廊，然後從門廊往下跳，快速揮出一劍，將一名穿著水泥匠外袍，拿起鏟刀就要往其中一名女子揮去的惡徒，砍成兩半。另一人揪住第二名女子的頭髮，他便把那隻手給剁下。至於對著跌倒的矮人又踢又踹的那些，則被他左右開弓，兩劍快速解決。

然後，他走進那群人當中。他的動作很快，以半迴旋的方式不斷閃身。他故意加大砍殺的範圍，雖然動作看來雜亂無章，但他知道，這種砍法比較戲劇性，但不血腥。他並不想殺了他們，只想讓他們片體鱗傷。

「精靈！精靈！」人群中的某人來勢汹汹地高吼。「殺精靈！」

太誇張了，他心想。亞斯克爾還說得過去，不過我不管從哪角度看，一點也不像精靈。

他瞧見了放聲高喊的那人穿著布面甲與高筒靴，大概是名軍人。只見那人往人群裡鑽，好似鰻魚，最後雙手握矛，擋在身前。傑洛特順著矛桿一劍砍下，斬斷了他的手指，然後一個旋身，又是大動作一劍，痛苦的哀嚎與鮮紅的血泉便連番爆發。

「饒命啊！」一名滿頭雜草、眼神狂亂的小伙子，在他面前下跪。「放過我吧！」

傑洛特放過了他，停住打算出招的劍與手，並將那股攻擊的勁道以旋身化解，但眼角卻瞄到那滿頭雜草的家伙快速起身，且瞧見他手裡的東西。他打住旋身的動作，想逆向閃避，卻撞進人群中，並在轉瞬間陷了進去。

他只來得及看見朝他飛來的銳利三牙叉。

巨大壁爐裡的火滅了，廳裡也變得漆黑一片。從山上吹來的強風在城牆縫隙間呼嘯、號叫，不斷灌進卡爾默罕——獵魔士的根據地——扇扇的漏洞窗扉。

「他媽的！」艾斯科再也忍不住，站起來，打開櫥櫃。「『海鷗』，還是伏特加？」

「伏特加。」可恩與傑洛特同聲答道。

「對。」藏在黑暗中的維瑟米爾答腔道：「對，當然！你們就把你們的豬腦袋都浸到伏特加裡吧。一群該死的蠢材！」

「這只是意外……」蘭伯特嘟囔著。「她本來已經會走木樁了……」

「閉上你的鳥嘴，白痴！我不想聽到你的聲音！我告訴你，要是那女孩出了什麼事……」

「她已經沒事了。」可恩緩聲打斷道。「現在睡得很安穩、很沉，也很香。醒來之後會有點痛，就這樣而已。至於進入恍惚狀態，還有發生了什麼事，她一點也不會記得。」

「這次的事，你們最好給我銘記在心。」維瑟米爾說得咬牙切齒。「一群智障！艾斯科，給我倒酒。」

他們沉默了許久，失神聽著風的呼嘯。終於，艾斯科開了口：

「我們得找個人來，得找個女的魔法師來。現在那女孩身上發生的事，並不尋常。」

「她陷入這樣的恍惚，已經是第三次了。」

「不過這是她第一次發出有意義的聲音……」

「你們再和我說一次她講了什麼。」維瑟米爾一口乾光杯中物，下令道：「一個字、一個字給我說清楚。」

「沒辦法一個字、一個字說。」傑洛特凝視著壁爐裡的餘燼說。「至於意思嘛，如果要在她的話裡找意思的話，就是我和可恩會死。尖牙會是我們的剋星，我們會被尖牙殺死。他的是兩根牙，我的是三根。」

「我們被咬死的可能性很大呀。」蘭伯特輕蔑地說。「我們當中的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被尖牙所殺。不過你們兩個呢，要是那預言是真的話，就會被某種牙齒特別銳利的怪物所

殺。」

「不然就是死於壞牙化膿發疽。」艾斯科一臉認真地點了點頭。「只是，我們的牙不會壞。」
「而我呢，可不會拿這種事來開玩笑。」維瑟米爾說。

在場的獵魔士聞言皆沉默下來。

強風呼嘯，在卡爾默罕的城牆間發出尖哨。

滿頭雜草的小伙子好像被自己所做的事嚇到，放掉了叉柄。獵魔士儘管不願意，仍是痛得大叫，蜷起身子。插進體內的三牙叉，讓他跪跌地面，接著慢慢滑出他的身體，掉在石磚路上。鮮血漱漱傾瀉，濺出水聲，然後成了一道瀑布。

傑洛特原想站起身，卻往一旁倒下。

周遭的聲音成了反饋與迴響，好似整個頭都浸在水裡時會聽到的樣子。他的視線也變得模糊，大小失真，遠近難辨。

不過，他看見群眾在見到他的援軍——拿著斧頭的佐丹與亞爾潘、拿著肉槌的威爾辛格，以及拿掃帚當武器的亞斯克爾時，紛紛嚷著「逃命」跑開。

你們要去哪裡？給我站住。他想這麼大喊。逆風撒尿這種事，我一個人來就好了。

不過，他喊不出來。他的聲音被血浪給蓋住了。

女巫們抵達利維亞時，已近正午。下方，與商道隔了一段距離的洛克艾斯克洛特湖、城堡紅頂及城市屋頂，都閃閃發亮。

「好了，我們到了。」葉妮芙道出眼前的事實。「利維亞！哈，命運還真是詭異糾葛。」已經有好一段時間都興奮不已的奇莉，迫使凱爾佩原地踏動，改採細碎步伐。特瑞絲。梅莉戈德趁兩人不注意，暗暗嘆了口氣。應該說，她以為兩人沒注意到。

「哎呀呀。」葉妮芙用眼神掃過她。「特瑞絲，妳那純潔的胸脯裡發出的聲音還真是怪呀。奇莉，妳往前走一點，看看那邊有什麼。」

特瑞絲決定不接受她的挑釁，把頭轉開，不給她藉口。不過，她也不認為這樣會有用。葉妮芙對她充滿敵意與憤怒的這件事，她已經注意到好一段時間了，而且越靠近利維亞，葉妮芙的態度就更明顯。

「妳，特瑞絲，」葉妮芙惡狠狠地說。「不用臉紅，不用嘆氣，不用流口水，臀部也不用在那馬鞍上扭啊扭的。妳以為我為什麼要順應妳的請求，讓妳和我們一起上路？是為了要讓妳去見會讓妳開心到腿軟的舊情人？奇莉，我不是請妳往前騎一點了嗎？給我們一點說話的空間！」

「妳是在演獨角戲，不是在和人家說話。」奇莉頂嘴道，不過在那雙危險的紫眸注視下，馬上棄械投降，朝凱爾佩吹聲口哨，沿著商道快步而去。

「特瑞絲，妳現在不是要去見情人。」葉妮芙說：「我既沒有那麼崇高，也沒有那麼愚蠢，會給妳機會，或給他誘惑。就只有今天這麼一次，之後我會好好看著，不會讓你們再有任何機會或誘因。不過，今天，我不會拒絕這甜美而變態的歡愉。他知道妳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會用他那著名的眼神來答謝妳。我呢，則會看著妳那抖動的雙唇與發顫的雙掌，聽著妳那蹩腳的道歉與開脫之詞。而妳知道嗎，特瑞絲，我會開心到腿軟。」

「我就知道，」特瑞絲咕噥道。「妳不會原諒我。妳會報復我。這我認了，因為我確實活該。可是，葉妮芙，我只有一點要和妳說——別太指望腿軟這件事，因為他懂得原諒。」

「原諒別人對他所做的事？當然。」葉妮芙眯起雙眼。「不過發生在奇莉身上的事，還有我的事，他永遠不會原諒妳。」

「也許，」特瑞絲嚥下唾沫。「也許他不會原諒我，尤其是有妳確保他會有如此反應的話，不過他一定不會惡語傷人。他不會讓自己降格做這種事。」

葉妮芙一鞭甩向身下的坐騎，馬兒發出嘶鳴，激烈跳動起來，讓鞍上的女巫失去平衡。

「話說夠了吧！」她吼道：「妳這自大的潑婦，做人要謙虛點！這是我的男人，我一個人的！妳明白嗎？妳不要再給我講他的事，不要再給我想他，不要再一副欣賞他高貴性情的樣子……妳馬上就給我改，現在就給我改！啊，我真想扯住妳那頭亂七八糟的紅髮……」

「妳試試看啊！」特瑞絲大叫。「妳這瘋婆子，有種就試試看，我會把妳的眼睛挖出來！我……」

她們突然停了下來，看見奇莉不要命地往她們奔來，還在身後捲起一團煙塵。兩人當下便知道有事發生，也在奇莉還沒騎到前，便瞧見是怎麼回事。

紅色火舌突然竄上前方，離城外市集已經很近的茅草屋頂，竄上了城裡的屋頂與煙囪，一團團煙霧也跟著噴發。叫聲傳進了女巫們的耳朵裡，聽來很遙遠，好像一群惱人蒼蠅所發出的聲音，好像一群被激怒的大黃蜂發出的聲音。叫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厚實，配上一聲聲拔高的尖叫，譜成一首對位旋律。

「那邊該死的是發生了什麼事？」葉妮芙站到了馬鐙上，說：「有人入侵？火災？」

「傑洛特……」奇莉突然哀聲道，臉色白得像羊皮紙。「傑洛特！」

「奇莉？妳怎麼了？」

奇莉舉起一隻手，而女巫們看見鮮血沿著她的手掌，沿著她的生命線流下。

「循環關閉了。」女孩閉上眼睛說。「雪拉微得的玫瑰刺傷了我，而銜尾蛇把牙齒咬進了自己的尾巴裡。我來了，傑洛特！我來找你了！我不會放你一個人！」

女孩掉轉凱爾佩，轉眼間便急騁而去。兩個女巫，沒有一人來得及提出異議。

她們快速反應，立即迫使自己的坐騎也拔腿快奔，但她們的馬根本比不上凱爾佩。

「怎麼了？」葉妮芙一邊吞下快速流動的空氣，一邊喊道：「發生什麼事了？」

「妳明明就很清楚！」特瑞絲泣聲道，與她並駕狂奔。「葉妮芙，快！」

她們還沒衝進外郭城的城門，還沒經過首批從城裡逃出的民眾，葉妮芙便已勾勒出事件的輪廓，知道當下在利維亞所發生的事，不是火災，也不是敵方軍隊入侵，而是一場大屠殺。同時，她也已經知道奇莉的預感是什麼，知道她是要衝去哪裡、衝去找誰。她也很清楚自己趕不上她，一點機會都沒有。前方的恐慌人群擠成一團，而她與特瑞絲必須緊急勒住坐騎，兩人也因此差點沒從馬的頭上飛出去。而凱爾佩直接跳了過去，碰掉幾頂帽子，有的有寬邊，有的只有帽沿。

「奇莉！停下來！」

不知何時，她們已經處在人滿為患的巷弄間，那些人個個一邊尖叫、一邊逃命。葉妮芙從空隙中看見躺在水溝的軀體，看見倒吊在木樁與橫梁的死屍。她看見一個矮人躺在地上，被人又踹又踢，拿棍子打；另一個矮人慘遭瓶子碎片割斷喉嚨。她聽見加害者的嘶吼與受害者的哀號。她看見一個女人被丟出窗子後，身旁馬上圍了一堆人，接著便是不斷舉起、落下的棍棒光影。

人群越聚越多，叫吼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女巫們覺得自己與奇莉之間的距離似乎縮短了些。凱爾佩所遇到的下一個障礙，是幾名拿著斧槍、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但牠把他們當作柵欄跳了過去，還碰掉其中一人的扁盤頭盔，其他人則嚇得跌坐在地。

兩人快馬來到一座廣場。那裡萬頭鑽動，黑鴉鴉一片。此時，葉妮芙了解到奇莉必是看見了事情的預像，打算朝向事情的核心、事件的中心去，打算直接撲向水深火熱的瘋狂屠殺現場。

因為，她轉過去的那條街道上，正傳出打鬥的嘶吼聲。矮人與精靈奮力保衛七拼八湊的路障，保衛逐漸失守的據點，在叫囂群眾的攻擊進犯下，一個個倒地喪命。奇莉大吼一聲，貼在馬頸上。凱爾佩縱身起跳，以巨大的黑鳥而非馬匹之姿，飛過了路障。

葉妮芙衝進人群，煞住坐騎，撞倒了幾個人。她還來不及大叫，就已被人拉下馬鞍，不知被什麼打中後背、骯骨和後腦。她跪了下來，看見一個穿著鞋匠圍裙、高頭大馬的傢伙，正打算要提腳踹她。

葉妮芙受夠了那些踹人的傢伙。

她張開指頭，從指尖射出滋滋作響的青紫火焰，像條鞭子般切過周遭人群的臉孔、軀幹與手部。焦肉的臭味頓時傳出，痛苦的哀號與尖叫壓過了周遭的騷動與喧囂。

「巫婆！精靈的巫婆！女巫！」

另一個傢伙高舉斧頭跳向她。葉妮芙將火焰直接射到他臉上。只見那傢伙的兩顆眼球破裂，讓火煮開，冒出來流到雙頰上。

人群退了開來。有一個人抓住她的手臂，她大力掙脫，而那卻是特瑞絲。

「我們快逃吧……葉娜……我們……快逃……」

我聽過她用這種聲音說話，思緒閃過葉妮芙腦中。聽過她用那僵硬如木，就算以唾沫滋潤也無濟於事的嘴唇說話；聽過她用那因恐懼而發僵、因恐慌而發顫的嘴唇說話。

我聽過她用這種聲音說話，在索登城外的那座山丘上。

在她被懼意嚇得魂飛魄散的時候。

她現在也被嚇得三魂沒了七魄。她這輩子都會因恐懼而魂飛魄散。因為，一個人要是沒在第一次受驚的時候，就想辦法克服膽怯，那她這輩子，都會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下。

特瑞絲嵌進她袖子裡的指頭，好似鋼鐵一般。葉妮芙用盡氣力，才從那些指頭的禁錮中脫離。

「要就妳自己逃！」她叫道。「躲到妳女巫會的裙襬後頭！我有東西要保護！我不會放奇莉自己一個！還有傑洛特也是！滾開，鄉巴佬！要是不想受皮肉痛，就別擋我的路！」

她的眼睛與雙手皆冒出電光，圍在她坐騎四周的人們紛紛退了開來。葉妮芙把頭一甩，讓黑色鬚髮更加蓬滿，看起來就像憤怒女神的化身，像個毀滅天使，一個拿著火焰之劍降世懲罰的毀滅天使。

「滾！滾回你們的家裡去，鄉巴佬！」她甩著火鞭大叫道：「滾！不然我把你們當作牛一樣，給你們烙印子！」

「大家，這不就是個女巫罷了！」一道響亮、如金屬般的聲音自人群中傳出。「這不過就是個該死的妖女罷了！」

「她只有一個人！另一個跑了！喂，孩子們，快去撿石頭！」

「殺死非人類！女巫該死！」

「讓她死！」

第一顆石頭嗖地一聲，從她耳畔飛過。第二顆石頭砸到她的肩頭，讓她晃了一下。第三顆直接擊中她的臉，那痛楚先是火辣辣地在她眼裡散開，然後便是一片黑絲絨罩了下來。

她醒過來，痛得發出呻吟。兩隻前臂與手腕都傳來撕扯的痛楚。她下意識地伸出手，摸摸包了好幾層的繃帶，然後再度發出無聲而絕望的呻吟。她很失望這不是夢，也很失望自己失敗了。

「妳失敗了。」坐在床邊的緹莎亞。德芙利斯說。

葉妮芙覺得口很乾，很渴望能有人至少點幾滴水，在她黏了一層東西的嘴唇上，不過她沒有開口。她的驕傲不允許。

「妳失敗了。」緹莎亞。德芙利斯重複道。「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妳沒有盡力。妳切割得很好、很深，所以我現在才會在妳身邊。要是那只是場戲，一場愚蠢、隨便的展演，那麼我只會蔑視妳。不過，妳切割得很深，很認真。」

葉妮芙呆滯地看著天花板。

「女孩，我會照顧妳的。因為這大概是值得的。不過得好好把妳治一治，喔，得好好治一治。不只得幫妳把脊椎與肩胛拉直，也得把妳的兩隻手都醫好。妳在切割血管的時候，把手筋也割斷了，而手對女巫來說，可是很重要的部分啊，葉妮芙。」

她感覺到唇上傳來濕意。是水。

「妳會活下來。」緹莎亞的聲音聽來扼要、嚴肅，甚至嚴厲。「妳的時間還沒到。等到了的時候，妳會想起這一天。」

湊到嘴邊的棒子纏著濕繃帶，葉妮芙貪婪地吸吮著上頭的水分。

「我會照顧妳的。」緹莎亞。德芙利斯一邊輕觸她的髮絲，一邊又說了一次。「至於現在……這裡就只有我們兩個，沒有其他人在場。沒有人會看見，而我也不會和任何人說。哭吧，小姑娘，都哭出來。最後一次，全都哭出來吧，之後就不准妳再哭了。哭泣的女巫，比什麼都難看。」

她恢復意識，咳了一下，吐出一口血。有人拖著她在地上走。靠著香水的味道，她認出了那是特瑞絲。梅莉戈德。離她們不遠的石磚路上，傳出了馬蹄鐵敲擊聲，以及吶喊的震動。葉妮芙看見一名全副武裝、外罩紅箭白衫的騎士，正從高橋馬鞍上傾身，以鞭子甩打人群。人群朝騎士丟石頭，但那些石頭打到他的鎧甲和頭盔，全無力地反彈開來。馬兒不斷嘶鳴，左甩右晃，頻頻揚蹄。

葉妮芙感覺自己的上唇好像變成一顆巨大的馬鈴薯，前牙至少有一顆斷了或掉了，而且還狠狠傷到舌頭。

「特瑞絲……」她吃力地說。「用瞬間移動把我們從這裡移走。」

「不，葉妮芙。」特瑞絲的聲音很是平靜，而且非常的冷酷。

「他們會殺了我們……」

「不，葉妮芙。我不會逃。我不會躲到女巫會的裙襬後頭。妳也不用怕，我不會像在索登的時候那樣，怕到昏過去。我要克服心裡的這一關，我已經克服了！」

巷口附近，長滿苔蘚的牆面有處凹陷空間，疊了一座巨大的堆肥、糞屎與垃圾。那是很可觀的一堆，足以稱作一座小丘。

此時，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令那名騎士和他的馬匹動彈不得。騎士被打落地面，引起龐然聲響，然後人群像跳蚤一樣，全爬到他身上，成了一層會動的平面。

特瑞絲把葉妮芙拉開後，便站到那堆垃圾上，高舉雙手，大聲吼出咒語。她聲音裡的憤怒，令群眾安靜了片刻。

「他們會殺了我們。」葉妮芙吐掉一口血。「讓我們死得徹徹底底……」

「幫我。」正在唸咒的特瑞絲停了一會兒，說：「幫我，葉妮芙。我們對他們施放阿勒祖閃電……」

然後我們可以殺掉大概五個人，葉妮芙在心裡想著。但之後，剩下的人會把我們生吞活剝。不過，好吧，特瑞絲，就按妳的意思吧。如果妳不逃，那麼妳也不會看見我逃。

她加入了唸咒的行列。這會兒，兩個人都一起大吼。

人群盯著她們看了一會兒，但很快便回過神。兩個女巫的周遭，再度出現石塊飛掠的聲音。一支尖矛幾乎擦過特瑞絲的鬢角，但她卻連動也沒動。

這根本一點用都沒有，葉妮芙想道。我們的魔法根本就沒效，不可能召喚出像阿勒祖閃電那樣複雜的法術。傳說阿勒祖的聲音像鐘聲，口條有如演說家，而我們在這裡卻是口齒不清地亂叫，文字和聲調都七零八落……

她準備好隨時中斷唱誦，將剩餘的力氣集中在別種咒語上，好將她們瞬間移動，或是好好款待已經失心瘋的那群人，就算只讓他們難過一下也好。結果，她的打算原來是不必要的。

天色突然變暗，城市的上方聚集了層層雲朵。四周變得十分漆黑，還颳起了一陣寒風。

「天啊，我們好像把場面鬧得太大了。」葉妮芙說。

「梅莉戈德電滅術。」妮穆耶重複道。「基本上，用這個名字不合法。這個魔法從來沒有正式登記在案，因為在特瑞絲。梅莉戈德之後，還沒有人成功施展過。原因很簡單，當時特瑞絲嘴巴受了傷，所以說話不清楚。有些不懷好意的人甚至認為還有另一個主因，就是當時她已嚇到舌頭打結。」

康薇拉慕絲撇著嘴說：「這一點，剛好讓人很難相信。可敬的特瑞絲有數不盡的英勇事蹟，有些編年史甚至稱她為『大無畏的特瑞絲』。不過，我想問的是別的事。有一版傳說提到，特瑞絲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利維亞山上；說當時和她在一起的，還有葉妮芙。」

妮穆耶看向一幅水彩畫，上頭有團黑色風暴，一座陡峭的小山，背景則是透著亮光的深藍雲層。在那座小山上，可以看見一道纖細的女性身影，雙手筆直高舉，髮絲狂野飄散。

湖面上籠罩著一片霧氣，漁人王規律的划槳聲傳到了岸邊。

「如果當時有任何人和特瑞絲在一起，那麼這個人並沒有在畫家的筆下存活下來。」湖之主說。

「天啊，開始了。」葉妮芙重複道。「特瑞絲，小心！」

從聚在利維亞上方的雲團裡，冰雹瞬間落下，每顆冰球，大小都相當於一顆雞蛋。冰球擊落的力道之大，打破了屋頂，發出極大聲響。這冰雹下得極密，轉眼間，小廣場上便積了厚厚一層冰。人群亂成一團，有的掩頭趴地，有的相互踩踏，有的踉蹌奔逃。拱門與拱廊下全都擠滿了人，圍牆邊也蹲滿了人。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及時躲過，有些人留了下來，像魚一般躺在冰上，全身染上濃烈的血色。

葉妮芙趕在最後一刻，在她們頭上變出一張魔法盾，但冰雹降下的勁道太強，防護盾不斷晃動，隨時有破裂的危機。她甚至沒有試著使出別的法術，因為她們弄出來的這個場面，已經無法停止了。這股她們意外召喚出來的自然之力，必須好好釋放，到達高峰，然後不久便會停歇。

至少，她是這麼希望的。

一道電光閃過，轟然雷鳴，巨響不斷迴盪，連地面也震動起來。冰雹打在屋頂與路磚上，裂成碎冰飛濺。

天色稍微轉亮，陽光穿過雲層，好像一條九尾鞭般甩在城上。特瑞絲的喉頭裡發出一個聲音，不是呻吟，也不是嗚咽。

冰雹依舊下個不停，一顆顆打在地上，在廣場上鋪了一層厚實的冰球，閃閃發亮，宛如鑽石，但冰粒已經沒下那麼多，也沒那麼猛烈了。然後，冰雹不再落下，而且是忽然停止，像被人一刀切斷一樣。一支武裝部隊在這時闖進廣場，打上鐵片的馬蹄踏在冰粒上，發出清脆的聲響。人群在馬鞭的揮打下、矛桿的戳擊下、劍面的拍撞下，紛紛哀號竄逃。

「很好，特瑞絲。」葉妮芙啞著嗓子說。「我不知道剛才那是什麼……不過做得很成功。」

「因為我有東西要保護。」山丘上的英雄特瑞絲。梅莉戈德也啞著嗓子說。

「都是這樣的。我們快走吧，特瑞絲，因為事情還沒結束呢。」

事情已經結束了。女巫們降在城裡的冰塊，讓一個個發熱的腦袋都降了溫，軍隊也才敢踏進來恢復秩序。在這之前，士兵們心裡是害怕的，知道攻擊一群發了狂的群眾有多麼危險。酣飲鮮血與殺戮的人群，什麼都不怕，不管碰到什麼，都不會退縮。然而，自然之力的爆發，讓這殘忍的多頭野獸溫順了下來，而剩下的一切，則由軍隊的進攻行動來收拾。

冰雹讓城裡變得面目全非。方才用馬車前的繫繩橫木，將矮人女子活活打死，並抓她的孩子直接撞牆撞死的那人，現在卻是哽咽、哭泣，吞著淚水與鼻涕，看著自家屋頂殘存的東西。

利維亞裡一片寧靜，要不是那將近兩百具屍體和十幾間燒燬的屋舍，或許會有人覺得，這裡其實什麼事也沒發生。太陽在榆樹區的洛克艾斯克洛特湖水邊，照出了一彎美麗無比的彩虹。垂柳倒映在光滑如鏡的湖面上，鳥群再度高歌，空氣中飄散著綠葉香。一切看起來是這麼詩情畫意。

甚至是躺在血泊中的獵魔士，以及蹲在他身旁的奇莉。

傑洛特呈現昏迷狀態，白得像石灰一樣。他一動也不動地躺著，不過等她們來到他身旁，他開始嗆咳、喘息、吐血。他開始發抖，抖到連奇莉都抓不住他。葉妮芙跪在一旁。特瑞絲看見她的雙

手在顫抖，自己也突然覺得像孩子一樣虛弱，兩眼開始發黑。有人扶住了她，在她倒下前，救了她。她認出那是亞斯克爾。

「這根本一點用都沒有。」她聽見奇莉充滿絕望的聲音。「葉妮芙，妳的魔法根本治不了他。」

「我們來得……」葉妮芙艱難地蠕動嘴唇。「我們來得太晚了。」

「妳的魔法根本一點用都沒有。」奇莉重複道，好似沒聽見她說的話。「所以這東西到底有什麼用？妳們這個所謂的魔法，到底有什麼用？」

妳說得沒錯，奇莉。特瑞絲在心裡想著，覺得有某個東西鎖住了她的喉頭。我們可以召喚冰雹，卻無法驅趕死神，雖然後者看似比較容易，但我們卻做不到。

「我們叫人去找醫生了。」站在亞斯克爾身旁的矮人，用粗嘎的聲音說：「不過不知道怎麼搞的，還沒看到人……」

「現在找醫生太慢了。」特瑞絲說，而且聲音之平靜，連她自己都感到訝異。「他不行了。」傑洛特再度發抖，吐出鮮血，然後兩腿一伸，就再也不動了。扶著特瑞絲的亞斯克爾絕望地嘆了口氣。矮人咒罵一聲。葉妮芙發出哀號，臉龐也突然變了，縮成一團，看起來很醜。

「沒有什麼比哭泣的女巫，看起來還要更可悲的了。」奇莉尖銳地說。「這一點是妳自己教我的，而現在的妳很可悲，真的很可悲啊，葉妮芙。妳和妳那個一點用處都沒有的魔法都是。」

葉妮芙沒有回應。她扶著傑洛特的雙手已經沒有力氣，腦袋不斷往下墜，但仍以令人心碎的聲音，重複唸著咒語。青色的細碎火星在她的雙掌上，在獵魔士的臉頰與額頭上跳動。特瑞絲知道這個咒語有多耗費心神，也知道這個咒語已於事無補。就算是治癒師的特殊咒語，也挽回不了頹勢，她心裡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葉妮芙的咒語只是徒然將她榨乾。特瑞絲甚至覺得訝異，葉妮芙竟能支持這麼久。

不過，她的訝異也到此為止，因為葉妮芙在接下來的唸咒途中停了下來，慢慢倒在獵魔士身旁的石磚上。

矮人中的一人再度咒罵，另一人則低頭站著。依舊扶著特瑞絲的亞斯克爾吸了吸鼻子。

空氣突然變得非常冷。湖面開始冒煙，噴出蒸汽，有如女巫的大鍋。霧氣快速升起，在水面上方旋繞，然後如浪潮般登上陸地，讓濃密的白乳覆蓋了所有的一切，讓所有的聲音都安靜消逝，讓所有的物體都模糊消隱。

「而我，」奇莉依舊跪在血泊中。「曾經放棄自己的能力。要是我沒放棄，現在就能救得了他，就可以把他治好。我知道，可是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我放棄了能力，現在已經什麼都做不了。這就好像殺了他的人，是我。」

這片寂靜先是讓凱爾佩的嘶鳴打破，然後是亞斯克爾的驚呼。

接著，所有人都傻了。

一頭潔白的獨角獸從霧中出現，輕盈、敏捷、無聲地跑著，優雅地昂著美麗的馬首。這一幕沒什麼異常之處。大家都知道傳說的內容，知道獨角獸跑起來輕盈、敏捷、無聲，知道牠們總是優雅地揚著馬首。真要說奇怪的地方，就是獨角獸在湖面跑的時候，竟然沒有掀起一點水波。

亞斯克爾發出一聲驚嘆，當中也包含了畏懼。特瑞絲覺得一股感動籠罩了全身，那是一種欣快。

獨角獸的腳蹄敲在林蔭大道的石子上，牠甩動鬃毛，發出一聲音韻十足的長鳴。

「伊華拉夸克斯，我就希望你會來。」奇莉說。

獨角獸走近了些，再度發出嘶鳴，舉起單蹄耙了一下，然後大力踏在石磚上。牠低下頭，立在美麗額頭上的角突然發出強光，霧氣也因那亮度而退開片刻。

奇莉碰了下那根角。

看見她的雙眼突然亮起乳白光芒，看見她全身籠罩在光暈之中，特瑞絲悶聲大叫。奇莉並沒有聽見她的聲音，也沒有聽見任何人的聲音。她的一隻手依舊抓著獨角獸的角，另一隻手則指向動也不動的獵魔士。從她的指頭裡，流出岩漿般閃閃發亮的光帶。

沒有人有辦法估計過了多久，因為這很不真實。
像一場夢。

在逐漸轉濃的霧氣中，獨角獸的身影變得有些模糊，牠嘶鳴一聲，用單蹄踏了一下，頂著角的頭甩動幾下，好像在指什麼似地。特瑞絲看了一下，看見在垂掛湖面的柳枝圍幕下，有個黑色物體浮在水面上。那是艘船。

獨角獸用角又指了一次，然後快速消失在霧中。

「凱爾佩，隨牠去。」奇莉說。

凱爾佩噴出一口氣，大力甩動腦袋後，便聽話地跟著獨角獸去。牠的蹄聲在石磚上響了一陣，然後便突然打住，好像這母馬突然飛走、消失了，形體幻化無蹤。

那船就停在岸邊。有那麼一會兒，霧氣散了開來，讓特瑞絲可以仔細地看清楚那艘船。那是一艘簡單拼湊而成的駁船，看起來很笨重、方方的，好像一個大型的豬飼料槽。

「你們幫我一下。」奇莉自信而篤定地說。

一開始，沒人知道這女孩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需要的是什麼幫助。頭一個弄明白的是亞斯克爾，或許是因為他曾經讀過那個傳說的其中一個詩化版，所以知道傳說的內容。他將依舊不省人事的葉妮芙抱起來，而她的纖細與輕盈卻讓他感到訝異。他敢發誓，有人幫他把她抱起來。他敢發誓，他感覺到卡希的肩膀就在他的手臂旁，他的眼角瞄到米爾娃的黃褐髮辮甩過。當他將女巫放進船裡時，他敢發誓，他看見了安古蘭的雙手扶住船舷。

矮人們將獵魔士抬起，特瑞絲也跟著幫忙扶住他的頭。亞爾潘。齊格林甚至眯起了眼睛，因為有那麼一瞬間，他看見了大伯格家的兩兄弟。佐丹。奇瓦也敢發誓，在把獵魔士放進船裡時，卡列伯。斯特拉通幫了他一把。特瑞絲。梅莉戈德敢拿頂上人頭擔保，自己聞到了人稱珊瑚的莉塔。奈德的香水味。而有那麼一會兒，她在水氣中看見卡爾默罕的可恩，他那雙淺色的黃綠眼眸。

這就是那霧氣，那洛克艾斯克洛特湖上的濃濃霧氣，所變出來作弄人的戲法。

「都準備好了，奇莉。」女巫悶聲說。「妳的船在等了。」

奇莉撥開額前的髮絲，吸了吸鼻子。

「特瑞絲，幫我向孟特卡佛的女士們道歉。」她說。「不過我只能這麼做。我不能在傑洛特和葉妮芙要離開的時候，還留下來。我辦不到，她們應該能理解。」

「她們會的。」

「那麼，再見了，特瑞絲。梅莉戈德。再會了，亞斯克爾。再會了，大家。」

「奇莉，」特瑞絲低聲說。「我的小小妹妹……讓我隨你們一起去吧……」

「特瑞絲，妳不知道自己在請求什麼。」

「我還會有機會見到妳嗎……」

「當然。」她斬釘截鐵地打斷她。

她踏進船中，船身晃了一下後，便立刻駛離，消失在霧氣之中。

站在岸邊的那群人，連一點水聲都沒聽見，也沒見到一絲水浪或波紋，好像那不是一艘船，而是鬼魅。

他們看見奇莉纖細飄渺的身影，看見她用長篙撐船，看見她讓原本已經很快的船，駛得更加快速。但那也只有很短、很短的片刻。

之後，他們的眼前就只剩白霧一片。

她騙了我，特瑞絲想道。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我看不到她了，因為……法也謝代以拉得阿波耶干。有些事情結束了……

「有些事情已經結束了。」亞斯克爾說道，聲音已然轉變。

「有些事情正要開始。」亞爾潘。齊格林附和道。

世界某個角落，有隻公雞放聲高啼。

霧氣開始快速昇華。

光影交錯嬉戲，惱得原是閉眼的傑洛特睜開了眼睛。他看見頭上的葉子，在陽光下如萬花筒般閃爍的葉子。他看見結滿蘋果的沉重枝枒。

他覺得有人用指頭輕輕觸碰他兩邊的太陽穴及臉頰。那些指頭他很熟悉，而且愛到發疼。

讓他感到疼痛的，還有他的肚子、胸膛、肋骨，而緊緊勒住他的繃帶馬甲，也清清楚楚地說服他，那利維亞城與三牙叉，並不是一場惡夢。

「我的愛，靜靜地躺著吧。」葉妮芙溫和地說。「靜靜地躺著，不要動。」
「葉，我們在哪裡？」

「這重要嗎？我們在一起啊，你和我。」

鳥群在唱歌，那是金雀或畫眉。空氣中散發著青草、藥草與花朵的香氣，還有蘋果。

「奇莉呢？」

「她走了。」

她換了個姿勢，小心翼翼地將手臂從他頭下抽出，在他旁邊的草地躺下，好看著他的眼睛。她貪婪地看著他，好像想一次看個夠，好像想把以後的份，永永遠遠的份，都一次留下。他也看著她，回憶的思緒鎖住了他的喉頭。

「我們本來和奇莉一起在船上。」他回想道。「在湖上，然後到了一條河，一條水流很強的河。在霧裡……」

她的指頭找到了他的手，緊緊扣住。

「靜靜地躺著，我的愛。靜靜地躺著，我在你身邊。之前發生什麼事，不重要。只要我們在一起，那些都不重要。現在我就在你身邊，永遠不會再放開你了。永遠不會。」

「我愛妳，葉。」

「我知道。」

「不過，」他嘆了口氣。「我還是想知道，我們在哪裡。」

「我也是。」葉妮芙在過了一會兒，才小聲地說。

「所以，這就是故事的結局？」加拉哈德在過了一會兒後問道。

「當然不是。」奇莉否定道。跑進鞋裡、卡在腳趾縫間的沙粒已經乾了，她用一隻腳掌搓著另一隻，想把沙粒給搓掉。「你想要故事就這樣結束嗎？最好是！我就不想！」

「那所以接下來呢？」

「就很平常啊。」她不屑地說。「他們結婚了。」

「說給我聽。」

「哎呦，這有什麼好說的？就一場很熱鬧的婚禮啊。所有的人都來了，亞斯克爾、南娜卡媽、優拉和艾伍兒奈德、亞爾潘。齊格林、維瑟米爾、艾斯科……可恩、米爾娃、安古蘭……還有我的米絲特……還有我也在那裡，我喝了蜂蜜和葡萄酒。而他們，我是說傑洛特跟葉妮芙，後來有了一間自己的屋子，很幸福，非常、非常幸福。就像童話裡的故事一樣，你懂嗎？」

「湖之主，噢，妳為什麼要哭？」

「我根本就沒哭，這淚水是被風吹的。就這樣！」

他們沉默了許久，看著燃燒得火紅的日輪，碰上一道道的山峰。最後，加拉哈德打破沉默，說：

「說實話，這個故事實在是太奇怪了，嗯，真的太奇怪了。奇莉小姐，妳來的地方，真的是一個很奇特的世界。」

奇莉大聲吸了下鼻子。加拉哈德清了幾下喉嚨，對於她的沉默感到有些喪氣。

「對——可是我們這裡，也會發生一些奇怪的冒險。就拿高文大人和綠騎士的事來說好了……又或是我叔叔鮑斯大人與崔斯坦大人的事……妳聽好了，奇莉小姐。有一次，鮑斯大人和崔斯坦大人一起往西方，要去廷塔結。他們一路穿過原始而危險的森林。他們騎啊騎，定眼一看，有一頭白色母鹿站在那裡，而母鹿身旁，是名女子。她穿著黑色的衣服，真的，比黑色還要黑，就連靈柩也沒那麼黑。但那女子很美，世界上比她還要美的女子，妳絕對找不到，呃，除非是關妮薇王后……那名站在鹿旁的女子看著兩名騎士，伸手揮了一下，然後對他們說……」

「加拉哈德。」

「什麼？」

「閉嘴。」

他咳了一聲，又清清嗓子，閉上了嘴。兩人都不發一語地看著太陽，沉默了非常久。

「湖之主？」

「我已經說過，請你別這樣叫我。」

「奇莉小姐？」

「怎麼了？」

「和我一起卡美洛吧，拜託，奇莉小姐。妳等著看吧，亞瑟王會給妳榮耀與尊敬……而我……我會永遠愛妳和敬重妳……」

「給我起來，馬上起來！還是不要好了。既然你都已经跪下了，就幫我把腳掌搓一搓吧。我的腳好冷，謝謝，你真是個好人。我是說『腳掌』！腳掌只到腳踝而已！」

「奇莉小姐？」

「我一直都在這裡。」

「太陽要往西走了……」

「的確。」奇莉將鞋釦扣好，站了起來。「加拉哈德，我們把馬上鞍吧。這附近有地方能過夜嗎？哈，看你的表情就知道，這一帶，你和我一樣熟。不過，沒關係，我們上路吧。就算要露宿在

星空下，那也是要去前面一點的地方，到樹林裡。這座湖……你在看什麼？」

看他紅了臉，她已心中有數，說：「喔。你笑了，是因為想到要在森林裡的樹叢下過夜，躺在苔蘚毯上？在仙女的懷抱裡？你給我聽清楚了，年輕人，我可是一丁點的興趣都沒有……」

看見他滿臉通紅，雙眼發亮，她突然打住。其實這張臉也不算醜。有個東西掐住了她的胃部與下腹，但那不是飢餓。

我是怎麼了，她想。我是怎麼了？

「不要拖拖拉拉！」她幾乎是用吼的。「快把你的公馬上鞍！」

等他們上了馬，她看了看他，放聲大笑。他看著她，眼神中有著驚訝與疑惑。

「沒什麼、沒什麼。」她一派輕鬆地說。「我只不過是想到了一件事。上路吧，加拉哈德。」

苔蘚毯。她憋著笑，在心裡這麼想著。森林裡的樹叢下，而我要扮演的角色是仙女。呵、呵。

「奇莉小姐？」

「嗯？」

「妳會和我一起去卡美洛嗎？」

她伸出一隻手，而他也伸出一隻手。兩隻手握在了一起，並駕而行。

見鬼了，她心想。有何不可呢？我敢拿我全部身家去賭，這個世界也會有事給獵魔士做。

因為，不可能會有一個世界，是不需要獵魔士的。

「奇莉小姐……」

「我們現在不要講這個，走吧。」

他們往夕陽直行而去，將逐漸轉暗的山谷留在身後。他們身後，有一座湖，一座魔法湖，一座如拋光過的藍寶石般，平滑、蔚藍的湖水。他們身後，有湖畔的巨石與坡邊的松樹。

那些都已經在他們的身後。

而所有一切，都在他們的前方。

《獵魔士長篇5 湖之主》完

《獵魔士長篇》系列完



蓋亞文化

獵魔士長篇5

湖之主 (完結篇)

原著名：Pani Jeziora

2019年06月 電子版發行

2018年02月 實體版發行

作 者：安傑·薩普科夫斯基 (Andrzej Sapkowski)

譯 者：葉祉君

審 訂：陳音卉

封面插畫：Alejandro Colucci

地圖插畫：爆野家

封面設計：克里斯

出版：蓋亞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3赤峰街41巷7號1樓

電話：(02) 25585438

傳真：(02) 25585439

<http://www.gaeabooks.com.tw/>

※本服務所提供之內容，未經合法授權不得擅自變更、發行、公開播送、重製、改作、散布、轉讓、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

Copyright © 1999 by Andrzej Sapkowski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y Gaea Books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drzej Sapkowski c/o Patricia
Pasqualini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